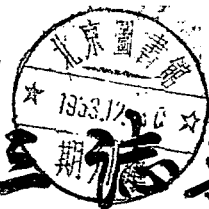


人 物 雜 誌 三 年 選 集



一九四六年一月一號——一九四九年四月



黃明安

人 物 雜 誌 社 印 行

敬向讀者告罪

這本選集的紙張和排版工作，是今年九月底完成的。但在當時蔣介石匪幫重重壓迫之下，我們無法發行。因此，直到重慶解放之後，選集才能奉獻於久別的讀者之前，雖不免有「明日黃花」之感，但作為過去三年來的工作紀錄看，特別是作為三年來人民與反人民鬥爭歷程的紀錄者，也許不是全無意義的！最遺憾的是：這本選集印成之後，我們仔細檢閱的結果，發現了不少錯字，——這也可說是一個重大的錯誤，造成這個錯誤的原因是：選集排印的時候，正是匪

徒蔣介石楊森們造成「九二」火災的時候，緊接着「火災」而來的就是大捕政治犯，本社社員高明醫師即於九月五日晨為匪特所逮捕，終至於慘遭屠殺。當高先生被捕之後，本社僅有的一兩個工作者都只好潛往鄉間避難，於是選集的校對工作，不得不委託一位生手，加以印刷所方面為避免搜查，竟有已校對而尚未改正即匆匆打好紙型的，這就是造成這些排版錯誤的根本原因。我們應該坦白地向讀者告罪，同時，不敢請求原諒。

現在謹將較重要的錯字列表更正，附載選集後面，敬希讀者公鑒。

編輯部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廿八日

182
185
3



人
物
雜
誌
三
年
選
集

一
九
四
九
年
九
月
編

人
物
雜
誌
社
印
行



3 1647 2023 1

寫在三年選集之前

「看到各種雜誌，無論是中國的或外國的，專門性或一般性的，其中偶然刊載一些有關「人物」的文字——如自傳、印象記、訪問記之類，往往吸引作讀者，使讀者對這樣的雜誌，特別發生興趣。因此，我想：雜誌中所記的人物既為讀者所感到興趣，為什麼不再專門辦一個談「人物」的雜誌呢？這便是創辦「人物」雜誌的起因。說到用意，主要的有下列幾點：「個人」在歷史中的作用是不可否認的，但有人過分強調了人的作用，幾乎認為創造歷史的是「個人」，是「英雄」，亦即「英雄造時勢」的說法。其結果「人物」一「特殊化」了，神化了，從而掩蔽了歷史與事實的真相。直到今天，也還有人，不從客觀的事實去了解「人物」，把「人物」事實隔開，於是，對於人物與事實，同樣得出不正確的結論。因此，我們這個雜誌，必須以科學的、客觀的、批判的態度，對於歷史「人物」，作一個正確的評價，使讀者能夠得到正確的認識和判斷，這是一。同樣的，我們要以科學的、客觀的、批判的態度，對於現代的人物，給以介紹，使讀者從這些人物身上去正確的瞭解一些事實，並根據一些事實，正確的認識這些人物，這是二。從過去到現在，為着人民的幸福而奮鬥的人物，古今中外，實在為數很多，我們介紹這些人物的思想、生活、奮鬥經歷，乃至個人的性行習慣等等，對於目前中國正在為「人民」的幸福而奮鬥的人們，相信是可能給他們以鼓勵和增加他們的勇氣的，另外一方面，也必然可以透過對這些人物的介紹，為一些徬徨中的青年，指出一條正確的、奮鬥的道路，這是三。最後我有一個想法：即現在出版的雜誌，不管是專門性的，或是一般性的，往往不免失之偏枯，因而很難誘導對於求知慾強的青年努力上進，我們以這個刊物，補救這一缺點，使讀者樂於接觸它，特別使讀者從我們所介紹的「人物」底奮鬥經歷中得到啓示，因而，在學習、工作、做人各方面積極、努力、堅定、進步，那便是我們意外的收穫了。」（本刊「創刊語」）

根據這樣的認識，觀點和方向，我們開鑿了這塊園地！人物雜誌。而且繼續不斷的耕耘了三年零四個月，（三十六年一月到三十八年五月。本報第四年第五期本已編排就緒，打好紙型只待印出，終以環境情形惡劣，我們迫不得已，只好將這刊物停刊。）

回顧本刊從創刊到休刊這一段期間：

正是光明與黑暗鬥最激烈的日子！

正是民主與反民主走向決戰的日子！

正是政治逆流在「表面」上日益高漲的日子！

正是進步文化工作者普遍受迫害的日子！

正是罪惡的黑手，進行殘酷地採取與剝削，使大多數善良的人民走向飢餓，走向死亡的日子！

就在這樣的情勢之下，本刊在三年零四個月漫長地「黑夜」中，始終一貫堅持着：維護正義，維護正義，使非分明，善惡分明，愛憎分明的原則，始終建立了重慶，漢口（只出等三個月）上海三版，而滬蘇兩：「堅持最久，尤其是重慶版，當西南各省（本刊激發的領行區域除川康滇黔桂粵外，當包括陝甘寧晉新各省）所有的進步刊物被迫停刊之後，「化戰線上，我們這「孤軍奮鬥」了兩年多，這期間我們不僅受着殘酷地政治壓迫

這，同時，也感受了嚴重地經濟壓迫，我們曾經受過「飢」的「試」，甚至為無錢吃水和用水的問題所困擾，刊物印出了沒有郵費寄費……而另一方面，是人力方面的單薄，少數的兩三個人，甚麼事情都得擔任，有時竟至日以繼夜，無法休息……

儘管這樣困難重重，但我們對於「將來」，對於前途却始終充滿了信心：

「日子長，路也正長，舊的畢竟要過去了，新的也畢竟在蓬勃生長中。我們固然不能盲目的樂觀，但又有什麼悲觀的理由呢？認清目標，堅定信心，面向苦難的大衆，徹底從「小我」的天地中解放自己，做我所應當做的，做我們們所能夠做的，縱然所做的是一點一滴也不要看輕或放鬆，沒有「今天」的耕耘，便沒有「明天的收穫」……」（三十七年一月本刊第三期「編者寄語」）。

到本刊第四年的開始（三十八年一月）我們的心更堅，信念也更堅了：

「冬天已近末日，春天就要臨臨了！從冬到春，雖然還有一段時間，一段艱難的歷程，但也已經很短，很近了，當「春到人間」的時候，將必然掃除冬天的一切陰霾，使所有苦難的人民得到「陽光」。我們願感追隨作者和讀者之後，大家逐步向前，迎接春天，以滿懷的熱情，引吭高歌，歌頌春天，向春天歡呼！到這一天，本刊也一定在柔和的春光照耀之下，根據既定計劃，對準目標，前進！前進！」（「本刊創刊三週年」紀念詞）

但，僅僅憑着「信心」是不成的。還必須冷靜地考慮各種問題，耐心地想出方法，克服困難，勤懇地去從事各種複雜，瑣碎，乃至卑賤的工作。同時，文化事業，絕不是個人英雄事業，而是羣衆事業，如果不能得到羣衆的愛護和支持，前途是不可想像的。顯然的，本刊之能夠克服種種困難，完全是由於得到了廣大讀者的愛護和支持，這在本刊的歷史上，是值得大書特書的事：

「雖然我一人定閱費刊，但每次刊物到手，爭讀者不下十餘人，費刊的爲人……自不待言。茲介紹一位對當刊最感興趣的朋友——姚介民君，他說願意爲費刊永久訂戶……」

讀者賈德謙（河南貨物稅局）

★ 我是貴刊的一個長期而忠實的讀者，「人物」的精神感化了我，教我認識了是非和善惡，我現在也像「人物」一樣向着惡勢力挑戰了，雖然會因引引起痛苦的後果，但我不怕……

張杰敬上（四川富順）

★ 看到二七年七期「人物」的呼號，我知道「人物」將更困難或受難了。我敢舉手向天說，我會支持你們的，所以連即寄下訂單一紙，以便介紹訂戶……

余潔生（四川大學）

★ 貴刊出版以來，大有相見恨晚之概，每期必細細咀嚼，興味無窮，不勝欽佩！並於通訊及談話中向朋友介紹。

★ 先生等爲誰？無從探悉，但絕無政治背景一點，當可確信。以這樣一個刊物在政治與經濟兩重壓力下苦撐，困難可以想見。……最好請道徵費贊助訂戶，每戶繳納五萬元或十萬元，另一方面調整售價，要應費刊讀者，想必樂於接受，未知高見以爲如何？……貴刊讀者贊助辦法擬訂後，本人必爭先奉行，希望貴刊永遠不脫期，永遠健在。

鄧法中（四川合川交通銀行）

★ 可喜最近由都市中的良友，贈我兩期人物雜誌，使我藉此認識了我過去敬佩成理想中的人物，作我的良友，我真感到無限的快慰與興奮。謹此恭

因編輯打聽在編者與作者先生再見面，惟對許多事才了了，才不覺，自上海到重慶，...

當我們聽到你們這樣說着：「敬愛的讀者諸友：本刊的經濟情形日益惡化，使本刊的生存受到了嚴重的威脅……」的時候，我們默然了！「要

是的人，恕人不暇發給批評，但能夠表揚好人，也總還有很大的效果。爲了這，貴刊不能中斷，我們這樣肯定的認爲。

爲了表示對貴刊和先生的熱愛，餘下兩萬元不再麻煩先生寄還，就作爲先生們多買兩瓶墨水用的儲備。

首先，得向貴刊申明的，因爲我還是一個十七歲的娃娃，但我也總想貴刊既然在經濟困難之中，真正慚愧得很！我也心有余而力不足，我會向

她發誓一再發過，他始終是那樣的吝嗇，不給我多的錢，而最後就連我的訂費都不給我了。而我所匯上的錢和寫信的郵費，都是我發瘋瘋下給我的

人物雜誌在出版的第三年才成爲我的愛人，她的同行功高土其……都生活在我的心上，爲了愛，我願永遠的擁抱着她。但對於她在三年前所

也過的道路，我也深深地驚駭起來，先生，我希望你給我的愛以援助，把她踏過的足跡告訴我，把她第一年第二年合訂本寄給她的愛人——我。錢呢

，這個俗物，待我消滅他。

讀者保羅在邊疆的一個軍人，在文化水涸低落的邊疆，很少能夠得到像貴刊這樣精神食糧的，在精神上極感苦煩，訂購各期請用航空掛號寄還。

周定芳（新疆，吐魯番，新四十五旅一團九連）

讀者們信來自全國的各個角落，而以上所記，只是千百封讀者來信中的極少一部份而已。我們每讀到這些充滿了熱情，表示關切，給予援助和鼓勵

的信，我們的心就不禁激動起來，有時，竟感激得熱淚盈眶。本刊每週困難問題，當我們低頭沉思時，一想到讀者們的這些信，就會立刻地站起來，彷彿

得到了解決困難的巨大力量，無復夜間工作，感覺疲乏時，一想到讀者們的熱烈支持，就會立刻振奮起來。總之，在本刊出版的三年零四個月里，由

於廣大讀者的熱烈支持，才使我們從來沒有感到艱難，失望或彷徨，動搖。也才使我們有面臨任何艱難，仍能奮鬥向前的勇氣！

除此之外，我們得衷心感謝許多位作者的熱心支持。有些朋友，如米華軍軍帶濟波三兄長期作了本社的「義務」記者。經常寫稿的張默生公盾，瀟

朗，王瑛，尙士諸先生，從來沒有拿到什麼「稿費」。還有許多投稿的朋友，十之八九都將稿稿贈贈本刊，還經常使我們懷愧至極，但諸先生的熱誠

，仍使我們深深感動的。

當有些刊物，以高稿酬作號召的時候，當許多作家離開了大後方的時候，當許多進步刊物先後夭折，本刊失去了相互呼應的友軍底時候，如果說

有讀者和作者的支持，任憑我們有三頭六臂，也絕不能使本刊撐持到三年零四個月。

「三年演集」的總印，從我們所處的角度看，正是一「黑夜」將盡，「黎明」呼之即出的時候，我們願意以此表示向「黑夜」告別，向新生活告別

。同時，我們願意藉此迎接「黎明」，迎接新的時代和環境。

在新的時代和環境之下，我們願以「文化小卒」的身份，依然耕耘「人物雜誌」這塊園地，並一本本過去爲廣大讀者服務的初衷，繼續努力！總觀

全圖。

張如愚 一九四九，九十，於重慶。



人物雜誌三年選集目次

寫在「三年選集」之前.....	本社記者 車幅	張如愚
「黑錢大盜」李健.....	本社記者 車幅	二
李健致本刊親筆函		
航空工程專家周行功.....	陳倉	四
周行功的求學軼事(向聲英)魯迅語錄		
應雲衛是孤獨的.....	本社記者 劉滄浪	一一
人語(魯銳)作家題事		
「元首」希特勒的醜惡.....	高輯	一三
女廠長賈達生.....	本社記者 米葉	一四
人物點滴		
論曾國藩.....	王芸生	二〇
廖庶謙.....	曹伯韓	二二
加利略.....	一萃	二四
酒酒不休的瓦特(楊賢)		
青年老人沈鈞儒.....	林之椿	二六
紀念太炎先生.....	雲彬	二七
稻作專家丁穎.....	王宗炎	二九
論闕羽.....	徐君慧	三〇
熱情橫溢的何香凝.....	簡史	三二
關於林肯.....	吳費	三二
人語(魯銳)		





存古先生傳……………張默生……………三五

非洛西納里的人格(資料室)

作家花翠·高福基鑿包案

可笑的暴君

論郭沫若與魯迅……………周恩來……………四三

郭沫若的遊歷文章(宇)

魯迅三事

魯迅在仙台……………林辰……………四五

田漢與海軍(信)

劇壇鬥士于伶……………高宇……………四七

人語(魯銳)

朱森教授之死……………周穎……………五〇

教授外史

民初名記者黃遠生……………雲彬……………五二

念亡友李石岑先生(節錄)……………周谷城……………五三

魯班的故事……………王愚……………五四

回憶高爾基……………S 瑪爾隆克作
莊詒麟譯……………五五

人語(魯銳)

記兵工專家郭實林之死……………本社記者 米紫……………五七

郝氏絕命書

諸葛亮與蜀國外交……………王之容……………五九

中國古代大天文学家張衡……………王愚……………六〇

太刺家西庭

藝文人物續紛錄(四)

尚士……………六三





我是聞一多的孩子..... 聞立鵬..... 六四
 憶老友李達先生..... 鄧初民..... 六七

宋慶齡女士給魯迅先生的信..... 田夫..... 六九
 「一二·八」抗日虎將張炎將軍.....

人物語錄
 「成都魯迅」..... 本社記者 車福..... 七一
 論黃巢..... 王璞..... 七二

我國古代茶葉專家陸羽..... 王愚..... 七三
 牛頓和蘋果..... 一葦..... 七五

詩人謝琴科夫的故事(王香汀)
 柳亞子..... 雲彬..... 七七

詩聯選
 人語(魯迅)
 熊佛西..... 本社記者 劉滄浪..... 八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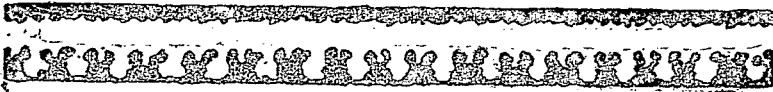
民本船長周海清一生奮鬥的經歷..... 周海清..... 八三
 重慶青年會總幹事黃次咸..... 胡處..... 八五

人物語錄
 滄上一招士——余正東..... 本社記者 榮榮..... 八七
 記亡友張蔭麟先生..... 吳晗..... 八八

人語(魯迅)
 論愛迪生..... 一葦..... 九一

電話發明人員利用電語傳達的第一句話
 科學家軼事(楊賢)
 平綏鐵路的創修者詹天佑..... 燕華..... 九六

郭仲隲天國編全部(金明)





張瀾為人怎樣？	范樸齋	九八
「可敬的」山東財神梁作友	孟輝	一〇一
女明星泰怡	本社記者 劉澆浪	一〇二
屠格涅夫與維亞多夫人	曾懷	一〇四
毛鴻上校	吳倫	一〇六
碧玉詳如此用人	公盾	一〇八
金聖嘆新論	公昭	一一一
金聖嘆的幽默（潘靜康）	米葉	一一一
越劇名女伶袁雪芬	公昭	一一四
彼得大帝	木龍·霞奇	一一七
八語（魯銳）	孫源	一一八
東亞第一查家牟鐵夫	米葉	一二〇
世界名科學家郎之萬	劉澆浪	一二三
口琴聖手王慶勛	周珏	一二五
主演「馬路天使」的趙慧萍	青	一二六
導演陳鯉庭	劉半農	一三〇
邱吉福	米葉	一三三
「抗戰榮軍之父」段繩武	米葉	一三三
武訓論	米葉	一三六
吾文人物續紛錄（宇汀）	米葉	一三六
想創造小人國的確鐵生	米葉	一三六
八語（魯銳）	米葉	一三六
音樂奇才莫扎特	米葉	一三六
伽利略為真理而死	米葉	一三六





張籍及其樂府詩.....	公盾.....	一三八
人語(魯鏡)		
越南總統胡志明.....	潘朗.....	一四二
周靜菴辨楓林中學.....	黃芝岡.....	一四四
朱熹的傑作(王)		
麵粉大王蔡德生.....	本社記者米葉.....	一四六
人語(魯鏡)		
新官陳啟天.....	魯嚴.....	一四九
錢謙益的臉譜.....	王瑛.....	一五〇
南京玩鳥家艾壽康.....	平冠.....	一五一
李恩琪不是「娜拉」.....	劉滄浪.....	一五二
蕭伯納的題辭(王曹汀)		
社會部參事黃友郡.....	葉貞.....	一五四
記辦大眾報的「老百姓」.....	陸詒.....	一五五
女獄吏·女詩人李梅魂.....	本社記者米葉.....	一五七
舞台名導演賀孟斧.....	李天濟.....	一五八
施耐庵是偉大的.....	公履.....	一六〇
道貌岸然馮友蘭.....	尚士.....	一六三
近代畫壇大師畢迦索.....	王琦.....	一六四
觀察「觀察」儲安平.....	土司.....	一六七
憶名記者羊彙.....	問天.....	一六九
「成那愛迪生」張伯農.....	余生.....	一七二
白楊是這樣一個人.....	許藍.....	一七四





難童的母親徐豪	文華	一七六
作家老舍的自傳 (陳維)		
王爾文老夫子	李則綱	一七八
魏忠賢	容肇祖	一八〇
李白研究	公盾	一八二
翻譯「資本論」的王亞南與郭大力	秦墨	一八六
人語 (魯說)		
「倒孔」「尊孔」與胡適		
孫科而面觀	胡處	一九二
楊雲與鄭孝胥的「感政教國」論與「借歌教國」論		
史學家翦伯贊	舒翼	一九四
「吳國楨第十五」	胡處	一九五
胡適毛子水被圍記	楊敬訥	一九六
消防隊長沈兆	本莊記者 卓輻	一九七
獄吏梁建章	王宗炎	一九九
心理學家潘菽	雲影	二〇〇
俞頌華先生的生平	淮冰	二〇一
俞頌華先生的風格 (葛思恩)		
青年部長陳雪屏「往事」記	尚土	二〇五
人言批評 (金滄敏)		
洪深——劇壇上的黑旋風	高宇	二〇七
漫論貪污之王和坤	王琪	二〇九
將軍·財閥·天皇麥克阿瑟	潘朗	二一一
病魔十六年的科學家高士其	貴心	二一四





高士英先生繪本社儲

湯草藥與明心橋.....張默生.....二一七

晚唐農民詩人聶夷中.....公盾.....二二〇

偉大的吳鳳先生.....本館記者 芥葉.....二二一

「迷途的羔羊」譚華貴.....本館記者 卓輻.....二二四

馬寅初.....胡慮.....二二五

論奸臣賈似道.....王璞.....二二六

人語(魯語).....魯殊.....二三〇

「啼笑皆非」林語堂.....劉盛亞.....二三一

流氓皇帝趙匡.....潘朗.....二二三

甘地之死.....一葦.....二三六

聖秋水寫給張君勵的信.....

炸藥大王諾貝爾.....

章太炎與袁世凱(資料室).....

導演蔡楚生的奮鬥史.....英明.....二三九

劉雲波女醫師.....朱自清.....二四〇

獨裁學徒最高樂.....幼崧.....二四二

梁神經「德政」記.....硬水.....二四四

李鴻章遊歷新聞.....

無恥作家阮大鍼及其作品.....公盾.....二四六

川劇中有名的老丑傅三乾.....本館記者 卓輻.....二五〇

自己的事情(作家自述).....黎地.....二五二

袁世凱至死不悟





鄭君里的藝術生活.....高宇.....二五四

劇人談事

人語(魯鏡)

士兵詩人西蒙諾夫.....央廉.....二五八

人物點滴

居里夫人的堅苦奮鬥.....D、卡奈吉作.....二六〇

居里夫人的人格.....為.....二六一

時人新聞

哀念朱佩弦先生.....李廣曰.....二六三

南北朝鮮的領袖人物。李承晚。金日成.....潘朗.....二六五

孔二小姐寫劇聞

白居易研究.....公盾.....二六八

淒風苦雨憶道途深.....侶.....二七四

蕭乾觀察.....林異子.....二七五

惜唐槐秋和他的中國旅行劇團.....高宇.....二七六

人語(魯鏡)

作家紺考與將軍慶澤.....潘作.....二七九

女教師何芳濃.....風鈴.....二八一

天才木刻工人胥叔平.....本社記者 單輻.....二八二

照妖鏡

胡適扯談面面觀.....林異子.....二八四

魯迅題贈胡適

王雲五「四百萬」起家的秘密.....潘作.....二八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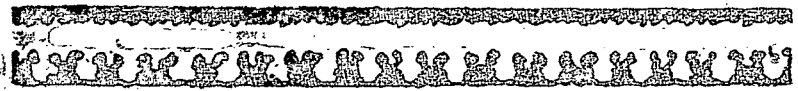
魯迅論王雲五(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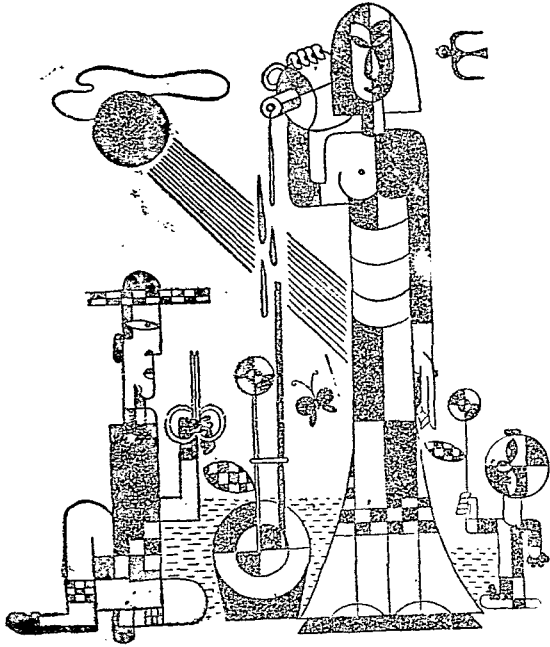
猶太作家阿萊勃姆的遺囑





哲學家沈有鼎像讚.....	尚土.....	二八八
高進士的笑話(王奇)		
人語(魯敏)		
一個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女人「大周二」.....	本社記者 車輻.....	二九一
「岡村寧次無罪?」(孟)		
邱尚之舞(子)		
為貧病絞殺的孫芳教授.....	寒鶴.....	二九五
竹琴之王賈瞎子.....	本社記者 車輻.....	二九六
托爾斯泰給沙皇的信(人物畫簡)		
論李漱溟.....	林異子.....	二九九
儒林新史		
編後記.....	危觴.....	三〇二





扉 畫 : 謝 趣 生 作

人 物 雜 誌 三 年 選 集
一 九 四 六 年 一 月 起
一 九 四 九 年 四 月 止

「黑錢」大盜李健

本社 車 軸 記者 車 軸



李健是個「黑錢」(專門在黑夜裏作偷竊的。)上有名的大盜，他幹過行劫，已有八九年歷史，犯過的案子，他自己也記不得。除吃「黑錢」外，他還有那門入室，竊開門門的手藝，這種手藝，在他們那個行道中稱為「過牆竊」，頗名思義：過着泥辦法去撬入門門，偷人錢財。

他是兩江錢的家鄉——郫縣(成都出西門去五十華里。)人，住在製造川西有名「郫縣葫豆醬」的鄉間，小的時候愛吃辣子，生性豪爽。家裏務農為業，他是一個樸實農民的兒子，在成都平原上翻過幾本舊書，自從他在民國十八年偷竊地跑上成都來，把那些瘦弱的舊書通通換成十乾二兩，從此與國所辦的書院絕緣，造成他後來不幸的流浪生涯，終於不可收拾。

說本話，他抄手空空；說學問，他僅僅知道兩本過時的舊書，況且成都又不是檢金子的地方。東顧西望，這位樸實農民的兒子頗然了，在無可奈何之中，他在二十軍教導師里補了一名小兵的空額，穿上了二尺五，結識了一些專門摸動打靶，估吃磨除的兵痞子。於是，他鑽進了下流動作，漸漸地，漸漸地把樸實的農民氣質去掉，居然口出惡言，挑起初子，吃起遊錢來。過後他跑到一六四師，仍然是一名小兵。幾年前的個春天，一六四師軍警衝突，軍隊包圍了警察局。其中有一位瘦瘦的漢子，大魁大個，盡其一逞人之一能事，後來警察局長方超到局，那漢子手執扁担，幾乎將既肥且胖的方超打毀。此人為誰？乃不折不扣的小兵李健是也。軍警衝突的事件平息，李健的「英勇」，也成為他們那一輩人中讚

美的對象，這等於火上加油，於是，李健之一歪也就更加不可遏止了。

之後，他從一六四師裏滾蛋，按照一個極其普通應用的邏輯，他被捕了，關在懲役場，不准監內的大柱頭上，連兩年之久。這其間，不惟不信，不准會客，吃飯並失睡，全不離那「恨天柱頭三尺之內。」一英錢一無用武之地，他病倒了，加之監獄內飯食不好，營養不良，一身長滿了疥瘡。最初，鼻子流膿，後來，眼睛生瘡，沒有藥醫。這時候他懷着憤憤的心情，可是，神龍手也掉不向命運的領頭，祇好徒喚奈何！眼睛上生瘡，流膿區，長了蟲頭，左眼因此失明，「邊花」的濕嫩便從此開始。他說：

「我不知道是咱個好的，或者是年輕，現在我週身是傷，內病很深。」一說一咳，咳得很厲害：「四十歲以後，我自己已事情自己喘得，恐怕拖不下去。」

「你吃『黑錢』同『過牆竊』的手藝是那兒來的哩？」

「當初夥計那批人就要看會了。」

「你沒有師傅嗎？」

「當真沒有，我若說假話，我『神闖子』」

「肅問你，啥子叫『神闖子』？」

「是黑臉去那操，翻牆時跌死。」

「後來，託上希圖強，他放釋放了，從此人人

都曉得他是個強盜，社會上一些「英雄」們要他重操舊業，行道中人也要他幫助，為了生活，為了用兩隻手去「過牆竊」，遂使他一條命，他祇好「東山再起」，一夜來到人家戶去一掃而光。這些年來，不知道被人捉過好多次，從腳到腳尖，沒有一處不是斑斑的傷痕，胸前的肋骨有好幾根被打斷了，他解開衣服給我看，瘦削的胸部

有好幾處深陷下去。背上有幾處打過的痕跡，常從九死一生中又把那微弱的命運逃脫了。

「頭做了一次頭事，以後那微弱的命運隨風飄入了。」他說時，似乎有無限的感慨，無限的悵惘。

我彷彿記得這一句話，在曹萬營的「日出」中，魯大海和海兒說過頗似這番的話，可憐，一些被剝奪與損害的靈魂！杜司達金天斯基也寫過一篇小說，叫做：「一個誠實的賊」，那裏面不是開明了不良的環境會產生不良的學習慣出來麼？這誰？

可是，現在的李健哩？頭髮脫落了，他一英雄一時代的華髮已成過去。左眼成邊花，面色蒼白，每到下午還要發紅的，這證明他肺部也有了毛病。一說一咳，他儘留右眼，也失去了明亮的光輝。就是從事偵緝工作多年的人來說：

「從前的邊花李健，七八根堂(人)也拔不盡身，他曾縱奔脫幾手铐，打昏了看守的警兵逃走，今天，今天他來不倒氣了，一根指頭也指得倒了。」

「一世之雄，而今安在哉？」

「你幹了幾年，聽說有此聲名？」

「隨來隨去，那還有甚麼聲名？」他搖搖頭

「你在近幾年來，翻過幾次大牆事。」

「近年來更不要再說下去了。」又咳嗽：「好像我幹的人家，比在年更窮了。」

「咱個的，可以告訴我麼？」

「從前幹事時，還撈勾得了現金現錢，現在不但這些財寶沒有，就連衣服也是他購的不值錢的隨身貨。」

「先生，今年大赦出來後，為甚麼還不收手哩？」

「先生，有一定的生活，那個又願意哩！說時他帶著悵惘的心情：「都是父母生的，都是皮包骨頭的人，那個願意！」

「聽說你們下手做事時多在黑夜大風大雨的

時候嗎？「我鬧着悶，誰他吃一匙雞鴨，我怕犯他們的忌諱。趕忙說：「快抽，這是小大英。」

「道謝了，下手到是黑夜，肚子餓了，就是大月亮也管不了好多了。」
「有的人家，戶在門後上貼有避鬼咒語，你們看見不是不偷。」
「我們一進門首先看的是財寶——他猛力的抽着煙：「那管他媽咪子咒不咒語，誰隨不保佑你肚子的。」
「偷得東西不是平均分配？」
「有錢腰鼓子，要着人說話。」

關於他的收手問題，他底意見很多：
「第一我請不起客，要向幹工作的人打明叫響才能夠收手不幹；第二即使遇見了歪武德不認真認款，還是祇有逼倒碎下去。你如說是自新了，準會又說你裝人道，有人會把你還舊骨打斷，制你一個老殘疾。」

「拉不倒人，還不是把我們捉回來煩案。」
他在咳嗽聲中表現出欲罷不能的苦楚。
他最近一次圍在裏裏，裏面的人對他還算客氣，有人還自己掏腰包，請吃油鹽飯（拉進裏面去的人，是沒有飯吃的），目的希望他從此做好人，不要再幹這個行道，也免得隨時來麻煩，也有人勸他離開成都市。他不聽懂懶懶的說：

「不在成都又到那裏去哩？到那裏也要吃飯，祇要有工做，馬上成好人。」
這問題在目前誰也不能拍着胸脯向他担保，就像先前的說一句話：「我做了一次壞事，以後都永遠被人認為是壞人了。那個又去管他明天的生活哩？誰則他在監囚裏被人感化，可是有很多很多被感化的人，出去不久又因偷盜案被逮捕了。生活逼迫——感化釋放——依然入獄，似乎成了永遠轉不完的走馬燈影戲，一盤又一盤的走馬燈戲呀！」
三六·十一·七日夜十二時。
(第三年第一期)

李健致本社親筆函

編輯先生大鑒：

啓者如別我乃不居譽之人吃過是鐵的李健就是我，去年我在守株中讀了賢賢形自己慚愧，車輪先生我認的，我作新叫他車老師，他勸過我做好人，作好事，他是做記者，很使守信的人感動，他勸過我，但是我必申明，儘我已成了好人，去年下半年就收手了。今日是我，非是陰日之我，我存了一本貴形，今年大年初一又取出來讀，正志改過，不然對不起車先生，車老師，故我特別寫一封信給貴形，請貴形幫給我洗掃洗掃，說李健已成了好人也，像在外碼頭黑鐵兄弟知道明白，那牛是生性做賤的，还不是社會不良，逼着窮人做賤吃才弄你的，貴形教也好做做好事，洗掃各舉，此呀，又我現在在你事，在否亦事見笑見笑。
李健拜上

鐵大盜李健「一文，是卅七年一月」(第三年第一期)發表的。讀者諸君也許還記得李健一生的不幸遭遇，而感到無限的淒慘與憤懣。想不到卅零一年之後(卅八年一月)，這位「昨日」之「黑鐵」大盜却居然給讀者寫了一封信來，真出乎我們的意料之外。讀者讀到他的來信時，興奮之情，不能自己！特將原信製版刊載(限卅零四年三、四期合刊)以饗讀者。從他這封信裏，我們可以看出在李健平凡的生活圈中，蘊藏着多麼善良的發現！我們不但希望李健君真的做了一「好人」而且希望他更能進一步的認識這非惡社會的根源，以堅定的脚步走向「新生」！(李健來函中有幾個錯字，例如「刊」誤為「形」是應寫為「起見」字未加改易)



一個為罪惡社會所殺害的

航空工程專家周行功

陳 倉

這便是中國。
這是一片可怕的沙漠！科學家在這裏得不到寄託的沃土，個人在這裏沾不着滋潤的雨露，有的只是口渴和憔悴，手令和訓詞，世故和人事；不少的窮人稱家，便在這沙漠的大漠上，現實生活的八陣圖中，人為的罪惡的羅網裏摸索，掙扎，哀鳴，而至於倒下。
絕望的郝貴林（兵工專家）吊死在重慶的公共廁所中，悲憤的楊時仙把生命交給了 酒和斑刀！

一片可怕沙漠！

此刻，筆者以無比悲憤的心情，介紹另一位與郝楊兩人同命運的受害者。——工程師周行功先生，雖然手頭資料的欠缺，有待於周先生過去相知的友好補正；但也代表個人微弱然而真切的一聲憤怒的悲呼！

周先生是山東西南部人，那一縣已經記不清了，家境相當富裕，因此才能幸運地從家鄉到逢北平（照推算，那是民國初年的事，當時還稱北京）順利地考入清華大學，那時周先生非常年青，才十六歲左右。

他的天份很高，而且交際用功，所以在學校里表現的成績很優越，是民國六七年間，學校當局選送一批庚款留美學生，周先生便就是這批學生中的一個。

周先生當時一變，是太幸運，也太順利了，四所願「少年得志」，他滿意地踏上了東瀛的洋船，熱烈地接受親友們的讚論，興奮地踏上了新大陸的土地。

他回憶這一段生活時，總是那樣激動和甜蜜，他說：「不容易呵，這許多人爭着考，臨行之前一個月，說是怕我們丟人，天天訓練吃西餐！船上生活也還好，比起他來，我們是慚愧多了一！」

他「發誓着」比老前輩，這位老師是躲在煤館里到法國做工廠生計的。周先生的臉於是又掠過一陣憐憫的苦笑。
抵美後，他就職於世界聞名的麻省工學院專攻航空工程，同樣地，他

以優良的成績畢了業，而且入了研究院，他的勤奮有了收穫，得到了博士學位。

大家可以想像得到的，二十多歲的周先生當時的心境是多麼快樂呵。他本是打算回國的，無奈當時國內的局面非常不安，軍閥們互相攻殺着，他站在太平洋的彼岸，遙望着這一片祖國和煙燭，他卻步了。他沉溺着彼邦的科學環境，他瀟灑着他的師友和學校，他留下了，這一留便又留了長長的近廿年。

他先後擔任教授和工程師的工作，後來他取得了一註冊工程師的資格，在一家飛機製造廠內任工程師，負責重要的工程。必須指出，當時以一個中國人的身份在一個極度物質文明的國度里，擔任這種職務，該是多麼不平凡！

他而且和一位美國女人結了婚，先後生了三個孩子，建立了一個相當幸福的家庭。
周先生夢一般的敘述這件往事，他說，那些百子的生活是在有意義的忙碌中，工作的時候，無限制地發展他的才思和創造力；工餘或者週末的時候，便領着夫人和孩子們去公園或看海濱去散步，或者打趣。

在長期異國情調的感染中，他的生活習慣全部「美化」了，在長期科學工作的浸潤中，他變得異常地孤僻，他疏於（甚至從不）和國人來往，家信也懶得寫了，華僑中也絕少交遊。他學會了規矩，在考試的規律中，遺棄他工作的疲勞；祖國的世故和人情，他變得非常陌生且且瞭解；遠古老民族數千年來因襲的傳統，他完全卸除淨盡了！還在「搶奪國粹」的老爺們看來，該是多麼值得搖頭太息的事呵！

雖然如此，周先生並不會一刻地忘掉他多難的故國。譬如說，戰前中國向美方一次一次的訂購飛機，經辦人員往往不遺餘地拖極，於是便就近請周先生義務代為檢查，他無不樂意接受這些麻煩的差事，他帶頭着技術人員，拿着試驗的儀表，細心地探測飛機各部的結構，他撫摸着架架的機

緊和機身，像叮嚀一羣遠行的孩子，他想帶著那些癡狂癡不久後將揮擊着祖國藍空上的白雲，庫艙內乘坐着祖國年青的飛行員，他那被激動了的心，便隨著噴薄的馬達聲，不止一次的回轉他那久別的祖國。

對日的民族自衛戰爭展開以後，這個科學家恬靜的心田沸騰了！可以想像得到的，他是如何熱情的向他異國的夫人傾訴一個被殘辱民族的！一份子胸中的積憤，如何堅決地對他的孩子們訴述祖國抗戰必勝的信心，那刻的周行功，情緒浸沉在天寬的大廈中；他強烈地作着回國歐身的打算，他憤恨着祖國光輝的遠景，希望的明天；然而因為家裏的顧慮，遲遲未行。正在這個時候，朝中有位一品大官，不知道「養病」呢還是「考察」

「趨之也到了美國；簡遊之餘，便順便發表談話之類，說什麼祖國需要科學家略，說海外青年皆應投奔祖國抗戰神聖大業云云。堂堂景星，慷慨激昂。本來，大人先生們習慣地發表談話或者語言，說過完，原不算一會事；然而說者無心，聽者有意，天真的周先生聽到了這些「號召」，馬上得着了勇氣，打消了心中一切迷亂和矛盾，決意回國了！

他把這些意圖全盤告訴了他的妻子，說要隻身回國了！無疑地她最初的反應是阻礙和挽留，甚至索性勸他申請入美國籍，他堅定的意志，却絲毫也不受感動，柔情牽不住他的歸思，眼淚澆不熄他報國的烈火，他毅然地拋棄他許多年來幸福和安詳的生活。——這一次決定，就是周先生生命的分水嶺。

像一個武士臨陣的誓師，分手的日子，周行功向他的妻子莊嚴的宣言，這也代表他個人對於未來的期待和對祖國的冀望；他這樣說的：

「中國是有希望的，比你的美國還有希望，將來和平了，我再來接你們，到美國面可親的大陸上生活去！」

「祖國將以神聖的工作來歡迎我，我將努力於飛機的製造和裝配工作……」

「勇敢的中國空軍，將藉着我親手造成的飛機去和日本人作戰……」

於是，我們年青的工程師，辛勤的科學工作者，周行功先生，便抱著滿心的興奮和希望，回到他約祖國，可愛而又可哀的祖國！

他的真摯和期望的一樣，他得到的一份工作，就是坐辦公廳，他擔任了航空委員會的顧問。等因奉此，句句官腔，到月終祇收到一筆不小的數目的薪水，這在旁人，也許認為最難得的幸運，最上等的「清福」；但他卻有更多深厚的願望在他心裏，他把這一切怪現象都歸罪於戰時的失常，他想，以後總會好一些吧，他一天等待，也一次次的失望了；但在初期，他忍而將痛苦深藏，很少發洩出來，屢屢給他妻子寫信，囑咐說

：這裏一切都好，叫她不要掛念。但到了後來，雖然不與她們說，卻在日常處事的交談中，處處表現他的不安和憤懣了，同事們都把他看作狂人，或者以為他有意擺洋架子，但他毫不介意這些嘲笑和冷眼，而對這一切惡意的奚落，存在著一種不可調和的敵意！他有點失悔的自負，但他倔強地堅持著，他懷念工廠，懷念機器，而對於老老虎卻也沒有把柄，他無可奈何的厭倦，他就這樣不通「人情」和「世故」，他好幾次請求調換崗位，都沒有效，他激怒了，時常在辦公廳內拍案怒罵，即使他的長官也不留情，誰知長官們也不是好惹的，不久以後，這位顧問就被免職了！

這就是我們的「國情」，是周行功所能理解的，假使他肯逢人便說今天天氣哈哈，時時都馬馬虎虎，處處都糊糊塗塗，現在還不一覽「乎」一達一哉，即使不是現貨新貨，至少也抄他「筆掇收減財」！

在中國，他是生疏的，一切都變得如此格格不入，免職後的周先生，他首次感到失業的威脅，在他過去順利的半生中，這才第一次感到徬徨和失意；他於是無可避免地想到了美國的家；回去嗎，不能，他不能在妻子面前證明他和他的祖國如此無用，因為臨別前對妻子的說話，他不能不顧呵，而山東的老家呢，早隔斷在層層的烽火裏！周先生正痛苦地迴泳在矛盾的漩渦中，却接到一份聘書，武漢大學請他作航空工程系的特約講席。

但這一段時間是短暫的，因為戰火的逼近，武大西遷了，而周先生並沒有同行，原因是一股強烈的鄉愁襲擊了他，山東的家人知道他回國以後，無論如何叫他設法回去一趟，周先生也覺得離家二十年，也確想回去看看了，但事實又無法辦到。他正猶疑間，武漢保衛戰展開他只好狼狽地逃入四川。

其實，他可以重入武大執教的，然而他不一方面他根本就是一個實際的工作者，他的服務場所，應該是工廠而不是學校；另一方面他因為中國字和國語已很生疏，教書頗多困難和不適宜的地方；再說，他又那裏有本事去為自已營營口齒呢！

他只有閑作在大都。

這時候的周先生，才真的恐慌了！

也許是飢不擇食的緣故吧，二十八年的秋天，成都縣立中學高三畢業班的講台上，周行功在講到物理課，他的經驗，已經比以前豐富多了，失却了往年的光輝，稀疏的白髮，作為他兩年來屬學生生活的標識，他在生硬的腔調運轉着他所能搜集到的國語字彙，還是貧乏得可憐，許多專有科學名詞，他只有借助於英文來表達了，因此，作為一個中學生，聽他的課是非常困難的一回事，而他的教學法也是失敗的，他竟敢在黑板上畫着各種

鎮靜的彫形，而又喜歡舉揚割面或空氣動力無別，弄得學生不知所云，金爾士博士，起初非常不諳解；但他的態度是謙恭而熱情的，不像其他幾位國士似的故事並述，及至學生了解他可惡的處境以後，便十分同情和尊敬他了！對於物理課，大家高度的提高了自學的精神，並不在教上特別與周先生為難，同學中有對於物理特別有興趣的，便在課餘私下找他補習，周先生從不拒絕這些熱心的求教者，同樣認真地指出了其他各班的特別於他還得謙遜。

等到他教的那班學生畢業以後，也許是校方發現了其他各班並不能接受他的教學法的關係！也許是一些別的什麼緣故，周行功便被成都縣中解聘了！

他沒有能跑去參加那「六戰之戰」，也許他根本不知道有這一行買賣。周行功這下可失業了，他寄居在錦城一家「鷓鴣早春天」之類的小三等旅館中，餓着深水，於着激跳的心，向太平洋彼岸的妻子撒着隨天的大謊：「一切都照計劃進行，不用掛慮的！」可憐那被騙的洋妻子，那想得到她接到那封信的郵資，竟佔了她丈夫當時財產的三分之一呢！

這難堪並沒有持續多久，不幸中之大幸，周先生又接得了四川省立高級工業專科學校的聘書了，他是感激的欣慰的，他無可奈何地立刻搬入東門外多寶寺學校，重過粉筆生涯！

成都縣中有些同學偶爾也到多寶寺去探問通他的，回憶當時的印象說，周先生因為刺激過深，神志已經有點失態，麻木而且憔悴，眼睛呆滯無光，頭髮和衣服傾於打理，房內變得非常凌亂，那把操琴已經不知去向；毫不間斷地抽吸着劣質的紙烟……

一個學期以後，當以前的學生再去訪問的時候，他已經又離開多寶寺了！無幾的又是學校將他解聘，那是民國三十年的秋天。他竟找不到立身的時候的周行功，才真的絕望到底了，大的中國。他竟找不到立身的地方，他艱苦地和飢餓作了幾個月的搏鬥以後，他失敗了，他的精神已經搖動，他的理想已經煙散雲消，寄居在一個同事的家裏也漸漸不成了；更大的困難迫使倔強的周先生不得不向他的夫人投降了，他決意再度赴美，但當他正準備向高里外的她作呼聲的絕叫時，乒乓兵兵，太平洋之戰便爆發了。

像一個疲憊的逃犯躲不開重重軍裝的殺機，周行功也無力跨越這現實社會他預設的陷阱，這些迫害對於一個善良的科學工作者，像兇狠的釘梢漢似的，步步不肯放鬆；可憐這位無辜的周行功，他不能反抗，只有逃避，為了躲避更迫近隔些，難以置信的，他吸上了鴉片烟！鴉片烟！他還用過高度的刺激來麻木自己的創傷，他要在煙霧的繚繞中得到片刻的舒靜；這害人的毒物，對於周行功却是一個柔弱的安慰！

鴉片煙僅止摧殘周行功的身軀，而毒害他的還是那無形的更大的力量！

周先生的生活，全部出了軌，囚首垢面，半癡半狂，隨身的衣物，全部送進了拍賣行。

藏在鼓里的周夫人，由於久久得不到他的信息，日益加深了她的猜念和疑慮，敵不過這些情緒的侵擾，她把孩子們安頓好了以後，便決定到中國來找尋他了！

經過許多周折和奔波，她到了華西端，又費了許多打聽和探問，她找到了周行功。

站在她面前的，雖然不是昔日周行功了，他像一個才出獄的囚徒，一個將死的餓丐，眼黃和牙黃，亂髮和長鬚，憔悴和癯瘦，陳腐和僵硬，呆滯和麻木，這一切現實的迫害在他身上留下創痕，標誌出他數年來所受磨折和坎坷的沉重。長久的對望以後，兩人都悲痛地哭泣了，但當他心虛識上前與她握手表示親熱時，她退縮了，變得這樣尷尬和難堪，一種傷心呵！假使在當時，她想重溫過去的日子，而給予多量的照顧和同情，也許周行功會從此逃出這些罪惡的囹圄，恢復他生命的活力；然而她不去，竟吝嗇於向行將沒頂的丈夫拋下一個救生圈，她有一個猜疑——這真惡那無罪的患者而略略於去找尋那造成疾病的原因，正需要多量撫慰和愛憐的周先。得到的却是激骨的冷嘲和奚落！當他從昔日的愛人的口中聽到難堪的字眼時，他的心碎了，心中希望之火之餘燼頃刻之間隨這導水般冷酷的語句淹滅了，他周身戰慄，久久不能說話，好半天才喃喃地說出兩個字：「可是……」

「孩子麼，我會打聽的！」洋妻子接着說了！當然用的是洋話。

這時候周行功覺得她那抹得鮮紅的喉一陣陣的擴大起來，將吞噬所有的人世。

過多的乞憐只有加深對方的煩惱，無助於愛情的挽回，絕望的周行功無可奈何地同意了她離婚的請求。她呢，為了紀念過去的日子，作了一筆不小數目金錢的施捨，於是乎SOLVED，SOLVED，把他送走了，看着他的背影慢慢地消失在華西端的暮色里，不久之後她同美國去了。在人生的戰場上，此後的周行功真正的變為孤單無援的散兵了。那軍國的副作用，只是加深了他吸毒的程度。

從那時候起，誰也無法知道他的行蹤，熱心的學生們也會盡努力去打聽過，也沒有結果，可憐的周行功，他的名字已經在人的字典中被抹消，而過着非人的生活了！

這一切大家也並不知道，一直又過了好幾年。

民國三十五年深秋的一個晚上，早睡的成都市民已經各回家去休息，長而直的東大街，行人的稀疏，路燈的暗淡，更加襯托出冷風的蕭殺和古城的悲涼，一個青年人挨着一些新買的舊書漫步的向四川大學的方向走去，不時還掃視着兩側的地攤，想發現一些便宜的貨物，忽然他的注意被一聲悠長的歌聲所吸引，跟着那傳來歎息的方向走去。原來是一盞搖閃的書攤燈下蹲着一個矮小的老人，走近一看，原來這老人是坐在一張小矮檯上，前面也擺着一張矮小的方枱托架，備着燈的微光，看見托架上有幾張紅色的稿紙，紙旁有墨盒和毛筆，而最顯目的還是一個白色的小鏡框，框內有四個歪斜的大字：「相命如神」。然後這位青年才又端詳這木然不動的老人，他從那如銀的白髮和亂髮中，從那高聳的額骨和瘦削的臉龐間，他要發掘出記憶的寶藏，然而這些記憶又是多麼的模糊和難以捕捉，於是他的思潮，從過去的日子中去追尋，再經過片刻的凝視之後

周行功的家學精神

編輯先生：讀貴刊三年一期「航空工程師家周行功」一文，不禁痛哭失聲。同時，我很感激陳倉先生為我的老師向社會吐了一口怨氣。

他教教育立成部高工時，我正在那兒念書，當時我感覺到周先生的學問太淵博，而不是深奧，為了想知道他淵博的原因，於是常常在課餘要求他講述過去的經歷。——他曾說：「求學問，我覺得要求透徹的理解，當我讀航空工程時，起初是專攻航空，目的是有鑒於航空在今後中國之需要，但是畢業後，覺得自己的學識還不夠研究航空的基礎，於是重讀土木，由土木而機械，更由機械而電機，每系都學了業，然後再來重讀航空系，我不怕煩的讀了又讀。」說完，他哈哈大笑，這時周先生已很帶幾分神經失常的舉動。同學們都為他這種勤苦，認真求學精神，為其得應自詡苦。想不到這樣一位最可崇敬的科學工作者竟這樣的被毀害了，這是誰的罪惡？

向壽英十一月二十四日
（第三年第三四期合刊）

這位青年忽然間像癱了，他發叫了；

「周先生！」

「你！你是誰？」

青年介紹了自己，姓周，在成都縣中的時代慣於課外向周先生請教物理的一個學生，現在已是川大數學系四年級學生了。

「呵！」這一聲明歡倒酥了老人多少的辛酸「年青人眼力好，我呢，不中用了！」

「怎麼了，老師，這……你怎麼會……」學生指着他前面的稿紙，滿心都是疑問。

「夢……一場夢，沒有說的，都不必說了，攤子麼，是一個朋友的，敬，他回來了。」

「你先生算什麼？」這時一個矮小的中年人與沖沖的趕回來了；

周行功站了起來，對他說：「我先走了，你等着吧！」然後轉向這位

姓周的青年：「同學，再見了！」

「不不，周先生！」他一把攔住老人的手，「分別這許多年，不也應該談談麼！」

周先生沒有回答，跟隨的隨他進入了附近一家茶館。

難以抑制他的悲哀，周行功先生用啞啞的聲調，斷斷續續地訴述他這

「……我抽煙，抽煙，只有抽煙，她給我的錢，不滿三個月便用去了

一半。

「後來省一點，總算一年內沒有挨餓！」

「以後便不成了，一天說不定只吃一餐……」

「忽然有一天，警察把我捉進勒戒所，我以為這一下子一定是死了，我想死了倒還好，閉着眼睛等，可是沒有，他們又把我放了！」

「出來後，沒有飯吃，只好去討……」

「他們又不准，說大街上有礙市容，警察打我，送我進游民習藝所；

「方才那性命倒是在習藝所認識的，他有空就教我，說還可以找

錢吃飯……」

「在所里生活並不比外間好過，又不能逃……」

「後來霍亂鬧得兇，所里一天死幾個人，說是不太癩了，天氣熱得兩人

，米又貴，他們便又把我放了……」

「不久抗戰便勝利了，我歡喜得幾夜沒有睡，心想這一下可好了，想

「可是——」

「可是——」

「可是——」

「可是——」

「可是——」

「可是——」

「可是——」

「可是——」

「可是——」

「可是——」

「可是——」

「可是——」

「可是——」

「可是——」

「可是——」

街上變得非常冷清，茶客也散去了，青年學生揩乾淚水，站了起來

「老師，你住在什麼地方？明天好再找你！」

「呵，師，不！也好，明天來這裏等妳。」學生把懷裏僅有的三元錢摸了出來，怯怯地交給周行功，他沒有感謝，也沒有感謝，他放下了這番心的贈與。

可為第二天，姓向的青年約來大批好友，要見周行功時，他已經再不願出現了，他們在菜園等候又等候，沒有見到他的蹤影。

周行功，騎着黃綠的駝負者，又把自已隱藏在人們的視線之外，人們再無從尋獲他的消息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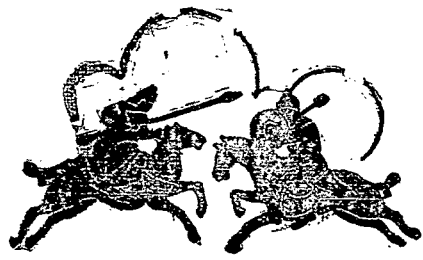
後來從破曉的霧氣里，看過的朋友都說他，但是並不一定確實。可是，我仍不疑相信周先生已經離開了那不容他生存的人世，而成為在淒涼的追悼下倒下的許多無名路屍中的一個！

果真如是，我們諷向這屈辱的冤魂致最深切的哀悼，我們不說諸他安眠的廢話（我們知道他他是死了也不能安眠的！）我們只有以無比憤怒的心情向這罪惡的社會作不休止的抗爭！

假如再一週先生還頑強地活在人間，又假如再一週先生能寫到這篇文章：「那嗎，儘可放敢的周行功先生，你應該勇敢地站出來，作為一個這罪惡社會的見證！」

一四十七號序，四川盆地邊的雨季

（一九三三年、第...期）（完）



魯迅語錄

★劉賓的說談決不伴血寫的事實。
★所謂「第三種人」原意只是說：站在甲乙對立或相鬥之外的人。但在實際上是不能有的。人能有脾和專在理論上是該有不許不戴的第三種人的，然而，事實上却並沒有，一如比較非近於脾就近於專。文藝上的「第三種人」也一樣，即好像像不偏不倚，其實是總有些偏向的，平時有意或無意的感旋來起，而一遇切要的事故，他便會分明的顯現。

★前中國青年想擺脫冷氣，只是向上走，不必獨自與寒者流的話。能做事的做事，能發聲的發聲，有一分發一分光，就令螢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發一點光，不必等候炬火。

★大小無數的人肉的血，即從有文明以來一直排到現在，人們就在這會場中吃人，被吃，以兇人惡劣的敵時，將悲慘的弱者的碎體連捕，更不消說女人和小兒。這人肉血窟現在還排着，有許多人還想一直排下去。拋掉這些食人者，掀掉這窟窟，毀壞這廚房，這就是現在的青年的使命。

★我們日下的當務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苟有阻礙這前途者，無論是否古今，是人或鬼，是三墳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圖，金人玉佛，祖傳丸散，秘製膏丹，全掃踏倒他。

★「成功的帝王」是不秘密殺人的，他只秘密一件事：和他那些妻妾的調笑。到得就失敗了，才又增加一件秘密：他的財產的數目和安葬的處所，再下法，這就加第三件：秘密殺人。
★魯迅在忙的時候說：「在忙的時候，自己忙於自己的事，別人也忙於自己的事，但忙的時候，別人也忙於自己的事。」
★對於舊社會和舊勢力的鬥爭，必須堅決持久不降而且注重實力。舊社會的根據地是非常堅固的。新運動非有更大的力不能動搖他什麼。並且舊社會還有他使新勢力妥協的好辦法，但他自己是決不妥協的。在中國也有過許多新的運動了，却每次都是新的敵不過舊的，那原因大抵是在新的一面沒有堅決的廣大的目的，要求很小，容易滿足。



論郁達夫

郭沫若

我這篇小文不應該叫作「論」，只因雜誌的預告已經定名為「論」，不好更改，但我是只想敘述我關於達夫的靈可能的追憶的。

我和郁達夫相交是在民國三年（一九一四年）。那時候我們都在日本，而且是同學同班。那時候的中國政府和日本有五校官費的協定，五校是東京第一高等學校，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東京高等工業學校，千葉醫學校，山口高等商業學校。凡是考上了這五個學校的留學生都成為官費生。日本的高等學校等於我們今天的高中，它是大學的預備門。高等學校在當時有八座，東京的是第一座，在遼寧有為中國留學生特設的一年預備班，年修了之後便分發到八個高等學校去，和日本人同班。我和達夫同學而且同班的，便是在東京一高的預備班的那一個時期。

高等學校的課程在當時分為三個部門，文藝經政等科為第一部，理科為第二部，醫藥為第三部。預備班也是這樣分部教授，但因人數關係，二三兩部是合班教授。達夫開始是一部，後來又轉到我們二三兩部。分發之後，他是被配在名古屋的第八高等，我是岡山的第六高等，但他在高等肄業中，又回到一部去了，後來他是從東京帝國大學的政治經濟學部畢業，我是由九州帝國大學醫學部畢業的。

達夫很聰明，他的英文德文都很好，中國文學的根底也很深，在預備班時代他已經會做一手很好的舊詩，我們感覺着他是一位才子。他也喜歡歐美的文學書，特別是小說，在我們的朋友中沒有誰比他更讀得豐富的。在高等和大學的期間，因為不同校，關於他的生活情形，我不十分知道。我們的友誼更加親密了起來的是在民國七年以後。

民國七年的下半年我已分發到九州帝國大學，住在九州島的福岡市。適逢第六高等的同學成仿吾，陪着他的一位同鄉陳老先生到福岡治療眼疾，臨本五高的張寶平，京都三高的鄭伯奇等。這就是後來的創造社的胎動期。創造社的實際形成還是在兩年之後的。

那是民國九年的春天，成仿吾在東京帝國大學造兵科研究了三年，該畢業了，他懶得參加畢業考試，在四月一號便提前回國。我自己也因為聽覺的缺陷，留學學費得不耐煩，也決心和仿吾同路。目的自然是想把我的創造夢實現起來。那時候達夫曾經很熱地寫過信來給我送行，他規戒我回到上海去要不為流俗所染，而且不要忘記我拋別在海外的妻子。這信給我的銘感最深，許多人都以為達夫有點「頹唐」，其實是皮相的見解。記得是李初黎說過這樣的話：「達夫是厚臉的頹唐派，本質的清教徒」。這話最能夠表達了達夫的實際。

在創造社的初期達夫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他的清新的筆調，在這般能夠表達了達夫的好處。他那大膽的自我揭露對於深藏在千年萬年的青甲裏面的士大夫的虛偽完全是一種暴風雨式的閃擊，把一些假道學假才子們震得至於狂怒了。為什麼？就因为沒有這樣驚人的真率，使他們感受著作偽的困難，於是徐志摩詩人們便開始痛罵了。他說：創造社的人就和街頭的乞丐一樣，故意在自己身上這些面龐醜陋的創傷來吸引過路人的同情。這主要就是在攻擊達夫。

達夫在來到自我這一方面雖然非常勇敢，但他在迎接外來的攻擊上卻非常的懦弱。他的神經是大體弱了。在初期創造社他是受攻擊的一個主要對象。他更感覺着孤獨，有時甚至傷心。記得是民國十年上的夏天，我們在上海同住。有一天晚上我們同到四馬路的萃東書局去，順便開了一下在五月一號出版的「劍室季刊」的創刊號的銷路怎樣。書局經理很冷淡地答應我們：「二千本帶只銷掉一千五百」。我們那時同起了無限的傷感，立即由書局退出，在四馬路上接連飲了三家酒店，在最後一家，酒後狂掃了一個方桌。但也並沒有醉到泥濘的程度。在月光下遊，兩人手牽着手走回同路的民厚南里。在那清澈如紙的靜安寺路上，時有兜風汽車飛馳而過，達夫會突然跑到街心，向着一輛飛來的汽車，以手指比成手槍的形式，大呼着：「我要槍斃你們這些資本家！」

當時在我，我是笑着：「我們是孤竹君之二子」。

胡適之攻擊達夫的一次，使達夫極感着沉痛。那是因為達夫指責了某君的靈竊，胡適幫忙隱瞞着對於我們放了一次冷箭。當時我們對於胡適並沒有什麼惡感，無怪是覆着敬意的。我們是「異軍突起願來起」，對於當時哲社毫不妥協，而對於新起的不負責任的人們也不惜嚴厲的批評，我們高說

有想到以四陪先鋒自命的胡適竟然出以最不公平的態度而向我們倒算。這事在胡適自己似乎也還在後悔，他在當時只把我們當成了一批上海的洋場惡少，輕易的腳下了一批敵人。但假他這一激刺，倒也值得感謝，使達夫產生了「篇名貴一時的歷史小說，便以黃仲則為題材的『采石磯』」。這篇東西的出現，使得那位輕敵的兩陪先鋒也確切地感覺到自已的冒昧了。

胡適是胡適氣之先的人，我們並不否認，但因出名過早，而聲譽過隆，使得他生出了一種過份的自負心，這也是無可否認的實情。他在文獻的考證上，有他不可磨滅的成就，但說到文學的創作上來，認真說，他始終還是在門外。然而他的門戶之見却是很顯露的，他對創造社從來不曾有過好感，對於達夫，他們後來雖然也放成了『朋友』，但在我們第三者看來也不像有過什麼深切的友誼。

我在民國九年一度回到上海之後，感覺着自已的力薄，文學創作的時機並未成熟，便把達夫拉回來代替了我，而我又各自去搜羅醫學去了。醫學既畢業是民國十二年春，回到上海和達夫仿舊同住。仿舊是從湖南來下，達夫是從安徽的法政學校解了職回來，當時我們都是無業的人，集中在上海倒也熱烈的幹了一個時期，「創造季刊」之後，繼以「創造週報」，「創造日」，選出了些董事，情形和兩年前途大不相同了。但生活卻是實到為止。十二年秋天北大的陳約園邀我持委任職，有兩小時的統計學打算請達夫去担任，名分是講師。達夫因於生活也只得應允，便和我們分手趕了北平。他到北平以後的交遊不大清楚，但我相信『朋友』一定很多。然以達夫之才，在北平住了幾年，却始終是一位講師，足見得那些『朋友』對於他是怎樣的重視了。

達夫的一生可以說是不得志的一個人，在北大沒有當到教授，後來（十三年初）同石瑛先生到武大去曾經担任過教授，但因別人的政治傾向而不受歡迎而自己受了連累，不久又離開了武漢。這時候我往日本去跑了一趟又回到了上海來，上海有了五卅慘案發生，留在上海的創造社的小朋友們不甘寂寞，又發起『洪水』半月刊來，達夫也寫過一些文章。逐漸又見到創造社的復活。直到十五年三月我接受了廣州大學文學院長的聘，又才邀約久在共業中的又達夫和剛從法國回國的王獨清同往廣州。

達夫應該是有政治才能的，假如做外交官，我覺得很適當。但他沒有得到這樣的機會。他的缺點是身體太弱，似乎在二十幾歲的時候便有了肺結核，這使他不能擔任艱劇。還有一個或許也是缺點，是他自露的心理發展到自我作踐的地步，愛喝酒，愛吸香煙，生活沒有秩序，愈不得志愈想傷姿頹唐，這後來志氣也就日見消磨，遇着什麼棘手的事情，便萌退志。這些怕是他有政治上的才能，而始終未能表現其活動力的主要的原因吧。

到廣州之後只有三個月工夫，我便參加了北伐，那時達夫回到北平去了，我的院長職務只好交給王獨清代理。假使達夫是在廣州的話，我毫無疑問是要交給他。這以後我一直在前方，廣州的情形我不知道。達夫是怎樣早離開了廣州回到上海主持創造社，又怎樣和朋友们生出意見鬧到脫離創造社，詳細的情形我都不知。在他宣告脫離創造社以後，我們事實上就斷絕了交往，他有時甚至罵我我是一官做。但我這個『官做』沒有好久便成了亡命客，我相信到後來達夫對於我是懷恨了。

十七年二月到日本去亡命，這之後一年光景，創造社被封鎖。亡命足十年，達夫和我沒有通過消息，在這期間他的生活情形我也是不大詳細的，我只知道他和王映霞女士結了婚，創作似乎並不多，生活上似乎也不甚得意。記得有一次在日本報上看見過一段消息，說賢南大學打算聘達夫任教授，而為當時的教育部長所拆散，認為達夫的生活消漫，不足為人師。我感受着異常的驚訝。就在這際情事變那一年（二十六年）的初頭達夫忽然到了日本東京，而且到我的寓所來訪問我。我們又把當年的友情完全恢復了。他那時候是在福建省政府做事，是負了什麼使命到東京的，我已完全不記憶了。他那時也還有一股勃勃的雄心，打算到美國去遊歷，就因為他來，我迫切陪着他，東京的文學士們周旋了幾天。

那年的五月，達夫有電報給我，說當局有意召他回國，但以後也沒有下文。七月盧溝橋事變爆發了，我得到大使館方面的諒解和暗助，冒險回國。行前曾有電通知達夫，在七月十七日到上海的一天，達夫還從福建趕來，在碼頭上迎接着我。他那時對於當局的意思也不甚明瞭，而我也沒有恢復政治生活的意思，因此我個人留在上海，達夫去回國進去了。

二十七年，政治部在武漢成立，我又參加了工作。我推舉了達夫為設計委員，達夫親來武漢。他這時是很積極的，曾經到過白晷莊和其他前線勞軍。不幸的是他和王映霞發生了家庭的糾葛，我們也居中調解過。達夫始終是愛慕着王映霞的，但他不知怎的，一舉動起來便不免不顧前後，弄得

王陝極十分難堪。這也是他的自卑心理在作祟吧！後來他們到過常德，又回到福州，再遊越南洋，何以終於於飛離，詳細的情形我依然不知道。只是達夫把他們的糾紛做了一些詩詞，發表在香港的某雜誌上，怕是最大的原因吧？那一些詩詞可以稱為絕唱，但我們設身處地替王陝慶女士想想，那實在令人難堪的事。自我露露，在達夫彷彿是成爲一種病態了。別人是『家庭不可分割』，而他偏要外國，說不定還要發揮他的文學的想像力，構造出一些莫須有的『家醜』。公平地說，他實在不是超越了限度，暴露自己是可以的，爲什麼暴露自己的夫人？這夫人假便是舊式的無知的女性，或許可無問題，然而，是，故所以他的問題弄得不可收拾了。

達夫到了南洋以後，他在星島租界，許多青年在文學上愛着他的薰陶，都很感激他。南太平洋戰事發生後星島加披淪陷，達夫的消息便失掉了。有的人說他已經犧牲，有的人說他依然健在，直到最近才得到確實可靠的消息，他可能是已經不在人世了。

十天前，達夫的一位公子那飛來訪問我，他把沈致九女士寫給他的回信給我看，並抄了一份給我，他允許我把它公佈出來。凡是達夫的朋友，都是關心着達夫的生死的，一代的文藝門士假使只落得一個慘淡的結局，誰也會感覺着悲憤的呀。

『那飛小朋友：』

信早收到，因爲才逃難回來，所以什麼事情都得從頭理起，忙得很，到今天才還你，你等得很着急了吧。

你爸爸是在日本人投降後一個星期才失蹤的，到現在還沒回來，大約是凶多吉少了。關於你爸爸的事是這樣：

在星加坡淪陷前五天，我們一同離開星加坡到了蘇門答臘附近小島上，後來又溜進了蘇門答臘。那時我們大家都改名換姓，化裝了生人，誰也不知道我們的來歷。有一次你爸爸不小心，講了幾句大話，就被日本憲兵來抓去，強迫他當翻譯。他沒有辦法，用『道謝』這個假名在蘇島憲兵部工作了六個月。在這期間，他用盡方法保護自己，同時幫忙護送，所以他給當地華僑印發極好。他在逃難中間的生意很好。那時我們也在同一個地方，不過我們任的是絕下。他常常偷偷地來看我們，告訴我們日本人的種種暴行，所以他非常恨日本人。後來，他買進了一個醫生，說有病不醫不辭職，日本人才准了他。

一年以後星加坡來了一個漢奸，報告日本憲兵，說他在做國際間諜。當地華僑爲這事被捕的很多，日本人想從華僑身上知知你爸爸是否真有間諜行爲，結果誰也沒有；所以仍能平安無事。在這事發生以前，我們因爲邵宗漢先生和王任叔伯伯在棉蘭，要我們去，我們就去棉蘭了。他和汪金丁先生和其他的朋友在棉蘭開了一間酒廠生意很好，就此維持生活。

直到日本人投降後，他從從此可以重見天日了，離他一天夜裏，有一個人來要求他幫忙一件事，他就隨便地了一發木屐從衣裏走出，就此一去不返。至於來誘他出去的人那是誰，現在還不清楚，大約總是他本人。我們爲了這事從棉蘭趕回蘇門答臘多方打聽，毫無結果。以後我們到了星加坡，又報告了英軍當局，他們說就叫當地日本人去查（到現在，那裏還是日軍維持秩序），那會有呢？

問題是在此：日本投降後，照例兵士都得回國，而憲兵是戰犯，要在當地聽人民控告的。人民控告時，要有人證物證，你爸爸是最好的人證，所以他們要害死他了。而他當時沒有想到這一步；沒有早早離開，反而想在當地做一番事業。

你不要哭，在這幾年中間，你爸爸很勇敢很堅決，這在你也很有榮譽的。況且人總有一死的呀，希望你努力用功！再會。

你的大朋友 沈致九

看到這個『凶多吉少』的消息，達夫恐怕確實不在人世了。這也是生爲中國人的一種殘障，假使是在別的家，不要說像達夫這樣在文學史上不能磨滅的人物，就是普通一個公民，國家都要發動她的威力來清查一個水落石出的，我現在只好一個人在這兒作些安慰自己的狂想。假使達夫確實是遭受了蘇門答臘的日本憲兵的屠殺，單以這一點我們就可以要求把日本的昭和天皇拿上被刑台！英國的加萊爾說過『英國霧背失掉印度，不願失掉莎士比亞』；我們今天失掉了那達夫，我們應該要日本的全部法西斯頭子償命！……

實在的，在這幾年中日人給予我們的損失，實在是太大了，大到不用說是不可計數的地步。但就我們所知道的範圍內，在我們的朋輩中，怕麼談以達夫的犧牲爲最慘的。達夫的母親，在往年富春失守時，她不肯逃亡，便在故鄉餓死了。達夫的胞兄郁華（曼陀）先生，名畫家郁風女士的父親，在上海爲僑領總所暗殺，夫人王陝女士離了婚，已經和別的先生結合。兒子呢？聽說小的兩個在蘇門答臘，大的一部飛着是靠着父親的資助，前幾天飛往上海去了。自己呢？達夫是避了毒手。這真是『不折不扣的』妻離子散，家破人亡！達夫的被逼爲什麼竟要有這樣的慘劇！

我要哭，但我沒有眼淚。我要悲訴，向着誰呢？這地都是租界發達，誰能了解這慘不忍睹的自愧以身報仇的人呢？不願再多說話了。達夫，假使你真是死了，那也好，免得你看見這愈來愈畸變了的世界，增加你的悲哀。

（三月六日）（第一年第三期）

應雲衛是孤獨的

本社記者劉涇浪

真正的英雄，決不是永沒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罷了。

傅雷譯：羅曼羅蘭「聖，克利斯朵夫」序。

一、人人都說他厲害

應雲衛是劇壇上的一員老將，他的年紀才四十出頭，看起來頭髮光光的，鬍子弄得乾乾淨淨的，走路像一隻靈活的雀子在跳。當他在跳一華爾茲的時候，當他在和小姐們「吃豆腐」的時候，當他高興時時的蹦蹦跳跳的時候，你會覺得他分明是一個喜滋滋的年青人；他的年齡，他的鏡上去的一排牙齒，你是不會去注意的。但他的確是劇壇上的一員老將，二十幾年的戲劇電影工作，使他在戲劇電影藝術底史實上，佔了非常重要的位置。

他最先是上海一家洋行裏的買辦，在戲劇電影剛在中國萌芽的時候，他就以過人的聰明和機智來開闢藝術的，自己的天地。初期的話劇中，他是演員，男扮女裝的「鳳閣椒紅」，盛名一度傳到現在。「現實劇社」「電通公司」，「明星二廠」，「上海泰餘劇人協會」……處處有他的腳跡，處處有他的聲名。「怒吼」中「死心」(電影)……等的優越的成就，應雲衛成爲了赫赫有名的藝壇的翹子，成爲了戲劇運動和電影事業的一根支柱。也許由於他是「洋行」裏走出來的吧，經營的才能，「手腕」的豐富，電影界所有的人，沒有一個能與之匹敵的。提起「老應」——「應老板」來，人人都說他厲害，都會想起

他拍劇場，爭日期，拉演員，搶「頭碼」……等等幾人的絕着。誰一不當心，誰就會在他面前翻一個大跟斗。而他真正的功績，也在「演出」上：「編演」孩子方面，連他自己都常常自嘆的說：「我是商業導演，賣錢而已！」

「八一三」以後，他到了四川，在中國電影製片廠拍了「八百壯士」和「塞上風雲」等片子。三十年秋天，在重慶創立了「中華劇藝社」，以後方唯一大劇團的姿態，肩起了戲劇運動的重擔，到現在已經有了五年半的歷史，這段不短的時間內，他在「應老板」之外，又多了一個「應團長」的稱號，正式式的成爲一個著名的「演出者」，一個著名的劇團領導人了。

二、滿臉笑容拍肩膀

「厲害」，應雲衛的確是滿臉笑容的。碰不到的地方，他會鑽到；碰不上的關係，他會聯上。一個根本不認識的司機底喇叭，他能夠弄來作效果；審查老爺會被他一兩吃喝玩樂，東歪西賴，而把劇本是快通過。各種複雜的關係，他可以利用，各種不同的場合，他可以進入。「隨機應變，八面玲瓏」八個字，可以概括他底豐富的「手腕」。

「拍肩膀」，是他用得最久，而又認爲最有效的一種方法(或者說是對人處世的習慣)。任何大小公私的事情，他會拍出一「江湖瀟灑氣」來

，滿臉笑容的拍拍你的肩膀，而把這事情解決。譬如說：你是一個舞台工伴人員，想放下工作了，他一定找你說：「老弟，我老麼這這幾年，不會對不起朋友的，幫幫我的忙，替弟，」摸你一「句」(閉話一句)「發個現，一個兒子很大的女演員發脾氣了，也只有他能服侍，」「小妹，看我老大哥的面子，算了，改天我請客，陪理。」於是這「小妹」也就不說什麼了。

「戲院，拖演員，請導演，找燈光師……」差不多都是這「付」萬應膏了。中國戲劇電影圈的朋友底肩膀，怕很少沒有被他「拍」過的。

三、捶胸頓足搶地半天

當「拍肩膀」不能解決事情的時候，或者碰見的對手頑強得難以應付，他會突然的掙胸頓足，搶地呼天起來的，使得對方手忙腳亂，不知如何是好，而事情也就解決了。

記得三十二年，「復活」在重慶國泰院院上演的第一天，觀眾已經坐滿了，閉幕時間已經到了；但是後台，導演與演出者發生着最激烈的爭執，問題的焦點是：導演認爲佈景，服裝，道具，音樂，不僅距離要求太遠，而且十分之六七還沒有，爲了藝術的完整，戲，今天決不能演。應雲衛站在演出者方面，認爲票已賣了，觀眾已滿了，票款已經用了，爲了事實，爲了劇團信用，無論如何，戲一定要開演，因爲導演說這是一個戲中藝術完整的，所以談來談去，越弄越僵，鬧到後來，陳陣理要去向觀眾報告，申明這「復活」不是他導演的。突然的應雲衛像發瘋一樣揮舞着起來，全的一聲跑到在戲院臺前的一羣喊者：「你是祖宗，我是孫子，我是孫子，我是王八蛋！你不是大藝術家，大導演，我應雲衛，我是不懂藝術，我不懂藝術，我是王八蛋，我是衆人的孫子！」一面劈胸拍打的打自己的耳光，一面不斷的頓演，這一來，陳雲衛非得臉也蒼白，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涎身滾轉而去。而應雲

衝自己呢，由演員們抬到一張椅子上，簡直快車過去了。「復活」也就在這種沉重刺激空氣中，勉強開演了。

四、「請把臉向着那邊

說！」

應雲衛說：「我就是個流氓。」這話當然是一種自嘲之辭，但他倒的確在某些「流氓」面前，很誇耀兩手辣子辣足的「流氓本領」的。

大概是在民國三十年，也是在重慶國泰後台，記不得是演「大地回春」嗎？還是什麼劇，他爲了一個道具（一個女人手皮包）的失落問題，同一個也是演員，然而生活極亂的人發生了爭執。因爲對手只是這麼一個想搗點油，估點小便宜的角色，竟然在他的眼前「玩花招兒」，所以沒有半點客氣，充分的發揮了刻薄與尖利。

應記：我曉得機會送禮，不過要在明處。

那人：應先生，話不是這麼說！

應：（打斷）我知道，我知道，——哼，我姓應的從上海混出來，一直混到現在，我知道！這，送禮怎麼送！

那人：應先生，這東西是去借來的，本來我就是幫忙，難道我還要……

應：是，是，你是大演員，大明星，此次委用了你，東西我沒有看見，我就給錢——纔！有！（取出「一把鈔票」看！都不是我的。）

應：我不同你講，我找×××，老子要捧他！

那人：應先生……

應：不要叫我應先生，不敬當！

那人：我，你聽……

應：A A，你酒味太大，請把臉向着那邊



田漢茅盾同聲哭

今年戲劇節的時候，劇園界人士照例有慶祝會，據新民晚報記載是：「一個有笑有哭的慶祝會」，以下還要抄一段報：「田漢講話，潸然滿

眼，壓制不成句

語者三凡次，舉座爲之破然……

茅盾說：我很懂得他的心情，抗戰期間我們吃苦，勝利以後我們挨打，愈來愈糟了，誰能不爲之痛哭。」

着對國家對抗戰的貢獻，想想他們在工作和生活上的壓迫和痛苦，想想許多戲劇工作者爲了工作而窮以身殉，除非我們真是「全無心

思，壓制不成句

語者三凡次，舉座爲之破然……

應雲衛是孤獨的。按說，這是一位開路先鋒，一位前輩，一直

五、應雲衛是孤獨的

到今天明天現在工作着的老將，應該不孤獨的，應該有着一大羣跟在他後面的年青的戲劇工作者，應該有着並肩作戰，攜手合作的同志；然而，事實上却正是相反，這的不說，就着盛極一時，發英香萃的中華劇藝社，現在只剩下他一人是擎天柱，其餘都是一些年青的孩子；而這些年青的合作者，又都是無可奈何暫時住住的姿態，他們與應雲衛之間，心靈的橋樑是斷裂了的，沒有那最真誠的契合點，彼此的肚子裏轉的什麼念頭，誰也猜不到，彼此都覺得很委屈，都覺得不值得。而當時合作的那些羣英們，從來也想不回到

陽翰笙論劇運

也還是戲劇節紀念會的「新聞」，劇作家陽翰笙最後演說，略謂：「戲劇運動是曲折的，但無論什麼力量阻止不了它的進步，最後終於要走到成功……」

這些話，一點也不誇張，以重慶爲例，即就演出方面論，這幾年雖然有不少人用種種方法，阻礙戲劇的演出，有的商人爲了生意經把已有的「舞台」拆除了，有的舞台「奉命」拆除了，有的舞台給人「包租」了，但結果好的話劇也還能「演出」，廣大的社會各階層，他們對戲劇的欣賞能力，畢竟提高了許多，要不得的戲劇到底不受歡迎！

「無論什麼力量，阻止不了它的進步」，其實，不僅戲劇如此而已！（第一年第三期）

★ 事 趣 家 作 ★

★ 趙景深善于通稿，有一次向老舍先生要稿，在二張稿子上寫着一個個大的趙字，外面畫上一個圈，旁邊附註道：「老趙被圍，速發救兵。」

★ 蔣光慈寫作時，常常他向太太在旁邊陪伴着他，而他的太太個個好動，沒有耐性。

★ 張天翼寫作時，如文思阻塞，常常坐在原稿紙的空白處，畫人物或風景畫。

當魯迅重來時，又才繼續寫下去。

★ 某詩人喜留長髮，當魯迅先生尚未進時，有一次他曾帶着詩稿去訪魯迅，見面後即朗誦詩歌，魯迅先生的母親以為是一個瘋人來和魯迅先生吵架，幾乎叫人把他趕出去，後來問明白了是誦詩，才作罷。

★ 魯迅先生在北平時，常以糖果款客，大概不甚經濟之故，後來改用了「花生」，據他自己在一「馬上日記」裏面說：「自從改用花生政策以後，頗為著效，客人都吃得很少，既然吃得很少，我便開始改動了，有時竟使伯克花生的某某，因此逃巡逃走……」（大意如此）！

★ 法國小說家家劇劇家大仲馬（1802-1870）所著之書不下百餘部，為世界作品最多之唯一人物，但其寫作有奇癖，寫劇本非用黃色稿紙不行；寫小說時，一定要用綠色稿紙。「否則他白已會說『十三』也寫不出」。

★ 導演沈浮，最忌諱「十三」，他在重慶時，某次到一園看電影不巧買了「十三」號的座位，一氣而去觀劇，又不巧買了「十三」排的座位，於是乎他再氣而斷戲座卷，回家睡覺！

中藝來，應雲衛自己培養出的，一批，一批，又一批的演員和舞台工作者，都離開了他，偶爾合作，也總然是一種「針鋒相對」，「對倒還領」的姿態，向來以「有破頭」的這位老將，當然表面上還是一貫的嘻嘻哈哈，快手快腳的在幹下去；但當深夜不眠，萬籟俱寂的時候，想想這些，睜眼四顧，一定是夠孤獨，也夠淒涼的。自然，他是從來不會洩露過這種心情於他人之前。

應雲衛曾對中藝的同人說過：「我們是孤軍而他自己，又正是這『孤軍』中的『孤軍』！」

這是悲劇。

這是個人英雄主義者的悲劇！

「英雄主義」，正是應雲衛生命的泉源，靈魂的與，也許他自己不會發覺，但是誰能救它！

最先憑着聰明機智，苦熬腦汁，站上了藝壇；更以特賦的，多面的經營才能，獲得了「演出者」，「領導人」的光榮地位，還是足夠叫一個人沉醉於「英雄」的氣概的。事情辦不到，「我」要把他辦到；這劇本演不出，「我」要把它演出；演員請不來，「我」要把他請來；劇團接不下去，「我」要讓這個劇團接下去；「我」的事業不能坍台，「我」要戰勝一切！

這是應雲衛最基本的精神。

所以，他必須從整個劇團的權利一直管到廚房裏的碗筷，從藝術一直管到生活，一切事情必須相信「我」，一件事交給別人辦，信託別人辦，「我」不容心，而且一定說「我」作得好。所以，不能容才，不能與人合作，他的心堅拒絕別人的心靈的交往。所以，身處劇中，也得掉：全都走了，一個人也得掉……

許多人指責應雲衛是「獨裁」，應雲衛自己也懷疑自己是「獨裁」——不是的！這是好勝好

強的個人英雄主義！

應雲衛是英雄；但是，是個人主義的英雄。應雲衛是孤獨的；但他不一定以這孤獨為痛苦。

六、珍重這些字句

中國戲劇運動，電影運動是艱苦的。作為一個中國戲劇運動者，一個電影運動者，是艱苦的。多難的孤獨，多災的運動，要求工作者具體的條件，付出的力量是太多，要求全。它要求工作者全面的健康，全面的從事戰鬥！從思想到行動，從人的品質到藝術才能，從純學理的到純事務的。

從錯誤，缺點中殺出來的英雄，才是不朽的英雄。

直正從這艱苦，災難的基地上站起來的英雄，才是不朽的英雄。

夏衍，于伶，宋之的三位劇作家為紀念應雲衛四十壽辰，寫了一部劇本叫「戲劇春秋」，幾乎就是應雲衛的一本傳，其中的「隱忍」正寫的是應雲衛。到底因為是「隱忍」的東西，結果是頗多於批判，說好話多於說實話。然而，熱愛，讚嘆還一位帶着缺點的英雄的心是厚實的，真切的；如同我們今天這冥冥的來談他一樣，正因為我們愛愛這位英雄，珍惜來一位英雄，不能不渴求着他能更健全，他底英雄事業能更輝煌。我們頌揚他，讚美他，但更重要的是誠懇的批判他，同這位老將一塊兒來發現他的根本毛病。

近一年來，應雲衛不止一次的談到「民主」字句，談到「具體的，藥的力量」；盼望他珍重這些字句，不要把它作為一種應景的東西，作為談話的替而「手院」的又一面。真心是一面義旗的拱橋，它將引導人到輝煌燦爛的天地去。那裏才有真正的榮譽，真正的不朽，真正的不朽的英雄，和永遠輝煌的英雄底事業。（第一年第八期）



元首希特勒的醜態

高輯

希特勒要去巡視瘋人院，該院事即已得知，立即全體動員訓練瘋人三平：排隊，敬禮，高呼元首萬歲，越日，希特勒果來，一傳達工人尾隨入，全體瘋人在院長指揮下，敬禮畢，即高呼元首萬歲，獨傳達工人默不作聲，希特勒詰問何故？傳達答曰：「報告元首，我不是瘋子！」

希特勒一面要德國人勒緊肚帶，節省牛油，以假製造殺人的武器，一面他自己，則食必珍饈，而且，還僱了全國聞名的四五個廚師。但他的食物，在末進屋之前，必先給化學家檢查，之後，除廚師外，任何人都不能碰着那些盛食物的盤碟，因為他毒害的人太多了，便處處防備別人毒害他自己。

希特勒用極殘酷的卑劣無恥的手段，殺死自己的政敵是常事，但他殺死之後，也往往玩玩「法治」的把戲公開或半公開的審訊一番自己所謂預先「製造」的兇手，也自然要表示出：「元首已死的公正，與「法律」的寬厚」被判處無期徒刑，或死刑。結果呢，則將「兇手」秘密釋放，其實，這也沒有錯，因為真正的兇犯，正是「神聖的元首！」

據說：希特勒是一個鐵夫，他的走狗戈貝爾

之流則為之大加渲染，說：「元首將永不結婚，因為他只有，一個愛人，就是德國，」希特勒結婚與否的問題，且不去論他，但實際上他是殺女人瘋的，他沒有女人就活不下去，就是自稱為「元首」之後，也曾和許多女人胡鬧，甚至還着上了戈貝爾的太太，曾經親密地往還過。有一會，戈貝爾給希特勒介紹了德國的電影明星雷露，德某次，同「元首」一並肩一坐着在「官邸」看電影，燈光滅後，希特勒拉住了雷露的手，進一步他的手竟滑到雷露的腿上去，終於在她的大腿

上摸摸了起來。可是這位影星並不避「元首」却愛上了了一個猶太青年，結果則為希特勒所迫害，跳樓自殺了！這位「元首」，雖是「寡人的好色」，但却裝作樣的不喜歡別人談女人，以表示自己已的「莊嚴」。

雷露被殺後，戈貝爾又把自己的情人庇妮克哥（也是明星）介紹給「元首」，元首也非常喜歡她，只是這位影星很頑皮，一次她在元首的鳥窩放進了一隻鴉鴉，同時她還教會了這鴉鴉說這樣一句話，「我是元首，我是元首」，希特勒聽了很生氣，但終於在「美人」之前屈服了！

希特勒非常迷信，經常把一個星相家叫為西塞的「婆登」在家，並且極聽他的面話，其主要的原由是為西塞說他自己已死了之後，希特勒還在統治着世界，而佛則預言要到一千九百六十二年他才死，這當然能博得「元首」的歡心但而今元首希特勒安在哉？

希特勒是很相信占星術之類的，有一次他問一個占星者：「我那一天死呢？」占星者回答說：「你將死於猶太人的放假日。」

「那一個放假日？」希特勒着急問。

占星者回答說：「我不知道。」希特勒急了，怒了，喊：「你一定知道！快告訴我！」

「我不知道。」占星者，「不過，無論你死在那一天，都將成為猶太人的放假日。」

希特勒一天感覺到疲乏，頭腦有點不舒服，於是想出去吸一點新鮮空氣。他換上一套平民服裝，將前遊近街道，遮住了那特徵的下垂頭髮獨自一個在柏林街道上游，自然誰都認不出他。他跑到史比河一段靜寂的河岸，俯視着奔流的河水。一個過路男子看見他在水中掙扎，連忙跳入河中，把他救到岸上。那時帽子入水，於是圍着看熱鬧的人才認出了他就是他們的元首。

「這是你一次無限光榮的偉舉。」希特勒對他的救命恩人說。你當然要獎牌的，告訴我罷，你最希望的是麼？」

「我希望能夠國葬。」那男子說。

「當然可以。」希特勒立刻允允。但這是為什麼呢？」

「因為當我工廠裏的同伴知道了我這一次的行動，那男子答，「他們一定會將我殺死的。」



蠶絲革命戰士

女廠長費達生

本社
記者 米 葉

她的奮鬥精神，使許多男人慚愧不及。她的事業
證明了婦女並非無能

一、重赴舊戰場

勝利後的江南，蠶絲業凋敝了，在許多工廠打瞌睡中蘇州中醫第一絲廠的煙突，還能吐出蒼煙，恐怕是碩果僅存的一家絲廠了。主持廢粉粉的發展生女士，是一位二十餘年來，從事蠶絲革命的老戰士。

江南是費達生的故鄉，也是她的舊戰場，她曾經爲改良蠶絲，向愚昧，迷信，以及封建勢力搏鬥，就說這現在所主持的廢粉，原是敵人創設，還在戰前，敵人利用她，願意把這個絲廠轉讓，任何條件都願遷就，只要求保留一個日本人的虛名廠長，而且解釋的說：「只是虛名」並無其人，「我們也有政府，用日本人做廠長，也不好向政府說話」，這筆買賣價錢說妥了，終沒有成交，在當時政治情況下，「抗日主義者」的口口聲聲喊得火熱，費達生道「態度，立即被敵人目爲「抗日主義者」，避受嫌疑。雖然她現在無條件的遷得了勝利，終究主持了這絲廠，可是，她付出極慘重的代價，十餘年來她在江南所辛勤締建的事業，新式絲廠，農村蠶絲合作社，大小十餘家，統統在淪陷期間爲敵人海廢毀壞，蠶絲不足，還要親之以次，兩次，乃至三次的縱火，務使片瓦無存，日本報紙還殘酷的說：「這是抗日主義者的罪狀，自然也是一應得的腐爛」。是的，費達生是日本蠶絲業的頭敵，她回到這廢墟上，又重新築築陣地，並且銳利的注意到日本蠶絲業的動向，焦灼而且憤憤的對我說：「日本蠶絲業逐漸的恢復了活力！我們自己太不爭氣了，美國人到反而看得起日本，在麥克阿瑟支持下，日本現在每月產生絲達一萬担！而我們一年還不及兩萬担，今年的秋蠶恐怕還要少；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在國際市場上，中國的生絲始終是日本的勁敵，而現在，日本竟然要戰勝我們了！所以，有人勸費達生改行，認爲工業不景氣，絲廠不會有辦法。可是，費達生在畢竟是老戰士，她固守着陣地，始終不退，啞直的說：「你們留改行吧，我還要幹下

去，工業無辦法，那一行會有辦法呢？」

二、母教的偉大

她的身材非常矮瘦，在復員時候，到因此沾了光，今年二月她奉命接收廢廠，因爲沒有飛機票，在珊瑚壩機場上，她要求被允許破例搭乘當班的飛機，誠懇而有趣的說：「你們看，我又瘦又矮，既不佔地位，又不會有多大的重擔，」結果，抽下了一包郵袋，讓他擠在後艙里起飛了，就等於說笑話，用郵票寄到南京一機，她雖矮瘦的女子，却有「偉丈夫」的氣魄，承担艱巨的任務。

費達生人如其名，爽朗，一點沒有脂粉氣，面著極短的頭髮，就是要發都發不起來，在他廠里有許多女工，穿戴得都要比她時髦，她的母親有教養，她的言談，也極爲開明進步，這一切都得自母教的陶冶，她的母親是一位基督徒，學生從事教育，思想極爲進步，遠在四十年前，就撰得「解放小腳」，不僅如此她極篤實行，而且僞裝大腳，穿一雙大鞋子，在街上遛步，不顧別人的訕笑。幼小的費達生同外祖母生活在起，童稚時的情形說：「我母親向來對子女採無言之愛，而從各方面暗示，啓發，不論什麼事都要我們養成自動精神。更重的是切身體驗，她並不拒絕我的要求，却把我的腳發得極小，要我下來走，問我這樣美不美，可是痛得要命，既是自己要求，又不敢喊出來，只好暗地偷偷放了，可是，已經來不及了！」她慚愧的看著自己的半天足，一面摸著自己的耳垂說：「我損害了一隻腳，却保存了一雙完好的耳朵，直到如今，沒有穿孔！」自然，她也從有戲過耳環了。她們家庭里，時時舉行辯論，養成會處理性，敢於發言的作風。她幼時的家境並不好，全賴她的父母教養維持，可是她的母親是極善計劃，她感動的說：「我的母親一病三年，不願寫信叫我們兄妹侍奉，勉勵我們爲社會工作，不要老是向家裏混；當她老人家死後，檢出一

本帳簿，二十年來未曾開閱，而且類為大帳與小帳；當時簿記還沒有流行。她的母親極反對無謂酬酢，助人聲却報酬，費達生有兄弟五人，因為家產不好，她的弟弟，一個讀大學，另一個讀職業學校，最小的弟弟則任其自由選擇。因為職業學校可以節省學費。兄弟五人中，費孝通，費青先生都成為今日的名教授，這不能不歸功於費老太太的撫育了。

在吳江故里，一塊荒蕪園地上，曾是費達生兄妹兒時的晨場，每人分得一角，各自耕耘，她回憶當時情形說：「我們在除草之後，各人選定果木來栽，栽種，天天灌溉，當新芽初露的時候，心里好歡喜啊！」是的，現在他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事業園地，耕耘不憚，費達生是獨女，她的母親對她自然疼愛，更體貼她學不亞於於男人，使她最深到體忘的足兒時除草書外，還要為兄弟編結手套，她的母親對費孝通先生說：「你的姊妹除草書之外還要做針線，足見女子比男子強，」在這種培養下，她氣完成了她的工作。他們兄妹對史地常識的豐富也是自小就培養成功的，她寫成的說：「我們小時堆積木，拚地圖，並且把歷史的朝代，人名寫成一個個小紙條，大家抽籤相對照，所以很小，我們就知道了許多史地常識，現在的學校似乎沒有這種遊戲了！」

「要求男女平等，必須使婦女有工作的機會，可是女人最大的牽累還是哺養子女，不知多少婦女把他們的力氣獻給了家庭，而不能獻給社會。」費達生女士說到這里，顯出激動，她要完成她母親的遺志，為職業婦女——尤其是女工創辦托兒所，雖然她本人今年已經四十四歲還是獨身，可是仍然是母性的慈愛，她對我說：「許多女工，把她們的小孩子帶到廠里來工作，這些小孩子整天置身在機器的震盪下，灰塵，熱氣的包围中，喪失了健康，我們廠里嚴禁帶帶，可是要他們怎辦呢？就是從人道主義的立場來看，這也是一件憾事！」我熱忱的預祝她成功，為許多職業婦女造福。要了解費達生何以會有下面一段創業苦鬥的精神，不能忘了她有一位偉大的母親。

三、選擇道路

民國五年，費達生女士小學畢業，正好是十四歲，按照她母親對子女的教育計劃，她是應該讀職業學校的，在她面前，安排了三條路，曾，冠絲，教育，任選選擇，她馬上考慮學習，可是她的祖母，給予她印象太深，這位老太太愛人及物，甚至對一強一弱的狗爭食，都要對弱的一頭倍加愛護，她看到哥弟在風雨烈日中送信也動了憐憫，而不願哥哥快信，在她看來：「寄一封快信會使郵差跑得太急，」每當聚夥的時候，自己顯得比弱快還要吃力，她老人家怕費達生女士體力不濟，同病人後容易感病相懸。

苦，不願她去學醫費達生選定醫絲，因為是自己抉擇，她的母親慎重而告誡她必須終身為之，不能中變。當時她的祖母反對最烈，認為醫絲學校沒有英文，在買辦勢力前拍頭時，直到現在許多人都認為英文還是醫絲的工具不會有出息，她的母親認為，「她自己在許多的路，不到她自己改變時，絕不勸阻她。」她考入了浙亞園女子醫絲學校，所以在學校里吃苦受罪時，同來不敢透露，只好做笑的說：「一切都好，」民國九年，她被學校保送赴日本留學，當校長鄭老先生乘船到她家裏報告這一喜訊時，費達生母親得跳起來，她的母親也感到喜悅，當她東渡日本歸的還是母親舊衣，她回憶當時的情形，笑着說：「當我到了日本，乘車赴東京，聽着車輪飛聲聲響，像聽着氣雨的怒吼，簡直像做梦，不敢相信身在異邦，」這是她第一次的勝利，接着說：「我應該感謝我的母親，我的校長！」

費達生女士在東京高等醫絲學校苦讀，她不放過每一個小地方的學習，最使她痛恨的是：日本教師是常稱她「最像日本人！」並不是她身材矮小，而是指她的苦學勤奮的精神，費達生嚴厲的問答說：「我是中國人，不是日本人！」那位教師驚愕的說：「中國人到日本來多半好吃懶惰，掛名吃苦，不是來學的！」可是她並不因此高興反引為侮辱，尤其當她在學習時，日本教授總是稱讚她：「很好，很好，你已經完全的對了！」她告訴我：「月本人是陰險的，有些重要功課，謝絕中國學生去聽，當他說你很好時，正是阻礙你的學習；我每當接受稱讚心裏並不高興，因為我自己明白，還沒有對，還差些什麼！我記得在學結絲的時候，總結不對，這是一種很困難的技術，結果，我用鏡子照着自己，看看自己的動作，一直做到熟練滿意時候為止。」她接着說：「這是有許多東西學不到，有一課野醫絲實習，日本教師拒絕她去學，說這是畢業班的選科，不重要，他雖然懂得其中原理，但始終不開在門外，隨後她在梁山醫絲醫院所製野醫絲時，試驗很多次都沒有滿意結果，才更深刻的認識了日本人的欲蓋而彰！」

在日本除了學習之外，還注意到職業教育的發展同人才的分配，她不能隱隱的說：「我們的職業教育是失敗了！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的現象，使得人不能盡其才，當時國內學醫絲的人，畢業之後，英雄無用武之地多半充小學教員。可是日本則不然，他們訓練出一個人，就當一個人用，他們的學生，在入學時候，已經決定了他們的工作！」這現象，豈是當年如此，現在又何嘗不是如此呢？

民國十一年，她回國了，當時不過是一個二十歲的女子，可是，却開始了坎坷激烈的事業。失敗，再失敗，是一個人成功的考驗，費達生女士帶着熱忱與理想，回國來想改良醫絲業，許多困難已經像影子一樣跟隨了她。回到了上海，目睹當時工廠的陰暗，黎明之前，領班工頭皮鞭的聲音

，穩穩了尚在參謀中的女工，董工，這情形，使她感到苦痛直趕到印象深遠，她發誓要創設新工廠，並且進一步的改進工人生活，就在那時時候莫下志願。她說：「我回到母校教書，隨即担任了新法發達推廣部的工作。」她們一共四位小姐，被派到農村去宣傳，帶着許多標本，去告訴農家，然而她選到的是農民的愚昧與頑固，許多農民指着一些鼓的模型苦惱着「霸王」使她哭笑不得，她知道徒然的宣傳不能收實際效果。便問到故鄉吳江開辦再進一步去教導農民簽訂，決不相信她們會有更好的辦法，她說：「我們住在土屋裏面，同農民一樣的共同苦，想法同他們接近，這才使他們有堅強信心，這些小姐也能苦幹。」她因為是吳江人，說話使他們覺得還是促進工作的重要條件之一，在她們推行之初，仍然遭受詬罵，有些老太太不屑的說：「一時，我在娘胎里就學會了簽訂，誰曉得你們來教！」可是，我們忍着，直到我們的工作成功！」

農民簽訂非常迷信，每年蠶的死亡率很大，冬半在三眠以後更趨性一半，在作眠期間絕不准人參觀，當新蠶種在十二家試驗時，費達生女士守着科學原理向迷信宣戰，她用福耳藥來作消毒劑，沒有一條蠶死亡，他打開大門，任人參觀，同時她懂得農民在信任心沒有堅定之先，會馬虎其事，終日不敢懈怠，惟恐這第一次的試驗失敗。到新蠶種成的時候，她勝利了，碩大的繭子，豐富的產量使得其他的農民驚訝，她接受到第一次的歡呼，農民們看她是「管女神」，把輕蔑的心理一變為崇敬，不僅在簽訂方法上，言聽計從，進而人患了病也來求醫，更進而連家裏的糾紛也來請她去公斷！她想起當日的情形，猶有喜色，這快慰不是一時的，而是陪伴她終身，她說：「在農村工作，苦澀苦，然而當你成功的時候，精神愉快極了，農民的愚昧，須要耐心去說教，尤其要實際的效果來爭取他們的信心，不能因為他們的無知而灰心，必須用他們的語言，使他們了解，尤其要有熱情！」

第二年，新蠶種推廣到一百餘家，第三年推廣到一千多家第四年推廣到一萬多家，已由吳江推廣到各縣，從此江兩有了改良蠶！

她帶着農民把蠶繭運到上海去販賣，當時沒有熱銷的絲廠，不知如何推銷，費達生女士畢竟是有男人氣概，她翻電話簿，尋找絲廠的地址，一去不復返，竟然有人把她看做小偷偷來的賤貨，她開始了碰壁，因為絲廠收購有一定的期間，使她想起：「農民養，更難能可貴！」便計劃創設農村蠶絲合作社，同絲廠。

因為農村在蠶桑享受高利貸的剝削極大，她向當時中國農民銀行第一屆經理接洽農民貸款，也是全國第一次發貸，一切計劃完成時，這位經理突然逝世，她遭受到第一次打擊，又鼓起勇氣開始作夢，終於由地方人士

籌措一半，向銀行貸款一半，在吳江鄉間建立起第一個絲廠，有四十部從舊式改良的新式蠶絲車，並且設有鍋爐，同時農村蠶絲合作社也創立，股東都是農民，由他們繳納折股金，這也是全國第一個真正由農民組成的合作社，當時是民國十七年，她只有二十六歲。

「這廠還在嗎？」我問她。

「毀了！」她搖搖頭，忿忿的說：「被敵人全部毀滅！」

六、訓練先鋒隊

費達生女士並不是守成的人，她富有改進，創造的積極，她把工廠建立之後，又回到母校去孜孜研究，試驗新法製絲，當時無錫永泰絲廠主人曹壽堂，參觀她在吳江創設的新式絲廠，極為欽佩，她請他到永泰絲廠去改良設備，這是一個極好的實質機會，他在工廠裏親切體驗到各種困難，並且感到一個人的力量有限，不久，回到母校創設絲絲科，想訓練一批幹部，教育雖然答應了款款，可是遙遙無期，他借了四萬元建築校舍，當她向教育廳去稟遞請願的時候，竟受到一頓申斥，認為她年紀太輕學業動辦事不依手續，她笑着說：「年青才有熱情，勇氣！」真的，要是依照手續的話，恐怕到現在還沒有辦起來。這種校舍很簡陋，現在還存在，我極歡迎人家去看它！」她說這話的時候，像一個小孩子一樣快活。

製絲科招收了二十七個女學生，她勉勵她們。稱為蠶絲革命先鋒隊。並且興奮的說：「一沖上去！把那舊之間的河堤衝了，讓別人從我們身上走過去！」一直到現在，還有兩個沖鋒隊員追隨她，主持中蠶第一絲廠的工務，一位是孫樹小姐一位是沈芝芬小姐，也是極有事業熱情的人，她們回憶當年打沖鋒的情形，興奮猶存。

一年夏天，費達生女士，帶領七個沖鋒隊員。到無錫一家工廠去工作，她們進一步說考試工人的技術，然後分別訓練。可是遭到誤會，廠裏有些老職員，深恐她們一來，把他們搶去，鼓勵工人反對考試，並且要痛打她們一頓，預先給她電話，讓她知難而退，第二天清晨，她到廠裏去探視，果然看到街道上工人羣集，請她只好折反，電話給學生撤進，她向廠長表示：「我們並不怕，只恐你們願意改進，我們還會來的！」不久，她又應聘到另一家工廠去改良，變更了方式，改急進為緩進，她們生活極每天工作十三小時，僅有十五分鐘的休息，因為廠方設備太壞，工人生活極苦，雖然他們努力，仍然不起工人工作的情緒，正好玉璽工廠不景氣，廠主吳中伯決意全權委託他們去改良，費達生女士根據他失敗的經驗，曾與廠主有過家工廠備有，但為了營業上的利害，保守秘密，得悉她備成功後，大肆攻擊，詆毀這種緩進不如舊式蠶絲機，可是實際的結果，她勝利了，吳中伯決意請她改良，她記取前次的教訓，只答應改良一部分，然後再

比較一下，免得再受人反對，事先得對保守派...

七、勝利歸來感慨萬千

直到抗戰前為止，她創設，主持的毅絲廠，有二百六十部車...

抗戰發生，她到四川開拓新基地，原先主持川鹽公司...

她不是奉令來接收敵偽絲廠的在上海持着公文去交涉...

多方活動，居然逃進，他到接收敵偽產業辦事處去交涉...

孫起孟自嘲八股

孔祥熙面嘔混蛋

人物點滴

現在的事，沒有我的份，也沒有我的份，吃飯，睡覺，做你的買賣...

論曾國藩

——他至少使中國現代化延遲了五十年

王雲生



我應該宣佈曾國藩的罪狀了。曾國藩是中國正統衛道者，他一個有力者，是最後一個衛道者，他以中國本位文化效忠異族，維持中國最後一個皇朝，他至少阻礙中國進步五十年，他至少使中國現代化延遲了五十年。

中國之應接受西洋文明，走現代化的路，本應該由鴉片戰爭之役開始。由於鴉片戰爭之敗，證明中國之所謂精神文明擋不住西洋人的鐵船大炮，漢語以來，陰陽怪氣，宋儒神化了的道統，在科學面前應該廢形形。鴉片戰爭之後，中國已開始派學生赴西洋留學，西洋文化也加快的進入中國來，思想革命與政治革命都由此胚胎。江蘇條約訂於一八四三年，洪秀全於一八五〇年起義，時代是緊要銜接的。洪楊與太平軍，固有其幼稚雜處，但其本將是革命的，而且是受了西方文化的革命勢力。洪楊信奉天主教，拆孔廟，放小脚，力破迷信，都是西方文化的精神。洪楊起義的第五年，曾國藩由湖南崛起，毅然以耐平洪楊自任。曾國藩出兵的理由，不是勤王，不是保衛清滿的天下，因為那是在民族大義上說不過去的；他的理由是保衛名教，保衛道統，保衛孔孟之道，這看曾國藩的一封稟陳略一可知，略曰：

「為保微事，逆賊洪秀全，楊秀清，稱亂以來，於今五年矣，荼毒生靈數百萬，蹂躪州縣五千餘里，所過之處，無不無辜大小，人民無不流離，一概皆擄掠盡，寸草不留，其擄入賊中者，制取衣服，搜括銀錢，銀兩五兩而不就賊者，即行斬首，男子日給米一合，鹽之鹽陣向前，鹽之鹽陣，婦女日給米一合，鹽之鹽陣守夜，鹽之運米挑燒，婦女不肯解脚者則立斬其足；以示榮，船戶而陰謀逆者，則倒掛其屍，以示榮，殘忍酷虐，凡有血氣者未有聞之而不痛恨者也。自府邸三代以來，歷世聖人，扶持名教，政教人倫，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粵匪竊外夷之緒，崇天主教，自其僞君僞相，下遞兵卒賊役，皆以兄弟稱之，謂為天可稱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

農不能自耕以納賦，而謂田皆天主之田，商不能自買以取息，而謂皆天主之債，士不能論孔之經，而別有所謂耶穌之說，新的之說，乃中國數千年禮儀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此豈獨我大清之變，且即國以名教之奇聖，我孔子孟子痛哭於九原，凡我諸君子，又烏可袖手安坐，思一為之所也、自古生有功德，烈則為神，王道治國，神道設教，聖賢之學，窮究極，亦往往在故長神祇，李自放至西面不犯聖廟，張獻忠至梓潼亦祭文昌，粵匪焚神州之學宮，燬官廳之木主，十哲不犯聖廟，雖精滿地，是所過郡縣，先燬廟宇。即忠臣義士，國節岳王士之墓，亦皆污其宮室，廢其身首，以及佛寺道院，城隍社壇，無廟不焚，無像不滅，斯又與神所共憤，欲雪此恨於冥冥之中者也。本部敬奉天命，統師二萬，水陸兼進，誓將臥薪嘗膽，殲此凶逆，救我被害之鄉里，拔我被害之人民。不特好君父背背之勤，而且解孔孟人倫之隱痛，不特為百萬生靈報枉死之仇，而且為上下神祇雪後辱之恨，用是傳檄遠近，咸使週知。」

讀這篇檄文，可見得曾國藩所保衛的是所謂名教，是孔孟之教，是女子小脚，是孔子木主，是關岳廟，所反對的是外夷之緒，天主教，耶穌之說。而這一套，在當時就發生了力量，一般崇拜地主功名之士如胡林翼、羅澤南、左宗棠等皆響應而起，大戰十年，卒將太平軍打敗。這一役，實際是文化戰爭，中國的舊文化對接受了一些西方新文化的革命運動的戰爭。中國的道統文化，在曾國藩手裏發生了力量，打了最後一次的勝仗。由鴉片戰爭到洪楊革命，中國本應該走上現代革命的新的路，而由於曾國藩的這一次勝仗，又使中國的舊文化得到一次復興。一般人由崇拜「曾文正」而幻想清室中興，更以為中國正統文化是良好的，在海禁大明之時，穩固了傳統的清室的迷信，這在時代上算，曾國藩至少阻礙了中國進步五十年。他至少使中國現代化延遲了五十年。

曾國藩是中國舊文化最後一個武裝衛道者，摧折了中國的初期革命，阻礙了中國的進步，延緩了中國的現代化。這應該可以斷定宣佈了。孫中山先生述其革命經歷，自謂是受洪楊的影響，是絕對正確的歷史路程。曾國藩所摧折的中國初期革命，在四十七年後才由中山先生初步完成。（洪完全一八六四年死，中華民國一九一一年生）由歷史進化的眼光看，曾國藩絕對是一個反動的倒車。

從其身世研究，曾國藩這個人，並沒甚了不起的偉大，實際只是一個

級級的官僚。

曾國藩並無澄清四海之志。他不像范仲淹那樣「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以天下為己志；他原是一個地土階級而熱心於科甲功名的人。據曾國藩給他祖父曾星岡寫的「大界墓表」述他祖父的「雅言」說：「吾家自元明始居衡陽之南山……自國初遷居湘鄉，至吾曾祖元吉公墓業始宏。」……「慶里爭訟，吾曾居間以解兩家之紛。其尤無狀者，則吳蔭階賈，勢若蠶蠶，而理如的破，悍夫往往誦道，或具香酒通殷勤，一笑散去。」還可見曾家是湖南的一個大戶人家，至曾國藩的祖父，已是湘鄉的一個有力的紳士。但是，雖然曾家有田地，有錢吃，在地方上也很有地位，但是沒有功名人，成爲絕大的恨事。據曾國藩給他父親曾星岡寫的「一湖墓表」說：「府君既累困於舉政之試，厥後曾國藩以就試，父子登第，以十有司，又久不遇至道光十二年始得補縣學生員。府君於是年四十三，舉小試者十七役，吾曾氏由衡陽至湘鄉，五六百版，曾無人與於科目秀才之列，至是乃既創破，何其難也！自國初徙湘鄉，累世力農，至我王考星岡府君，乃大以不學爲恥，講求禮制，資接文士，教督我考府君，窮年隨風，期於有成。王考氣象傲，漠然澁犯，其資府君也尤峻，往往與人廣生，壯聲詞斥。或有所不快於他人，亦稱繩長子，竟口嚼酸，語教愈尤。間作戲辱之辭，以爲豈少我邪？專家窺伺。」由這段文字，可見曾家五六百年無一人中過秀才，至曾國藩的祖父以爲恥，感厲督教曾國藩的父親，一心望其得中。而曾父個個魯鈍，考試十七次，至四十三歲補上縣學生員，曾父既然如此，遂復寄希望於國藩這一代的弟兄們。其祖其父以及其個人，最熱心的希望，就是考中科甲，以光耀門庭。曾國藩果然進學，中舉，得進士，入翰林院，做了京官。及太平軍起義，入湘圍攻長沙，曾國藩的父親率鄉人辦團練，以保衛家鄉。正在這時，曾國藩的母親死了，他爲了奔母喪，回到原籍，奉清廷之命，督辦湖南團練，轉年又奉命出援湖北。曾國藩就這樣與太平軍打了仗，打了十年，把太平軍打敗。都是時勢迫合，並非他預先有何大計畫，並如何伸展其抱負。

人們說「曾文正公全集」，而崇拜曾國藩，而人們所欽佩的，大半是他的處世哲學及做官之道。在他的「全集」中，其實並沒有思想與真見識。英人戈登的常勝軍，以洋槍火砲帶他打勝仗，成了功，曾國藩竟告清廷：「一洋務不必講習，洋槍砲隊，臨陣呆笨，非若我軍機捷快槍。必欲學之，是去長而學短也。」清廷向英國購置新軍械，曾國藩奏曰：「不若早爲訓練，或將此船分發外國，不索厚價。」其人之頑固無賴，可知。饒炳坤砲的力量，是曾國藩眼見的事實，而欲棄絕不用，尤其不知有科學，其見識之李鴻章、張之洞、劉坤一等都大大的不如。（第一年第一期）



「家世」閱軍

★當年周自齊做國務總理的時候，直奉雙方在北平城郊打得一場糊塗，雙方都向周要錢，他向奉方代表說：「快打吧！打贏了，北京城全是你，要多少錢就有多少錢！」直方的代表來了，他也說：「打吧，打贏了，國庫就是你們的了。」

★民國初年，張宗昌有次在北平對士兵講話：「他們說帶兵的受大學畢業，什麼爲大學！我老子便是翰林大學畢業的，我不懂什麼軍事學。我的軍事學有兩句話，弟兄們記住：一，敵人來了，我們就跑，敵人跑了我們就趕快追上去！」

★談着天津某大學請張大師作演講，其中涉及婚姻問題，張大師很直率的說：「人家說我有許多姨太太，我那裏肯自己娶過許多？還不是那妓吳官保送我的，不受又不好意思。」

★韓復榘是個有趣的老粗，他主魯時，笑話百出，下面這篇講演詞是他在某大會上講的，是與不是，姑妄聽之可也：

★「今天是我開會的天氣，我看人數到得很整，大概到了三分之二齊！沒來的請舉手！」

★「我是從槍桿里打出來的，我是一個遺地的三轉棒，兩轉棒，是他媽一個五（武）棒棒，但是有一肚子爛，爛發不出來，雖然爛發了出來，也是對牛彈琴。罷罷，兄弟的話就從這，分三個階段發表出來：第一點，要提倡新生活，第二點是實行新生活，第三點是兄弟有感冒的一點；委員長的新生活中要行左走，全部走左邊去了，右邊又哪個走呢？」

★民國初年陝西軍閥被陳樹藩圍困於鳳翔，鄧督辦請星借一信，中查一環形，裏面寫一個大郭字，外面寫加於鳳翔，並給鄧四句話：「陳賊打我，你賊不管，我賊若」，「你賊不送」，「密密說話」，「道出此廣告，妙極！」（誌）

★劉湘將軍逝世後，成都國歌家劉師亮會作晚吟一闕送治喪委員會，聯曰：「軍長大人千古，中華民國萬歲，」初稿之中堂，繼移劉處，後被拆去。蓋治喪者越感越不對。

★張錫芳是換裝出身，民八年做到廣東省長，人均稱之爲偷雞省長，可是他卻喜歡附庸風雅，留些文人做淺薄詩文，冠上他的名字。



廖 廬 謙

一個優秀的文化工作者

曹伯韓

廖廬謙先生名伯華，廬謙是他的筆名，在學生時代名錫錕。他生在上一次中日戰爭的開始時（一八九四），距現在五十多年。他的家在長沙東鄉團頭河。劉渭河從瀏陽西鄉流過他家門前，經東山、冬絲港、梨梨、東南渡、湖鼓渡等市鎮，到長沙市北面而入湘江，兩岸平曠沃野，農產頗豐。廬謙的祖父便是劉渭河旁邊一個自耕農，父親在離家四十里地的梨梨市開設一家小店。大約到了上次日俄戰爭（一九〇五）發生以後，梨梨市才開始有一個小學校，廬謙就在這個學校讀書。這個學校名叫梨江小學堂，創辦者是教育家而革命家徐特立先生和他的朋友易早洵何勤兩先生。那時候中國在滿清專制政府統治之下，人民沒有自由，國勢一天天削弱下去，經濟生活窮苦不堪，有志之士都傾向於反滿革命運動。梨江小學堂的幾位老師特別是徐先生，對當時的革命宣傳非常努力。梨江的學級編制很簡單，僅分甲乙兩班，乙班招收十歲內外的兒童，和普通的

小學一樣。甲班則招收已經在私塾肄業多年的青年，年齡從十五歲以至二十多歲不等，好像是中學程度的補習班一樣。甲班有修身的一項課程，實際都是講的革命理論。廬謙那時年紀小，是乙班的學生，但有時也到甲班去旁聽。徐先生等的教學方法很切實，不重形式，又不擺老師架子的自己邊學邊教，隨時補充自己的不足，改正自己

的錯誤，展現了師生共學的精神；發生了人格感召的效力。他們兩位老師又十分刻苦耐勞，注重身體鍛鍊，因此梨江的學風又活潑又剛勁又踏實。不幸這個學校只辦了一年，就移交當地團紳作為地方公立小學，原來幾位老師都走了，內容大大的退步。據廬謙的感覺，在徐先生教授的時

候，他已經能夠造句並作短小的文章，不知怎麼到另一個老師下面就寫不出來了。讀了幾年小學之後，他的祖父叫他回去做助手種田。但同學們和老師常常寫信來勸他到長沙城裏去升學。民國三年的春天，他拋棄農田的勞動，考取了長沙縣立師範學校。這校的校長就是那位徐先生，廬謙自然很高興。可是因為民國二年革命形勢的逆轉，袁世凱黨徒的嚴密逐漸伸入教育界，徐先生終於站不住腳。繼任的校長都是尋重形式而有官僚氣派的先生。可是廬謙依然循着梨江的作風和農民的樸實習慣來做功課。徐先生是喜歡研究數學而且憑個人自學看懂了算術代數幾何的，廬謙大概受了他的影響吧，也高興學習

算術。經過五年之後，廬謙開始做小學教師。他教國文和算術，都教得好，尤其是教算術，使任何同學都有十分敬佩。後來他回到鄉下，在當地主持全鄉的教育行政。那個職位，在當時叫做學董（現在稱為文化委員），有支配全鄉教育經費，聘請各小學教員及督導各校工作的權力。廬謙辦事認真，而沒有處理人事的手腕，在舊社會裏面

幹行政工作是不大順宜的。不久，他就把這個職務交卸，到長沙城裏再去教書。筆者在民國三十四年間曾與廬謙同學兩年，因為不同班級，不十分接近，到民國十一二年的時候，因為大家都在長沙城內從事教育行政工作，而且在教育行政上很熟絡起來，關係便密切起來了。我那時向母校長沙師範教書，曾發起一個農村補習教育社，組織一部分學生，利用寒暑假下鄉做掃除文盲的工作，廬謙熱烈的參加了。我們因為小學教本不適用於成人之用，又不滿意當時那些人的平民千字課，便自己來編撰成人國文，成人珠算等課本，露頭印行，又為了宣傳這一運動，出了一個四開報紙的不定期刊。廬謙當時在縣教育會當常務幹事，和縣教育行政當局常聯絡，於是又為農村補習教育社籌了津貼，找了地址，於是我們當時沒有充分的經費，又缺乏幹部，加以為自己在生活忙，佔去許多時間，這個運動終於沒有十分展開。

廬謙和我們一些朋友當時是受了五四運動的影響，很想把新文化介紹到廣大羣衆中去，這就是現在大家所稱道的啓蒙運動。我們編印的成人讀本，內容包含了反封建反帝國主義的民主思想。當時有些工人讀了一套這樣的讀本而成為工會

的幹部。可是我們鑒於農村教育工作的不能展開，很感到組織力量的需要。我們是一羣青年人，在社會上沒有重要地位，如果不靠志同道合者的廣大團結，想要創立新的事業是很難的。因此，國民革命的浪潮便把廬謙及他的朋友們吸收進去了。廬謙在參加革命工作中却仍然保持了腳踏實地的作風，仍舊注意了一點一滴的改造。有些朋友邀他到旁的地方去工作，他不去，他始終不肯隨便離開他最熟悉的長沙，要在這個崗位上堅持下去。

當時我們一些朋友在長沙辦了一個補習學校，後來發展成爲中學，裏面還設了鄉村師範班。廬謙參加了這個學校的行政工作，儘管艱苦，不

久，徐特立從法國回來，創辦長沙女子師範，把
 應雲衛拉去當教務主任，他一直在那兒工作到國民
 革命軍北伐的時期。
 十六年夏大革命形勢的急轉，使一般國民黨
 左派分子無容身之地，應雲衛不得不離開長沙，
 離開應雲衛素來不肯離開的長沙了。他偏到了上
 海，在一間小樓房居住下去，招收補習生補習
 算學，藉此維持生活。

廿一年一二八淞滬抗日戰爭發生時，他開的
 第一個小孩學校，乳名叫做小抗。這時外患使死
 氣沉沉的中國重新活躍起來，應雲衛友人楊東蓀
 君之邀，到桂林師範專科學校，去實施合乎理想
 的新教育。他們用準備自教育的方式訓練了一
 批有用的幹部。不過楊東蓀校長到第二年辭了職，
 應雲衛仍回上海。於是一面開始用新哲學觀點研
 究教育，一面開始為報紙副刊或雜誌寫稿，其中
 一度任中國女子中學的教務教員。廿三四年之間，
 曾和應雲衛在長沙師範附屬小學同過事的好友胡
 繩誥和李公樸文思奇諸君在上海創刊「讀書生活」

雜誌及讀書生活出版社，應雲衛參加了他們的工
 作，在雜誌上寫了許多短評。又寫了一種社會常
 識課本，叫「讀書常識」，這本小冊子後來為立
 丁化工作者譯成了北方化新文字。應雲衛又把研
 究教育的心得在某報副刊及「讀書生活」一青年
 界（北新出版）等刊物上為文發表，曾和羊夢
 雲戰。他這時交了一位朋友，叫孫克定，也是用
 新方法研究教育的。他們又選了幾位別的朋友，
 組織了一個經驗的雜誌學座談會。他們在一種
 叫做「生活知識」的雜誌上常常發表通俗的科學
 短論，主要的方針是使科學大眾化。應雲衛在教
 中等學校教數學時，發現了教科書的種種缺點，於
 是又發願用新方法改過算術代數幾何三角等教科
 書，在抗戰前，已打就初稿的有算術和三角，代
 數也擬了一部分的大綱。抗戰發生後經過一個時
 期的停頓，他仍然繼續了教學教科書編算的專業

最初發表的算有系統的論文是「教學講話」

。應雲衛在這本書裏，提出了他特有的見解，要把
 加減乘除四則改寫成加減乘除乘開六則，一切原則
 和定律都從事實中導引出來，注意各種數之邏輯
 的發展，以及矛盾律的發現。他編寫數學教
 科書，都是根據這些原則的。
 抗戰發生後，應雲衛由上海回到長沙，參加湖
 南文化界抗戰後援會，擔任編輯部的領導工作，
 這時他寫了一本「編輯工作叢本」，在生活書店
 出版，對救國團體的組織問題提供了許多寶貴的
 意見。二十七年，應雲衛到湘西辰縣參加某戰時訓
 練班的行政工作，隨後又到鄰近湘西的貴州省談
 縣擔任縣府教育科長。離開省後，他應生活書
 店之聘到重慶任該店編輯，「讀書月報」一編務應
 雲衛參加過。

應雲衛除教學外，還喜歡研究中國文化，對於
 這他有許多創見。他在重慶的時候，曾寫過一冊
 寫「舊文法綱要」，交讀書生活出版社出版，但該稿寄到
 上海後，至今沒有印出來。
 應雲衛的工作態度很認真，方法很有條理。他
 寫一篇文章必定要經過工夫去搜集材料，把材料
 排比分類，整理研究之後，然後動筆。他教算利
 用卡片，無論寫論文或編書，都是要用一套卡片
 的。他編算術教材的時候，要把坊間已有的同類
 教科書通通拿來，按出歷年月份次序排列，在每一
 事項上看看它們因舉損益的發展過程，然後用自
 己的眼光去批判吸收。他不怕耗費時間和金錢，
 一定按部就班認真向做，弄青肚皮皮擦，不肯粗
 製濫造的寬而過。但他的個性很強，又非常坦率
 對人，事關原則不肯含糊處理，所以做行政工作
 往往不能長久。

三十一年春天，應雲衛和竹雲女士帶着他們的大
 小孩由重慶重新來到桂林。他們在上海會生了一
 個女孩，在重慶又生了一個男孩，都先後夭折了。
 這時便把大小孩的名字改為「自強」，表示望
 他強健的意思。居桂林四年多，應雲衛研究數
 學和文法，曾在「文化雜誌」上「理論算術」

新建設」等刊物發表了一些論文，又曾參加廣西
 省國民中學教材編纂委員會，擔任教務部分的編
 務，最後則為進修出版教育出版社編撰「算術解題手
 冊」一算術進修讀本」，並擬編代數幾何等進修
 讀本。但算術進修讀本僅寫過上册，便因湘桂戰
 吃緊，倉皇呈呈桂林銷毀。

三十四年暑期，應雲衛帶着孩子自強到了
 廣西宜山，在該縣國民中學任教。剛開學時，敵
 軍陳入桂境，桂林省政府及各機關遷宜山，復用
 國軍中校俞國中停課避敵。應雲衛又應宜山碼頭鄉私
 立宜山中學之請担任教務主任。日軍侵入宜山，
 應雲衛一家蹤跡不明，到三十四年春夏之交，我們
 方才接到他從宜山西鄉潘家莊中來的來信，說在該
 地躲避留生，一家安全，不過行李在遷避時被敵
 軍得餘無剩了。六月間，他來信說，全家徒步離
 開廣西，到了貴陽，在遠離中學教課，生活仍很
 困苦。朋友們給了他一些小小的幫助，正希望他
 能夠安定的生活下去，重新繼續他的研究編著工
 作。可是在日本投降後，他急於回長沙去，十月
 中旬和太太孩子搭上湘黔路的汽車東行。陰歷甲
 秋一天，行至玉屏縣西十餘公里處翻車，應雲衛
 子都發單子壓死，太太也受重傷。本來事前車子
 已表現不好，應雲衛下車主張大家步行到玉屏，
 但因天色已晚，司機又說不會有危險，所以又上
 車了。不料終於遇到危險。竹雲女士臨時找了當
 地鄉民，將他們父子草草葬於路旁，深資舉事，
 在就戰勝利後還是遺屍路旁，明媒中雖不為之悲
 慘呢？竹雲女士回到長沙，來信說，擬整理應
 雲衛著作，並擬編完成他計劃中的
 國語文法。希望他的朋友們大
 家幫助竹雲女士，使她能完成
 應雲衛的志願啊！三十年五月一
 日四日於重慶。

（第一年第一期）

（第一年第一期）



伽利略

一章

科學真理的殉難者

這似乎是一種時代的悲劇吧！在往一種異幻灼見會被認爲愚蠢異端，就像是那些真正的革命者常被指作亂黨暴徒一樣。

「科學」，在二十世紀資本主義時代的現在，因為它能夠爲統治者和享受者而服役，保衛並增進他們的利益，所以被一致地捧爲天之驕子；當作走卒而蒙養着。可是在三百年前，十七世紀的時候，它却是打倒教皇寶座推翻封建統治的急先鋒，因此也就被當時的統治者和幫兇們認爲異端而加以無情的殘殺和迫害。

我們如果把當時的科學家，和今日的科學家作等量齊觀的比較，那是很不公平無的事，一個革命者和一個建設者來比，革命者是需要更大的毅力，無比的勇氣來爲他所信仰的真理而受難以至犧牲。

伽利略就是當時千萬個無名的殉難者之中有名的一個。提起伽利略就不免聯想到比薩的斜塔和他在比薩斜塔所作的有名的「落體實驗」。

希臘的古人亞里斯多德留下一個道理，也是十七世紀時代所有的人都相信的一個常識：物重落下快，物輕落下慢。大人告訴孩子，老師教授學生，幾千年來誰也不懷疑它，誰也不肯去懷疑它。伽利略的時代有許多條件促使他對物體運動作更深的觀察和理解，他天才地走前了一步。對這條相傳幾千年的定律發生了疑問，同時也找到了答案。他發現了：任何物體祇要大小形態一樣，落下速度總是一樣，並不因輕重而有所不同。

這種話，在當時簡直是一句惹得令人發笑的話，要不就是神經錯亂者的夢囈，伽利略的話祇落得一個嘲笑和譏諷罷了。自以爲是聰明的人，反駁他的理由很簡單：

「亞里斯多德會錯嗎？」

在他們心目中，除了上帝之外，亞里斯多德就是一個真理的代表者，除此之外又還有什麼呢？

年輕的伽利略祇好用事實來作答覆了，於是就選定了比薩斜塔，來作這歷史上光輝的第一次物理實驗。

許多教授和人民都圍在比薩斜塔來看熱鬧，他們要看的並不是一個真理的證明，却是一個瘋子的出現。

伽利略，這被衆認的瘋子，拿了兩個同樣大小的鐵球，一個重一百磅

，另一個祇重一磅。從塔頂把它們同時放下。

結果呢？結果是兩個球始終一致地落下來，而且同時落地，這事實應該可以證明過癩子吧？可是在一個並不打算接受真理的胸脯里，是知道怎樣製造謊話來拒絕真理的，他們說伽利略施了某種魔術在重球上面，因此阻止了重球的降落速度，伽利略的實驗所換得的祇是更其惡毒的謾罵和刺罷了。

不久之後有個大官員的兒子，花了很大一筆錢，做了一部龐大的機器預備用作磁通勒格羅港，請伽利略去參觀，伽利略很老實地告訴這位大少爺，這機器用來磁海港是決辦不到兩事，這話給那大少爺很大的不快，結果事實又證明了這部機器的失敗，那位大少爺却惱成怒，到他的老爺面前去誹謗伽利略。

最後，伽利略在他的故鄉比薩，簡直成爲衆矢之的，以至於無法立足而跑到佛羅倫薩去，然而比薩的名字在今天却因爲他的聲名而永垂不朽了。

由於一個對他很敬佩的朋友的介紹，伽利略在帕維亞大學里找到一個教授的位置，成爲一位好受學生歡迎的老師，在這個時候他開始了天文的研究，並且相信了哥白尼的地動學說。

同時，意大利的另一位偉大的科學革命先驅——白魯諾，却因爲堅持和提倡哥白尼的學說，而被關在牢里七年，最後將他焚死在羅馬示衆。他的被捕入獄，和焚死，伽利略都知道得很清楚，那種堅強不屈爲真理而犧牲的精神，使伽利略大感動了，然而也使他對自己的研究工作，不免有些恐懼。

這種矛盾在伽利略心中鬥爭了四五年，他終於轉變了，堅強了，轉變點却是由於一顆新星發現所引起。他爲那新星作三次演講，第一次在這內，衆衆猶得水洩不通；第二次換到大廳去，還是擠；第三次祇好移到廣場去。

伽利略的演講雖然受着這樣強烈的歡迎，他却毫不客氣地罵這些人無頭無腦，祇知道好奇，却不知什麼是真理。接着他補充亞里斯多德的天體完整不變論，他宣佈說：

「自然界沒有一件東西是能永久不變的！」

最後他說：

「如果你們還有耳先願意聽真理的話，那末我就宣揚給你們聽吧！」

「他所宣佈的却是哥白尼的地動說。

這種「反動」的理論，使當時在座的學者們教授們大爲憤怒，於是伽利略的災難也就從此開始。

不久伽利略聽到背誦有人發明了一種玩具，將一面凸透鏡和一面凹透鏡放在一處可以看見遠處的景象，伽利略想到這種玩具如果加以改良，用

作觀察天體，一定很有用，於是自己設計製造，結果做出一個能把物體放大三倍的望遠鏡，經過不斷地改進，終於做成能放大三十二倍的望遠鏡。

於是伽利略就成爲歷史上第一個使用天文鏡的天文家了。在這裏他看到許多從未看到的東西，有時幾乎使他墮入玩弄霧中，所見到的現象簡直與當時的常識完全不合。

伽利略發現了木星有四個月亮，繞着木星而旋轉。因此他完全相信哥白尼的理論了，既然小的天體都圍繞大天體而轉，有什麼理由要太陽圍繞比他小無數倍的地球而轉呢？然而那些頑固派的反對者不但不因此而放棄自己的一正統一觀點，連木星有四個月亮的事實都不承認。又是這個理由：伽利略的望遠鏡是施了障蔽的。伽利略底好苦笑了。他寫信給當代另一位大天文家刻卜勒說：

「親愛的刻卜勒，我真想我們能在一處稍談一陣！在我這裏的哲學家們硬不肯用我的望遠鏡望望，却在大大公價面前引經據典，好像哈符咒一樣，想把這些新發現的星體跑哩！」
伽利略在寂寞之中，聲名是一天一天擴大起來，使得教會里的統治者漸漸感到不安，而攻擊伽利略的人，都以「妖言惑衆，破壞宗教」的罪名加



滔滔不休的瓦特

瓦特的母親有天要到哥拉那斯哥去，託託一個女友來管照瓦特。不久母親回來了，領瓦特回家。女友抱道：「快把他領回去，我已不能再失睡了，每夜他那動靜的說話一直纏到天明，爲了聽他的話，全室的人都忘了睡覺。」他小時和牛頭一樣，身體孱弱，但他却非常用功，卒使他成了機械工程的始祖。

他對樂理也有極深的造詣，爲了替人修理長管風琴，他對樂器方面有着幾件新發明，他曾作出許多精緻的萬金長管風琴。他常常說自己很懶惰，實在他是最勤奮的科學家。
(續前)

在他頭上，實際上却是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徒。因此他覺得應該自己已歸羅馬去表白一番。

到羅馬，教會給了他一場盛大的歡迎，同時也下給他一條禁令：「不許再開口。」這條禁令和哥白尼著作之列爲禁書，一直到伽利略已經死了二十年之後，也就是說一直到二十世紀的前夕，才由教會廢除地取消了。伽利略自從受了禁令之後，九年之間，他的口雖不再開了，他默默地繼續觀察天體。

九年之後，下禁令的教皇死了。接位的教皇是伽氏的好朋友，在這種條件之下，伽利略決定寫一本書，爲了避免攻擊，用一種間接的寫法，書名叫「托勒密與哥白尼兩種學說的評論」在這本書里，他完全沒加入自己的意見，祇是把托勒密的地球中心說（即主張地球是宇宙中心，天體旋轉而動，和聖經所說的「一樣」，和哥白尼的太陽中心說（即地動說，主張地球是繞着太陽而轉）作了一番比較。並且更謹慎地在書前加一個序，指出哥白尼的學說祇是一個假說不足爲信。

通過人事的關係，這本書終於出版了。出版之後，風行各地，引起很大的影響，統治的人又着了慌。於是在教皇面前再度控告伽利略的毀謗罪，並且說書中所寫的一個愚蠢的辛普利西阿是暗射教皇而作嘲笑的，這一下可把教皇惱了。也顧不得什麼友情了。

伽利略被召到羅馬受審。這時他已經是一個七十歲的老人了。他的女兒苦勸他不要去，可是伽利略是理直氣壯地說：「難道我不是一個虔誠的教徒麼？我有什麼壞悔改呢？難道我該將真理隱藏起來發憤上帝，而教會丟臉麼？」

伽利略終於以一個犯罪者的身份再到羅馬，開始受「異端裁判所」的審訊。

伽利略辯護他的言論出版是已經經過他們的「國書雜誌審查處」一番查和批准的，判罪的人也很聰明，他說伽利略至少也犯了一種罪！故違空發聲查官和主教，使他們通過他的犯罪著作。這還有什麼話說呢？

伽利略在羅馬受了三個月審問，他還是堅決不肯悔過和認罪。於是在六月二十一日他開始受一種是嚴厲的刑審。那一天的情形誰也不知道，伽利略自己也沒有說。總之，他宣誓不再直接那說，而且簽了字。從此他被監禁在牢里。不久他的妻女因染傷過接而去世，他自己的雙眼也瞎了。

一六四二年，他悲慘的死去。臨終的時候教會派了很多人來監視他，恐怕他在遺言里仍然留下那邪說，可是伽利略終於在最後的遺言里留下二句誠實真理的呼聲。
「我雖然宣誓了地球是不動的，然而地球它自己還是在動着呀！」
（第一年第一期）

青年沈鈞

林之樞

蘇祥的光輝所籠罩，他站在敵對地位的人，也免不了為他的精神所折服。一九一八—以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發展形成和鞏固，抗戰勝利以後民主運動的蓬勃成長，沈老的精神總算奔走呼號實任是一個重要的推動力。為了真理的追求，民主的實現，他無偏私，無成見，可以犧牲自己，會重別人，在民主的實踐中，這種民主精神是最主要的條件，沈老充分具備了這個條件，因此，他就自然而然的成為中國民主運動中一位領袖姿檢的人物。在中國抗日和民主鬥爭中，他在堅定，執著，強韌，不屈的戰鬥着，數十年如一日，永遠樂觀進步，從無消沉和停滯。蘇州的牢獄不能消解他的信心，重慶的暴力威脅和限制不能折他的勇氣，真勇與大義使他成為戰鬥的先鋒，他很了解個人在歷史運動中的作用，不強調歷史僅僅是英雄與天才的創造，他非常看重羣

見過沈老，和聽過他的教導的人，是永遠不會忘記他的，就為了他的愛與犧牲，他的愛是為人，犧牲是到了忘我的境界

人們都稱他為「沈老」，那不祇是爲了他的高齡，（今年他已七十三歲）更重要的是：他的忠厚長者的風範，頑毅萬物的襟懷，堅毅奮鬥的氣質與循循善誘教不厭誨不倦的精神。待人誠，接物寬，律已嚴，沐受沈老的教化的人，無不爲他的

一九三六年六月十四日餘杭章先生大病病沒於蘇州，到今年已經十週年了。太炎先生逝世後，我曾寫過一篇介紹他的學術思想的文章。那篇文章粗枝大葉，爲幫助讀者瞭解，故正文以外附以引語，現在把蔡瑛的引語刪去，看看劉運棠得，送給「人物雜誌」發表，算是紀念太炎先生。

章太炎先生是近代的經學大師。

經學從西漢末年起，有所謂今古文的派別和爭論。到了東漢，鄭玄注注經籍，兼采今古文，把今古文的鴻溝澆滅了；以後鄭學大盛，而今古文的爭論漸歸沉寂。魏晉以來，經學家從沒有明顯地振起今古文的旗子，分門立戶，相互攻擊如仇讎的。直到清嘉慶道光年間，常州學派興起，又漸漸掀起了今古文的爭論。光緒間，皮錫瑞著五經通論，經學歷史等，他的弟子廖平著今古學考，都以今文爲主。康有爲著勸學篇，根據今文編考羣書，斷定一切古文經都是劉歆偽造；又著孔子改制考及大同書，演繹公羊三世之說。崔適總起，著春秋復始，說錢謙益是古文；又著史記探源，說史記是今文，其中有合乎今古文家說的，多用於劉歆的改造。在這時期，今文派氣焰萬丈，而章太炎和他的朋友劉師培却超起了古文派大旗，和他們對抗。師培早死，章氏就做了中流砥柱。

今文家理論的出發點是春秋公羊傳。他們以孔子爲受天命的素王，認六經是孔子一爲後世制法一而作，其中含有微言大義。章太炎對於這觀點，一一加以駁斥。他只爲「素王」這名稱爲後人所加；孔子作春秋，等於司馬遷作史記，班固著漢書，春秋之所以可貴，只因以前不曾有過那樣的歷史書，有了它，不但使我們可以考見春秋五霸的事跡，還替後來史家創立義法，但所謂義法，乃是凡例的隱意，並不是什麼微言大義，所謂春秋寓有懲惡勸善之意則可，說孔子作春秋爲後世制法，便是譌妄。今文家既崇奉公羊，便排斥左傳，以爲左氏不傳春秋；劉運棠特著左氏春秋考證，以申其說。太炎既撰春秋左氏傳徵，以駁斥劉運棠，同時又指斥今文家迷信說義的謬害，以爲今文經中如京氏易，大小夏侯尚書，齊詩及春秋公羊傳，妖妄之說最多；甚至劉運棠以公羊傳極談疏

清，罵歷有爲，劉運棠一妖以誣民，等以嘲弄一的漢奸。晚清今文家，如劉聲球，康有爲諸氏，憑一己臆見，用不科學的方法來考證古書，因爲今文字是孔子傳傳，古文家如劉聲球，甚至相信迷信孔子端門受命的話，想在荒謬的緯書中去找微言大義；成見在胸，一味鑽研，其結果便走入歧途。然而古文家也同樣鑽研着成見。就像太炎先生，他爲學態度確比康（有爲）劉（聲球）諸氏來得切實審慎，成就也還在康劉之上；但他的缺點，因爲重視家派，有許多早已站不住了的古文家說，一定要多方辯護，再三辯護。他對於經史所載上古帝王傳說，不能根據人類社會進化的法則給以適當的解答，而無條件地承認其真確，以爲一經史所載，除今文雜史而外，大抵實錄，後人無容置喙。他聽不起可以作考訂歷史之用的經冊，貨幣，碑版，更一筆抹殺殷墟甲骨文，以爲全出後人偽造。這都是成見在胸之故。總之，對於經史，今文

雲彬

衆，和蔡葉打成一片，實踐集體主義，不惜
武裝鬥心刀交鋒的爲人民服務，不惜冒險
犯難的把人們召到民主運動的陣營中來。

人們稱他「老一」，祇是因爲他具備了上
面所說的長者和先進的條件，其實他的精神
是永遠年輕的——比「一年輕」的更年輕。因
此他有了「老青年」的稱譽。在他的生活，
工作，學習各方面，是充滿了一片青年氣，
而爲一般青年所不及的。講他的生活，他
的生活是健康的有規律的生活，每天黎明即
起，起床之後，一定要完成他的健身運動，
大極拳對他的健康有很大幫助的，他一天
也不閒的用它來鍛鍊身體，他常常用微惹
的寬把太早來訪的客人安頓在客廳裏，透過
書報來，從容地做他的晨練，然後用加倍的
熱情來補償你爲他而費去的時間。飲食有
定章，作息有定時，也是他保持健康，老當
益壯的方法。在重慶，他經常從林森路律師
事務所走幾里路的上坡和下坡回到莊家
來午餐，爲了和家人與好友們團聚。平時他
的生活是如此從容不迫的，但到了緊張工作
時他便會廢寢忘食，不顧一切。在上海領導
救國會時，生活工作都和救亡青年打成一片
，顯得比他們更積極更熱情奔放。蘇州之獄
，他是以慷慨就義的心情堅持自己的抗日救
國主張；在二十九年秋大政治低潮期，他對
內堅決主張「堅持團結，堅持抗戰，堅持進
步」，對外主張加強中華邦交組織擴充國
一切障礙打擊他部置之不顧。有一次，無恥
之徒竟至放出一沈鈞德發動暴動」的惡謠
，赤手空拳的沈老就索性在謠言中的「暴動
日期」坐牢到趙長廷的家裏去，用行動來
粉碎謠言。這種真誠坦率，勇往直前的精神
，真足以作爲「一人的榜樣」。

對於自己的修養，他也是「堅持進步」
的，他常向青年提出「快樂、健康、進步」

家往往不廢棄而罷，古文家均廢棄而不疑，二者不同道，其失則一。
太炎先生在小學方面成就最大。

所謂「小學」，包括文字，訓詁，音韻而言。前人治經，多從小學入手。前以小學一向被認爲
經學的附庸。深雋自說家試以下，大部致力於音韻文字之學，都漸發明，於是音韻文字遂漸漸脫離
經學範圍，成爲一種獨立的專門的學科，附庸居然蔚爲大國。而貫穿衆說，綜合諸家，集三百年音
韻文字學之大成者，是太炎先生。

太炎以爲要治小學，則形聲，訓詁，音韻三者不可偏廢，而音韻尤屬重要，因爲不明音韻，便
不能懂得指事，會意，轉注，假借等道理。他曾論陶大徐本說文十過，「一旦解粘，的然見語言
文字來源」。便參酌衆說，斷以「見」，把古韻分爲二十三部。又發明陽陰對轉諸例。又承錢大昕古
無輕唇音，舌上音之說，而證明「娘日二紐古並歸呢」。雖然他的古音分部及陰陽對轉之說，在古
韻學上還有問題，然而前修未密，後出轉精，他總不愧爲集三百年音韻學之大成者。到了他的弟子
黃侃，承受師說而加以修正，立一嚴密的古音體系——古韻二十八部，古音十九類，遂成爲古音學
上的定論。

太炎先生對於文學的見解，見所著國故論衡文學總略中。他先把文學下了一個極廣泛的定義：
「文學者，以有文字著於竹帛，故謂之文，論其法式，謂之文學」。因此，他的結論，以爲文辭始
於表體符號，無不成句讀的與不成句讀的，都應該稱爲「文」，所以「學說」與「文辭」沒有分別
；而文章當以「修辭立誠」爲主旨，不必以「動人哀樂」爲條件；至於所謂「文氣」「文體」，都
是末務，而辭序清濁之氣，既不合於法，應當摒棄弗道。但他在旁的文章裏常常流露出來的對於文學的見解，
和他的文學見解，頗爲一般談文學的人所不滿。他爲發揮他「文辭以修辭立誠爲旨」的主旨，爲
釋他的文學定義自圓其說，便不得不這樣說。但他在旁的文章裏常常流露出來的對於文學的見解，
却和文學總略所說的大不相同。他還談修辭，講氣息。也知道文學跟時代相變遷，立文造句，今昔
不同，勉強模倣，反足爲笑。他又指出詩經和其他經書不同，心有所感，用語詠賦，便成爲詩，而
讚嘆感嘆，狗泥形跡，本是平常口語，一經註師箋釋，反多拘曲不可解了。這究竟何等卓越的見解
！因此，他自己寫的文章，內容充實，感情豐富，筆力雄健，不但同時的幾個學者都望塵莫及，連
所謂「唐宋八大家」，在他面前也都黯然無色。

太炎先生主張寫文章用本來的正字，不應用通借字，所以他的文章常常寫着一般人所不認
識的古字。他個人對於這些古字固然已經認熟了，但一般人看來却非常陌生。他的文字，因爲字
的總數，減少了一部分讀者，雖然他的寫古字，和一般有借借古字以自蓋其淺陋不同。
太炎先生晚年的文章，漸趨平淡，幾乎近於桐城派，鋒芒銳角都沒有了。如果和太炎先生真
文章刻在一起，定會有人疑心不是出於一個人的手筆。這是受時代環境和年齡的影響，他自己不會
感覺到的。他一向反對白話，到晚年更說白話比文言難做，要寫白話非先通小學不可。這太
成見，並且沒有覺得爲什麼要寫白話文的理由。

太炎先生深通佛學，嘗以瑜伽密教解釋莊子，著齊物論釋。又嘗根據佛家大乘之理以批評宋明
理學。但他受西釋學說的影響很少，對於社會科學更不瞭解。嘗有王小徐者，引佛法以批評馬克思
學說，極盡附會之能事，而作梓披之聲者却是太炎先生。然而太炎先生却和王小徐一樣，進「唯物
論」和唯物史觀的界說都沒有弄清楚。強不知以爲知，似乎有遺孔氏「不知而不知」的遺病嗎？
但是，除了這些缺點，章氏在學術界上自有他的崇高的地位。他會「自己稱贊他平生學術，一始

的進步。而他自己也隨隨便便的做到了快樂和口福。他也有娛樂，他的娛樂是與兒女和朋友们談古論今，他也有嗜好，他愛好古玩，而限於化石和甲骨。誰要送給他一塊刻劃着歷史年代的有考古價值的化石，他便會笑逐顏開，翻開揀鑒，在案頭，唯一的摺飾便是五光十色各種各樣的化石，他會與高彩烈的像孩子弄響心愛的玩具似的向客人炫耀每一塊化石的價值和來源。他能夠讀強記，精心研究，工作之餘，便是手不釋卷，筆不停稿。二十九年，他和他的女兒女婿規定一同練習外國語，有一次我去看他，他正在理頭做英文作業，放下書本對我感憤地說：「是不是因為喜歡大了呢？」總比不上「不肯放棄把揮文字工具的功夫，甚至還要和下一代競賽，這是一種日新月異，自強不息的偉大意願，在當代諸老之中，也是最為難能可貴的！」

他能愛，愛人，愛人類，進而犧牲自己；因此，他又能忍，能推己及人。偉大的人類愛實注了他的一生。他做議員，為人民說話；當律師，做人權的衛士；辦教育，助青年求知；領導救國會，為民族的生存；當參政員，為國結和抗戰；參加民主同盟，為民主和自由。當他執行律師職務時，他不顧自己的收入，奮顧做兩造的和事老，為人家排難解紛，不到和稀泥，他是不願人家法庭相見的。他的熱心於奔走河結與民主，他可以作如是觀。他以俠義心腸時人折窮獄翻定案，當他判斷清楚誰是誰非時，他會全力全力支持的那方面；窮人，找他仰寬，他寬狀，出庭，大聲疾呼的辯護，完全盡義務，甚至於有時自己還要拿出錢來。他隨身有兩件心愛的紀念品，據說都是他的已故夫人給留下的。一件是梳篦他那一部美降的梳篦的木梳，一件是自來水筆。有一

則體俗成真，終乃回真向俗」，以為秦漢以來未曾有。梁啟超在其所著清代學術概論裏，承認太炎的話並不誇張。

太炎先生是一個狹義的民族主義者。

他在滿清時，立志不墾科舉試。曾和蔡元培等合組光復會；曾受清廷通緝，亡命日本；曾為學國學社事和邵容同舍而時，坐了兩年多西牢。

太炎先生的參加革命，完全是從民族主義出發的。他排斥滿清，反對對清廷有任何妥協；指斥康有為等「將使漢族無自立之日，而必為滿洲謀其帝王萬世永久永命之心；藉以清廷不能保全滿洲故土，無彼俄國所侵奪，憤慨地說，「戴此失地之大囚（按，指清光緒帝）」，以為漢族之元首，是何與取罪人於國圍，而奉之為大君」。

太炎先生晚年主張強種，也是從狹義的民族主義出發的。他眼着辛亥革命以來，武人跋扈，士大夫不講氣節，不重道統，而外侮日亟，民族有瀕於滅亡的危險，便主張強種，想借此來復興民族的殘弱所在，喚起民族危機，「另有其康莊大道；強種不能救國，正和亂子不能退一黃巾賊」一傑。所以他提倡自命為「舊道」，「一振漢」為己任，而進步的青年，却不肯舍去自己的信仰，跟他有什麼會經復古，倒是另一羣的曾經復古者，引他為同調，想借他這塊「老牌子」和他所提的「強種」口號來麻醉青年，阻遏民族革命運動，這是他初料所不及的。

太炎先生主張強種，雖然犯了時代錯誤，然而他確沒有存心麻醉青年，正相反，他很同情於熱心奮鬥，爭取民族生存的青年們，這在一九三六年北平學生運動最緊張時他給宋哲元的電報裏可以見到的。這一短短的電報，將和他的宏文鉅著，同垂不朽，敬錄如下，以作本文的結束：「學生諸爾，事出公憤，縱有加入共黨者，但問今日之主張如何，何論其年素；執事清名未替，人猶有望，對此務宜坦憤！」

關於太炎先生的學術思想，大體具如上述。這篇文章寫在太炎先生逝世後的幾個月內，想不到在他逝世後十週年的今天，我還寫不出一篇更有內容的紀念文章來，這證明我十年來我在學問上毫無進步。

但有幾點，必須加以補充的。

太炎先生是一個狹義的民族主義者，他的加入同盟會，只因同盟會所揭舉的「驅除殘賊，恢復中華」，和他宗旨相合，所以辛亥革命後，他仍同盟會分離，改組中華民國聯合會，後來又以江浙人士為中心，聯合而組成統一黨。他的狹義的民族主義，向好的方面發展，便是他最後主張國不分黨派，聯合抗日。而壞的方面發展，便是盲目的排外，魯退說得好，「排外則傾於黨古，黨古則不免於退毀」。所以太炎先生晚年一意摹古，提倡強種，甚至於對他向來所呵斥的會國語，也不惜聞為辯護。他的狹隘的民族主義，很容易變為「大漢族主義」，而為法西斯蒂所利用。然而太炎先生始終是一個封建社會的叛逆，他反對專制，反對對專制，反對孔教（太炎會撰聯建立孔教疏）。他反對滿洲人壓迫漢人，然而他贊成五族共和，並不主張廢除壓迫其他少數民族。所以他的民族主義雖然狹隘的，但他人決不領獨樹一幟力，做法西斯式的「一中華民國」這個名詞是世間所罕見的（見他所作中華民族一文），他對於民主政治衷心擁護，對於「黨派」疾首痛恨。現在這位民主的老戰士，長眠地下，已經十年了，中國的民主政治還沒有實現。一覽遺集以懷恨，賦茲文而復

（第一年第期）

次我親見他為失落了「米水筆」而焦急不安，他已斷定是先找來訪的一個同鄉落聘青年帶走的。但他絕不為這聲張，只是在那青年第二次來訪時，暗示可以更多的幫助他，價值可以超過那支水筆。果然那青年深深受了感動，把水筆送回了。事後他親自訪問那青年的家庭，看到在窮困無告中掙扎的慘狀，他傾囊相助之後，回來又向朋友們為那良心發現的青年募捐救濟。在他不平凡的一生中，這只是滄海一粟的一件小事，但，就從偶爾發現的這一件小事，也可以看到他底人性的真、善、美，領會到偉大的同情和人類愛。

他能愛，也能恨，因為熱愛光明，便痛恨黑暗，熱愛民主，便痛恨獨裁，熱愛真理，便痛恨罪惡，他正為了愛憎分明，一時就招致了忌恨，而當他每次為了民主自由的正義挺身而出時，也就常常共俯的遭到打擊。

然而，他是打不倒的愈戰愈強的老戰士，一切陰險暗箭射到他身上都失掉了効力；他會從容揭開所有的絆腳石，健步如飛，為民主領路。

親姓，國內也並沒有幾個人。

丁先生二十多年來辛勤堅苦的工作，結果是富了地方窮了自己。他替兩廣農民每年增加了三百萬担的收穫，但是自己和家人有時却免不了稀飯過日子。多少貧農因為有他才能生活，多少農人因為有他才吃得飽白噴香的「東莞白」，「金山粘」，但是捧起飯碗的時候，想起丁先生的人恐怕還空可以吧？

丁先生生於清末。他進學校唸書，正是個官

民不聊生的時候。(這叫人民想建民國成資的某個時期。)青年的血是熱的，他要推翻，可是那時代的繁榮卻不容他不安穩的動。他走上了革命青年的路，也受命青年免不了折騰。學校把他開除了，團成立以後，一般人都以為革命成了功，也回到他的書桌去。他中學畢了業，又到立高專師範學校去唸書。那時他研究的是因為建國的百年大計，第一件便是「樹人造國家，先要改造頭腦，這是他的信念

是天才永遠會找到自已的路線的。教育固然而辦理一般的教育並不需要天才。況食為天，肚子吃不飽的人，甯也決計吃不中國以農立國，廣東是個缺糧的省份，教育當中，農業教育當然是居第一位。束以後，丁先生的計劃變了。他所研究的不廠的學說或者蒙台梭利的理論，却是和國密切相關的作物。

東京帝國大學，他埋頭工作了六年。他的的好學，他的傑異的成績，即得了老師同聲的讚美。帝大畢業回國以後，他從在學(獨立中山大學的前身)教書，一直到沒有離開過這崗位。二十五年來，他在沈困當中孜孜不息的工作。他忘了名利和，也忘了他。

的稻種和優秀的農學人才。他每天的時間，不是花在教室，便是花在農場和實驗室裏。到了現在，他的弟子遍布於兩廣的農業行政，農業教育，農業研究和經營的公私機關，他的稻種也推廣到五嶺以南的每一個角落。在兩廣的五千萬畝稻田當中，有六百萬畝是我替他優良稻種的，因為它比普通稻種每年每畝平均增產穀子五十斤。『還有丁老師，便沒有兩廣的新農業，』這是學術界的公評。

丁先生一生用力最多的，是改良稻種。他搜集各類稻種，在廣東的東江，北江，西江，南路各地設場栽培，每年收穫以後，根據科學標準，挑選那最好的數種再種下去。這歷年再實驗，把那些耐水，耐旱，耐病，結實多的種子找出來，再分發給農家去試種。二十五年來，他培養出來的良種一共有七十餘種之多，其中最有名的是「東莞白」十八號，「黑標」四號，「金風雪」五號，「金山粘」三號，這些是特別適宜於珠江流域的氣候和土壤的。還有「白皮粘」十六號一種，有「七招種」之稱，因為每畝田可以收穀子七担，幾乎等於普通稻種的收穫量的一倍。對於這方面被地主剝削一方面又被債主剝奪的佃農，這些額外的收成是多麼大的幫忙，是不難想像的。

丁先生的選種方法，根據他所創的「個體變」的理論，是與眾不同的。一般人選種，只是在同類的稻子裏挑最好的幾株，但是並不拘於那種性質的稻子。丁先生却只就比較適宜於珠江流域裏的稻種選擇種，這樣在時間，精力，金錢方面都節省得多。這種選種說出來彷彿很淺，可是從事選種的人却往往悟不到。丁先生在廿五年當中，能培育出那麼多的良種，全靠把精神集中在最有希望的實驗上頭。『浪費精神便是罪惡，』他說。

丁先生的另一種光芒萬丈的成就，是野山稻和栽培稻的交配。在中國研究野山稻，他是野山稻的祖宗。野山稻是一種用不着栽培的稻，禾本極粗，活力極強，結實極多，可是穀子一熟便落下來，沒法子收割。把野山稻和栽培稻的交配，得到的新種便含有野山稻的繁殖力和栽培稻的優良性狀。現在試驗成功的，已經有「多粒種」一種，禾苗有大拇指那麼粗，每畝結實多到一千以上，將來公開推廣，農業界一定會起個大革命。

丁先生的研究，最近已經轉了方向，以先他注重實用，現在却特別在理論的探討上用工夫。

他認為在華種，育種，推廣良種方面，他的學生已經傳了他的衣鉢。只有在細胞，遺傳，氣候，土壤各方面，中國的學者所知道的還不多，須得他去做個開路先鋒。他是醫學界的理論家，永遠要在「不可知」的大海上面開闢新航線。

丁先生是一代廢業大爺，可是對於自己的成績的評價，竟比大學二年級生還「謙虛」。去年冬天，他的學生因為他教學二十五週年紀念，要把他歷年在國內外發表的論文輯成一個集子；但是向他徵求同意的時候，他的答覆却是一個乾脆的「不！」「這集子嗎？」他總起眉頭說，「這怎麼行？那些不成樣子的東西我還有修改呢！」丁先生是廢業家，他的性格也是農民的性格：老實，沈默，節儉，樸素。他一生只有三種嗜好：



論關羽

徐君慧

(第三年第二期)

提劍揚羽，人們就會想起那位赤面長鬚，跨赤兔馬，一手提青龍偃月刀，一手捧着春秋，左右迴侍立着一個黑臉大漢，一個白面少年，雄赳武聖殿堂，與孔夫子分庭抗禮，作為武人代表的關夫子。關於他，在滿清以前其實是並不知如此顯赫，以前人們崇拜的，是以「英傑有」三字為號，死的馬飛，但馬飛是抗金兵的，滿清以異族入主中朝，深恐人們從岳飛刺激起民族情感，亟欲另找一人來代替。但中國歷史上各將領，差不多都回馬飛抗爭過，吳越白起之輩倒合格，但一則殺妻求將，遺棄人倫；一則玩禮降卒，大殘忍，都為人所惡，只有關羽確是內戰專家，「掛印封金」，「秉燭待旦」等事都深得人們好感，抬出來人們易於接受。而「華容道」一事，又說明他的忠可以用恩義結納而變質，正符合滿清當時的假仁假義，用恩義來消滅漢人的反抗情緒的戰略。再則，實在當時滿人懂得漢文的不多，於中國

好，香膏，抽烟，和跟他的小女兒玩耍。他認為漂亮的衣服是學問的死對頭，因為學究外表的人必定不肯苦幹。他說：「我們要有科學家的頭腦，莊稼人的身手。」看見他形影以自作則，他的學生見他的時候都不敢穿好衣服。

丁先生今年已經六十一歲，可是在工作的勤奮和計劃的長遠上，他比任何人都要年輕。去年冬天，他的學生替他演講，他都不以為然。在去年那天，他對他們慷慨激昂的演講：「你們給我買書，為什麼？難道我老了嗎？是的，我今年已經六十歲，可是我的事業還剛在開頭，別人要活六十歲，我丁穎可非活到一百二十歲不可。我還要再工作六十年呢！」

歷史大都茫然，只有羅貫中的三國演義一書，為漢海屯文程奉讓成滿文，被武將們當成兵書戰策，畏葸瑣記載：「黃崇煥之死，即為滿人用蔣麟倫書之策。」他們隨手攜帶，對其中人物甚為熟悉。而演義中對幾個可敬的人物，如諸葛亮為一個會點邪狗頭草的，曹植寫為元元大怒，為寫為吳鳥，只有關羽寫得好，因之，這位其實是不值一錢的將軍，便被抬入武聖廟，成為市井崇拜的偶像。

關羽果為何人如人呢？擬晉陳壽的批評是：雖「稱萬人敵，為世虎臣，然剛而自矜。」按他生平事蹟，也實在是有勇無謀，剛愎自用，毫無政治頭腦的老粗。雖然他常捧着一本左氏春秋，裝成儒雅的樣子，其實是不懂得幾個字的，史謂其「好左氏傳，誦讀略能上口，他自持是對儒的嫡系幹部，劉備聽他一談則開水，君若兄弟，就聽他做不得了。諸葛亮比他強得差不多不能成

比例，他沒法與之明目張胆的搗蛋，只有暗中窩盤，寄得諸葛亮在日理萬機之際中，還要抽出「一付心思來應付他。譬如馬超初降時，他怕亮一付心思來應付他。馬超倒了他，遣書請葛亮，問馬超「為何如人？」亮放寬鎮守荆州的軍任，回來一面恭維說：「孟起愛文武，兼通萬人，一而兼之，可與翼德爭鋒，然其未及亮之絕倫。」

他比馬超強，連一向以為劉備是「庸才」的張飛也超下去了，才心滿意足，自謂「記這封信」。

又劉璋忠，劉璋時常發兵兩陣，勇冠三軍，卒降定四川，定軍山斬曹操改名將侯淵，拔漢中，蓋世功勞，適於關羽，劉備因封他為將軍，賜爵關內侯，關羽又乞起請來，攝職說：「一聲不與老兄為仇，一直到劉備聘了他劉黃臉白飯，得專征伐之權才罷。」

當于禁的大軍為秋霖水泛所阻，又斬了關羽，一時慌得，遂「他驕傲，忘了自己姓什麼，孫權遣使來求說，他大驚說：虎女不配天子，還罵破瑣語罵亮罵吳的政略，又罵不送門來，不聽勝敵之計，盡撤公安南郡之兵以赴援，遂致走死蜀賊，丟了南郡的前門刺州。這一來，不備不備，遂致恢復中原的計劃流產，還使西蜀的底勢山搖地動，為魏所乘，官將諸葛亮不得不磨陣力竭地六出，九伐以攻為守來苟延殘喘。我們說關羽不是「仁於阿斗」的替罪，而是「仁於關羽」的替罪，誰曰不宜？他被人盛讚的，是當徐州兵敗被擒，曹操當力籠絡他，對他為偏將軍，賜爵亭侯，三日小宴，五日大宴，上馬金，下馬銀，如此厚禮，仍不為所動，白馬解圍後，還跑回劉備身邊去了。然而，事情果真如是簡單麼？關羽亦果如是其忠且義麼？且引劉備命小存疑問話所記的一段來看吧：「關雲長傲性，引蜀臣曰：曹公與劉備，固兄弟於下，雲長為公，亦在憲宜職行求教，

色與妻，爲辭之。隨破，又願啓公，公雖其有
 異也，先遣使迎者，固自留之。遂長心不自安。

「一不足爲惡，再引難他時代未遂，是他本國的
 子民，豈能強所作的藝術圖志來作證據？」
 先主從魏國召布於漢陽，時秦宜祿爲布求救於張
 揚，羽啓操：「婆無子，下城乞糶宜祿妻。」操
 許之。及至城門，復曰，操擁其有色，自納之。
 後先主與張揚，羽欲於城中殺操，先主殺徐州刺
 史車胄以報之。以上兩段，雖地過略略有出入，事
 實是實的。他與曹操曾經有過這段桃色糾紛，
 先時既刺未成而帶個個，才到劉備離曹獨立。
 他們斬車胄殺徐州，到徐州失陷被擒，時隔不久，
 萬一曹操知道了這底細，會饒他嗎？這樣，
 你叫他如何能安心在曹操手下做事？如何不棄曹
 操而歸呢？其次，當時曹操身處，謀臣勇將，真是
 車戰斗量，他們都是造隨曹操多年，建有汗馬功
 勞；關羽是後來時，既無歷史關係，又無過人才
 智，經曹操特別委青，充其極亦不過如張遼徐晃
 如手足，地位且比張飛高，劉備除開就是他，兩
 相比較，自然隨曹不如隨劉。其三，曹操對他雖
 賜爲優待，却不使他染指，漢壽亭侯是個很小的
 爵位，漢時的侯分好幾等，以徵侯爲最高，亭侯
 最低，所食采邑只是一亭，等於現今一保。漢壽
 是洞庭湖邊一個小縣，當時屬於劉表，有名無實
 無官，收不到租稅，曹操不過以之作空頭人情，而
 將將軍一職，等於如今的副師長，有職無權，那
 裏及得到在劉備處當一面的威風。這就是他終
 於歸劉的原因。

演說中，「單刀赴會」一春，寫得關羽那樣
 威風凜凜，而魯肅却社會「一春，寫得關羽那樣
 是才智不下於周瑜的人傑，他力主聯劉抗曹，恐
 竟比周瑜爲高，以知人善任見長的孫權，對內外
 重賞的張昭周諮，都不過待以普通之禮，對魯肅
 却當作「下馬迎候」吳魯禮是魯肅中的，是諸將

之冠。又在自己早有榮貴的營中，却被一個單
 刀赴宴的敵人作弄到啼笑不得，殊爲不近情理。

讓我們從別的地方找一點這回事的痕跡吧：王鳳
 洲，曾和他倆都是劉備的驍將（也即同僚關羽）的
 人，查了凡那都是劉備的驍將這一事的記載是：「
 一」孫、趙合謀誘降劉備求荆州諸將，備不許，極遠
 置長沙零陵桂陽三郡長史，關羽發怒之。極大怒
 無以容，因召關羽，備遣羽爭之，權使魯肅將萬人
 屯益州以拒羽。魯肅邀羽相見，因致書羽曰：「
 始與豫州親於長安，豫州土地民力之豐，以濟其患，
 主上（指曹操）今委土許都之民，以濟其患，
 而豫州師情頗好，今已兼手西川，又欲兼并荆土，
 斯豈凡夫所不忍行，而況將領人物之主？」羽
 無以答。會聞操攻流中，備備失益州，使求和於
 孫權，遂分荆州，以湘水爲界。」又據老圃叢談
 說：「小說中頗倒事實，尤以關羽之單刀赴會。
 吳志言魯肅欲與關羽會話，宜將疑恐有變，戲不
 可往，肅曰：「今日之事，宜相開啓，劉備負固
 是非未決，羽亦何敢軍欲於命，」乃趨就羽。
 然則冒險赴會，乃魯肅欲與關羽會話，非關羽就肅也。
 」「不管誰就誰，總之關羽不會如演義中那樣神
 氣，魯肅不至於那麼可憐相，却是可以斷言的。

至於「華容釋曹」，是以私恩而縱公敵。羅
 貫中欲以此一事來表揚關羽的有恩必報，不料却
 適得其反。不過據老圃叢談說：「有論關羽華
 容道釋曹，爲非是者，不知此事全屬子虛，山
 陽公說記，言劉引軍從華容道步，遇泥濘，道
 不通，使領兵食草場之，騎乃待過，軍既行出，
 備放火而無所及，此即華容釋曹之說由來。其實
 曹操雖敗，亦不狼狽至此，赤壁一役，備僅能自
 保而已。既非事實，也不必深究關羽的罪失了。
 在五虎上將中，關羽的武勇，不見得比張飛
 賈忠強，論戰略不如趙雲，馬超，而政治頭
 腦更遠不及趙雲。本來就沒有什麼特別的優點，

再加上「剛而自矜的缺點，實在連五虎上將之羣
 都不配。但三國演義却把他吹捧成「天下第一，所以
 陳西不禁在小說小話中嘆道：「書中人物，幾
 幸者莫如關壯靈，歷朝史冊，壯靈僅以勇將，亦
 不過賞英武並頭耳；至於死敵手，通書史，古
 今名將能與此正不之入，非真可以據以爲絕經彙
 倫也，乃自此相一，而壯靈之入格，互相排擠
 極於無上，祀典方諸鄉鄰，榮名過於尼山。……
 ……」真是太幸甚了。

這樣的人物，當然有許多神奇的傳說，據關
 西故事說：「蒲州解州關公本姓關，少時力殺
 猛，不可收，父相安而後之後關空室。一夕，
 啓窗越出，聞關東有女子啼哭甚悲，有老人相向
 而哭，慟而排牆詢之，老者訴云：我既已受聘，
 而不復歸，聞女有色，欲殺爲妾，我既已受聘，
 受吐盟，以此相泣。公聞大怒，仗劍徑往尋，
 殺尹並其舅而逃，至瀆關，聞關門圍形捕之甚急，
 伏於水旁，掬水洗面，自照其形，顏色雖赤，
 不復認識，挺身至關，關主詰問，隨口指關爲
 姓，後遂不易。東行至涿州，張瓚德在州賣肉，
 其齒止於午，午後即將存肉下，舉五百斤
 大石掩其上，曰：能舉此石者與之肉。公適至，
 舉石輕如啣丸，搗肉而行。張退及，與之角力，
 相敵莫能解，而劉玄德買草履至，從而繫止，三
 人共談，意氣相投，遂結桃園之盟云云。」
 復有關公月下影影射劍一劇。都是他生前軼事，
 爲正史及演義所不載的，至於死後所顯異，則
 做說更多，茲不具談。待到乾隆刊三國志，竟還
 改附陳原文，易其說法。（老圃叢談）志士既知
 是會始，故才們自然就不加。從此以後，關
 聖帝君，比孔子還吃香，他的崇拜者遍於大
 下府社會，「世俗換帖，稱拜兄弟，乃拜於關公
 之廟」（同上）前幾年春到一本什麼新書，竟
 說關聖帝君已代替玉皇大帝而爲神之主，可謂
 愈來愈荒誕了。

（第三年第八期合刊）



熱情橫溢的何香凝

簡史

烈，梅花的清香，也正是象徵了她的人格。

何香凝是最近第一個獲釋的政治犯廖承志的母親，國民黨先烈廖仲愷的夫人，大家對她的名字決不會陌生吧？她非但是醜陋未盡英雄先覺的女性，而且還獲得「手斑」，她最得意的傑作是「畫虎」和「梅花」，虎的真

何香凝的成名，決不像現在那些「高貴」的夫人一樣，「素以夫貴」，而她是全憑自己奮鬥出來的。也許很少人知道這個故事，就是廖仲愷先生在

日本的加入同盟會還是她介紹的，她的同盟會會員說，聽說是在十號左右，由此就可以想見她的抱負了。那時東京的同盟會會員，時常在她的住所聚會，

而因此也常以東道主的姿態出現，所以當時的中山先生和同盟會會員對她的印象都特別深刻。

民國十四年中山先生在北平協和醫院留醫之時，何香凝先生去看他，他老人家神志還很清爽，但是也似乎自知不起了了，看見何香凝先生，他

慢慢的伸出手來，緊緊地拉住了何香凝的手，熱情而瀟灑的望着她，用日本話喊她一聲「御婆樣」(老婆婆老媽媽的意思)這表情似乎是很愉快的表

示對她的親切和放心，在這裏想起中山先生差不多同時對汪精衛等流着淚看做天賦化了，「我死後，恐怕敵人會欺侮你們」當時在精衛也含淚答道：「先生

你放心，我親切的！但是中山先生逝世三年以後，汪精衛果真竟敢欺侮人賦化了，「我何香凝呢，她像孤寡野鴉，也像常常啼的松鴉一樣，振翼奮鬥，地都扎

着，雖然表面上是那樣的閒靜，而內心的激烈，實在是永遠不滅當年的。

在「一二八」的前夜，她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悲憤到了極點，當時政府所採取的政策，當然她是絕對不能容忍的，因此她雖然當選為國民第

中央委員，但是委薪水給她，她總是退回，她表示「我對國家毫無貢獻，何忍以人民的膏血而自肥！」這話真是慷慨了那些點中利祿，顯得「官半爾

而貪污狂妄之徒！但是到了「一二八」起戰爆發，她與翁復狂怒起來，對那些應戰的將士感憤得痛哭直流，她立刻組織極大的能力參加這次神聖的

民族戰爭。以她仁慈的本性，首先就想到了饑寒窮困一個傷兵醫院。戰爭開始後，我們在勞勞裝備之下，損失太慘重了，收容傷兵實是那時住在上海

的人所最感迫切的任務，但是饑餓。她一向生活於清苦中的啊！於是和幾個朋友商量之下，就分三方面進行：(一)傾自己的所有；(二)募集；

下辦起來了。她那時的身邊雖然已經很不好，但是每天一定到醫院去工作，由於她人的感動，送東西到那傷兵醫院的特別多，有一次我們去看她，

在門口就看見許多送慰勞品去的人民，其中有一個八十幾歲的老者，一手扶着拐杖，一手捧着三十個雞蛋，雪白的頭髮，雪白鬍鬚，他看見我與翁

而顛倒的說：「這是他們(指家人)要我留着自己吃的，……我那裏能夠吃得下，我老了，讓那些受傷的年輕人吃吧。」他說着哭了起來，我

也哭了起來，這是多麼偉大的場面啊！當時我實在抑止不住自己的感情，再看見醫院門口人山人海的樣子，我也不想去騷擾她老人家了，就溜回了我

的腳步，回到自己的崗位上加緊工作，那一天我工作的效率特別高。

演了諾魯諾對馬仲遠的一段送禮故事。

一次在廖仲愷先生舉行國葬的時候，何先生從上海趕到南京，以他們愛情之篤，雖然廖先生已死了多年，依然是悲痛萬分，當然這悲痛不是單

純的，是夾着國恨家愁。當廖先生穿鎊鎊行時，有許多趕到南京的學生來致哀(廖曾在黃埔軍校當代表，苦愛學生的愛戴)，何先生在悲憤之餘

對這批學生大加訓斥，一面是熱淚交流，當時這批年輕將校本來真心對日寇的侵略也是非常悲憤的，苦愛學生的愛戴)，何先生在悲憤之餘

感動，結果這位老師母和許多糾紛的學生，竟哭成了一片，淚水引起了民族的仇視，熱烈的燃燒了每個在抗爭的心。

何先生因為熱情橫溢，她所以最易感動，最易痛哭，甚至使人感到她老人家就是一個「熱情」和「哭」！她的熱情真是到處表現，奔放不已！有次

有一位朋友看她在家里裏太悶了，勸她到舞場去看看，那時她正坐在上海發行已久，何先生生活特別嚴肅，她沒有進去過一次，因之這次經朋友的提

議，她也就答應了，舞場當然是不會跳，就坐在舞池邊吃些點心。這時她忽然要求那位朋友介紹她兩位舞女談談，等回舞女來了，何先生却對她們

大講其「生活」人格「職業」無非談話，能始終保持人格尊嚴可貴，又和她們講一個步舞女談談，結果兩個舞女覺得非常滑稽的相視掩口而笑

，此人此地來說這種話，在她們看來當然是可笑的。然在這些小地方我們也可以看到這位老人家是如何熱誠真摯啊！

日寇侵略香港後，她老人家怕地同普通老百姓一樣，住在一些文化界朋友的家裏，羨慕着那安逸的生活，羨慕得像一位鄉村老婦，不知者

那裏會曉得她數十年來的驚天動地的經歷呢！前年秋桂林要急徵的時候，她帶着幾位朋友的幫忙，搭乘一條民船到了平樂，又轉船平，近來聽說已

經過廣州到香港了，想起她，就想起了「熱情的眼淚」，想起了「松柏的堅貞」，也想起了「梅花」「老虎」，想起了「咬菜根的淡泊精神」，時代

在苦悶，在紛亂，在要求轉變，在這個時候，何先生確實是我們的榜樣，是我們的鼓勵。(第一年第四期)



關於林肯 吳賢

求知慾旺盛，慙慙自學

在林肯的一生中，常見他引用聖經上的辭句，這是他從小受的家庭教養的影響，他的先母雖不識字，但記憶很好，有時講聖經的故事給他的孩子們聽，他的父親也會講故事，講得很美妙，却不愛讀書，他能夠做木櫃和窗架，能打鐵，能伐樹，要讀書有什麼用處呢？亞伯林肯就不這麼想的，他感覺得「我應該讀書寫起來和別母一樣！」他的別母給他的印象很深，她不但有好的故事，又能讀聖經，寫起來很流利，好似她不是在田裏和花叢裏工作的人，他很愛她。

林肯起初上學，來回走四英里，落雨天，便得赤脚走路，因為他的破鞋子會漏進水去，教員用一本古一的傳過去，指着字母教學生拼字拼音，一次再一次的教，這就是他最初受的學校教育，字和字母，不是一個故事，所以要像已新藥師那母親教寫字，他還沒有學到。

他的生母死了，新來了一位好客的繼母，誰都不願說她是會讀書的人，但她知道讀書是有益的事，決定要將孩子們一律送進學校去，林肯心中自然非常歡喜，他早就特別傾心於智識的追尋了，但他的父親却決定：亞伯林肯做一個出色的木匠，像他一樣，他便停學在家，燒火的柴比上學要緊，一隻小牛可買六塊錢，而書不值一塊錢，奔的力量比筆的力量大些。

他是一個勤懇的自學者，他對要各方面的知識：要瞭解人性，特別是了解自己，他不管什麼時候看書便讀。他讀書自然不會很多，白天沒有時

間，只有黃昏，和夏天的夜間，他最近火，吹火發光，使他在黑暗中能夠繼續閱讀，因為繼母的燈燭只留在禮拜天和節期用上。

他伏在壁爐前的地上，用一隻肘撐着臉孔專心讀書，在他面前掛開而使他在廣大的智識領域內，病到門徑的是些什麼書呢，這裏，有一「聖遺記」，從這本書裏，他第一次檢查了自己「魯濱遜漂流記」，靠着它，從幻想中描繪了一段自己已在邊境上的生活情景，偶或一段聖經，喚他走進幼年生活的歌唱的回憶，而關於人性弱點的第一種圖歌的「伊索寓言」，使他增加不少的智慧和同情心，「華盛頓傳」和「佛蘭克林的生活」，充滿了戰爭時期的故事，他了解一些複雜的現實生活：有時從威靈頓帶一包舊報紙的包裹紙，那是供給他知道許多新鮮的時事消息和新的材料。例如關於選舉和南方風波的事情，現在，使他知道傑克遜是一個平常人，居然被選得大總統，從此他觀看那些富貴人家的破椅子。後來他雖然不很瞭解，沒有什麼清晰的見地，但他厭恨這種事情，心中起了不安的現象，而常常為對這些問題化費幾個小時的仔細的思索。

他十六歲，就成了那一帶最好的斧手，到二十四歲為止，他還是做他的新穎耕田的農夫。他在學校裏讀書總共不到一年，現在已經能讀能寫能算，雖然他寫的文字很流利，但他的手並不靈巧，因為用錘和鐵子，和斧子作的時候多，用錘的時候很少。他去田裏工作時候，他忽然把錘或刀放下了，從袋裏取出一本書來，輕輕的

讀，只有黃昏，和夏天的夜間，他最近火，吹火發光，使他在黑暗中能夠繼續閱讀，因為繼母的燈燭只留在禮拜天和節期用上。

讀給自己聽，有時招呼別人停工，他坐在石欄，或是欄上，對他們談論到河流，選舉，過去的日子，把所有的事裝在一個故事裏，引起大家喜笑，這是從他父親那兒和伊索寓言裏學來的。

地方法庭開審的時候，他抽出皮夾來，看他們是殺一個白種人，或是一個黑種人？無疑的，他對印第安人表示同情，他借了一本法律書：「印第安納州修正法」，這是他初習法律的門徑，有一次審問時，他注意一個律師的辯論，他立志向「將來和這些人比賽口才。」意大利籍的法律師，是他讀的第二本關於法律的書。這時他已經二十一歲了。不久他借到一本「英文文法」，他首次與有破爛的語文接觸，又從收師那裏借到一本歷史的書。這位沉默而敏感的青年，因為他這許多年追求正義，看見人和獸所受的種種虐待而奮起，他已經讀了國家的保護法律，而且在他心裏造成一個法律世界的圖型。

正義感與豐富，同情黑奴

林肯比同年的人身軀高大，氣力強壯，十一二歲的時候，便能揮舞新劍。一次父子兩人出去打獵，亞伯林肯已經懂得如何放槍，在火線內，來了一隻火雞，對準，放槍，火雞已躺在地上，他拖上前去，忽然他受了一陣寒戰，這是他在生活裏第一次感覺到動物而彼此殘殺的可怕權力。他不再感到禮拜日烤火雞的味道了，他把槍交給他的父親，從此以後不再用槍打死任何活的動物。

十八歲的時候，他的姑姑在出嫁的第二年，生產死了。傳說因為工作過度，沒有氣力支持住產期的痛苦，這使他少年的怒氣旺盛起來。他的父親狀況不好，而他姑姑的夫家小有資產，他們自以為上等，照例輕視媳婦，強迫她做他們的丫頭，他起了報復的心，當姑姑的夫家另外兩個兄弟結婚的時候，他賄賂了鄰人，換了新夫婦的兩張牀，接着吃喜酒的舊規矩，新姑夫婦正式

要坐坐林，坐林之後，喜娘辭掉了，這兩對新夫婦配錯了。正在這時候，新郎的母親跑到新房的牀傍，嘆道：「天呀，和你們同牀的不是你們的妻子呀！」林背用聖德燈籠，氣忿的將這小小的事件，寫了一本談話的書，「魯班笑談記」，而且丟了一本在那魯班家的木屋門口，隔了多少年，在印那安納州知道這本書的人比聖德還多。

當他有了這額河上生活的氣力和技術，有一個富足的農家雇他做貨到經與林去，這是他的好機會，去看著密士士比河，以及海。海沒有看看，另外有那海上的船。他下了貨，走在船與林的街上，有一張廣告吸引他的注意：「高價購買任何形狀的罪人，出售罪人，備有地庫及廚房供給黑人膳食。」另一處廣告上寫明：「優質尋愛逃亡罪人三個，沙色頭髮，藍眼睛，紅面孔，膚色甚白，與白人相同。」

年青的旅行人想這是不合理的，罪人逃亡時，這他像一隻狗，拍買他像一匹馬，監禁他像一個囚犯，他在家裏聽見父親所說的，牧師所反對的，報紙上所載的，都一一親眼見到了。

而當他第二次到經與林時，他的經驗更深了，他親眼見到奴隸的市場。

在他面前站着一個人，穿著使人詫異的衣服，發出响亮的聲音，他拿着一根小鞭子，指點着每個半裸體的罪人，引他們慢慢地走進監獄內。他們的腳都帶上鐵鍊，如果其中有一個人停止不動。或動得太快，買奴的人就刮下一鞭子去。有一個黑奴，細長，面龐頗瘦，顯然是一個處女，每個黑奴見了她顯出歡喜，她也上了鐵鍊，赤着身子，聽着買奴人的呼喚走出來，在厚土面前表現她少女身體吸引人的地方。買奴的人喊道：「買她少女身體是很值得的！」來賓的願主彼此也交換了和買奴人的叫喊同樣的談話。

林背看見這情形，全身戰慄，他看見這少女的裸身，不能不受刺激。他是北方人，看了這件事後，心中大為震動，他疾走，他的人格是從

窮困和等苦之中獲得堅強，他能在大城市中不受各種誘惑而保持自己。看見同胞的弱點，看見可恥的買賣罪人的舉動，使他的心腸冷靜下來，研究奴隸和他的主人，他騎着馬在街上走來走去，問過牧師，教員，醫官，他們都異口同聲的說，這是一種制度，為了一個黑人的命才有的。

林背回到海港口，從一家咖啡店出去，看見兩個紅臉人在玩紙牌，管店的輕聲說，昨天，這賭錢的贏取他兩個操縱的兒子離掉了，聽了這話，他的心受傷了，他無言，一時掉子很難看，好像有一副批子重壓在他身上，他向他的同伴說「我不做一個奴隸但我也不做奴隸的主人！」

沒有說過女人的壞話

林背對於婦女有高尚的觀念。向來沒有聽他說過女人的壞話，他雖不能完全不和女性來往，但他有純潔的德行，他以為女人和男人一樣，可以提出建議，他有公平正當的思想，他的榮譽使他不願破壞婚姻，林背受過女性的試探，但他一直拒絕婦女的接近，他感覺需要女人，但他生來品性，關於異性的事容易害羞。他孤獨的時候，却富有詩人的幻想。有一次遠遠走來的女人求他修理路上破壞的車輪，他喜歡她們中間年青的一個。等她們走了之後，却想了多時，想出這麼一個不是故事的好事：他求了父親的馬追了那輛車子，他到那女人和他私奔，夜裏，她騎在他的馬上，穿過平原。在一個帳篷裏住下來，他們規定了，不再私奔，他在她地的父親，一直到她父親聽允這門婚事為止，這個故事他後來告訴過人，林背的靈性生活的深處顯露着一首詩。

他怕女人。見女人就害羞，他成名之後，幾乎每個農夫對他總有一段故事好說，却沒有一個女人提到他，也許他會使異性不羞。小時候，他和他的的一個異母姊妹，同走在那裏的樹林裏，她忽然壓在他背後，和他開玩笑，但架手架腳的林背，他身上那柄大斧却把她的脚刺破了。

一個被他愛了三年的女子安慰他訂婚了，他二十六歲，比他年輕四歲，訂婚以後是他最快樂的時候。但這情形不過是在快樂地的一個停頓，很快的，他又落在憂鬱中了，夏天的陽光很流行，他的堅強的身體和這種病奮鬥，最後得到勝利，但是却奪去了他所心愛的安眠，他很受刺激，他的童年很困苦，缺少快樂，而現在快樂又變成他的夢了，從他的幻想中，他作了一個曲子，要唱給自己聽，他常常徘徊在桑加門路旁的樹林裏，一個人自言自語，有時走七英里路到她的葬地去。最後，他接受醫生的勸告，到一個朋友的家裏去住，在那裏，他幫助收拾，有一次起颶風雨，他們忽然聽見他喊道：「她在那裏孤獨的躺着，我實在不能忍受了，暴風雨不該打在她的葬上！」

他在孤獨的時候，心中起了一種壓抑，所以身邊不敢帶一把小刀，（第一年第三期）



丁費堂據實駁復

英國人又做了上海海關稅務司，各方贊美之餘，便有一「聰明人」驕驕說「中國缺乏此復項人才。」而丁費堂先生則立函某報據實駁復：「中國有此項人才達一百五十八人。」

余不禁恍然大悟：這一百五十八人之所以不能做海關稅務司，倒確就在於他們是：「中華民國國籍！」然而，亡羊補牢，未為為晚，我嚮向這一百五十位先生獻頌，請即呈准政府，轉入英美國籍何如？（第一年第七期）



存古先生傳

原于能時代，還往往遇見本傳主的嫡派子孫 因感而作此

張默生

存古，不是先生的名，不是先生的字，也不是先生自命的別號，因為他古道熱腸，古貌岸然，他認為凡古的東西都是好的，慨然以保存古代文化自任。於是大家就稱爲存古先生。他的真姓名，因而反被掩沒了。他對於古代的信念，如朝朝數雞，如日三省其身，任何時代的潮流，時代的暴風雨，不能搖動他。他自許爲一義學士人，一傑成造，洋洋自得。存古道，古字，及古重玩器甚多。他自幼即嗜讀於古籍之中，朝於斯，夕於斯，故於書無所不翫。年廿時，於經史子集已略能背誦了。有兄一人，字鐵一（老道學），現行地步，耳不聽淫聲，目不視美色，常獨自徘徊。口中念念有詞。兄弟二人，友愛異常，互相傾軋。兄常弟爲孔門中的曾子，弟稱兄爲孔門中的顏回，但科舉場中，屢試不第，二人常抱頭痛哭曰：「世莫我知也！世莫我知也！以後兄成進士，弟中舉人，二人又相對讀史曰：「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哉！明天子在，可以出而仕矣！」不久，科舉擱停，兄一氣而死，弟則荷延喘息入世。

前清末年，一號讀書人紛紛投考留學，存古先生便大斥他們荒謬，並故腔而言曰：「吾聞用髮變夷者，未聞變夷者也！一這話，他的父親還在世，心想：長子既因我才不過，猶便以死；而所望名聲顯父母者，就惟有次子了。於是便對他說道：「兄呀！我家不種家聲，今後就靠你了。應科舉，與學堂，考送留學，當今皇上欲定新法，君君父上有前聖，出而爲君國報効，也只有留學一途。你不之過，而執法，看其父面上，也隨時一些吧！」存古先生雖然稟稱說：「爹！是！君命不可違，父命不可違！兄就去投考留學，兄還留學日本，因爲日本或許還保存着我們中國的文化。於是存古先生，便以舉人的資格，考取留學日本，接着乘梓浮於海了。

存古先生到日本後，大失所望。因爲終日所講習的，完全不是他所想像的中國文化，而是新從歐美釋教的始末品。他是志願習法政的，但教授所講的什麼法政，什麼憲法，他聽來都格格不入，而且有時還等得心欲爆炸，滿腹牢騷。他伺隙出外遊逛，且所習耳所聞的，無一不使他惱心太甚，以致發瘋。一次，他去洗澡，有位女進來，要爲他擦背，他昏後哀痛

，不禁放聲大哭，幾乎把那位女爺管倒地，跌頭碰地而去，他也才轉危爲安，自廢更生，從此將近四年，再不敢嘗試去洗澡，自己安慰自己道：「不洗澡，也好，可以保住元氣。」

四年之後他回國了，朋友們都去道賀。他說：「不要賀，不要賀！我在日本呆了四年監牢，苦矣哉！苦矣哉！要賀，除非賀我得蒙釋放，得重睹祖國的天日！」友人齊說：「你太客氣了！你已進貴天門，如今又學通中外，將來出而爲政，實行你的嘉謀嘉論，必可造福於國家民族不小啊！」他說：「諸位請坐，我告訴你們：外國的東西，完全是騙人的。就我所學的法政一科而言，四年的講義，還不及我們尚書中的洪範一篇哩，那就不用再說周禮一書了。他還好談人生哲學呢，我聽來講後又講後，那能配和我們的大學中研作比較呢？至於我們的周易哲學，他們連做夢也不會夢見。諸位朋友，請以後不要對人說我留學，啞吃黃連，我自己苦心在頭破血流了。一朋友見他長吁短嘆，翻臉離分，於是乘興而來，敗興而去。他的父親也以爲他留學歸來學成名就，從此必青雲直上，步步高陞的，就欣欣然問他道：「你這次到日本去，學得來什麼本領，可以和我談談嗎？」他說：「爹呀！君父之命不可違，兄才也命去留學；那知是一天大騙局，除了傷風敗俗，在街市上除了傷風敗俗，沒有什麼可說的。」

不久，他父親死去，自然他也是一動不動。



於是守夜三年，謫古禮，三年不言。終日閉門不出，將他祖上遺留下來的所有書籍古物，集合在三間大房子裏。日夜整理其中，又把所有那書物讀了一遍，都能背誦如流水了；其中還有書卷二十餘部，他也能一字不錯書寫下來。有時讀書倦了，便邀集先人遺留下來的古玩，默然嘆息，久久，或是三年盛衰，不過這才的盛衰，他却是心安而樂，以為無所憂禁不遇。

幾服藥後，他才與家人講話，與朋友來往，但因他三年不言，通常的語言，幾乎忘記了，又加終年讀書，已成習慣，所以和人談起話來，滿口之乎者也，甚且以古書的文句，代替他的說話，對於未讀書的人說話，也是如此，一時頗為笑談。還有為學人讀書，就引用書中別一文句，來解釋一文句；或引用他書的文句來解釋此書的文句，正如英文教員對初學英文的學生，令他們直接聽講是一樣。他後來雖然可以說說普通語言了，但一談到書本，或有人請他講書，他便搖頭擺腦的氣喘神大，通常那書長着朗誦起傳古文來，弄得人莫名其妙，不問他而去。有一位朋友勸他告他說：「你為初學的人講書，應該用通俗的語言，巧譬妙喻，他們才可以解；為什麼不分學力的高低，只知背書給人家聽呢？」他抗辯道：「你胡說！你不懂得聖賢的道理，你不知自古書聖賢的書，你不懂欣賞高文巨典的價值，何用這多言？試問你，古書裏面有詞，用現在的話決讀不明白；凡用現在的話去講古書的人，此人說時不說，不說，莫不通！一那些朋友聽了他的妙論，笑着捧着肚子走了。他後來背古書，似乎是以爲至樂，好像吸鴉片的吸上癮似的，一天不肯背，背書也不是，臥也不是，又是憂脾氣，又是愁眉不展，直似不可終日的樣子。但他背書時，必須有人在聽，他才過癮。他每每把一篇古文，一本書，或一部書，毫不停地背完了，便接着問在座的人：「背得熟不熟？」在座的人如答道：「一點也不。」他就喜得跳起來。急忙招待客人的茶、酒、點心、甚至還留飲酒。等到客人酒醉飯飽而去，他便樂也陶陶，有時取來古書，連唱幾遍詩經，於是安然就寢，這一夜，可說睡到一人無少一人的境界了。可是他并不會撫琴，連胡也無一支琴譜也不肯，他只是把古書放在面前，兩手作出撫琴的姿勢，聊以寄意而已。至於唱詞，非詩經不可，但案頭讀上類的詩，尚須除外。琴詞，是他自己創作的。唱時，經常是坐得端端正正，閉起眼睛，惟有唱三頌詩時，才在室中狂舞起來。據說：他聽着至極！

他自到日本上當以後，就如讀書進理科，與學堂，是一天失策。滿朝各部大臣，不能早娶及此，力批道齋職任舉上到刑部，恐怕是一氣私欲，是五種相終結的運會如此，大概國難不會長久。那時他正隨着若瑟廷把他錄取，無端發到東庚去坐監，所以於清朝的國運終結，也無所我其惋惜；但當時亡命東渡的革命份子，無不立立激激，種族革命派，他一律視為叛逆，視為洪水猛獸。壬午年，武昌起義，各省紛紛響應，S省的革命黨人也在大事活動，常有留日的一位同學，是一位革命份子，請至其助。他其實是在暗中來接應他的。雖然明明知道他就是加入，也未嘗不有補；但以其的資財而論，其資財也是有的。若他加入革命，則那些正在發難的人士，就必然互相說：「你看若古先生，他加入革命黨了，我們還考慮什麼呢？非加入不可。」他的那位同學的打算是如此，所以一來就向他籌畫此事道：「一兩方的革命勢力，已經到了大半個中國，你將來的結局如何呢？」他近前跪步，向那人耳語道：「我夜來仰觀天象，恐怕滿廷的氣運是受告終的。」那人道：「你的主意何打算呢？」他道：「我嗎，我沒有主意。」那人冷笑道：「你不知讀書明理的人，也公然就出自己有主意的！」那人道：「你這番話，對於天理、地理、政治、經濟無所不曉的人，居然說出這種話來，真是令人奇怪！」他道：「你曾，現在怎樣好？」那人道：「依我看，識時勢者為俊傑，你也加入革命好了。」他聽了這話，如同被錘子刺破一般，就勃然怒目地叫道：「你是什麼人？你來約我隨你造反嗎？我是讀書貴的人，我不會！你快給我出去！」那人急止他道：「你小聲說，這種事，弄不好，是會滅族的！」於是又把他說了個頭昏，接着附耳對那人道：「那話，請你出去好了，今天的話，我決不給你洩露。」那人停了一會，接着又問：「你老兄是讀書貴的人，我再請問，易經上，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這句書怎麼講呢？」這一問，他勃然語塞了，不過又想着他背書的技藝，很想立刻把全部易經背下來，報作是同前革命的無言之笑，也可把緊合的空氣沖淡一些，無奈在多年不見的朋友面前，也有些不好意思，嘆嗚嗚，試了幾次，終於未能衝出口來。那人觀察他想說不說的神情，就追問道：「那句易經怎樣講呢？」他大聲答道：「聖人說的話對！聖人說的話對！我革命！我革命！你給我寫上名字好了。可是我還有個條件，就是不能男去髮辮，留着髮辮，留着髮辮，受之父母，不致有愧呀！」那人道：「這無關痛，留着髮辮，還真惹人討厭。」存古先生從此成了掛名的革命黨，他的那位同學就歡然與他告別。

不過不久，清帝就宣佈退位。他才算鬆了一口氣。許多朋友來訪他，他一見就跳了一跳，因為他們都把髮辮剪去了，心想：「他們莫非是專來剪我的髮辮嗎？這可不能允許，因為古書上找不到根據。」他恐怕他們講及此事，不如先行提出抗議，就很有威嚴地對他們說：「我是不能剪髮辮的，我們現在未定章程，現在還留着髮辮做什麼？來，給我剪去！」於是一擁而上，把他反折兩臂，在他怒罵聲之下，嗚嗚一聲，髮辮落地了。看着這事，他哭了一天一夜，次日又撫着自已的頭腦，跑到父母墳前，跪下哀告道：「一呀呀，娘呀，不是孩兒亂剪也毀父母的遺體，是那些暴徒為孩兒

剝皮致死，所以得了這混名。存古先生行刑剝皮捉到了，自然是憤怒異常，連喊：「過堂！過堂！」一兵士把剝皮押了來，存古氣沖天地問：「你這是剝皮嗎？好名！好名！我聽說你官守剝活人的皮！剝皮不慌不忙的這剝皮排着？」向大老爺問：「小人跟不剝剝活人的皮！剝皮不慌不忙的這剝皮排着？」向大老爺問：「小人跟不剝剝活人的皮！剝皮不慌不忙的這剝皮排着？」

存古說：「不是右手是左手！」這是私獄中打學生的辦法，因為右手是留着寫字的。剝皮又把左手伸出，存古狼狽地打了五板，一面打着，一面還發出噁噁的用力之聲。遂即問道：「一捺不疼了！剝皮假裝哭起來說：『疼極了！』存古道：『疼就好！』我再打你五板，叫你記着，若你還作土匪不作？於是又打了五板，並且聲明說：『你再再敢作土匪，下次理住你，非打你二十板三十板不可。去吧！』一方著名的土匪剝皮，就這樣開釋了。

遇有一次，捉來了一個土匪，存古審訊他：「你為什麼作土匪了？」那位土匪說：「我不是土匪呀，是村中的人給我起的綽號叫土匪呀。」存古立即安慰他說：「我事前不曉得，叫你受委屈了！不過這綽號的外號，以後最好是承認，免得生出誤會來。對不起，你去吧。」那位土匪安洋洋洋得的逃走了。

自存古先生兩次開釋土匪，縣全境，可以說是安無事，了。四鄰匪寨的，日必數起。鄉間小康之家，都喊着一民不聊生，不問不問土匪殺了。於是終日避匪患的人，從四方都向城裏逃，漸漸山由人說，以致一切公共處所、廟宇、商店、及所有住戶的客房間，都閉門，掃不掃，城內秩序，也因之大亂。存古得知這種情形，便到處問難民，對他們說：「不要緊，你們就在城裏暫避，我保證你們；等我辦法把這些匪徒肅清了，你們再回家安安穩穩的過日子。」要好的，有我在此，他們決不敢來攻城！」真的，城至存古先生撤職以前，城內始終是無恙的。這是因着存古先生特士歸過於仁慈，所以土匪們，也不好意思來鬧他的玩笑。但是存古先生

作家花絮

田舍

詩人常任俠先生身材高大，態勢莊嚴，似乎神聖不可侵犯，雖于和他親近，但當你向他求救時，他却是異常和藹可親，特別對於愛好文藝的青年。

光未然先生，原名張光年，是「黃河大合唱」的作者，也是一個詩歌劇團的作家，我曾聽過他朗誦：艾青的火把，和他自己的詩，如民主在歐洲旅行，市街頌，我嘲笑等，頗為感動，聽者們一定和我一樣有同感；張先生的「光」芒已經四射了，但他還是自謙為「光未然」呢！

有一次在昆明，常任俠談名詩人艾青先生的略歷，說他是浙江金華人，原名琦海澄，幼年時代就當了許多痛苦的日子，初在國立魯專學畫，繼赴法留學，歸國後曾因為寫詩入獄，因此在他的作品中，除了有口語化、形象化、樸素、清新、明快、散文美等特點外，並具有一種靈敏的成分，就全由於生活，環境給與他種種影響而形成，艾氏作品有大堰河、北方、火把、向太陽、黎明的通知、鷓鴣野、豈裏頭、他死在第二次、獻給鄉村的詩、反法西斯、並有以詩的形式寫成功的「一冊詩論」。

作家傅東華先生，很有趣的，有一次在某個婚宴上作自我介紹說：「我阿傅東華，我在北平有一座城，題作東華門，你們進城以後，別忘記我所開的東華旅館，在旅館開着無事，不妨翻一翻我所編訂的「一冊東華錄」。

自己深深覺得傷悲是嚴重的，他舉筆獨思，追尋隱患的由來，自己也應負一部分責任，為什麼目前的剝皮僅僅打他手板了事呢？為什麼自稱外號「土匪」的那個傢伙不把他纏縛起來再細細盤問呢？他想到這裏，連說：「不應該！不應該！我以後再捉住他們，非動用笞刑不可；笞刑是古代的五刑之一，我想很夠他們受的。但我不妨先自己嘗試一下，看是什麼滋味，若是還能受得住，我就從五刑中再挑更重的一種來用，雖然本廳的土匪也是我的子民，但爲着逃到城裏這些善良的子民計，也就顧不得許多。好，我先來試驗笞刑，我就這是這個主意。」

一天深夜，存古先生決定試驗管刑了。吩咐衛役了一盞老燒酒，做了兩椀菜，便自斟自飲起來。他的意思，是先借酒的力量壯壯氣，好準備挨打，如果酒的力量也無效，那就不怕那些皮頭們再猖獗了。霎時間，他把一壺酒飲完，覺得醉薰薰的周身生熱，中氣十分充足，便喊來一個穿衙役的衛役，衛役問：「大老爺有何吩咐？」他說：「你拿一根草棍來！」衛役聽了，急忙跪下道：「小人不知身犯何罪，惹起大老爺了！」他說：「不必多言，拿來再說。」衛役垂頭喪氣的出去了。一會，那位衛役無精打采的拖來一根草棍，兩手顛顛簸簸遞給他，他說：「不是您打我，是誰打你來打我。」弄得那位衛役更莫名其妙了，又接着跪下請求道：「大老爺有話不妨明講，這便僕小人越法折壽了！」小人那敢用草棍打大老爺呢！他說：「好，你起來，我告訴你，你不要對別人講，日前我打你，首領魏皮的話，未免太輕，你看現在本縣的土匪，越法鬧得不像樣了，再捉住他們時，我想打他們的屁股，但我不知打屁股是什麼滋味，所以先想試驗一下。你也不必打，就結結實實的給我三下吧。這也是公事，不許你不認真！」衛役雖然明白了，可是很難為他下手，於是又請求道：「大老爺想打我的屁股，捉得來時，打就是了，何必大老爺自傷身體呢？」衛役說：「不，不，此中的道理你不懂，我不和你多說了。來，草軍的打三棍，」那衛役不認真！「說完，褪下褲子，俯伏在地，喊着：「快打！快打！」那衛役便迫在遲疑，首在不忍下手，但催催更厲害，幾乎於為起來。那位衛役



高爾基雙胞胎

高爾基是一位轟動全世界的大作家，在帝俄時代，他的名聲就非常之大，因此常常有些流寇流匪，甚至高爾基的姓名，來便他獲得一些利益，而一般偽善高爾基的民衆，更是一個名。高爾基在公園或學校裏，就不能大意過，假若一經人家發見他，立刻會給人前後後地圍起來觀看。有一天在莫斯科街上走着一位男子漢，突然為人家發見，把他當高爾基，於是大聲叫道：「啊，這位就是大作家高爾基呀！這叫之後，馬路上的人統統圍攔，看。那人被非行弄其甚妙，極力證明自己並非高爾基，更不是著名作家，但大家那兒相信呢？直至有一個人出來老實地告訴大家，這人不過是個理髮匠之後，羣衆才沒精打采地散去。」

看春實在無可推諉了。這才不管三七二十一的舉起草棍，照準存古先生的會陰，狠勁的打了三棍。打了一棍時，他還能咬牙忍受；第二棍時，就喊叫起來；及打到第三棍，簡直喊得不成人聲了。試驗已畢，他呼聲喘氣地慢慢站起來，提上褲子，然後拍拍衛役的肩頭說：「你好，你辦事很認真！將來我們捉得土匪時，你就照這樣辦，可是不能只打三下，到時你再認真我吩咐。」隨手摸過早已預備好的十塊現洋，賞給那位衛役，衛役不肯接受，他又說：「你儘管拿去，你拿去，我心裏才覺得舒服。」那位衛役只得接受了。

存古先生自試驗管刑以後，更佩服古聖人的立法，真是有道理，他們也正是在親身試驗過的。他想：我有了這種經驗，願請士農，又有何難？他正在準備顯露名聲時，忽然省下了這棍鞭，罪狀是：「擾亂殃民，惡惡無情拐誘財。」事後，他理常常自己惋惜道：「可惜我發明的法子沒用了！」

我在上文不是說過存古先生曾讀了二十餘部醫書嗎？他自從做試驗家，初時還有點躊躇者政當局的不明，以後也就不甚介意了，因為他又找出了一條世活人（的新道路來。他想：古人云：「不為良相，便為良醫。」我既在從政上，未得展其抱負；何不把我現在醫學上的研究所得，而用濟世活人呢？我們中國，自從神農嘗百草發明藥材，黃帝伯岐發明醫道，以及扁鵲、張仲景、華佗諸名醫，無論是外科、內科、針灸、灸法，那一樣不是精微入神，神乎其技，不但可以藥到病除，手到擒拿，而且可以一庄死人而肉白骨一哩。無奈晚世醫醫的人，讀未讀明白，自然也就文理不通，試問他們又怎能懂得古神醫的精微妙法呢？即如診脈病症的「望、聞、問、切」，看起來很粗淺，實行起來却難之又難。再如心、肝、脾、肺、腎、配念、木、水、火、土，也大半是知其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況且醫書，意也，妙在以意想得之。就是你一切醫理醫術都懂了，若沒有上智的天才，而會之一意，一遇見病人，還是會鬧出亂子來。像我的醫藥，雖不敢上比古人的神醫，但古代神醫的醫書，我可以說已背誦得爛熟了。我試思這些精深的醫理，再加些實際的經驗，更有自我的遠祖代代傳給我的天才，我總不能起死回生嗎？就存古先生的新道路，既已如此決定，於是他便重新回世了。

可見存古先生的醫藥，是應驗，不是營業，這可說本著「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醫」的。但是人家從來沒見過他看過病，所以他懸壺半年，就沒有病人敢來問津。後來有一窮人家的兒子病了，而且又是癩子，實在請不起醫生，才來就診於他。他高興極了，神氣十足的帶上老花眼鏡，先望了望病人的氣色，又叫病人咳嗽幾聲，又向病人的母親問了一些話，然後閉目凝神的摸子為病人切了脈，接著五福說：「不要緊，吃我一劑藥，就不再用再吃了。」於是磨藥開方，在開方以前，口中念念有詞，足足

命，哪裏連道謝：「我是你的父親我是你的爹……」幸而有兩位學生，受了許多折磨，才把牠勸走了。牠走得不遠，全體學生趕緊起來，突然門被鎖開，他又像平日全副裝的頭露出來，這是乾指着那位學生罵道：「我是你的父親！我是你的爹！」這樣在門外站了好久，才嗚嗚咽咽的走了。

他自這事大發之後，決意不再給第一班上課，於是又改修醫科的國文。他以為教授醫科的國文，應與別班不同，必須講些道理進去，實地與醫文之中，才學科有裨益。因此，他正式上課，總是大談其黃帝內經及傷寒論；無奈何班學生是學西醫的，對他的教法，不但格格不入，反生出厭煩的態度，這未免太有負荷苦心了。不惟如此，有時竟想和他開玩笑，又編了個不登而散。一次，他上課時，又盛稱黃帝內經，並且背起內經來，刺刺不休。一位起來問：「我們是從先生學國文的，我們上的科目又是西醫，先生每次上課，不教我們國文，教着『黃帝內經』什麼了！這一個問題，又把他氣壞了，立即指着那位學生斥道：「唉！不許你再說！我勸你，黃帝是什麼人？他不是我們的祖宗宗嗎？難道你們不認國家的醫學嗎？而且說『黃帝內經』，也非先學黃帝內經不可。那位學生又起一分辯，他急紅了臉，一坐下！不許再講話！再多說，我送你到西去！」說得全體又笑了，因為那位學生是廣東人，那幾句太道了他們以為他怎能不道萬里而去背那位同學的約呢？但是這一笑，更使他大感不快，認為這班學生全不識時，於是他又教了。

從此以後，他便專任研究工作，無甚可述。我還想起他有許多字的讀法，常常與俗讀不同；自然他越讀越古，毫無一點差錯，但在日常應用上，即不免發生隔閡。例如「一車」字，他一定說「居一」不說「車」(个廿)。一次，他租學黃包車(「S」稱東洋車，或稱洋車，或稱稱車)，某大學的校門外，經常有許多多拉黃包車的。他一出校門，站住兩邊一望，便大聲喊道：「一車……(居音)」「一車不聽；又喊：「一洋車不聽。(居音)」「一車不聽；再喊：「一車洋車……(居音)」「一車不聽；於是他又自語說：「不拉我算了，我就安步以當車(居音)」。反正是不能開車(个廿)的。他因着字的解讀不同，在人半上發生的隔閡，類此者不一而足，但他決不認自己不對，而且是我對牛不說琴。

我因為久仰存古先生大名，很想請人爲我介紹，到某大學去拜聽他。可巧一天我和L君到某大學去，他正在校園中散步，伴以吟吟之聲，也不知道是背詩還是唱詩？L君是他的舊相識，便爲L君介紹了。這時，他已七十歲左右，精神矍鑠異常。令人永遠不能忘懷的：是他的腰圍之粗，好像水牛；前額及眉目，好像黑猩猩；鬍鬚厚密，又像舞台上的周倉。說起話來，聲音高而氣低，高時令人震驚，低時又往往聽不清楚了。走起路來

，如飛如電，上身總是向前探出，但決不昂其背。總而言之，他一生的思想行為，恰恰和他的形貌相稱。所以我一觀其會容，又上下打量一番更相信以上所傳的種種行事，是很可能的。我彷彿記得，我們第一次見面時，於無意中提及幾陣中的天開天拍不揚說，他便放聲背誦起來，越背與致越高，唾沫一噴噴在我的臉上，我向前退，他便向前進，我和他繞起圈子，他也不辭和我周旋。我本想向他告辭，但又恐怕再聽者醫生的覆轍，不敢冒昧，也只得拖着一時而自乾。我本想向他告辭，讓他把兩篇辭背完了。以後我便辭開S君，更無緣一見他的面，故莫知其所終。

(第一年第七期)



聞 秘 人 時

章大英先生的高足之一——黃侃，他將借住在朋友的屋子裏，當他不願住的時候，便在牆壁上寫着：「此屋有鬼不可住。」(去換) X

雲南省主席盧漢迷信佛教，他的公館樓上即設有佛堂一廂。(李) X

雷雲在昆明時所乘汽車牌號第一號，於是街頭警察一見第一號汽車駛過，必函立致敬，不問雷氏是否坐在車內。(堪) X

朱家驊最講究服飾，凡因護事而要去會見朱者，必須頭戴極亮光光，西裝筆挺，皮鞋擦得發亮，否則，印象欠佳，謀事難得有成。 X

西卡祥在滬時，每屆夏季總要去北碚縉雲山避暑，聽歌。一日正逢張純一教授講上帝講得正高興的時候，張連忙解開褲帶說：「玉祥！玉祥！你快來，你快來！你看，我滿褲帶都是上帝，我滿褲帶都是上帝！」 X

作家沈超子先生爲了生活，在重慶一家餐館裏做銀錢出納，只能於記帳，打算盤之餘，從事翻譯和寫作。 X

論郭沫若與魯迅

周恩來

在朋友中間，在文壇上，通常喜歡將魯迅和郭沫若相提並論。這原是一件好事，而且是應當做的事，可是有時候也成為多事。多事就是將無作有，將小作大，張冠李戴，曲曲事實，甚至分門別戶，發展成為偏向，這便不應該了。

要並論魯迅和郭沫若。我以為首先要弄兩人的時代背景與兩人的經歷，是至少有些不同的。

魯迅的時代，是一半是舊情，一半是民國的時代。他出身於破產的士大夫家庭，他受過封建社會很深的洗禮，他受過戊戌政變後的洋務教育，嗣後留學東洋，又受致於章太炎先生，並參加了光復會，入民國後，他又做過多年北方官僚社會的小京官，也可說是開業事。直到「五四」的前後，他才得參加思想革命的運動，這就是新文化運動的骨幹。從此以後，他就公開的成為宗法社會的逆子，士大夫階級的叛徒，逐漸變成他在新文化運動中的領導地位，可是他自已却及那標誌的願意做一個「革命軍馬前卒」。張秋白同志說得好：「魯迅從進化論進到階級論，從紳士階級的逆子貳臣進到：『羣衆的眞正友人，以至於獨士，他是經歷了辛亥革命以前直到現在的四分之世紀的奮鬥，從痛苦的經驗和深刻的觀察之中，帶着寶貴的革命傳統到新的陣營裏來的。』」（張秋白：魯迅紀念序言）所以，毛澤東同志說：「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蔡子民先生也說：「爲新文化開山的有周樹才先生即魯迅先生。」（蔡元培：魯迅先生全集序）魯迅所努力的求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自己背着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魯迅：墳）這就是魯迅爲大衆而奮鬥的精神，他自己願意做「橋樑」中「大木一石」，（周語）其實，他就是過渡時代的偉大橋樑。



郭沫若的時代則稍爲異樣了。他雖在少年時代，也離開了四川宗法社會裏面的，但是二十歲以後，他走出重慶，幾乎成爲無歸鄉的自由知識份子，雖然他同時代的知識份子一樣，過着貧山和流浪的生活。他的半前半輩的家庭，雖也給他一些影響，但是三十年來大時代所給予他的影響，却有着異常不同的比重。就空際來說，他既沒有在滿清時代做事，也沒有在北洋政府下任過職，一出手他已經就在「五四」前後，他的創作生活，是

創着新文化運動一道起來的，他的事業發端是從「五四」運動中孕育出來的。我們

不能把郭沫若看成是前一輩子的人，而應看成是我們這一輩子的人，雖然他比魯迅只不過小了一歲，我們也不能把郭沫若看成是兩個時代的人物，而應看成是現代時代的人物，雖然他在少年時代也會舞文弄墨過一番。

因此，我說：郭沫若創作生活二十五年，也就是新文化運動的二十五年，魯迅自稱是「革命軍馬前卒」，郭沫若就是革命隊伍中甲，魯迅是新文化運動的導師，郭沫若便是新文化運動的主將。魯迅如果是將沒有路的路開闢出來的前鋒，郭沫若便是帶着大家一道前進的經驗。魯迅先生已不在世了，他的遺囑尚存，我們曾感覺到在新文化戰線上，郭沫若帶着我們一道奮鬥的親切，而且我們也永遠感謝他帶着我們奮鬥到底的。從這觀點出發，自然在並論魯迅和郭沫若的時候，便不會發生不必要的不應有的牽連和誤會了。

魯迅先生在思想鬥爭和新文化運動上之非常可寶貴的革命傳統，秋白同志在魯迅紀念集序言中已經指出四點：第一是峻峭醒的現實主義，第二是「物」的戰鬥，第三是反自由主義，第四

郭沫若的遊戲文章

以「屈原」(棠棣之花)「孔雀胆」一虎符「築」(南冠草)等史劇，陪身手創作家之列的古家郭沫若者，對中國文學修養頗深，每於寫作之餘，賦詩填詞，以爲消遣。晉戲以劇名聯對，其中之一曰：「——」

靈龜風城。

文詞可稱工整。上聯二句，皆其所作；下聯之一「靈龜」，係套珍珍作小說，曾由米海衛公司攝成電影，已有演員遊我國放映。「鳳凰城」爲抗戰初期不可多得之佳劇，神童吳祖光亦以此而一舉成名。

三十二春，創作家于伶，^X十七歲誕辰，劇界友人紛紛賀賀，郭沫若即以于伶所作各劇之劇名，聯成一打油詩以爲賀。詩云：

「大明英烈話傳奇，^X長夜行人路不迷，^X春雨江南卅七度，^X如花麗霞復新枝。」^X

蓋「大明英烈傳」、「長夜行」、「杏花春雨江南」、「花麗霞」四劇，皆于伶之力作也。(宇)

四是反虛偽的精神。這都是非常之對的，我在這里不想再多說了。要說的是郭沫若先生在新文化運動二十五年當中，所給予我的印象和我所認識的特點是些什麼呢？

第一是豐富的革命熱情。郭先生是革命的詩人，同時，又是革命的戰士。他心中筆下充滿着革命的憤火，也充滿着對於人類的熱愛。當一五四一覺醒時期，當創造社革命創始時，他的革命熱情的奔放，自然還帶着很深厚的浪漫色彩，這正是當時青年的典型代表。但是經過前一次大革命爐火的鍛鍊，經過十年海外的研究生活，他的革命熱情已經受了革命理智的規範，然而，他內在革命烈火，却決沒有消失，相反的，愈趨發便愈發奮。一旦抗戰爆發，他便奔向祖國，他的革命



魯迅二三事

魯迅先生的母親喜歡小說，有人將魯迅的小說「故鄉」給

他看，他並不知道是自己兒子的作品，讀後淡淡地說：「這有什麼稀奇，像這些事情我們家鄉就有一，可見魯迅作品的深入。」

魯迅寫稿常在深夜，一夜正在寫作，天在下雪，露在門外

叫，魯迅開門將稿趕走，回室繼續寫作時，文思已斷，只得就寢。次日清晨，家人起來見門外腳跡、大呼昨夜來賊

了稿。

魯迅從夢中驚醒，才答應是他晚上出去趕走了稿。

魯迅與魯迅共寓於上海，臥室兩樓相對，時茅盾正草「追求」，常深夜失眠，遙望對樓魯迅，亦深夜燈火通明，不禁惘然嘆曰：「亦有失眠似魯迅，不獨失眠是茅盾！」

魯迅之阿Q傳正在寫初稿時，有不少人寫信給魯迅提起抗議。因為有許多人以為是寫他自己的。

據說魯迅初至北平時，適逢冬季，潦冽逼人，且未帶多衣，又無錢可置，常於睡夢中

做夢了，把他當賊看。

魯迅先生在教育部做事的時候，雖然辦公廳極為無聊，但他每天準時到部，出入有定時，沿路店家看見他車子走過，就說：「可以

做飯了，把他當賊看。」

就重新爆發出來了。四年多抗戰，不論在郭的著作上，在他的行動上，都可看出郭沫若

是充滿着革命熱力，保有當年熱情的郭沫若。可是時代究竟不同了，客觀的事實不斷的教訓着我們充滿了革命熱情的郭沫若，於是郭沫若有時竟沉歎起來了，革命的現實主義，久已代替了革命的浪漫主義，郭沫若已到「爐火純青」的

時候了。

第二是深遠的研究精神。有人說魯迅與革命行動家不能兼而為之，其實，在中國也是過時代的話。郭先生就是兼而為之的人，他不但在革命高潮時挺身而出，站在革命行列的前頭，他還懂得在革命退潮時怎樣保存活力，無頭研究，補充自己，也就是為革命作了新的供獻，預備了

郭沫若先生當年黃埔軍官學校演後，

有某委員特為佩服並特別設宴招待，且有不少

哪員作陪客，席間主人賦殷勤，說某某兩名菜

子，魯迅先生聽了這話頗不舒服，於是即席

說道：「我一向不喜歡吃這道菜。」

魯迅先生在教育部做事的時候，雖然辦公

廳極為無聊，但他每天準時到部，出入有定

時，沿路店家看見他車子走過，就說：「可以

做飯了，把他當賊看。」

魯迅先生是富於戰鬥

性的，不僅在北伐，抗戰兩個偉大時代，郭先生

是站在戰鬥的前線，號召全國國民，反對北洋軍

閥，反對日本強盜和敵偽的，便在二十五年的文

化生活中，郭先生也常常以鬥士的姿態出現的，

正因為這樣，他才能成為今日革命文化的班頭，

也因為這樣，初期創造社才能為革命文化開闢

了一條新的道路，才影響了後期創造社在思想意

識上的一些論爭。自然後期創造社的爭論，已不

少表現着「文人的小集團主義」。(秋白語)可

是魯迅先生也說：「我有一件事要感謝創造社的

，是他們「擠」我看了幾種科學的文藝論，明白了

了先前的文藝史家們說了一大堆還是糾纏不清的

問題。」以校正我「還因為我而及於別人」

的只信進化論的偏頗。(三開集序言)同時這裏

必須為周郭兩先生辯白，他們在北伐期中，誰

都沒有「文人相輕」的意思，而且還有一同聲相

應，同氣相求」的事實，周先生在兩地聲明中說：

「其實我也還有一點野心，也想到廣州後，

第二是與創造社聯合起來，造一條戰線，更向舊

社會進攻，我再勉力寫些文章」，在廣州發表的

文豪宣言，周郭兩先生均列了名的。廣州平定

的力氣。他的海外十年，充分證明了這一點。十年內，他的痛苦之富，人所難及。他精研古代社會，甲骨文字，做用青銅銘文，兩周金文以及古代銘刻等等，用科學的方法，發現了古代的許多事實，這是一種新的努力，也是革命的努力，雖然有些虛誕，還值得推戴，如果說，連他那卡爾斯都不免在退潮時期入了迷途，那我們的郭先生却正確的走了他應該走的唯物主義的研究的道路，現在郭先生似乎又消滅了，恰好為紀念他的二十五年創作生活，大家主張集資出版去若研究所，我想，這是最好不過的事。復活過去的研究生活，指導這一代青年，提起研究學習的精神，以充實自己，以豐富我們民族的文化，郭先生，現在是時候了。

第三是勇敢的戰鬥生活。郭先生是富於戰鬥

後，郭先生會邀魯迅先生參加創造刊物，別名發表宣言，不幸因新從日本歸來的份子的反對聯合，遂致合而後分，引起了後來數年兩趨傾向的鬥爭的發展。這從「切確」的觀點上看來，未嘗不是一件有收穫的事。但是因此而引起許多不必要的誤會和無聊的糾葛，一直影響到魯迅晚年時候的爭論，那真是不應該的了。

有人說，魯迅先生「朝」性的戰鬥，多表現在他的著作上，郭先生的戰鬥性，多表現在他的政治生活上，我想，這種分法，並不盡當。因為一個人的戰鬥性，是發源於他的思想性格和素養的，文字和行為，不過是他的表現的方面罷了，並不能說是差別的所在。真正的差別是魯迅先生的「朝」性的戰鬥，發任何人都持久，都有恆，這是連郭先生都會感到要加以發揚的。

這些，也就是郭先生革命的文化生活中最值得提出的三點，也就是最值得我們大家學習的三點。

我這不是故意要將魯迅拿來與郭沫若並論，而是要說明魯迅是魯迅，郭沫若是郭沫若，「各人自有千秋」。

魯迅先生死了，魯迅的方向就是大家的方向。郭沫若先生尚健在，五十歲僅僅半百，決不能稱老，抗戰帶他的熱情和戰鬥，他的前途很遠大，光明也正照耀着他。我祝他前進，永遠的前進，更帶我們大家一道前進！（第一年第五六期）

（民國三十年十一月十六日）

編者按：「民國三十年十一月十六日為郭沫若先生五十五壽辰暨創作生活二十五週年紀念，周先生這篇文章便是為慶祝郭先生的這一個日子而寫的，登在當時重慶的新華日報上，原題為「我學說的話」，時間雖然已經隔了五六年，但重讀起來，絲毫不使人覺得有「明日黃花」之感。用特轉載以饜讀者，為「符合本刊」名譽，因此把題目改做：「魯沫若與魯迅」。

魯迅在仙台 · 辰林 ·

海峽三十年（一九〇四）八月，魯迅在仙台入醫學專門學校肄業。他之所以要學醫，「原因之一，是因為想補救知道新的醫學對於日本的維新有很大的助力。」（自敘傳略）「預備卒業回來，救治像我父親的被誤的病人的疾苦，戰爭時候去當軍醫，一面又促進了國人對於維新的信仰。」（吶喊自序）此外，還有兩個小原因，一是救濟中國女子的小脚（許壽裳說）；二是由於從小就有的牙痛的難受（孫伏園說）。這就使他的學籍列在日本一個鄉間醫學專門學校裏了。

仙台是一個並不怎麼大的市鎮，那時還設中國留學生。所以魯迅在醫學專里很受接待。不但學校不收學費，幾個職員還為他的食宿操心。他先是住在盛岡勞逸一個客店里，飯食也不壞。但一位先生却以為這客店也包辦內人的飯食，猶如三番地住在鄉里不相宜，魯迅雖覺得客店索包因人的飯食和他並不相干，然而好意推却，只得搬到別一家，這裏陸盛似很遠，可惜每天總要喝幾以下咽的芋梗湯，飯食不如前一家了。

在退學後，魯迅看見許多陌生的先生，聽到許多新鮮的講義，擔任管理，血管學，神經學的位教授，叫野野九郎。人很黑瘦，八字鬚，戴着眼鏡，衣服隨隨便便，有時還有辮頭結使上露。他醫課認真，語人不倦，過了一星期，便叫魯迅將紀錄的講義送去收訂，第二天發下，從頭到末，都已用筆改過，不但增加了許多脫漏的地方，連文法的錯誤，也都一一訂正了。這便魯迅「很吃了一驚，同時也感到一種不安和感激。」

有一回，藤野教授將魯迅叫到他的研究室裏去，翻出魯迅講義上的一個圖來，指着一條血管，和魯迅的說：「你看，你將這條血管移了一點位置了。——自然，這原一移，的確比較的好看些，然而解剖圖不是美術，實物是那樣樣的，我們設法改換牠。現在我給你改好了，以後你也要照着黑板上那樣的畫。」

在學校裏，魯迅刻苦力學，很少遊玩。偶有一次，曾和同學們在遊松島，得了許多張海上小島松林雪景的照片。（許壽裳：亡友魯迅印象記頁三三）平常同學們在閒談時，要問他關於中國的事，曾經有過這樣的問題：在中國敢有大利的買賣是什麼？他答道：「造反」。那些日本學生大為駭怪。（華蓋集續編：學界的三魂）

一九〇五年暑假間，魯迅回到東京，接着又

到箱根溫泉。友人許壽裳，魯迅同到東京，接着又往，他們結伴登山，遊覽之湖，坐在臨湖旅館的露台上，只見山環抱着這個大湖，正面形成一個缺口，恰好有一「白鬚倒懸東海天」的富士山巔巔地來補滿。他們入浴既畢，坐對富士，喝啤酒，吃西餐，其中炸魚的味道最鮮美，各人都吃了兩份。與盡下山，大家都認為不虛此行。（許著：亡友魯迅印象記頁二二）暑假很短，他不久便回學校去了。

魯迅手蹟

有虎求食者
一兩時許
可次致謝
廿二日



劇壇鬥士于伶

高·宇

(一)

當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正是上海南市火光燭天，開北烽煙瀰漫的時候，上海的戲劇工作者，都高舉着「救亡演劇隊」的旗幟，與倭寇敵後的孤島工作的同志們告別踏入內地。留守孤島的同志們對大家抱着絕大的希望，而我們也將上海的敵後劇工作底重担，交付與留守孤島的朋友們，八年的抗戰中，在戲劇戰線上的伙伴們，都盡了最大的努力，使新演劇隊有了蓬勃滋長的今日，而一直截至太平洋大戰爆發時止，我們留守孤島的友人，也無日不在最艱勞的環境下，苦力操着敵後的戲劇工作，為新演劇隊樹立下不可泯滅的功勳，而這些敵後苦鬥的工作中，像李健吾，魏如晦（阿英），顧仲彝，吳仞之，許幸之，吳曉邦，朱錫鈞，吳永剛，吳天，舒湜，……等，都是孤島劇運的四年苦鬥中，建樹了不少勳績的「功臣」，而其中，還有一位最勇敢的鬥士，不啻在劇本創作上，戲劇運動上，演出工作上，都盡過最大的努力，尤其對劇本創作，曾經獨闢蹊徑，建立新風格，這自戲劇戰線上有功戰將，就是于伶。

于伶，並不姓于，正如他的好友——一位值得敬仰的劇作家——夏衍先生所說的：這個筆名是在某種意義上——象徵了這位作者的再出發和新生一的，在七七以前，隨着「九一八」之後，劇壇上有過一陣「國防戲劇運動」的興起，提到「國防戲劇」就不免叫人想到這其中的一位鬥士——于伶。是的，劇壇上多少朋友都知道于伶就是于伶，除了前面所說的這筆名對作者所象徵的再出發和新生之意義之外，我們還可能記得：在沈淪後的孤島，堅實的鬥士是不能容于敵偽的爪牙鷹犬之下的，也許是為了工作上獲得更多的便利吧！他敢用于伶，努力於孤島劇運的地下工作，一直到太平洋大戰爆發的前夕。

然而，于伶並不姓若，尤兢也並不是他的真姓名，他姓任，這是劇壇上一二份朋友所知道，可是他的名字，却無人談及，恐怕也是一般人還不大熟悉的！其實他本來的名字，應該寫作：任于人，也有人說原來叫任用柔。——可是，何必管這些呢！在「羅賓歐與朱麗葉」里，莎翁說得好：

「姓名又有什麼關係？我們叫做玫瑰的，不叫它玫瑰，開着不也一樣的花麼？」

(二)

于伶從事劇本創作，是一九三一年開始的。到今年，整整地十五年了！在開始寫劇本之前，他還參加過演劇工作。他生長在江南，「長夜行」

的階頁上，他懸着：——

「獻給蘇州時期的師範同學。」

從此，我們不難推測他那種追求真理與海人不倦的精神，是由於師範教育給予他的幫助，他「發定了演劇這迷人的武器」，也許從這時就已經開始萌出萌芽。據他自己的記載，在畢業時的「別校會」上，演過「蘇州夜話」，這以前，還在參加一個女學校的同學會上，演出過「湖上的悲劇」。

畢業之後，在南京一個女學校教書的那一年，他曾集合了學校裏的男女教員和學生，成立過一個劇社，這時，自然多的是好女演員，他自己也付得得意說過：

「當時田漢所請意聘做的「南國女郎」，大有為我們寫照的情勢。」

從這裏，已經開始了他從事劇運的生活，他自己這樣說：

「在北平時期的時候，便開始了他的劇作生涯，他自己這樣說：

「在北平時，住在大學的廢園書館，沒人敢住的佈置上，就學寫劇本，雪壓危樓的歲末年頭，放着寒假，白天獨行于天壇，北海或西郊，隨着鴉鴉歸來，南望模糊的海天雲樹，心曠萬里，「危樓不推迎電報，一鉢煤煙半盞燈，慣伏案頭深不語，驚情且喜已成冰。」是當時的情景，在那種情景中，開始寫劇本，一連寫下三個獨幕劇。那是一九三一年初。

從這裏，于伶不但開始了劇作生涯，而且，也正努力於學校演劇運動。這一段時期，他曾演過不少戲，據說他手背上的刀痕，就是那時為了演被禁的戲，為武裝警察所刺傷，留下了這光榮的紀念。

之後，他由北平回到上海，繼續他的大學生活，對戲劇的愛好，並沒有因那次「光榮的紀念」而減低，反而更使他增強了對「演劇人的武器」的嚮往；他不但演劇，作演員，而且也任過導演。在一九三三年六月，上海熱心大學的同學會上，演出的「六二三」一劇，他就是扮演母親，及甲了一個老太婆的角色。

這以後，他曾來過日本留學，繼「春柳社」的歐陽予倩，任天知，李叔同（弘一法師），吳承暉，陳鶴若等人之後，我國從事新演劇運動工作的，而于伶到日本時，夏衍，陳白塵，陳鯉庭……等，他不會脫離演劇的活動。

前面我們說過，在以尤兢作筆名的時代，他是國防戲劇運動中，最有力的一員戰將，從當時的女壇與劇壇朋友們的口中或筆下，都會記載着他那影影綽綽的行蹤，我們今天不但覺得「國防戲劇」與尤兢之間，有着不可分割的關係，而且當時，戲劇團裏的朋友們，就給了他一個「國防專家」

的經驗，這雖然帶着「一點開玩笑的意味，却也的確地指出了他當時始終一貫的寫作態度，從節伯奇先生的話中，我們便可見其一斑了：

「自國防文學的口號提出了以後，戲劇方面更特別活躍。許多作家努力去寫國防劇，竟說先生即是其中的一個。可是有些人已經漸漸走到旁防的路上去了，他依然繼續走着這艱苦的道路。這是難能而可貴的一。『國防事』的稱呼，怕就是這樣來的吧。」

(三)

關於「下短短地三十多年的中國新演劇運動史，試着看這塊貧弱的劇作園地，我們便不能不珍惜一些階上上的奇花異卉，無疑地，于伶這十五年的劇作生涯中的四十個劇作，兩個與人合編六個改編和一個翻譯的劇本，是這園地中一簇豐實的收穫，在這四十九個劇作中，已出版的有：

- 一、夜光杯 (五幕劇)
- 二、深房 (三幕劇)
- 三、血濺晴空 (二幕劇)
- 四、女子公寓 (四幕劇)
- 五、花濺淚 (五幕劇)
- 六、夜上海 (五幕劇)
- 七、女兒國 (五幕劇)
- 八、大明英雄傳 (五幕劇)
- 九、長夜行 (四幕劇)
- 十、杏花春雨江南 (四幕劇)
- 十一、心獄 (三幕劇)
- 十二、戲劇春秋 (五幕劇) (註：與夏衍、宋之的合編)
- 十三、草木皆兵 (三幕劇) (註：同上)
- 十四、西班牙高貴 (獨幕劇)
- 十五、蝴蝶風雨 (改劇)
- 十六、上海一律師 (改劇) (註：與包華合作)
- 十七、大馬路 (改劇) (註：與師陀合作)
- 十八、真好的子孫 (獨幕劇集)
- 十九、皇帝的偉嚴 (獨幕劇集)
- 二十、我們打倒錢 (獨幕劇集)
- 二十一、江南三唱 (獨幕劇集)
- 二十二、一種劇本，後面四種是獨幕劇的稿子，一共包括劇作的，改編的或翻譯的獨幕劇十九種，于伶的創作態度很嚴肅，他未發表的長劇短劇底稿，說起有一大箱，據我們所知道的，還有兩個長劇是已被搬上海劇團社預售了的，這後面，一是「花濺淚」的稿稿，後來總於十八天的香港戰事中止「深房」(粉)，另一則是一九四一年五月又為天風劇社預告被吳森

改編成「慰與仇」的「紅粉噴血記」。

在一九三三年冬，他完成了以于伶作筆名後的第一部劇作「女子公寓」。從「夜光杯」到「女子公寓」也就是說從光親到于伶，顯然地，我們可以看到劇作者在一個飛躍的進步中。從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七年，他是一位對這世界有了更正確，更敏銳的認識底為真理而努力的鬥士了！他對人有了更深刻，更細膩的瞭解，反映在他的作品中的，也是更有力，更動人的意念和形象。

(四)

于伶在劇本創作上，能有今日的成就，是不能不歸功於他的精緻名劇的工作上的；他曾經這樣地自承過：

「不知別人如何？在我，愛好戲劇，完全是從讀劇本開始的。」

從讀郭沫若先生的「三個叛逆的女性」開始，他會熟讀當時劇壇的名作，尤其是因先生的作品，在他的「學劇隨憶」中，曾說過：「從文學到戲劇我拜了田漢氏，」不過，在拜田先生為師之前，他就曾細心地研讀過田漢先生的劇本：「記得認識田漢先生，那是我背誦了他的劇本之後七年之事了。」背誦先進們的劇本，這在今天戲劇園中該是屬於「奇聞」之類的事蹟吧，然而，于伶却會這樣「傻」得過：

「在考取了高中師範科回去的船上，我開始熟讀背誦了他的『咖啡店之一夜』，『鄉愁』，『落花時節』和『斑虎之夜』等等，接着，他在『南國』發表和演出的每一個劇本，我沒有不能背誦全部台詞的。最動人的『南歸』和『蘇州夜話』，『古型的聲音』，『湖上的悲劇』，『一致』，『一團』和『江村小景』等不用說，三幕的『名優之死』以後翻譯的『父醫』，『沙樂美』，『騎馬下海的人』，我全能一個人背下去。……」

在他以後的劇作中，那種洋溢着幽憤孤憤的氣氛，未嘗不是受了「南國時代」那種世紀末的王爾德式的傷感主義與頹廢主義的影響，然而，那優越的技巧，也同時受着於他當時所熱誠的許多世界名劇，如他自己所列舉的：「娜拉」，「茶花女」，「西哈諾」，「梅里美」，「哈姆萊脫」和「羅密歐與朱麗葉」等等，至於他飛進步的認識，與堅定而純潔的信仰，則應該歸功於郭沫若譯出高爾基華俄劇作，如「鐵匠」，「法網」與「爭強」等，以及從俄國劇曲十種，擴大到了「犧牲」，「西線無戰事」和『怒吼』中「這些」劇本的。

自然，他那與劇場的長期接觸，使他熟悉了舞台的各部門，也是成功的重要因素，我們知道，「女子公寓」的在滬初演，專演就是劇作者自己的，那是一九三八年初春的事，淞滬戰後，上海已淪為孤島，劇人踴「上海



胡子昂大聲疾呼

滬委會舉行二次大會時要發電「呼頌和平」，有人則一再問是否呼頌「數定內亂」？胡適子則則一再說：「呼頌和平！」在李聞兩先生的追悼會上胡適長又慷慨激昂地呼頌：「第一要和平，第二要和平，第三還是和平！」

為什麼有人討厭「和平」呢？「和平」二字，不是口頭禪嗎？「八德」之一「禮」是從從此將改稱「七德」不成！而且諸公之「德」，到底安在？

魯 銳

「聯總」上海負責人，因批評「行總」工作，我當局乃囑「聯總」改派他人，理由是：「雷氏為不能接待之人」，妙哉此語！

羅哈斯升旗

讀了許多篇菲律賓獨立報禮記，我認爲其中最好的是：「美國駐菲高級專員……將美旗下降，菲總統羅哈斯將菲國旗升上去。」

這不就是菲律賓獨立的全部實質麼？

美國人在菲律賓除了將美國旗暫時收起來以外，還有什麼呢？有些旅客，說「華菲爲親如兄弟之邦」，彷彿很羨慕菲律賓的「地位」，莫非有所謂「先見之明」？佩服，佩服！

讀乎密陳情表

聽到辭心於古文的人說：「讀李密陳情表而不哭，讀蘇葛亮出師表而不流淚者非人也。」以古例今，則讀了聞一多先生兩位公子所發表的：「誰殺死我爸爸」一文以後如之何呢？我想，總該不致如林公語堂博士所說：「啼笑皆非吧」？

何德奎「事出有因」

國民參政會檢舉上海市政府秘書長何德奎「通敵有據」。然而，先朝又何以任之？大概是由於「事出有因」，查無實據」之故吧！現在何德奎自己也已承認：「不過擔任偽中報的顧問而已，一問一而不「問」算得什麼呢？且幫助「接收」，厥功甚偉，是亦大可將功折罪者矣，參政諸公，不替既往，以示「寬大」如何？

歐陽仁協會「組織之演劇隊散佈內地後，創造歐陽仁停頓，大有「森空

露北」人材空虛之感。而最初突破這沉寂空氣的，是以歐陽委應出的「日出一」，許幸之導演的「雷雨」和于伶編導的「女子公寓」，而「女子公寓」的演出，才奠定了劇社的經濟基礎。

是的，于伶的劇作生涯，是一直從歐陽舞台的！不但做過演員，幹過導演，還曾致力於劇團行政工作，光明劇社，晉島劇社，上海劇社，都是于伶一手扶植過的孤島劇團中堅，而且，還曾一度出任中法圖書學校的職務主任，爲孤島培養出不少人材。此外，于伶還專心於編導，據說他在孤島留守的四年中，任何一次大小的演出（公開的或秘密的），沒有一次缺座過。從這里，我們不難看出：這位劇壇鬥士的成功，決不是偶然的！

太平洋大戰爆發的前夕，于伶和一部分留滬劇人，渡海至香港，一九四〇年冬天，與上海劇社的名演員梅李（梅朗珂）小姐，實行同居後不久，十八天的香港戰爭開始，在十二月九日黎明，由九龍偷渡過海，從廣東轉運滬，重新回到自由的中國的劇士上，在一九四一年四月安抵桂林，「晝夜行」就是在與「落英繽紛」的旅隨同艱於香港砲火中後，這時重寫完成的！翌年，到重慶，「中國藝術劇社」成立，于伶是社的中堅（理事之一），那會以提倡人倫氣節，激厲捐軀報國，而獲得民國三十二年度優良劇本四獎獎狀的「杏花春雨江南」在這時完成。

然而，大後方的四年，作者反而因爲缺少更多更自由的創作可能而沉歌了！除了「晝夜行」，「杏花春雨江南」之外，只有兩個含融的「戲劇春秋」：「草木皆兵」和一個改編的「大馬戲團」（根據俄，安特列夫：「吃耳光的人」改編），以及一個不自由的「心獄」和勝利前夕所預告的「巴山夜雨」了！對於我們這位敏感的作家，這一點點收穫是既能算相當富有的！他離開上海剛多，寫在「女兒團」序：「雪中盛話」里的那首短詩，幾乎又成了這段時期的自語：

一九九年學劇團無成，
香苑忠貞一嘔室，
再度天涯香地，
松風柏韻作泣鳴。

可是，勝利居然到臨，于伶又回到了上海，「上海劇社」又重整旗鼓，以「戲劇春秋」開端，今後的于伶，該不會再作「嚶嚶」了吧！我虔誠地希望這位忠實的劇作家，今後更能「站定崗位，保期力益，穩扎穩打，埋頭苦幹」！（第一年第五六期）





朱森教授之死 周穎

三十一年夏天住在滬方的人，現在大概都還會記得在重慶所發生的一件事情，那就是朱森教授的死。無論是誰，當聽到了這位有名地質學家死去的消息，特別是他死的原因時，都不能不感到驚痛，惋惜，和憤慨的。

朱森教授是中央大學地質學系的主任，也是中國目前最有名的地質學家之一。他在地質學上的造詣和成就，不僅在國內是難得的，無論其著作，就是置於國際地質學巨著之林，也毫無愧色。而這位青年科學家，不但沒有能得社會上的鼓勵和國家的愛護，反而還遇到道不合理的社會的嫉恨和排擠，而默默的死去了！

哥白尼和伽利略的時代雖然已經過去，但是反對科學，反對真理的傢伙們，並沒有完全的死絕，他們却依然存在現在的社會裏，並且企圖看作最後的掙扎，他們想繼承著「羅馬教皇一的一寶座」，堅持着反對科學，反對真理的道路。不少人把朱森教授致死的原因看作個人的恩怨，那是極不正確的。這只學者：那位有聲朱森



教授的人不就是那個被「珊瑚」說是體物的人麼？朱森教授死了，但是還有更多的科學家們正在遭逢着和朱森教授同樣的命運。他們無法自由自任的去發揚自己的才華，伊誰之過了

朱森教授字子元，湖南湘潭人，一九〇三年一月十五日生於湘潭的瑞林。他的家並不富有，十一歲時在該縣澗溪小學畢業後，就不能不留在家裏幫助母親料理家務，直到十八歲時方才有可考入湘縣第七聯立中學，但只有一年，這位勤奮好學的青年，又因為某些原因，被學校開除了學籍。民國九年轉入嶽臺中學，兩年預科成績斐然大學預科，入理學院。在他第一次往北平寄回的家信上說：「我決計學期立志做大事，不願做大官。」由於他的努力用功，兩年預科成績斐然。十三年夏入本科地質系，隨李四光先生習岩石學，及地質構造學，隨今年三月才死去的美名地質學家葛利普讀古生物學及地史學。民國十七年賀學家葛利普讀古生物學及地史學。民國十七年賀學家葛利普讀古生物學及地史學。民國十七年賀學家葛利普讀古生物學及地史學。

基金會之助赴美留學。先後在哥倫比亞大學地質系任助理員。民國二十三年秋得中離職赴蘇克特教授研究古生物，民國二十五年秋離美赴美，經比至德，在哈佛大學留學，從克萊維先生研究小型標本。翌年春到柏林同斯穆來克先生討論並研究中國造山運動時代問題。二十六年七月出席國際地質學會在莫斯科舉行的第十七次年會，並參加了會前旅行，會後經瑞士到法國學習法語，後赴意大利，遊羅馬登威靈頓山，考察了偉大的白光現象。七七事變後返國，任重慶中央大學地質系教授，一年後，兼任系主任。三十一年應廖正餘校長聘任中央大學地質系主任。

北大三年級暑假，趁返鄉之便，他在故鄉附近作了將近兩個月的野外工作，採集了不少標本帶到學校去研究，結果寫成了「湖南湘潭縣瑞林之古生代地層及動物群」一文。在中研究院前後六年中，先後隨李楚濤考察鄂北豫南秦嶺果段地質，寫成「秦嶺東部地質」一書。隨李四光研究南京附近地質，著有「南京地質指南」，寧鎮山脈地質圖之南京、湯山、茅山、棲霞山及龍潭各幅皆是他親手測繪，其精詳可與歐美詳細地質圖比美。

「金陵灰岩之層期及確足類化石」一書為研究中國石化之巨著。二十五年在歐時，搜集中國已有的地質材料，以與歐洲比較造山運動時期，寫成「中國造山運動」一文。這就是他在國際地質學會十七次年會上所宣讀的論文。向來自世界各國的地質學家專家講解中國各地質時代構造史的選要。回國後，在救濟期內，除了救濟之外，還利用暑假假期作了不少的野外工作，他主要的工作是在四川盆地的西北邊陲。對於他這期間的工作，李四光曾對桂林某報記者說：「他與歐美地質學家，歷數十年的經驗在阿爾卑斯山所得的結果比較，不遜無遜色，且確有勝過他們的地方。」惜這些著作因戰時印刷的困難，多未曾發表。他在課餘之暇所編的地史學，是國內以中國材料為主的第一部地質巨著，選編達二十餘萬言惜未能完全完稿。現在由他的好友代為整理，將來問世，定為我國之重要著作。

地質學的研究，主要是以野外材料為對象的。所以野外工作在地質學的研究上甚為重要。朱森教授不僅學問根底深厚，而且還是一個能夠吃苦耐勞富有經驗的優良的野外工作者，他野外工作能力的強，在國內還很少有人能比過他。選在他作學生的時候，就對野外工作感到極大的興趣。他每週假期或星期日就自動到西山各地研究地質，有時竟找不到住處，就在野外宿營。從他病弱的外貌和宿營多年的胃病看來，很難想像到他竟然是一位爬山的好手。他一到野外就是翻山

越嶺，打石頭，刺地圖，只要是地質問題的癥結所在，不論有路無路，或極其危險的地方，就一直的衝了過去，爬過亂石，攀上陡立的巖壁，一頭是汗的朱教授，平常雖然是那樣的嚴肅，也會吹起愉快的口哨來。有時天黑了，為了一個地質上的問題沒有解決，他是不肯回到住處的。他不顧及毒蛇蜈蚣，或者黑暗中隱避的東西的危害，拿着手電筒或擊着火把，就一直向亂石堆荒草叢奔了過去。

在很多偏僻的地方，地方上的治安多是有問題的，尤其是在荒山僻野無人烟的地方，會常常遇到意外的不測。每到一地方，他的同伴中有些胆怯的就不敢外出，而他却非常的鎮靜，笑着來安慰別人：「我們一到山上，連鬼都找不到我們，別說土匪，他們明明看見我們向山去了，但是不多時我們又在東方出現了，或者又倒頭回去了，或飛快的走開了，其實就在附近打了一天的石頭。使他們莫名其妙。」

他的勇敢和冒險精神，常常使和他一道出去工作的同伴咋舌的。但事實上，他鼓勵了別人，不少人受了他的影響。

在野外工作，一天找不到吃的東西，是常有的事。每天一早和晚上揀着夜路回到宿頭的時候，是地質工作者主要的用飯時間。不惟要習慣於一時把肚皮脹得很大，就是空着肚皮的時候，也還得爬山涉水的工作。在這種生活中，朱教授長的胃病壞了，就是在辦公或上課的時候，手裏也常握着蘇打片。但是他並沒有因為自己的病而對野外工作稍有懈怠的地方。

他在教書的時候，也常常帶學生出外實習，和學生過着同樣的生活，同桌吃飯，有時住在一個窄狹的任處，無法找到足夠的床鋪時，他決不願自己睡在一個安適的地方，就和學生們一塊打地鋪睡覺。但是，跑路，他却老是跑在學生的前面，一面工作一面講解，一面向高處爬。同學們落後了，他會鼓勵着說：「這是爬喜馬拉雅的第一步

練習」，於是大家就在「來哥馬拉雅」一次一的呼聲中限了去。不管多麼高的山，他從沒有說過「疲乏了，休息一下」的話。凡是初次和他一塊出外作野外工作的人，大概都會有吃不消的感

他的生活是清苦的，職事的物價不斷的飛漲，就教他們的待遇都低得幾乎無法維持自己的生活。他教拿了這那的薪金，養活着大大小小的七口人。因為他自己已有職業，他不同意自己的兩個孩子在學校裏領取那毫無辦法的學生去領。他雖然在未到中大之前，已經拿了中大的課，但他都不願用這份微薄的薪金，他說：「這是責任，這是應盡的義務。」為了節省開支的開支，他的夫人在住屋的旁邊，開墾了一塊小小的田地，自種菜蔬，以供食用。

中國的疆土遼闊，要把全部的地質都調查清楚，決不是目前的遠地地質工作所能作得到的。這需要八千個八萬個工作者的努力去從事地質調查。但是中國現在真正在從事地質工作的人，都還不到三百人。這和需要相差得太遠了。為了訓練下一代的地質人才，他暫時地選擇了教書的工作。他計畫着在幾年以後，再回到中央研究院去，帶領着他的學生，走遍中國的一個角落。但是在他的願望還很遠的時候，就默默的被匪們奪去了他的生命。

他死了，他是在為了「多領五斗平價米」的

費難下氣憤而死去的。一個守正不阿的人，竟在死的時候，被壞蛋們給他披上了一件永遠脫不下的污濁外衣！

事情是這樣發生的。三十年八月，朱教授還是重慶大學的系主任，他帶領着重慶兩大地地質系的學生赴北碚郊外考查地質。既還是重大的教授，仍仍在軍六領取平價米。軍大飯米，從無一定期間，有時五斗，有時七斗，恩德務處送來的飯米時前領取。十月間中大易長，擔任中大地地質系的主任。而軍大九月份的五斗平價米領米，是十月初送來。朱教授不在家，他的夫人不知究竟，悉數領取。及朱教授由野外歸來，軍大又送來九月份的領米，他始終未去領取。他就中大之職務後，中大發給八九三三月份的米貼，朱教授因自己已有軍大八月份米貼，故將中大所發者一律退還，但他夫人所領九月份的五斗米，朱夫人未提及，他也無從得知。也就是在此處發生了問題。

就是這樣，他被人告發了，教育部派人調查了，沒有給他任何申辯的機會，就下了處分的命令。

朱教授這個人，是吃不起這糧打緊的，當他聽到了受處分的消息時，悲忿交乘，多年宿疾的胃病，又復發了，而竟因此與世長辭！

這大敵就是中國法律的「尊嚴」，朱教授就在這「尊嚴」的法律下被犧牲了！

呢！」

北大法律系主任熊樹勳教授最近研共產黨，第一次給新生上課時，劈頭就說：「我們班上有沒有共產黨？可是有的話，請趕快退還或退還，因為共產黨是不講法律的，有的同學還以為這是法學「義舉」的「開宗明義第一章」，即趕快查該處。

史·外·教

吳密教授為紅學專家，在昆明西南聯大時曾極力提倡研究紅樓夢，且於會談中公開發演關於該書之種種問題，雖吳先生常以妙玉自況但對林黛玉則備致憐愛，有同學於文林街開設一小吃店，題曰「瀟湘館」，吳先生某夜至該店，以手杖叩其門曰：「你知道不知道林小姐在地下哭



民初名記者 黃遠生

雲·彬

我每看到報紙上記者先生的通信，總要想起黃遠生。

黃遠生本名遠庸，遠生是他的筆名，江西九江人。他的父親是讀書人，他的母親也知書識字，所以他是所謂「書香人家」的子弟。但他父親在科學上並不得意，始終是一個「老實生」。而他呢，十六歲就進了學（考取秀才）。二十歲中舉人，明年進士，成進士。進士俗稱翰林，在當時是很難考中的。像他這樣年青，居然成了進士，自然十分得意。照例，新進士非授京職不願充，非把他儘先補缺不可。然而他本不願做官，要到日本留學去。那時候清廷特設「進士館」，翰林外放知縣，俗稱「老虎班」，就是說來頭大，三年後考成績的高低，分別授官職。他既得不到京職，便沒有公費留學的資格，經他再三請求，那時派到日本去。說該派到日本去的翰林公，都頭腦多烘，學不到什麼東西。例如我鄉有一位翰林公，是一程朱的信徒，名叫「宗伊」，號稱「學川」（就是宗泰程伊川的意思），也是被派到日本去的一位，在日本只是終日正襟危坐，高談「性命」，住了幾年，連「日工才」都略不識。而遠生就不同了：他學日文，學英文，研究法律，同時還留心時事。他於宣統元年回國，在郵傳部做員外郎。他的同鄉李盛鐸，在清廷提倡稱備立憲時，為被派出洋考察政治的五大臣之一，回來對他說：「西洋熟悉近代歷史和國際情況的，大都是報館記者，你如果做記者，那一定是一位名記者」。這幾句話，深深地打動了他的心。

辛亥革命後，上海各家報紙競爭頗烈，有的以慷慨激昂的言論來爭取讀者，而中、新、時三報，則以消息靈通為動員。看新聞報的大都是商界中人，只要消息靈通，再加上一張「驚天動地」的副刊就成了。看申報和時報的，大都是所謂學界中人，他們需要報導和有分析時事的通信之類，立刻引起廣大讀者的注意和歡迎。那時候我只十七八歲，但很喜歡研究時事。每天看申報，見有署名「遠生」的通信，總先把它看完了，然後再看「專電」和「特約路透社」一公電」等等。遠生寫的通信，條理清楚，判斷明確，文體又是半文半白，讀起來津津有味。這些通信，後來都編入「遠生遺著」，但遺漏的很多。我清楚地記得，有一篇通信，大意是說：這幾天北京平靜得很，實在沒有什麼可以報導，那麼讓報來批評批評一些人物罷。他批評到唐紹儀時，就說少川（唐紹儀的號）這個人實在沒有什麼能耐，不過「執袴公子」之略，有氣度者耳。但這篇通信，「遠生遺著」意就沒有。申報有了特約通信，時報就起來競爭，時報聘的特別通信員是徐彬之。徐彬之的通信也寫得好，但總比不上黃遠生。因為黃遠生跟北京的政治界熟悉，採訪新聞比較便當；他的文章又鋒利，往往夾敘夾議，莊諧雜陳，讀了印象最深，像我，到今天還記得他那句批評「執袴公子」之略有氣度者耳。這是最明顯的例子。現在好多新聞記者所寫的通信，據我看來，只有幾年前桂林大公報所登的「子岡通信」，頗可與「遠生通信」媲美。我國報紙之有通信，實在是黃遠生開創的。他是前清翰林，又做過大官，再來幹新聞記者，便把新聞記者的地位提高了不少（那時候採訪新聞的人稱為「訪員」，官僚紳士們都看不起他們；黃遠生偏以新聞記者的資格，今天見大總統，明天訪國務卿，使得那些大人先生們不敢輕視記者）。所以我對一位記者說過句話，「我們中國的手工業者有祖師，例如木匠崇善魯班之類。如果你們新聞記者也要找祖師的話，就應該找到黃遠生」。

遠生是民國四年在舊金山遇刺死。究竟是什麼人把他刺死的呢？我記得當時黃世凱受他做亞細亞日報主筆，他不肯做，逃到日本，又到美國，食世凱派人跟蹤他，把他刺死的；但據「遠生遺著」的編者在序言中說，是徐彬之派人刺死的，而錢基博先生在「現代中國文學史」中也說「世凱必欲用之。而仇黃者則欲殺之」，這就使我弄不明白了。實情如何，還待考查，現在且擱開不說。當上海各報大登亞細亞日報出版預告的時候，因為說明由黃遠生主編，我特地預定了一份。那時候的年青人，誰不很羨黃世凱，我為什麼偏要訂閱亞細亞日報？就是想說到黃遠生的文章，看他如何替世凱宣傳。可是亞細亞日報沒有出版，上海各報上又出現了那個告白，標題是「黃遠生致大陸報告白」，大意是聲明大陸報刊登新聞，說黃遠生已擔任亞細亞日報主筆，實際係偽造之說。云云。大概那時他已逃出北京，躲離虎口，便來這樣一個表示。他的登報更正，給黃世凱的打擊很大。我雖白費了一筆定報的錢，可是很高興，原來我所佩服的黃遠生，沒有向黃世凱這個偽皇帝投降，沒有被黃世凱所用。

不過黃遠生在當時實在也不夠堅定，他曾贊成世凱與袁世凱通。據錢基博先生說，「袁世凱為帝，屬為文以發，而遠府名高為近，不欲為，不敵

不為，草一文若詭若嘲，世既既心不喜，而德者通言遠聲進也。一這在做人一方面講，是不可為訓的！那時候，除了少數沒有骨頭的女人，甘心為世顯收買之外，凡是自重自愛，都甘冒生命的危險，起來反對袁世凱。像章太炎，被袁世凱囚禁了，便連忙窮遊說，表示決不屈服。像梁啟超，袁世凱曾給他十萬金，他堅決不受，寫文章來反對帝制，最後並且策動了雲南起義。而黃遠生雖然沒有被袁世凱真正收買去，但也沒有能夠真正正正堂堂地駁斥當時的帝制謠言，反袁實世凱政行了一番，因此，我常常想，假使遠生現在還生存着，是不是一位堅定民主老戰士，我就不敢苟包票。

遠生於袁通情之外，也常常發表文章，大都刊載在「東方雜誌」。他最後寫的一篇文字，題目叫「國人之公毒」，是在赴美途中寫的。他指出我們中國人有一個通病，就是「籠統」。這要和他批評了總統，批評自命為國家道統的胡愈之流。文字半文半白，既通暢，又流利，我當時真是一讀一驚。現在再讀它，自然覺得並不怎麼，但在當時，確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好文章。近年來這些文章也不可多得，我覺得兩年前在「中原」發表的于潮先生的一「生方未死之間」，就有異曲同工之妙。（第一年第五六期）

念亡友李石岑先生（節錄）

周谷城

（上略）石岑對我，頗有些畏懼，這並不是我在他死後吹牛。民國十二年時，我曾寫過一本名叫「生活系統」的書，書是商務印書館出版的。那時石岑在商務任編輯，我的原稿他先見到。後來我到商務看朋友，偶然見了他，因為都是湖南人，都歡喜哲學，談話也很融洽。談到我那本書，他雖沒有什麼恭維或誇獎，但知道我投於美國的詹姆士社成，德國的叔本華尼采之流的學說，也花了一些工夫。尤其我那種初出茅廬，少年氣盛的態度，在他看來，湖南煙氣還十足。他雖不願恭維我，但看我於這一流思想家的著作之熟悉，理論之瞭解，却不能不視為畏友。民國二十年及二十一年，我在國立中大大學教書，兼主持社會學系，他也在該校哲學系教書。社會學系裏有一位教授張東蓀為學術上的問題和他發生爭執，偶爾向我提及，我隨即以笑語答云：「且讓我來制裁他一下。」後來我真的在校刊上發表一信，題為與李石岑教授論黑格爾哲學；接著筆鋒直刺一打便是兩月餘，後來整個中大的學生與教授，幾乎都看兩個湖南才子對打有趣。向來無人過問的校刊，一時竟翻箱倒篋。最後經那一岑先生在我們兩人之間說說，又一回在石岑家裏吃飯，彼此却毫無隔閡。今日回想當時討論的認真，令人神往。二十二年，石岑與我同時離開中大，來到暨南大學任教，我主持社會學系，他主持教育學系；彼此又在學問上對打。我為文批評他所著希臘三十大哲學家一書，及東方雜誌上所發表關於辯證唯物論一文。指出前者的草率，後者的錯誤。他始終沒有答覆，但他當着我背着我，都無半句指責我的話。我知道，石岑於我，如有七分是交友，便有三分是敬畏。

反之，我對石岑，十分中有一分厭惡；我厭惡他，因他好名太甚，往往說些些肉麻的話來；也有一分敬說；我敬說他，因為有些地方幾乎成了名譽的奴隸；更有一分惋惜；我惋惜他，因為他說話，為文，乃至講哲理，有一個毛病，就是不論說或不精審是也，至於我對石岑的佩服，却有整整七分。我佩服他好學，他自留級師範畢業以後，自己設法留學日本。自日本歸國以後，他在商務印書館出有諸漢學，論文集，人生哲學等書，都是大書，我們不能說他沒有學問。然而他在商務印書館所著教的薪水，版稅，稿費等，剛剛抵夠作出國旅費時，便毅然決然的跑到德國，一住便是三年。他的希臘三大哲學家，超人哲學等書，便成於這時候。自德國回來以後，一直到病歿上海，沒有放鬆過學問！

我佩服他愛惜名譽；他自人生哲學出版以後，名譽已經很多了，自德國歸來以後，聲望更隆。他的朋友，尤其湖南留學的大官，整理着要津的並不少。他要稿一個無權而位高的官兒，並不甘楚。然而他始終不要，他認為學者，思想家一類的頭銜漂亮些。抗戰初起之時，國民政府召集個什麼會議，羅致了全國各方面知名的人士他的名字被列入名單了，然而他理都不理，他深恐隨同人鬼混，傷了他數十年所培植的令名。在這時代，愛惜名譽，是何等可貴的道德呢！我佩服他有良心；他的哲學思想，至他的哲學發表的時候，幾乎已成定製，然而他不願尼采的思想被人利用，因而把李石岑自己弄成一個幫閑或幫兇的工具，他毅然決然棄「尼采」而學其他。他……

（第三年第三期）

王 木 工 匠 祖 師 魯 班 的 故 事

王 愚



魯班是春秋時最有名的一位木匠，民間流傳他的故事很多。實在說起來，他的才能的確算得上是我國古代最偉大的一位機械和建築工程師。

歷代民間把手藝出衆的木匠也往往在魯班們的意思。但是到了後來，一般人們竟把所有的木匠，都一律稱呼爲魯班了。自然，凡是木匠，總有一個「姓」的，如姓周の木匠，人便稱他爲周魯班，姓楊的，便是楊魯班了。

現在，閉口說，我們來談談魯班先生的故事吧。

魯班是春秋時魯國人，姓公輸名班。孟子說過：「雖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所說的公輸子，便是指的他。因他生在魯國，人就稱口稱他爲魯班。他父親是個很有名的木匠，後來因替吳王造姑蘇台，死在吳國。魯班生性聰敏，幼時讀書，便靈悟異常，有時向他父親學習技術，大則建築樓閣閣橋樑，小則製造車船器皿，無不精通。加以他心性靈巧，又能匠心獨運，凡有製作，一經他手，無不奇妙出衆。因此在當時，便遠近聞名，稱他是魯國的第一個巧匠。

魯班爲人最孝，他的父親死在吳國，他常常想到吳國去，尋取父親的屍身來回安葬，無奈他母親的年紀老了，行動需人扶持，不得脫身。他忽然起了一個念頭，經過千思萬想，不知費了多少心機，畫成了一個圖樣，於是取些木料，選用齊裝，便做了一個精製的小車。魯班請他母親上了車子，便說道：「車內有兩個手搖的機關，若要車走，就把兩個機關一齊撥轉，若要往左，把左邊機關一停，單轉右邊。若要往右，把右邊機關一停，單轉左邊。若要車子不走，把兩個機關一齊停住。」

他母親依言撥轉，果然前後左右，隨心所欲。這真和歐美富翁所坐能走動的安樂椅差不多。它的構造原理，大約和腳踏車相同，不過魯班

是用木料造成的，機式是手搖的了。

魯班辭了母親，到了吳國，不知他父親的屍身埋在何處了。各處打聽，才知道他父親早年在魯，做了一個徒弟，名喚工師，因他是魯國人，大家便叫他魯班工師，這件事除非問魯班工師方能知道，但魯班工師又到楚國去了。

魯班到了楚國，打聽得魯班工師來楚過，但來不多時就走了。再問究竟他到那裏去了，人人都不曉得。魯班這時找人不遇，身邊盤費又盡，心中非常焦燥。恰好寓所隔壁，住有一位老公公，家裏甚富。膝下有一個七八歲的小兒子，很是愛惜，每天上學走來走去，魯班於是買了幾根竹子，費了三四天工夫，製成一匹竹馬，腳下安了木輪子，用繩繩掛動馬頭，便能縱橫輪子自走。

魯班把竹馬送與老公公，小兒子騎了竹馬果然會走。老公公大喜，給了魯班不少銀錢，魯班有了盤費才得回家。

當魯班回魯國的時候，在城外看到一羣人仰頭觀看，原來空中有一隻木做的雀，左竄右蕩的在飛。魯班問是什麼人做的？衆人都不說姓名，只說是一位賢八進的。魯班想：這人或許是魯班工師吧！當下買些木板，投之寓所，一夜工夫，他做成了一隻木雀。第二天跑到城外，見昨天的那隻木雀剛剛放起，魯班將自己的木雀也放起去。兩隻木雀同時在天空飄飛，煞是好看。這兒兩隻木雀迎面一碰，一隻便落將下來，衆人認得是魯班的那一隻，新的却仍在空中飛。只見人羣中走出一個人來和他相見，問答之下，才知道那人就是魯班。只見人羣中走出一個人來和他相見，問答之下，才知道那人就是魯班。只見人羣中走出一個人來和他相見，問答之下，才知道那人就是魯班。

魯班走回家去，見了母親，互訴一切。才知他走後不久，魯班工師便將他父親的棺木，送回來安葬了。魯班心中對於魯班工師著實感激不盡，不久，魯班的母親因病死去，安葬以後，正在家中無事。忽然有一個不相識的人來找他，問知是魯班工師，兩人相見大喜。

原來楚王欲攻宋國，請魯班工師製造攻城器械。工師向魯班魯班工師便將他父親的棺木，送回來安葬了。魯班心中對於魯班工師著實感激不盡，不久，魯班的母親因病死去，安葬以後，正在家中無事。忽然有一個不相識的人來找他，問知是魯班工師，兩人相見大喜。

(第一年第八期)

回憶高爾基

莊奇慈譯

要寫這位名人，我們現代人中發偉大的一個人的回憶錄，這是很困難的。你回想起他那特殊的聲調，他那特殊的說話的方式，他的微笑和他的步態。

他有著一些不可模倣的地方，一些他所專有的東西。但是，這超無比的特點究竟在那裏，却又不是容易斷定的，高爾基像一切的人，又同時與一切的人有差別。

你從他的身上可以認出一大羣彼此毫不相像的俄羅斯人來。一會兒他是一位坐下來休學一忽兒的年輕的炊餅師，一會兒他又是一位從眼鏡上邊嚴厲地望著年輕學生們的教授。

然而，他又時時保持著是他自己，既是他自己。

文學的職業是一種往往容易使人改變的職業。有時候，一個人帶著新鮮的材料和理想，帶着一個屬於他自己的性格，帶着奇異的身世來到了作家的圈子裏，而在幾年之內，別人就不再認識他了。事實上，有時候彷彿他一定是在一紙空文或著作俱樂部裏生出來而且長大了似的。

像這樣的作家同人，高爾基常常帶著惱怒和譏諷起他們。

這些人一點也不足為奇，他一定是說。實際上，他們對於文學並沒有真正的愛，也沒有信心。



他們不時地在寫着東西，但他們完全不能閱讀，我們之外別的人所寫的東西甚至絲毫不能引起他們的興趣。
阿歷克金，

那兒西爾維奇是一位在最高字樣上的體面的女人。

但是，他決不是他底職業的奴隸。這個人，他的名字取「作家」這個字是完全同意的，在外表和態度上却比不少那些平生第一次跨過編輯部門檻的青年人更不像一個職業的女人。他是一位熱心讀者，在自己寫作的人當中是很少見的。他每翻開新的一頁，都帶着他曾經翻閱於那位編輯西爾斯基耶夫的黑皮箱中的書報時同樣熱烈的好奇心——那些有著奇異人模樣的露人的古書，像「砲兵回憶錄」，或是一荷馬的教訓格言」之類。

當六十歲的高爾基偶然在莫斯科或是克來里帶他的書室中，偶然用他略帶嘶啞的亞普高聲朗讀一篇原稿或是一本書中某些出色的章節時，就本質上說起來，他還是那一位差不多在牛世紀以前，低階山的麵包作坊裏用精溜麵粉的手指貪婪地翻閱書頁的少年。

他漸漸地起來聲聲很高，而他的聲音因為一種愉快的情緒或是限着的笑容而抖擻着。「這是一個了不起的作家，一個有才華的作家，」他總是說，顯然這還幾句話在他覺得是跟他青年時有著同樣的重要與斤兩的。

而這是在這般多年的文學工作之後的事。最容易不過的回憶，書室中的他，在那高而寬大的書架上好置着書籍，原稿，鋼筆和削好了的鉛筆——並不是研究氣地整齊地放着，但都是嚴陣以待。

這就是這位作家的工場。

在這裏，就在這一張不論是在莫斯科小尼龍斯卡雅街，在高爾基城的鄉間小屋裏，或是在萊爾多可以望見外面維蘇威大山的窗前的常常似乎總是同樣的書架旁邊——高爾基消磨他一天大部份的時間。

屋子裏沒有一個人知道他知道他在某一個時候要做什麼事——是寫一部小說，寫一個劇本，閱讀最後一次郵班寄到來的雜誌和書報，復信給他無數的通信人，還是擬訂一個為兒童出版地圖和地理學出版物的計劃。

他可以用口氣獨自坐在那裏很長的時間，但是這些時候才是他他實行與全世界交談的時候。這就無怪乎當他工作以後出來，走進餐廳的時候，他彷彿是剛從一次遇見了很多事件，個人和危險的軍大的長途旅行回來似的。

高爾基可以精神非常集中地工作，可以保持著他的工作時間完滿無缺，並使它們充滿了各種巨額的作業——一位作家，編輯人，批評家，社會工作者，教師和讀者的工作。

在濟裏，在他的書室中，他展着最緊張的生活，但是他決不像一個嗜書如命，枯燥無味的學者那樣，與世界隔離開來。

有時他從桌邊站起來，打開窗子。於是彷彿覺得每一種的鳥鳴，並且能夠從天邊前雲彩預測天氣的好壞。當他檢點一個最微小的物件的時候，那東西便好像放在一位專家，一位藝術家，一位藝術行事物之價值的的人的掌上一般。一直到晚年，這個人的雙手還保留著普通手工勞動的回憶。

史坦尼斯拉夫斯基回憶起年青的高爾基在雅爾達送別他的時候，不經心地帶着一堆滿裝貨物的布袋站着，他說：「他有著一副完全屬於他自己的美麗和可塑性的面容。」

當他年老的時候，高爾基自然喪失了他從前的輕快和好動性。但是即便在這種時候，他還是能夠非常容易地彎下腰來或是蹲下去，除非他是去檢起一些樹枝和舊報紙——堆雪火或是在最低一層的書架上取一本舊的時候。

他有著那些平生做過很多工作並且在世界上流浪過很多地方的人們所達到的那種瀟灑，那種行動的無憂無慮的自由。

無論是在克里米亞，在莫斯科在索爾多，或在高爾基城，阿歷克舍，烏克舍與維奇總是一個樣子，他到了那裏，那裏多變化又奇異的生活的跟他就跳動得愈厲害，那裏的人們就談起政治，談起文學和科學，像談起他們旁邊不可缺少東西似的；攜帶着或重或輕的原稿的人們就聚集到那裏去。

說到他的主要的興趣，他的主要的努力，高爾基是堅定不移的。我從來沒有見過一個人，在必要時候能夠像高爾基那樣顯著地改變，那樣堅決地拋棄他所經歷過的道路。

若千的文人都想學他的樣子——梳頭髮的形勢，穿衣服，用筆名以及寫作的風格——而他自已却很容易把他明天事情忘掉，他把一束常掛在兩額的長髮剪掉，並且穿一件普通的短襖代替一件俄羅斯襯衫。

同樣他也丟棄了，他早期哈爾濱崇高而且莊嚴的寫作風格，使它非常的平易而且嚴肅。譬如像『母親』這本書，他就已經感覺到沒有他在年青時所喜歡的那種苦心經營的必要了。

高爾基從來不著重他已經獲得的成就。他放棄了那曾經使他成名的文學權威和風格，如果他發覺到它們對他當前的任務不再適合的時候。

每過一年，這些任務就變得愈複雜，責任愈重大。作為一位革命的先驅和參預者，他變成了革命的千鈞百鍊的戰士。和『伊則吉爾老奶奶』作為『馬加爾周達』和『伊則吉爾老奶奶』的浪漫派的作者，他變成了寫實主義派的最偉大的作家之一。

他是照生活的本來面目來看生活的，但是這並不動搖他的信念：生活應當而且能夠變得合理，純潔而且具有智慧。差不多從童年時候起，他就感覺到生活必須



王曉籟等發起「父親節」

發起：上海聞人王曉籟，梅蘭芳等百餘人發起以八月八日為「父親節」，何以要有一父親節？姑置勿論。最有名的是：連八月八日為「父親節」者，因「八八」兩字連寫即成一「父」字，而且「八八」的諧音寫「爸爸」云，現在有人「聞風興起」，鄭重提議以「九九」為「男男節」了，我想，鄭重提議以「九九」為「男男節」，也一定有列名發起的與致吧？歡迎！歡迎！

魯迅死了嗎？

本月十九日，是我國大文豪魯迅先生逝世十四周年紀念日。一死者倘不埋在活人的心中，那就真的死掉了！這是魯迅先生自己說的話。從這句話看魯迅，他沒有死，為什麼呢？因為他是永遠「埋在活人的心中」的！

范予遂清查不清

參政會組織的「接收清查團」清查已久，從頭來過，而且他終於找到了並且選擇了走向重建建設世界的唯一道路。

高爾基對生活的樂觀態度，一種在他的每一個行動以及他所說的或是所寫的每一句話語中很明顯的態度，是以極大的代價獲得的，這也說明了這態度為什麼那樣的執著而且堅定。他的成熟的浪漫主義不帶任何的現實，甚至是殘酷險峻陰暗的現實。

隨著年齡的增長，他的觀察變得更加深刻而且更為真誠。他早期的作品，那些敘事的詩歌，都是當他在草原上在海岸上流浪的時候在旅途上寫成的；他晚年的作品則充滿了日常的事件，充滿了對俄

報上說：以漢口而論，幾乎大小機關的人員都「接收」，越查越查不清，南京呢？據負責清查的范予遂參政員講：日本軍用汽車大小數百輛不知到那甲去了！

真的！那些日本汽車到那甲去了呢？莫非是這些汽車「不肯投降」，已「自行駛回日本」？若情形，要破此案，恐怕只有重金賄賂羅斯福或好萊塢銀幕上的大偵探偵查來帶歸「清查」了！而且，我自信這是最高明的一著，不知范先生同意否？

裴斐教授「賦於油大」

美國遠東問題專家裴斐教授來滬後與記者們談及有一「賦於油大」之感！裴斐教授，雖是遠東問題專家，但我想，對於「中國油大論」，尚未研究，或研究而不精，中國人之善於講吃油大，是頗有功用的，其一，使「你」吃了「我」的油大，必須著忙說好話，其二，至少使「你」不好意思說壞話。胡適博士在某次宴會上大談「水經注」，即其顯著之一例也，因此，敢冒昧建議於裴斐教授：將來如有遠東問題專家問世，敬請將「中國油大論」，列入「石傳之一章」！

羅斯的生活，人民，城鎮與鄉村的精確而透澈的知識，所以這些作品也就彷彿變成了一部卷帙浩繁的旅行日記，他第二次的邊遊便聽了。

甚至在他最後的幾年當中，當他很少游歷的時候，他的生活依舊是旅途上的生活，充滿了尋常的週遭，新的相識，新的觀察。人們從我國各都來到高爾基的家裏，把他自己的他們同伴的以及他們工作的故事告訴他。一直到生命最後的瞬息，他還急切地希望知道外界——國內和世界上一——在發生着什麼事，並且急切地希望得到所謂生活的戰場上發來的最近的戰報。

(蘇聯S.瑪瑞薩克作)
(第一年第五六期)

記兵工專家郝貴林之死

悲慘時代的一支插曲

本社記者 米紫



當我親眼目睹這一悲劇自親的事件時，郝貴林先生的屍體已經腐爛了。手邊一疊死者的遺書依然鮮紅，這真是十來悲怨的抗議書，血淚的聲音從字里行間飛躍出來，不忍卒讀。雖然他死了，在這紛亂的時代，不過像一個抱怨被殺的人，也是他的凶聲撼耳，即是懷怨做鬼的人，也不能說若不見怨怒不開，而輕輕遺忘了的。

五十三歲的人，看上去還很壯茁，堅毅與智慧的眼睛，射出神彩，緊閉的濃眉隱隱着無限的委屈與痛苦，他雖在法國生活三十餘年，然而很少存憂氣，相反的平時異常沉默，蘊藏着熱情，以至他死前老未透氣一點自慰的意念，死後還是安詳的顯出溫靜的容生而顯，接觸過他的人，都悲痛的嘆息：「萬想不到這樣和藹可親的好人，會如此的結局！」

他是湖北漢陽人，十九歲在漢陽兵工學校畢業，第一次大戰時，他二十三歲的青年，隻身去國，（一九一五——一九四五）戰事在法國住了三十二年。回國的時候，已經是老人了，幾乎不能說流利的中國話，不能寫通順的中國文，可是，他熱愛祖國的心比誰都熾烈。他到死還深信：「中國是四強之一，他留在法國的兒子以柏兒，也寫信堅信他說：「祖國是四強之一，一定比法國好！」他痛苦的向人說：「唉，我的兒子那裏知道五十三歲的爸爸在祖國做什麼？」

他在法國辛勤的工作，曾任巴黎雷諾工廠大領班及比斯羅新兵工廠工程師，專攻飛機坦克的製造，博得法國工程師的重視，他之所以能在異邦安家立業，尚非偶然，及至這次歐戰，法國崩潰，他第一個法國夫人在逃難途中，經過一座橋樑為德軍飛機炸死，自己幸免於難，而德軍佔領法國時，曾迫使他們繼續工作，並在一個義大利人辦的工廠里正從事運里可以看見他在名片上刪除了這個頭銜：認為極其羞辱，然而我們正從事運里可以看見來，他確是一個人材，法國人重視他，德國人重視他，惟獨我們中國棄之如敝屣，連「安插」也不「安插」！這是怎等的可怪的事！

抗戰勝利了，旅外華僑都伸直了腰舒暢了一口氣，官方號召：「回國服

務，」一建設新中國，這是多富於誘惑的宣傳，郝先生興奮的到使館做登記，準備把「一身本事獻給祖國」，他雖國三十餘年，舉目無親，惟感祖國的立脚處，使館的人非常富於外交辭令的告他，到使館一下很發就有人接待，吃的，住的，工作，決無問題。也許說他是外交官的職業，也許這些外交官同樣的「不諳國情」，這總說法是「想當然」，郝先生深信不疑，雖然不願法國政府對僑員只許攜帶三百美金出口的限制，於去年十二月間歸來。他的親法法籍妻子，同妻子以柏兒還在期待他們來，孰知「苦命的父親在中國失蹤了！」

他在飛機上聊天認識出席國際工會的中國代表陳鐵夫，才知道是回海，這是他歸國的第一個新朋友，下了飛機，他簡直像到了外國，陌生，冷落，並沒有什麼「招待」，連住處也找不到，只好投奔留法比聯同學會，每天隨着行李打地鋪，沒有人。他聽說此刻却有人必開會，這掉他了，這前後一反一正，是極有意義的對照。這是我們的靈魂，也許是怕過：死也是成名之方法之一。不接待他的身軀而遺棄他的靈魂，也許是怕鬼的報復的惡作劇吧？

郝貴林先生在冬季的霧氣重隱迷了路徑，他撞，倒，想打開一條路，雖然條條路通羅馬，而條條路上有障礙，他並沒有灰心，還懷着期待，可是直到春暖花開，霧氣退却的時候，他依然是萬般無奈，他認識了久別的祖國在這三十餘年里，遠像從前一樣破落，混亂，這社會任何事情的得大小要個後方聯繫，及種種困難，止都窮盡了，「我沒有後方，可嘆，學會一身本事，無濟於事，寸步難移！」

教育部發給回國服務的人每月兩萬元生活費，恰好是抵得上一個官家銀行發的月薪數，他用了三百美金，不得不搬進地盤發賣衣物，度資一日兩餐和做大的生活，因為陳鐵夫先生的介紹，認識了電力公司的同鄉員工，暫時住在北門外，同鄉會去住，於是鼓着勇氣去拜訪政府官員，「據得頭骨敲碎，無力的墜入了冥冥淵。」

最先，他受託帶了一包轉交給陶希聖，「因蘇拜會，得到的回答是：「早來一個星期就好了！」隨後，與介紹部部長陶希聖，據說他寫過字看看，他慚愧的說：「中文幾乎寫不來！」於是去見兇大總統，據

郝氏絕命書

「吾自民國二年(在兵工廠畢業，留學去洋三十餘年，在法研究飛機坦克之工學(程)。去年十二月政府派吾回國，自法返歐。三百美金，用有半年之久，花費一盡。因吾去國多年，吾祖國無有後台相助，可嘆！學會一身本領，無可施展，因歐(記者按：指魯)地，寸步難行。衣裳物件質盡，到歐之日，即放(訪)問家中消息，可嘆吾父母兄弟十餘人口，民國二十七年(被)日人空投一空，現在無路可走，只得死命報國。三十五年六月十四日無名氏真結」

說他充任南摩一個小兵工廠的廠長，他替廠看了一下，只有三百個工人，他還嫌這廠的廠房設備，同時自卑的情緒籠罩着他，暗地忖度：「也許是聽不起我，我在法國任工程師時指揮上萬的人工作！」是的，正巧戰時一位英國記者來中國觀光時驚異的喊道：「Wonderful! 奇蹟！」他懷疑：「也許是因為我沒有鐵證不放心我心吧。」祖國並沒有法國那樣大規模的兵工廠，飛機坦克都來自美國，美國就是我們的大兵工廠呀！郝先生是真正不替國情。

在失望與鬱悶的陰暗日子裏，透露了一線陽光，他得知胡維鈞大使到了重慶，住在勝利大廈，他對同鄉們說：「我與大使在法國私交很密，他一定會替我的忙！」第一次呈遞名片，大使左看右看待接視了，告訴他：「大使開會去了。」他在名片上審明日期再來音詢，他憑著與大使的私交而堅信不疑，第二次去造訪時，仍未能晤面。他也僅僅「要人」每天必得公忙開會，於是留了自己的住址，準備等待大使的隨時召見。一天，兩天，三天……他總不敢斷言大使會來尋他，但至少會派一個人來叫抽，可是，郝先生終於超過了他自個的信心範圍，變得焦躁起來，一個壁在失望陰暗的人，會變得焦躁的自卑，他以為不該開這個同鄉會的破爛地址，大使的朋友不會住在這樣的地方。恐怕有大使的頭面。可是他相信願大機會忘懷相交，條件第三次造訪，然而，失望了，好大的失望呀！這一失望把他的自尊心弄得粉碎，他像受受了莫大的羞辱，連放聲大哭每月兩萬元的津貼也拒絕了，也許是頑抗罷了？

生活的窮困對富人還難，對窮人則大難臨頭，郝先生已遷快到山窮水盡的日子了，他得到新驛驛友劉瑞根先生的幫助寄信到劉先生所開設的瑞祥電料行，有些電器員工樂意郝先生的人格與技術，雖然住在這年開支極半開電料行的險勝星星里，却得到了友誼的溫暖與憐憫，這是多現實的諷刺，那裏會想到在這一些萍水相逢的工人朋友裏獲得實質的感觸呢？

四月，他遇到了留法同學馮仲明先生，邀他到馮先生所辦的動力機械廠去幫忙。他去了，並且帶了在回鄉會里認識的小同鄉徐裕超小朋友學習

。他愛這孩子的啟發，視為子侄，徐裕超本來在湖南飛機機械，湘桂逃難時流亡到重慶，一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他更愛這孩子能在自己的廠裏收入里，按月寄錢給母親，因為郝先生的家人在這次戰爭中全部死於轟炸而窮困。他看到這貧苦的心裏更為感動。在悲慘的生活里，在沙淡的人世間，郝先生還能取感憤的源泉，關注意到後輩人才的培植，這愛心是多麼的值得人欽敬。

漸漸的抱負成了流水行雲，漸漸的熱情與期望變為了一陣輕煙，創傷，痛苦，與失望，給予郝先生如何重大的刺激，使得他覺得，人皆皆我，竟憤然與一位女職員不辭，而自卑情緒的增強，使得他覺得，人皆皆我，竟憤然離職，回到城裏劉先生的店裏閉居終日。

低氣壓的雲雲已經給飛翔的燕子帶來了壓力，而猛烈的暴風雨又驚的驟來，他在朋友們的勸說里漸漸了。

端午節前夕，郝先生偶爾一，倍感淒涼，心情上有說不出的惆悵，他的兒子以柏兒正在駕車到西班牙去避難，寄來一封信，寄來一封家信，可是被檢出的與刀分劃數斷，寫不出一個首尾，郝先生的年青妻子，領了五萬份困難阻他的衣。因為郝先生自覺在國內無望，又歸去不得，嚙他的妻子不必等待，自行改嫁。悲劇現場面已經排好了，最可怖的一節終於演了出來。他覺得格外淒涼，這時候，瘋狂或自殺的路已經擺在面前，一個最有強強生的意志的人，也選不出更好的去處，他終於選擇了後者，他愛愛所有的一切倍受摧殘，他愛要去北平，要去上海，要去……一個遙遠的地方，可是窮困的鎖鏈像他寸步難移。他只有繼續煩惱，飢餓，失業，走到不可知的快樂世界，同一切窮民與窮人永別了。他一連寫了三封信給徐裕超，要他入城來活別，可是每日十小時的工作，使徐裕超不能分身。郝先生等待不及，在六月十五號的上午留下一個包裏同信件，託店裏的人轉交給徐裕超及劉瑞根先生，悄然離去。這包裏誰也沒有想到是一封絕命書，一個寫好了寄到法國的信封，託他們把他失蹤的消息通知他的兒子。夜晚，在中央公園的林蔭道上，有一個人徘徊，子夜將盡這個人便在廁所里懸絕自盡了。等到被人發覺，屍身已經冷透，他便是西里歸來失望自盡的劉工程師郝寶林先生。一張蓋著他的屍身的肥厚的肥蛋正在這望遠的鐵味黃金堡堡，偶有幾個六朝歌在屍身上嘲笑似的動動。腿。一些窺徒在不遠的地方呼嘯鳴哇，若無其事。沒有人投子同情。好像無情無義的世界呀！

同鄉們善了點錢買付棺木把他埋葬了。一家都上祀祝著蓋棺厚葬！也許是指另一個自殺者吧？

在這殺伐不休的日子裏，郝寶林的自殺並沒有引起多大的注意。只有幾位工程師聽到這消息，半天沉默無言。一些要從他學藝的電工人員傷心喪失了一位老師，有一位憤慨的說：「我們學到了郝先生的一身本領；也不過是死路一條！」六月二十七日 風雨之夜。(第一年第七期)



諸葛亮與蜀國外交

王之容

在魏蜀吳三國鼎立的初期，蜀漢的實力不但遠超不上曹魏，而且也不及孫吳。然而蜀漢竟能屹立在兩大之間，修明內政，整訓軍隊，略民庶安。之後，更能「連年動衆」，與師北伐，與魏吳形成四十多年的鼎峙局面，這不能不算是歷史的奇蹟。諸葛孔明（在魏蜀吳三國中，也正因为他的創建了「蜀國」的歷史奇蹟。當我們來研究這段歷史時，固可從各方面來加以說明；而內中孔明外交政策的正確，也是主要因素之一。

孔明一貫的外交政策是聯吳。這是由許多條件決定的，不是出之於單純的主觀願望，也不是基於一時的利害關係。一曰外交的基本出發點是宮受其自國政治的決定。如此，才算是自主的外交。否則，只在利害邊境上擺來擺去，是談不到所謂外交政策的。結果，必在萬變的國際關係中任受俯仰；抑或連自己也技窮理窮！孔明的政治目標是「興漢」。因此，凡足以削弱或打擊「漢賊」的力量，不管它來自何方，都應當視作「與國」，聯合起來！當時，以「正統」的魏國來說，曹操是「漢賊」，是企圖統一中國另樹政權的一霸，實力甚大。此外孫權保有江左，在某種程度上說是「存漢」的，至少是中立的。而最初以及最後的局勢，蜀吳必得合作，才能共存。否則，相互殘殺，甚而相互仇視，或者雙方之一方「認賊作父」，結果必同歸於盡。以上是孔明聯吳外交政策的根據所在。

就肯定了。三國志蜀志在修記孔明在隆中對劉備云：「今操已擁有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論者認爲這段話不必是當時孔明所說，可能是陳壽據史揣測出來的，但我們却以爲大可不必在這點上爭論，只可以歷史事實如何？衆所周知，當曹操軍南下，劉備敗走夏口時，曾探統一中國的心願，實已實現了一大半。他的實力足可即時越江渡吳，而後遊江而西。而且「兩蜀」的劉璋也早在這時派張松來荊州，向曹操致敬。被擄無歸的劉璋這時却無松主見。幸賴孔明力主聯吳，並視作外交使者去見孫權。終於蜀吳合作，聯軍拒曹操，而有決定意義的赤壁之戰的勝利。

赤壁戰後，曹操還軍中原，但他卻沒有受到致命的打擊。誠如劉備所說：

「曹操雖有無君之心，而有奉主之名。隨者見悅失利於赤壁，謂其力屈，無復遠志也。今操三分天下已有其二，將欲飲馬於滄海，馳兵於大谷，何肯守此坐須老乎？」（參注引獻帝春秋）

因此，蜀吳合作，仍屬必要。兩國就有遠大眼光的政治家，也無不如此作。但合作不能消滅了鬥爭。矛盾的統一，本是「一切事物的必然性」。事實上，蜀吳雖保有江左一片土而不把「天府之土」的益州先佔過來不致讓曹操奪去，也永無和曹操抗衡的實力。更難說「興漢」。因此，「共存共榮」，「相互殘殺」，不能不是兩國共同努力的目標，一切對消力量的舉動，親痛仇快的

行爲，是不應該發生的。兩國任何一方擴大了土地，增強了實力，就是對敵人逐漸消滅的種種表現。不管兩國是否有這種理論的感觸，而理論所迫，直到劉備佔據了益州，雙方仍能相安。

可是殺氣也說隨時發生了。

這時，留守荊州的關羽，在威逼鄂交上還有作到十分好。蜀志劉傳：「先是（孫）權遣使爲子索羽女，羽辭焉其使，不許。報大怒。」不許嫁也就罷了，爲什麼「一許辱其使呢？其次，孫權中了敵人的離間之計。當建安二十四年（西歷公元二一九年）關羽大破魏軍，「留軍於樊」，威震天下時，關羽則馬超，馬良，以爲關羽得志，孫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孫權其後，許都江南以封，則安自解。曹公從之。」終至「橫道將遊樂，斬羽及子平於臨沮。」此外，所「使內部有了問題，」及南郡太守糜芳在江陵，將軍傅士仁屯公安，素皆嫌羽輕自己，羽之出軍，芳，仁供給軍資，不悉相救。羽密：還當治之。芳，仁使懼不安。於是（孫）權遣使勞，仁。芳，仁使人迎植。而曹公遣徐晃（關羽的知友——容）按曹仁。」（上引均見羽傳）

這樁不幸事件的發生，站在大敵當前的立場上來說，在蜀只有不敵往，趕快把這股殺氣驅補起來，與吳和好如初；不可再讓它越發擴大，甚而裂到分開的地步。再就關羽的實力來說，也經無同時對付魏軍的能力。然而劉備却將自己的恩德提高到第一位：「孫孫權之與關羽，將軍征之。還不但孔明出來反對，就是曹操的使來也會力諫也。參注引雲別傳云：

「孫權與荆州，先主大怒，欲討備。雲諫曰：「國賊曹操非孫權也。且先破賊，則吳自服。操身雖窮，子不爲難。當因衆心，早圖關中，居河上流；以討內逆，關中衆士，裹糧聚馬，以迎王師。不廢曹魏，先與吳滅。兵勢一交，不



中國古代大天文家

張衡 王惠

張衡字平子，後漢時南陽西鄉人。他生於漢章帝建初三年，(民國紀元前134)死於漢順帝永和四年，(民國紀元前73)他生平以著作、賦著名，同時是我國古代最大的天文家。當時天下承平，俗尚奢侈，他曾構思了十年作兩京賦以諷諫社會，博得當時以及後世人們的贊美。但這一篇偉麗古今的文章，比起他在科學上的成就來，實未免

虛乎其後了。張衡在天文歷算方面，都有極精深的研究。順帝時拜他做大史令。在這期間，他曾發明創造了一種「渾天儀」，說明天體運行的形狀。用鐵道銅環築成，內中分南北極，黃赤道，上面排列中外星宮，和日月五緯。用漏水轉動星圖的出沒，恰好和天上一樣。除此以外，他還發明了一種「候風地動儀」。用精銅鑄成，圓徑八尺，蓋合隆起，形狀和酒樽相仿，裏面安置機關。外面則有八龍，分向八方。每龍口中都銜有銅丸一顆，下面則有蟻(柱的一種)作張口狀。如有地震，則搖動發聲，一龍吐出銅丸而蟻銜之，其餘七龍不動。察其方向，就知地震在什麼地方。

得卒解也！」劉備卻沒有聽從這番話。建安二十六年(二二一)秋，七月，遂帥諸軍伐吳。孫權聽了這個消息，也覺雙方最好是誰免戰爭。因為這個戰爭明明是兩敗俱傷。他派諸葛瑾使蜀求和。諸葛瑾給劉備的信道：「奄聞旌鼓，來至白帝。或恐疆臣，以吳王侵取荊州，危害關羽，怨深入骨，不宜言和。此用於小，未留意於大者也。試為陛下論其輕重及其大小。陛下若抑成損忿，費盡唇舌，計可立決，不復勞之於疆臣也。陛下以關羽之親，何如先帝？荊州大小，孰與海內？俱深仇快，誰當先後？若審此數，易於反掌。」(蜀志孫權傳)據此，可知蜀吳有遠見的政治家，所見略同。無奈劉備一意孤行專行，誰也拗不過他。而事實却教訓了他！如所周知，他隨着伐吳戰爭的檢取，自己也屬於白帝城了。孔明對這只能慨嘆地說：「法孝直(正)若在，則能制主上東行！」(蜀志法正傳)

蜀吳邦交的破裂，自然為曹魏所歡迎。在戰爭的進行中，孫權一面遣軍調戰，一面遣使使魏，竟真的「認賊作父」，向魏稱藩，受封為吳主。這在孫權來說，固為一時的權宜之計。然而這個政策的不高明以及可怕的惡果，孫吳有遠見的政治家都看得非常清楚。法正引吳當證否對孫權云：「觀北方(魏)容(終)終不能守盟。今日之計，朝廷承四百年之際，應東南之運，宜收年號正服色，以應天順民也。他的主張却有點天譴容的看法固然很正確。他的主張却不能不聯想。這在吳的外交大臣沈瑜容魏文帝問，就顯得其體面大損了。法正引吳書云：「(沈)瑜字仲山：權以瑜有智謀，能專對，乃使至魏。魏文帝問曰：『吳魏魏東向乎？』瑜曰：『不報。』曰：『何以？』曰：『信誓盟言，雖於好，是以不報，若魏不自有德，瑜不許還當曰：『臣竊恐魏中則陳說為賊敗，終不久歸，臣聞兵家舊論，不恃敵之不報。持我之不可犯。今為朝廷進，且當省其他役，補務農桑，以廣軍實，使各得其所，延擢英異，令晉益盛，檢發兵民，使各得其所，延擢英異，獎勵將士，則天下可圖矣。』自然，沈瑜的主張雖比法正求求是，可是他忘記了如何馬上和蜀恢復邦交才是最實際的問題。不管這些議論多麼正確，而在劉備大軍東進的情勢下，它是變得多麼微弱無力呀！所以在這時孫權不但不派兵遣使送款，還遣沈瑜陳說(魏帝遣使來吳)「求雀頭香，大貝明珠，象牙、犀角、玳瑁、孔雀、翡翠、門鳩、長鳴雞」這些珍玩之物時，吳的羣臣都奏：「荆揚二州，實有常典，魏所求珍玩之物，非禮也。宜勿與！」可是孫權却說了這許多話：「昔蒯徹會齊為王，客難之曰：『公之學去尊』，今王齊何其倒也！』」這子曰：「有人於此，欲奪其妻子之頭，而石可以代之。子謂所重，而石所輕也，以輕代重何謂不可乎？」方有事於西北，江表元元，恃王為命。非我妻子邪；彼所求於我瓦石耳。孤何惜焉！彼在醜聞之中，而所求若此，當可與齊禮哉！」

三 本來當劉備收復白帝之際，可說蜀吳兩國命運「不絕如縷」。是時，孫權並未徹底發憤，且自鑒有功，「以使聘魏，具上破備印綬及青綬，所得土地，并表將吏功勳，宜加爵

地質的輕重不同，有的上升，有的下沉。這種上升的結果，往往有種岩石相破裂，因而造成地震。另一種原因，是由於地殼突破了地殼，形成了火山爆發，火山爆發是常伴有地震的。當地震的時候，也讓我們用石球投入平靜的水中一擲，激起層層的水波，由中心向四週波動。地震能影響到地殼，也往往有這種相似的情形。——倘使是應用了這樣的原理，發明了他的「候風地動儀」的。

張衡發明了候風地動儀後，有一次一龍忽然吐丸，但地並不覺動。當時京師（洛陽）的學生們，都一齊嘲笑他的候風地動儀不足為憑。過了幾天，驛報西（即甘肅）會經地震。和候風地動儀吐丸的方向不謀而合，因此人才都佩服他候風地動儀的妙用。

候風地動儀是利用地動的方向來測地震的方向的。這需要很深的地震動方向性知識。張衡所知的這種知識，直到他死後一千六百年左右，歐美的科學家才由這種知識的研究，發明了一種「驗震器」。這種器能自動紀錄地震的方向，遠近和程度，它還可藉地震波傳遞的快慢來判斷地震的構造。這種「驗震器」自然比張衡所發明的「候風地動儀」要進步得多，但歐美的學者一致推崇張衡為研究地動方向的鼻祖。

日本是一個常常地震的國家，日本的研究地震學者，不僅研究張衡的生平，更命貴匠按後漢書將候風地動儀畫出，並如法複製，以作紀念張衡之用。除掉了他自己的祖國，和他自己的兒孫，張衡是受過了世界上的景仰和愛戴的。

除了地動儀外，據說黃帝發明了指南針，自周成王以後製法便失傳了，直到張衡才又發覺成功。張衡既能延續他祖先的光榮，經過一千八百年的中國人，就不能不說說說張衡的光榮嗎？（第一年第七期）

發之意。（一）妻注引吳歷）魏文帝也稱此彼爾孫，說「今討此虜，正似其事。將軍勉建方略，務全獨霸！」（妻注引魏書）

然而曹魏絕不會坐視孫權壯大。她是希望當蜀吳戰得筋疲力竭時，同加殲滅。而孫權雖在魏亭打了勝仗，却不敢再放心前進。一則是地理上的限制，攻川不易；再則，果真聽從魏文帝的岳，「務全獨霸」，那麼後方勢必空虛，怎保曹魏不乘虛而入？其結果，不是「瞎了夫人又折兵」而已！因此，孫權便樂於在較前更廣的土地上，打算來奪回自己的羽毛。魏吳「君臣」關係之不能長久繼續，事實昭著。妻注引魏略城城三公奏云：

「臣聞枝大者披心，尾大者不掉，有國有家之所懼也。……權為大羊之姿，橫被虎豹之文，不感效力致死之節，以報無世不世之恩。臣每見所下榻前後章表，又以愚意探納趨旨。自以阻帶江湖，負固不取，挾異世詐偽成功；上有尉佗英布之計，下歸依被圍之醜，終非不倖不叛。」（臣請免權官，鴻臚削爵，主捕治罪。敢有不從，移兵進討……）」

又孫權傳云：「初權外託事魏，而誠心不款。終於魏在「欲遣侍中辛毗，向資桓階，往與盟誓并殺任子，縱歸不受」（權）的藉口下，出兵攻吳。孫權吃了大敗仗，又「卑辭上書，求自改國。若罪在楚除，必不見置，當奉還土地人民，乞齊命交州，以發餘年。」（同上）如此可憐的「上書」，魏文帝却是這樣答覆的：「即日下詔，勅將軍但深澤高壁，不得交還。若君必效忠節，以解疑障，豈身獨到，夕召兵還，此吾之誠，有如大立。」（一）權遂改年號，臨江拒守。」（權傳）

至此，孫權投降主義，便遭受到事實的打擊了。

蜀吳雙方火併的結果，乃是死亡而絕。這事實發了兩國的領袖。孔明一貫的外交政策，便在這個時候下重見實施。首先，劉備寫信給孫權，說「已深引咎，求復舊好。」（妻注引江表傳）孫權即遣使勸劉備於白帝。（一）然孫與魏文帝相往來。」及至劉備病死，孔明執政，蜀吳關係才進入一新階段。

在劉備死年（二二二）十一月，孔明派孫權的郭芝便與。郭芝回答孫權的話，正可說明孔明為什麼過去主張聯吳，現在仍然主張聯吳？郭芝郭之傳：

「芝對（孫權）曰：「吳蜀二國，四州之地，大命世之英，諸葛亮亦一時之傑也。蜀有東險之固，吳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長，共為唇齒，誰可併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自然之理也。大王若委質於魏，魏必上望天王之入朝，下求太子內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蜀必順流，見可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復大王之有也。」

果能勸吳與時，蜀能否順流「見可而進」，自成問題。這只可視作外交辭令。然而前段所云，却真的是「自然之理」。所以郭芝初見孫權時，即說：「臣今來亦欲為吳，非但為蜀也。」結果，孫權「遂自絕魏，與蜀連和。」並遣使招劉備於蜀。當郭芝再來吳時，孫權却又提出新的問題來了：「權謂芝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治，不亦樂乎？」芝對曰：「夫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亦併魏之後，大王未深識天命者也，君各茂其德，臣各盡其忠，將提海鼓，則戰爭方始耳！」」權大笑曰：「君之誠款乃當得邪？」所幸雙方都把這比較遙遠的問題，丟開了。

從這時起，蜀吳二國「聯使往來以為常。」（注引吳歷）

由於蜀吳外交的重新恢復，予曹魏統一中國的野心以嚴重的打擊。從此，曹魏的兩眼眼被左

右扯開而獲得行動了蜀吳均得積極充實力量。尤其是蜀，在這期間，『西和諸戎』，南平夷越，『內修政理』，至使『田疇辟』，倉廩實，器械利，若殺饑，胡會不諱，路無辟人』（注引袁士）。孔明北伐中路的義舉，也在建興五年（二二七）開始。

在北伐戰爭初期，吳蜀的關係雖未進到軍事攻守同盟，但在某種程度上說，是遙相策應的。二二九年四月，孫權改元稱帝，遣使來報。蜀的一部份大臣，又重唱與吳絕交的老調。這使孔明不得不重加解釋。蔣注引漢晉春秋云：

「是歲（二二九）孫權稱帝，其蓋臣以並尊二帝為告。諸者咸以為交之無益，而名聲弗順，宜顯明正義，絕其盟好！亮曰：『權有偏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略其違情者，求犄角之援也。今若加關絕，仇我必深。更當移兵東伐，與之角力，須併其土，乃廢中原。彼賢才尚多，將相繼踵，未可一竭定也。』願兵相持，坐而使老使北賊得計，非算之上者。昔孝文帝卑辭匈奴，先帝優與吳盟，皆臨絕運籌，弘思遠益，非匹夫之為分者比。今諸君咸以權利在期足，不能併力，且志望已滿，無上岸之情，揣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粹，故限丁自保。權之



西匠 像刻自

野架拙，常用內容取裝為的手法，形成獨特的風格，受其影響者很多。他擅戲劇，文藝和詩，有個時候，曾用西匠士的筆名發表過許多小說。

西匠，原來的姓名是龔風臨，他生長於杭州，中學畢業時，一度報學，後來考入國立杭州師專。二十七年冬天，和一位留學歐州家外歸紅鬍子兵的副經理先生，在富春江一帶打漁擊鴨，自後轉往東南各省，從事藝術宣傳工作，頗受過國會的讚賞，作品以漫畫，木刻，裝飾畫最為多，經過數員，嚴莊的編輯，是一位很努力和勤奮的藝術家，用力，畫面有時很精細，有時很粗，受其影響者很多。他擅戲劇，文藝和詩

木刻家西匠

不能越江，獵觀之不能渡漢，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若大軍政討，則上當分發其士以為後規，下當勸民應城示武於內，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動而勝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之憂，河南之衆不得盡西，此之為利亦已深矣！權備遺之罪未宜明也。」

孔明這段具體而明白的話，總算使『孤立派』沒有話說。『乃遣使謝絕，廢絕正親。』結果，孫權與吳升壇盟誓，交天下：以徐、豫、幽、青屬吳；并、涼、冀、兗屬蜀；其司州之土以函谷為界。（蜀志孫權傳）

這次外交的積極意義，是雙方在盟約中規定：『自今日漢吳盟誓之後，戮力一心，同討賊寇，救危恤患，分災共慶，好惡齊之，無或攜貳。若有背盟，則吳伐之；若有背盟，則吳伐之。各守分土，無相侵犯。情之發棄，克終克始。』（孫權傳）簡單說一句，就是蜀吳不但是軍事攻守同盟，而且是全面的合作。就因為有這個保證，所假如孔明多活幾年，三國的局勢也許要改變吧。

不幸孔明死後僅用等一派的投降主義者大加活躍。曹操也乘機挑撥蜀吳的友好關係。吳的一部份人竟中其奸計，動孫權『宜為之備。』結果，蜀吳便同歸於盡了！（第一集第七期）

藝文 人物 續紛 錄

★曹真不洗澡 名劇作家曹真是在抗大洗澡的，在江安（抗風時，劇本在那裏）的時候，有一次，他的太太盥好了澡，他洗了水，非逼着他洗不可，曹真不洗，硬把他拖到屋裏，逼他洗。曹真不洗，硬把他拖到屋裏，逼他洗。曹真不洗，硬把他拖到屋裏，逼他洗。

扣上。好久好久，他還沒有出來，太太到門外一聽，裏面有嘩嘩的水聲，以為還要洗完。等了很久又去聽，水聲是在響，太太就敲門，請吳，請門進去一響，原來曹真衣服如故，坐在盆旁整理頭髮。一本外國書，把一支右手伸到桶裏，不斷的把水潑出嘩嘩的聲響來。

★郭沫若穿褲子 夏天的真腔是異常悶熱的，但是，郭沫若的治療，從夏天到冬天而停頓。有一個他上個朋友請他去聽張繼成的拿手川戲，他聽了，聽川戲是有極厚的興趣的，當然贊成，於是面收捨得，一面津津有味談論起川戲來，越談越有興致，一看，時間不早，他就抓了一件長衫穿著，邊談邊走下樓去，到了門口突然覺得風風，低頭一看不著大笑了起來，因為談得太專心，褲衣裏的時候忘記了穿上長褲子。

★沙汀不敢上馬路 三十五年，名小說家沙汀到了重慶，住在張家花園文協。他很少出門，穿了一身毛藍布的中式衣服，一副土匪的莊嚴人神氣，整天呆在裏面，他說：『哎呀！重慶太大了，我簡直不敢出去，一出去防衛隊不到回來。』



痛憶閩師

尚士

一九四一年十月我到昆明入西南聯大，那時聞一多先生不但不談政治而且連創作都不談。爲了避免馮炳的威脅，先生住在鄉下，埋頭研究。聽說有學生去找先生談創作，先生說：『我同青年朋友們暫且不要談創作，先讀二十年書再說。』我第一次見先生是在一個凄風苦雨的晚上，在師範學院的一個教室裏，那時先生被邀請講演，內容大概是洪水的故事和關於女媧氏的傳說，一九四二年秋，剛開學，我旁聽過幾次先生的周易，開始還是講神話，用很多材料來說明伏羲是個薄蕩，只覺得太過於新鮮，困功課太忙，以後便不再繼續聽下去。

一九四二年冬，日寇發動太平洋戰爭，同時向英美宣戰，以秋風掃落葉的威勢掃捲香港，新加坡，馬來亞，緬甸，次年春使我雲南，幸被阻於怒江以西。由於敵人的截斷後路，我們在緬北配合盟軍作戰的遠征軍，只得經過多風的蠻荒的原始森林，退入印度，以後我們的遠征軍就在那裏受訓，準備反攻，並且還挑選爲強壯的士兵空運到印度參加受訓，而飛來的美軍也以此昆明爲總站。從此雲南變成軍事地，軍隊調動頻繁。但我們舊政的政治却日益加強的壓制，很不公平的把窮人子弟的壯丁像豬一樣地抓起來送入師範區，仍然像豬一樣的囤起來，不死不活的用糶米養着，於是壯丁變成瘦丁，病丁或死丁了，以後不幸而仍然活着的便被分發入部隊，因不處境特而逃河跳火車自殺的時有所聞，聽說有一次從湖南開到雲南的一支部隊，連病帶餓帶累平均一千人剩不到三百人。聯大門前便橫着那有名的滇緬公路或西南公路（以後也簡稱印度，改名爲史迪威公路）時常有一些衣服襤褸

，形若槁木，步履艱難，奄奄一息，三分像人，七分像鬼的兵（或者不如說穿上制服的農民）從公路走過，走不動。官員用鞭子逐逐發飆的打，走着走着，一陣風吹或是一聲棒打便倒下了，而且永遠起不來，他們對得起祖國！聯大門前常圍這樣的慘劇，有時一時死了，在雨夜裏呻吟，樹木的人們大體都習慣於那種慘狀，惘然之心早已放假，況且在城外有時死了一兩天，這沒人收屍，假如在荒山野地，一見倒下永遠不尋滅氣，就會被別的後死者上去剝衣服，衣服剝後埋入，則先生看這些耳聞目擊的慘狀所壓迫，他良心上每天在受刑，然而這被接到的不過是百分之一二，先生有一個在教導團從軍的姪子，經過昆明時，歷歷爲先生陳述軍隊中的腐化，黑暗，賄賂，先生，因此便閉門起來深思七日，考慮其今



後的人生態度，還是走出書齋仗義執事爲民請命呢？仍然繼續在故紙堆研究不問世事呢？最後他決意把自己奉獻給人民。
先生第一次走到蘇素面前是在一九四四年

大國文學會舉辦的五四文藝晚會上（實際在五月八日晚舉行），那天出席演講的先生很多，所涉及的文藝範圍很廣，由羅常培先生任主席，將結束時，羅先生說：『今天唱戲曲戲的是楊今甫先生，楊先生將到美國講學，』在楊先生講後，聞先生第二次上台發語，『今天唱戲曲戲的不是楊先生而是我，我研究中國文學二十年，目的就在擴充這座封建的精神堡壘，』最後先生提高嗓子高呼：『我號召大家第二次打倒孔家店！五四時侯說得不徹底，』這是先生開始向民主進軍的宣誓詞。此後便一發而不可遏，愈來愈發瘋，夙夜匪懈爲民主運動奔走呼號，直到他把自己供奉在民主自由祭壇上的那一剎爲止。先生研究古書不像別的學究附庸風雅，玩弄小爾說，而是以入地的嚴謹上建設新的。就是在研究工作上先生也是在犧牲自己代人受難。

同年幾十節昆明各界舉行紀念大會，先生和羅隆基先生等在昆明女中開會談話，並發表武裝保衛大西南宣言，提出積極的政治主張，因爲那時腐敗的政治激流表現在軍事上的無能上，敵人馬不停蹄的自所稱中原會戰後便兩下長沙，陰險，沿湘桂鐵路和黔桂鐵路步步深入，整個大後方爲之動搖，所以他們不得不要求民主的改革，刷新政治，發動和組織民間武力，鞏固西南半壁河山。會場中第一次出現搗亂份子，但先生等非常鎮靜，並且說：『你們不是中國人不是！你們不要搗亂，聽聽我們講的對不對。』後來有某南軍裝來維持秩序，會終於順利的結束了，那時先生就巴正式加入民主同盟。在先生回國之後，便馬上去找在樞大負責宣傳的楊德晉，劈頭便說：『從者我已加入了民盟，我們談談，』楊問民盟的經費是不是延安那邊供給的，於是二人激辯三小時，學生不敵而散。先生的歌直落卞花民運三次在學生服務處介紹民盟的集會上這陣子的演講竟落在民盟中是小學生，加入



「我是聞一多的孩子」

聞立鵬

爸爸，你曾經說過「爲了人民，我什麼都不怕」。可是每當的確談小心的時候，媽和你的孩子們，就都不允許你什麼都不怕；每次你出門就只仗着手上的一根拐杖，在門口說「誰要來毆我，我就用這個給他一下」，以後笑着走了。一根黃色而不到半斤重的藤拐杖就被你那麼看重嗎？其實你何嘗不知道那是被入們稱之爲手杖的藤棍，然而由於你的身份和地位，你和我們都相當的放心。可是當外面風聲緊的時候，我們也還是不免爲你擔心，尤其是媽，都快念病了，她常在你面前說，要是你有個什麼不好，我們這一大家人該怎麼辦呢？這當然不是以打動你的心，工作者是不能忘記工作的，而且你還告訴我們說，「你們該鎮靜些……」然而如今你未免太鎮靜了些吧！是的，這時候，我們卻也希望你能很鎮靜的睡在土裏，免得見了這醜惡的世界而……

七七，那年，璉巧媽帶了哥哥和我先回武昌去了，後來你只帶了兩個妹妹和一個弟弟，還有你兩本最寶貴的書，連過冬的衣裳都沒帶就離開了你再也不能見的北平了，當時你心裏想着，中日的戰事總是兩三個月就會了事的，可是八年的日子不算短了，你眼望着中國戰事結束了卻死在復員的前夕。聽說，你臨死前還到清華大學辦事處開飛機準備回北平呢？至於那兩本書，在昆明時爲了窮得沒錢吃也忍痛賣給清華大學圖書館了，你還說，將來回北平再買回來……

長沙臨大城家時，你參加了學生步行團，爬山涉水，一日百里。後來，每次提起這事來，你總驕傲的搖搖頭說，「我還要走回去呢？」今天，這是不可能的了。有一次偶而聯大中文系在空自那年，你像個未出閣的女孩子似的，總是埋頭在書本上不出來。有一次偶而走出散步，被旁的先生們看見了，一時傳爲奇蹟：「聞一多今天出來了。」

在晉祠，咱們家很窮困，你就開始戒煙，結果你竟能每天只抽一根了。有一天半夜，你忽然爬起來，說是夢見一首很好的詩，怕忘了要記下來，結果還是忘了兩句。到了陳家營的時候咱們家更窮了，甚至連挑水都是父子三個輪流着，每天吃的是醃菜、酒腐、豆渣、鹽，可是不但你不叫苦，還告訴我們：「吃豆渣是有營養的哩！」

爲了窮，把你一件穿了多少年的大衣也拿去拍賣了，嘗得你凍得生一場病，幸好衣服掛在拍賣行人過問又拿了回來。

記得那一年大哥和我考取了聯大附中，弄得全家吃一頓有肉的菜，並且傾家蕩產爲我們買了兩套上學穿的新衣裳，你鼓勵我們，要好好的讀書。可是，我從沒用過功，今天我後悔了，以後一定要用功。

後來家搬到龍頭村，又搬進城，就住在我們學校隔壁，我的脾氣多壞呀！毫不顧住在家庭，還時想跑來，真覺得我和你不夠親近了。是我一向有胃病，你也一向爲我的胃病擔心。在學校裏過

學習。先生之誠心敬請又如。

同年五月十九日魯迅先生忌辰

分會和聯大雲大兩校學生自治會合辦魯

迅年紀念晚會，在雲大至公堂舉行，出席聽演的

有十位之多，但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先生的講詞

，他說：「時間愈久，越覺得魯迅先生偉大，今

天我代表自英義回國的大學教授，至少我個人，

向魯迅先生深深地懺悔！」語意沉重，每個字吐

得白慢而清楚，聲音裏充滿了懇摯的熱情，時時

停頓一下又繼續說下去。日本在政治上是封建的

，經濟上是資本主義，然而在文學思潮上開始是

進步的，因爲在明治維新前後，日本也受歐美帝

國主義的欺負，他們也是多介紹被壓迫的弱小民

族的文學，魯迅先生除介紹這些到中國來之外，

還特別注意東歐和北歐作品的翻譯，於是奠定了

今天中國的文藝道路，然後再看着從英美回來的

貢獻些什麼成癮呢？我真慚愧！」這段話使我深

深的受了感動，魯迅先生生前曾罵過新月社諸君

子，而聞先生正是新月社派領導人之一，先生竟

能在幾千大學生面前這樣公開懺悔，（其實先生

的剛介和徐志摩的綺語自不可同日而語）二人真

是同其偉大，先後跳跌！先生能幹落那些帶黏性

的知識份子的劣根性！「文人相輕，自古而然，

」只是個人主義的小家子氣！

同年十二月五日爲魯迅紀念日，在雲大操場

開會，並且還有雲南看相和當年追隨唐繼堯和蔡

松坡北征的將軍，都出席講演，席間聽的主公，

告當時的經過，聞先生當然還是這會上的長公，大

講愛國偉大的歷史意義，假如今天還有強盜殖民

意盜竊國器，一定得到和袁世凱同一的下場，會

後遊行，先生和雲南的考神將都在大隊的最前

面作先鋒。

翌年，一九四五年，國內民主運動狂形澎湃，

作爲領導中心的聯大，更是如火如荼，舉行五四紀念週，這一下可把那些吃泥飯的傢伙們嚇慌了，有文獻爲證。五月二日，昆明市每一個學校都

着我吃藥，我沒吃，你就罵我，當着很多同學的面罵我，我哭了。後來你回去，還和媽說，真後悔，剛才那麼罵我。如今我想起來還彷彿看見你手拄力用的在地上敲着，一臉爲我而生氣的樣子。又有一次，你聽說我病了，叫媽把你早上吃的一碗牛奶，拿到學校來給我吃……雖是這樣，我在爲家裏頭而穿不着新襪子時，還是埋怨你，甚至背地裏罵你不用，不會掙錢。近來，不知是我懶事了，還是你給我新襪子穿了，總是覺得你很好，很苦，很值得佩服，尊敬。你早上晚上弓着背坐在書桌上刻圖章，手發抖了，還是爲了誰？記得有一次大哥和你爭辯，說你刻圖章那筆費還不是發國難財，你聽了並不生氣，只說一聲：「立穩，你這話我將一輩子記着。」

每天的生活担子，使得你的脾氣燥了，你因爲大哥作了一篇不好的文章，痛罵他，使得他三天沒出屋子，沒吃飯，使一家人不快活。我爲大哥抱不平，和你爭辯，最後你對我們認錯了，說「這是我父親從前所受的教訓，而我也快活之於你們身上，到今天我才發現這種教育法錯了，我很了解你們，而且希望你們將來待你們的孩子們不要再用法子」。一家人，在這時都笑了，此時正在吃飯，我的淚落在飯碗裏了……我放下碗走出去了，一個人在翠湖堤上散步，心裏想，爸爸這麼苦，我們不能因此原諒他嗎？他這麼大年紀，還在向我們學習！

又有一次，我爲了幫助一個朋友到北平去，竟和你爭個不休，你說「不是我不肯，實在是我不能答應……」。我馬上就說這一切我完全了解，我根本就沒有權利答應。這一句話使你非常不滿，但仍沒生氣，反而說有話好好談，爲什麼生氣呢？我走了，爲的是冷靜自己的頭腦，但你也爲我生氣了，我很想向着你解釋，一直沒機會，如今機會永遠不會再有了。

你不願意我們說你老，你總是說：「我一點也不老，外國人在我這麼大年紀正是年青力壯的時候呢？」我們笑你如此的愛面，檢選自己已是中國人都忘了。是的，你的確是年青，一腔青年人的熱火在你身體裏燃燒着，有時青年人和你站在一起，就很愧慚的自覺已比你老了，你永遠是年青，演講也年青，走路也年青，思想也年青，精神更是永遠的年青。看你演講像一團燒得正旺的火，聲音在你手裏已變成了武器，你的演講是一陣狂風，聽衆就是一陣風而引起的海嘯。看你走路像一頭雄獅，又沉重，又威風。你的思想是年青人的思想。不，比他們是更年青，遊行時你走在最前頭，口號你總是第一個喊。

你不孝的孩子，活着未能和你多親熱些，就是死也不能在你身邊，這是多大的創痕，遺憾。孩子們是多情的父親的孩子，是問一多的孩子，是會走你的路的，放心吧！安安眠吧！爸爸。（第一年第八期）



得到一個密令，血口噴人，官腔十足，原文是：「查明奸黨及民主政團同盟將於五月一日起至七日止發動西南聯大等校學生，舉行五四四週，並於五月三日作大規模學生運動，擴大所謂民主座談會，五月四日舉行火炬遊行，作變相示威遊行其餘各日皆有不軌言行發生可能，業經連同文件發委主任委員龍批示「速與治安機關嚴密防止。」

一正辦理而後奉電飭嚴密防範西南聯大等校學生發動遊行各等因，除遵辦外相應函請查照，轉飭市私立中等學校，於五月三日起務須嚴密防範禁止參加非法活動如遊行等，勿使發生意外有礙社會秩序，並發見嚴防爲荷等由，准此，除函飭外，令行仰該校嚴密防止爲要，此令。」此外連數令報館不准登載聯大消息，並且異想天開，由南屏，大光明，昆明三家電影院贈聯大學生二千八百張影票，時間都是在上午和中午，這種分化陰謀馬上便被揭穿，同學們都把票領出來分別贈給士兵，工友，窮人去。這一切都是心勞計拙，全不中用！科學晚會，音樂晚會。詩歌朗誦晚會，五四以來的青年運動總檢討會，文藝晚會等，都熱烈而順利的逐日舉行，這些晚會，先生差不多都到場講演，而最熱烈的要算五四下午在雲大操場由聯大，雲大，中法，英等四校自治會舉辦的五四紀念會，會開始不久，大雨如注，有些同學紛紛離開會場去躲雨，秩序稍形紊亂，先生在台上高呼：「熱血的青年們站過來！繼續五四精神！青年站過來！怕雨嗎？」在先生有力的號召下，大家霎時都向前擠攆來，忘記了雨的感覺，都被先生誓詞性的演講吸引了；「今天是雨洗兵！武王伐紂那天，陳師牧野的時候也是同今天一樣下着大雨。」會後遊行，警察舉着平高呼：「立即停止一黨專政！」「組織聯合政府！」「取消××組織！」……我可以保證這一次紀念五四的熱烈情況是空前的，它在民主運動史上是一座紀程碑，而先生正是這碑文的撰寫人。

同年八月敵人投降，十月初，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奇功解決龍蛋，做所謂武力「統一」工作，也或者是因為老龍也愛常講武氏王，總之是大炮轟擊，死傷無算，昆明市民的驚魂未定，接着全國各地展開了大規模的內戰，「人人懷着一顆沉重的心，瞻視着這民族自毀的現象。昆明，被入們欣羨和期望着的昆明，怎樣變呢？是的，暴風雨是要來的，昆明不能再等了，於是十月十二日晚，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國立雲南大學，私立中法大學和雲南省立英語專修科學校等四校學生自治會在西南聯大新校舍草坪上召開了反對內戰呼籲和平的座談會，到會者五千餘人。似乎內戰呼籲會到會聲勢和擾亂會場秩序的機關槍，衝鋒槍，小鋼炮一齊響了，散會之後，交通又被阻絕，數千人在深夜的寒風中歸宿着，料道又被阻絕，憤怒了。」（聞先生「二」運動始末記）第二天××社又派員與會師生為十區，說語話是為的無恥白泥波騰，於是各校對於「說語話」的無恥語言，深表憤慨，乃相率罷課，要求查辦開槍的軍隊，當局不但置之不理，而且還變本加厲於十一月三日策動特殊人物數百，手持石頭棍棒，手槍，刺刀，在街上追打學生宣傳隊，十二月一日大批軍隊攻打各校，投擲手榴彈，四校烈士倒下去了，這算是推到學生運動的最高潮，烈士們的血換取了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開；先生最同情學生，支援學生，因而也就成為反動和魯迅的教授們的衆矢之的，和先生站在一起的有張樂若，鍾瑞和和吳曉等少數先生，而反動中跟反動黨算是後來社黨其名，張大其實的傅斯年，他和先生正在在教授會上衝突，傅某剛由重慶來昆明的時候說拿他的頭保證釋李宗黃，而李不久便又升官，傅亦在陪都跑衙門，後來同學們會打傅某去壓他的頭。在第二學期的時經班上，有一次先生不知怎麼提到傅某，先生頓時憤慨的說：「傅斯年在學界，把持有方，有旋乾轉坤之力，他很

倔強，我也很剛，將來我總要跟他決鬥！」而先生對於魯迅最高的評價可見之於他所作的「二生對於一運動始末記最後一段：「願四校烈士的血是給新中國歷史寫下了最新的一頁，願它已經給民主的中國奠定了永久的基石！如果願望不能立即實現的話，那麼就讓未死的戰士們踏着烈士們的血路再繼續前進，並且不惜流成更巨大的血流，真的在它面前，每一個樹葉的人都醒醒起來，每一個怯懦的人都勇敢起來，每一個疲乏的人都振作起來，而每一個反動者戰慄的倒下去！四烈士的血不會是白流的。」華日墮天，炳燿千古，先生終於用他的鮮血說服了一切，保證了一切，同時又預約了一切。

同年十月十九日為魯迅逝世九週紀念日，幾個文藝團體在雲大至公堂舉行紀念晚會，出席講演的有六七位，先生最後作總結，他說：「有人把魯迅比作現代的孔子，其實孔子哪能比得上魯迅，魯迅比孔子不知到偉大到多少倍！魯迅的道路是新文藝的道路，也是新中國的道路。」把魯迅如此正確而崇高的評價的只有先生，而先生的話在我聽來往往當作一種學說或主義。

一九四六年春某次聯大校友會的改組會上，先生也被邀參加，不知道怎麼先生提到××，馬上痛心疾首，咬牙切齒，大聲罵：「××，形賊忘八，」在座的有四十餘位，××聞風，相前失色，捏兩把冷汗，回來那說「聞一多真還是了！簡直不怕死！他不知道人家正在嚼食他。」先生是一隻猛虎，他奮勇向前，無所畏懼，先生是一團野火，他要燒燬一切罪惡的畜羶。

同年五月四日上午，聯大舉行結業典禮，同時在雲大至公堂舉行五四紀念大會，參加罷課結果典禮後，我飛跑趕往雲大，那時已近中午。至公堂聽講的人中與同學佔一半，我急忙找個位置坐下，聽先生進行慷慨手段，一目的就是教你怕政治，不統治者施行恐怖手段，一目的就是讓你怕政治，不統治者施行恐怖手段，大行方便。你若是真的

怕了，不管了，便上了他的大當。其實人就是政治的動物，用不着怕，中學同學年齡的大小，我不信成你們參加甚麼政黨，但大學同學，尤其是三四年級的同學，快離開學校到社會上去，應該趕快決定你究竟參加哪個政黨；或是參加國民黨，或是參加共產黨，中國就靠這兩大幫黨，我是民盟的，我不贊成，不見你們參加民盟。」先生說的時候非常溫語軟語，說詞婉轉動聽，這是一幕露骨的政治教育，也是康莊必由的人生途徑。

五四的下午一時，傅斯年先生講演，聞先生和羅先生兩人是清華的老同學，「五四」運動時候，都是清華的領導人物，感情甚好，在民主運動上也是反動派的兩支眼中釘。所以以兇兇作風的官方報紙常向二位作過大式的狂吠，羅聞先生為「聞一多夫」，稱羅先生為「羅隆斯基」，比羅清稱國父為「孫汶」還高於恐怖色彩。都改成俄國人名為的字尾，以便作為將來發號的罪名。或者呼其因為這樣，兩人敵已敵身民主，生死早置之度外，又因為有三十年的交情，說話時不免輕聲，要開玩笑，羅先生這次由重慶來。聽演講的人特別多，因為羅先生離開昆明很久，在重慶參加政治協商會議，可以從羅先生那裏聽到有關改組以來的種種情形。羅先生善於辭令，開始不講正題，先說些有風趣的話，他說：「我在重慶見到一些官方報紙常常和我們開玩笑說聞一多願意跟羅隆斯基在一起，因為羅隆斯基是個小人，我來昆明見聞先生，我說：『多，你真那樣說了嗎？』他說，當然說了，我們事參加政府，過問政治，心裏有什麼便說什麼，在重慶的傢伙們看起來不是小人嗎？」聞先生在另一個場合也說過：「我不但願意跟小人在一起，討厭和君子來往，而且必要時我可以去當土匪！」先生的粗獷爽朗在一個腐敗的社會上若果是難得的！就上層的士大夫而言，吳先生生是在一個可怕的腐爛時代

（第二年第九期）



憶老友李達先生

鄧初民

提起李達先生來，原是大大有名的，然而若干年來在通都大邑沒有見過這個人，在報紙上也很少見着他的名字，社會上似乎也把他忘記了。除了幾個很少的朋友以外，就是我也沒有五六十年沒有同他直接通過信，極管心裏總是時常惦记着他。

既是這樣，就還須對他有一番簡陋的介紹，這也不過就我所知者。李達先生，字鶴鳴，湖南永州人（據說就是柳子厚所說『永州之地產異蛇』的永州）。但他以李達著名，知道其『號』的很少。他是日本留學生，學的是社會科學。他在中國首先以新的觀點寫過一本『社會學』的書。本書在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大革命時期很流行，差不多人手一冊，那時他在武漢，我見過他，並不熟。他除了教早李過一本『社會學』的書之外，好像還是中國共產黨發起人之一，在武漢時期，他還是否共產黨員，我也不太清楚。

大革命流產，一時風雲人物，都亡命到了上海。李達先生也到了上海，我在上海才開始與他熟識（我與吳復范（存統）孫禮也是在到了上海以後），因為文化事業，因為個人生活，我們合夥開過『鴻卷書店』（我的『政治科學大綱』一書，及後用『田原』筆名出版的『政治學』，都是鴻卷書店印行的）；他後來又分出去，獨自開了一個『筆耕堂書店』，這是為避免政治壓迫之故。也出了許多書，李達先生校後一本將近五十萬字的巨著『社會學大綱』就是筆耕堂出版的。這本書在北平流行較廣，現在幾乎絕了版，我這裏還有他送的一本，據說延安毛澤東先生讀了這本書後，甚為稱讚，并有親筆信給他表示敬佩之意，在上海時，我同他還在一個學校教過書，那就是國立暨南大學，校長是鄭洪年，我們是在文學院任教，文學院長是陳中凡先生（現在成都金誠女大任教）。後來他又擔任文學院社會學系主任，這是我向陳院長推荐的（陳院長原是要我擔任）。但不到一月他就在學校門口，換了一個學生的打，打得很重，幾乎把肋骨都折斷了。據說這個學生是因為他的穿著不後個大學教授讓認他是校工而打的，又說這個學生有特殊背景，誰認他是李達而打的。後一說比較靠得住。不過那時總算還有點法紀，鄭校長立即開除那個學生，擔任全部醫藥費，并親到醫院慰問，表示道歉。

（任廣州國此後我南走不住了，畢竟都在慶南遊，我與他不管怎樣立中大教授），他北走胡（任北平大學教授）。民國二十三年，二十五我兩次到北平，都看見過他，他兩次都謝我吃飯。他在北平因為是名教授（後在各校兼課），教課較多，收入亦較豐，困之他還在北平置了一所不大的住宅，後一次吃飯就在他新置的住宅吃的，并且吃的是很名貴的北方菜。此外，他在北平那個時期，除教課外，還有一些無傷大雅的文壇雜事。譬如說他在北平的胡同裏面也有他相當的地位，一走進胡同，任揀一家樂戶坐下，她們都直呼他為李三那，并不知其僅為收入較豐之弱教授。當時上海各大學，對於我與他這樣的教授，既已在用打手對付，北平，廣州亦然，李先生之為此，或亦『醉酒婦人』之為也。

北平『一二·九』抗日運動發生後，許多名教授被捕，如許德珩，侯外廬等，李先生在北平也就難立足。而在全國各大學首先響應『一二·九』學生運動的，又是廣州中山大學，我與何思敬教授（現在延安，今年會到重慶及京滬）因此也在廣州站不住，何在香港避了些時，我便到了桂林廣西大學。那時西大校址還在桂林城外四十里之良豐，即岑西林花園舊址。將滿一年，『七七』事變發生，廣西的大謠言，小謠言們，一面忙於竊領子弟兵出塞抗戰；另一面還忙於造謠生事，混淆後方。我與『西大』許多教授都被無故解聘，我記得我離開桂林的前一天，正是李達先生不知是出於什麼機緣）到桂林的一天。他一到桂林聽說我要走，當晚忙著就來看我，也是『入關問禁』，『入境問俗』，先探探風色的意思，大概他看見我硬走，已感覺到來不湊巧。我只好安慰他說：『既來之，則安之也離開了。』後來不知道那些大謠言，小謠言們，怎樣敷衍了他一陣，終於不久他的夫人王會晉女士，帶領他的子女是在敵人工佔領北平城後才離開的。

我於桂林離開後，第一步到了重慶，就把她送去開起來過。後來李先生離開了桂林，好像是同他的夫人第一步到了重慶，就住在重慶城下。我於桂林離開後，第一步到了武漢，嗣因陽明學院在沙市復學到了沙市。武漢失守，陽明院遷成都，到成都約一年，就聽說李達先生也到了重慶，由蜀玉祥將軍聘為研究室主任。那時研究室研究員，有賴心治，武野

生，胡守愚諸先生。二十八年夏，在成都接到李先生來信，說是研完室要在暑期內開我與黃松齡教授來渝演講，分配我講政治問題，黃教授講經濟問題。并談及馮將軍的意思，他更談這兩門問題的。暑假我與黃教授結伴到了重慶，那時馮將軍的官邸在軍慶巴縣中（羅羅巴）內。為了避免空襲，馮將軍不常住在該軍慶七十里外之陳家橋，研究室則設在南溫泉鄉下。我們到重慶之翌日，即由曹心之、胡守愚兩先生陪同去該處。當夜過空襲，我們駕小舟避於山溪深處，李先生第二天才由南溫泉乘下來市上見面，久別相逢，無所不談。在南溫泉小住三日，又回重慶，翌日再由賴心之先生隨在馮將軍之陳家橋私宅，這是一個地主階級的大院，由馮將軍買下的，寬敞舒適，適於談學。我們每天上午講課，下午休息，馮將軍率領他的衛士等者十人，每日聽講，李達先生亦在座聽耳傳說。我與黃教授各佔一上午，亦互聽，互講，如：在陳家橋差不多住了一個月。馮將軍自奉甚薄，而待客則很豐盛。每餐燻雞，雞肉，豬肉，牛肉，甚至每天派人到北碚挑西瓜來消暑。我們每日下午休息時間，上下古今，談鋒甚健，李先生尤談諧百出，從抗戰期間的萬般黑暗到個人私生活的苦樂滋味。彼時住在陳家橋和我們共同起居飲食生活的，還有一位泉組湘先生，時為劉將軍整理「我的生平」初稿，因而他對於馮將軍的談事，舉故，記得很多，一莊莊，一件件，說起來令人不知疲倦，有時捧腹大笑。吳先生現任中大國文系教授，已與馮將軍一屆赴美。馮將軍高興時也來參加，親口作他的生活自述，有時令人傷感，有時令人振奮。這一個月，是我同李先生在一起生活的一個月，也是我發愉快的一個月。死一切不靈的，隨便的談笑中直捷的，坦誠的認識了他的個性，學識，修養，見解，以及做人的態度。

不料他把我與黃教授講到重慶來的時候，就正是他預備離開馮將軍的研究室，離開重慶的時候。他離開時，留下一封長信給馮將軍，原稿他給我看過，寫得很好，對馮將軍有許多實質的建議。據說：馮將軍讀過這封信後，有些地方加以圈點，有些地方還加上頂批，說：「這真算得我的鐵言寶典，我受終身不忘。」然因李先生去意甚堅，馮將軍雖說其言不能留。本來離開馮將軍研究室，也不一定就是離開重慶，在重慶還有他新舊的朋友，北平大學舊同事，例如那時又是參政員又是什麼參事室的參事的陳某，很可能在取道赴他找一個機身的位。如李先生肯屈就，即作一名新貨也不錯，但據他說到重慶來就根本沒有跟這些傢伙多見面。李先生是有他一貫的信念并崇高的自覺心的。在抗戰未爆發前，他亦曾奉召召廬山面過聖，結果在抗戰初期產生的國民參政會，他都有以名教授，大學者的資格被徵用，或許由於面聖時，奏對不稱旨的緣故吧，李先生就從馮將軍的研究室離開了，也從那時重慶離開了。

暑期之停也到了黃鵠，後就轉到了桂林，後又任職於廣州中山大學。

凌父被解聘，湘桂之役，敵人佔領了南中國大片土地，李先生也被論陷在其敵網中——永州的深山中，受盡與蚊蟲之苦，生活更趨困難，貧病交加，幸免於死。彼時其夫人王會儒女士與其子女流徙到了重慶，只知道他淪陷了，死活不知。敵人退出，李先生首先致函重慶陳曉亮先生，告知前情。施先生又將其原函交我再轉其夫人，後經大家籌集款項，藉資醫病。據其夫人告我，李先生現仍居鄉村，囑為收集材料，準備寫點東西。因此這一代學人，竟與世相忘了。不，他并沒忘記社會上的一切（因為他還在從事著作），而社會上的人士好像已忘記了他。其夫人現亦離開重慶，大概回到北平，收拾平市舊居，李先生是否亦將回去，尙不得知。李先生學術湛深，隱隱驚世，為人所共知。其說話，寫文章，一如其人，簡潔，明確，實際，樸實，對於現時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具有卓知灼見，對於任何問題，抓住中心線，而且立身處世，心有所主；不為「富貴」，「貧賤」，「威武」世俗之物所搖撼，實有足多者。一別多年，音問久疏，回憶前塵，歷歷在目，體察審此，以誌舊雨，非敢為老友宣揚也。一九三六，八，二十五，於陪都。（第一年第九期）

★宋慶齡女士給魯迅先生的信

周同志：

方才得到你病得很厲害的消息，十分就心你的病狀！我豈不得立刻來看看你，但我到這行動口傷口，至今尚未復原，仍不能夠起床行走，迫得寫這封信給你！

我想求你立刻入醫院醫治！因為你活一天，便是你的生命增加了一天的危險！你的生命並不是你個人的，而是屬於中國和中國革命的！爲着中國革命的前途，你有保存，珍重你身體的必要，因為中國需要你，革命需要你！

一個病人往往是不知自己的病狀，當我得會醫藥的時候，因為我厭惡人醫院，竟延了數月之久，直至不能不割治之時，才迫着入院了，然而這是很危險的時期，而且因此，還多任了六個星期的時間。假如我是早進去了，兩星期便可以全愈出院了。我萬分盼望你接受爲你擔憂着極，感覺着極度不安的朋友的懇求，馬上入醫院醫治，假如你是怕在院內得不着消息，周太太可以住院陪你，不斷的供給你外面的消息等等。

我希望你不會漠視愛你的朋友們的憂慮而拒絕我們的懇求！

（一九三六年九月）



抗八二一
：將虎日

張 炎 將 軍

夫 田

張炎將軍一向都在他哥哥的部下工作，他哥哥當連長的時候，他便開始當班長了，很迅速地被升任排長，以後他都是隨着哥哥的升遷而升遷，其勇敢善戰，與兄無異，所以時人譽為「雙飛」。當世德將軍戰死時，張炎將軍馬上就升補了團長的缺位。那時候他的年紀還未滿三十歲。北伐成功後，由於功勳卓著，立德又被升為副團長

張炎將軍是廣東東川縣人，和前任廣東主席李漢魂氏是小同鄉。他的出身很苦，家庭基礎地沒有衣服穿。他和他十一哥哥張世德將軍，少年時都曾當過多年馬弁，伙伙一類艱難勞苦的工作，但是他們兄弟倆都很勤儉忠厚，勇敢認真，而且聰敏活潑，富有機智，很得上司們的讚譽。後來，世德逐漸的升遷，由馬弁而班長，而排連營長，以至團長，都很稱職，從來未被上司責罵過。北伐之役，戰死於湖南某地，時年四十餘歲。鄉人為紀念其為革命犧牲的精神，成立世德中學，以示崇敬。

迫至淞滬抗戰時，他已是師長了。聞說在淞滬戰後，他曾當過團長哩。看他這一頓「官歷流水」，便可以知道他的智勇過人。……蔡廷鍇將軍麾下的一員勇將，每一戰後，他都騎着一匹駿馬，率領士卒，一馬當先，衝鋒陷陣，勇猛如老虎一般，所以他又曾獲得「虎將」的威名。淞滬之後，他為不滿意當時政府的一切措施，乃隨十九路軍路軍進入福建，創建某政府，主張革新政治，勤政親民，很博得人民的擁護。惜不為當時政府所容，在抗百萬大軍的圍攻之下，××政府被迫解體了，若十抗日有功的將領，都做了階下囚，或成了戰死鬼，其餘的亦多逃亡各地，賦至棲惶。惟張炎將軍志氣非凡，智勇過人，既未逃亡，亦未被俘，更不願驅徙流亡，遂毅然晉京請求政府發給旅行護照，以備渡海歐陸，考察軍事，學習政治。當局見其青年有為，甚為嘉許，即為發給護照，委他放洋學的皇后(鄭坤廉女士，出發赴歐，開始踏上學習的征途。(他沒有進過學校讀書)

說起張將軍的夫人鄭女士，她不是中山大學的一枝花，還是頂出色的高材生，她對政治學，經濟學，哲學都有很精深的研究，說得一口流利的英語，還可以看懂德文，俄文的書籍，唱起歌來，十分清脆悅耳。真是一個多才多藝的年青人。她在旅歐期中，充當她丈夫的私人秘書，担任着翻譯的工作，在短短兩三年的時間內，她教育了丈夫閱讀英文和俄文。

最後到了蘇聯，住得最久，蘇聯的社會制度使他深感興趣，他對蘇聯的認識和瞭解很深，所以他受蘇俄。多同隨後即入歐軍大學將官班繼續攻讀。據他自稱說：如果和別的同學們比較，他的年齡恰好和成額成反比例。他隨陸大，還未屆畢業，(一七七)抗日戰爭便爆發了，為了愛國心的

哥使，他不能做一個抗戰的旁觀者，便自動請纓參加戰敵。許多官長和同學都問他：這是一個將材，都說他完成了畢業之後再說。可是他認為時機已到，不能再等，堅決要貫徹立刻參加戰敵的大志。他會說：「從鬥爭中所獲得的實際經驗和知識，比書本中空洞的理論學勝過千萬倍」。卒之，他被允許辭職，參加實際工作去了。……不能按他的思想始終不能被人瞭解，以及行動不能被人信任的緣故吧，像他這樣英勇的將材，本來是應該派往前線，統軍殺敵的，可是不然。他後派回到自己的家鄉去了，聽說是遊擊區的遊擊司令。轄管的區域只有小小幾處的地方。這也許會有人替他找到兩個解釋：第一種解釋是：一後方重於前方，他的家鄉當時還是大後方，叫他去担負保衛家鄉的工作是較適宜了。第二種解釋是政府珍惜人材，不肯叫他上火線去冒大的危險。然而事實是否真的如此呢？我們老百姓無從知道。

他當遊擊司令的時間大約是一年，司令部設在茂名，後來遊擊區司令部結束，他被調任行政區的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區署及司令部也設在茂名。前後共約做了三年。在前後三年的工作期間中，他真能親歷地方上的和來自各地的有為青年××去放宣傳民衆和組織民衆的工作，很快地就消滅了各地的土匪和貪官污吏，把地方上的秩序安定下來，使人民的負擔得以減輕，以至生產的增加。對橫行作惡的大小土匪們，對那富有實據的賣國漢奸們，對「刺刺人民的官吏們，都毫不客氣的給他槍斃了不少。至於對一般熱情愛國的青年，奉公守法的公務員以及善良樸樸的老百姓，則倍加愛護和敬重。他常常在公開的講演或私人談話里，都說他不是來做官，而是來當大家的一個僕人，他說倘若大家發覺了他取了老百姓一個錢，甘願接受老百姓的任何處罰。他十分尊重大眾的意見，他不止一次地在市民羣

各界的聯合大會中，審過為非作惡的「土皇帝」求過赦免和檢附過施政成績。物政府在他的民主作風的領導之下，很快的就澄清了。一切新的，進步的建設，也都逐漸蓬蓬勃勃的發達起來了。其中如人民思想的改造，尤其是青年思想的改造，民衆力敵之組織與訓練等，都取得過相當豐富的成績。可是他却因此而招致了蔣份子們敵視的疑慮，他們在無聊的套話中，和說張將軍在進行煽動民衆，組織共產黨，準備與延安方面聯合，南北夾攻中央政府等等，說什麼劉伯溫鑿中的隱語「炎火中興定太平」一語的就是張「炎」道兩「火」……等等，不一而足。在謠言四起的時候，張將軍還是保持沉默，他決定以事實去答覆那些謠言的。可是後來謠言愈來愈厲害了，他不得不說話了，可是他卻簡單地說了兩句：「我始終都是一名中國國民黨的忠實黨員，我所想的，只是一切三民主義的新中國及其實現；我所做的，就是促進如此一個新中國的實現，此外我再也沒有什麼黨派存在。」然而那些惡毒的陰謀破壞之下被去職了。他是在三百餘萬善良的民衆們極力擁護之中去職了！他是在頑固及反動份子和敵人漢奸們的「欣鼓舞」之下去職了！

張將軍自從被職之後，便棄「官」歸隱，回到他的家鄉重慶他那小時侯的清苦生活。這時候，他的經常功課共有三門，就是讀書，勞動和教國。本來許多人都說他重進陸大去繼續完成他的學業，如張發奎李漢魂，余漢謀氏等都自願做他的保證人，可 他認爲要教國工作，不啻是在刑在野，假使行動不受拘束的話，處處都可以做的。倘若一進了陸大，恐怕就沒有做國工作的自由，所以他便婉言拒絕了。他居住在鄉間，未曾片時停止過做宣傳民衆組織民衆和訓練民衆的工作。當粵南淪陷之後，他便經常率領着他的子弟前兵到粵南敵敵，打擊敵人，尤其是前危

年多敵人源源由粵南向廣西增兵進攻的時候，也就是張將軍最活動的時候。

當時粵南各地大部淪陷，漢奸十隊，飛機轟動，痛苦不堪言狀，張將軍雖無實權，但依然足軍事參議院的中將參議，兼第四戰區的觀察員，他親眼看見地方處在水深火熱之中，當地政府置之不理。他便毅然起來組織自衛軍，以期打擊敵偽；他的隊伍，除經常奉命和襲擊敵人的正規部隊之外，還曾解放了他的故鄉吳川縣城，俘獲了偽偽作偽的偽縣長，此外還保陣了和解放了不少各鄉鎮的大小鄉村市鎮，驅趕好幾萬肉人民的匪徒。張將軍的這些事功，實在深深牢記在粵南人民的心頭。

然而不幸的事便因此而來了，當地的行政專員和正副保安司令們却始終認爲張將軍是一個

危險份子，必須把他驅除才可安心，因之便掀起了粵南的內戰。後來戰局激他赴百色，商討停止衝突，共同抗戰的辦法，他便一口應承了。恰巧其時軍事參議院長李濟將軍巡視桂南，張氏便應某某之邀離粵入桂，在此住了兩天，想順便謁見李院長請示機宜，豈知張氏竟在此死了，其面目也哉。

張將軍死的日期是去年三月廿八日，他死不久，連他母親愛珍子便沒有了下落。生前的友好多被逮捕，連和他兄弟的「德中學」也解散了，這是什麼原因呢？我們老百姓也無從知道。張將軍死得太可惜了，死時只有四十三歲，正是最有作爲的時候，可是他竟不明不白的死去了，這是國家多麼慘重的損失！

(第一一年第八期)

錄 語 物 人



我們的一切行動從一般的意識的創造。(高爾基)

現實有兩個，一是臨死的，腐爛的，發臭的，一是新生的，健全的，發奮的，實質中生長出來而不會腐爛的。(高爾基)

放棄一個人的自由，無異放棄其做人的資格。(盧騷)

寬顧職門以死，不願忍痛以生。(羅素)

人生不是享樂，而是一種十分沉重的工。(托爾斯泰)

在四面八方擺好架勢，準備迎接命運的打擊。(但丁)

路是從沒有路的地方走出來的。(魯迅)

文明云者，是社會裏的人像人樣的事。(亞諾德)

應當工作，不應當吐苦。(約瑟夫)

入間的愛惜，只有真理的愛情不三翻四覆，唯一持久的幸福是閣下心靈熱的，熱烈的追求真理。(羅曼羅蘭)

人生是嚴肅的，在那些不安於靈魂的庸俗的人是一種日常的戰鬥。(羅曼羅蘭)

不要自己延約自己，時間是決不停留它的脚步的。(約翰生)

法庭的判決書，阻止不住思想的進行。(左拉)

惡人們愈得勢，愈是加逼其熾滅。(伊靈鳩魯)

假裝聖人的惡漢，較惡漢爲更惡。(培根)

「犯而不校」是恕道，以眼還眼以牙還牙」是直道，中國最多的却是枉道：不打落水狗，反被狗咬了。但是，這其實是老實人自己苦衷。(魯迅)

「成都魯迅」

本 版 車 幅
記 者



成都買報的「報販子」，有所謂「四大金剛」的，第一是程明儒，此人面貌身材像魯迅先生，故有「成都魯迅」之稱。

說到他的技術，那更太精了。成都一報的報販子，每天至多一人只能賣到五十份報，四大金剛的三四名，一天也不過賣一百份到一百五十份，而程明儒一天的最高紀錄曾經達到四百份，平常一天也得二百多份。

為甚麼他一個人獨有那樣大的本領呢？據他說：「這完全是吃煙的關係，煙癮叫我不得不一天賣上二百多份，才脫得倒手。」為了他吃煙，幾度被捕，最後一次被關在成都南門外武侯祠遙遙相對的張翼德衣冠廟內，可是他在茶樓犯破門而逃之時，一溜煙影同逃跑了。當時守衛者開槍，打死了一名煙犯，他過後看到吃煙太危險，便由一位愛聽他喊報的頭主（是一位醫生）替他把十多年的陳年老癮戒掉了。

煙戒掉後，他開始喝酒，一天吃三四次，但是精神沒有從前好了。他從戒煙那天起，買報的數字低落，低落到一百六七十份，但對他四大金剛第一名的地位，並無絲毫影響。他常說：「七十二行，行行出狀元，苜蓿菜是一張，看你各人的熬鍊。」

在未介紹他買報的技術之先，對於他的出身，却有弄清楚的必要。他是陝西人，家裏開銅線舖，兩個哥哥賭大錢，押紅寶，把一份家產蕩光

了。他的學業在縣縣中學第三期上便中輟，民國七年含着辛酸的淚痕，從學校大門走出來，生活無着，便入富時川軍第三師當一名小兵，一穿十二尺五的軍服，隊伍便開到陝西去，不久他回川來，跳了第七師補一名軍士，旋即退伍。

次年，入第三軍作司務長，副官等職。隨後川黔邊防軍（呂超任軍長）遭到貴州去。陳恆收編，他首被編進，領了少許路費回四川。回到家鄉，在地方團防上又混了幾年，就在這個時候，他把劫片吃上了，一直到三十四年冬才戒掉。

歷史從他的口裏滑過去了，由內戰到團結，抗戰，再到今天不安定的局勢。他在酒館裏喝醉時，自言自語的說：「不經我癡我他不得出名，世界大事，敢說，在成都不經我喊他不得出名。再有名的經我一喊，他也必背時，汪精衛由我一喊，喊得他老哥魂歸西天去了。」

他喊報的花頭真是變化多端，奇妙莫測，而且他運用地方術語之熟練，達到噴火燒膏的地步。當盟軍在諾曼第半島登陸，他在街上大叫：「盟軍在諾曼第半島登陸，他在街上大叫：『看看看，這下子對了，這下子要喊希特勒打穿套襪子，他哥子這一下喊脫不到右手了。』」

「意大義」條件投降時他是這樣喊的：「盟，萬不想墨索里尼就這個樣子開了小差，無得過初一，無不過十五。」他用手向空中一抓，用力的喊道：「墨索里尼，你往——那裏逃？」

如果菜蔬裏坐的一羣知識份子，這幾位知識份子又不買他的報時，他便站近菜子去喊：「認得字的先生，你今天不買報，對你是一磅大錢的損失，失悔的時候，不後悔我呀！」

他被成都市人公認爲「四大金剛」的第一名，主要的是他喊報時聲音的清越，明朗，吐字極清白，抓得着中心。就是成都新聞界裏的人說：「如果他來當翻譯，拿翻譯是很有把握的，報上沒有重要消息時，他也會去旁敲側擊，推敲出一些怪里怪趣的消息來喊。有一二喊過一條轟動成都的消息：「看白揭揚天晚上生了娃娃，生得好福呀！」

那時中華劇社在成都上演巴金作傅雷收編的，家，內中有白揚生孩子的一段，可是那是在「家」裏頭演劇的事，報上只登着「家」的廣告。他看了「家」後就這般脫口而出，有人拿着報問他：「那裏有白揚產子的消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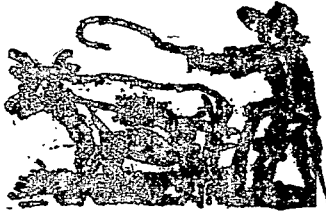
「你去看看劇內「家」就一目了然。」經他這一喊，「家」的生意份外的的好，作「家」宣傳的人，還大大地誇他吃一白酒。

有一天，報上載着高等法院院長張兆祥從公館出來，一婦人拉着他的包車喊冤。這本是一條極平常的消息，可是到他口里，却不回凡響了：「看呀，今天上午高等法院的院長長脫不倒手。」

大家都爭着買這一份報，他後來向人說：「我那個樣子一喊，不但連縣院長的錢要買到手，就是他的親親戚戚與乎高地兩院長的錢，都到手。」

革命底鬥爭，對於他們並不是在一種骨肉相連的事業，他們只是在革命裏玩着把戲。患這種病的，多數是一些飽讀冒險故事書藉的知識份子，當事業從把戲轉到死亡的時候，他們就閉口「搖法」了。

奧斯陸特天斯基



論黃巢 王璞

黃巢的出現於中國歷史舞台上，倒並非真像後世所傳的「煞星下凡」，為了要收拾「在數一個也難逃」的八百萬生靈，而是李唐專制皇朝腐化統治下之必然產物。他的出現和劉邦朱元璋等所領導的「平民革命」運動是有着同樣的政治背景和歷史意義的。然而在後人心目中，一則被看作平民犯罪的聖王賢君；一則却嫌上了花臉，成為萬世唾罵的醜王煞星。這固然是由於「成王敗寇」的觀念蒙蔽了人們的心眼，同時也正因為黃巢功敗垂成，並沒有成千成萬的孝子賢孫以及為這些孝子賢孫所創用的史官文士們來加以粉飾吹脹的原故。相反，專制統治者於掃蕩屠殺之餘，為了要顯示中興的威風，無礙會在一手寫的史實裏來對這實際上比較能代表人民意志的失敗英雄加以極度的毀謗與污蔑。因之，我們居今之世，若依然毫無批判的接受史籍記載，抱着「成王敗寇」的觀念來看這個歷史人物，那我們就將永遠無窮黃巢的罪惡。同樣的假如我們在研究這個叛亂的時候，忽略了產生這個叛亂的社會背景和政治局勢，那也就不會確切了這這次叛亂的歷史意義。

在李唐皇朝的前期，因為尚未大亂初平，封建社會秩序恢復不久，統治首腦本身還認「明察讜慎，萬機獨斷。」再用幾個個個愚昧的能臣，來澄清吏治，與民生息，使社會矛盾得暫時的調和與減輕，因而產生了曾被後人噴噴稱道的「貞觀」「開元」諸盛世。不過好景不常，由於後繼的久長深宮，養成荒淫驕奢的習性，卒至專制一切，與民為敵，閹亂政於內，藩鎮跋扈於外，首先爆發了安祿山史思明領導的軍閥內亂，結束了唐皇朝的最興隆時期。雖然統治者採取了回紇吐蕃的資助，削平安史，繼續維持其統治政權於不墜，然而社會矛盾並未消除，農村經濟依然沒有得到補救，反而為着外力的加入，增加了新的災禍；並且安史之亂的平定，又借重了另外的武人，所以「安史亂平，武夫戰將，以功起行陳為侯王者，皆除節度使。」（見趙翼二十二史劄記）於是新興軍閥又同樣地蹂躪跋扈，割據作亂於各方。異族侵略戰爭和軍閥內戰交織起來，抽了接實，苛徵百出。加以官官之禁，也更甚於昔，竊立君主，有同兒戲，寇宗就是死在宦官手裏的，接着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八世，宦官立者七君，祿有敬宗例外，而最後也為宦官所殺。隨中樞腐敗而來的，是官僚的貪污和地主的剝削，使土地更形集中，農民盡成赤貧，到僖宗時代，各地又重演流荒，尤以山東一隅為最嚴重，這便「求生」生活在這種環境的人民大眾，除了挺而走險，起程作「流賊」之外，實在再也想不出其他可以求生的道路。被後人看作「煞星下凡」的黃巢，就是生活在那個時代，他敢於現實的苦難，懷着撲實的理想，抱着向壓迫者復仇的意念，號召了成千成萬「善良人民」，來對專制統治作頑強的鬥爭！

這次變亂，最先起來的是潯州（今山東濰縣）人王仙芝，僖宗乾符元年（公元八七四年），他在長垣（今河北垣縣）聚眾作亂，自號天將軍，率領三十萬眾橫行於山東河北河南湖北江西安徽各地。當他攻陷曹州時，有疑句（縣名，在今山東荷澤縣南）縣黃巢者，富於貲財，為人粗莽，各

了，那天晚上單是那樣消息我聽出去一百五十幾份。」

三十二年，寇機艦炸後方，我機司致賀不佳，未能抵抗，突然有一天他在街頭大叫：「看，這下給我們出了一口大氣，我空軍擊落了日本飛機一千多架，大快人心的消息，不能不看。」

待到人們看了後，才知道是「七七一抗戰第幾個週年上，何應欽總統幾年來聲聲敵機擊落的總報告。」

過去他也賣過新華日報，也遇見過禁止他賣報的人，但他都應付自如的說過去了。成程所賣的報紙都核過打，因為他是例外。姚色新聞他很難得喊，他說：「現在不行了，看報人的知識水準提高了。」

他還有一特長，專賣過時的陳報，陳報中本錢低，賣時照定價，二十元批發的，可以賣一百二，只消，大聲一呼，一家茶館賣上七八張是容易的事。他從不在街頭叫賣，專門跑茶館（四大金剛）之一的袁海廷老槍，專門喊街頭不進茶館，兩位「金剛」背道而馳。」他的意思是：街上發精蓄銳，邊走邊想，一進茶館，鼓足全力，開除盜黨，無不穩拿法幣。

今年四十六歲，他再賣十年報紙，如再不能有的辦法，決定改行。有人問他：你很難得，你知道魯迅是那個？」他答覆：「魯迅是中國第一文豪，浙江紹興人，應當說像他，不應當說我像他，對不對？」

最近成都出了很多小報，都接頭送他幾十份報費，分文不取，原因正如他日已所說的：「敢說，在成都不經我喊他不得出名。」的確他已成了報販的權威，在這九里三分開美談中，他的地位，雖是動搖了。十幾年來他通過四次以上的劫敵，結果還是他壓倒一切優勢取得了最後勝利。（第八一期）

我國古代茶葉專家 陸羽

王 愚

陸羽是我國古代的一位茶葉專家。相傳飲茶的發生，是在東晉時期，到了唐代，因為陸羽對於茶樹的栽培，茶葉的製成，及烹茶的方法等，都研究得異常精進，所以國人飲茶才稍習成風。後來傳至國外，到現在，茶早已成爲人們日常必需的飲料了。

陸羽字鴻漸，是唐竟陵（今湖北鍾祥縣）人。他本是一個不知姓名的寒兒，一位老和尚從河邊把他抱養在寺院裏長大。陸羽是他成年後自己取的姓名。他幼年時，過的完全是小和尚的生活。他的師傅是非常精於茶術的，他每天替老和尚煮水烹茶。他的烹茶技術非常的高明，加以他聰明伶俐，因此老師傅對他特別愛重，只希望將來能繼承他的衣鉢。不料陸羽漸漸長大，對於不是出自他本心的出家人生活，大爲不滿；這使老和尚對他的異常憤恨。從此每天派他去做工來拆房修他。最先是叫他掃除糞窖，後來又派他放牛。在他放牛的時候，他又忽然想念家了，他找到了一本書，在牛背上讀，但又苦於不認得字，於是便嚙口胡亂的亂唸；不久又讓管牛師傅知道了，把他毒打一頓。這時他深深感到不識字的痛苦。（後來梁德從寺院裏逃走出來，住在「直捨人」唱戲的人）的家裏。他雖然不識字，但他的確具有很高的天才，他替那位伶人口頭上翻了很多的唱詞，很得聽衆的讚美，於是有人便請他專爲伶人們編戲。後來得一位姓李的太守賞識他，親自教他識字讀書，他的求學的目的才終於達到

善騎射，頗能幹，曾應進士科考試，沒有考取，平日善交結朋友，招集亡命之徒，至是便聚集數千人，響應陸羽的，還做了一道檄文，說官軍怎樣腐敗，百姓如何痛苦，他的起兵完全是拯救貧苦的百姓，打倒腐敗的官僚，所以當時一般失掉土地的農民都紛紛歸附，數月的間完全攻下。四週的叛亂是和統治階級的腐化成正比例的在發展着，王仙芝的隊伍加上黃巢召集起來的大批人馬，在短期間內就「震盪河南十五州」，朝廷遣平盧節度使宋威督率河南諸鎮兵去討賊，沂州一役，仙芝向他逼攻，宋威便奏稱仙芝已被打死，遣回鎮兵，自退青州，朝裏百官大爲驚訝。可是隔了三天，州縣又奏「有賊至」，「仙芝未死，攻剽如故」。皇帝再下詔回師，被宋威逃散的鎮兵，還未停頓休息，又要開拔，於是「皆忿怒亂」。賊衆聞訊，加緊進攻，不到十日，連破八縣，進逼東都洛陽，「百官脫身以走」。宋威便與劉蕡將而議道：「昔周勃之亂，康承訓即得罪，晉國雖成，其東隅禍乎？不如留賊，不幸爲天子，我不失作功臣。」（見綱鑑）這樣他們就「完備觀望」，任賊發展。

不久官軍叨天之福，真的打死了王仙芝，但黃巢的力量却絲毫未被動搖，且因仙芝部系的附附，聲勢更大了，「推巢爲王，號號大大將軍」。他便集衆十餘萬人，由安徽入浙東，據越州，陷廣州，中間官軍雖曾幾度用騎隊來招降，可是在軍情激昂的時候，收買政策並沒發生預期的效果。黃巢進了廣州，據說「粵南被殺達十二萬人之多」。（見魏初民先生著中國社會史敘略）因爲那時廣州是海道交通的要衝，對外貿易最大的繁華都市，貨物山積，而實業集，所以當時左僕射于琮曾說：「廣州市舶，實貨所聚，豈可令賊奪之！」又說：「南海市舶利不實，賊得利富而國用竭。」可是廣東的氣候太不適於北方人生活了，黃巢到後，「士卒糧盡死者十三四」。同時也爲着要傾覆唐室的統治，便北返桂林，「編大筏數千，乘輿水沿湘江而下」，攻陷長沙。到江陵時，才被山東東道節度使劉巨容殺了一仗，損失慘重，勢極危險，然而統治者內部的矛盾終於又一度挽救了唐民隊伍的厄運。當黃巢敗隊乘渡江東走時，有人勸劉巨容讓路，巨容不肯，說：「國家多負人，他雖不吝費，事平則得罪，不如留賊，以爲後禍。」這樣，黃巢就得了喘息的機會，不久又重新建了二十萬軍，進陷鄂州（今武昌）轉掠閩，信，宣，杭等十五州，他就這樣一刻不停地在廣大地區內充分利用了在統治者中各方互之間的矛盾，藉殺避掠是其特點，翻騰了李唐皇朝的統治基礎。

一般總以爲黃巢等是天然的賊性，矯矯避掠是其特點，然而做盡事實，又何嘗如此。他們全是受受發現現生活苦難的貧民，他們爲着追求進階而起來，抱着向壓迫者復仇抗爭的意念，又循循着一種撲滅的理想社會的遠景，所以他們不全是毫無條件的烏合之衆，尤其在起義的初期，一切都多能按照自己理想的辦法，並不是人人胡作胡爲，比如那些張着皇旗的正式軍隊，其實還好多。因而即使專制統治者手忙腳亂地動員一切應用軍隊甚至利用外力來圍剿，始終無法阻止它的發展，這不是偶然的。當黃巢由浙東江西進入福建的時候，軍中有一種歌謠：「造萬則內賊必殺」。於是進入福建，遇到被壓迫的僑民不加殺害，因而可以想像他的隊伍裏，此後一定吸收了不少的知識份子。在作幹部，並頒發文告指責朝政，以爲政府對於含污的處置，只撲殺而不打老虎是當時的政弊。這麼一來，無經的又可獲得不少下層官吏的同情。江陵被取後，吳元將劉隆伍，不許劉據所過州邑，只取壯丁兵馬，這種種措施，對於這個農民團體的助益是不言可知的。所以很快地就在僑居廣明元年的冬天攻入東都洛陽。吳元告諸軍稱：「各宜守壘，勿犯吾鋒，吾將入東都，即至京邑，自取開罪，無損於人。」沿途並沒遇到什麼抵抗，便進了東都，史稱「留守劉元璋以百官

了。他幼年時的生活，使他對於茶葉的知識非常豐富。這時候製茶出賣，在社會上也已好成一種職業。加以他自己也種茶，種茶好，於是他就生以製茶為生。他種茶的山野遊遍各處，他考察各地茶樹的種類，並研究焙茶葉的方法。後來他在浙江碧岩（今長壽縣）居住，自號不顧再當和尚，但他脫了僧服，仍然一直是孤客一身，過着寂寞的生活。因此他常帶自來水，有時竟往山野中；或是騎驢自來水，有時竟往山野中。他在召他進京做太常寺太祝，就痛哭起來。朝廷召他進京做太常寺太祝，就痛哭起來。朝廷召他進京做太常寺太祝，就痛哭起來。

迎駕，果入城旁聞而已，聞里安然。這說明了在這次農民戰爭發展的過程中，他們是常常能保持著嚴格的紀律的，而黃巢這個被後人看作兇狠的人物，他的舉動，比起一些被史官們說成是得無官田令改得銀錢做「神策軍」的附近兵去守瀾陽，而這些「神策軍」實際上並不能「換兵」，他們都是「長安富家子，他官官置着軍籍，厚得厚賜，但罪罪罵罵，未嘗更置。」用以把持朝政則有餘，真他官官置着軍籍，厚得厚賜，但罪罪罵罵，未嘗更置。用以把持朝政則有餘，真他官官置着軍籍，厚得厚賜，但罪罪罵罵，未嘗更置。

黃巢進入長安時的威風是夠足的，史稱：「金吾大將軍張直方帥文武數十人迎巢於橋上，巢乘金轎稱其，其後被髮，約以紅綰，衣錦繡執兵以從，甲騎如流，輜重裝千車，絡繹不絕，民夾道聚觀，向戲（巢部將）慨之曰：『黃王起兵，本為百姓，非如李氏，不要為官，汝但安居毋恐。』巢館於出令改第，其徒為盜入不勝當，見官者在往施與之。』不過「僧官吏，得者皆殺之。』注明出處之史料原文，均見於綱鑑及通鑑紀事本末。

長安經過兩次陷落，破殘不堪，京莊在秦吟一詩裏描寫得：「內庫燒為錦繡灰，天街踏盡公卿骨。」雖是寫實之作，而還筆寫了一方面。

由於黃巢的逐步脫離秦秦，不久，就由沒落而轉上末路。唐僖宗皇帝逃去成都之後，宰相鄭元立先逃往蜀道，進討黃巢，可是諸將都不肯盡力，四方藩鎮，也都袖手旁觀，於是唐政府就利用外力了，叫李克用帶了一萬多人馬精銳的沙陀部隊長驅南來，連破晉陽，接着就把長安收復，黃巢逃出並州，終於在僖宗中和四年（公元八八四年）被迫自殺。至此這個規模空前的——橫行數千里，聚眾數十萬，奮戰達七年的農民大叛亂便在統治者與異族「聯防」——圍剿——之下隨著首領黃巢的叛敗而告了結。

李存勖雖然鎮壓了農民叛亂，但是創巨痛深，日後統治政權，已是名存實亡，終歸補於割據的命運。祇有李克用才佔便宜，率地背棄的做了河東節度使，而沙陀種族也就此得橫衝直撞於中原上國，掌握人民的咽喉，左右中國的政局了！

「黃巢之亂」到現在，已隔有一千一百多年的時間，然而歷史是最能教訓人的，在今天看來，這個「教訓」依然是很新鮮而值得我們記取哩！（第一年第十期）

牛頓和蘋果

一、章。

要是我比別人看得遠些，那是因為我站在許多巨人肩上的緣故

——伊薩克·牛頓

在許多外國大科學家的名字中，牛頓恐怕算是最我們最熟悉的了。

一個人從小學讀書到大學，爲了應付考試，曾經多少次默記他的運動三大定律，和寫出他那有名的萬有引力公式。也許我們在小學里早就或多或少地聽過一些他的故事，頂有名的故事當然是牛頓看見蘋果落地而發現萬有引力的故事。

故事是這樣：牛頓坐在園裏一個蘋果樹下，正好一個蘋果落下來，落在他的身上，這一件幾千年來人人皆見的現象，引起了牛頓奇異的思想，於是他就發現了地心吸力。

有些教科書和兒童讀物上面，還畫着這種邊際故事的插畫，那插畫裏所畫的牛頓，有的竟是一個小孩子模樣，似乎牛頓是一個科學神童，至多在十一二歲時候，就發見了這宇宙間的

一大秘密，實際上牛頓開始對萬有引力問題的注意是在三十多歲，研究了整整一十四年，到四十五歲那年才正式發表它。

英國人對這故事，因為它增加了「帝國」的光榮，當然是很重視的，因此當遊覽的人們到牛頓故居去參觀的時候，就有人指示那園中的一棵大蘋果樹，好讓你神在地景仰一番。

不幸這棵蘋果樹在前些年却倒了。於是英國人把這神聖的樹木砍成窈窕，作爲紀念物保存在博物院里。

有了這樣一個美盛的故事，我們聽到許多老師在教導他的善良的孩子們說：「我們應該學習牛頓呀！一個平常的蘋果從樹上落下，他就想出了萬有引力的道理，可見得我們要我們真細心注意一些事情，就會有偉大創造

的。」我相信這個教訓一定跟着蘋果的故事，深根在許多小孩，和由小孩變成的大人的心裏。所以去年春天有些想做「中國牛頓」的人，竟到古昔的垃圾堆里，爬出一個「立春雞蛋直上」的奇蹟，宣言從這個奇蹟里，可能得到「牛頓見蘋果落地」那樣偉大的契機。結果是鬧了一場相當鬧動的笑話，這且不說他。牛頓的萬有引力說，到底是不是看見了蘋果落下而引起的呢？這種說法實在是最難以相信的。

我們寧可相信牛頓在思考萬有引力的時候，也許不期然多少次凝望着蘋果樹和樹上蘋果的落下，然而萬有引力這一問題，却不是這麼偶然地突然出現在他腦際，而是許多走在他前面的巨人提出的，留下的，並且爲他開闢了路綫，奠定了路基的。

我們都知道，牛頓雖然和虎克和萊布尼茲爲了發明先後問題鬧過爭執，可是他仍然是一位最謙虛的學者，他曾經誠懇地表白他自己：「要是我比別人看得遠些，那是因爲我站在許多巨人肩上的緣故」。

這句話不僞爲一句名言，不但牛頓自己適用，恐怕對歷史上有所造就的人都適用！

培根兒說過：「每個人是他所生息的時代與環境之產物，每個人的思想乃是時代精神與他的環境造成成功的，任何一個人的思想和造就都不可能憑空創造出來的，它的歷史裏都必然有其歷史淵源和時代的條件，個人在歷史裏，都祇能相當一段「承先啓後」的任務罷了。

牛頓是偉大的，他的偉大就在於把古典物理學，尤其是力學，加以光輝的總結，把刻卜勒，伽利略……諸氏在力學上已有的創舉，集其大成地概括地加以整理和總結了。我們如果把牛頓的著作加以比較，就可看到他們之間的血緣關係了。

萬有引力決不是牛頓自己憑空想出的，也不

可能是看見蘋果落下引起「烟士披內純」而想出的。如果沒有刻卜勒的三大定律的建立；沒有伽利略的「地球引力說」；再說這些，如果沒有哥倫布、麥哲倫……諸氏證明地是球體的偉大奇蹟；牛頓能想到萬有引力問題是不可想像的事。

空產生的，刻卜勒……的異想也同樣不是憑天文一生所遺留下來的紀錄，由他化幾年時間來整理和概括才得出的；伽利略的「地球引力說」却是從研究拋物線運動和落體加速度的問題中得到的結論的。

牛頓和蘋果的故事，除了把牛頓發現萬有引力的歷史性抹殺之外，還抹殺了他的現實性。因為這種說法往往使人相信一種科學原理的發現是起源於「好奇心」，似乎是一種與社會全然無關的所謂「純粹思維活動」的結果。其實則大不然。

萬有引力說祇是牛頓全部力學中的一個部份，而他完成這部機械論的力學系統，其他所生息的时代所迫切需要的。

當時的英國，是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鋒，新興的階級打倒了舊的封建社會，而展開他自己的黃金時代。在這時代最重要的實業是航海和開礦，因此急需解決的科學問題是船的速度，海水的潮汐，鑽石的搬運和舉起，鑽穴的通風……等等。這些問題却要求力學去完成。

牛頓就在這種需求之下，把力學先驅們所辛勤累積下的成果，做了集其大成的功夫，而且當時祇有英國已經彌補了宗教的枷鎖，並且吸收和借鑒了各種學術的材料（在其他國家却把它當作反動思想而排斥），牛頓工作才可能完成。

牛頓和蘋果的故事是一個不可靠的神話或軼聞，這故事很容易掩蔽了我們對牛頓和他的成就應有的正確的認識，我們並不否認他對科學的偉大貢獻，但是我們却不能把他看得太神奇。同樣在今天他的古典力學雖然已被新的近代的力學所

包容而代替，我們也不能因此而抹殺他的價值。路是走出來的，後人總是踏着前人的腳跡前進的。

我們要用歷史的眼光來看每一個時代的巨人。
(第一年第二期)



謝人謝琴科夫的事故

· 汀香王 ·

有一次，一個人帶了一盞燈籠到沙皇的皇宮里面。因為當時燈籠才發明，可說是一件了不起的奇蹟了。於是侍衛們便把這盞燈籠掛在宮裏。而大臣們和大將們都跑來看，並且均歌頌，讚美這件了不起的奇蹟。

謝琴科夫也被召到皇宮里去，他看見很多的王公大臣們都擁擠着看這盞燈。這時皇后走過來，她看見謝琴科夫便非常高興地問他說道：

「謝琴科夫，你看，這不是一件奇蹟嗎？」

謝琴科夫便仔細看了看那盞燈，說道：

「這是什麼奇蹟，假如掛在這兒的不是燈，而是沙皇，那該是奇蹟呢？」

「用這樣不敬的話來對付統治者的沙皇，是該殺頭的，但是侍衛們便把他抓了起來。送進監獄，沙皇本想把他處以絞刑的，但最後還是把他放逐。由這事故看來，謝琴科夫是夠幽默的了。但作為一個詩人，是應該不懼任何努力而予以諷刺的。」

烏克蘭詩人謝琴科夫，天性喜歡詩歌和繪畫。因此他也成了很著名的畫家。

某次，有一位貴人來看他，想請他畫一幅自己的像，當談話時，謝琴科夫就用鉛筆把他的像畫下來了。

這位貴人問道：「假如你為我作一幅畫像，一共要多少錢？」

謝琴科夫出口就要了一百五十盧布。

這位貴人驚訝道：「為什麼這樣貴呢？」

「難道貴嗎？」謝琴科夫答道：「那麼你一共付三百盧布好了。」

聽了這話之後，這位貴人就生氣地走了。

這時候謝琴科夫拿起他的鉛筆，在畫上加了兩隻鳥耳，拿到店裏

面去向夥計說：

「把這個畫像陳列在櫥裏面吧，假如有人買的話，要他付五百盧布。」

某一天，這位貴人在街上走着，看見在櫥裏面放着他的畫像，的商確說像他

「陳列在櫥裏面那的那頭驢子，值多少錢？」

夥計答道：

「五百盧布。」

這位貴人稍微向他走近一點，輕輕說道：

「這張像我買！」

他付五百盧布，拿着像走了。

那位夥計自言自語說道：「好一頭驢子！」





柳亞子 雲彬

們中國，歷來有許多有名節的士大夫，每個對錢當道，姿儀瀟灑，政治敏銳，民生憔悴的時候，他們就用言論行動來伸張正義，別是非。例如東漢末年的士大夫，就和一口含大憲，手握王符」的官官作了一番轟轟烈烈的鬥爭，范曄著後漢書，特地為他們立一「黨閥傳」。明朝末年，士大夫們為和閹宦黨鬥爭，紛紛立社，其中以「復社」為最著名。他們會給當時的黨臣阮大綱，馬士英之流以無情的打擊。余生也晚，不能親見復社諸君子，但從他們的詩文裏，可以看出他們那種嫉惡如仇，堅貞不屈的性情和氣概，使我不勝向往。

明明亡後，復社之流風未歇，徒以清庭禁網嚴密，又會與過幾次文字獄，士大夫們不能不理頭故步堆填，借考據之學來逃避現實。到了清朝末年，又是對錢當道，姿儀瀟灑，政治敏銳，民生憔悴，於是有一部分士大夫，又起來組織「南社」，和惡勢力鬥爭了。清朝末年的情形，比明朝末年更壞。那時候的滿清政府，具備了一切壞政府的條件。政權操在一個毫無知識而頭腦頑固的老嫗胡叫「西太后」的手裏。在她的周圍，有「口含天憲，手握王符」的太監李蓮英及其徒黨；有頗預貪污的滿洲親貴；有內戰能手，辦屠辱外交專家的李鴻章及其助手們。滿洲的皇族，把整個中國，當作他們的私產，任意剝奪，把人民看作家奴，任意壓迫。那個老嫗胡曾經說過，「寧贈賄款，不與家奴」。他們決心與人民為敵，

不惜把中國的土地分割光，主權斷送光，使中國陷於殖民地地位，只憑保留他們的皇朝，就是做一兒皇帝」或「傀儡皇帝」都甘心。因此南社所負的任務，比明朝更艱巨，他們不僅和一般姦宦佞臣官污吏鬥，還負着鼓吹革命，喚起民眾的責任。南社在表面上是文人的集會，無非詩酒唱和，而事實上卻是文化界的革命集團。現在我們有一「文藝界協會」和「學術工作者協會」，當時南社包含了這兩種性質。

加入南社的人，都是能做詩寫文章的，他們借詩文來發揮民族思想，發揮自由平等主義。所以領袖南社的人，是一社之長，同時也是詩壇盟主。這位社長而兼詩壇盟主的，就是這社所要談的柳亞子，柳先生。

我和柳先生剛差十歲年紀。「人生不滿百」，差十歲已經差得很大了。當我還在「高等小學」(相當於現在的初中)念書的時候，柳先生已經就讀之牛耳了。一個小學生當然不會做詩，更沒有加入南社的資格，但我喜歡看他們的作品。柳亞子的大名，我是久仰的了。

但我和柳先生在見面，還是在一九四二年一月。抗戰以來，我住桂林的時間最久，和幾位朋友僑了兩個出版社。有一位是我長輩，出版社的當家頭是兩位生客來，一位是舊有長輩的老先生，一位是個子矮小而戴著深度近視眼鏡的女士。那客人一而和我握手，一面便說「我是柳亞子」。又指着那位女士說，「這是小女柳姪姑」。原來是我所敬仰的柳先生來了！這使我高興得緊握着手，說不出話來。我一向知道柳先生是忠口吃的，但那天我們談的話很多，覺得他的口吃並不如所傳之甚。

柳先生這次是從香港逃出來的。他在香港的幾年，和孫夫人，廖夫人及其他國民黨的忠實同志，堅持團結進步，抗戰到底，言論手舉，全國景仰。後來他因為反對分裂，指斥黨內那些「腐化而殘忍的同鄉相食主義者」，鬧了黨，受所謂「開除黨籍」的處分。但這對於他並不是什麼，總算三大政策的擁護者。他也不以此介意，照常做詩，寫文章，有時還作公函稟請。雖然他口吃。他這次從香港逃出來，儘管辛苦，因為中共的東江縱隊保護着，所以不會遇到什麼危險。他告訴我，預備在桂林住下來，原是不想去的。他替我找房子，要我陪他去。我陪他先，李重毅諸先生。我總覺得抱歉，沒有替他們找到一所好的房子。後來柳太太也來了，房子還是他們自己找的，在監門外，一所破敗不堪的舊屋子。

因為住得近(我住在環門外)，我和柳先生有一個時期幾乎朝夕過從。我們常常談故事，談到北伐，談到雲漢分裂等等。他說，「我也早聽到你的姓名了。你在杭州辦日報，和章中華等等反對西山會議派。後來你也到了武漢，又到過杭州。我讀雁冰寫的『結婚之秋』知道黨面所講的『雲少爺』就是你。我們可說神交已久了。」他寫了一首七絕送我：

廬山結廬有陽秋，十載神交意氣投。
義薄能文還善飲，襟懷磊落復杭州。

柳先生詩，多感懷寂寞，沈鬱流瀟。我嘗把他比陸放翁。放翁是愛國詩人，柳先生也是愛國詩人；放翁活到八十五歲，柳有萬首，柳先生今年纔六十歲，詩則何止萬首。柳先生似乎滿肚皮都是詩句，與會來時，一下子就做好幾首。往往有人請他題詩，一面用筆蘸墨，一面說：「過兩三分鐘，就寫出來了。有一次廬夫人替我畫了一幅松菊，我請柳先生題詩，他拿起來，想了一想，就題了一首七絕：

石室兒郎銀鼎新，開窗櫺鏡費吟呻。

勁松寒菊依然好，閉盡風霜便早春。
遺首詩的前兩句，寫廖公子被囚未釋，廖夫人抱家國之痛，雖然用了典故，但很自然而貼切。現在廖公子已出獄，廖夫人倚窗背坐，但時局絕無好轉希望，看來勁松寒菊，還沒有應盡風霜，春天不見得便到來吧。

柳先生喜喝酒，也愛喝酒。不過桂林的三花酒，他不愛喝，愛喝那甜酸味的葡萄酒，也是桂林的產物。他喝了酒，有時也會罵，我會親見過幾次，因此我想當年復社諸君子痛罵那無子戲作者玩大戲的情景，大概也是這樣。有人以為柳先生脾氣壞，我却覺得這正是柳先生的天真可愛處。黃梨洲早年加入復社，入清朝後以理學家現身，但有人批評他未脫黨人習氣，以為是他的短處，我則覺得梨洲的可敬可愛處，就在這一點。我怕接近那些道貌岸然而近身被假氣包裹着的道學先生們；更怕接近那些臉有俗相身無雄骨，滿口國家主義，一肚皮升官發財思想的黨棍政客們。有一次在朋友家裏無意中見到了一個什麼黨的領袖，接談不過幾分鐘，卻使我作了三日嘔，弄得

胃口失調，大便閉結（後來在雜誌上又無意中看到了那位領袖和梁道鴻志的唱和詩，更果我失眠了好幾晚）。像這一類人，碰到柳先生，柳先生便會當面加以痛斥，使他地頭風颯而去的。這是多麼痛快的事！所以今年在重慶，柳先生要我在他的手冊上題詩紀念，我就寫了一首賭定盒詩：

不是逢人苦譽君，亦狂亦俠亦溫文。

照人臉似秦時月，道我情如嶺上雲。
因為柳先生喜做詩，在桂林有幾次也會做做舊詩的朋友如田漢、熊佛之、陳運冬等，常常和他唱和，有時就在報章的副刊上發表。柳先生更大談其舊詩革命，他認為舊詩還有幾十年命運，能做舊詩，愛做舊詩的也無妨玩玩，但思想必須要前進，吟風弄月更要不得（我記得大意如此，但是記錯的話，應該由我負責）。但我決不非薄新詩，決不勸別人學做舊詩，更不會勸青年們讀舊詩或做舊詩。記得有一次在宴會中，有人跟他談詩，大概那個人想請他教習，便說：「柳先生，我總不要看新詩，新詩不押韻，看過就忘記，不像舊詩，幾千年前的好詩句，我們還都能脫口



詩 論

長對靈犀避川 吳君忍淚已三年
遺輝光澤摩趙 游魂不信獨裁延
奮門無恙松樹在 會見光明照海邊
翰香先生逝世三週年紀念，感此追悼
七月吳江柳亞子敬撰。

著邊唯識殿非徒中國小說史
遺言最沉痛矣做空頭文學家
蔡元培先生戰魯迅先生。

瀛海百代傳君子
信史千秋秋史賈生
郭沫若先生戰顧希生。
國祚不長八十幾日袁皇帝
封疆何似三兩條街汪政權
某人嘲在逆清術之聯，時在初投稿，僅
擬據函西，並雅尊袁賊之為人。
(第三年第十期)

前出。一他回答說，「新詩比舊詩難做，新詩的
文學價值比舊詩高。我是想學做新詩而沒有做好
的。」弄得那個人一塌沒處。可是那桂林的幾位
新詩人因為柳先生大做舊詩，大談舊詩，便寫文
章來攻擊，甚至有用「來求老前輩」做題目，勸
柳先生不要再做舊詩，談舊詩，來毒害青年。當
時柳先生也寫文章答復。我對於柳先生的舊詩革
命之說，並不贊同，但柳先生的做舊詩，我以為
不必反對。因為柳先生舊詩做得純熟，在他是一
種門爭的武器。自然，這是一種落後的武器，那已
使用了幾十年，在他手裏，是可以用來上陣殺敵
的，正如魯迅所說的「投槍」一語。往往一投手
槍，正中敵人的要害。」「大刀當然比不上衝鋒
槍，但對於一位不會開衝鋒槍只能用法用大刀的衛
士，一定要他放下大刀，徒手上陣，而且指責他不
應該用大刀殺敵人，豈不是可笑的事情。而況
就宣傳講，舊體詩對於四十歲以上還沒有接濟過
新文學的人，還是可以起作用的。我根據了這些
理由，寫了一篇文章，最後我說：「我們攻擊的
對象很多，何必換到柳先生。我還如文章發表後，
立刻招來了嚴厲的反擊。原來他也不知道攻擊
柳先生究竟不太好，現在居然有人替柳先生辯護
的人，間接也就是攻擊柳先生。為意見不同而互
相辯護，原是很好事情，只可惜他們專作標榜
的人身攻擊，例如說我「捧一柳先生，自以為一
老前輩」等等。我逆來順受，決定不答復，而那
時候敵人已經攻下長沙，衝鋒險念，我們的「文
化界戰士」也要準備「轉移陣地」了，這塊軍閥
官司，便就不了了之。我沒有什麼平常，我只為
駭於這些英勇的鬥士，於友敵愛憎之間似乎太不
分明了。

局勢愈來愈危急了，柳先生加入發起「文抗
會」，天和李任湖先生立在大卡車上，領導游
行募捐。我那時候「香港脚」大發，寸步難移，

行募捐。我那時候「香港脚」大發，寸步難移，

只等便離逃難；柳先生也該李任福先生強迫；坐船離開桂林，我們同一天到了平樂。我留在平樂醫脚疾，柳先生轉進到百步。

在平樂住了差不多一個月，又帶著家眷回桂林。我問桂林，並不是相信白崇禧將軍的流語，認為「桂林決無問題」，我知道過一個時期，他們又會說「一城一地之得失，無關大局」的。我的回桂林，是預備轉往重慶。不久柳先生也回桂林了。柳先生是在重慶的那天，桂林城裏似乎已嗅得到火藥氣，不可一刻留了，我知道省府主席已答應替柳先生設法飛機，我也放了心，就匆匆和他話別，上北姑趁火車去。後來柳先生和柳太太居然坐成了飛機。我則帶了家人在「鬼兒路」(黔桂路)的別稱)上爬，經過好多次的危險，纔到貴陽，而敵人却已跑到山上了。總之，經過說不盡的危險，總算於一國歷一年的年底到達重慶，柳先生住在沙坪壩，我住化龍橋，相距匪遙，因此又得不時晤面。那時候國共商談恢復，周恩來先生飛來重慶，柳先生是天天在盼望國共團結的。一看時局有轉機，他自然十分高興，因之他常常進城去。不久我又離重慶到城里來住了。每天參加各種集會，寫文章，講演，做詩，寫字，忙得很。我們常常見面，談論各種問題，昆明「一二·一」慘案發生的第二天早上，我去看柳先生，他已經出門了，我就留下一封信，大意是說：對於昆明慘案我們雖有表示，如果有人竟跑去清慰問，請你代我發一個名。下一天「新華日報」上就刊載一個慰問電，但發名的只有柳先生和我兩個人。事後柳先生向我說明，因為時間匆促，不及把原電先給我看過。他說：「要打電話報就打，等大家一起來發名，反而就虧時間。」他又說：「我擬的原電，本有『時日尚短，借亡有願』等句，後來某某看了，覺得措辭太露骨，所以把它刪去了。」久不得柳先生信，不知他近

況何如；他對於李問案也發出過遺憾也沒有？如果，這兩句他一定是加進去了，我想。

柳先生原有一個大計劃，要編海明史。他在桂林組織過總編委員會，邀來李司令和我參與其事，啟使桂林，把這計劃打消了。他回上海時，曾向報館記者談話，表示等李司令和我都到了



說

孔子亦云

子曰：有「軍」自「美」國來，不亦樂乎？與「美軍」交不亦「良好」乎？對，聖人既如此說，「當然頂好無疑」，而況煙市場早有「美軍牌」和「頂好牌」香烟問世，暢銷全國，此足證「人民」之認為美軍留駐中國「頂好」也？於此更足證你們「少數人」之主張「美軍撤退中國」，是既背聖人之道又是違反「民意」的。或曰：然則美國人亦何以主張美軍退出中國呢？那答案可能是：「某黨以三千萬萬美金「活動」之結果。」嗚呼！如此說來，真是「頂好」到極點了！

謝立惠教授講「面子」
重大教授謝立惠先生對新報記者談到美軍駐華問題說：我們中國是最愛面子的國家，然而在這一件事情上實在羞愧無地了。然而有些「特等華人」，則不僅不引為「羞愧」，反而代表說是「頂好」，你又其奈他何！誠然，中國人是要面子的，但請看我直言：有些中國人在中國人面前固然死要「面子」；在外國人面前呢，雖「喪子」亦可不要。我想：會有人責備謝教授，說他的話太失「面子」了！「美」哉「面子」！

洛麗泰與凱塞琳
前些時美國電說：有中國大官員之女子一名洛麗泰，一名凱塞琳，自華返美求學云

云。海，就是開始南明史也罷了。現在李司令離桂林，我則徘徊漢皋，一時沒有到上海去的意圖。柳先生素有腦病，發作時一切事情都不願過問。近來報章上不見載有柳先生的音動，難道因病發過深，腦病又在復發了嗎？唉，我錯了，我不應該老不寫信去問候他。(第一年第九期)

消息傳來，有許多新聞記者都表示驚奇，以為洛麗泰，凱塞琳二位小姐是美國人，沒有料到伊們竟是中國官員的女公子！關於此事，鄙人別無意見，只想到一件事，那就是所謂「趙錢孫李」這一本「百家姓」，的確可以通令「塵止」了，這也是要使中國「迎頭趕上」世界潮流不可不有的「美」舉！

賈語中國洛麗泰，凱塞琳兩女士以為如何

蔣廷黻不「做買賣」
救濟總署署長被追辭職，其主要原因之一，據傅斯年說：是有人責備蔣「不會做買賣」。現在據傅氏的是什麼銀行副經理，當然是「買賣能手」無疑了！

由於救濟總署人事的更迭，卻使我們得到一種「不得的見識」，這就是：「做官」，「辦救濟」，原來只是「做買賣」！原來只是如此越糊塗了，哀哉！

封建餘先生只知其一
不久以前大中央晚報載有封建餘先生「盛世微言」一短文，其中有幾句說：「黑名單恐怖之下，不如去做階級，不得隨意捕提階級，中央研究院自有建議」云。拜讀之餘，也有「點感想」：封建餘先生大概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其二是什麼呢？即禁捕階級的是要「備種」(「德種」三字，見中研院建議原文)而「黑名單」人物的「種」，是萬萬「德」不得的，最好是「絕種」，故「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在此！封先生以為然乎？(第一年第十期)

...



本社記者劉滄浪

我不要在這兒，頌揚他的偉大；只企圖寫出這個老人的真實。但願我的勞力，不會完成一個觀念，而是介紹出一個真實實質的可愛的人。

是一個年近五十的戲劇學者，幾十年的事蹟，無法一一羅列；我只說說他在四川成都新市場的一座尼姑巷裏的一段故事。這尼姑巷名叫吉祥寺，那是他創辦的「四川省立戲劇音樂學校」，因為緣故而找到的校址。這段時間是在民國二十八年。

名士，小花園，畫園畫，一朵茶花

儘管抗戰時期的生活是怎樣的動盪，熊佛西先生，總仍不掉他底「名士」的脾氣和享受的

花筒為，常與女友煮酒品茶，毫不成問題的。雖然逐漸蒼白起來，但整個拋掉是不可能的，正如他不能把自己離開這個世界一樣。

尼庵裏有一個大園子，於是他用竹籬為自己建築了一個小花園，直接同他的宿舍相連接。清晨或者黃昏，他總是到這小花園裏去溜躑的，或者澆開水，或者煮老雞蛋（他是要把雞蛋煮成木頭似的以後，再用刀子切來喫的，說是還機營養），或者靜坐。

一個禿頂的老人，穿著寬大的土藍布袍子，靜靜的坐在小花園裏，的確是有些雅緻的。熊先生的荷花，古松，畫得並不好，但沒事就歡喜畫，假如一個學生要為他磨墨，挺有興趣的看他畫畫，他會高興得忘記了年齡的，於是一啊

啊」的說話多起來，偶爾畫了一筆，便仰頭哈哈大笑，笑完，習慣的扶一扶眼鏡又寫下去，結果，這張畫，一定會寫上「學弟××，雅鑒」送給你。

花，他是挺愛的。有一次，在小花園中，他守候了很久的唯一的一朵茶花，紅豔豔的給開了，不曉得是那一個學生，偷偷的把花摘走了，熊先生急得快哭了出來，像一個無愛曲的小孩似地，召集全體同學談話。眼淚在他的眼眶子裏轉，很傷心地說：「摘花的人太殘酷了！我說：『要傷害我的感情，傷害我的希望……』」

現在說起來也許覺得好笑，但當時學生們確是一個個弄得啼笑了起來。「好雅」並沒有養成熊先生的孤僻同樣精神，如一般遊老似地；相反，正加強了他心靈的坦白而正直，永遠不會是官僚或者市儈，而永遠是一個游生。

自由，自由，自由！

坦白，正直的心靈，是要拒絕卑劣污濁迫害的。

在吉祥古剎裏，充滿著可貴的自由！熊先生說，他辦學校不是要教給學生點什麼，而是要為學生們安排一個適合於學習的環境，準備一些有利於學習的條件。而更其重要的，是要自由，自由，自由！

「沒有自由，根本就沒有藝術！思想自由，研究自由，學習自由，是產生藝術，產生藝術家的最基本的條件！」熊先生在一次紀念會上，這樣興奮，挺激動，挺堅定的講過。他是一個善於聽話的人，因為他自己是熱情奔放，聽者的心靈，沒有一次不被他燃燒起來的。他推動著琴頭，眼睛在眼鏡片下閃光，感動的時候，大張著嘴，搖擺著高聳的腦袋，活像一頭獅子！平時，他是有點口吃的，但講演的時候一點也不，倒是扶眼鏡的習慣動作，在這時特別來得多。有調皮的學生曾經統計過，大概講一個鐘頭，要扶四十多次以上。

「獅子」與「名士」是統一在熱情正直上的，不然，那將是不同的兩個人了。

不儘口頭說是如此，事實上更絕對是這樣的。

吉祥寺內光線空氣最好的地方是集體自修室；學校較重要的財產是圖書，圖書庫就是一座自由天地，馳騁思想的大草原；有「建國大綱」，也有「聯共黨史」；有「資本論」，更有「三民主義」。有吶吶的樂學齋，有吶吶的藝術館，有莎士比亞，有托爾斯太，有尼采，有高爾基，有抗戰劇本，更有大量的日本戲劇；只有熊先生由研究才知劇本有價值者被保留下來。

禁止是不對的！」熊先生是這樣主張着。

在教員羣中，有的思想上發端對立的人，但熊先生以為：「只要他們有長處，能夠教好學生，他腦子裏想什麼，不必管它。」

熊先生就是這麼一位「自由愛好者」。

而且，這種精神從來不會屈服過。

在民國廿八年冬天，學校裏曾經有一位「先生」，主張要檢查學生的信件，按照先生拍着桌子教訓了一頓：

「我的學校裏不容許有這種不光明的行爲，我沒有理由用我的孩子們，把學校裏叫作孩子的」，寧可把學校校門閉。假如你覺得不合適，請到別的學校去！」

結果那位「先生」狼狽而出。

還有一次，又是那位「先生」。因為學生們準備開一次連續一星期的盛大的「魯迅先生紀念會」，其中有兩位是通宵不睡，趕着抄寫，編排一張將近廿萬字的大壁報。那位「先生」看不順眼，跑到熊先生的辦公室去「告狀」，認爲這個學生不睡覺，妨礙秩序，要加以禁止，甚至要記過，熊先生哈哈一笑：「這正是應該鼓勵的呀！犧牲睡覺爲大家工作，是該給獎狀的！」

那位「先生」雙了一房子灰，只好夾起尾巴，離開熊先生的辦公室。這位老人，是這樣愛着自由，保護着自由的。

愛，熊佛西要跳井

愛，在熊佛西先生身上是飽滿的。全校學生，他的臨都當作他的孩子，而且是那樣的不分彼此，沒有輕重。窮，是學校的特徵，一大羣窮孩子對他的心，真是一付重担子。他常常說：「我也太窮了，孩子們。我每天也只能吃兩個雞蛋了。……想辦法，想辦法。」

孩子病了，他非常關心，常到床邊去安慰，有時悄悄的塞兩三塊錢在病人背後窩裏說：「喫點營養的東西吧，校長的錢也不多，呵，呃……」

他口吃着，扶了扶眼鏡，在病人感激的淚光中，他走開了。這些錢，他從來沒要學生還過的。

有一次，他看見學生的伙食壞得太可怕了，於是搖了搖頭去找總務員們談話，第二天，宣佈了一個計劃：每個星期，由教職員輪流掏錢替學生「打牙祭」，他是第一個。

孩子們有調皮的，他也有時也發生氣，但孩子的傷心的楸柄，也在在感動得他哭起來。在二十九年冬天，爲一個女學生的自殺，他痛得差點發了瘋了。那是在嚴冬，一個沒有月亮的晚上。半夜了，突然發現一個不見回宿

舍的女學生，自殺在廚房邊的深井裏。

男孩子們舉着油盞，圍在井邊，急得沒有法子，女孩子們彼此地抱着大哭。好容易才有人想出了辦法，找一個人下去，用繩子細好她，再找力大的學生把她拖出來。但有一個問題，下井的人第一要有胆量，第二要會水的。正在這時候，熊先生只穿着一身中式汗褂，連眼鏡也忘了戴上，噙着大淚的奔到井邊，連說：「我會水，我會游泳的。」我下去！我下去！說着就要往井裏跳，學生們死命的抱着他，只聽見急切的一片聲音：「熊先生！熊先生！熊先生！女學生們哭得更響了。幾個力大的把熊先生拖回辦公室去，不要他管，哭着懇求他保重，不要再讓孩子們失去校長。他痛哭着答應了這個請求，說：「去！救活她，一分鐘來給我報一次信，一分鐘來給我報一次信！」說着，就伏在枕上，泣不成聲了。

自殺的人，沒有救活，這以後的熊先生，默然了不曉得多少日子，爽朗的笑容很難得回到他那裏一次。

把妓女當成「茶花女」

「熊先生是一個最好，最可愛的人，就是他的愛太沒有範圍同標準了，又常常毫不加選擇的聽信花言巧語，只要你常常接近他，常勸他查畫，那怕是壞人，他也會當作好人來愛的，至少他原諒那人的壞處，甚至維護他。」

有人曾經這樣批評過熊先生。

這批評是中肯的，他正是這樣一個無原則「泛愛」的人，有時使得很多深切的愛着他的學生，甚而朋友感到極大的痛苦的。他認爲世界上就沒有壞人，也沒有教育不好的人，而這些決定，往往是憑直覺的。

就有這麼一次，他硬把一個無法向上，而且也不想向上的妓女，當成小伴馬的「茶花女」。

那女人實際上是想借讀學校，發一筆「帶帶」的金，好作爲她的資本的。學生們從她生活的容貌上，所有的細節上，找不出一點「向上」的消息。其實年青的孩子們是更會幻想的，因爲了解那女人比較多，所以無從幻想起。但熊先生是一本正經的把她當作決心騰出苦海，重新作人的。寫總攔那時的戲劇科畢業班，要學生們接受。學生們知道這是因爲有幾個教員按照先生盡善的同學，一手造成的結果，利用了他的無原則的「泛愛」，於是爭執起來了。

小花團圓一場簡單的談話會，局面鬧得很僵。從「茶花女」談到那女人，從裏面的談到現實的，他從美好的方面來說起，學生們從現實的事實上來反對，最後，他憤怒於孩子們的固執了。「你們太殘忍了！見着一個求救的人不伸出手去，不給人一條新生命的

路，以後，她再墮落下去，墮落到不可挽救的地步，該你們負責任！」

「法飛飛，他的眼睛下面，可是，我聽的話，你們根本不理！」

學生們正爲了爭他，所以鬧得他聽他這話，結果是不歡而散，那女人也就因此沒有進到學校裏來。因爲熊先生還不肯用校長地位，用高壓的手段來決定事情，他只是無聲的委曲。氣憤，久久的不原諒而已。

老孩子，手槍與手榴彈

熊佛西是四十幾歲的人，頭髮都白了小部份，他的確是一個老孩子，常常被人稱爲「老大真」的。容易笑，又容易哭，感情顯得挺複雜，跟學生們玩，也會跟學生賭氣。在「西未晚會」中，他永遠只有一個節目，唱「胖胖的大姑娘」（獨唱劇「三江好」中的插曲）。當人們一鼓掌，請他表演時，他笑嘻嘻的站起來，找了找眼鏡：

「呵，呵，」鏡着頭左右問詢着：「又要表演？我還是那一個『胖胖大姑娘』，聽不聽？」

大家一鼓掌，說願意，於是他的開始唱了，唱得真不好，調子拍子一場圈套，等到大家開笑起來，他自己也笑得前仰後合了。

有一次，這位「老大真」竟至玩起手槍來了，而且結結實實的發響了一聲。

那吉祥寺附近很不寧靜，土匪常常出沒，大概他爲了保衛的原故，不知從那兒弄來一支左輪，學生們是一直不知道的。

一天下午，正在上自修，突然聽見他屋內砰的一聲槍響，幾個很快的學生以爲出了事，趕忙跑到他房裏去。他臉帶得極白的坐在床上，旁邊斜放着一支左輪。他看見學生來了，便連連的問：「呵，呵，那裏放槍？那裏放槍？」原來他在看槍怎麼放，弄走了火了。他是根本不會玩槍的。

更奇人的是，他有一次居然玩起手榴彈來了。

民國二十八年暑假，他帶着一班學生到成都，演出「國家至上」。一方面爲了學生的實習，同時更爲了賺錢，讓這班孩子過暑假有伙食費。可是以一個恐者去租戲院，打團戲，實在是件苦事，改上當時成都正有一個軍事博覽會的團戲也要演戲，原目剛好正是一個「國家至上」。於是阻礙，礙事，甚而威脅，便紛紛加到他的頭上。

一天，兩天，三天，……「青年會」的戲院租不下來，有人說戲院方不許租。熊先生臉上一層堅冰，沉默而又陰鬱，爲了安慰在渴望集約中的孩子們，他寫了一張紙條來：

「孩子們！不要怕，不要灰心，這就是鬥爭！我雖然老了，你們是年青的，我們一定要獲得勝利！」

學生們都哭了，他們看見了一層激動者的熱情，勇敢的心。

終於把「青年會」租下來了；但緊跟着來的是可怕的威脅，說：「你

演好了，老子們帶着槍來看戲就是！」這些「老子們」，據說是一個什麼軍事學校的學生。

熊先生這時像一匹驢被攔的駒子，叫孩子們放心演戲，不要怕，不知從那兒他找了兩個手榴彈來藏在身上，整天在劇場待着，他說：「只要他們真來搗亂，我這條老命陪他們就是了！」

在這緊張的情勢中，三聲鐘響，戲開演了！

搗亂的人窮得不起來，而且還託人向熊先生道歉了事。

「熊先生是罪不容死，而且還託人向熊先生道歉了事。」

自己也不敢承認說：「我是一個老衝動，你們是一羣小衝動！」

奔放的熱情，是像一支巨大的火焰，照耀在先生們的心靈上。

不應該對他太冷淡！

熊先生是有着缺點的人，但他的光輝的人底品質，是不應該說說的。然而，文化界的朋友，對他是太冷淡了，冷淡到幾幾乎等於不存在。作爲一個劇作家，他是沒有什麼大顯赫的成就，他的作品是顯得老舊，不過，我們一手把他在中國戲劇藝術上獻出的勞力抹殺掉，實在是太不公平的事。

「好政府主義」正根據於他的「世界上沒有壞人」的基本觀點，但這是從愛出發，與阿諛逢迎，討好獻媚者根本不能同日而語，他作育的老朋友極多，可他從來沒作過官，沒有騎進官帽的懷抱裏去。他從沒有作過官的代言人，更沒作過藉兩與幫凶。因爲他有着正直的人格在，這不進步的思想，所以從來沒有結出惡果；比起那些掛一塊漂亮的招牌，暗地裏做出很多怪事的先生們，那真可多得。

缺點需要克服的；但冷淡，我絕不相信能夠使人進步！

另外最讓人一瞧不起的，大概就是他同葉仲寅小姐的戀愛了。像犯了滔天大罪似地，到處受着裁判。這當然是他的一個太大的過失，尤其是對於他的夫人朱君女士。他的學生們，（我是學生中之「一」）從來沒發覺他辯護過，相反的，最先對這戀愛表示反對的是學生們，最先認爲這是極大的不幸。然而我們是基於愛他，於是反對的，爭執，吵架，甚而感情上弄得對立起來，而且對立得很久很久，絕不是借此來攻擊這位老人，或者根據這一個缺點，而否定了他的全部。我認爲他所受到的「裁判」與他犯的「罪」一（假如這真是說的話）是太不平衡的，道之間充滿了惡意。

熊先生就這般被冷淡着，被冷淡着。

三十四年冬天，他從桂林逃出來，路過重慶，度了一個極爲淒涼的生日。十幾個年青學生們，是不能不感他老年的心痛的。他希望從同輩的文化界的朋友那兒得些溫暖，然而得到的卻是冷淡，冷淡，只有一個老大熊亞子先生陪着他喝酒，而熊先生老老向門外望着望着，像期待着什麼，而後後始終不住的空氣憤憤之感，從他的眼光中流露出來了。

學生們是無法填補他的遺憾的。（第一期第十期）



民本船長 周海清一生奮鬥的經歷

周海清自述

我是重慶人，父親是個推過河船的人，母親住在南岸安福橋河邊上一所舊籠式的屋子裏，度着勤苦的生活。當我十一歲的那年，父親河碼頭突發病，川江公司一坐初航川江的輪船，名「老蜀通」。好奇心驅使着我跳上了划兒，跨上了我此生事變的道路——輪船。船上的船員們，都是海派十足的，我在不知不覺中便成了他們的使役，替他們劃肉打酒，買煙燃火……他們給我的報酬，祇是三頓殘湯剩飯。這樣過了六七天，船快開宜昌了，船員們都喜歡我腳輕手快，做事忠實，要留我長期供他們的呼喚。我早有這種希望，既得到這個機會，當然非常的高興，於是連忙跑回家去告訴母親，但地老人家年邁無依，不願我去，因為我父親一天勞苦的代價，僅夠他自己一人的吃喝，母親的生活，則靠我掙持。不過我對於上一洋船一作事，已抱了很大的希望和決心，決不因母親的留戀而中止，於是當晚半夜趁著母親睡熟的時候，做了一個一夜奔一，來到船棧上，好似「囚犯脫籠」，心裏有說不出的快活。但到天明，船一離開重慶，山巽景變，望不見爸爸，故鄉，心裏却感到無限的惶惑！同時想到前路茫茫，更不禁慄慄下！

我在船上當了十二個人的使役，每月的工資共計一串二百文，我的生活，一天都在腳不停，手不住的作，吃的是別人剩下來東西，屢的就在那船尾處下的草棚裏。船到宜昌，機器出了毛病，停下來修理，我很就心母親在家庭裏幫工，不慣性睡，加長工作的時間，夜裏船員打麻將，我就去替他們倒茶燃火，等到牌局終了，分點紅錢，如此不久就積下了四串多錢。船回重慶，我給母親買了兩疋布，另外還給她一些零錢，她老人家見了非常歡喜，這一來地也隨我出門了。可是不幸得很，當夜布和錢都被賊賊同個劃光，母親非常惱氣。但是後來不到幾個月的工夫，我還是漸漸把母親的生活改善了，從此，由一蜀通一到新購的「蜀亨」輪，我做了很長時間的這種工作。

在這段服役生活當中，有兩件事情是值得我回憶的，也算是我一生為人做事的兩個寶貴教訓：第一件事情是在我所辦十二位船員中有一位在機器輪做生火工作的陳老么（我須叫他做陳么爺，因為我幫他的緣故），一天早上我請他起來洗澡，他隔了一些時候才起身來，一聲不響的走到面前，就在我臉上一邊給我一個耳光，打得我頭暈眼花轉身就走了。我很奇怪，我不知道是犯了什麼法，還是他發了瘋？但他究竟是一陳么爺了，我不敢反抗他，也不敢立刻質問他，只好把他給的這兩個「五根芝麻糖便」(慈指手指)暫時放下。過了一會，陳么爺的氣平定了，我強作笑臉去請示他老人家的教訓，他說：「我工作疲倦，正睡得熟的時候，你不該用手推醒我，我又問他孔說：「以後要用什麼方法才對呢？」陳么爺板起面孔說：「以後讓我須戒床邊以免驚我」，這時我才恍然大悟，原來人間還有這樣不投機的事！一個幸福的事，然而偏偏又驚動了他的美夢，我覺得未免有點過份。這是我在「老蜀通」的一個教訓。第二件事情是在蜀亨輪，就是蜀亨新船到四川的時候，我不知道規矩，摸著笨蛋跑到三樓西房去取開水，剛把桶擡上完，忽然遇著西房的管事老爺，向我前躬一躬，就把我踢下樓來，跌得我幾乎回不過氣，也不知冒犯了那位神君？好在這位老爺很爽直，立刻就是一頓教訓：「飯馬兒的(罵人的話)，這上層的開水是供洋人吃的，豈由你隨便來倒？」我當時非常驚駭的就逃了。以上這兩件事當時給我的刺激最深，我常常還得想想，假若我是一個生火的，我睡醒絕不要睡得像他過份舒服，又假若我是一個西廚的管事，我決不把開水看做那樣神聖！因此我非常氣憤，很想把這受氣的職務丟掉，希望改變我的工作——做一個水手，在技術方面去發展。

自此以後，我便時時刻刻都留意水手的動作，有空的時候，就常常忙做水手的事，以資練習。因此船上有兩位領江員我都能作事，就想擯我。不久果然總會到了，有人介紹我到聯勝輪上去做水手。那時我已十八歲了，可是我自幼的營養不良，象以歷來過份的勞苦，身體不很發育，所以雖然十八歲了，表面上看來，還好像一個小孩。聯勝輪的一團團一線我太小，不願意收留我，這說一些謔語，後來經介紹人多方說情，才勉強把我收下，但是「頭腦」還不高興，總是出些難題給我做。然而事情又是這樣的好巧，上船不幾天就遇著暴風雨，打掃了，同事的六位都是老水手，「頭腦」並不低他們，偏是我這一新毛頭一下河去檢查。好在我早就學會了泅水，對於船身的各部構造，我也相當熟悉，人們都以為我這次下水運氣，好趁此開除我，結果我竟

在上海舉行徵收人員考試，凡是有十年以上的駕駛經驗者，都可報名投考，因此座主任再三勸我去應考。我當時並沒有想到會考得取，因為我從沒有進過學校，怎麼行呢？但是因為機會太好，所以我就報了名，不幾天舉行考試應考者有一百五十餘人。考試的方法有筆試口試兩種，我因不能用筆，就口試，結果錄取名三名，我是其中的一個。我非常感謝座主任的指示，回到船上，沒有一個人知道這個消息，過了兩個月，交通部的二副證書發到我的手上，大家都非常驚異，我才把這事的原委告訴他們，從此他們對於自己的工作技能，都非常地熱心求上進了。我見着他們這種發奮的境況，很想幫助他們得到與我同樣的機會。於是到上海去見座主任，懇求他替這些力圖上進的明友們登記起來，參加下次的考試，同時又懇求他設法在重慶設立一個駕駛分會，以促進我們川江駕駛界的發展。不久事情成功了，在重慶設立分會，在幾個月內川江的駕駛人員個個都參加投考，領得證書，他們都很佩服我。後來永豐輪到重慶的時候，我便當了二副，又升昇大輪船船長。繼後永豐公司請我任和豐輪船長，但是保險行不保險，因為很早以前有位中國船長，因不悉航行規章，致發生海難，後保險公司開會議決，凡中國人做船長均不保險，所以那時川江的船長沒有一個中國人，都是外國人。沒有辦法，永豐公司才請一位美國人來對付保險公司，做金銀船長，實際上仍由我負責。後來保險公司的公認人既託到船上來，看出我的駕駛技能，很佩服我，特地到三家保險行證明，這樣保險行才大膽地承認了我。中國人做船長，而且過過了保險公司，在川江裏還是我開天闢地哩！

做船長將近兩年的光景，後來在「北三公司與重慶」，不幸地在雲陽地方失事，我便革了職回到重慶，非常憤慨，朋友也冷淡了，連借十塊錢的信用都沒有了。再轉到宜昌（我那時家住任宜昌），我於是把門關起來，請汪英波先生來教我讀書，專門學習船長職務有關的中西文字，如此四個月之久，我專心不下了，隨處去遊覽遊歷長江各輪船碼頭，專門去看別人開辦碼頭方法，在上海時帶包了一隻小划子，特別和划子主人商量由我執舵，便將所學的許多方法，在黃浦江上開來開去作實驗，結果效驗很好，我非常高興。

數月後九江輪船公司請我做吉安輪船長，約四個月之久，又到蜀平公司做福順輪船長，後來該輪與民生公司，就到中心公司任萬安輪船長，後來民生公司又收買萬安，改名民生，當即隨進民生公司，仍任民生船長，數月後繼調民貨（原名蜀運，我曾在此輪服役）。當我隨進民貨船

重慶青年會總幹事黃次咸

黃次咸先生今年五十六歲了，但已經付出一半之一的時間——三十年，為青年會服務社會，而且還要繼續下去。他雖做過：有一分勤，發一分光，老老實實為增進人民的福利而努力。從工作深談裏，他得到這樣一種信念：「我們要有恆不恆，建立一種事業，最大的條件便在苦守，苦守才能生根，發芽，開花結實！」重慶青年會

有今日結實的花果，正是他數十年來，有恆不恆地灌溉所致，他既不為名，也不為利，只是有始有終，堅定不移地做許多有益的事。

他生長在四川榮昌，這偏僻的區域，本人就像一株樹，具有強韌的性骨，所以他用生命創成的事業，也結實，有用，是極得起風吹雨打。在十四歲的時候，他離開私塾，到城裏買洪順夏布店做學徒，三年滿師，又幫師一年，這四年裏不僅是造手藝，而且做學問，飽讀了許多古典書籍，當他在重慶學會了織布後，又回到榮昌開設寶昌公號，由手工改用機器織出五尺寬的夏布，這一改良獲得了當時勸業道金字獎章。辛亥革命的怒潮激盪了全中國，黃次咸先生放棄了織布

長空以時候，使我悲喜交集，悲的是想起了我過去在道船上做苦工時候，受着非人的待遇，使我感到人間的黑暗，人生的無味，及人世間的不平；喜的是我竟能由種種苦味中達到我的願望。在民貨做了一年多，公司建遺民權，又調我到民權去，去年（二十五年）民本道好，發調往民本，一直到現在仍在該輪工作。

細者說：這一篇文章，是周先生在二十六年口說的，抗戰期中周先生在交通運輸上有很大的貢獻，留待將來文介紹。

（第一年第一〇期）

離開故鄉，投奔到成都。

民國五年他在成都青年會辦理少年部事務，九年被派到上海和南京青年會實習，返回成都專辦平民教育，從城市、工廠、院落、鄉村……凡是失學的，無識的兒童，婦女，都是他教育的對象，竟然有一萬多個學生，編出這樣的歌謠：「平民教育，邦國之根，開通我社會，改造我家庭，發揚我中華民族之精神。」當時有人說他「黃次咸新學堂（小學）做過通，還來辦學子平民教育，簡直是不安本分！」所奇怪的是安本分的人，為什麼不發憤進新學堂的人，不去辦平民教育呢？民國十三年，他考入華西大學社會系，五年畢業，因為沒有中學文憑，他一直沒有做到官家的大學證書，但是，他比那些有文憑的，做了更多的事情！他已常常說：「我是學徒，工人出身，與其走尋常科子升官發財的路，還不如一個工人，學徒，為社會服務事業努力，來得有價值！」

民國十九年，他主持重慶青年會。

但他不是來「守成」的也不是來「享受」的

人物點滴

張萬里感戴調師母

抗戰初期，張萬里在時事新報總編輯，常由張飛香帶孔夫人，陸安復亦必搭穿長衫...

入當時辭館的公館，每逢年節，張必向孔獻匾，某報某人送禮物若干，孔亦必首肯...

聞芳一，滬上女士每有集會，必被邀唱一段。

越真深香唱曲，他揚平，是文化界的一梅。

馬思聰碰壁

於我和我的科學工作！

他一開始，便以開拓者拓荒者的姿態出現。他先後開辦了民衆電影院和平民食堂...

爲工人服務修建分會，專員公署同路政府，及馮家工廠也表示贊成，並且答應募捐一百萬經費...

巴新德發脾氣

事，連埋頭在斯脫拉斯大學的實驗室裏工作...

吧！你們那知我的，我六天繼續不落的講課和...

於我和我的科學工作！

黃先生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他憑着宗教熱忱，以火點火，以靈愛人...

最近青年會購置了吉普車十四輛，準備九月初開辦汽車駕駛訓練班...

黃先生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他憑着宗教熱忱，以火點火，以靈愛人...

最近青年會購置了吉普車十四輛，準備九月初開辦汽車駕駛訓練班...

黃先生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他憑着宗教熱忱，以火點火，以靈愛人...

最近青年會購置了吉普車十四輛，準備九月初開辦汽車駕駛訓練班...

黃先生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他憑着宗教熱忱，以火點火，以靈愛人...

最近青年會購置了吉普車十四輛，準備九月初開辦汽車駕駛訓練班...

有效而且正當嗎？抗戰青年會捐款及會費只能彌補支出的十分之一，不足之數只有打算盤了...

滬上一相士——余正東

本社記者 米 葉

以「硬碰硬」的名號馳名滬上，并自稱「江湖叛徒」要給星相業范「公墓」。

五花八門的上海，什麼事都帶着「硬碰硬」，此外還得「迎合潮流」，時花樣翻新，一句話說到底，越奇越新越怪，就越有顧客欣賞，就越是互相崇拜，上至第一流大領袖，下至小弄堂的測字婦，不下千百位，一幫學家，測牌問世，但是，做法人會變，各有巧妙不同。

自稱「江湖叛徒」的「硬碰硬」在申報上刊登啓事，他說對形而上學有極深的研究，要發揚科學精神，第二天又登道歉啓事說開設分館以應高等人士需要。廣告做得非常妙，每天只辦公兩小時，測字十位，還要先一日掛號。

悶悶的晚上，我去參觀他的工作。二十分鐘內，有七個來測字的人，他收了七千元，一個女人匆匆的分開看白相的閒人，探手取了一個字，硬碰硬用筆在玻璃上一揮：「腥」，「問哈事？」「問我的男人事情呢可弗移動？」「動！要動！這字到也妙！」他還有把握的說：「一字上明閃閃的披星戴月，陰陽倒！」用手指字左的月字同字左的日字說：「弗要緊，現在是八月中秋，明月當頭，並那黑暗，秋分已過，中秋即來，一周即迅速的用筆把日字加上幾筆，變成個「苗」字，口裏念念有詞：「恭喜發財苗頭就來！」然後一個食指指着下面「生」字說：「生生不厚……」那女人像發覺奇蹟似的說：「是呀！我在前四日就來測字，問我能弗到重慶去尋我丈夫，先生說可以，後來我去了，」她指着身後兩個小孩子：「我帶了這兩個人去，果然找到了，現在平平安安回來，所以我相信先生。」他很自然的掏出了法幣：硬碰硬很決活的點點頭。七個測字的全都是問職業，硬碰硬給他們帶着一線生命的希望離開，他對一個二十歲的少年說：「你要戒煙酒，還是讀書，不要想着做事，你的前途很大！」雖然這番話已離開了字題，然而到是可取的，恐怕也只有這一千元是取得可原諒。

他注視我，他是非帶錢的窮鬼每個人，我被逼得無路可走，給他一個名刺，他約我第二天在他的分館：「下午一點至三點候教！」我知道他正是鬧市的時候，便退了，走出幾十步回頭來看那一羣人，像許多夜叉子栽向桌上那盞不明的燈光，隱隱約約還聽到硬碰硬的叫場白：「這個字

到也妙！」的聲音。

他的分館在一間樓上，陳設雅潔，紅木傢俱，頭蓋沙發，還有一位男傭。這雖雅潔，同他昨晚的字館有天淵之別。遞給我一隻頭夾煙，立即發聲的說：「府上是南京！我們同鄉！」語音同口氣，也取着發聲。他告訴我在東南大學畢業。談政治經濟，爲着免俗人來懷疑他操演行當有什麼作用，名片取着東南大學文學士。我當過江甯縣政府科員，也在上海一個女子中學教過書，在軍隊工作的時候，我就變和同鄉研究測字，隨便指些字來探討，覺得巧妙無窮。最後，我失業了，也許是命中注定我操這個行當，起初感到羞澀，後來漸漸做出點名聲，而一會就是十年！他有點感慨：「這比依人作嫁要好得多了，不會再跟着人家流落，唯發的平假米了！」

我自稱江湖叛徒，要想改革江湖陋習，不惜此破筆。我所用的方法也不尋常或規，而是因機變化，審視顧客的氣色；同練一個字，甲乙來測結果不同，因爲位置，方向，時間，都變了，我不跟自己寫的字，任何字，可隨人口說，當機立斷。一切都是歡！定數，一切也都是說。在幾時，滬上淪陷，許多人來測字則能不去重慶，我都反而說東北不宜，東南不宜，宜宜直北行，我不能說重慶，只能如此！而十年來，測字的人以謀事佔最多！」

他昏睡了幾平生一件得意傑作：勝利前一年，有人來測字問戰爭可否「牛」，點出一個「繼」字，「妙絕了！字左是牛旁，注這必打，打才有生（牛）繼！而必須美俄兩國協助，你繼字右不是半個美字半個俄字嗎？但最後勝利必須要一個大力量，當時推測不出，現在你看這個「丁」字加了劃不是「原字繼」的字嗎！勝利又注在七月間，你繼這「丁」字不是七，八，哪？」他竟見我笑了。有趣的說：「這件事報上應該給我登傳！」提到那他很不清：「前一些時有一張小報罵我不該用硬碰硬名字，說這是上海人俗話，兩個得轉字的別名，這兩個字平常人誰說不出口，硬碰硬形文字，實在有降格，不置一駁；又罵我自稱「硬碰硬」是修羅窟術家劉海粟而成為第二，其實這位記者自己還弄不清，葛粉叛徒劉海粟是第一，文學叛徒胡適才是第二，不才江湖叛徒應該屈居第三！他可以罵我名稱不對，可是能罵我是一個敢拚手嗎？有，得舉出證據來！」他說要組織星相研究社會，要給同行謀點幸福，我問他：「如何做？」他出乎我意料的說：「比方送一個星相業公墓囉！」這是爲江湖朋友安葬的嗎？還是幽默的爲同行準備後事？

最後他嘆了一口氣：「到我這裏來的多半是『十里洋場客』，而我自己則是『九管雲外人』！你說這也能算一副妙語嗎？」硬碰硬這地方有他的「靈樞」一「噴頭」。

(第一年第十期)



記 亡 友 張 蔭 麟 先 生

吳 晗

(一九〇五——一九四三)

在九年苦戰中，倒下去無數千萬的戰士，是他們的血、生命，換取了民族的解放。這些戰士，他們的名字不為人所知，他們的功績被少數人所察隱了。

在九年苦戰中，倒下去另一些值得後人永遠紀念的人物，他們堅守着崗位，忍飢受寒，吃下去的草，却用奶來養育下一代的成員。被貧窮，被疾病所壓倒，放下筆桿，永遠不再說話了。如今，這些人的名字也瀟灑在歷史中。

在後一類人物中，我的朋友張蔭麟是其中的一個。

蔭麟死去已經四周年，今天是他四周年祭。

在他死後的兩星期，在昆明我的朋友曾經有過一個追悼會，此後幾年似乎大家都大想得起這個人了。

蔭麟生前已刊的書，為青年所愛讀的中國史綱，被某書店所盜印，這書店的主持人似乎還是蔭麟生前的同學。為了這問題，我和蔭麟先生曾幾次去信質問，得不到肯定答覆，到如今還是懸案。

最痛心的一件事，為了給蔭麟一個永遠紀念，我和蔭麟先生好友關先生一些朋友，在那生活極端困難，教育人無法撐下去的年代，一百元二百元地募集了一萬元基金，決定在清華大學歷史系和哲學系合設一個蔭麟紀念獎金，以利息所得大約每年二千元來補助兩系的高材生。因為金額少，而蔭麟的工作又是兩系兼任，因之，決定兩系輪流，隔年補助。這筆錢交由好友關先生保管。可是，如今，不但每年二千元補助無濟於事，就連基金總數也不夠一個學生一星期的伙食！想想當年，從一個窮教授口中掏出一百元却夠他一家一星期的生活費！

去年我得到消息，蔭麟臨終的夫人改嫁了，兩個孩子也帶過去撫養。浙大復員回杭州了，蔭麟的孤墳被遺忘在遠處的郊外，冷落在荒煙蔓草中。聯大復員回平津了，蔭麟生前所寫幾篇的遺書，仍然堆積在北平東院會館。

這個人似乎是被遺忘了。

為了他生前的工作和成就，為了他的書仍然被青年所喜愛，我想，這個人是不應該被遺忘的，雖然，就我個人說，恐怕終我這一生，也很難對

這個人失去記憶。

我願意向社會，特別是學術文化界，尤其是歷史學部門的朋友，提起張蔭麟這個人，他的一生。

蔭麟於民國三十一年十月二十四日，病歿於貴州遵義浙江大學。致死的病徵是急性腎臟炎，距生於清光緒三十一年十一月，享年僅三十七歲。

蔭麟是廣東東莞人，由於早年求學和中年作事都在北方，說一口普通話，相貌和眼神也看不出來是廣東人。晚年臉色老是蒼白，到死後，我們才明白那是患肺病者所特有的一種病態。

自諷幽默，投稿多用為筆名，這個諷是相當恰當的，在這樣一個社會裏，他那種專心一志，心不外騫的神情，是合於這這個字的神情的。

他天分特別高，聰明，早熟，在清華學堂當一年級生時，就被同學譽為「公先生」所賞識，以為將來必有成就。往報紙和國內第一流專門學術刊物上所發表的文章，不知誰的人選以為作者是他呢！

一九二九年畢業後到美國斯丹福大學哲學系。一九三三年回國任清華大學歷史學教授。一九三五年受教育部委託，主編高初中及小學歷史教科書。戴鴻橋發起，隻身南下，任教於浙江天目山的浙江大學，不久，遷東莞原籍。由北大南開清華三大學所合組的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在昆明開學，又來昆明執教。一九四〇年應邀浙江大學之聘，到貴州講學，一直到死在他的講壇上。這是蔭麟一生的學歷和履歷。

蔭麟早年在清華就學時代，對中西文學，歷史，哲學都曾用過工夫，經常在大公報文學副刊，時代思潮，學術，燕京學報，清華學報發表著作，文筆流暢生動，才名震一時；從美國回來後，重心一變，專門研究歷史。

他當晚只有國史才是一生志業所在，過去弄哲學，社會學，無非是為歷史研究打下根基。學哲學是為了有一個超然的客觀的廣大的看法，和方法的自覺；學社會學是為了明白人事的理法。他的治史方法是從作長遠下手，以為未字釋所著幾篇治通鑑長編，搜羅史料多，辨別確鑿，不苟且，不徇例，是歷史上最科學最有意義的大工作。

他創編高中本國史的計劃，第一步是擬目，先把四千年的史事分為數

十前題；做重經重，廣徵感見，修改了多少次才定局。第二步是分工，洪千家朋先生宜雅片職爭後的社會變化，王若生先生宿中日戰爭等等。第三步是綜合，稿子都齊了，編為長編，再就長編寫通論，去其重複低弱，加以精神生命。不實考證，不引原文儘量減少人名地名，以顯明白之文筆。查出四千年來動的歷史。目的在使此書可讀，使人人能讀此書，不但熟習國史，而且能有一個客觀的看法。工作前後花了兩年，長編完成了大半，激憤激戰，陸麟先生沒有帶出一個字，四十天後我也到了昆明。設法原稿及通論已經發表的一部分。不久陸麟也到昆明來了，住在我家見了這雜誌高興之至，立刻前請將第十章改制與國代和自序，作為歷史大綱第一條，這就是現今坊間刊行的本子，不知何處變化的，也許是舊稿的小心一作，署名是楊德麟，我見到這書時陸麟已去遠，沒有去信問，陸麟也就聽之，不去更正了。

自序指出這本書的標準有四：一、新異性的標準，史事上有「內容的特殊性」，可顯出全社會的變化所經過階段，和每一階段之新異的風貌和新異的精神者。二、實效的標準，史事上直達牽涉和間接影響於人羣之苦樂者。三、文化價值的標準，即真與美的價值，文化價值愈高者愈重要。四、現狀淵源的關係，這謂史事和現狀之一發生學的關係，而不取過去史家所津津樂道的「訓誨功用的標準」。以為近代學術分工，通史的任务不在尋重鑿或或模範，和別的學門重林疊屋。經過這四個標準的取材，還須貫通以四個範疇，求寬昭一動的歷史的繁雜，第一是因果的範疇，第二是發展的範疇，這兩範疇是並行不悖的。發展的範疇又包括三個小範疇：一、空間的發展，二、液化的發展，三、矛盾的發展。用此四範疇，期於將歷史中認識上的「偶然」儘量減少，才能以簡完成歷史家的任務。

他又以為過去我們所受的歷史教育，小學有一套讀史，高中再有一套宋元明清，初中又有一套，亦是從三皇五帝起至元明清，從三皇五帝到宋元明清，這一套，譬如四範疇，大小雖然不同，可是所顯出的還是一模一樣，原人原地原事，這實在是浪費青年的精力和時間，被強迫重溫，再溫可厭倦的一套相同向維繫的機械的免費。必須從根本來改變各階級讀本的內容。第一小學國史應該以人物為中心，撰出圖史可以代表每一時代精神的人物，譬如說心，從孔子到孫中山，或者是曹魏武訓，用寫故事的方法，供托以每一時代應該知道的事。第二初中國史以大事件為中心，分兩冊，一民族篇，述中華民族之形成和先民的業績，攝集大民族主義一套的理論。二社會篇，述社會政治經濟一切典章制度的演進，生活的進步。事為首尾，互相溝通。第三高中國史以時代為次，敘述大事件，社會而貫通之。這三套有一個共通的原則，就是要求其可讀，文字和內容都要通

俗生動，能吸引讀者，使之愈讀愈有味，才算合於標準。

陸麟的治史方法論和歷史哲學大體上就是如此。

錢穆不是一個世俗的收藏家，不太講究版本，可是生性喜欲收書。跟於財力，收聚的書實不太多。留美時吃省餐，剩下的錢全給弟妹作教育費。到在滬服務的時候，才能有一點點零錢的錢收買舊書。開頭裝不瀟一個書架，慢慢的有好幾排書架了，到離開北平時，他的小書房裏上桌上床上地板上是書，進出都得當心，不是碰書頭，就是碰書背。所收的書，中文集最多，大有好幾百種。又在廣州陸麟，各冷搜羅東辛亥革命史料得一百幾十種，打算繼續訪求，期以十年，編為長編，來寫民族史。一九三七年春天我們一同跟菁菁華歷史系西北旅行團，到長安開封洛陽遊歷。我在開封相國寺地舖上，偶然得到排印本的中興小史，記滿同治中興的，條本頗不多見，陸麟一見便據為己有，關了半天，提出用四部裝刊本明清人文集十種對掉，看書他那樣貪心樣子，只好勉強答應。陸麟高興極了，立刻整理他的衣袋，再也不肯拿出來。到校後找去來欠，他在書架中東摸摸，西摸摸，看書書嘆氣。最後才一狠心，告我我這書頭，儘量寄出去，只送你幾部，寄寄出去。到他睡去後，他夫人一屁股兒給搬進城，到今天，他的書還寂寞地在原來地點，無人過問。

收書之外，清談也是他的嗜好。技巧我們在圖書館的研究室只隔一層窗，他懶散惯了，書桌永遠亂糟糟一大堆，便成天到後房裏，又不肯規規矩矩，一屁股坐在桌上，或者斜靠著圈椅，兩隻腳平放在桌上，一而大抽其紙煙，兩吸吸吐煙，噴出滿屋子烏煙瘴氣，一而做閒談，從大事到小事，從死人到活人，從生人到朋友，尊學從到歷史，無所不談，談必談到文章，有時甚至忘了吃飯。偶而我取倦了，他覺得無聊，拿起筆就寫我收地週刊，憑你隨意也吧，不願意也吧，他全不管。有時被說成發火氣，吵開了，還是不管。我常常說他好為人師，他笑著說去年你像如選我的課，我還不是夫子大人，由得你吵呀？

也許是習書書念念太多吧，喜歡深思，在大庾院寮中，一有感覺，就像和尚入定似的，印他談話，往往所答非所問，不得要領，生性又孤僻，極怕人世塵網，吾聞老老朋友碰頭也會不招呼，肚子裏不願意，嘴上說說出來，有時還寫出來，得罪人不管，挨罵還是不管。讀書人入迷，半夜天完全不在乎，有幾次我去看他，在沙發上把他搖醒，原來上一夜全沒睡，不知做到什麼時候，一迷糊就睡在沙發上了。

後來研究重心又一變，專寫宋史了，已寫成的論文有六七篇，很多精粹，有獨到之處。

蔣總統生活的儉樸，在朋友中也是知名的。從美國回來，有春冬兩套衣服，結婚時也沒有添製新的。不能喝酒，可是偏愛吹煙，吹的煙不輪好壞，只講究越真越好，因為越真越不是吸的。在昆明住在找家裏的時候，在德國路邊買白鶴牌煙一包，一包煙洋三分。房間裏滿地都是紙煙頭。有好幾次吧，忽然看見有好煙，居然吸了半支，一會兒便覺受不了，說是醉了一兩杯，再而三，也醉不在此。胃裏大了兩寸，親自吃半斤肉，當吹留美會會了茶調，在我的北平寓所，自己買了兩斤子，親自下廚弄得滿頭大汗，半身油膩，吃到飯時，咬不動，嚼不爛，毫無滋味，大家笑了半天。買了一兩新呢帽，出去作客丢了，下次再買一頂鴨舌帽還是丢了，從此只好不戴帽子。結婚後第二天出去拜客，回來走到隔壁人家，看見主人；連忙說對不起，跟你欠債了，主人笑明其妙，過了好一會，才明白他自己是客人。下午我去看他，正洗手是洗，蹲在地上擰土做飯，他也覺得不對，可是口頭還是硬強，擰口文說「國與黨雖不同，而其為花則一也」。朋友隔他，繞過一個外號，叫張文會公，他無法煩；也一一給朋友超外號，迂公孫公之類，把人家書桌上書紙上全寫滿了。他還挖苦我，說是你不幸早世的話，我一定會超印遺文，墓誌行狀傳記之類一概負責到底，當然，我也照樣還他一兩。到今天想來，莫不諷諷淚盈眶，誰又能料到十幾年的孫總統會成爲諷諷，這四年來我幾次爲他寫哀悼追悼文字呢？

蔣總統死後的一個月，大公报替他發表一篇遺文，大意是對現實政治的諷刺，天下爲公恰恰是反面，選賢與能呢，選的是不賢和無能，舉出實證，文筆很犀利，王莘生先生似乎追加了一點按語，大意大概說是因爲是死者的文字才能發表吧？

蔣總統早年即患心臟病，一登高就心悸，同游華山時，雜登嶺峯，那時閉目搖頭的情形，惹得遊園齊聲哄笑。死，不得區死於腎臟病，平時營養雖，雖使沒有遺囑等，假使遺囑不能避免，病一發就非倒下不可，非死不可。假使沒有遺囑等，假使遺囑不能避免，病一發就非倒下不可，非死不可。太壞的政府，能稍稍尊重學者的地位和和生活的時候，蔣總統那肥胖壯壯的身體，是可以再工作二十年以至三十年的。

中國前學若如此這等的希罕，已有成就的學者如此這般的被糟塌，被淹沒，連飯都不夠吃的蔣總統如此這般的死去，寂寞地被人遺忘了。

但是，我仔細想想，從蔣總統身後發表的文字來看，假如這一年他不死於病，再多活三四年，再多受磨折，考驗，洗鍊，恐怕他還是得死，不過死法不同，不是死於病瀕而已。

嗚呼！我又能再說什麼呢！

(第一年第十二二期合刊)

伯賢賀蘭之言

美國新聞處中國總處長，現用鄧太平洋舉的賀蘭先生說：「中國今天正漸漸成爲美國的一個龐大的次殖民地，準備用作極端的決鬥場。」因爲中國將成爲其附庸國，因而將等諸人一門，無疑的會說「頂好」的。現在伯賢賀蘭自誇爲「一強之二」了，而且我們還可聽生第一把交椅，說成風也依然夠威風的咧！唉！

傅斯年慨歎云二

大公報北平專電：某日傅斯年對記者稱：「中國教育，自大學至幼稚園，全都破產，其倒退不止十年。……請問傅先生：這是誰的責任呢？是不是歷年的一黨領學風」運動，又要重演破產了呢？我答：也只有這一點，始終在「進步」中，因爲自民初時代起，就在「一黨領學風」的。看最近的報紙，北平有教授因餽而吊，南京已有大學生在自殺。這是「倒退」呢？還是進步呢？請以教於傅先生！

徐恩平「鍊球體魄」！

大公報訊：兵後局長徐恩平在東招待報界，說徵兵的目的，在「鍊球體魄」。其說徐恩平「宜俟接收」，功在黨國，「一舞」了一點「鍊」，有「稻奇」說說徐恩平是吳忠也吧？但，「吳忠也有吳忠」的。不料中央社竟將他拉了！然而，君子隨感而揚言，對於該主任「宜俟接收」之一「功」，中央社諸「君子」可曾發布「新聞」「宜揚」一下呢？倘已發布此之謂「新聞界新聞」？(魯鏡)

(第一年第十二二期合刊)



論愛迪生

一 章

童年時代，我曾熱熱地崇拜過一個人物，他便是被譽為「發明之王」的湯姆生，愛迪生。

當時有人問我：「你崇拜愛迪生的理由是什麼呢？」

我的回答很簡單：

「一個人，他照亮了半邊地球的黑暗，有誰比他更偉大呢？」

愛迪生是偉大的，這是不可否認的。和愛迪生共同工作了五十年之久的愛特甘博士，他是這樣地讚頌着：「愛迪生一生發現另外一個太陽，造成一個新世界，因而改進一羣的生活，增加家庭社會的幸福。爲了他，自然把他的神祕透露出來：有了他，新工業得以突然奮起。自此世界不夜之天，普天下人同登樂土……」這美麗的頌詞很足以補充我當時崇拜的理由。但是，當我對愛迪生有了進一步的認識之後，我不能再同意這段頌詞了，雖然我對這時代偉人，還是懷着敬意的。

事實上，愛迪生決沒有「造成一個新世界」，恰恰相反的，却是一個新世界造成了愛迪生；愛迪生更沒有使得「普天下人同登樂土」，真正登了樂土的祇是少數人罷了，所可欣幸的是愛迪生的親屬們，總算還沒有被擠棄在這少數人之外——愛迪生的兒子，現在擁有相當可觀的財產，是汽車大王福特老板的好朋友，而福特呢？正是一位歷任工人的能手。爲了追念在十五年前的今天逝去的這時代偉人，讓我們在這裏對他作一個粗淺的認識吧！

他出生於這樣一個時代

一八四七年一月十一日，愛迪生生於美國東部俄亥俄州的米蘭市。這時距離哥倫布發現美洲大陸，已經三十五五十五年；距離美國脫離大英帝國的統治而自由獨立，也已歷七十年了。

由於政治的解放，促成了經濟的順利發展，這時的英國不但爲農業生產很繁榮，工商業在北部也已開始發達，但是這時的英國還祇局限於東部大西岸的沿岸，廣大的中南部草原地帶還沒有開發，因此這時主要的經濟發展是向西及向密士失必河拓殖。

愛迪生出生的這一年，美國對墨西哥作戰獲得勝利，取得克陵斯和新墨西哥兩大片土地的割讓，第二年，遠西太平洋沿岸的加利福利亞，又發現了豐富的金沙，因此更刺激了美國向西開拓的發展。

由於拓殖和建設需要大量的勞動力，因此，當時的美國成了歐洲人的希望——要有辦法的人都在美國跑，在這個新開的國度裏，不論出身，資格，沒有任何社會的限制，到西部去開拓，可以不以化價取得土地；願意留在東部工作，可以得到很高的工資。因此一個人祇要肯工作，肯苦幹，都會找到發展自己的機會而且得到應得的成功。

愛迪生就出生在這樣一個新世界裏。

愛迪生的祖先是荷蘭人，早在十八世紀的初年就移殖到美洲來了。他的曾祖父曾經參加英國的獨立戰爭，他的父親是一個身體魁梧的人，當他出世的時候，正壯米蘭市開着一家打鐵舖，生意很好。當時還沒有鐵路，俄亥俄州出產的小麥，由那運向東輸出，必須在米蘭市轉運，所以那時米蘭是相當熱鬧的，到了小麥改由鐵路運送之後，米蘭的市面就跟着冷落下去，這時愛迪生已經七歲，跟着他父親遷居到密西根州的埃倫港去了，在那裏，他的父親做做鐵盆和木材的生意，很幸運，那地方而然一天天繁盛起來，三年之後移居爲市，他父親的生意也就很不壞。一般人因爲愛迪生幼時曾發覺過熱能推動他幼時家裏一定很壞，藉此達到一個「窮苦」的「成功」的邏輯，這是很錯誤的，事實上愛迪生幼年的家境祇是一個小康之家，一個人的成功是有他的許多條件和因素的，我們決不可以一篇主觀的機械的簡單的公式，來理解許多偉大人物的成就。

一個平凡的孩子

和其他的名人一樣，愛迪生有着許多有趣的童年故事，是我們所熟悉的。有一天，愛迪生忽然失蹤了。家裏的人跟着他，四出尋找，最後是在他爸爸的小倉裏找到了他，他正伏在櫃子裏，專心研究一種出爐小雞來。

他曾經拿大量的沸騰散，勸一個人吃下去。他那神祕放在化學變化成氣體之後，一定會使那個人飛騰起來的，結果是使那個人害了一場大病。

這些故事似乎顯示出愛迪生，這位發明大王，從小就已具備了發明家的天性，其實一個小孩子，在童年，祇要不太被經理的管束，做出這樣一兩件頑皮事是並不希奇的，企圖從童年的故事里去找出一個偉人的成功因素，這也是非常錯誤的。

實際上愛迪生祇是一個平凡的孩子罷了，當他進學校讀書的時候，曾經被教師們稱做「A」，那是愚笨的意思。愛迪生的母親，對這厚唇的

呼很氣憤，她不相信他的兒子是個傻瓜。好在當時美國的社會並不嚴格以「文憑」作為一個人學識和能力的法定證明，因此她的母親就決心讓愛迪生退學回家，由她自己來教育。這位「老師」對於教育當然不會太內行，選擇書本也沒有什麼標準的，因此愛迪生還不到十二歲，已經硬著頭皮讀了許多無用的書本：如吉爾的羅馬帝國衰亡史，休漢的英格蘭史等等。「師生」二人曾經合作攻讀牛頓的原理，結果連「老師」自己都覺得這塊肉太堅韌，祇好放棄了。

後來愛迪生得到一本派干的「學校哲學」使他感到極大興奮，這是一本初等物理的書，當中有許多實驗，大約就在此時愛迪生開始在地窖裏做起實驗來。為了做實驗，就需要錢買儀器和藥品，他的父母親曾讓他這做已經是不容易的了，當然不能還充分地供給他的實驗費，經過一番商議，父母親允許他應徵到火車上去當報童。

也許是受了他父親的影響吧，愛迪生小小年紀就懂得做生意。當他在火車上賣報的時候，他兼着做賣菜的生意；而且還僱用了別的小孩子做助手，在南北戰爭的時候，這小孩子居然自製自印出版一種週刊，每期銷上四百分，因此他很有些收入，這些收入都化在他所需要的藥品和儀器上。不久他設法把實驗室搬到火車上的行李間里去，不幸却引起一場火災，被車長在暴怒之下，打了一個重重的耳光，從此愛迪生失去了聰慧，他的實驗室全部被毀了，他的兒童生活也從此結束了。

這個被稱為「A」的孩子，從學校解放出來，是過着這樣一段動人的生活，也許就因為自己有過這「A」的稱呼吧，使愛迪生不相信天才，他說：

電話發明人員爾用電話
傳送的第一句話

一八七五年七月三日，電話發明人員爾，依照他的研究和設計由其共同工作者薩生將世界第一架電話機製成了，但使話仍多障礙，又經過貝爾氏辛苦的研究，改良，直到一八七六年三月十日，才能「順利」通話，那第一句話是：「密斯脫薩生你快過來幫我一下！爲什麼說這麼一句話呢？因爲貝爾一不留神將電池內的酸液液酸到了衣服上，所以便急忙以電話叫薩生，可是想不到這一句的每一個字都使薩生聽得清清楚楚，於是他們兩面直快活得發狂（庚）



「所謂天才不過是一分鐘裏加上九十九分的血汗。」
世間的天才是可能有的，但一個成功的人不一定生天才；天才如吳沒有適當的養育着他的泡沫，也不一定能夠成功。愛迪生不相信天才，他祇是一個被稱為「A」的平凡的孩子。

牛報生到發

一八六二年七月的一個早晨，愛迪生立在克萊門登車站的月台上，車站正是他不久之前挨打耳光的地方。
路軌上的車輪正在調動着，一輛滿載着貨物的車廂，從岔道轉上大道滾滾而來，忽然愛迪生注：到軌道上有兩個孩子在玩耍，他急忙跑去攔住，勇猛地奔上軌道去，問不容聲地把兩個孩子拖了出來，那車輪幾乎碾斷了他的腳趾。

這兩個孩子是那車站上職員麥根齊的兒子。麥根齊爲了報答愛迪生，決定保薦他到車站上去學打電報。
不久之後，愛迪生就成了「一個年青的電報生，在一間小電報局裏服務。但是這位電報生是很不盡職的，電稿常常累積在案頭，而電報生呢？不是在自己房裏做實驗，就是到藥舖買材料去了。他在鐵路局當電報生的時候，這個脾氣還是一樣。

他的辦公時間是下午七時至第二天上午七時，在這段時間里，如果沒有電報，也必需每隔一點鐘打一個「6」字到管理局去，表示他沒有睡着，但是愛迪生白天忙於實驗，晚上沒有辦法不打瞌睡。因此他想法雇了一個小僱工，把它騾接在時鐘上每到一點鐘的響聲，電報機上的一個「6」字就會自動地打出去，這可說是愛迪生的第一件發明品，但是不久這機器就被工人發出了，結果是受了一頓嚴重的斥責，之後，終於不得不離開了電報局公司，開始他五年的漂流生活。

這五年他的足跡踏遍美國中部諸州，由於實際工作一再鍛鍊的結果，他已成為一個技術極其純熟的電報生了，但是他的「愛好」總還是與他的職業所衝突的，在魯恩斯威爾西方聯合公司工作的時候，一個不小心，把實驗用的一瓶酸液打翻了，酸液漏到紙下經理室，毀了地氈和辦公桌，第二天，一個通知來了，說「西方聯合公司所需要的是「報生而不是實驗室家。愛迪生又祇好離開那公司。

這時美國的中部西部還在開發，繁華的工業發達的地帶是在東部大西洋沿岸，愛迪生有個朋友在波士頓，他勸愛迪生到東部工業集中的地方來求發展，愛迪生很同意就到了波士頓，並且在西方聯合電報局裏找到工作。
電報局裏的夜班生，對這位剛從「羊毛西方」剛到波士頓的「老眼很不起」，他們交頭接耳決定給這鄉巴佬一點難堪，就把愛迪生「說定收繳紙約一個」

有名的快手的電訊，愛迪生並不知道同事們在作弄他。紐約那頭發報來了，開頭快一些，當那發報機這是一粒生手不接聲，就故意去打斷快，快則不能再快了，但是愛迪生却每每地收下去；那頭的發報人疑有辦法，遂倒他，又故使這詞含糊，或錯些錯字，但愛迪生在五年的製造工作中，對於這一套已訓練得很嫺熟，所以也聽不到他。到電訊快完的時候，他發動了來發報，忠告紐約那邊的人道：「一年學了，換一下吧，用你另外一種方法來發報！」從此，同事們不敢再作弄他了。

這時愛迪生還是照舊地沉迷在業餘研究和實驗裏面。一八六九年五月一日，愛迪生終於得到他第一件發明的專利執照，號碼是第九〇六四六號。

這件發明叫做計票機，能夠自動紀錄投票的數目，他以為這對國際開會是有大幫助的，但是他却沒有知道，議院開會的情形並不是他所想像的那麼平靜，少數人為亂起來，他的計票機就不過癮了，而且即使有用吧，全國的議院又有幾個呢？因此這張專利執照，實際上是無利可尋，這給了愛迪生一個很大的教訓，他明白了，一件發明如果不是大眾生活所需要的就不會有前途。

在波士頓逗留了一個時期之後，他決定到紐約去開展自己的前途，但是當他到達紐約時，身上不名一文，從一個遊藝局的朋友那里，借來一元美金，靠這點錢買點便宜東西充飢，夜晚寄宿在一家「金市公司」的電池室里。

這是一八六九年的一件事情，那時南北戰爭才結束不久，金融市場波動很大，買賣金子變成投機家的大目標。這家金市公司就是一個有名的金子交易所，他們用一種帶器來發佈金價的數字，無數的投機家成天緊張地望着這數字。

愛迪生在在道所公司里，工作是沒有找到，閒着無事，就常常研究這件動機停的構造。說也奇怪，就在三天之後，發生了一件意外的事，這機件突然失聲，停止了，公司外面有人大聲着：「算帳出了毛病了！」這可使金市公司的總經理發怒，一時想不出半點辦法來，愛迪生在旁看着熱鬧，他說，他也許能找出這機器的毛病，那經理連忙叫他：

「修好他！修好她！快快！快快！」

公司門前的人愈鬧愈多，那些投機的經紀人，發神經似地大叫大鬧，愛迪生堅強地工作着，二小時之後機器復原了，因此愛迪生就被聘為這部機器的管理員，這位二十二歲的年青人，於是任職留下來了。

不久他替西方聯合公司收買了一個市價通債機，愛迪生被請去商議出讓這改良的專利權，那公司的總經理問他：

「你打算要多少報酬呢？」

愛迪生心裏很想能夠一次得到五千元，但是他不敢開這個口。結果

只說：要三千元，他恐怕三千元也已經要得太多了。

「四萬元和你清償你怎樣？」這是對方的回答。
 驕驕之下，愛迪生簡直露骨失神，當他大堆鈔票回到住室裏，簡直不知怎樣處置才好，祇好坐着守着到天亮，第二天朋友們才教他存在銀行里。

有了這一筆大收入，他在蘇特克開了一大片大工場，這工場就成了愛迪生從事發明事業的基地。從此他成了一個職業發明家，在許多僱員和僱工的合作之下，他完成了不少的發明工作，而取得這些發明品的專利權益。

一十五百餘種的專利

愛迪生從二十二歲起，到他八十四歲死的時候止，一共取得一千五百餘種的發明專利，有人替他計算了一下，平均是十五天發明一種。這不是件驚人的奇蹟嗎？

而且這些發明都是不很輕易完成的，為了要做一根適當炭質燈絲，曾經試過六種不同類型的植物，最後才選用了中國出產的竹，（有些中國的阿Q們爲了這件事很感榮耀）；爲要做金圓的電燈絲，將土、石、鹽苗作了一千六百個試驗；完成了貯蓄電池，曾做過五萬個各別的實驗；如果這許多發明，都是由愛迪生個人一手完成的，那真是不可思議的奇蹟了。

愛迪生的成功，最近的一個特點，就是建立在集體的工作方法上。他是一個出色的工作組織家，他會於計劃和分配他的工作，使他的僱工們能恰當地跟着他的理想走，很靈活地成爲他自己的那一份，因此他可以同時進行五十五種不同的發明工作。那些僱工每人擔任着一個細小的節目，誠實地做下這一個目的作品或紀錄。這些作品或紀錄有什麼用途，做的人常常是地不大清楚，等到整個發明品在愛迪生的案頭出現了，他們才恍然大悟。

如果我們說，愛迪生是一個發明的巨人，那末他祇是這巨人的腦子罷了，他恰像是一個千手如來佛，他自己已佛，那些他祇是這巨人的腦子罷了，「千手」，當我們欲讚這萬能的如來佛的時候，實在不應忘記那辛辛苦苦的「千手」吧！

這些發明工作的勞動，固然不是愛迪生個人所能完成的，這些發明創造，祇是愛迪生所獨力完成的吧。其實也不然；正如牛頓說他自己一樣：「要是我比別人看得遠些，那是因爲我站在許多巨人肩上的緣故。」同樣的，愛迪生的成就也是站在許多巨人的肩上的。

讓我們檢視一下他的許多重要的發明工作吧：

- 一八六九年改良市價通債機
- 一八七二年發售博士改良打字機
- 一八七二一七五年改良電報機
- 一八七六 改良電話

科學家軼事

—— 實 揚 ——

創造原子學說的道得頓有個奇怪的盲老師高斯，他非常博學，精通數國文字，他不用眼睛能把全部學問傳授給道得頓。妙趣的這氏天生的有極深刻的色盲，因為老師是瞎子，道氏始終不知道自己的色盲。某次，他為母親親織，送了一窠襪子，結果他母親很不快樂，因為這窠子是極俗氣的紅色，但在道氏的眼中，襪子却是極美麗的天藍色了。稍年長，他很痛恨上帝為什麼虐待於他，憤而研究色盲問題。於一七九四年在曼徹斯特文哲學會上發表他的宏著「視色的差異」，幫助了當時的學術界。

富蘭克林相信空氣為益身至寶，每早開個鐘錶站在陽台上實行「空氣浴」一小時。他原主張不吃肉，某次看到廚子烹魚，從魚肚裏發見了被魚吃了的小魚。富氏大怒道：「你既然能自殘同類，我當然能吃你了！」於是大吃起來，從此解了齋禁。

他自己有副極怪的眼鏡，兩個光心，一可遠視，一可近視。

被譽為科學界的浪漫派任職蒸餾人的懶惰，整天不動的在幻想，在化學上他有極多的供獻和發明，他的生活非常放蕩，不修邊幅，常在公共宴會上侃侃而談，把賓客當留學生似的高聲講起奧妙的學術問題來。

當他發見了氣是存在於地球周圍時，他瘋狂的抱着他的助手在試驗室舞躍起來，並且立刻給他的太太寄了個急信，使她駭了一大跳，以為出了什麼亂子，驚異的看到信上寫道：「親愛的，我告訴你一件最偉大的新聞，我已經在暗室中窺看光帶後證明出氣是存在於地球的周圍，不是存在太陽中……」

懷文男爵，不但是科學大師，也是運動健將，在劍橋大學時常得錦標。七十多歲時，仍愛滑冰。不幸身體圓轉動不靈一交跌成了個跛子。

他和他的哥哥傑姆教授在研究上，互相合作，才得到輝煌的成就。

他原來叫威廉，湯姆生，由於他的成就，英后維多利亞封他為文男爵，當時各國紛紛學位，日本也奏遞贈了一個一等勳章給他。（秘）

（二年八期）

一八七七 發明留聲機

一八七九 完成白黎電燈改良發電機

一八八〇 電報

一八九一 電影

一八九八 蓄電池

一九一二 發明有聲電影

再以後，除了一些較小的發明之外，主要在改良他自己已有的發明，和忙於他的規模已很龐大的生意上去了。

從上面這列表，我們可以看到，愛迪生的大部份發明都是「改良」，也就是說：把別人已有的創造，加以改進，而得到更進一步的成果。

電報機是莫斯在愛迪生出世前十年就已完成了的，電話的發明者是貝耳，這些且不說，我們最熟悉的莫說愛迪生發明了電燈。實際上這句話是很不公道的。

用發光最初是弧光燈，就是用高壓的電流，通過相距很近的兩電極，放電而發光。這道理是德麥在一八〇八年發見的，當時電源是用許多電池聯結成的。經過了許多人繼續研究和改良，到一八七六年，美國人魏萊恩完成了一個完善的弧光燈，和供給燈座所用電流的發電機，這時弧光燈才有了實用價值。但是這種燈有許多壞處。因此從一八四〇年（愛迪生出世前七年）以來，就有人開始研究白熾燈了，最初用金屬細絲，通過使它發光，後來英人摩查因創議把燈絲置於玻璃球中，再抽去空氣。到這事，電燈的基本構造實際上已經完成。在這方面，一八四五年（愛迪生出世前兩年）英國的斯塔耳和英國的坎，已經用炭素纖維製造炭絲燈而獲得專利，不過那，還是虛的，建於實用。以後還有紫葉，亞因，土溫……等許多人在这方面努力，但限於個人力量都沒有得到滿意的成果。

愛迪生利用集體的力，進行大意的試驗，在無數種的植物中，最後是用棉線，製成第一隻能燃四小時的炭絲燈，後來又改用竹絲代替棉線。

愛迪生的炭絲燈，祇流行了一二十年左右，又被金屬的鎢絲燈所代替了，那是威爾巴哈，古力其等氏努力的結果，我們現在日常所用的電燈，就是鎢絲燈。

以上這一連串事實告訴我們，任何一個偉人，他在歷史上所担負的卻不過是承先和後者的任務罷了！他比前面的人進了一步，他比後來的人又落後了一步。

愛迪生所有的發明之中，最富於創造性的要算是留聲機這一樣了，那是前人從未想到過的。

而電影影響了這有一段令人遺憾的故事。

提起電影，我們應該追念可憐的威爾斯，弗利茲，格林奈。電影是我們時常享受的娛樂！因為電影而發財的大老板也不少，可是格林奈的名字卻被忘記了，這位發明家，他比愛迪生後八年生，早十年死，可說是同時代的人，但是却不幸至極！他不但沒有因為發明而得到報酬，反而受了很大的損失。

最初的電影機，格林奈在一八八八已經製成，這寶貝現在還保存在倫敦博物館。當時並未引起人們的注意，格林奈設法自己創辦工廠來製造，但是他是一個不懂經營的人，不像愛迪生那樣從小就習慣於做生意，以致蝕本負債，被逐進監牢。所有財產都被拍賣，影片機也不知去向了，當他重新出來，已經窮困得毫無辦法，但是他還想改進他的電影機，就從一個影片機改良的圖樣送到愛迪生的工場，委託代製。愛迪生却根據這圖樣，加以改進而申請專利。因此引致一場打了很久官司，最後，法院的裁判，是：「愛迪生不是影片拍攝機的最初發明者，此特權的優先權應歸格林奈，」但是時間已經遲了，許多公司早已毫無代價地開始製造影片機，愛迪生沒有得到利益，而格林奈所得到的，祇是當他逝世的時候，由影業界替他舉行了一個極莊嚴的葬式罷了。

這一件事，似乎是愛迪生的微瑕，但是我們也沒有辦法深責他，因為在那個時代，專利權是發明家的生命線，爭取專利的獲得是天公地道的事，幸與不幸祇好看各人的運氣了。下面還有一個小故事，很可看出當時愛迪生對專利權是看如何的嚴重：

有一位叫阿啓生的青年，他在愛迪生的實驗工廠里工作，他想到一個做電表的方法，畫好一張圖，給愛迪生看；愛迪生看幾圖，想了數分鐘，對阿啓生說：

「你給我的意見不能給你報酬的，你不知道嗎？我也已想到這個意思了。而現在假使我用了她，你要以為我是偷你的了。」

阿啓生忙向愛迪生保證：他是愛我的，人所思想的一切，都是歸愛迪生的，後來那發表計劃，經入試驗的結果，沒有成功。

現在讓我們來作一個總結吧！

愛迪生是偉大的！他的一生的確有着不盡的光輝。

如果我們先進一步追究，他為什麼會得到這樣偉大的成功呢？主要的，我們應該從客觀的歷史潮流和時代背景來考察它，同時也不可抹煞掉他個人的特出的因素。

在客觀方面，他是一個時代的幸運者；

愛迪生的一生恰好是美國資本主義從發生，發展，到開始沒落的一段歷史。

他出生的時候，美國資本主義已在北部萌芽，但主要還是一個農業國

家。

他的童年，正是美國南北戰爭期間。南北戰爭，表面上是一個為了正義，為了解放黑奴的戰爭，實際上完全是北部工業的資本主義的進步，與南方農業的奴隸制度的保守，兩者之間的矛盾的決裂。

到了一八六五年，北方的進步力量終於擊敗了南方的頑固力量，肅清了資本主義和發展的放後障礙，也就是說，到了美國資本主義開始猛烈上昇的時候了，而愛迪生這時恰好到了開始創業的成功時代。

從一八七〇年到一九三〇年，這六十年間是美國資本主義的黃金時代，也正是愛迪生的黃金時代。

一八六〇年美國的工業生產佔全世界第三位，到一八九〇年已一躍而佔全世界第一位，一九二九年是美國資本主義發展的最高峯，工業生產佔全世界產額百分之四十七。不過這二十年，就在下坡路降降了，而且降得很快，愛迪生是在一九三一年十月十八日辭世了，他死後的第二年，美國工業生產產額降到比一九二九年少了一半。

在這樣一個動蕩發展的時代裏，使愛迪生得有充分發展他自己的可能，他一生在許多僱員做工資資本家合作之下，定成了一千五百餘種發明，但是這一時代的發明的總數是多少呢？從一八六〇到一九〇〇這四十年間，在美國商標局登記發明的總數已有六十七萬六千個之多，主要的發明有棉織機，汽船，縫衣機，和硫磺皮，收銅機……這個大時代所進行的並不祇是一個愛迪生。

從愛迪生個人方面來說：他的天資雖不大好，却是一個非常現實而能苦幹的人，他小時候雖然身體不怎麼好，後來却鍛鍊得很強健，他有無比的毅力和頑強工作的精神；除了這些之外，最應該指出的是他的工作方法，他善於組織工作，斷斷工作，發揮了集體工作的力量，他的工作方法並沒有什麼祕訣，他曾經自述研究電影的情形說：

「電光閃了我最大的研究，並且需要許多精細的實驗，雖則我自己終不阻怯，並且從不想她是成功還是絕望。對於我同工作的人，我就不能全是這樣說了。然而在許多年的實驗與研究中，我從沒有一次發現什麼來，我這許多工作都是演繹公式，而我們所成功的結果都是簡單的發明。

我先靜想一個理論，然後向着這條路上工作去，直到覺得有矛盾阻礙之處，於是棄了這個又來新理論。這樣就是我解決一個問題的唯一法門。」

這「靜想」工作，工作，再工作！」的苦幹精神是值得我們學習的，但是這種苦幹，如果不能和時代的趨向相配合，就成為白費氣力的蠻幹，因此當我們向一個偉大的人物學習的時候，是應該從他客觀的，主觀的，多方面去求得適當的了解。

（第一年第十一，十二期合刊）

平綏鐵路的創修者詹天佑

燕 華



「內戰」在平綏鐵路創修進行的時候，不知我們還能記起平綏鐵路的創修者否？沿途穿山越嶺，險要至極，可是這險要的路途上，是誰把蜿蜒的鐵軌鋪上的呢？這一段修路的奇蹟歷史，又有誰來頌及呢？我們得到：「內戰」行，此外「什麼都不行」的恥辱底批評，這一位令人懷念的開路英雄，實在值得我們效法，而談到他的一生，却又夠我們發揚的！他是誰？就是我國近代最早的工程師，土木工程學家詹天佑先生。他的銅像到現在還巍然立在南口車站，過來過去的人們，也許會想起他的豐功偉績吧？

他生於清咸豐十一年三月十一日，距現在已有八十六個年頭。他是廣東南海人，和那位提倡變法的康有為是小同鄉，又是同時期的人。一個是理頭苦幹的科學家，一個則是政治舞台上的要角，他們兩人雖然沒有機會相識，不過因為康有為的提倡「維新」，和另外許多人看見外國的一艘堅艦利一，就想到派遣留學生赴外國學習一事。我們的工程界開路先鋒，就是由於這個緣故，便得到一個到外國去受科學洗禮的機會。

他小的時候，就非常聰明，不到十歲，就能自動的讀我國的數算書籍，在清同治十一年時，他就被選派到美國留學，那時辦理在美留學生事務的是陳雁彬，他對於這位才十二歲年紀的詹先生，已經很注意。因為他不慣美國話，同時在我們國，系統的科學智識尚沒有，所以剛到美國，只有從小學讀起。詹先生那時進了市成哈芬小學，一方面學習美國語文，一方面受科學的基本訓練，五年以後，他就以過人的聰明，勤奮的學習，

而得考人在美國很有名的學府耶魯大學，碩士土木工程和鐵路專科。

在耶魯大學的四年期間，他的求知慾是非常旺盛的，他完成了土木工程和鐵路兩方面的基本知識，并得到研究的工具，在美共計十年，時間雖不算短，可是他却在十年內完成了一生事業的學問基礎，則又不能不算快了。清光緒七年他學成歸國，那時才二十一歲，當他踏入祖國的土地後就決心把為人民謀幸福的担子担在身上，我們可以想像到，他是如何的英勇。

可是他返國的時候真不技巧！那時，本來我國的第一條鐵路：滬甯鐵路已築好，雖然是外國人代築的，總算自己有了「一條鐵路」！誰知，清政府因為受到一些頑固份子們的鼓勵，把這條僅有的鐵路花錢從外國人手中買回後并未準備交給學鐵路的人管理和使用却把它完全拆除，並把所有的材料，一古腦的沈入海中，大有中國不要鐵路毫無關係似的。由於這件事的發生，我們的鐵路專家詹先生，却真是英雄無用武之地！

也許由於清政府當局無得，自己既然花了十年功夫培植的人材，又不能不用之故呢？終於把他送到福州船政學校，叫「學習駕駛」，這對於他自然是頗為失望，可是年青的他何事不可為，能夠學習些技術豈不可更好？結果，在那兒的成績又是超人一等，不久就被任為揚威兵輪的教員，以後的六七年，又歷任船政局教員，廣東博物館教習，水師學堂教習等等。

好在清政府的政策是沒有一定的，鐵路一這玩意兒，不過幾年又引起了興趣。當光緒十四年時，伍廷芳做了津榆鐵路總辦，詹先生認為本行的事比較有興趣，事業可以有發展，毅然丟棄了粉筆生涯而改任鐵路工程師。那時他二十八歲

，正是壯年有為，精力充沛的時期，我國內相繼修築了蘆漢，關奉內外，粵漢，新易，潮汕諸線，而這些路的成功，都會經過他的參與，和費盡心血的設計。這時，他不僅在我國內聲成一為人所景仰的人物，當他三十四歲時（光緒二十年）英國工程師協會并推舉他為會員，中國人能夠在英國工程師協會中得到重視和被選為會員的以他為第一人。

他一生最大的成就，也是他一生花過最大精力的，便是從北平到張家口的平綏鐵路的築成。這條路的重要，現在誰都知道。沿路山嶺重疊，必須經過著名天險的八達關和居庸關等險隘，這條路的修築，實在是一件艱巨而幾乎不可能的工程。當時美國和俄國均爭取築這條路的總工程師的職位，而且相持不下，清政府覺得左右為難，結果就留於詹先生，他毅然表示他有辦法來修，不必依靠外人。於是在光緒三十一年，他便正式擔任了築路的工作，這是我國用自已人做總工程師修築自己鐵路的破題兒第一遭！

這條路全長三百五十里，不能算短，何況全綫要有四個穿山的山嶺，最長的八達關，長約三千五百八十多尺，在這時大家都認為穿過這長長的洞來修路，實在不可能，英國的報紙也說：「中國建築這條鐵路的人材現在還找不出來。」可是我們的詹先生卻在這種嘲弄的氣氛下毅然決心的幹下去，不但不受為中國爭一口氣并且要樹立一個自力築路的百年基礎。本來這條路的工程計劃，原定經費九百餘萬兩，時間為七年，可是他卻只費了五百二十餘萬兩，從光緒三十一年九月四日興工起，到宣統元年八月十一日全綫通車為止，不到四年的時間就完成了，傳說當他開鑿山嶺的時候，他和他的夫人，一在山頭遺棄，一在山頭那邊，並相約不打破山洞，他個夫婦決不見面，如這道傳說不假，更可以證明他的決心與毅力！當平綏路修成的消息傳出時，一般人無不相信，簡直認為是奇蹟，好奇的外國人，專門來



張瀾為人怎樣？

——我所認識的張表方先生

范璞齋

雖然在很多年以前，我就認識張表方先生，而那種認識，是太普通了，嚴格說，我認識了張先生，是應當算作民主運動以後，尤其是近三三年來，們過從甚密，每一箇月中，有好幾會晤十餘次。且有一個時間，我同他住在一個房子內，而且同他同室，前後兩次，每次都有幾個月之久。從他的一切言行中，尤其是在空閒的期間，同他聊天，每一談常常談到大半天，他這幾年來，更從他的種種言論上，使我真的是認識了他。

近幾年來，關於張先生言論的紀錄，同上是隨時可以見到，上年《雜誌》有一篇「民主老戰士張瀾先生」，最近上海新民報內幕新聞中，有一篇「民主老戰士張瀾其人」，對張先生的生平，都有一個輪廓的敘述，在後一篇中，經過更詳盡，但也並不是淺淺的。例如說過去四川當政的劉湘，及現在的劉文輝，都是張先生的學生，這就並非事實。按我想，大概因為楊森王縉緒是張先生的學生，而楊森又是劉湘進軍宜賓成都校時的同學，所以就誤會張先生是主辦了軍官退校學校的。其實楊森，王縉緒的為張先生的學生，是在南充中學校，而不是軍官學校。因為楊是廣安人，王是南充人，所以都進順慶（南充）中學，他們中學同學中，並沒有劉湘，劉有朱德，朱是俄國人，故也是順慶中學的學生。這些本無關宏旨，而且，我寫這篇文字，也并不打算算成傳記記載，對張先生的事，不想無無細細的都寫上去，也就更用不着對張先生的事蹟，再來「考證」一番，我的意思是著重在「認識」兩個字上。而且這認識，又只不過是「我所認識的」。

我認識的張先生是一個直道而行的人，有時且近於魯。據他自己說，他少年考試的時候，同列的童生們，都不喜歡同他住一個旅館，原因是說他「脾氣」不好，他是愛同人「抬槓」的。所以大家都避他。

他直道而行的性情，確是一直不會變過，有些人是會感到「受不了」，然而又確實能原諒他并無惡意，也就正因為他的直意，易使人能夠深透的了解。比如說他去年八月在重慶時，蔣××和他談話，他以「誠」一明「兩」兩個字，期待將來，在他發揮意見的時候，他原諒了蔣的說：「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不是口裏這樣說，而是要有誠意去行。他又舉了一個例子，他說：『如像黨都退出軍隊，固然是軍隊國家化的必要條件，但一面說黨都退出軍隊，却一面廣拉軍官入黨，又把帶兵大員統統變成黨部的中央委員，這是把『黨化軍』變成『軍化黨』，這能算是一『國家化』嗎？這能講人嗎？這就是欠賬。』這些太直率的話，又把帶兵大員統統變成黨部的中央委員，這就把『黨化軍』變成『軍化黨』，這能算是一『國家化』嗎？這能講人嗎？這就是欠賬。』這些太直率的話，又把帶兵大員統統變成黨部的中央委員，這就把『黨化軍』變成『軍化黨』，這能算是一『國家化』嗎？這能講人嗎？這就是欠賬。』

張先生是民主的主席，而民主又是一個相當複雜的團體，有人一談以為張先生必是一個手腕靈活的人。那知恰恰相反，張先生的妙處，就在蘇秦不懂得什麼叫做手腕，他對人對事，老是一個「套」套外為一「兩」的作風，有時我在旁邊聽見他同旁人的談話，和他對一些繁瑣的處置，我是有些不能理解的。地方，在我以為他那種過於直率的作風，似乎很難取調處之效，而過後事實證明，倒是他的作風，總繫了同盟的向心力，「日計不足月計有餘」這句話，在這裏是恰好的評語，照我的瞭解，張先生的高明處就在「直」，「直」，就這樣，他高的領導了同盟，而且領導得恰如其分；也說因為這樣，所以民主對個人或團體，並不為且合同，也不故為立異。有些個人或團體，在形式上是分了路，而在精神上仍聯繫，是并不會斷，例如當時連先生，雖然退了盟，而張先生有事，張先生是仍然熱心的為他幫忙，又如青年黨民社黨中許多朋友，在張先生看來，仍然是好朋友，并不因他們退盟之故，而有「排他」的念頭。這就，得說明一句，張先生却不是不是以黨非人的，大概他是把「政治主張」合「私人交誼」劃分開了的，政治主張有不能相合，他并不在道以求強合，他常還說說「政治的團體，不可以將黨人，還點含糊不得，但他對人，却不因黨異不同，而一概排擠。於此，我可以追述一段事實，張先生在民國初年原為進步黨黨員，但他在民七在四川督長時，他的秘書長湯大進先生，却是一位有名的國民黨人，當時進步黨中，對湯事很不滿意，甚至以此排擠他，他的說法很簡單，他說：『四川的人才，數得清楚的只有兩個人，再要自然的兩個人，而存「排他」之念，那兩政黨政治，就會永遠得不到人才來用，還於老百姓有什麼好處？政治不是為老百姓而為黨，政黨不是為政黨而為黨員的團體，豈不把政黨的性质，變成私人權利集團，而不是公衆的政治集團了嗎？』本來，在民初的所謂政黨，大家對政治路線，本就很模糊，而對政黨的规定，大家也相差，張先生在那時這樣說，是本於「對事以公」「取人以身」的意思，而更主要的一個意思其主張「容納兼包」，是尚同而不執偏的。

然於這幾個問題，而對張先生是發生強迫政府。更說一句，張先生的所謂政治原則，也是雷同，而不缺位，他是主張以「感而」來規定之，以「感而」來解決問題，對一切「已」之區別，以強人從同的辦法，他都不贊成。他之所以為民盟發起人，乃至領導民盟，與乎對政治協商會臨之甚感興趣。大概就是由這些辦法符合於他那種見解的原故。

有一次他向我說：「我最近解黨」這大概就是由於進步黨反對他用潘大道所引起反感（因為凡是一個黨，都有強烈的排他性，現在我抓住了，大把握在手裏，真太奇怪！）說時他是呵呵大笑著，大約他是很有預定的認為同盟是無排他性的，因為如有排他性，便不會聯合（同）起來。至少他個人是這樣看法的。

說到聯合政府，他是曾經試驗過來的。他在十七八年前，任成都大學校長的時候，他所聘的教授，有共產黨人（××等）有青年黨人（李劫陳野天毅時珍等）有國民黨人（熊曉岩等）有舊派的林山賦老先生，也有打倒孔家店的吳曉先生，一樣的他也是抓了一大把各色各樣的人。他就任他們各處所長的分途發展，都予以補助，而且予以保護。那時的成都大就有「聯合政府」，也有人稱之為「租界」，因為那中間有不少教授學生是「思想有問題」的人，他是非常安心的一例保護，只稱呼他們「少出學校」。似乎在張先生的腦子裏，對「思想有問題」乃至可以因思想有問題而犯罪，他認為是很難了解的事，他反對黨化教育去統制思想，尤其反對特種制度的威嚇思想，大概就是為了他的「不了解」。當時他作了民主同盟的主席。無論從事政府或從事教育，他是推定了他的「貫主張和見解去的。時代需要他那個主張和見解，於是乎他作了民主同盟的主席。

大凡一個人，他有主張和見解，而沒有操守，是絕對不會感人的，張先生之所以能夠感人，不但是因他有高遠的見解堅定的主張，尤主要的倒是他的品格節操，真有過人之處。這點，我非常敬服他。而且說到他那種剛正之氣，那種無畏的精神，隨時在語言行動間流露出來的時候，確實使人要折服，要低頭，「威武不屈」，他是很自然的做到了的。在辛亥四川保路之役，他同十幾位紳士，被川督趙爾豐逮捕了，反縛了雙手，頸上說又着架了兩把寒亮的大馬刀，胸口上還以洋鎗口正正對着。在那種武天壓何，發氣凜凜的場面中，趙爾豐問他們說話，很多人似已面無人色，而他却侃侃而談，把慷慨而高朗的語調，據理力爭，未嘗稍有怯懦，說得趙爾豐臉紅耳熱，也祇有相視怒罵了一聲：「張爾太強！」當時一個總督部

常，那是比今天任何官吏要威風多了，然而未曾挫了張先生的那一般正直的正氣，這的確不是偶然的事。

他之所以能夠那樣「威武不屈」，在以前我總以為是如孟子所說的北宮一類人，是養其氣，所以有勇，所以能視「萬乘之君」如「褐夫」，而能傲而不挫於人，而且「惡聲至必反之」，這種勇氣應當的「集義所生」，是由讀書明理之故。我這想法，似乎也并不錯，然而却太顯存而不切實際，至少也祇認識了一半，還有一半，是未認識的。

從去年一件小事上，使我對張先生的「威武不屈」的勇氣是怎樣養成的這一問題，得了一個解答，也就是加深了一層認識。

去年民盟臨全大會的時候，一位青年同志王顯，請張先生在一本紀念冊上題幾句話，張先生是這樣題的：

「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這題詞的前四句，是引孟子齊上的原文，無什麼新奇。但這後三句話，却是大有意思，張先生把富貴不淫等前三句話，并不看成平列的三句格言，而看成為有次第因果關係的，這後三句的意思，分明是張先生自述其修養功夫是怎樣出來的，原來就只在「刻苦」二字上。

這「刻苦」兩個字，似乎也還說得不很恰當，在張先生的生活情形，依我看是很「刻苦」了，而在張先生却是晏然安之若素，根本就沒有「苦」的觀念存在著。他向我述他的父親，本是南充充縣一家紳士的佃戶（佃戶）因為耕地不多而人口衆了，又遇年荒，不能供給家用，才從南充移到西鄉，另覓一家主人的佃農。一直到他已經是在四川省長的時候，他父親還在作佃戶。他的夫人，還在鄉間為農的操勞，割草，喂豬，下種，挖種薯。誰知道她是一位現任省長的夫人，這是的的隨隨的，四川人知道的很多。其後張先生再回南充任中學校長，這已是在任省長之後，但一樣是租布六畝，天天步行到學堂上課，在他是很自然，并不以為這就是「苦」，甚至他及他的家裏那種情形，他也并不以為這是難能之事，他是根本無沽名的念頭，只不過把這苦事，認為是當然之事，是自行「案」。

他家裏有客來了，一斤掛麵，兩個雞蛋算是添添待客。屋內是舊什粗劣的木器，在櫃裏我沒有發現過紗袋之類的新式器具，他的夫人我是見識的，那種和藹而樸素的和氣和衣著，簡直不是都市中人所想像的。但是，他對子女的教育，却很認真，他兩位已成年後的兒兒，都是留學生，一位是留學德國學自然科學的，一位就留學俄國學社會科學的，他幾位女公子，也都在大學唸書。

張先生向我說，他同他的弟兄們的經濟關係，是這樣的：「張家的費用，我擔負，但我並不為他們娶親，他們成立了，自己娶媳婦，算是成了家，我就不管他們了。同樣的，我也不管他們娶親。不過我有個時，要給他們那一個，不給多錢，他們也可以向我借，但要看看我的力量，數目多了不成，次數多了也不成，給的過遲。至於他們對我，也是一樣，他們有心要奉敬我若干，我收；我無錢，也向他們借，奉敬的不退，借的送還。」這倒是一個有趣的家庭經濟關係，我曾把這意思告訴我的兒子，他同他任成大校長時，我們有行往來而行的。

張先生現在在南充有七十多石租穀收入，這是他任成大校長時，我們有行往來而行的。張先生現在在南充有七十多石租穀收入，這是他任成大校長時，我們有行往來而行的。張先生現在在南充有七十多石租穀收入，這是他任成大校長時，我們有行往來而行的。

張先生現在在南充有七十多石租穀收入，這是他任成大校長時，我們有行往來而行的。張先生現在在南充有七十多石租穀收入，這是他任成大校長時，我們有行往來而行的。張先生現在在南充有七十多石租穀收入，這是他任成大校長時，我們有行往來而行的。

張先生現在在南充有七十多石租穀收入，這是他任成大校長時，我們有行往來而行的。張先生現在在南充有七十多石租穀收入，這是他任成大校長時，我們有行往來而行的。張先生現在在南充有七十多石租穀收入，這是他任成大校長時，我們有行往來而行的。

張先生現在在南充有七十多石租穀收入，這是他任成大校長時，我們有行往來而行的。張先生現在在南充有七十多石租穀收入，這是他任成大校長時，我們有行往來而行的。張先生現在在南充有七十多石租穀收入，這是他任成大校長時，我們有行往來而行的。

三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於南京（第二年第一期）

之詞，接着是梁作友的演說，他說：「梁財叔國聖福良心！一遺後發財一國聖福一陣，梁財叔就在激烈的掌聲中，照得滿堂通亮的開麥拉光中，中外記者們的攝影鏡頭下，由負責招待的官員陪同退下。這探的鬧過十幾天，頭頭長着望鏡下來的人，畢竟有些等得不耐煩了，於是迫着他要錢，起先他總是推三推四，後來到無可再推

時，梁財叔宣佈了他的財產的來源：「……我的方法最方便，我們四萬萬同胞，只要每人預備一毫聚錢款，一天投進一塊錢就是四萬萬，這錢雖滾不斷的做下去，不是什麼錢都有了嗎？」

梁財叔的買賣秘密揭開後，這般伸長頭頸的「巨人」都臉紅紅的把頭低下去了，從此報上再不見梁作友的名字，據有人看見：他是默然背脊

一個藍布包裝着江浦浦口，回他的老家去了。一亦隔十五年，這位見首不見尾的神龍，這位被稱為「梁財叔」和「聖人」的人物不知還健在否？國家比前更窮，拜金思想也更進步了，假使梁財叔在今天出現的話，我相信有更多的人向你膜拜，有多少人會擁戴你像梁財叔啊！其熱烈竟非當年可比了！（第二年第二期）

一個老實人。 女明星秦怡

本社記者 劉滄浪



我不在這兒描繪一個女人的美麗，更不在這兒歌頌一個「女明星」的光彩；只真切的寫出我所知道的一些片斷，讓讀者們認識一個人，認識生活在我們這頗不平常的國度裏的一個女演員。

一、一個老實人

從大後方到上海來的女演員羣中，秦怡是最幸運的一個：她沒有受冷落，沒有被擱置，「忠義之家」剛完，接着就是「搖籃的嬰兒」，從銀幕跳回舞台，參加「國家演出公司」的「結婚進行曲」底演出，戲未演完就發下了一「無名氏」影片的合同，忙着從舞台又跑到銀幕，這其間還有人為了一「搶角」發生過爭執，試用過手段，還有因為沒有搶到地而頓為失望的導演，甚至還有很多未完成的電影脚本，已經寫好請她演主角。電影場老板，導演，觀眾是那樣的矚目於她，贊而可以過火的說，是那樣的擁護着她；至於演員們呢，是始終的，當然不敢說沒有，但因此而想到自己的不幸的，的確是很多。一些專門以頌揚明星們的私生活，如什麼「戲聞」，「雜誌」之類為能的刊物（？）更是不會放過她……一切一切構成了秦怡的另一種稱號：「最紅的電影明星」或者「風頭最健的演員」。

按照過去的經驗，按照明星們的傳統，像具有今天這種優勢的秦怡，

早說氣財萬文，威風八面了；但相反地，她使很多羨慕開的先生們失望了，第一，她沒有奇裝異服，拚搖過市；第二，她沒有在攝影機中神氣活潑，叱咤風雲；第三，她沒有花枝招展於貴家豪門，讓自己在社交場的中心；第四，她沒有斤斤不窮的製造榮譽更來滿足人類的的好奇心——最初還有「秦怡，趙丹」的「鬧聞」，現在是找不出什麼「香爐」的傳說了。為什麼能這樣呢？

因為秦怡是一個老實人。

二、一個活生生的「樹蕙」

秦怡第一次上舞台，是在民國三十年冬，地點是在重慶，那是中華劇藝社的開齋戲，「大地回春」。她在劇中担任的角色是「黃樹蕙」。這戲前，她是同她丈夫陳天國住在中國電影製片廠，而她是根本沒被當作演員的。

這一次演出，從藝術上講，她並沒有成功，因為她實在還不會演劇，只是一種本色的展現而已，導演應感術之所以要提拔這位「新人」，原因不是她蘊藏着演技而被埋沒着，而是看中她的身體材料，一個足夠作演員的外形（「大地回春」以後，她在接連幾個戲裏演帶酸味的角色，一次一次地被試驗着演戲的才能）。但從觀眾的立場去看，她是感動了人的心靈的，因為劇中的一「樹蕙」非常像她自己，她和角色的性格，是十分的相似。

善良，溫柔，懦弱，像一棵不起風雨的草似地，是「樹蕙」的性格。同時她也恰巧是秦怡的。

所以，真真就在「大地回春」中，秦怡表演「樹蕙」，倒不如說「樹蕙」表演了秦怡來得更恰當。

聽她的朋友們講，有一次她的丈夫陳天國病了，她是非常當心的在照料，然而陳天國是一個性情急躁的人，生了病，當然更容易發脾氣，甚而打到了她的身上，打到了他們的小孩子妻孥身上，秦怡是極自然的接受了，她體貼着丈夫的痛苦的性格。

她真是一個活生生的「樹蕙」。

三、結婚與走出

秦怡同陳天國的結合，是被他們的朋友們認為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秦怡是上海人，抗戰以後在漢口一個什麼工作隊參加工作，那時候認識了陳天國，過後隨著「中製」到了重慶。兩個人感情很好，但同時還有兩三個人對她也不錯，秦怡是生性不願給人以太難堪，所以當時很難有明白的抉擇和決定，陳天國是熱情瀟灑的人，在這種情勢下感到很痛苦，一個偶然的機會，他們都到了重慶附近的北碚，據說在一個月亮很好的晚上，秦怡從屋子裏出來，忽然看見有一個人靜靜的坐在外面，走近一看，是陳天國，月亮照出了他滿臉的眼淚，秦怡是明白他為什麼哭的，深深的被他感動了，她說，就在這一感動上，他們結合起來的。

陳心腸是女人們的天性，這天性在秦怡身上似乎特別強烈。

民國三十三年，秦怡的出走，是一個天大的意外，我們除了認為是一件不幸的事之外，無從去了解他們夫妻間的微妙的发展與變遷，更無法去評論這題事情的是非的。這樣一論知識份子的典型悲劇，是太莊嚴也太沈痛，我們在明悲當中見得極多，也痛得極多，而無當這樣的悲劇開演時，我們是只有為主角們的更健康，更幸福而深切的祝福的。

從客觀上來講，秦怡這一次出走，實在是意味著她自身的一種可驚的變革，這變革本身一定充滿著一種強大的力，這力，究竟是什麼，我們不得而知，不過，看她出走以後對於生活的更踴躍處理，對於藝術更用力的鑽尋，對於感情更使之沈靜，說明了這變革，這力是好的，而不是壞的。

「樹倒」倒底是「樹倒」，秦怡倒底是秦怡，後者的血液裏，心靈上被壯麗的時代，注入了新的質素！

四、「國大代表」的故事

民國三十三年，秦怡以特約演員的身份進入了中華劇藝社，在成都努力地開墾著自己的藝術的草原，不到兩個月，像她這次在上海一樣，秦怡在成都就起飛了！

在這個國度，作為一個女人，是夠委曲的；作為一個女演員，是更夠委曲的，可恥的傳統，可恥的傳統所決定的某些男人的心理，是為女人，尤其是女演員，安排下太多的不愉快，安排下太多的刑罰的。

秦怡無從得到例外。

因為深深植出，所謂「社會人士」的歧視，僅僅沒有過去那麼多，同時，文化團體的地位的提高，也消除了很多的不愉快事件。然而當她突起，一些惡性的知識份子，搗出一付「民意」的面孔，會把無聊的事當作非常有趣的事來作。

成都有一家大學校，很風雅的產生了一個「秦怡追求團」，頭名黑頭，那些團員，就是那些「可愛」的大學生們為自己定下了一「追求秦怡」的偉大的任務。

其中有一個最勇敢的，常常穿得將蘇丹齊的跑到劇社裏去拜訪秦怡，遞上名片，一挑頭銜，他還很得意的說自己已經成了「國大代表」。

秦怡不好意思使人太難堪的，她寧願設法躲開，避而不見，她不會當面給人種最大的釘子。這位勇敢的「國大代表」就以為秦怡一定是反對和他接近，於是愈來愈忿忿，愈來愈有勁；而秦怡呢，是哭笑不得，等到這位「代表」坐得無聊而告辭了以後，才急得跳腳，向劇社朋友們訴說她的難受，但當面，她是說不出來的。

後來，秦怡躲了幾次，劇社的人給了他幾次不好看的臉色，這位「國大代表」才覺得要趣而少了腳趾。

五、藝術，藝術才是黃金！

直到現在，秦怡還不是一個成熟的，優秀的演員。

她是憑藉着原生的，元素的，材料的感情和藝術家進行表演的，沒有鑽進演員的密林而鑽折到藝術的花枝，沒有深潛於生活的海洋，沒有溶解只是元素的感情而探索到藝術的泉源。不過她有著誠懇的認真，（這兩件在舞台上銀幕上失去了好久的珍寶）還有從性格上移植到藝術上的老實。在表演上尚是澄澈的今天，看到誠懇，認真，老實，是會給人以樸實，純和，自然的感覺的，但這不是創造，不是藝術作品，雖然從這基礎上可以開始最偉大的創造，可以產生優秀的藝術作品。

在成都的一年間，是劃開了重慶那一階段，有了顯著的進步，沿着這進步，發展到今天，作為一個表演藝術家，是不能滿足於今天的成績的，達到藝術的高峯，實在還有一段路程，要辛勞，辛勞，再辛勞才能走到的。

一個女演員的命運，往往是被她的青春和優秀的外形所決定，而很多導演，更往往是意識地僅僅以這兩點作為他取捨的根據。過去在銀幕上，幾幾乎全部是如此，結果是藝術的悲劇，是演員自己的悲劇，因為優秀的品質得不到發揮，因光，才華得不到發揮與培養，而就被傷害，銷磨了。當然不敢武斷的說，秦怡今天的情形就已是如此；但也無可否認的或多或少具有這些可能性。

有一分可能性，就有一分悲哀在。

青春是人的黃金，但有用盡的時候。

藝術才是用不盡的黃金，才是一個演員的永不消逝的青春！

（第二年第三期）



屠格涅夫與維亞多夫人

· 曹 懷 ·

屠格涅夫在世時雖則享有俄羅斯文壇盟主的令譽，但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時光其實倒是在國外度過的。他在法國住得最久，把他看做自己的第二故鄉，以至拜爾斯泰爾直說：「他會法蘭西化了。」尤其在晚年的十一年間，除了偶爾回彼得堡，莫斯科或他的田莊斯帕斯科耶住一兩個月之外，他總都不想離開巴黎一步。他在「回憶錄」裏解釋久居國外的原因道：

「我不能和我憎惡的東西呼吸同樣的空氣。這恐怕是由於我缺乏相當的堅忍力，而性格的強度也不夠的原故罷。爲了給予敵人這猛烈的打擊，從自己的敵人離開是必然的。這個敵人……就是殘奴制度。」

屠格涅夫意志薄弱，優柔寡斷，因而他不能像同時代人的涅克拉索夫和柏林斯基那樣，留在祖國不分晝夜地跟沙皇政府作戰，只是遠遠地躲在巴黎，焦虛地觀察着俄羅斯男女的種種活動，將它們寫進自己的小說裏面，固然也是真的；但把他半生以上平平地繫住在法國的主觀努力，實是維亞多夫人。

在遇到這位維亞多夫人之前，屠格涅夫結婚過許多女子，二十歲前後在柏林留學時，和一個做裁縫的姑娘有過糾葛，據說曾使當時他同住的無政府主義者巴枯寧感到不慮不悅。一八四一年回國後，又跟巴枯寧的妹妹，妮雅娜戀愛，這愛情一直纏綿了三年之久。就是認識了維亞多夫人以後五十年代初葉，當他被政府監禁在放鄉時，也有三年期間和一位放牧羊兒，包却日不離

丁的農家女兒同過過，她還給他養了一個女孩，但屠格涅夫終於把那女人拋掉，後來她便跟一員無名的小官結婚了。

但跟這些女人的感情糾葛，不過是青年人所有的風流韻事，並未在他心裏留下怎樣深刻的印象。但對他影響最大，並對他的生活與作品理解最多的，則是前面提及的維亞多夫人。

維亞多夫人原名瓦琳娜，一八二二生於巴黎的一個小康之家，比屠格涅夫小三歲，是聲樂家鋼琴家兼作家路易，維亞多夫的妻子，屠氏是一八四三年秋季，當地來彼得堡獻藝時認識她的，此後便一直保持對她的愛情，終生不渝。

夫人天資聰慧，多才多藝，確是百年不過的尤物，決非世俗的歌舞明星可比。她是馳名歐洲騷壇的伶伶歌喉家，又是鋼琴家李斯特的高足，還兼行一筆好畫，智識豐富，擅長發令，精通多種外國語言，身旁經常聚集着各國藝術界文學界的代表人物。就名聲與才力而論，在那時的巴黎，能夠跟她們分庭抗禮的，恐怕只有法國女作家喬治，桑一人而已。屠格涅夫對於夫人的才能，敬愛，容容，以及在錯綜複雜的巴黎社會中所練成的處世術，都異常傾慕，是不消說得的。

一八四五年夏，夫人在俄羅斯獻藝完畢，重返巴黎，屠格涅夫亦隨之而去，在她家裏做客，並協助她的丈夫將吳文理的小說譯成法文。四七年，夫人赴柏林獻藝，屠氏仍然寸步不離地追隨在她的左右。

屠格涅夫跟夫人的丈夫路易·維亞多之關係，竟保持着一種怎樣微妙的關係，後者是否因爲屠氏老像影子似的緊釘着自己的太太而對他反感，這是很難說的，暫時讓我們沒有有關的材料。但夫人既是有夫之婦，因之總令如何樂意屠格涅夫，總無法和他結婚，却是可以理解的事。屠氏只好作爲地各家的友人，跟他們生活在一起，一面在心裏醞釀着那得不到報償的情愛，一而在異鄉營着無家可歸的滋味，獨身地過了一生。

屠格涅夫的母親是個庸俗而乖戾的婦人；四十年代初，她看到自己的兒子非特未能以所受的教育換來顯赫的官職，而且以推測在進退無可如何模稜的政治體制爲本身的義務與榮譽，所以對他深表不滿，後來母子兩人終於鬧翻。屠氏既然從母親方面得不到任何接濟，便不得不靠賣文爲生，過着清苦的日子。一八四九年秋，他致書「祖國紀事」雜誌編輯者克希耶夫斯基，說他已「陷入絕境」，克氏接信後立即匯去三百盧布，濟險救了他的燃眉之急。其時經常在經濟上幫助他的，就是維亞多夫人。但他已無力在物價昂貴的巴黎繼續住下去，便搬了夫人的邀請，遷到庫塔連爾地方她的鄉間別墅去，在那兒就住了三個月光景，這樣雖較安定，却很寂寞，因爲這時夫人恰好到英國獻藝去了。

一八五二年果戈理逝世，屠格涅夫寫了一篇悼念文章，發表在「莫斯科新聞」上，竟惹怒了當局，被逐出城，被監禁在俄國的田莊斯帕斯科耶，不准自由離開。次年春，維亞多夫人再度來俄，在彼得堡的意大利劇院獻藝，轟動了整個俄都，屠格涅夫已不跟地見面，一心只渴望着去看她，然而得不到觀禮的瞻光。三月間，夫人由彼得堡返莫斯科公債，離屠氏的監禁地更近了。屠氏重新請求暫時保釋，仍未獲准，他氣憤之餘，便決心冒險，口袋裏藏了一張偽造的個人護照，於三月二十日偷偷地乘上一部旅行馬車，沿着羅漢大道，直奔莫斯科。這位發覺的廚

車，沿着羅漢大道，直奔莫斯科。這位發覺的廚

人在路上觀瞻了兩天，終於到達了闊別近年的都市，教維亞多夫人和其他的朋友一見之下大為驚訝。幸而一切都很順利。他在夫人身邊耽了一星期左右，四月初又乘頭號氣球回斯帕斯耶去了。

夫人刺激了屠格涅夫的寫作活動，成為推進他的創作的精神動力，而且他的好些作品裏都透露着夫人的心血。屠格涅夫總是懷着無限的同情和眷愛來描寫自己的女主人公，把她們寫得極其崇高和聖潔，乃是他一切作品的顯著的共同特點。從那裏，也可以感到夫人給他的深刻影響。他心裏一有了什麼寫作計劃，幾乎總是首先向她透露的。例如，「費族之家」出版，備受讚揚後，他又構思一部新的小說，即「前夜」。

「我體驗着一種分鏡似的痛苦。我的腦子裏有了一部小說的主題，我不斷地反覆思索着它。這篇小說中的一部分還是在夫人的別墅裏寫成的，他給夫人的書簡上這樣描述着寫作的情形：「我坐在窗前，窗口是朝着花園的……腳邊的一切都靜謐異常，只能聽到小孩的語聲和脚步聲——維亞多夫人有幾個無比秀麗的孩子呢。」

一八五二年十二月法國發生政變，拿破崙第三稱帝，夫人的丈夫路易·維亞多是個激烈的共和黨人，他不堪帝制的迫害，決計去國，加之夫人已脫離舞台生活，他們便在一八五三年春舉全家遷居德國的巴登。其時屠格涅夫正因「父與子」間世後受到普遍的責難和譴罵，心灰意懶之極，於是也隨之去巴登，並在鄰近維亞多別墅的地方買了一塊地，築屋一棟，作久住之計。他在那裏寫了「煙」和「春潮」兩部小說。

他很少回俄羅斯，即令回去也只是稍作勾留，總想儘快回來巴登。一八六七年春，他去莫斯科而治「煙」的出版事宜，心裏老惦念着夫人。且看他給她的信語：

「……我彷彿就在登牢裏……對於我唯有

你的來信還是自由的使者。它們告訴我，再過一天，我又可以恢復原狀了。可是這十二天有若多麼重大的意義呀！

「我計算着每一刻鐘。啊，這永無盡頭的冬天，我所看到的一切，我周圍的一切，是多麼我厭煩呀！」

而一回到夫人身邊，立刻就泰然欣然了。夫人在巴登的客廳，經常是德國的音樂家，歌德家，作家和批評家們的聚會之所。這時她在歌壇上已經達到登峯造極的境地，並且從事作曲了。她給四個小歌劇歌譜，屠格涅夫則跟蹤合作；填寫歌詞。屠氏的寓所裏常有舞會，這些歌劇就是在那兒上演的。有一次演「最後的加羅東」



畫刺諷的時版出「子與父」

，他竟親自登台，普魯士王和王妃卻特地趕去觀劇。

一八七〇年普法戰爭爆發，戰火延到巴登附近，次年的屠格涅夫和維亞多全家都搬回巴黎，同住在那裏小街而俯瞰的杜艾街的一座不其宏偉的三層樓房裏。第一、二層住着維亞多一家，屠氏的寓所則在三樓，他佔有兩個後院的，不大的房間，此後他終生住在那兒，只偶爾回俄羅斯就一兩個月。第一、二層樓的窗口時常傳出愛麗的女歌聲，連街上的行人都會停下來屏息靜聽，警察倘能派到杜艾街站崗，便認爲那是自己一生中的最大幸福。三樓却寂靜得很，只間或有幾個俄國人來登門造訪。

屠格涅夫在巴黎過着平靜的生活，時光無聲無息地流過着，沒有什麼特殊的意外事故發生。他雖然還在異域，但對於祖國內命運仍非常關懷，除了閱讀有關的書刊報章外，還經常跟國內的友人通信。在他遷居巴黎的十一年間，他寫回國去的信件竟達三千封之多，他最後一部口著「處女地」就是這個期間完成的。

而同時，他跟維亞多夫人的過從也愈來愈密，甚至精神上完全依賴着她，一離開她便弄得不知所措。無論任何實際問題，他都只跟她商榷，照着她的意思處理，他從得個小女孩。友人一向他談及處世的艱難，他就認真地回答說：「照我所做的那樣做罷，我是怎樣地被支配就怎樣過罷。」其缺乏意志力，一至於此。屠格涅夫在五十多歲時得了「一種病風病，到了一八八三年，舊病復發，且變成向頭腦的不治之症，使他痛苦得無法忍受，他曾向奧爾遜乞求手術，請維亞多夫人讓他睡穩死掉。但就是在他垂危的時候，他還是勉強地把自己最後兩個短篇「海上大火」和「完結」用法語口授，由夫人筆錄下來。

八月二十一日，他說了些只有夫人能懂的話，第二天便逝世了。他對夫人的綿延十二年的久愛的愛情，這才終結（第一年第十，十二期合刊）

毛鴻上校

。哈 吳。

毛鴻上校，中等身材，黃黃的臉色，雖然才三十多歲，頭髮已禿禿了，一年到頭穿著破舊而單薄的軍服，普通話夾著湖南話，文綽綽的，老是帶著笑，我們都叫他毛教官。

我們同住在一個院子裏他住在對面樓下兩間像鴿子籠樣的房子，外間是客堂，兼飯廳，兼書房，內間是臥室，床以外，堆著許多書，一頂舊綉羅紗帳子，任何時候，總是很整齊的東成中字形，床單也成一定的形式，想來是軍中勤務的多年訓練心，我怎麼也學不會。小小的房子，配著他纖小的溫柔的太太，和嬌羞的孩子，構成溫暖的整潔的家庭。

踞高臨下，我伴在他對面的樓房，成天見面。在昆明經常被敵機轟炸那兩年，我們一塊兒逃難，在野地裏，無聊得慌，就談開了。傍晚回家，累了一天作不了事，還是接著談，到後來熱極了，到了無話不談的地步。

昆明是個發達的小商業都市，我們的娛樂，看不起電影，遊玩怕花錢，只好釣魚，

我整了幾根釣竿，到需要休息的時候，就到翠湖旁的洗馬河垂釣，毛教官看了有趣，也跟著釣，他極細心，有耐性，不幾天就會了。有一天清早，他釣得尺把長的大鱖魚，險些把竿子弄折，高興得雙腳跳，大得太太的誇獎，從此更起勁了，清早傍晚都在釣。

有一天，他提議換一個地方，到昆明湖去，走了大半天，釣了大半天，水情不熟，到傍晚回家時，連一頭小鱖都無，大家心裏都著急，怕被人笑。恰好經過的地方有人賣鱖，一種長鬚而有七鰓的魚，只好買了一些回家充數，我也不敢吃這種魚，就全部算他的了。果然，他一家大小都喜歡，他也滿臉著笑。隔了幾天，我也不住嘴說出來，挖苦他太太，怎麼會全是一種魚呢？太太也笑說：我不住嘴說了，但又何必然風景呢！

另一次，聽人說，西郊離城十里地有許多大塘子，魚很多。兩人興與買魚租了個大早，跑了一身汗，走到了果然有一個大塘子，水很清，可是

奇怪，釣了大半天，釣絲一動也不動，換地方，撒魚食，想了一切方法，還是無動靜，時候已過午了，肚子餓得發叫，還是不行，末了，只好開過路的香人車，說是這塘子乾了有兩個月了，昨天才放水，從前是有魚的。只好樂然與盡的回來。

此後，大家都忙著別的事，不大釣魚了。到前年冬天，他遊了家，平常見面。有一天他一拐來看我，談不上十分鐘，就到隔壁附中去上課了。不料過了兩天，得到他的死訊。

附中許多學生哭了，聯大更多的學生也哭了。他的一生是屬於西南聯大的，沒有聯大時就有他，可是到聯大快結束時，他無聲地死去了。

毛教官死時方三十七歲，除去就學的時間，大部服務時間都在聯大。毛教官是為學生所喜愛的，一個大學的軍訓主任教育而能得學生的喜愛，恐怕他是僅有的一個。

主盟的原因，怕是他主持學生軍訓，而又理智上反對學生軍訓。他對我說，我懂不懂，聽了這多年的軍訓，有什麼意義呢？說是為紀律，學生到底不是軍人，用不上這種紀律。說是為健康，已經有種種的體育活動了，接二三三四補於事。說是實施戰爭技術訓練，沒有一桿鎗，連它的構造都搞不清，有收用？說是為了生活的秩序，不是已經有了訓練處嗎？再來軍訓，豈非架床空屋。若是為了德化異端，慶祝反動份子，那可不是人幹的事！

不是人幹的事，這話，毛教官不很溫和，寬容，富於同情心，責任心，更重。他還是一個正直的人，有正義感的人，一個君子人。他決不肯作不是人幹的事。

舉一個例子吧。昆明學生組織激烈的討孔運動後，聯大軍訓處奉到上級命令，要教官負責發動這次運動的首領份子。

有幾個副級教官與匆匆的動起手來，這一行為當然鬧得幾十個青年學生的命運，集中在等待著他們。

毛教官把文件都撕了，大聲說：「誰讓你們幹的？這不是人幹的事！而且，為什麼？想記上功勞簿嗎？我是你們的長官，有功勞也該是我的，輪不到你們！」

這件事。這件可能的恐怖案，就此結束了。他沒有告訴學生，也沒有告訴別的人，在有一次偶然的談話中他說出這件事。他作軍訓教官，幹什麼事呢？清早天不亮起來，領學生早操，之後是替學生解決生活問題，帶鏡泡壞了要換，房子添了要修，替學生搬家，臨

如此類的瑣事，學生的請求，他無不幫忙，學生的困難，他盡力解決。他的上司是訓導長魯仲先生，魯仲先生是有名的查二哥，查善薩，很器重毛教官，毛教官也隨時幫助查二哥。

幾年來西南聯大有民主選舉的傳統，這選舉裏面的一個無名英雄，默默地本分地照顧學生的生活，決不幹一點不是人作的事。的人，是毛教官。毛教官除課餘學生，同情學生，不只因爲他過去曾經是學生，而且一出校門就有一顆細潔的心，理智的頭腦，溫和的感情。職員更除課餘了，長沙臨大決定遷移到昆明，組織步行團，橫貫貴州，毛教官是步行團的隊長，毛教官和學生一樣生活，生活在一起，在感情上他成爲學生的一份子了。

到了昆明，長沙臨大改組爲西南聯合大學。毛教官又跟着學生到四川。被水陸軍是陸軍預備第二師，有一天，學生和士兵不知爲什麼衝突起來，有一個學生挨了一刺刀，這一天正好下大雨，毛教官戴着蓆帽，穿着草鞋，跑了一天和軍隊交涉。

這一天我在街上看見他，是第一次見面，印象極好。另一次駐軍長官陳明仁將軍請吃飯，他也在座，從開頭到散席，不發一言。半夜回來忽然放警報，城門關了，是他去叫開城門。在昆明同住一年多以後，他預備功課考陸大，成天成晚的趕，半夜裏起來讀英文，還請人補習數學，和我談歷史。昆明區考試居然考個第一，正擬到東院試，隨天裏露露沒有帶過兵的軍官不收，三四個月的辛苦完全白費了！

此後，他突然消瘦了，頹喪了。經常的笑容也似乎有點勉強了。有一晚上，他談起他的經歷：是軍校畢業的，同期的若干學生早已當了師長軍長了。他因爲成績特別好，留校作助教，從此永遠作軍人中的文官，階級是按年升了，作了陸軍上校，可是，他痛苦，就軍人說他是文官，就學校裏同事說呢，他又不是這地軍人，文不成，武不成，而且，一家三口，還有老母要供養，弟妹要教育。

他過着極苦的生活，經常不大吃肉，有時在軍部處吃包飯，雞米菜和清水白菜。他發憤要改造命運，咬着牙吃苦，咬着牙指着苦本，一有空就自己學習，買了許多書，請同鄉的學生幫助進修。他一定專考進陸軍大學，學一點專門學術，將來替國家真正做一點事。

但是，他一輩子沒有帶過兵，他們叫作「陸軍一吧」沒有陸軍，不能考陸大，這個門緊閉地關住，他沒有希望了，他希望他能在他所共甘苦的學校永遠安心工作下去。

有一次重慶的一個國立大學找他去作軍訓副主任，升了一級作少將。他拒絕了，第一他捨不得這個發達的學校。第二他也不受不了那個學校他所不習慣的空氣。

他預備等戰爭結束，跟學校回北平，繼續他的學習工作。將來或者有機會參加留學考試。然而，問題又來了，政府取消大學軍訓，這是一個致命的打擊。毛教官失業，而且，事實擺在那裏，他非離開西南聯大不可了。當然，聯大當局，尤其是查二哥是明白這個非軍人又非文人的人的功績的，請他作聯大附中教官，照支原薪，這是毛教官在聯大作事。然而，附中總屬於師範學院，師範是決定留在昆明的。從此，毛教官他他發憤，加上骨節疼痛病也發了，一天天消瘦，終於倒下，在死前的兩天，還在附上課，當啞吃了瓜，送進醫院，已經不省人事了，就此含恨以歿。

二

聯大分校，三校都遷回平津了。毛教官一人獨自長眠在昆明的東郊，他的太太和小孩流落在昆明。學生和他的朋友聚集了一點錢，雖然有百多萬，大概只夠安葬的費用吧！

最近，在北平國會街舉行聯大校慶的時候，聯大學生出版的聯大校慶特刊，特別提到毛教官，描寫這個善良的、正的人。我自己，毛教官曾替我留一個永遠的紀念，三年前我寫明太祖像完稿，要寄到重慶付印，他自動建議替我騰錄副本，在這本書的小序上，我特別把這事描寫出感謝。

這個善良的人，不爲世人所知的人，沉默地工作，沉默地死去了。在我的一生中，我永遠忘記不了這個人，我想，在聯大這個名詞還能給人一種親切印象的時候，聯大學生也永遠不會忘記這個人。

十一月十八日於北平建國園(第二年第一期)

馮玉祥如此用人

馮玉祥將軍以前駐軍北京時，某次有青年三人造謠滋事，謂約於次日清晨來談，聲言三青年果是命來，即將其花環拋作約步約步約步來，三青年無不氣喘吁吁，但不敢作聲，詢說：「如此畏縮怕苦，能作何事？」結果他一人爲其所用！



金聖歎新論

丁潤俠骨世無倫。哭廟罵知途變身？
縱酒著書金聖嘆。千古才名不沈淪。

辛丑紀聞

金聖嘆是中國文壇上有數的敢說、敢罵、敢笑的女人，是女界史上少見的有膽有識的批評家。但他却不能見容於世，被滿清專制統治者的屠刀所殺害了。
金聖嘆生長於明末清初的時代。他出身于江南吳縣一個平民的家庭。一年少而善屬文。一（批水滸傳四十八回），「苦因雙龍，家貧無資」（西泠記讀法十四）。在貧窮的年月（金聖嘆入世的親苦。他父親親見到天明的錦繡江山如何在萬室，萬淮、梁永、楊榮、魏忠賢等國賊的操縱下，他們將欲求西廡等「特務」揭開，便朝野的善良正直份子如楊蓮、左光斗、袁化中、周順昌、高攀龍等盡遭剝奪；讓國的好徒們又利用了探險，納稅等名義到處搜括民財，使民不聊生。一窩家嘆息。他又見到了廣大的人民如何在痛苦與災難中起而作求生的反抗與掙扎，首先是白蓮教徒揭開國門，亂於山東，海盜劉香作亂于閩粵，繼而張獻忠稱亂於四川，李自成統率下的百萬農民隊伍從所無敵地打進了北京城。他又見到了漢奸吳三桂們如何引狼入室，使異族入主了中華，揚州十日，嘉定三屠。一。大明的江山被傾覆了，良民的慘狀散散了，中國人民陷於萬劫不復的奴隸之災。一連串血寫的悲壯的現實，使敏感的金聖嘆於「開筆後，絕意仕進」（糜燕：聖嘆傳），「白眼瞶人，痛症時世。」

他對現實腐敗而專制的政治非常不滿。在「唱經堂錄纂」中，他寫著極痛激的言論，抨擊虐政與暴君們：
「大君不要自己出頭，要放普天下人出頭。好民好，惡民惡。所謂德善乎天，天者，民之謂也。」

「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真是諷字。不動，不言，不贊，不怨，真是絕字。」
崇禎十七年（一六四四年），正當李自成的一「流寇」隊伍以排山倒海之勢打進了北京，「強盜」們竟擁護了神聖的王座之日，是時金聖嘆正居住在江南他的故鄉崇禎時著一本被世人目為「一個飽之書」——「施耐庵的水滸傳。他極力推崇水滸傳把水滸傳目為才子手筆，稱「天下文章無出水滸右者」，雖然他曾極口指責水滸傳中的首領宋江的假仁假義，「使人見之，真有狗彘不食之恨」，但無疑，他的同情却是強盜的一面。他肯定水滸傳全書的思想與主題。在水滸傳第一回的批語中他寫道：

「……賊人不取賊，而取賊，何也？天下有道，然後無人不歸，今則無人歸矣。」
何以「今則無人歸矣」？金聖嘆的意見無疑是：「天下無道也！」
惟其天下無道，政治腐敗，貪污橫行，百姓痛苦，朝野不安，於是人民不得不挺而走險，為求生而掙扎反抗，不能不做「流寇」或「強盜」去了。金聖嘆寄同情於這些被環境逼迫而作亂的盜賊們：

「……豈自一副才調無處措掣，一塊氣力無處出脫。而榮楚之性，又不肯伏死田疇，而又有致

陳望道授教

文。

陳望道先生，低矮的個子，灰色的頭髮。清瘦的面孔，一雙如鋼的銳利的眼睛，平常有些沉默，但談起話來很容易激動。他的熱情是內蘊的。外表看來有五十多歲，普通話中含有不很顯著的浙江口音，他具有浙江型的剛性；一顆青年的熱烈的內心，息息地隨着時代的每一風暴，跳躍！思想是新鮮的，有力的。

與他同時代的人，並且曾經與他共過患難的人，大部份已坐在政府中的重要階梯上（有些是知名的開明官員），但他心甘願地守着他那清冷的小屋，設計着日常柴米油鹽的比例分配，有時清早裏套着藍子出現在菜市場上。冬天身上披着那件破舊的皮袍子，這是一個學生送給他的，他很珍貴這件禮物。寒假期間，他坐在四面通風放大的教室裏給學生發字時，寒冷使他打着噴嚏，但他並不埋怨什麼。不遲到，也不早退。

有時他實在像一位古樸大家庭中的老家人，帶着掩不住慈愛的紅腫面孔，望着年青的男女孩子，關心並鼓勵着他們。把他全付心力投注在他庇護下的孩子們身上。

他擔任復旦大學新聞系主任，已經四年。這四年中，由他訓練出來的「小記者」，分散在全國各角落，有的在外國。他使新聞系日長一天，由當初二十多個學生的冷系，變成一百八十多人的大系。在以前是最大的一系，我考新聞系的學生比任何系都要多。三十一年的夏，他一手經營起新聞館。冒着炎暑在重慶奔走募捐，一場大病幾乎把他擊倒，他的女弟子右任，邵力子等先往親自赴高灘岩醫院看視他，許多知名的與不知名的人們

得之尤者，趨而突呼聚之。於是平罰個出身，既不可望，點污清白，一併不。而一百〇八人，誰之過歟於水泊矣。這時，才調督朝廷之才調也，氣力皆竭場之氣力也。必不得已而盡入于水泊，是為盡入水泊。(批水泊三回)

不但此也，他更進而大膽地殺犯人如麻的李逵，和魯達們看做「上日人物」……(批水滸傳第七十二回)

在金聖嘆全集中雖然不曾見到他對於李自成被迫造反的「流寇」隊伍同情的言論，但他在「流寇」力量如旭日初昇之時，此年此日精心地批水滸傳，開明水滸的積極意義，從中呼喚強盜，揭發奸狡們的尊長性格，他處處不無如「正人君子」們加於他的「侮辱之嫌」，至少他對於「強盜狗尾」，他見其龍也。一、批水滸傳第七十回，胡適之認為金聖嘆的時代背景，可能使他不能贊成招安強盜的政策，所以他大膽地批七十回以下的文字全刪了。一、但拙見以為金聖嘆的意思未必是「一強盜」走上失敗的「招安」的道路，他更他們「打劫暴君，反賊賊」。

金聖嘆嘆歎了叛逆，把水滸傳比做春秋，把西廂記比做國史，他成為專制封建王朝思想上的叛徒，是舊時代，舊觀念，舊傳統的武臣與逆子。他自己是個文人，但他處處苦楚並譏諷着專會匆忙或閉門的文人，一越越誤背人，越把語語入痛處。一、批水滸傳三十二回「他貧窮，但他却揮金如土，厭惡着金錢，功祿，一入之所以惡錢者，以錢能使人好看也，人以錢為命，而時以錢與人者，既要好者，便不可斷錢也。另世有守錢成癖，而不要好看者，斯又一類也。」(批水滸傳第三十四回)他把人入財財「論淫之毒」的西廂記「看做子弟必讀之書」，當「正人君子」皆曰可殺爭鳴鼓而攻之時，他更說着西廂記中人們認為最穢污，最淫穢的語句，一論道：

「有人謂西廂記為淫靡者，此三家村中冬烘先生之言也。若論此事，則自德靈占至於今日，誰人手下有此文者乎！誰人家中無此事，而何謂之有戲，誰人手下有此文，而敢謂其有一句一字之戲哉？」

他對佛經極有研究，他曾批評過佛經，且曾登壇釋經，而又常與佛教法師過從，但他却極端排斥不事生產，飽食終日的尼僧「喪失力役而收於田，諸奴坐而食於寺。有王者作，比而誅之，所不待再計也。」(批西廂記寺僧)

儒者入儒之後，聖賢而已，他往往進不求聞達於當世，可是他仍然不能抑制，不住的發出了不容於舊時代的言論，他密世間，佛視一切，敢說、敢罵、敢笑、敢哭，他的筆端有刺，他的舌底有雷。一、他大膽地批判，放言無忌，早已招人非議，守舊的人們說他是「禽獸放縱，不知禮義廉恥……」，惑人心，壞風俗，其罪不可勝狀。(一)立恭：「立恭文集卷五(鬼)」，然而他勇敢，他大無畏，要原罪，正義感，愛友篤誼，關心民瘼，他一憤慨敢罵，不許利害，直前驅之，非全無心頭者。一(復園對談)因此他成為了舊禮教衛士們的祭天之的，成為統治階級的眼中釘，當他的文名傳遍江兩時，屠君狗咬的罪惡上早已有了他的名字，他們正期待着他的過錯去判決他的死刑。

終於在順治十八年，發生反貪污的「哭廟」冤獄，金聖嘆墮入丁羅網。

錢謙益順治十七年，金氏家鄉，自新任令任權到任之後，橫征暴斂……初二日午時，民不堪其虐，他用「開大毛竹片數十，浸以水，家村中無此事，而何謂之有戲，誰人手下有此文，而敢謂其有一句一字之戲哉？」賈者皆鮮血淋漓。嚴於起立……「聖民震懼」(辛丑紀聞)可是，嚴令的監刑，即迫此致致命者……

一致寄以無限的關懷。當他病好後談，他們排除歡迎他，向他喝采！主持和關系兩年時，人們羨慕為他擺脫，在水火中人們明著歡，打著要求「永遠領導我們」的旗，一路走過夜的夏夜，高懸在新聞，人們用著醉了的醉眼，向他再一次致敬！

陳望道先生並不是新聞開的。他的「修辭學」是出了名的，如今已是第幾十幾版了。他的特長，還是文法，邏輯學等。最感人的，是他的治學態度，一絲不苟的研究精神，不能不為青年學子們所佩服。有一次他為學校中一份油印報告過一篇文章，短短幾百字，看情形至少修改過三遍！人們拿住這篇剛改得不成樣子的原稿，各自默思了很久：人們都以此檢視自己，透視自己！他時刻提醒人們，不要只憑才子氣，要腳踏實地工作，踏實地學習。因此他提出「七分學，三分才」的學，要人們應該讀書的時候便老實的讀書，應降活動的時候便熱烈的活動，他反對輕浮，更反對呆滯，號召人們「含著中活潑」，「活潑中認真」。因此，新聞系在全校中，最為富有朝氣，最有生命的一系。

他教人們少把民主掛在嘴上多在行動上貫徹民主作風，他認為「民主事業」不是一「民主事務」，應當「民主人士」不作「民主人物」。他以為只在口頭上叫民主不以行動爭民主，只在「議與會談」間穿鑿，不在羣眾中間傾聽羣眾的聲音，按捺羣眾的要求，把這些要求變成力量，算不得真正民主戰士。因為沒有確實的基礎，任何建築都是會倒的，吃不住浪濤的襲擊的。他主持新聞系，大小事情，反對用主任身分強迫執行；對於學生活動，許以充分自由，只限不違反校規。

他的辦公室是交給學生管理的，像一個古老的大家庭中祖母的房子，孩子們擠在那里，唱，笑，鬧，玩，談話。

辦法不是爲國爲民，「三千餘石，付歸緒吳之行經焉。」（辛丑紀聞）此種顛轉人民肉充租額而行爲，使「三尺童子，皆憤不平」，立刻在人民中鼓起了忿怒。順治十八年二月，當世祖宴諸儒集時，在金聖嘆用笈等的率領之下，發動了千餘人哭廟之舉，並提出驅逐貪官汚吏任權制。可是手無寸鐵的學生和民衆，迅速地被監禁於城市的滿蒙軍陳營壘了下來，逐逐的金聖嘆遭刑與廷杖後與爲百十餘人同時坐罪下獄。巡撫朱國治竟以「抗糧」，「事繁舉動」等罪名奏於上，專制諸清政府，原是借用高壓政策，隱禁知縣份子策一結社，開奏之下立刻便派了欽差大臣，把金聖嘆等從吳縣解到江蘇公案，判以「哭廟」，「抗糧」，「打縣官」，「私運南糧」等罪名，於同年七月隨同其他一百二十名的罪犯，在江蘇的三山府處以刑刑，「於是時四面皆披甲圍定，盡臣親自監斬，至辰時獄卒於獄中取出罪人，反縛，背插排旗，口塞藥水，執赴如飛。親人觀者稍近，爲披甲者持柄刀背亂打，俄而咆哮一聲，一百二十一人皆斃命。」（辛丑紀聞）金聖嘆死了，死在暴君的槍刀上。他的家產被沒收，妻子被流放到遼遠的寧古塔去，人間痛事，莫過於此。

然而，「民不畏死，奈何以死畏之」（老子），相傳金聖嘆在獄中曾奮書哭云：「發願至痛也，發願至極也，而聖嘆以無意約之，不亦異乎？」（辛丑紀聞）「於是一笑受刑。」（王東澍：柳塘隨筆），自古罪難惟一死」，這種學生死於獄外，願爲自己前行爲與理想受難的精神，金聖嘆稱千古獨，使人感佩無已。

金聖嘆生前曾謂：「哭者人生痛楚之事」，他生前願導千餘人民在文廟中暢達地哭過了。他又稱：「君子處難離之會，殺身成仁，其正也」。他終於以被頭爲快事，殺身成仁。「長夜漫漫，胡何勝言」（金氏語），金聖嘆是「求仁得仁」了。

在文爲批評上，金氏雖不免落於駁文腐子，「尋章摘句，瑣屑割裂」，然而他的辯才，他的筆鋒，尤其是他那敢說，敢罵，敢哭，敢笑的鬥神是中國文廟的文人中的鳳毛麟角。

在繁君的態度裏，誰敢發憤地放歌呢？但舊時代的教徒金聖嘆，却敢於面對殘酷的現實，揭起反抗的旗幟，爲人民殉難了。冤獄固然殺害了金聖嘆，但聖嘆的名字却永遠輝煌在人民的史頁上。

（第二年第七期）

金聖嘆的幽默

潘奇康

金聖嘆第一次被追加歲試，題爲「如此則動心否乎」，他在文章的最后段寫道：

「空山窮谷之中，黃金萬兩，露白覆蒼而外，有美一人，試問夫子動心否乎？曰：動動。」

他「連寫了二十九個「動」字。

第二次參加歲試，題爲「孟子朝王」，他在試卷的每一個角落，都寫了一個「吁」字，

并加以註釋道：

「七篇中有孟子者，屈指難數。前乎此題者，已有四十五子，是孟子二字，不必作也。至云朝王，則見梁惠王、梁襄王、齊宣王、曾朝王耳，是朝王二字，亦不必作也。現觀此題五字中，祇有「將」字可作。宗師不見乎？王將視朝，先有內侍四，左右立而發贊呼，此實注重「將」字之意也。」

他因此被揆斥，挑着一對紅色的糞桶出來。（這是象徵腐敗的意識）

回家之後，他苦笑對人說：「如今，可以還我的自由身了！」

對文化的主張，陳望道先生有他自己的觀點。他是新文化運動的前驅，當他留日回國，任教浙江師範學堂時，在當時他與夏時尊對大白話先生而爲新思想的播種者，當時「陳望道新學，四大金剛，被他名列第一。因爲提倡新思想，新倫理觀，被政府指接爲「廢孔非孝」的大罪，他被迫明辯子，自己甘愿把脖子剪掉。安於儒家思想的統治之一致爲想，自己首先研究並服膺新思想之「致爲摩舊文化而努力。今天，他仍然站在新文化化的陣營中，堅定不放，他堅決主張文言，不用在新聞學中，他提倡研究中間的本位文化，但反對對舊的形式表達新思想，提倡大衆文學，他大衆初開學。他的房間中，堆滿了辭賦書，他古文化知識的淵博，靈通他的修辭發心的人，沒有人能否認。他不盲目反對古文文化，主張予以批判地拋棄地接受。他提倡新文字，主張中國文字拉丁化，但並不是他感情上的厭惡方塊字，其實他的漢字寫得非帶勁有力，他所以如此提倡，完全是基於科學上研究的結果，由學理研究中得出來的必然結論。方塊字的「不規則，難寫難認的障礙，想普及教育，是不可能的。他研究的時間越長，一天比一天更覺得這一學理的真實性。他忠於這一主張，有一時期在夏爾曾爲此不惜用辭職護他的信賴，但他不否認拉丁化的事實與難，如像各地方言的不同而對於中國語言的割裂性，但他深信困難是可以克服的，在不同中求同才最真正的方法，不可搖撼的同一。如今天苦心研究文化的方針，便是他的主張投遞新的更廣大的基礎。他今天仍用方塊字寫東西，可以證明他不是生來憎恨中國文字，而他真正愛慕的，不遠是想把中國文化用一種有效的方法從士大夫的圈子中，移植在更廣大的人們中間，然後再由人民自己來予以發揚光大。」（第一年第五期）

越劇改革者

名女伶袁靈芬

本社記者 葉米



袁靈芬、金素秋、謝麟童，都是浙劇的叛徒，富有革命性的人物，特別是袁靈芬，因革新越劇享受盛譽，也因此遭到不少迫害。她不過是一個科班出身的「女弟子」，並沒有受過良好的教育，可是在他戲劇經驗中，改革的實驗過程里，已經漸漸摸索出一條接近觀察的道路，從表演技巧到意識內容都有了進一步的認識，並且自編自導過一個「黑暗家庭」。她用戲劇教育了觀眾更教育了自己，自己所得得眼淚與微笑比給予觀察

的更多。

在上海越劇與京戲，電影三分天下，而實座又常是領先，戲彩影迷之外更有「越迷」更有「京迷」。論越劇，不過是一種地方戲，源於浙江紹興紹興一帶，又稱為紹興戲，是從村姑野婦的山歌號聲變出來的，唱詞「卑俗」而且淫蕩，調門簡單，從文腔流變為小調，只有清板和絲弦，沒有高音與低音之分，俗稱「滴篤戲」。外路人聽起來覺得千迴一轉，而知音的人却覺得津津有味，惟其如此，它才能贏得一大羣「典雅」劇團所拋棄的「低級」觀眾，因為它通俗到為人所聞樂見。我到上海來，第一次看越劇，惟恐不聞然而看完了袁靈芬所演的「女兒國」之後立刻明白越劇所以能在上海生存和發展，有它的道理。使我奇異的是：越劇演員全部是女人，觀眾十之八九是女人，而我第一次看的越劇又是一「女兒國」——「偷取財寶代傳奇小說的戲」，不禁嘆息越劇是女人的戲劇，袁靈芬，又是最善於演貴妻良母型或悲劇女角的人，所以最受歡迎。可是越劇到現在並沒有有一個完整的體系，袁靈芬的成就，就在於他所領的一個學界劇團「能甘冒不韋，從事越劇的改革實驗。

二

袁靈芬是浙江餘慶人，與許姪村呼號紗的西湖是戶鄉。關於袁靈芬身世和為人，簡直是一個謎。他自己說他平凡，大概他出於貧賤之家，儼然有瀟灑女嬰的風氣，她在生於三個女兒，也許為了沒有兄弟的緣故，得俸免被溺斃的厄運。從她的記述中，可以知道她從小性格就非常倔強，沒有讀過多久的私塾便輕學了。嬌嬌就是越劇的始祖，袁靈芬自然有很多的總會同越劇後裔，十歲那年，一個班子，來請他父親取一個班名，「四季春班」，袁靈芬就加入這個班子學戲，他的師傅金蘭是一個有口吃病，然而頗有學識的戲，師當年四季春班的四姊妹，袁靈芬、錢妙花

、傅金香、筱丹桂，現在在上海都是各擅越劇舞台上，一把交椅的名角。

在班子裏她最愛鬧氣，吵鬧劇戲之後，便在手拍上發，根藍線以示絕交。據她說，他的拍上掛的線最高紀錄曾經達到十八條，幾乎向全班班裏的人那而翻過。這顆倔強的性格在他生活中是有力量的。最早她按指定學武袍子，也許許到他年輕頑皮，她一過化裝一遊告訴我：「這些武戲幾乎都忘了，不過像走步城，火鏡、雷，大鬧武廳府還有些熟悉。現在身體壞了。當初我是學的半個武半個旦！文戲只學了《陶三娘》《十美圖》。四季春班的會馬時常架着馬燈籠在紹興縣一帶遊鄉場的廟會，袁靈芬十三歲時登台演戲，到現在整整的十年，她回憶最初的舞台生活有趣的記述着：有一次師傅：我演鬧情戲時，咬着手帕，捧着茶碗，低喚三郎時，須面帶笑容，可是他個要貼臉，不笑，不笑，不高興笑！」而在另一次演六月雪發瘋探戲時，本應該哭，但被一個老旦在腰間捏了一把便忍不住啾啾笑了出來受師父一頓斥責。現在，袁靈芬已經歸隱出很善於控制情緒，我同他幾次談話中，感覺到他的態度，不近人情！「可是在舞台上，他的一哭一笑不知贏得多少觀眾的淚涕和眼淚！從另一方面看，他的語言正是一種可憐軟的性格，她雖然因此得罪了不少人，但保存了一個獨立的人格，如果他把舞台上動人的哭哭在實際生活中應用起來，恐怕要開罪更多的人，形成更大的亂子。他的私生活是非常嚴謹的，為了拒絕被召遊宴，或演唱會，幾乎丟了性命。袁靈芬正用最初演戲時的倔強態度一線：「不，不去，不去，不高興去！」這如果是同輩的話，也應該算揮霍而固執吧，我們可以想像到一個紅女伶要選擇的固執，是對於應付環境的。與他條件的是好勝一個巨，十五年時在杭州演出，與越劇老前輩

杏花搭配秦香梅等輩，屈節前公子，賈誦秦雪梅，這老前輩拿點顏色給後生看，留一段唱詞完事後，層層花故意不出場，在幕後說：「唱戲又不是兒戲，一會就唱完了，我和王香花唱，她足足要坐大半個鐘頭！」於是，這位可憐的秦雪梅只好超頭唱，直到前公子認為滿意時方忽然出場。經過這一考試，賈誦秦比個強與好勝中獲得自信，但是身體也就壞了起來，這種性格，對她日後越劇改革工作，有極大的影響。

正當賈誦秦開始的時候，八一三的地聲震了，這也許是一種偶然的機緣，從現實的直接刺激下，賈誦秦感受到了時代的轉變而漸漸的改變了方向，使她的工作與時代共同呼吸。

三

她終於又到了上海，先後在老開，大來，九星，明星戲院上演。這段時間正是上海吹了孤島，敵艦警報，暗探天日的時候，也是賈誦秦個人感情上遭到極不幸的時期，她的父親逝世，搭配名小生馬桐花的拆班及死亡，她又兩次吐血，返鄉靜養，而又不堪遊擊隊同敵軍騷擾，不得不來上海。她同馬桐花的故事也是一段流淚史。梁山伯和祝英台的故事。演至生離死別時，竟泣不成聲，下台之後抱頭痛哭！可是另一方面，她在傷感之後，竟能振作勇氣繼續越劇改良，三十三年秋天，她組織定名雪聲劇團，為新越劇的實驗。

雪聲劇團究竟做了些什麼改革，成敗還難定論。可是，他們却認真的在改善勇氣，組織了一些優秀的編導舞台工作者，無疑的，他們盡了所能盡的能力。第一部作品是「五廟決」一反舊越劇的瑣碎出場，而代之以簡單的分幕，把掛在台上的一幕一出將入一，變成互並的布景，並開始用油彩化妝，接着在燈光效果方面起了革新（所幸仍並沒有走機關布景那一條路），賈誦秦告訴我：「舊越劇的服裝是千篇一律的不

論時代，我們演的多半是古裝戲，服裝方面也成符合時代，觀衆很愛看行頭，可是體態就很，在音樂方面，始終是落在後面，不能充分表達情緒，到現在仍然沒有辦法。舊越劇中演員常常搶角色，很少人願意反演，但是雪聲劇團的同人已經打過了這種觀念，每個人都樂於演所指定的角色，像張桂蘭在這方面有很大的成功！我們是表現劇中人，不是表現自己！新越劇中根本推翻了生旦淨丑的劃分。隨後，他們開始有了新腳本，經過排演才拿出來。而越劇內容方面也有了新的轉變。舊越劇中離不開公子落難小姐情奔這一套套白，在上海黑暗的日子里，他們能演出紅粉金戈（取明亡故事）劇劇是與舊越劇，陳臥子）木蘭從軍，一類較有激動人心的戲，到現在他們還能引以自慰。他說：「初期敵偽方面似乎還沒有力量和我敵視，後來敵偽方面似乎還沒有力量和我敵視，但是我們不該忘了，他們是從腐敗的舊的里生長出來的人物，埋根於泥土里，却使劫非敵出頭來，迎向陽光，賈誦秦也會同于徐先生論過這事，于先生認為越劇的改革不能回到話劇一樣，話劇仍舊是局限於知識份子，沒有打開局面，越劇有它的一羣觀衆，這些觀衆的一般水準又是較低的，如果越劇改良成爲話劇恐怕會貽誤此失彼，舊越劇的努力方向應當是在提高觀衆水準上提高自己，他說：「推翻舊的是很吃力的事比方每唱一句，總得用手墊一下，這是沒有什麼道理的，但是觀衆習慣了，取締了總覺得缺了點什麼，或者走了味道的，可是我們還是改了！在說白方面，我們注意到發抑同創造個性。」

值得一提的是，他們不但改編了舊文學中的西廂記，琵琶記，桃花扇，玉昭君，林黛玉而且把新文學的作品也加以改編，如包天笑的小說「纓扇」（曾通過電影，由阮玲玉主演）掛名天裘，

梅蘭芳也演過）：上只選內里那部分，其次是我說的話劇「邊城故事」改成了「邊城兒女」（魯迅小說：祝福），上演時，田漢、張群、白楊、丁聰、于伶、史東山、吳鳳光、胡風、都來觀劇，許廣平先生也到了場，田漢在每一幕之後，都喊着：「這真是生的，人情的，合理的，不錯的，有道理的！賈誦秦演技很高，有才能！一白樹奇完丁不禁被感動得流淚，賈誦秦演薛林嫂從青年到老年，正同白楊演高世韻表中教授太太一樣，白樹奇白楊說：「賈誦秦向你比賽哪！你看她也是從小姑娘演到老太太！」據賈誦秦說：「像許林嫂這一類文藝評價很高的作品，固然有意思，可是越劇觀衆會感到枯燥，他們不大愛看，這類的唱腔！一薛林嫂的演出是賈誦秦及雪聲劇團聲譽的高潮，然而接着迫害便來了，來自不同的方面，不同的手段，可是原因是一個，那就是賈誦秦犯了改革罪終於她被迫離開了！

三

今年一年，賈誦秦說是一「多事之秋」！最初是同馮玉奇打官司，馮一度是雪聲劇團編導之一，終於因爲他們之間的方向不同馮寫的劇本離不了私心，終身兒女情，有幾次劇本被拒演，馮玉奇是個多藝的「作家」在敵偽時期他有一些作品唱行，離開後寫了一本「碧海桑梓」（？）專敘越劇演員，這本書的後半部分曾間接對賈誦秦：「改爲戲石琴，說很多惡毒的話，使賈誦秦信譽遭到很大的污辱，賈誦秦控告到警察局，據說：馮玉奇承認他之所以這樣做，並非借賈誦秦的名可以多少發幾個錢，扮腳本被拒演後所受的損失。官司結局是警察局令取馮退還本書：認爲有傷風化。

接着是鬧了同行間的仇視，越劇公會迫賈誦秦入會，否則禁止他演戲。在越劇里，原有一些是大批演員們吃飯的，他們可以左右演員建堂

會，演戲務虛，收會費，這歷史已有了四五十年了，袁雪芬一向是以我行我素的性格，不願加入，成了「冤家」。到社會局去論理，取得勝利，可是惡毒的手段便接着來了，八月間他連續接到恐嚇信，當時正值上海為西北「魏氏」募捐，要選出空軍后小姐，越劇皇后袁雪芬發誓加入，可是因為改革越劇已經同同行姊妹有了隔閡，深恐得到這個皇后冠更引起糾紛，婉詞發起，後來越劇這一門皇后就付之闕如了，這時，報復便挑到了好機會，他們以為袁雪芬一定會參加皇后競選的，有一天晚上，袁雪芬到後台演戲，黑暗中兩個大漢用繩子裝滿的擔筐，向袁雪芬投擲！

「他們事非還要加些頑強水，準備使我殘廢！可是不聲不響，換了衣服仍然演戲，這手段是毒辣的！他們準備使我競選皇后不能參加，這樣便可以加我一頂紅帽子！使當局來同我為難！再底到警察去控訴，但是沒有抓到，我也不願意說這就是公會人做的……」他說到這里無限的感慨！

事情發生的第二天，上海報紙上揭露了這個消息，袁雪芬招待記者，訴說他的被迫苦痛，哭聲，與徐若子同情，觀衆來信要爲她抱不平，可是袁雪芬不過是一個「女戲子」同情對於他並不是有力的保護，十月間，第三次事情又來了，有三個人直入後台，要他唱堂會，袁雪芬一向是不來這一套的，否則就要請他借十天包銀，不然要請他看顏色。

「我同他們無一面之緣，連姓大名都不知道，拒絕他們，可是這是一有組織的集團，專門吃我們演員的！被我們捉着××的個，扭送到警察局！他的身份上是警官×××的稽查員！報上披露了這消息，×××認爲我有損名譽，備極控告我，可是這不是我栽路，是他身份證上寫的呀！我並不願意警察局追究，只求他取保釋放，後來警局提出了公訴，判爲這個人四個月徒刑，可是恐嚇仍，防不勝防……這一年我三次進警察局

！」她談起這件事頗得激動，終止於嘆息！他曾經寫過一篇短文，有這樣幾句：「我這次更領悟，更堅定，我不再哭了，爲了整頓越劇的前途，爲了替一般被欺騙的姊妹們打開一條路……定要和他惡劣力奮鬥！我們爲什麼幾十年來一直受他壓迫？難道在這光明的現時代，還會容許這種黑暗勢力存在嗎？……太欺騙了，就是這人放逐甚至要殺人逼到無路可走！」——是的，袁雪芬在演戲中教育了觀衆，更教育了自己！他的意識已經被時代使得明朗堅定了，但是……他終於破演了！

五

「袁添」們對於她的私生活簡直是一個謎！後台門口經常圍集着一些觀衆要一睹她的面目，報紙上以獲得他的便照爲難能可貴的事，我告訴他，「聽說你是吃素！還有，獨身，很多人認爲你一定受了些什麼刺激！」他放下鏡子，側過臉，裝了一半的臉，笑了一笑：「我實在平凡！吃素又壞，我準備虛已經很累了，那里想到別的事情？」

「沒有別的原因嗎？」他沉吟一下，很誠懇的說：「爲了避免麻煩！你想一想，假如三天一被請客，四天一趟堂會，我還有什麼精神來對付演戲？吃素至少會少了這些麻煩！」

「假如有人備一棟素席請你呢？」「那我也不會去的！」我同她談到這次破演：

「十年了！我恐懼，正因為外界對我的期望太高，越感到自己力不從心，我怕會使人失望！十年來，我一直演戲，很少看別人演戲，我的身體太壞，要有一個時時的休息，同時調理一下，加強自己的學習！」他告訴我留寺不許隨雜爾上降：「寧願廢充

許我再演時，我再出來吧！我沒有灰心，我懂得這些打擊是必然要經過的！雪聲劇團要解散了！別的姊妹們仍然繼續演下去！」

雪聲！「雪是純潔，聲是清越，當白雲落遍大地的時候，令人有清心的感覺，它又是有益的東西，它能阻止和去除各種有害的生長，同時是無聲的……人們不會覺察到……雪聲劇團的工作，無聲無臭不斷的在進行着……」他們在組織雪聲劇團時是這樣的勉勵着！現在，冬天已到了，雪聲癡癡了。他們的這幕南窗告訴我：「當雪聲成立之初，我們對袁雪芬說：『這是一種嘗試，改革成功，你也要犧牲，改革失敗，你也是犧牲！她是欣然接受了！』

雪聲劇團未次演出是「洛神」（呂仲愷）取材曹植的洛神賦虛構的故事，爲衆所知的「羨慕煞費英，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他對洛神的理解是這樣的：

「洛神不過是曹子建政治失敗，情場失戀後的幻想，——他希望他的情人重投入他的懷抱，聊作自慰！」

洛神雖是三角式的戀愛故事，可是其中却強烈的週期兄弟背肉的無情，我們對於歷史往往加以無情的批評與責駭，可是對於現實却無法解釋了！我們何不超過相煎何太急的現況，可悲的是我們正進行着大規模的內戰！」

我想到，雪聲劇團在演完洛神解散時，他們會相聚入室，也許會抱頭痛哭，可是在拭乾眼淚之後，應該微笑，畢竟他們做了點事情，眼睛應該盼望美麗的明天！

（第二年二）

★ ★





彼得大帝

在彼得一世統治期間，俄羅斯文化的發展，有了巨大的飛躍的前進，彼得一世的經驗和革新，保障了俄國有繼續向前發展的可能。

一 彼得大帝的身世

研究彼得大帝這個沙皇和他的事業，目前似乎又引起了英美政界的興趣，而A·托爾斯泰的「彼得大帝」在蘇聯的暢銷，也說明了俄國人民自己怎樣關心自己的歷史。可是，我們並不能以熱烈的興趣來研究這個俄國乃至世界的偉人，也並不懷有英美一部分人士對這古本「的心情來研究他，而僅僅是爲着對於這個在當 俄國曾經改造了時勢和國運的人物，增加一點粗淺但是正確一些的了解。

彼得大帝曾經是沙皇亞力山大的太子，一六七二年生於莫斯科，母親是亞力山的第二個皇后那泰莉亞·拿瓦秀愛。沙皇亞力山逝世後，繼承大統的長兄伊凡三世在一六八二年逝世，因爲沒有子嗣，彼得和魯維的叔父伊凡，都有繼承皇位的可能，結果在這年七月，彼得和兄弟伊凡（五世）同即皇位，而由野心勃勃的皇姊索菲亞攝政，把俄國國家大權。因爲他們兄弟兩年齡都還小。十四歲之後，即一六九六年伊凡逝世；又隔八年，索菲亞又發誓而死，彼得才正式掌握沙皇的大權。——雖然早在「一六八九年，這位年方十七歲的英主，已利用政權而把政權收在自己手裏。

當皇姊索菲亞攝政初期，少年彼得還不了解皇位和沙皇大權是什麼一回事，直到一六八九年發動大政變，他和俄羅斯王國的政權階級離得遠遠，掛着國王的虛名罷了。那時他在大德維里斯，加里欽氏的保育之下，在普爾奧布拉辛斯克跟外國人學習造船術和兵法，——戰略戰術。在那裏他開始和西洋文明接觸，和西方新與資本主義文化學術接觸，養成了濃厚研究的興趣，這一時期的研究，對於彼得大帝後來的事業，具有極重要的意義。

一六八九年二月，彼得和普魯士小鎮歌多克夏·羅普希結婚。不久，他就爲取回實際的政權，把攝政——自己的姊姊索菲亞幽禁在修道院裏去，並且平定了近衛軍的叛亂，把全國的政權和兵權親自掌握起來，成了名符其實的國王。當然，那時會經過過一個極其奇式的演變，而且，皇弟伊凡在名義上還是國王，號爲伊凡五世，這個名義一直保留到一六九六年伊凡之死，以應付當時在朝廷具有實力的權臣。而且，直到一七〇四年索菲亞逝世，他還有一時一刻安心於俄國的統治，他必須和極端封建的頑固派

蘇聯百科全書研究院「蘇聯歷史」

作戰。在進行國內生活之改革方面，反動派的活動力量是弱得可驚的，甚至他的妻子——皇后歌多克夏·羅普希，後來也成爲反對國內改革的主要角色，終於，在一七二二年，彼得把進退無出的皇后的名位，而另外把自己的情人葉塔去廢其爲皇后——這就是後來俄國史上著名的「喀德那女皇」。而當彼得大帝完成自己「內政外服」的大業，在一七二五年逝世之後，他的這個妻子就成以「喀德那一世」而繼續「大俄帝國」，後來他的彼得一世的女兒安娜·伊凡諾維奇和伊凡沙白·彼得羅維奇，都是俄國的政治者，伊凡沙白女皇還曾打敗瑞典，並且第一次進兵佔領柏林（一七六〇年十月）。

二 替俄羅斯民族注許新的血液

爲着改造俄羅斯的命運，彼得一世決定首先實行自上而下的變法維新，第一步把西洋人清新的文化血液，注進這個久受東方封建的腐朽思想毒繚了的俄羅斯病弱的心臟。他大膽地聘許許多多客卿，外國政治軍事上的顧問，改組俄國軍隊，實施新式訓練，他創設了「權階級大規模的軍隊——近衛軍，和新式的俄羅斯的海軍。他還動了極大的努力，先後平定由階級鬥爭所激起的亞斯提亞、布拉克等人民反殖民政策的火叛亂。當他自己的國內及邊疆征服事業大功告成而國防實力漸次充實的時候，他就向外拓展俄羅斯的威力，向東方國家和西方各國實行侵略。

一六九六年，彼得第一次向土耳其奪回失地，加強了俄羅斯人對於軍政改革的信心。第二年，一六九七年，他化名彼得·米海伊洛夫，和訪問荷蘭特別使節團一行，出遊荷蘭。（應該知道在當時，荷蘭在西歐的地位，還超過現在的大不列顛。）彼得在萊德達姆一家造船廠裏，不過聽工，乘機學習到造船的新技術，豐富了他以前在書本研究上的知識。第三年九月，一六九八年他又游歷英國，在倫敦進行一次，經過與京維也納，在這年九月，因爲聽到國內局勢緊張的消息才匆匆回到莫斯科。要不是那時俄國反革新運動的頑固份子和新軍近衛兵勾結叛亂，他在國外的活動，也許會給俄羅斯以更大的貢獻。

彼得回國後，成爲俄國近衛兵把動他的軍隊分散駐防國內各地，消滅反動派可能利用的勢力，接着就開始國內政治文化宗教種種改革。

公 昭。



用西洋化運動來革除舊俄陳腐的東方封建的風氣，改革舊法

(天文學)、自然科學、地理科學、解剖學、外科醫學、兵工造船學等等

三 向歐洲打開窗戶

彼得大帝的主要目標，又集中在爲俄國爭取在世界海洋上的自由這一點上

俄國史上對時代的史實。可是，却爾斯通到土耳其，煽動上當局，至一七一〇年十二月與俄國

四 對中東和遠東的經略

一七三二——三三年間，彼得大帝爲着找尋到印度去的出路，又出兵遠征波斯(今伊朗)

彼得大帝似乎曾經企圖建立中俄兩大帝國在遠東方面永遠的關係的，他對研究蒙古和漢族文物制度，曾經發生過極濃的興趣

五 國內政治經濟的改革

彼得大帝在對外經略時期，曾同時盡力於國內政治經濟上的改革。最重要的，是在一七一一年創設元老院，以代替古代封建的一大貴族會議，露民人數不多，成爲罕有神祕性的最高政權機關，當沙皇不在朝的時候，有權代表沙皇處理國務，那正是爲他的遠征事業而特別設的。又大大開地改革中央和地方的行政機關，撤廢東方封建的古老的五十個衙門，採用西洋的內閣部院制度，設立十二個部院，分理政治經濟。他開始實行新式的文官制度，並且在各州郡都地方自治，在財政方面，彼得大帝實行改革稅制，大大地增加了國庫的收入。不過這樣舉措階級的分化，農民的生活條件也每況愈下，把更大多數的農民驅入農奴的隊伍，而農奴的生活條件也每況愈下。

他實行改良農耕技術，如查爾頓種羊，培植煙草、提倡蠶絲事業等，在農村經濟方面，擴張了農奴制度的階級，同時他對領民地民衆如總領人和巴什吉爾人，更極行壓榨，增加了農奴的人數，提高了農奴領主的權利。他在一七一四年公佈唯一繼承人法令，禁止分散農奴制度的大地產，混合了領地及采邑（世襲的領地），實現了永久性的土地產權。又在一七八年實行人頭稅，以代替原有的戶籍稅，驅使各種各樣的從屬性的農民統統成爲農奴。

彼得大帝對於振興工商業的政策，也很積極，他倡導修築港灣，疏浚河道，開闢運河，獎勵商業貿易，頒發工商業補助費，設立保護關稅制度，創辦冶鐵工廠，織布、綢緞及紡織布工廠，開辦國營及公營企業。他又替大商人大貨棧，提供了從屬於商業的後備軍，正像替大地主貨棧提供大軍的農奴一樣，把這些後備軍叫做「工廠使用的農奴」。他這樣辦，對俄國產業的資本主義化，已經開闢了一條大路。

所有政治和經濟上的改革，是和上述軍事上的發展配合起來的，他創設國防上的常備軍，西洋式的陸軍和海軍（艦隊），用財政、經濟、政治和軍事，多方面的新設施配合起來，保證了他對外的經略。結果，彼得大帝使俄羅斯帝國發達後的老大帝國，感有了新鮮的生命力，歷史大林的說法，是他「彼得大帝一試圖使俄國一跳出落後的圈子，他沒有完成滿清俄羅斯的落後性，但是他把國家大大地向前推進了」，史大林在和德國著作家愛爾兒·藍特維格的談話中也說過，「彼得大帝對於提高地主階級及發展新近產生的商人階級，做了很多的事情，應當這樣說：提高地主階級，和商人向國家，做了很多的事情，應當這樣說：提高地主階級，協助新近產生的商人階級，及鞏固這些階級的民族國家，是靠着犧牲農奴的農民來進行，由他們身上剝下了三重皮。」

六 關於彼得大帝的結論

彼得大帝對俄羅斯帝國四十年（一六八二年至一七二五年）的統治，給俄國帶來了新生的氣息，鞏固國家的富強，並鞏固了建立在新農奴制度上面的貴族階級獨裁的專制政體，詩新興的商業及工業，資本家預先開闢一條向資本主義發展的路，而他在奪取海洋自由的鬥爭及改革國內生活方面，也獲得了歷史上空前的成功，他使俄羅斯帝國空前大地邁進，雖然沒有使俄國完全擺脫落後性，但他已給俄羅斯指出新生的方向。彼得大帝對於俄羅斯近代化的功績，是遠得充分爭論和研究的，當然，彼得大帝沒有盡清俄國的落後性，沒有給廣大的農奴階級找到生活的出路，而是徒然增加他們的負擔，和擴大他們的痛苦。同時也沒有使自己的新政體備好繼承的領導者和執行者，所以他一離開世界，俄國的政策和他的志願便很快地被推翻。然而，不論如何，彼得大帝是使俄羅斯放爲歐洲乃至世界強國的第一人，他的一切志願，永存在俄羅斯國人民的心裏，這是無可否認的。
(第二年第二期)

「法律」與胡適

在以前，我們總以爲胡適博士是文學家或哲學家，現在才知道這箇「總以爲」的想法，並不準確。原來胡先生是個道地的「法律」專家。君不見北大女學生沈崇爲美軍強姦，胡先生發表談話說：這是「法律問題」……

真的，這是法律問題。日本軍隊前幾年在中國境內姦污我們的婦女同胞，也都是法律問題。

難道你總別有問題麼？那你便是「別有用心」……

我看不會很久，美國方面一定會以「法律博士」贈胡先生的，於是中國又多了一位美國的「法律博士」。頂好！頂好！

俞頌華的語

這幾天天氣很冷，使筆者想起和俞頌華先生談話的時候，他曾經說過的這箇句話：

「冬天來了，春天也就會來的，一切用不着悲觀！」我願以俞先生的話寄附在苦悶和悲觀中的讀者諸友。希望大家不要悲觀，應該尋求可走的路去走，和可做的事去做，因爲苦悶悲觀是解決不了任何問題的。

冬天是不會久在人間的！
（第二年第二期）



東亞第一畫家李鐵夫

木龍·霞奇

「東亞第一畫家，我——李鐵夫！這是他的自我介紹。說這話時，高高的翹着大姆指，那神情使人好笑。——且慢，他這句話並沒有吹牛成份，換了別人，會更神氣的說：「老夫今高八十四歲了！早年從事革命，學畫之始，民國還沒有影子啊！——但，李鐵夫絕不以老自驕，他以畫自豪，別的都可以在進步，談到畫，他不甘示弱。」

誰又曉得有個李鐵夫呢？即連當代許多藝術大家也很少知道他，更有人見到他的畫了。此翁頭齡畫六十年，作品在中國堪稱第一流，可惜他不愛開展覽會，不愛在報紙上招搖，更壞的是不肯同官場或大師們打交道。因此，不能馳名於當代，不能見知於時賢，不能列入藝術大師的行列！可是，說句笑話，當代的許多時賢大師們還在襁褓中呻吟呀，李鐵夫已在英美畫壇上赫赫有名，被譽為「東亞畫家第一人」了，風頭之健，迄今還無人能與之擬比。此老雖非「國寶」，亦夠得上算「近代古董」了！當他高興的時候，談敘往事，呀頭就是：「遠在六十年前……在英



國，參加繪畫賽考，獲得冠軍，擔任了大學生領袖及副教授！二十六年後，在美國紐約獲得大學像畫冠軍，獲獎金四百美元，被譽為教授學生領袖。第二年，大獲全功，得銅像式雕刻冠軍，孫中山先生題詞：「大東亞畫壇之巨擘！」，黃克強先生題詞「橫掃亞洲」，一九一六年，加入了全世界最高畫理學府，十年之間，當選的畫大小小有二十一幅；冠軍！也是東亞加入這學府的第一人！……除了這麼多第一外，他還是中國留學中第一個學畫的前輩，而且也是革命的先驅，其中任何一個榮譽也足以令人自豪的了。

年青時代的李鐵夫，認定美術是革命運動的武器，革命是美術的推進機，一九〇七年參與了與中會的籌劃工作。一九〇九年擔任紐約同盟會常務書記，他的熱情與堅定是少見的，把革命的種子在美滿華僑中播散，同孫中山先生四方奔走，六年之間，建立了十九個同盟會的分會。革命失敗，處境窘困時，他曾經營了二百餘個心愛的油畫，充做活動經費，為革命工作，從沒有支取

一文薪水，有一次，他忽然同那公珍趙公璧，把清廷派往紐約去殺海軍兵艦的海軍司令程光耀說服了，使全艦的士兵，加入了會盟。是的，他的熱情使人感動。武昌起義革命完成，他把勝利的果實讓給別人，不求一官半職，又悄悄回到藝術崗位，去畫他的畫了，他會告訴你：「當一切什麼大官，

不及繪畫好，繪畫是頂有福！」

李鐵夫，現在已經鬍髮斑白，而面孔佈滿了皺紋，他並不以為自己老了，相反的仍然是年青，熱情。每天除了作畫外，就愛到廣東小茶樓去品茗。夏天，他穿一件黃黃綠綠的小褂，頸子上一種一柄大芭蕉扇，常常在耳夾上夾着一段沒吸完的烟屁股，這樣子挺有趣的。

他愛同年青人做朋友，你同他談家常瑣事，他一點也沒有興趣，總是皺皺；但，一談到畫，精神就來了，他那廣東人特有的深陷眼睛草刺放出光彩，聳起一個拳頭，反復的說：「很Cute! No, 說Finger! 這是表現立體的那三個面，再看，一！二！三！是嗎？……」他惹你不慍，膝上那撒花白鬍子一跳一跳的，務使你明白了才休息。在他看來，繪畫家只能做到「吐」的立體感，而今天中國許多畫家只能做到「吐」的階段，那第三面就差勁了，他有時會摸摸你的背頭，「湖麻衣相士那樣，聚精會神，你親你的姿勢，語言，動作，直攝你的靈魂深處。他常常把自己沉在繪畫的欣賞與創作之中，而忘了身外之物，也許是他高蹈的原因吧！他作畫，似乎只是為了滿足他的藝術慾，畫了就算，作品經常是收盤起來，不大願意給人看。當他偶居在香港澳門十幾年，起初很少人注意到這位大畫師，後來有些外人帶了他作肖像，驚異他的技巧，哄傳出去，接着來許多名客前來拜訪的人，但到他住處，四壁空空，一張畫也沒有掛在外面的，頗為失望。假如他認為你有藝術的天才，允許你去看看他的畫，但必須誠心的等他佈置。他跑到黃亞婆

不及繪畫好，繪畫是頂有福！」

去，半天抽出幾幅畫，裝在精美的鏡框里，配好了光線與位置，這才像畫罷。一樣他說：「好，看吧！」是的，你這才看到是李鐵夫的畫嗎？他那種緊張，熱情的忙碌，無論你喜愛他的畫風否，都會使他的真誠所感動，於是使同你站在一起，靜靜的，都成為欣賞者。然後，他會告訴你創作的態度與方法，總是鼓勵你：「作畫要大胆，要有力，要放，才能使你的天才流露！」一邊用手筆模範着說：「嘿！嘿！畫筆呀這樣的橫掃，再新發這麼一片筆過去，到了，就這樣！」他會直率的說：「現代沒有人能畫過我，我是東部第一畫家！」你聽了他這樣的說法，不但不會感到他矜持，而且覺得他真率一點，沒有大師們那種陰陽怪氣的態度而實誠的態，同時，他也決不矜視後進，願意同年青人競賽。

(三)

在別人看來，李鐵夫有許多優點，他白天走路，總是慢慢的，像一個沉思的哲學家在散步；而晚上走路，却矯健如飛。他有他的道理：「白天人太多，走快了，不是碰壞人，便是被人碰壞了！」是的，當別人橫行時，他避讓，你不得不走的路，他來走。他從來不坐車子，即連登峨閣青城山時，都不乘滑桿。生活也非常簡單，只有那兩套衣服，可是給費的用具却非常精美。他似乎入了迷途，把結婚的事都忘掉了，可是他又不是一個獨身者，他說：「作畫的時間都不夠，結婚，有了家庭太麻煩了！除非家庭負擔起了大革命，大家同住在一起，各人有各人的工作，不受拘束，不受負擔所苦，那末，我可以結婚！」這制度在東方還沒有產生，他只有獨身了。

抗戰勝利，他思想略改變了些，應李任潮將軍之邀，接了一大捆油漆水彩畫，到重慶來作一次公開展覽，以供藝術界人士的公開品鑑。住在李公館，備受推祟，任潮將軍叫他「李老師」，吳大主任叫他「李老」，

世界名科學家

萬之郎

。源 孫。

法國名物理學家郎之萬以七十四歲的高齡於去年十月十九日下午四時半逝世於巴黎。耗訊傳出，不但震動法國社會，而且也震動了全世界。我國雖然只有京滬一帶大城市報紙發表了一條短電訊，但是這短電訊也同時震動我們的文化界。因為在中國郎之萬並不是陌生的，他曾於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負我國聯盟之托來我國政府任顧問，負責改組我國教育，因為他是一個教育家；同時到過北平講過學，因為他也是世界數一數二的名數學家。郎之萬逝世，不但世界失去了這樣一位的名科學家，而且他失去了一位名當世壯的為人權自由而奮鬥的領袖者。郎氏除了學術上，發明上有着輝煌的成就，而且他不斷地為反極權及反法西斯主義過大的努力，尤其是近二十年來，他不再一味地鑽在研究室裏，而腳踏實地地領導保障人權同盟而且加入法國共產黨。

郎之萬氏於一八七三年生在巴黎，十六歲即入市立理化工業學校，從事居理教育，及許許多多研究，得益甚多，郎之萬由此打下對教育科學研究的趣味，於他一生的事業有着極大的影響。一個好先生竟能教出一個好學生，所以終居里一生，郎之萬一直敬愛師事他，而居里的徒弟埃里奧里奧居里，亦即郎之萬的學生，居里死後郎之萬繼任他的事業，現在郎之萬逝世，又由埃里奧里奧居里繼承他的事業，這樣一脈相承對於世界的科學界真是一筆無價的遺產。郎之萬在市立理化工業學校三年後，自學獲得物理學士，即進高等師範學校以物理科第一名畢業，獲得助教資格。巴黎軍以其成績優異，公舉他到英倫劍橋大學任職，同時並備博士論文。此時（一九〇一年）加入法國西學社任職，一九〇五年，居里不幸被汽車撞斃，郎之萬繼任為理化專門學院教授，直至一九二五年始升任為校長。

在第一次大戰爆發前，郎之萬雖然早已加入了保衛人權同盟，但即一心一意在教員及科學研究上用功夫，不營外務，著有不少有關氣體伊洪作用，電磁學說，白熱等運動說等著作。已為科學界所注意。大戰爆發之初，郎之萬給法軍部聘去研究潛水艇探測方法，後來他發明利用超音波技術。當時德國潛水艇狂狂一時，盟軍為之束手無策，自根據郎之萬的發明，製成超音波探測器後，盟軍打沉了多艘第二潛艇，德國潛艇就無法活動自如了。這還同終第一大戰是敵敵守守守守，後來才發表

可以換塊新油布包呢。一可是李錦夫只帶了一雙就了事。直到去年九月十日，在南京舉行第一次公開展覽時，那條條還保存着。這次展覽倒沒有用着精美畫框，其中有在美國入選的三十一幅巨畫之部，那種十九世紀的人物，筆畫裝束和布面上的發痕，正象徵着他的「古老一歷史和卓絕的成就，正象徵心動魄的「二次革命失敗後黎士銳在就義時寫就一書着一位先賢倒在血泊中，臘黃的臉上流着鮮紅的股血，一頂綉帽被拋在一尺遠的前側，雙眼睜開，兩手掌攥着拳，手項上還繫扣着一副洋詩，這是一張畫，也是一個史實！更是許許多多爭自由民主戰士們的典範！上面標價是一萬萬元，誰出這標代價來買一體惡腥的死屍像呢？人們要的是美人，花卉蟲魚！然而也沒有一個革命者的血是能用錢來估價的！

李錦夫回到祖國來，已經是老人了，他想到年青時代一般革命戰友，多半英靈長眠，無限感慨：在他眼前浮起了當年許多共甘苦，同生死的同志們熟悉的面貌，他覺舞動衣袖的畫筆寫黃花崗之役七十二位殉難者遺像，使他們復活，使那些憤慨就義的先驅者永生在人們心里，為坐享革命成果的人戒！使後來者警惕。

(四)



★
★
★

(第二年第三期)

去年齊白石老翁，在上海開了一次展覽，歡迎會上他被奇長的演說驚得昏入睡，比起在南京開畫展的李錦夫，還強來一番自我介紹，自不可同日而語。我們姑容這兩位老翁為：一北齊南李一吧，但是，也許李錦夫會說：「東亞第一畫家，李錦夫！」



不但不予以援助，反而雪上加霜免去了郎之萬的理化專門學校的校長及法蘭西學院的教授之職。他過了三半年。在他軟禁期中，他得到他的快婿索羅門，一個優秀的青年科學家，被德國人當人質挾斃的新聞，而他的女兒海倫被德國人送到德國集中營去了。這種種惡耗真正深深地打擊老人的心坎，但是堅強地相信勝利會到來，法蘭西必定要跨台的，他忍耐等待著光明。

一九四四年五月，盟軍在法國登陸，德國人又不放心他了，將他重新拘捕起來。這次類於郎之萬的手腕，驅過了羈卒，並鎖於一個地下抗敵組織的總部，居然逃到了瑞士。當年九月間，他跳崖地重新投入解放後自由的巴黎，不宗他的工作，又立刻恢復他的事業，政府也恢復他的原職。勝利後，他大部份時間化在教育上，本來十五年以來他便是法國新教育團的主席，非常熱心於教育問題，所以政府又任命他為教育改革委員會主席，該委員會普通入就叫郎之萬委員會。

郎之萬逝世消息傳出後，巴黎人士前往弔唁及瞻仰，絡繹不絕，郎氏遺體停放墓室前担任校長之理化專門學校，入殮後停放於法蘭西學院，舉行國葬儀式，政府方面由臨時政府主席萊翁納德特親臨致祭。其他各政界名流，教育界，科學界，外交界人士俱蒞場誌哀。郎氏臨終前曾囑咐後由法國共產黨負責，但是政府方面認為如此偉大非國葬不可，因此政府方面與法共中央委員會會辦葬禮，政府特派聯合國徵伐隊護送遺體，二十一日下午出殯，執紼者真是人山人海，在十萬人以上。各報俱以大標題發表消息，各政黨，各團體，各工會均致電哀悼，各家亦為文痛悼，郎氏感人至深，於此可見一斑。郎氏死後得此殊榮，決不是單單一個科學家關係，因為他同時是個對世界的知識，而同時在創造一個正義統治的世界。是的，一個科學家不但在科學範圍內對人類有所供獻，而且應當愛國愛人類為自由正義而奮鬥，郎之萬就是這樣的標準科學家的模範，我們哀悼郎氏，應該效法郎氏。

(第二年第三期)

一九三四年被選為法國科學院會員，外國各科學院亦紛紛聘其為會員。

但是郎之萬並不以科學上成就為滿足，除了研究科學和作青年外，他而且十分關心政治。他其一部分時間來參加社會運動，尤其對保障人權同盟甚熱心，一九二三年被推選為該同盟之中央委員會委員，又任副主席。一九三五年起他與比塔，羅勃羅等比肩作戰，劇烈的從事反法西斯運動，並發起反法西斯文化人委員會。

德國於一九四〇年六月佔領法國後，因郎之萬反法西斯態度，將其逮捕關於巴黎著名政治犯獄索羅門，備受蹂躪，歷國的維琪政府治犯獄索羅門，將他軟禁起來，不准與外面接觸。郎之萬



口琴聖手王慶勳

本社記者 王 葉

「有耳可聽的，就應當聽」——路加福音第八章

一、喝詩班的神童

「天幫助我們，庇佑我們，到底渡過了最艱苦的日子，雖然眼前還有一段黑暗的路程，將來還有許多困難，但是，天會幫助我們——天，就是上帝，你知道，我是基督徒。」聽着王慶勳平和的談話聲音，我投以微笑。

這個人，就這樣的富於宗教情感，一談到他自己的身世，眼睛就像是落雨後的窗戶，迷濛，含有深意，似乎他的一生要過許多委屈，苦澀說出來。可是提到他在口琴上的成就，便顯得激動，謙遜而笑着，流露出感戴的神清說：「那是靠天的幫助，社會的鼓勵！」就這這精神時斷已經很夠夠了。」

他生長在台灣彰化，從那里乘火車，幾小時便到鹿港，隔着澎湃的大海，可以遙望他的祖國故鄉——廈門鼓浪嶼。可是一水之隔，便劃成了兩個世界。

「彰化是最惡化的地區——在日本人眼底，因為那裏保存着很深厚的中國風習和傳統文化，……」他告訴我一個小故事：當台灣割讓給日本後，彰化居民抵抗最烈，日本的親王白川公便戰死在那邊八卦山，為了紀念這位親王，還造了一個神社。王慶勳低低的瞪了一口氣說：「我的祖父也在這一戰裏犧牲了的，你可以想像我們在台灣的處境和心情了！」

王慶勳一家人都皈依基督教，父親推崇音樂，參加教堂唱詩班的指揮。他小時候，便是唱詩班裏主要的男高音，他技藝為神童。宗教同音樂的情緒，浸潤着他幼小的心靈。第一次歐戰時，西方樂器運到台灣，教堂開始組織了一個樂隊，王慶勳成為樂隊中的小號手，一隻小巧的洋喇叭是他隨身、良伴，沒有事的時候便從懷裏拿出來，獨自吹奏，音樂對於他發生了「種魔力」。

遠在他八歲那年，買了一隻日本造的口琴，當時的口琴構造得很簡單，吹奏也只限於單音。他驚奇的窺探這小樂器的秘密，悄悄的打開來，拆散了，碰觸每一個彈簧，用的一股折斷了，這樣一袋，又一袋，弄壞了足足有兩箱之多，他的零用錢便全部化費在這上面。從此，口琴同他結了不解之緣。

當然有一次在吹奏的時候，發現了一個和新的聲音。他聽慣了，一

怪，沒有過的聲音啊！一再吹一次。耳朵並沒有聽錯，是從琴上發出來的，他找到了，這是從彎彎空隙處傳出來的：「1355，1355，1355」快活極了！發現了發音吹奏法，這樣，摸索着，沒有人指導，不久，他竟能吹奏八度，五度，三度和音。日本人統治台灣的手段隨着年月的進展加強了，當地的中國人紛紛逃亡，王慶勳在中學畢業後，不得不懷着淒涼的心情，帶着口琴告別了台灣，來到祖國的廈門。「多麼使我失望，廈門的大街只是一條窄狹的小巷，祖國並不如我夢想中那樣美觀，直奉軍閥混戰，社會呈現着普遍的動盪不安，他回憶當時心坎非常沮喪，留在廈門大學讀書，寂寞離群的時候，一個人坐在樹下，懷望着藍天，從懷裏拿出口琴，吹奏着一些抑鬱的調子，藉以發抒心中的煩惱，漸漸的，他被人發覺：「這是一位口琴能手！」

二、上海！口琴會的搖籃。

民國十二年他到了上海，轉到大夏大學讀書教育，世界在他的眼前展開了。每當飯後，他照例的吹奏一曲，琴聲使鬧雜的房間歸於沉靜。過路的人都停着腳步站在窗外傾聽，他自己也不知道這小小的口琴會有這樣大的魔力，不久，第一個中國口琴隊在大夏大學誕生了。

「這是我玩弄，誰重視它呢！我的親戚們曉得了我醉心於口琴，責備我不該做這種「小孩子的把戲」，直到後來有了點聲譽，他們才改變了這種觀念，成為最熱心的鼓勵者，「要我好好的幹下去……」他說這還早呢！

這一陣歡笑，臉都紅了起來。彷彿代替了別人的慚愧。

這一個口琴隊在上海籌備中，青年會同學聚會見面了。在當時，這種新玩意吸引了不少人的好奇。他在大夏畢業後，留在母校教書，以更多的時間從事口琴活動，一幹就是二十年。民國十九年，組織了「中華口琴會」。

在北四川路找到一幢房子，當他去交涉租賃時，房主人懷着不信任的語氣說：「口琴是吵，也要有什麼會嗎？你聽聽，這是一幢漂亮的房子，一個月租金一百零三塊，是的，一百零三塊一個月！」這正好是一百二十五個人會費的數目，硬着頭皮租下了。對於房主人簡直是想不到的怪事，一窩窩心的青年，開始了辛勤的工作，由於他們努力的結果，博得了社會的重視，當時陳立先生任校長，正好符合他：「以藝術代替

宗教)的願望,不到幾年,上海會員總數到六萬人,全國各大城市及南洋一帶建立了分會,這是王慶勳自己也沒有想到的事,「我們沒有一個錢,後來,我把自己的全部收入充做費用,就這樣苦撐了下來!」

二、奇蹟——Wonderful! 對頭——OK!

王慶勳以鐵錘的心情從事口琴的研究,他又像小時候一樣把每一柄口琴拿來解剖,思設法矯正當時口琴的缺點,使能吹奏每一隻複雜的曲子。他拿德國最負盛名的和來口琴(W. Hehn),細心的研究,設計了新的圖樣,寫了一封信,要求和來廠試造,但是,自認爲優秀,獨步的和來廠,只說對他的提議「感到興趣」而已!

若干時間以後,和來本人帶著太太到上海來旅行,偶然的想到王慶勳,東邀他去晚餐,飯後,並請他試奏一曲。王慶勳整頓頭,很平靜的吹了一曲中國調子,熟練的技巧使和來大爲驚異,他的太太則被琴聲挑起了舞興,竟隨著拍節跳了起來,一曲之後,和來同他的太太同聲喊道:「Wonderful! Wonderful! 好極了!再來一個!」

一吹奏你們德國名曲,天堂與地獄!」王慶勳回答著。這是一隻極有詩意的曲子,他們低嘆著:「Wonderful, Wonderful! 奇蹟奇蹟!」是的,這是德國——德國的名曲,王慶勳也居然吹得這樣好。這是一隻極有力的普及音樂的工具!他從袋裏掏出了新設計的圖樣,交給和來:「請你珍重,這是依據和來口琴設計改造的圖樣,有完全的音階,高,中,低音三部份,聲音也較好了,並且能吹奏長音階,短音的調子!這件器未蒙採納,而對你們和來廠有興趣的事!」

和來毫不懷疑的顯有力的回答:「OK! 對頭!」立即聘王慶勳爲監製人,把圖樣帶回德國試造,造了寄來修改,再造,再修改,這樣經過兩年時間終於成功了,這便是舉世聞名的和來出品「真善美」口琴。可是,中國的音樂市場顯出口口那樣的小,第一批真善美口琴,上海的訂貨僅只有二十五打,比起德國每年幾百萬的銷數,真相差不可道里計了。連和來本人也出乎意料。

「我曾經想設法自造,可是人力物力資本毫無辦法,和來聽到我有意自造,還大大的表示不高興,經過這次戰爭,真善美的口琴在上海竟買不到了!」王慶勳摸着自己的下巴無可奈何的搖搖頭。

四、「一二八」戰歌

一二八戰事發生之夜,王慶勳正在北四川路中華口琴會,埋頭從事口琴曲譜的研究。北四川路,接近戰區,人心顯得緊張,激昂,遠處的火光,燒透了黑夜的帷幕他無論如何也睡不著,推開窗戶,面對着戰前的壯

烈場面,恍惚置身在火線上。他握著筆,激動的感情使得手有些顫抖,他想到國仇家恨,想到台灣的生活,再也忍不住了,迅速的在五線譜上烙下他心情的音符:戰爭,衝鋒,追擊……一個一個黑得頭暈眼花他所感觸到的情景。曲子完成一半,走到室外重呼吸一口空氣。正是子夜的時候,春寒逼人,當他看到天邊的曙光向火交相映輝時,心裏產生了一種說不出的喜悅,立刻回到室內,一口氣完成了「一二八」戰歌口琴曲,作好了和聲對位,並且填上歌詞:

奮起前進我軍民,努力殺敵拼死命。

忠勇爲國盡天職,保我疆土承和平。

擁護公理,遵循正義,消滅暴日盡無留。

高聲凱歌,終有一天,萬世流芳永光明!

不久,這歌聲在火線上,醫院裏,播散起來,鼓舞著民心士氣,他們興奮的從事「口琴奏軍」有一次在徐家匯傷兵醫院演奏之後,受傷的兄弟停止了劇痛呻吟,熱情的鼓掌歡呼,兩個個失去一臂的士兵,淚法鼓掌,只好伸出各自完好的一臂說:「來,咱倆合作鼓一次掌!」使得口琴隊的人感激得流著淚微笑。於是琴聲,歌聲又重複了一次,再一次。

今天,口琴能這樣的普遍流行,正是王慶勳和他的同伴們新春的收穫。「一二八」戰歌在當時很流行的,慚愧得很,我不善寫詞,曲子倒慷慨激昂的,因爲這是我當日真實感情的流露!」王慶勳謙虛的解釋著。

五、可憐的初稅

經過五年的研究,他著了一部最新口琴吹奏法。改進了幾百首口琴曲譜,交付給商務印書館出版,這是他心血的結晶,也是他的生命花來,在封面上他寫了一行字:「譜以此書獻給我的祖國。」蔡元培先生寫了一篇序,極力宣傳口琴是普及音樂教育的有效工具,並且對王慶勳的成績極加嘉許,可是,不幸得很,出版那天正遇到一二八戰事,所有存貨及副版統統付之砲火,這是他最傷心的事,後來重新翻版,已不知存於那機構裏,他拿出僅存的一本朗給我看:「一看,這是德國哥丹口琴廠的銅畫,這是美國費城口琴的銅畫!這是中華口琴!」統統成了歷史了!

直到七七抗戰,商務印書館在長沙,桂林,香港都會經銷印,可是這本書正同多難的中國一樣命運,先後隨著城池陷落,成爲殉難者,前幾天,商務印書館他去結算版稅:「王慶勳高興的跑去,會計對他苦笑說:「他歌得很,王先生,你的版稅恐怕還不能抵你來領款所化的車費,一共是一千零七百元!使你失望了!」

他怔住了,茫然的說:「呵!假如九年這對我該是一筆大的收入!」而現在,他的生活正在窘困之中,拿著這筆「版稅」只好笑了一笑。王慶勳供獻給社會的是這樣尊嚴的禮物,所得到的竟是如此非薄的報酬,

公道自在人心，不笑又怎樣呢？

六、四面埋伏

盧溝橋事變發生後，王慶勳領導口琴隊在北方風雪中從事勞軍，當他從南口平地泉回到北平不久，中華口琴會的工作也全部停頓，他開始研究國樂和口琴曲譜。不久回到上海，每年仍然舉行一次演奏會，把西洋著名音樂，蕭柏特未成交奏曲，貝多芬田園交響曲，匈牙利狂想曲，介紹給孤島的聽眾，有一次竟演奏了「一二八戰歌」（改名中華新奏曲）。蕭陽月（改名古戰場月）完全採用中國的古琵琶曲調，當演奏到寂無聲的戰場鼓聲驟起，四面埋伏情景時，聽眾的情緒激動不可遏止，樂聲驟然爆發。在座的敵僑士兵也隨同附和，王慶勳深深的鞠躬表示感謝，當他同台下聽眾的眼接觸時，有一度熱淚貫串在彼此之間作了一個會心的微笑，接着奏國光組曲（採取中國古五音階無4與7配有和聲），事後一個個僑兵對他：我們都是中國人，大家有歌。

小小的口琴，在黑暗悠長的歲月中，放射出光彩，給人希望，鼓勵，作為心防的一四面埋伏。王慶勳提到這件事情接說：「呵！天幫助我們，完成了這件工作。」

七、「還我河山」與「超級國光」

王慶勳拿出他在抗戰勝利時作的「前奏曲」給我。一共有八段：一、「繞過河山」（採唐詩韻）二、「外侮內亂」，他對我說：「你看應該改一下吧？」內亂——不，改成內憂吧！三、「精誠團結」，（採中國風格的香階）四、「抗戰軍興」五、「抗戰勝利」六、「自立自強」七、「美哉中華」（圓舞曲）八、「還我河山」（附有歌詞；「中華大好河山，殘破殘殘嘆奈何，收拾金甌能補缺，邦基永固莫共和；他解釋說：「共和就是我們所爭的民主」大廈全憑一木支，颯搖風雨歷艱危，神佑元戎！他說：故作神佑中華吧！）回天力，勞苦功高抗戰勝，「抗戰勝利了，中華口琴會正在謀恢復往日的活力，艱辛的開折工作又開始了，一個苦不苦門，口琴的運動總不為環境所阻，本身也會消滅的，這弱小的生命今之所以還能保存不絕，也正是辛勤掙來的啊！」樹樹還會開花，王慶勳正依着這一信念從事他的工作。工具，就是武器。他不能再等待和來口琴了，經過一年冬圓光從事改造，從他那件舊大衣的上袋裏，掏出一包銅片，他隨手揀了一枚對我說：「這是老的圓光簧片，看，這末輕輕一折就斷了；這是經過二十次試驗的簧片，十折就斷了……這是最後完成的簧片，要兩百次的曲折才會斷！」像櫻櫻樹一樣，正如他新說的說實了，並且交給我親自來曲折。

「我作了這個改革，定名超級國光口琴，校音同發聲率都增加，木板的密底與漏氣都改得完備了！」王慶勳微笑的告訴我：「最近就可以出

廠囉！」我望着他，找不出任何一句適當的讚詞。

八、信心堅定

一草一木，各有千秋，任你說口琴不過是雜戲小技，但在王慶勳生命中却是一種莊嚴的工作，他低吟着輕騎兵曲，興奮的說：「體育與音樂在中國還是這樣的落後，我們的精神生活一如我們的物質生活貧困枯燥，要輕快起來，要——他用手勢來幫助表達他思想：「要活潑起來，要發起人們生存的勇氣，不能再這樣消沉，你聽，口琴！就算是音樂的正宗，可是在中國，這是一個人能得到的享受嗎？口琴！就是音樂裏的一兵一卒，它應該負起衝鋒陣陣的任務，把音樂陣地擴張！它是那樣容易學，容易普及，我不敢誇國名，更不能圖利，音樂提到名利，便不值一個錢，非常奇怪的；信心與熱情，幾乎成為每個醉心於他夢想事業的人必備的條件；王慶勳自不能例外。更奇怪的是：要達到夢底實現理想，又必須經過生活壓迫，環境的磨難……來試煉這種信心是否堅定，熱情是否夠到理解困難的程度。無疑的，王慶勳二十幾年來（從他八歲第一次接觸到口琴起到現在有三十三年了）他是勇敢的面對着現實生活；同樣的，替到這不合理社會對於善良的人所加的虐待。因為他生活在這個「好人的地獄」境內，天賦一庇時代。

王慶勳，一共有十個弟妹，都經他一手扶助成長起來，他為這個龐大的家庭重擔，付出了所有的能力，而這個家庭，也是一個小樂隊！每個人都愛好音樂，每個人擅長一樣樂器，王慶勳的三個兒女在參加口琴研究班時，也都經過三次考試被錄取，他笑着說「僥倖，他們算考及格了！」許多晚上，琴聲，琵琶鈴聲，手風琴聲，小提琴聲，伴着歌聲同年青人爽朗的笑聲，從他的住宅飛揚出來，淹沒了他們生活的苦悶。每個接觸過王慶勳的人都會感到他，平易近人，永久的謙虛，他過分的強調自己，這樣他的口琴部同志們不分散在多遠，只王慶勳邀來演奏部樂章的接受，常常是自己掏出車費，有一次，天忽然落起雨來，怕聽眾減少，影響樂章的情緒，不斷的披著蓑；「天幫助我們，即是來了一個，我們也要委給這一個人聽！」而結果，人竟比原先安排的座位多了一倍，他興奮的在「Be」，再來一個！」的歡呼聲中，不能休止他的指揮口琴愛好者不斷的寫信給他，向他請教，這樣他又甘盡義務的每天在上海電台廣播，熱情貫串他的生命，信仰與行動，當我告別他後，回頭，看看那一間房子的窗口，一個人影在揮動手臂，這，又是他——王慶勳在教授口琴班了。

「不停的工作！這是一個有信心的人，我默默的祝禱他底成就能夠發出更大的光輝。使得口琴能真正成為大眾的情人，使得他的願望實現，鼓勵每個人生存的勇氣！」（第二年第四期）



主演「馬路天使」的趙慧深

本社記者 劉滄溟

再見吧！撲克牌，茶壺，萬金油。

她已經衝出樊籠，走向了新的天地！

抗戰以前有一部轟動一時，感人極深的電影，題名叫「馬路天使」。

當時，不曉得賺取了多少人的眼淚，引起了多少人的心底悸痛。在這部片子裏面，最使人心酸的角色是一個有靈魂，有熱愛的妓女：那瘦弱的身材，纖細的手指，蔥的臉，低沉的聲音，披散在肩上的長髮，纏繞着無限的悽愴，無限的空漠兩隻大眼睛，……只要我們不健忘的話，直到今天，這個人心靈的形象，還會鑲刻在我們的心上的。

這個女演員，就是趙慧深。

從純觀眾的立場看，只覺得這演員「演得好」，那樣的會使人久久的纏受和不安，那樣的使人難於把她的底底深處閃爍的眼光從印象中拭去；從「國內人」的立場，從戲劇電影藝術的研究者的立場看，則會有另外的結論的：

——這人物能表現得這樣深刻，這心靈能創造得如此崇高，不僅僅是由於表演技術，更重要的是演員的氣質和修養。

的確是的！

趙慧深的豐富的藝術文學的修養，能夠創作的那一支筆，是在中國的女演員羣中罕見的。

★ 正因為如此，趙慧深把曹禺名劇「雷雨」中的「繁漪」演得最成功，創下了至今還沒有人超越過的水準。

★ 遺憾，是她在中國有名的劇團「中旅」演出的。

★ 趙慧深她自己說起來是更見精彩：

「……那個時候，槐秋（唐槐秋）「中旅」的負責人——劉註（劉天）幾次三番的來接我去演雷雨，託不過情面，帶着病也上台去。……我負責「中旅」的宣傳，每一個地方，總要事先到達，剛一住下來，就接見好多個新聞記者，一面要答覆他們的訪問，一面又計劃着把宣傳稿件怎樣適合的分派給他們，報紙副刊或接洽五六個，在戲上演前，同時又要編出幾個「公演特刊」，這些稿子多半是自己熬夜趕的，口氣寫出多少篇來……那個時候真年青呵！不曉得那兒來的那麼大的勁兒！……」

往往在是這樣，在感慨系之的結語中，在神往於自己過去的光彩中結束了她對自己的描繪。

★ 關於她在藝術上的如何如何，她是不大談的。但一提起她的能幹來，總是滔滔不絕，精神抖擻的。

★ 我第一次看見（不是認識）趙慧深本人，是民國二十七年在成都北新街六十六號。那是上海業餘劇人協會的理址，她是隨着這個藝術團體進川的。

當時，我是一個剛進，是在一種崇敬，好奇的心情中去查看他們的。在一大羣藝術家中間，忽然看見了一個瘦小的女人；細的胳膊，細的腿，青色的旗袍裹着的不像是身體，而是一節枯柴；亂七八糟的頭髮在腦後馬馬虎虎的捲了一個髻，沒有鮮紅的腮臉上閃耀着兩隻大眼睛，手上拖着一個茶壺，腳上踩着又叉又長的草鞋，尖聲尖氣的說着話……

我心裏很納悶：這個怪人是誰？

帶我去的朋友悄悄的告訴我：「她就是趙慧深！那個演『馬路天使』的！」無限的讚嘆，無限的欽佩，充盈在他的語氣裏面。

★ 我是看過「馬路天使」的，而且結結實實的被感動過，不由得更注意的看了她一眼，同時心裏像發現真理似地說：「唔！他們藝術家真是都怪怪的。」

★ 民國三十二年夏天。

我從重慶趕到嘉慶去參加中華劇藝社。這時，趙慧深也在那裏，她負的責任是文藝部的秘書和宣傳組的組長。在公園裏的茶桌上和久別重逢的朋友們亂七八糟的聊着天，突然小丁半開玩笑半正經的向我說：

「你到中藥來呀，喲，我警告你，當心趙姨媽呵！夠你服侍的！」

「什麼？——我有點不懂。」

趙慧深，趙姨媽呀！哎呀，煩死了，離侍候，離侍候，她已經同我吵了一架，不說話了，喲！我可解脫了，你，你小心點就是。小丁把

手一抱，一付寒寒瑟瑟的神氣。

她什麼時候成了「趙姨媽」，我不得而知；她這人脾氣的怪，我在重慶時是久仰的。不過，耐心同慢性子，在我是有的是，結識這一位我素所景仰的前輩，談如何如何，我心裏是早就有的。

同桌的朋友們經小丁一講，那把話題轉到趙慧深身上來了。

她的嘴是怎樣毒叨，話是怎樣的多，怎樣的刻薄，她又怎樣的愛管閒事，又怎樣的喜歡找人「打五百分」，一到晚上，她的精神特別好，又如何硬拖着人講與故事，不覺你該睡不該睡……

說着說着，我們的「趙姨媽」出現在茶桌前面了。

這是一把瘦骨頭，兩隻大眼睛，青色的袍子，有點過大的鞋，我們在重慶時已經認識了的。我站起來招呼她。

「哎呀！你娃娃才到呀！重慶怎麼樣？有什麼新聞沒有？慢慢講，慢慢講。」一口四川話，一付「姨媽」的神氣。就過一張椅子坐了下來，一握手，一付撲克牌擺在她的面前，我知道今天談不了一會兒，「五百分」又要打起來了。

小丁坐到另外一張桌子，看了我一眼，完全是「當心呵！」的神態。

就這樣，我開始陪起這位「趙姨媽」來，同時，也就開始真切的認識，這位有才華，有光輝的過去而今天逐漸的在煩惱，煩燥，暮氣，牢騷的泥潭中陷下去的，一個卓越的女演員，一個我戲劇上的前輩；自然，在以後的日子裏，我不曉得一共講過多少鬼故事。一共打過多少「五百分」？

一付撲克牌，一把茶壺，一盒萬金油，是何等忠誠的追隨着趙慧深！

上午永遠像她的晚上，下午永遠像她的早晨，十分之九點五，她是隨到中午十二點才起身的，愈到晚上，精神愈好，話愈多，夜裏兩三點鐘，才正是她底精神飽和點，天生成的，一個幹瘦的人，一個百分之百的熬夜鬼。

時間怎麼過呢？

講故事，說笑話，談鬼，天南地北的瞎話，刻薄的批評人，口渴了，手邊有的是茶壺，頭昏了，口袋裏有萬金油，頭角揉得不起作用了揉揉臉；再沒有作用了，揉揉眼；索性塗在香煙頭上吸到肚子裏去。一般女士最大的消耗是口紅，而趙姨媽則的確是萬金油。她能夠拖四個人就打「五百分」或者「一擔牌」，雖然她永遠都性急，都為對家出牌一板牌，或者怪對家居然沒有她預料中的一張牌而生氣，雖然她永遠覺得作她的對手底人得是笨虫，但她還是一牌一牌，一天一天的玩下去。有時，這些玩牌的人因為她那一人打完四家牌的毛病弄得實在沒趣了，或者玩得實在疲倦而

放了的時候，趙慧深她一個人也要玩個夠的。有一次，天亮了，有人發現她還沒睡，昏黃的電燈伴着她和她的睡了一天的撲克牌，於是問她怎麼還沒睡？她說，一個人過五關。繞過不通，越不通越氣，非讓她通不可，終於通了一次，但又想，既然通了一次，就讓她通第二次，這樣通來過去，想不到天已經亮了。

自然，這以後過五關過通背的舉動是很多的。

趙慧深的丈夫是陳宗庭。

兩個怪人碰在一起完成了一對叫人無法相信是夫妻的夫妻。

趙慧深對陳宗庭的批評，只有一句話：「你這個人哪！」

陳宗庭對她的批評，只有一句話：「慧深這人，想得太多了。」

「想得太多！」的確是一句非常中肯的評語。

想，想，再想，愈想愈覺得作得太少，但愈覺得應該多作，應該多作的事，而結果是永遠想，想，想而已。

知識份子呵，知識份子！

自己清清楚楚的走進自己所安排下的深淵裏去，鬱悶，苦惱，憤恨，掙扎，而還是一步步的走向深淵去。這不僅僅是趙慧深一人的悲劇，而是整一代知識份子的悲劇！平凡，瑣碎，無光，無色，沉重而又沉重的悲劇！

茶壺，萬金油，撲克牌，唎唎，罵人，刻薄話，謔鬼。解脫不了這悲劇，失敗的仍然是趙慧深自己，企圖逐漸驅掉悲哀和迷惘，有時會清醒的抬起頭來君臨着你的整個生命的。

在重慶，我就曾經見過悲哀同迷惘主宰着的趙慧深。

青年路上一間陰暗的房子裏，兩個劇社擠住在一起，而趙慧深居然有一間單獨屬於自己的房間，雖然是全屋子最陰暗的一間，但總是她一個人的天下，而何況晚上電燈一開，明如白晝，上午又是她的晚上，還怕它黑什麼呢？

打「分」的人，喜歡擠開天的人，屬於熬夜鬼之類的人，當然是這屋子的固定的客人，我是這固定的客人甲之一。

記不清是三十年初夏中的那一個日子，天氣相當悶熱，我和另外一個熬夜鬼同趙姨媽聊得很夜深，題目忽然無意的轉到她的頭上，問起她為什麼近年來不大演戲的問題。

話不是我開頭的，不過我深深的記得她「馬路天使」中創造的那麼驚人的形象，我當然願意知道這位卓越的女演員表演藝術有沒有越心。夜靜得很，她沒有馬上回答，第一次看見一個尖聲尖氣叨叨的人底沉

歇，她又在香烟上抹萬金油，我們又習慣的聞着一種又熱又涼的氣味，她力用的抽着烟，好像在探索自己的趣味究竟藏在那裏？

另外那個愁夜鬼帶着熱烈的口吻說：「聽說最近有人請你演繁漪，你演得最好的角色，我們都深欣賞過哩，你？」

她深深搖了搖頭：「我沒有答應他們，我想——」

我彷彿看見一陣微微的寒風的顫慄在她的身上很快的通過。

「你為什麼不創作？」我盡量用着很平穩的語氣，怕傷害着她的自尊

她已經沉溺在自己的思潮裏，根本不會注意到我的語氣，順着我的話接了下去：「是呀！為什麼不寫東西？」她抬起頭來像告訴我我們一個消息似地：「我計劃了一個劇本，寫暮春的情調，氣氛，寫知識份子的——我好幾次會告訴過你們的，題名，我非常喜歡，是——」像剛湧起的泉水突然遇到了堤圍似地，她不說了，只用力的抽着烟，顯然地，她是不願意提她她自己計劃了很久而仍然是計劃的東西。接着，她拿起路翎著的『財主的兒女們』那本厚厚的小說來講，那裏面的某些場面怎樣好，那些華爾施又喜歡，分明是在故意惹亂她自己的思潮了。不過，就在這開始發亂的那一瞬間，我發現她的眉梢眼角，有一些突然出現的『決然』的痕跡，叫人想起一種被擊得快倒下的拳師，不服這口氣，而隱隱的鎮定自己。

我彷彿看見一陣微微的寒風的顫慄在她的身上很快的通過。

「你為什麼不創作？」我盡量用着很平穩的語氣，怕傷害着她的自尊

她已經沉溺在自己的思潮裏，根本不會注意到我的語氣，順着我的話接了下去：「是呀！為什麼不寫東西？」她抬起頭來像告訴我我們一個消息似地：「我計劃了一個劇本，寫暮春的情調，氣氛，寫知識份子的——我好幾次會告訴過你們的，題名，我非常喜歡，是——」像剛湧起的泉水突然遇到了堤圍似地，她不說了，只用力的抽着烟，顯然地，她是不願意提她她自己計劃了很久而仍然是計劃的東西。接着，她拿起路翎著的『財主的兒女們』那本厚厚的小說來講，那裏面的某些場面怎樣好，那些華爾施又喜歡，分明是在故意惹亂她自己的思潮了。不過，就在這開始發亂的那一瞬間，我發現她的眉梢眼角，有一些突然出現的『決然』的痕跡，叫人想起一種被擊得快倒下的拳師，不服這口氣，而隱隱的鎮定自己。

我備着站穩腳根再來的神態。

我知道沒有什麼可聊的了，於是服從了疲倦的命令，我們回到了自己的宿舍；但躺在床上，我是再也睡不着了，老是否見趙嬌嬌底『默然』同『決然』兩種神情。

枯樹會抽出綠色的新芽嗎？會的！只要春天到臨。

奴隸會站起來嗎？會的！只要他敢於打破自己的鐵縛。

海燕會飛過重洋嗎？會的！只要他不歇下來，更奮勇的飛！

到上海以後，沒有見着趙嬌嬌，我以為可以再以聽她嘖嘖叨叨埋怨這座罪惡的城市，又可以和她打『五百分』的，然而，她，早就走了，澈底的拋掉了她滯留了多少年，也拘囚了她多少年的生活，衝出樊籠踏上了另外的新天地，憑她這麼個滴滴咕咕，懶散煩瑣的人，會有這麼大的衝動，實在叫人難以置信，但事實，她是這麼做了！

再見吧，「想得太多」的生活！

再見吧，「想得太多」的生活！

再見吧，撲克牌，茶壺，萬金油！

我彷彿看見她有力的抽起那雖然還是瘦弱的手。

我更看見她那眉梢角上的『決然』的痕跡，逐漸鮮明，逐漸擴大，逐漸膨脹，而，而終於是滿臉的明朗，笑容！

(四月八日夜) (第二年第五期)

導演陳鯉庭

汪 盧

一、「外國的中國人」

在重慶，有一兩家破舊的茶館，有如上海的本地茶館一樣，但錢特別賤，可以從早晨坐到晚。在這兒，常有許多戲劇工作者圍坐聊天，談話的題目有時隨着走過的一個熟人身邊發展。一位工作者指別着一個背影說：

「你看，像不像外國的中國人？」

但誰也沒有把它作為談料，只是哄然一笑。這個背影，微彎着背；我起兩個肩膀，臉下夾着一本洋書，正和一位留過洋的朋友走過，相形之下更顯得尷尬。——你想想：在洋人眼中的華僑是多麼怪，多古怪。在中國有些人彷彿在中國的洋人一樣的神氣，那麼，也有人，在蓬勃，激情的影劇團裏無疑顯得像在「外國的中國人」一樣奇怪，蹩扭——你瞧，不必看到他底蒼白的臉，只消看這個背影，誰都認出來就是陳鯉庭。

雖然他在閒逸地踱步，但他的動作總帶點急躁的神態，好像另有心事，使人常常記得的印象是靜坐熟思的時候，半歪的前額，架起了一套為了看書而戴的眼鏡，手捧着厚厚的洋書，似乎要鑽到書本裏去的神氣，你會覺得他是一個學者，思想家，很少會認為是一位導演了。

在任何集會的場合，很少有人注意到他什麼時候來，什麼時候走的。除了他主持的會以外，事後要問，陳鯉庭有沒有來過，誰都要思索一會才能回答。他是個不替應酬的人，也從不考慮到別人的注意。有時候他會流露一絲可愛的天真和童心，但都沒人注意到，圈外的人更是很少人認得他。

但重慶的觀察，很多都記得：「結婚進行曲」（後來被迫停演），「團圓」，「復活」，「大馬戲團」，「歲寒圖」……等等優秀演出，都是他導演的，最近放映的影片『遙遠的愛』，是他的電影處女作。

陳鯉庭是三十五出頭的人了，最早，他是學教育的人，以後，經過一個時期從事影劇批評，拚命追求影劇理論，尤其是史丹尼的體系。要除劇團的黃金時代，他是業餘的祕密。抗戰爆發了，他領導演劇第四隊在極端困難的一帶工作，直到武漢才離劇隊。他當過副校教授，在『中劇』和『中電』搬遷新聞片，所有的時間他都埋頭於演劇理論的研究。一長串歷史，也知他的人——不為人所注意。

現在他正努力在電影裏開闢他的新天地。說到電影，現行唯一的一本

電影理論書『電影規範』是他編譯的。內容側重蒙太奇的理論分析，帶着很深的意味。如果說，今日的影劇工作者仍有不少的人是靠經驗的累積來從事工作的話，那麼陳健庭却是從開辦階級劇團和影片場的一位。

二、他們到底是不是夫妻？

有人說，生命和感情超絕的藝術家，每個人都有若干戀愛的故事，但陳健庭又是一個例外。他是個不解風情的人，即使有人談論到一個女演員的生活，他也只是從性格和她所扮演的角色去分析，愛情的部份對於他是無興趣的。

假如你問：『陳太太是誰？』被問的人一定會慢吞吞的回答：『趙慧深。』

不曉得是那一個生命的春天，他的愛惜突然開了一次花，就是他和這位著名的『繁漪』和『馬路天使』隨炙人口的的女演員結合了。但他們的『大事記』始終沒有被人流傳，雖然慧深是個喜友健談的人，但仍然很少人清楚。

記起了兩件小事：

在重慶，他和慧深住在張家花園，那時候，陳健庭正在寫他的『電影規範』。趙慧深體弱多病，但却不嚴重。特別是重慶的夏天是容易生病的。

一天，趙慧深忽然感覺到不舒服，躺在床上，喊：

『健庭，我很難過。』

健庭正在伏案，連喊了兩聲，他才急忙的跑到床邊，簡單的問了一聲，慧深沒答，他失措的一個盤腿，又坐下去寫稿，慧深再喊：

『健庭，給我買盒八卦丹或者止瀉粉。』

健庭慌忙的站起來：『哎，我在做事！』（急轉口）好，我叫隔壁姑娘幫幫忙，『大概沒找着姑娘，出去了一趟，又坐下，寫起來。一會，慧深又喊：

『健庭，你這個人！』

他又連忙的站起來，出去，回來，又再寫，大概沒找着，如是的有兩三次，直至慧深似乎睡着了，他也似乎忘記了。

又有一次，趙慧深住在一個劇團的女宿舍，陳健庭從老遠跑來看她，那是上午十時左右，不曉得是和趙慧深開了什麼玩笑，還是沒有起床？（趙慧深是個失眠鬼，深夜三四時還沒有睡覺，而陳健庭卻起得最早。）趙慧深沒有理睬，他就抱了一把凳子，就在房門口坐下，看着洋書來，一直到中飯時分，約摸有兩個鐘頭的光景。

趙慧深常說的一句話：『健庭，你這個人！』底下呢，可能是那麼不通人性，那麼固執，或者那麼彘頭，總之，是那麼特別。而他呢，卻常

說趙慧深：『你啊，就想得太多了。』

所以，朋友們常會發出疑問：『他們到底是不是夫妻？』但他們的婚曾經生活在一起，而且也是休戚相關的，不過彼此關切的，多半是彼此的工作問題罷了。

現在，趙慧深是跑到遙遠的地方去了，而且訊息不通，也很少聽他提起。偶然從他朋友補出幾句話：『他離開了這個個人爭奪的社會，到那沒有人經親人的地方，在彼此被動督促的環境下，可能多做點工作。』也許他在祝福她吧！藝術的天地是無限廣闊而斑斕的，他獨自地在飛翔，可能忘記了這天地以外的一切。他唯一的一份愛情是完全交付了藝術。

三、走一步是一步，納比不走的好。

是的，他的生活就是和藝術連結在一起的。他可以呆在圖書館裏，凝鍊貫注於他的藝術天地，獨往獨來。而絕不可能跳躍在別人欣賞之中。所以他可以成爲一個理論家，苦學者，不可能是一種運動的領導者。

他在江安劇校教書的一段時間，大半是生活在圖書館裏。他的學生，形容他教書說，開頭滔滔不出諸口，一出口就收不住，彷彿沒個完，『聽他的教書真累人！』他的教學和工作的方法，都經過仔細計劃，是科學的，也是呆板的。——甚至心理到生理的——他可能給你計劃了路，按照着走是可以通的，但如果你不能走，那他就沒法了。與其說他在指導別人，不如說他在不斷的教育自己。

在劇校時，他就沉醉在劇校的『書裏』。研究『大馬戲團』這個戲的作着和人物性格，心理和背景。作者是怎样寫的，主人公爲什麼要揮耳光，有什麼根據？

以前，他在中製的時候，費了很大的力氣企圖做出一個影片編審室，把所有的新聞片，逐個鏡頭分析開來，每個鏡頭做成一張卡片，詳細註明每一個鏡頭的內容，作用，運動，和分頭編註，這樣做成了像圖書館一樣的無數的卡片。他說：這些資料可以便利導演翻閱！用不着翻頭片，省事得多了。後來有幾位導演也對他的卡片有過興趣，可惜因爲失火燒去了。以後，他在『中電』也是不斷地編審新聞片的分析和組合。今天，他能成功一個導演，總不是偶然，他確實在這裏花過最大的努力。

當然，有人懷疑這種工作方法，在藝術的表現場合是否用得着。但他是不計較這些的，他相信自己的勞力，他相信從勞力得來的結論。他忠於藝術工作，他知道自己不是個俯仰立就的天才，只有按着計劃做去才會成功。

也許他還意識地去創作，似乎他只是在工作，在工作中充實自己。他

說過：「走一步是一步，走完了若干步，就到遠處一個階段了。」他只求前進，所以不會懷疑失望，也沒有突跳的成就。他不斷地用各種方法去探索，去敲叩成功的門。他的信條是：「走一步是一步，總比不走的呀。」

藝術不是機械的工作，鑽牛角尖或許會迷失的，但這種忠實的執著的精神是成功的一種因素。

的確，他的藝術天地是廣闊的，寬闊無垠，他可以終身在裏面探索，追求。

四、混身發抖奪門而走

陳墨庭，和他做個朋友是極好的，但和他一起工作就常會使人頭痛，就是他這股兒向執的脾氣，經常把許多人事問題忽略了。因為他是不善處理人事的，更談不上「一應付」的一手腕了，所以在工作上遭遇到困難，往往就束手無策。這不是一定他的錯，往往是無力挽回局而已。

拍一通遠的委一時，他作爲了一些演技問題和演員爭辯得面紅耳赤，各自走開。當別人和釋下來了，他卻依舊爲了問題矛盾存在着，於是又把問題重新提出來，又一次爭辯。但事過以後，任何爭吵似乎都忘記得乾乾淨淨。

市俗作風和藝術精神是對立的，一般把面俱到的手腕作爲衡量藝術的標準的人，對於他是不可忍耐的。但他對於藝術的忠實，却贏得了一部份人的同情與激動。不過碰到了個人發展和實事手腕的人，他只有抖擻，自然離去了。

三十二年重慶霧季，他爲中華劇藝社導演「復活」在國泰戲院上演，觀眾已經上座了，馬上就開幕了，後台發生了極度激烈的爭執。因爲演期太迫促，籌備不及，臨到開幕了，道具沒齊，佈景沒乾，服裝，效果都還弄不好，不僅脫離導演的要求太遠，一般說來也太可憐了，全場空氣都顯得惡劣。演出者跑來催開幕了，導演是忠於藝術的，認爲戲沒弄好，不能開幕，要求延期。演出者屢索術是老牌劇團負責人，認爲票已賣出，不能退，爲了開場，爲了信用，爲了聲譽，要馬上開幕，導演堅強地認爲應該對國家負責，對工作者負責，不能開幕。爭執就鬧開了，越鬧越凶，陳墨庭被追急了，對全體工作者沉痛地說：「我無能在短期內將戲排好，無以對國家，無以對工作者，而演出者又不能延期。好的，現在已經不需要導演，導演的地位已經等於零，我要向國家負責，不認識這個戲，我導演，我抱着鎊向幕跑去，演出者把他拖回來，國家的聲譽何便隨風吹，狂地喊：「我是流氓，我不懂藝術！你是大藝術家，大導演，你是祖宗，我是孫子……」突然跪在地上：「興運，我們是十幾年的弟兄了，我是你老大哥，你饒了我吧……」頓直登過去。陳墨庭在這個情景之下，更是說不出半句話，目瞪口呆，臉色慘白，渾身發抖，一揮手奪門衝出，導演走了，而「復活」也在這樣沉重的空氣下拉了幕。

五、孤獨的人

「怪」，似乎是陳墨庭的一貫印象。其實這是一「迂」。

這種生活在藝術的天地裏的脾氣，實在是一股爲藝術家或多或少都帶有一點。只是以他顯得程度特深。他常常陶醉在藝術神聖的境界中，往往迴來，他忘了自己的存在，也忘了眼前的一切。無聲生活，空響，朋友，金錢，對於他都可以無損分毫，和他周圍的爭奪的社會就存在着一種隔閡。因爲這，他不會感到冷淡，也不會感到溫暖，對人和對他自已都一樣；說他「自私」，「不懂人性」，都不恰當。其實他對朋友倒非常忠厚的，沒有「手腕」，沒有虛假和作偽。他可能對朋友非常關心，但也可能在他的天地裏迷失了。

「迂」，這個字正是他的特徵。

因爲迂，再加上他的明訥，不善表現自己，所以不爲人「注意」，不爲人所了解。也因為他迂，所以他對藝術，對人，都有著嚮生的正直，真誠，所以有他自己的救世。

「迂」是很容易鑽到牛角尖去的，但失去了這種迂誠也就失去他可貴的本色了。

然而，他就不免孤獨了。

他確實在那找他的真誠的合作者，他也運用種種科學的方法去減低這種與會的指數，因爲他的健康是不大好的。按說他應該感到懊惱的，但沒有一絲的寂寞的流露，也許連自己都沒有發覺，他總是給他的天地，捉住，他有更大的力量支撐自己，能接受打擊，失敗而不失望，沒有快樂，也沒有痛苦。

「走一步算一步」這個信條確實在支撐着他，支撐着他。

我想起了一句話：「世界上最孤獨的人是敢有力量的。」（希望他能成爲一個有力量的的人！）（第二年第四期）



邱吉爾

邱吉爾在幼年時代非常頑皮，他的父母都稱他爲「煩擾的孩子」，而現在從他的喜愛戰爭看來，簡直可稱之爲「煩擾的老人」！



半生軍閥，一代偉人！

抗戰榮軍之父段繩武

·青·

他自認做官括來的財產是贓物，要退贓消罪，重新做人。

北伐戰役後，當年許許多多英雄好漢們，有的改換了旗幟，一躍而為革命的新貴；有的領了野，南無阿彌陀佛……有的呢，解了兵權，掛着空頭帥銜，得樂且樂。段繩武，一個係屬部下的一軍閥，自然也逃不出這些路子，但是，他終於衝破了苦悶的包圍，另找了一條人非有異義的新途徑。說起他，話可長了。

他，河北定縣高頭村人，像其他的好漢們一樣，出身農家，只讀過私塾同小學，十五歲那年正逢辛亥革命，偷偷跑到北平去當兵，給家裏人揪了回來，第二年終於又跑了出去。內戰白熱時期，只要幾個錢一打滾，保存老本不丟命，同賭博一樣，手裏來了，不難連賭幾個莊，扶搖直上。在直皖一戰中，段繩武的頭章上已經由光板多了兩條橫，由小兵升到了排、連、團長，算起來足足爬了八年。這以後就入了「官迷」，為了升遷未遂，還鬧過一次自殺，他總算在內戰中許多兄弟們的屍身上奠定了「地位」，成為直系軍人的一員大將。賣命的結果，也曾經三次受傷，有一次左臂骨折，被送到前門日本醫院去治療，開刀時候，他表示英雄起見，拒絕用麻藥，做效關鑿長刮骨療毒，頗使崇拜英雄的日本人欽佩無已，把他看成是中國的武士道。這種氣質，健勁，正是他早年生活的特徵。在養病期間，這位多情的將軍同一位女護士火熱起來，可是把於日本的人為法律，終於成爲泡影，反把這位「台灣姑娘」一生葬送了，這件事比在戰場上殺人，還要富於刺激性，段繩武開始發誓自己：「不過是一個中國英雄而已！亡國奴連戀愛權利也被剝奪了！」

民國十五年，他已經是身爲團長，官兼軍官警備司令，及浙東清鄉司令，隨即就晉了師長副軍長，率領警備，這不是一個肥缺，而且手裡牛殺大軍，他的作風，依老粗的說法，是一乾脆一痛快，當時甯台一帶海盜同流匪徒極多，段繩武腦筋里雖然還沒有建立了「治亂世用嚴刑」那一套理論的體系，可是心裏實際約約的連想成一個「青天大老爺」。他設計抓着了兩個頭腦，由他手下有兩千個徒弟，在工商界很有勢力，雖然有人出來保釋，用金錢買活命，還是條條芳那裏去疏通疏通，可是段繩武不管三七二十一，下了命令：「把兩個軍小子的頭給砍下來！這一來，真的造成了「段青天」，雖然背後人家也喊他：「段團匪」。他對於部屬懲戒也很「嚴明」，當了師長時，對每一士兵，均能直呼其名，加以諄諄！

駐軍在山東泰安時候，他聽到入漢馬武訓行乞與興的故事，人們對武訓，比對任何一位將軍，還要顯得真誠的崇敬，這頗引起他的興趣，他到武訓的故鄉魯邑去參觀，分訪武訓的故鄉，聽了人生最有意思的一課書，很受感動，心裏落下了「一種武訓種子」，「將軍與乞丐，誰更偉大？」

北伐戰役結束後，上英雄時代開始沒落，段繩武被調到寬化，光輝的日子過去了，手下五千兄弟，沒有安身立命之趣，於是上了萬言書，說「邊防空虛，擬電馳西北」，可是有誰肯相信他不曾別有心懷呢？公事批下來四個大字：「礙難照准」。一怒之下，段繩武辭了兵權，臨別對部下兄弟說：「不是咱不替你們，是上面不許你們活命呀！」將軍痛哭起來，後來，這些兄弟們又投身於軍閥混戰的戰場，「八塊錢」一條命。「七七」抗戰，部隊番號難存，而早已是那兒一廟，却不是那個菩薩了！現在，有些老弟兄又倒在內戰血泊中，死而有知，當要抱頭痛哭吧？

段繩武跑到北平，沒有軍隊的將軍，變成了風流的「寓公」。從前清道老手裏，買到一幢豪華的住宅。打打牌，吃吃喝喝，自然還有些女人，家裏是食客盈門，出入有汽車代步。但是，在一度混亂生活之後，他開始感到人生乏味，有一個時期，一個人獨在房裏讀起金剛經，仍然擺脫不了一煩惱，不久他同王辰玲女士結了婚，王女士「齊香」人家的後代，在北平一個女中讀書，酷愛運動，自然對這位丈夫是不大欣賞的，無論如何說法，段繩武在一般人眼裏始終是個軍閥。可是他們生活在一起之後，彼此發覺到還是事業上的同志。倒是結婚之後，才開始戀愛。同時武訓的故事起了發酵的作用，二十年的冬天，北平的人們正忙於過年時候，段繩武毅然率領全家遷居到冰天雪地的包頭去了。

他放棄了舒適的「寓公」生活，到荒涼寂寞的經西去創始他的事業，這是他一生劃爲兩部份的一道紅線。

十年以後，他回憶這件事，曾經有坦白的陳述：「孔子說：富貴如浮雲，武對於富貴，恐怕更浮雲也似的影子也沒有，自從進了武訓的故鄉以後，理與慾的衝突格外劇烈；良心深察的結果，深覺以前都是有罪，證明了自己



像 武 繩 段

已往作官剩下來財產完全是贖物！以往對自己的錯誤總是寬恕原諒，未免太客氣了，要把以往的贖物合理的消散了，再努力給社會作些應作的事，以贖我的罪！以求良心之平安！

這比蒲東還要大：認「財產是贖物」一外，更蒙「退隱罪」！不但是自己的解脫，而且也是對同儕的嘲笑；即是在現在，我們還聽到有第二個段繩武這「乾脆」的將軍，誰一認自己有罪，「贖物」當然不必提了！

他把北平的產業變賣一空，作為移民贖來的經費，先後遷移河北定縣貧民，及黃泛區災民百餘戶在綏西拓荒，以後，竟有許多貧民相率而來，在綏西包頭，五原，建立了河北新村，明軒村，幼年村，段繩武認為被稱為「村長較之在帶兵時代被稱為軍長司令」更顯得貧民相率而來，新村的締造是煞費苦心的，在貧瘠綏西，要開闢地苦鬥，要同人為的聚資租佃制度周旋，從二十二年到二十六年，他默無聲息的在風沙中工作，照他說是為了一找一條有意義的人生新途徑！

他到底找到了。綏西新村，是一個新社會組合的實驗，依照耕地農有的原則，實行集體生產，他的理想要建一個共同勞動，平等享受的社會，不但要有雞犬之聲而且要有鼓鐘之聲，機器之聲，打靶聲的社會。貫串在這理想之間的是「武訓精神」，墾區里建立了武訓小學，武訓紀念堂，並且把武訓

故事編成通俗讀物，大量播種。他先後兩次，到北平救濟院選了此婦女與綏西新村的青年結婚，算起來，此刻已有不少兒女成羣了，可是，段繩武自己的三個男孩子在新村墾區開拓時期，因為營養不良，患傳染病相繼夭折。綏西新村是在他眼淚與微笑中成長起來的。回頭看看段司令與段村長，真是一件極富於傳奇的故事。

抗戰爆發，段繩武的再穿軍裝，十七年一怒辭兵鎗離時，段發誓不再穿軍裝，此刻，取銷了這諾言，笑着說：「戰爭性質不同了！一段繩武這人也不不同了！這位胖胖身軀的軍官，地位也不不同了！他隻身南下，在匪騷擾到了故人馮恩伯，便留下來「參贊戎機」。有一次在山西行軍，不憚驢馬，跌入山溝，稍愈之後，由於跋涉艱地疲乏，宿疾糖尿病復發，被強運到漢口，轉往岳口鎮後方醫院去療養，他的家裏，留在綏西軍，很久沒得到消息，焦灼萬分，他的夫人魏韓十甲才把他找到，抱怨不休，可是，段繩武笑着說：「一團！一團！我怕你們找來麻煩，才躲到這里，結果還是讓你們發現了！他受過傷，作過傷兵醫院，因此，他體貼到一個負傷士兵的切身痛苦，也了解一些醫院的「德政」，在他生命中就起了第二次大的轉變：武漢撤退以後，他開始認真為抗日負傷的官兵作事，當時陳誠任軍委會政治部主任，部長，遂徵繩武為設計委員，專門研製傷兵救護工作，當時的政治部納納很多進步及各方面的人士，有一些國氣，後來就不大問了，段繩武隨即就從方勤務部政治部主任，階級是中將。為人所樂道的有幾件有功於負傷士兵的事：第一，是創立榮譽軍人招待所，由第九號區實施，遍及各戰場，在火線與兵站之間乃至敵後，負起橋樑任務。前方掛彩的弟兄，由招待所與各地將領聯繫，醫療及供給飲食外，並作迅速的移送，不知挽救了多少將士的生命，使他們免死於遲延救護及傷口潰爛。有一位榮軍提到這件事還念念不忘，他

說：「我就是湖北之戰中負傷，住過招待所的！」故了我的命！第二，是傷兵教育，他在西華荒時期即主張通俗教育，頗頗有成效，在段繩武即自任西北分社總幹事。到重慶後即延聘許多作家如老舍，何香凝來負傷兵通俗讀物印刷的工作，先後出版二百餘種小冊。他認為中國真正的文化人還是那些江湖說書唱詞賣唱的藝人，因為他們才是大眾的文化橋樑，當時傷兵時常一團事，段繩武做做激昂的為他們申訴：「傷兵也是人，他們受得苦，比一般人更受，不給他們正當的工作，怎麼不使他們走上邪路呢？」舉凡傷兵鬧事的場合，段繩武一到便平息了，因為他切實體諒了這些傷殘同志們的心酸，他翻了一本「士大夫童子團戲院」小讀物，對於傷兵的心理有極生動的刻劃，是負傷士兵最愛讀的一本書。他認為要救軍傷兵的人格，二十九年春天，他提出「榮譽軍人」名稱代替了傷兵的雅號，這一改革沿用迄今，有形無形中和了不少傷兵一團事。第三，是「榮譽軍人職業問題」，一死而不廢的主張是他提出來的，起初這工作受到很多阻礙，段繩武總是：「慢些來，不要灰心，路是人走出來的！」不久成立榮譽軍人職業協會，訓練了兩千多個榮譽軍人成為生產戰士，勝利後發展成榮譽軍人互助社，可是段繩武已經不及看到他種下的種子，所開的花，結果的果，竟作古了！

不容不說，榮譽軍人的工作有許多缺點，段繩武也以極大的勇氣克服它，可是他沒有從前做司令時，大喝一聲：「把那那小子的頭給砍下來！那那威風了。眾所周知的傷兵醫院的重重黑幕，剋扣軍餉，草菅人命，偷工減料的事情，尤以傷兵飯菜的粗劣無以兩極為普通，段繩武只是政治部主任，他沒有權力去管這些事，他根據實際情形會說：「本唱詞唱。破大光收良伙食，命政工人員到各醫院去頭，主張伙食由傷兵自己辦理，得到幾千萬傷兵的擁護，可是因此惱怒了別人，不久，這頭詞便被禁絕了，認

爲他 多管閒事，別有心腸！ 段繡武一度很灰心，可是他堅毅的工作，只認爲自己能力不夠，從沒爲這件事批評過別人，寧他死了這了，這缺點更擴大了，形成了一個無底的深淵，埋葬了不知多少傷兵的生命！

段繡武辦事極認真，他的早起是聞名的，常常第一個到辦公室。把那些正在夢寐中的人驚醒，被他拖起來，弄得人怪難爲的，而他的天大反應到醫院中去親自給傷兵洗衣服，又是一件風傳的佳話，辛勤工作的結果，他的身體衰敗了，二十九年七月五日他對部屬訓話，辭去軍服編制工作，因爲要與中國工人商談藥業生產辦法，仍然出席，當他辦完了這件事，也是最後的一件。車抵歌樂山，已經不支了，第二天入中央醫院診治，斷爲腸阻塞病，開刀結果，延至七月十三日黃昏，因七日未進飲食，血脈下降，心臟衰弱，與世長辭！他一共活了四十四歲。

段繡武逝世消息傳出來！全國藥業軍人痛哭。在政治部辦公室裏留下兩樣東西，一個是胖臉娃娃，一個是鑲有駱駝的銅尺，這是段繡武晚年性格的象徵，他自己也是胖子，却有童真的心情，無一件事說他，他愛吃肉，可是醫生禁止他吃，家裏人在飯桌上隨時監視他，有一次實在忍不住，故意把筷子摔落在地上，家裏人給他換掉筷子的時候，用手抓了塊肉向裏塞了一塞，給他小女兒藏破了，大喊：「爸爸又偷肉吃了！」一段繡武像洋娃娃一樣笑着把肉遞了下去。他最愛駱駝，曾經說：「駱駝不會花言巧語，不會講求個人享受，不會向同類挑戰，着些是非，駱駝只會忍耐耐勞負其重載，結隊合羣跋涉長途！」這些話成爲了今日藥業互助社的社訓。

他被人家稱爲「段青天」「段駱駝」。現在被公認爲「傷兵之父」。三十三年七月，全國各地藥業軍人追悼這位偉大的軍人，自動集資在重慶高灘岩建立了一座紀念碑，有的窮得拿不出錢

，甘心情願把衣服賣掉了這樁心願，揭發時候，無數手足殘廢的士兵親來哀求收斂，他臨死時猶呢喃自語：「榮譽新村……榮譽新村……把事當事！把入當人」這聲響，在碑前許多未死者響着出來，前天我見到一位榮軍談到這件事，他還感嘆的說：「假如他今天還活着！你聽：把事當事，不就是科學精神？把入當人，不就是民主態度？」只要你隨便找一位榮軍談起



武訓

我在很小的時候聽說中國有二個興學的義士：一個是在洋溪溪裏搭棚的姜澄衷，辦的澄衷學堂；一個是做泥水匠的楊斯恆，辦的是滬東學堂。還有一個是山東的叫化子姓武，辦的是什麼學堂我就不大知道了。可還知道一點武姓與姜楊兩氏比較不同之處，就是：姜楊兩氏是在事業上發了財，然後拿出家財的一份或一大部份來辦學，武氏却是終身行乞所得，完全用之於辦學。在這一點上，我覺得武氏比姜楊兩氏尤可敬仰。此外我就什麼都不知道了。

最近山東堂邑私立武訓中學寄給我一本「武訓先生」，要我做篇紀念武氏的文章。我讀了這本書，纔知道武氏死於前清光緒二十二年，即西歷一千八百九十六年，那時我只有五歲。時候既隔了很久，又不像現在一大群時時有報紙代爲宣傳，我們外省人自然不大容易知道了。

武氏並沒有名字，因爲行乞了，所以就叫做武七。當時人因爲他興了學，就替他改名爲武訓。其實名從主人，武七二字何嘗不撲天大方？何必硬脫去了他的破頭巾，替他硬戴上一條頭巾呢？他行乞興學，在旁人看來似乎是瘋症。問他是何病症，他自己說是癡學症。這「癡」字最足以表顯他的人格。當時人替他改爲「正」字，就全然無來了。唯其是武七，是癡學症，所以他才

論

劉半農遺作

段繡武，你會立刻看到他們臉色變得那樣，起敬。

段繡武死了之後，他早已把「禮物」變化了。他的夫人將一部經緯機械維持生活，兩個女孩子，一個繼承父親的志願，在上海醫學院讀書，爲了保持段繡武夫人再度的請求，奉養終生。段繡武失去了財產，獲得了人心。

(第二年第三期)

是中國數千年來唯一的一个奇人。若然是武訓，是義舉止，望女生義，只是一個通常的鄉黨篤行的君子，那算得了什麼？

在「武訓先生」這本書裏，我覺得最有趣，最有價值的，是張道平先生所作「武訓先生事實紀略」一文後面所附的「武訓先生歌謠」三十三首。因爲這是武氏自己說的話，我們要看見他的偉大而特異的人格，只有這幾百字是真實證據。

武氏初爲僱工，後以交欺於其姊丈及領陶某座生，即棄傭而爲丐，他唱道：

抗窮教人攻，不如訂彼隨自己。

別看我窮做，早晚修個義學院。

(抗窮，爲僱之俗稱。)

在他決意辭職之前，「臥於房內不計不食者數日，旋即辭去，若中風迷」(張道平先生在文)。他臥於房內不食者數日，一完就是他的對於終身事業下最大決心的時候。他這時候所感覺到的，大約是這樣的三件事：

第一，替人家做工，受受人家的氣，要受人家的欺，還不如訂彼自由。

第二，人家催我做工，學氣我，還要欺我，一定是因爲沒有受到良好的教育。

第三，社會上沒有受良好教育的人太多了，我雖沒有能耐，就是訂做，也要與辦學，改良

社會。

於是他就決意討飯與學了，討飯與學，當然要按社會運作發瘋，所以他就有了義學症的稱呼。他既決意與學，他就把一生的精力完全用在與學上。在他所唱的三十三首歌之中，「修義學」三字見了廿三次。可見他除義學之外就沒有第二個目的或希望，他把他自己就看成了一個修義學的機器。這還專一不捨的精神，我們最應當表示敬重，最應當取法。因為在現在向中國，我們所看見的只是候補武裝的高能政客，胡秦韓楚的黨員，牛頭豬三腳貓的學者（連我也在內）。他在前做或向人捐款時所唱的歌真有這樣的幾句：

我學飯，你行善，
修個義學你看著，
你們行好，俺代勞，
大家幫着修義學。

不強學，不強化，不用香伯。

他化做你行善大家修個義學院。

他把行好行善歸之於出錢的人，自己只處於幫忙或合作的地位。這一強道德觀念，我希望一幫高官厚祿，為國資勢的大人先生們多多注意。因為直到現在為止，似乎我們腦筋中只覺得老百姓應當拿出錢來給官老爺們辦事。事未必就辦得好，那已是官老爺們的功，事要是真辦得壞，也還有種種巧妙的推測可以不算作官老爺的錯。老百姓只永遠是活該出錢。你們聽說有一個種田老或一個洋軍天會這政府認為有功於國家沒有？他除討飯之外，還替人家做短工。他唱道：

出糞，亂草，拉馮子，來找。

甯盟，不甯了，不強錢多少。

（題字是孫運璿亂地器，貫二石輪以橫木，通常用牛馬拉之。黑，謂天黑，甯以日計工也）

不用拉，不用套，
不用乾土整廢道。

（梅拉與孫運璿牛馬之具，乾土整道，防牛馬之隨地便溺也。）

他所做的不是牛馬的活，然而他並不以為苦，却在誇耀著「我比牛馬還強」。這種的犧牲精神我們能比得上嗎？我們的血管中能於有得一絲一毫嗎？近十數年來，墨子的刻苦非毀之說顯為一般學者所重視。然其結果，只靠紙面上的文章做得好看，一般社會的實際生活却日見其奇怪殘缺。要用這種的民族去對付困難，況不知從何說起。此外，他還能管頂子和兩手飛行，向看客們「強錢」，又能結像頭，穿線袋，向兒童們賣錢。總之，他一身所有的能耐，無不完全用出來找錢。而找錢的目的，完全只是在「早晚修個義學院」。他對於他自己，簡直說不到任何的女慰。穿的不必說，就是喫的，也壞到了為人世所不能堪。他的理由是：

喫的好，不算好，
修個義學才算好。

所以他菜根也要喫，芋尾喫，希望

省下放，修個義學院。他連繩子也喫，蛇也喫

有時侯得不到食物，

碎碎碎瓦都能消化。

而所下一塊錢，

若不修義學，才惹人笑話。

有時人家給他水喝。他先把手洗了面，然後把水喝下。他唱道：

吸口水，不算窮，
不修義學真骯髒。

在這最後一點上，我們當然不敢贊同；只能認為他的一種辯，不足為訓。然而就辯字上加以解釋，也就不足為奇。不是我們都要抽煙嗎？煙與酒之有管於身體，亦何異於鹽水？所異者？我們的辯是從管中裝成的，他的辯是從刻苦中裝成的，此外還有什麼可管可刻呢？

他也很幽默。有時他討飯，人家不給反罵他

他罵：

大爺人別別生氣，

你老鴉時不生氣了，我鴉時出去。

這才可以算真正時了不抵抗亦即抗性抵抗的三味者。他不留頭髮，只在額角留上辮子式的塊，而且左右，拗不定人家問他為什麼，他唱道：

這這留，那這留，

修個義學不煩愁。

這這留，那這留，

修個義學不煩愁。

他把頭髮的留別以博人歡笑，從而自己亦得歡笑，這大約是他一生中唯一的娛樂方法罷。以親慈術家之留長髮，帶大領結，其狀不有奇不得而知也。有一天，他打破頭巾中，屋瓦上墜下一塊瓦，把他的頭巾打破了，他唱道：

打破頭，出出火，

修個義學全在我。

打破頭不在乎，仍用幽默口吻說聲出出火，這是何等的氣度。現在呢？恐怕必須是看人家被汽車碾死了無所動心，自己已被碾了碾了一口馬上就去請劉備債，那才可以算幽默。

他一生的志願只有與學一件事。他是五十八歲死的；他努力了三十年，專討飯作工，捐募所得的錢有好多高，所辦的義學有幾處，館陶，臨清三處。他五十三歲時，已差不多是功成業立的了，可還仍舊磨磨居居。人家問他為什麼不要妻的，他唱道：

人生七十古來稀，五十三歲不要妻，

親戚朋友斷個淨，臨死落個喪事症。

他是個不識字的人，而且完全受中國舊禮教所支配的人；然而他竟能不奉行二十年胡適之孟子的「無後為大」，而實行死後二十年胡適之先生所提倡的「無後為大」。他這種人生觀，在已往的中國人中，也不得不認為一種奇蹟罷。

我依據武七先生的歌詞以研究其人格，略如上文所述。我這藉於他的歌大與特與，同時感覺到自己的渺小與庸凡。（第一年第二期）

藝文人物續錄

✧ 汀 宇 ✧

趙慧深的多才

趙慧深，戲劇團裏的老大姐，誰見了都叫她「趙媽媽」的，在早期劇壇，確實閃爍出不小的光芒，「馬路天使」裏的街頭神女，「雷雨」裏的繁漪，其演技，幾乎至今都無出其右者。她是女學家趙景深的女兒。也許家學淵源的發啟吧，慧深不僅演技精湛，文藝修養更為卓越，讀過她改組的「自由魂」和「如此北平」的便知。不但如此，她還能寫詩，填詞，記得青年隨了「中旅」遨遊南北，追萍漢口，遊了一次姑山，心有所感，便填了一首「江城子」，茲錄如下：

遊小姑山（調寄江城子）

血光漲滿奪魂，寺鐘鳴，佛燈青，千丈波濤，下有劍芒森，十萬雄師灰壯骨，百戰後，風孤行。

危巖亂急晚煙，殘月升，幾孤星，夢里心情，難共白鷗輕，山水若知天下恨，山壓裂，水磨崩。

這首詞氣勢頗壯，且一腔孤憤，已露句中矣！

凍白塵會織

名劇作家陳白塵，不僅會寫劇本，而且會織補，西服上有了洞，他就用一個香烟筒把洞撿起來，一針一針，接縫細細的把它補好，據說他還有一手綉技，西服袖子的屁股破了，他可以把袖管割過來，讓破的地方換到下午換去。

呂恩吹人

「還鄉日記」的女主角之一，呂恩，是劇作家吳祖光的太太，她是國立劇專的學生，在學校裏的時候非常喜歡打架，素有「女土匪」的稱號。過後在「中藝」的一段時間，她更變本加厲，喜歡咬人了。當時跟她接近的朋友們，不管高的矮的，肥的瘦的，肩膀或者手腕總是被留下漬位「女土匪」的痕痕的。

白楊聽講亦落淚

影星白楊在重慶時頗努力進修，亦常聽名人之學術講演，某次在求精中學聽郭初民教授講論國史，及蔣汪黃花岡七十二烈士殉難一

段時並演證林覺民烈士遺妻書，那老聲淚俱下，楊亦被感動落淚。

沈星海的巴黎生活

沈星海在法國工讀的時候，住在一座九層大廈的頂樓。那間房子狹小得僅有一人高，放一張床，緊貼著一張椅，就沒有多少空餘了。好在椅子上方還有一面叫做「牛眼」的天窗。星海練習鋼琴時就站在梯上，上半身伸出屋頂，仰向天空，對著上帝，練習他的音階。

悲多汶流淚對觀衆

樂聖悲多汶，少年時曾在勃格爾格夫人家中任音樂教師，與夫夫人之女愛利諾戀愛。二十五歲時耳鳴痛苦異常，當其晚年登台指揮第九交響樂，台下榮譽如雷，氏竟不能聞，左右旋轉其背，悲氏面對觀衆，目睹盛況，眼淚交流不能發一言！

老舍與舒繡文

幽默作家老舍，在重慶次文某化晚會上，相聲名家亞司令，歐少久等人，與之說「對口相聲」，即處處被老舍奪彩。且有時談鋒亦極健，記得在重慶某一次戲劇界的集會上，與舞台名演員，隨後且曾主演「血濺櫻桃」，「裙帶風」，「一江春水向東流」等片的紅星舒繡文相遇，於是兩人大掏家譜，蓋老舍本姓舒，名慶春（後改舒舍予），結果，搬來搬去，舒繡文倒壽，從此便成了老舍的姪女，以後無論何處相見，老舍便以姪女稱繡文，而舒繡文也只好尊之曰慶春叔了。（宇）

皮喬先生

米克郎傑羅的壁畫作成後，有位多事的皮喬先生說所畫的大神都沒有穿鞋子米克郎傑羅的學生，後人稱他「靴子聖家」，謂教皇將畫取去，米克郎傑羅聽了，非常氣憤，就把皮喬畫在壁畫旁邊，毒蛙倒繞著他，如在地獄裏一樣。皮喬先生便去向教皇訴苦：「教皇，米克郎傑羅把我放進地獄去了，快點救救我。」教皇笑了說：「地獄我管不到，如在煉獄還有辦法，在地獄就沒有辦法了。」

西山六之婿與妻女

丁大文說西山六，是歐洲古代大樹獸家。他有一婿，極矮，但草佩一極長之劍，西山六見之，輒作惡容曰：「何人惡作劇，把吾女婿綁在劍上？」西山六之妻，見人每自稱年才三十，西山六在旁證明之曰：「的確一點不錯，我聽她說這話已二十年了。」



想創造小人國的陳鐵生

這並不是寓言，而是一個平凡的人所做的大事

本社記者：米六

一、此翁不老，此翁不倒。

我好奇的望着陳鐵生先生，想從他的服飾風度上尋找特徵。
「是嗎？他們也說我像個銀行家！」他翻開馬尼呢的大衣，指給我看：「這就是個銀行家的秘密，一個大窟窿，無數沙眼，開了天窗！再瞧瞧，嘿！我這縐紋夾袍，好料子，可惜在四川給耗子咬破了！」他指着領口問道：「看不出吧，這裏原是一個大洞，露出了白襯布，給我用藍墨水染好了！」

我們相顧大笑。

「這還不算，糟糕的是回到上海後，人發胖了，肚子特別大，緊身的小襖又不掙氣，扣也扣不上，只好敞着穿在裏面！」其實最滑稽的還是他那那條藍綢夾褲，膝蓋上面走了紗，像張着嘴陪我們打哈哈。他搖搖頭：「反正穿在裏面，沒人注意，破雖破却是古董貨，在四川時幾次想賣掉，賣的沒這法辦，不然，現在買新的可難了。」

他就是這樣的有趣，當他坐在椅子上發笑時，好像是瓷器店裏督督中陳列的彌陀佛，彷彿在他的大肚子上，肩頭上，手膀和腿上，爬滿了一羣頑童，逗他玩，鬧，自己也就是一個「老天真」。
「看不出來嗎？」他伸出手指比了一比：「今年六十三了！」
隨即，用一種惡劣的聲音說：「要學小孩子，聖經上寫道：你們若不轉變成小孩的氣質，就不能進天國！」

二、二十年前踏進雲南。

年青時候的陳鐵生，同他父親一樣，是個無神論者，反對宗教，光緒二十八年，他在一個教會學堂唸書，開始研究聖經，漸漸的受到宗教薰染，二十五歲時，一變而為虔誠的信徒。民國八年，他以「平教徒」的身份，踏進雲南去佈道，「平教徒」是指沒有在教堂任職的，不領薪水，自告奮勇佈道的信徒，他是中國國內佈道會的熱心份子，這團體純由中國教徒所組成，抱着信心，愛國，教育宗旨，誓願到邊疆荒涼的地方去做無聲而發光的工作。
他在雲南陸軍組成教會，並開設了一個診療所，他原是協和大學化學

系學生，但具有豐富的醫學常識。在這個僻的小城里，既請不到醫生，只好自己動手了，開下來翻讀一本叫做「醫學」的醫書，當民國十五年，雲南「二六」政變時，唐繼堯與龍雲作戰，他的診療所便成為傷兵醫院，收容了三百多人。有一個大隊長負傷，肚腸破出，氣喉管打破，沒有外科醫生手術，陳鐵生仗义勇为，照着洋上的指示，為之治療，總補，居然好了，這樣一來，隨軍人都知道他是陳會長而稱他為「活神仙」。

五月間，招安軍江濟川部，打着西路軍進軍的旗子，圍攻騰越城，這一路人馬都是土匪改編的，倘若入城，將舉意擄殺，城裏面沒有兵，又沒有武器，饑饉也拿不出主意，於是只好請出陳鐵生去辦。沙。
他為信心與精神所驅使，答應了，跪在地上作了一次禱告，他鼓勵自己：「倘若不幸遇難，為了救全城人的生命，死亦值得。」於是將被放在籠筐中用繩子從城上吊下來。

江濟川見到他破口便罵，沒有他分辯的餘地，就在這緊張的關頭，一個副官模倣的人喊道：「你不是陳會長嗎？」他應着了。
就因為這個不認識的副官一句話，使行談判成功，陳鐵生先生拯救了全城人的生命免於浩劫。

「那個副官是誰呢？他稱我救過他的命，當時我想不起來，後來仔細一想，啊！這到使我又想起了「一段故事！」他說到這裏低低的嘆了口氣。

三、在監獄中。

陳鐵生初到騰越，便每星期到獄中去佈一次道，他看到這那羣動亂痛苦罪惡的囚徒，不禁激起基督徒那種泛濫的感情，他首先給犯人治病，並且詳細記錄他們家庭狀況，犯罪原因，使他深深感到：「衣食足而後知榮辱」的語雖有真理，當時定讞的犯人，每天只有八個銅板的伙食費，說判決的人一個銅板也沒有，因此大半陷於飢餓之中，他回到教堂苦苦勸募，在每次診病時，給那些飢餓的囚徒每人一錢錢，一升米。
「要拯救一個人，先使他能活下去，才能使他靈魂正直。」陳鐵生先生豪慨的說下去：「就說去年冬天上海的情形吧，多少人活不了，我若是他們也要當強盜呀！」

他望望我：「咳！真想不到，原來江藩川手下的那個副官，就是當年獄中犯人，怪不得他還記得我，說我救過他的。」他後來越獄逃走，又去當強盜了。唔，幸好是遇見他，不然真是冤多吉少！」

四、驚險的一頁！

那時期雲南的政情是混亂的，上階，官民，在形式與實質上沒有兩樣，有一次，一隊土匪有男女老幼八百人，首領稱李司令，佔據了騰營城，陳鐵生第二次拯救了全城人的生命。

這位李司令生著眼病，參謀長張某，則因眼蓋時生了牛痘，請陳鐵生去治療，被治好了，對他非常感激。

「其實這是小病，我給他們用硼酸水洗洗，再用藥水去擦，這位李司令可樂啦，一定要我送他兩瓶藥水備用。我不但答應，還告訴他，連他部下的弟兄省病都完全免費，這一來感情處得極融洽。」他解釋道：「我在雲南多年，一般紅幫的術語略知一二，這樣就更容易接近。」

三天以後，李都藉口「奉令搜查民槍」，便開始搶劫，蓋殺了。有一天，陳鐵生在朋友家吃飯，突然接到一封求援的信，正好李司令在座，他把信拿出來，請求制止這種行動，李司令大怒，罵道：「不錯，搜槍是我的命令，但可沒叫他們搶劫！」立刻下令把搶劫的士兵槍斃了。

「這是給我的面子！酒席沒散，果就在西門外砍了頭。」他沉吟了一回：「你以為那真是土匪嗎？後來我才曉得，被殺的兩人，是他們沿路搶來的囚票啊！」

每天清晨，陳鐵生循著規矩到教堂去主持查經班，一次出門時，有兩個土匪在外面守候著，告訴他：「不能出門，李司令派我們來保護你的。」形勢緊張非常，他知道「守門」並非不幸的事情了，就在這時候，張參謀長來換藥，低低告訴他：「今天十點鐘我們還有行動，種種的城防大隊長同隊長，他們暗地裏調兵強來消滅老弱們，我們來下手為強，宰了他們了城，一把火燒了算帳！你放心，我們也派人保護你。」

陳鐵生面對著這個即將發生的不幸慘劇，他激起了同情，堅決的：沒有通同事，一定是什麼誤會，立刻派人把城防大隊長喊來，帶著他一同去見李司令。太師已經爬過屋頂，就快到預定的「行動」時間了。

他沉痛慷慨的說：「李大哥，這這回事啊！我陳鐵生願意用身家性命來作担保，如果有這件事，請你先聽了！現在城防大隊長還在外面等著，可以先把我們開起來，弄個究竟。」

陳鐵生先生解釋這回事對我說：「原來當地有個紳士姓李，名字不說吧，他現在還活著。同城防大隊長有宿怨，所以捏造告密使他們火併。這城防大隊長叫和發人陳先富過探報廣州非常時期大總統的密咨，現在也還活著！」

總算把不幸的事止住了，李司令派人去獄帶個告密的紳士，要宰他的腦袋，結果，李紳士逃到陳鐵生的診所床底下躲藏起來，害得他的姨太太被拉去用麻繩吊起大豬指，這是陳鐵生去說情才釋放了，連給他叩了幾個頭。

「好了，好了，我們還早也不能住了，明天就開放，給我們點路費吧！」李司令說出他的最低要求：「五萬現洋。」

那里找去呢？錢難又要陳鐵生去做，連呂榮士紳開會，辦濟的結果只有八千鈔票，於是他就帶著錢去。李司令：「還同你說的數目差得太遠，不敢請諸位兄弟們吃飯，只能當喝杯茶，李司令，看在我面上吧，留個人情，那裏會不面嗎？」

就這樣，又騙半了一場風波，全城人在恐慌不安的心情中聽著李司令的部隊在滾滾的號音中集合，又投奔到另一處去了！才喘過一口氣。

陸登解危，全城老百姓向陳鐵生敬呼！最後他告訴我：「有一個紳士楊天壽，被賊匪的槍所壓迫，後來也當了土匪，我一夜起五十里路去說服他，他不再當土匪，而且受了洗禮！」他結束了這個傳奇的故事。

民國十七年，陳鐵生在滇南已足足工作了十個年頭，他把他一生中最好的壯年時期，精力都獻給鹽鹽，楚楚，倫倫，幾個荒涼的邊城人民，當他離開的時候，還勸導老百姓，沿路迎送，不願這位活神仙離去。

五、「兒童節」的真基

從民國二十年到現在，整整十五個年頭，陳鐵生先生一直為著慈幼事業在努力，他是中華慈幼協會的總幹事。

一八二八之役，因為戰爭而顛沛流離的兒童不可勝數，「國家破衰，視平民族：民族強弱，視乎兒童！」在當時，連愛國抗日都是受限制的，基於這種曲折的理山，中華慈幼會呈請政府明令定四月四日為兒童節，這可紀念的日子，正是陳鐵生先生極力提倡才實現的。

「慈幼不過是治用的名詞，其原意為促進兒童幸福，這不是什麼空說，而是兒童教育的軍事工作。」陳鐵生向他的加同鄉。

說起來，中華慈幼會長是「許熙，陳鐵生同他是廣州大學的同學，關係很深，「我決不食言，平生只任過戰時救濟委員會救濟兒童處處長，那是當的沒有人幹，才找到我，我同孔先生雖有交誼，關係却是白白的。」

中華慈幼協會當時組織而且力量分散，經了兩年零十個月的準備，在民國二十三年於上海召集了「一、全國慈幼專業學術會議，在這次會議上，中華慈幼協會被推為全國性的總幹事。同時，以中華慈幼協會的呈請，政府明令於二十四年八月至二十五年七月定為兒童年，二十五年八月，在青島又舉行第二屆全國慈幼會議，選舉日念，抗戰不可免，這次會議中特別

提出「非常時期如何救濟兒童」的議案，這任務便放在中華慈幼協會的
身上。在這幾次重要集會中，陳翰生是總幹事，負着實際的責任。二十六年
川陝甘三省旱災，他在甘肅辦理臨時賑災收容工作。抗戰軍興，新任務
又加到他身上來了。

六、搶救雜童！

中華慈幼會在上海撤退後，陳翰生先生便僕僕風塵，在每個戰爭發生
的地帶從事搶救雜童工作。在江西鄂北河南，山西，陝西，組織搶救隊，
設立了十九個救濟單位，更透過各縣區教會的關係，在京滬河南，皖鄂一
帶，救濟因戰爭而失怙或失學之兒童，洽陪隔與後方共達三萬餘人。這些



專 論

李偉光談台灣事件

台灣一歸一之後，台灣旅滬同鄉會理事長
李偉光先生曾上齊當局，齊中齊句有謂：「回憶
三十年前之打吧吧事件，兇殘如日寇，燬莊廟武
結果，尚僅殘傷數百人，而今一歸一，良民
死傷以數千計，得毋駭人聽聞乎？」

我想，在某些人看來，是「不該人類問一
的，「祖國」！「祖國」！它不偉「戰勝」了日
本，而今方又「戰勝」了同胞，「戰八」一節
一發有未合」也，明矣！

(第二年第四期)

楊蔭溥談論

經濟學家楊蔭溥某次講演，曾經席平言之：「內戰不停，幣制以
本無法改革，故金本位也好，金銀本位也好，一切皆無用處。」（
大意如此）這真是一針見血之論！然而現在居然有人「改革幣制只
是時間問題」了！

馬敬屏「夫子自道」

馬敬屏在莫斯科說過：「美十年昔，不學而愈驟」云云，這則
是惡劣的「夫子自道」。然而「愈驟」何用？問題總歸冷靜的考慮
才能解決，正如「匹」馬，跑得「太」急，是容易「毛」的，我看
還是「歇」一「歇」為妙！

(第二年第六期)

孩子，現在已經長大了。他們有的升入大學，有的從事職業，跟慈母
工作，耗了陳翰生先生多少心血，他與高爾說：「中國有多少兒童了！上
海一地來說，四百萬人口中至少有五十萬兒童！」我們做得了多少了，過去
都是些形式工作，自然在提倡時期這形式是少不了的。但是，從民國二十
年去，兒童節到現在有十六年了，我們還是在奔波上跑，沒有走到「國
心去，我不願唱高調，不敢說全國性的事業計劃，只在在上海做起來，
一年做一件事，不，兩年做一件事也好，這樣，十年八年之後……」
我接着問他：「陳先生，你的理想計劃是什麼？」

七、為創造小國理想奮鬥！

「兒童保健隊」這是一個兒童福利的理想。把所有學校，圖書，
生活，遊戲，公園……統統在一個學校裏建設起來，這是孩子的家，
樂園。我只舉一個例子說吧，今年兒童節上海有五萬個小孩子參加健康
比賽，已經獲得了，我認爲那些肥胖的小弟弟小妹妹，雖然可愛，但
只是健康，我認爲真正的兒童健康比賽應換一個方向，比方這個小孩有癩
病頭，今年來比賽，到明年來時，病治好了，這就給他第一名，癩大癩
臂！」他伸出個大姆指指了一下又說：「這這樣才算健康，有意義，我
杜撰了一個名稱：叫保國兒！」

一個人，終不保留可貴其用他一生的精力爲別人的幸福去工作，在今
天這樣的情況下，我們還有理由再去苛責他做的效果如何！如果
這個成就有幾萬個同胞的話，陳翰生先生是不會被入淡忘的！
他在抗戰時，每個星期召集地方兒童，給他們做遊戲，談故事，分
送圖片書報，在北平時，任過青年會兒童道德工作，當我問他爲什麼對這
工作發生興趣時，他講了一個地地故事給我聽：

「那時候那時候人說：我成了你們給我呢；渴了，你們給我喝；我作客
旅，你們留我住；我赤身露體，你們給我穿；我病了，你們看顧我；我在
監牢你們探視我；你們行善了，可以承蒙那世界以來爲你們所發備的國
……」幾人便問：我們什麼時候看見你病了，餓了，在監牢？什麼時候這樣
做過的呢？那時候小孩子說：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些事你們既作在我這
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他倒了一個下細細說：
「天國在那裏？如果在天上，我就帶着小孩去了，這是科學時代，我們必須
使小孩子享受一切科學給予人類的幸福，爲他們造一個樂園。」
這不是什麼神話，而是極令人深省的警鳴，那警鳴不是充在教室里作
助人的警告，而是去工作！爲那些小孩子。

在大人國度中，陳翰生是小人物；在小人國度中，他卻是一位大人物

一九四七、三、三十一、上海 (第二年第四期)



音樂奇才莫扎特

臧 贊

三歲能彈和弦，四歲能彈舞曲，五歲竟作起曲來！

人類中能產生莫扎特這樣的音樂奇才，可以說是全人類的光榮。當然這也不是偶然的。莫扎特是正生活在德國文化藝術最光輝的時代，在十八世紀末德國人民經過了長年的戰亂，而宮廷中却只知奢侈，享樂，國幾滅亡。就在此時，英國的自由思想，法國革命的大風吹到了德國。德國那久已鬱積着的，一觸即發的危機就此抬頭，這話說得好，好像非常浪漫，的確這是一個浪漫主義高漲的時候。且看那乘來為入禱視的德國，黑格爾，叔本華，詩人有席勒，更有那文壇的「王歌德」；音樂家中有格呂克，海頓，莫扎特與悲多汶……這些多偉大的人物都在同一個時間陸續湧出，是死後後的躍動，古典後的浪漫。

一七五六年的第一個月，造物主把這天才的稚弱的生命安置在一位慈愛的音樂家的家裏，老莫扎特的小提琴在當時的歐洲是位好手，但當他七個子女一個個死去後，只留下兩個時，他更要這兩個孩子遠過於自己的提琴，於是他們盡力地教育他們。這兩個小孩，一個是莫扎特，一個是他的姐姐馬利安娜，比他大六歲，他們對音樂全被犧牲了，這每為今日談起莫扎特的人所惋惜。莫扎特就在這樣的好環境之下，直接受父親所愛護着，教育他很快就成了一位音樂家，令人驚奇的是，他：

「三歲就能在琴上彈出和弦，四歲就能彈奏

簡短的舞曲。」

到了五歲，率性而皇之地作起曲來了。當然這令人難以想像的，但至今他五歲時的作品依然被保存着，不過可能不是他親手寫的。由於他時常獨自玩着鋼琴，或一面跳舞一面唱，這時他的曲調就被感動着的父親記下了，不久莫扎特當然也自己學會了記譜。據說他五歲時還有一種驚人的本領。他的耳朵能分辨八分之一的音階。

他六歲時，為了人們的好奇，他在自己家鄉開演奏會之外，便隨他的父親和姐姐到各地開始他幸運的旅途，如同一位常勝將軍的長征，到一個地方，征服一個地方。第一個為他征服的，就是當時音樂首都，奧大利維也納。他跑進維也納的皇宮演奏，皇后感動得把他拉着坐在膝上，而莫扎特却指着座旁的公主說：「我愛乘她作我的新娘。」

七歲，一七六三年，他戴着白的假髮，佩着雪亮的銀刀繼而出征了德國的南部，巴黎，凡爾賽。在巴黎一位太太請他作奏樂的獨唱，第一次伴奏，莫扎特就記熟了樂譜，第二次他就另創一種伴奏；第三次，四次又創一個，一共伴奏了十次，和聲部分就變換了十次不同的伴奏。

八歲，他到了倫敦，英王喬治三世熱烈地招待他，直到十歲他離開英國回德國，在華路上了熱病，就歿在維也納了。

在歐洲史中，再沒有比十八世紀後葉的各王室再輝耀了，「天到晚只求耳目齊聲的享樂，但

他們也知道成一樁東西來裝點門面，而音樂又是需得貴族們來扶助的，他們就眷上了這蕩蕩歐洲的寵童。這時莫扎特和他姐姐馬利安娜就成了各王室的寵童，這種寵童純潔的心靈就過早地嘗食了人生的幸福和光榮，一切呈現在這稚弱的心靈上的只有歡樂，而看不到困苦，這對不過十歲的孩子，該有多少影響。這形成了莫扎特銀笛似的喜悅的風格，一直到死。

十二歲，一七六八年，他創作了兩個歌劇：一個是「拉，分塔，西普李濟」，另一個是依據薩梯的「村中卜者」而寫的一齣「和龍斯丁尼」。這兩個歌劇本是莫扎特的光榮，可是正因為此，引起了許多人的嫉妒，弄得莫扎特不能在維也納再呆下去，於是就到了意大利。

當時，意大利是歌劇的首都，德國人演歌劇都全用意大利文的，莫扎特的老師就是意大利人，可是意大利利大大的歡迎了這德國的小孩。教皇克利門十四贈他「金十字架」的騎士位，同時莫扎特又新作了個歌劇，在米爾克連演了二十四場，而這時莫扎特才十三歲。到十五歲，莫扎特已是凡隆那學院的會員，且獲得波洛尼音樂院的學士位。

十六歲，他已回到他的故鄉，在當地教堂作司樂。

好，正是需要十六歲後有所成就的時候，莫扎特已吃盡了人生的甜蜜，餘下的就是那人生的苦澀了。那秋風裏的第一片落葉就是西歌聖主教

的逝世，西歐是莫扎特的保護人，他一死却來了一位庸俗刻薄的其密門主教，他高傲地視莫扎特爲「有知識的狗」，命他與僕役一起用飯，但他又捨不得莫扎特！「需裝點教堂，他應以有限薪俸酬答莫扎特整個生命，倘不許莫扎特作宗教以外的樂曲，但天才是不受不壓迫的，他毅然地捨下了這職位。從此莫扎特就陷入貧困之境！因爲到巴黎去找職業，由他樂天的母親同行，無法，就住在便宜的地下室裏，他母親就此行病而去世。窮困吞食了他母親又吞食他的愛人，他的愛人阿薩德因爲他窮，竟愛上了別人，她母親說得好：「哦！莫扎特，只可惜你缺少錢，要是你有錢哪，事情就是另外一個樣子了……」可憐的莫扎特只得痛苦地說：「我離開那女孩，因爲她離開我。」

但是到處不都在演奏着莫扎特的作品嗎？可是莫扎特得到的是什麼呢？是痛苦，不幸！他的愛人因爲演他的歌劇，身價十倍，結果反拋棄了這窮音樂家。劇場經理，街頭的乞丐都因演奏他的作品而賺了錢。廣大的聽衆都因莫扎特而獲得陽光與快樂。

當然莫扎特在痛苦中也有歡樂。這種歡樂絕非悲多芬所說的一痛苦中的歡欣。他在一七八二年結了婚，新娘就是愛人阿薩德的妹妹康斯頓絲。當然他慈愛的父親也會酒酣地阻止過他，結婚不是件好玩的事，只知交出不知收入的莫扎特因此更窮困了。結婚後半年就負了巨大的債，冬天買不起薪炭，只得靠跳舞來取贖。

在結婚後十年——一七八二到一七九一的死——的日子裏，最大的困苦壓在他身上，最大量的樂曲也產在這十年。這樂曲絕不是壓出來的，由他快樂的曲調中可以證明，這曲調充滿感情，快樂，幸福，連一絲反抗都好像沒有。雖受壓迫或脫他太遠，總歸，湖死都不得抖，當然這是與悲多芬對比的情況下說的，但誰也會感激莫扎特。若以牛來作比，他吃了痛苦的草料，

却擠出了半磅的牛乳，在這十年裏，他傳世的作品全在這裏！

二十六歲，一七八二年，八月間和康斯頓絲結婚，作了她著名的歌劇，「後宮私奔者」，以他「賣弄風情的痴心人——阿薩德做主角。二十八歲，完成獻給海頓的六個弦樂曲，和長巨調五重奏。三十歲，他作的「費加薩的結婚」維也納隆重地上演。

三十一歲，「喬凡尼老弟」發表。同年五月，他的父親去世。三十二歲，一七八八年，他在這一年中完成了他三個偉大的交響樂（G 調，「周比特」和「費加薩」三個樂曲。三十四歲，他死前的一年，作了「他們都如此」。

三十五歲，作了他的歌劇代表作，「魔笛」。直到臨死前一刻。他的手依然拿着樂譜和筆，寫完了「安魂曲」的主調，（和聲部份由他學生補上。）那時正是十二月的嚴冬中，肯的是慢性肺病。

他生在春天的開始，死在冬天。他太太本抱着病，因此加重了她的病。送葬的只是他三五個朋友，那天又下着雨，人們草草地把

把莫扎特葬在公共墳場裏。過了幾天，就應本城扶病去看這墳墓時，泥濘的墳墓中已找不出到底那一個墳是莫扎特的了。一代大藝術家不見了，當時就是如此慘絕。

莫扎特就是人類的奇蹟，奇的不幼年的早熟，在晚年的早境。悲多改是一位英雄，他也遭受到一切惡運的作弄，他的作品充滿着悲憤的狂烈，可是一到晚年，在他最後一個交響樂中的合唱中竟也讚美歡樂和喜悅，悲多改是一痛苦中的歡欣，而莫扎特則完全是歡樂的本身，世上沒有悲痛，悲痛不過是失去的歡樂。人有喜愛歡樂的本性，而是自小到老慢慢被刺穿了，在這一點上莫扎特確是一個永遠的小孩，他像孩子一樣不喜歡看書，不會化裝，不會穿衣，吃飯，可是他喜歡聽故事，尤其是聽神話，據說他的「喬凡尼老弟」的序曲就是在上演前的一夜寫的，他一面聽着太太講天方夜譚中「阿雷奧羅德」的故事，就一面寫着這一個地寫他的序曲了。唯有小孩才保持有這樣的歡樂。這種歡樂在任何大音樂家中都沒有，如歌德與席勒的談話中說的：

「你可以從莫扎特的「喬凡尼老弟」裏，找到你的希望，自莫扎特死後，一切和這相類的希望都徒然了。」（第二年第六期）

利 路 爲 眞 理 而 死

大科學家伽利略終身都沒有結婚過，但他的未婚妻瑪琪却給他生了一子二女。不久瑪琪的死去，他也就來不及執行結婚大典了。晚年一子一女都作了修道士，只留一個調皮的兒女，他在表面上和教廷妥協，答應了下面三條件，沒有受酷刑：（一）親草經卷，誓不得復婚（即說）。（二）終身禁慾。（三）每禮拜讀經七條悔過聖詩。

在獄中他仍然昂首沉思，著述了爲後人奉信的「動理學」。他的愛女爲了幫忙他翻譯也積勞死去，老人一氣，雙目失明，終於以七十八歲的高齡發憤而死。死後，教廷怕這個「妖人」的名字傳到後世，禁止在他的墓前立碑，以絕「後患」（實）（二年第六期）



張籍及其樂府詩

公 盾

「風雅比興外，未嘗著空文！」

白居易：「讀張籍古樂府」

在封拜王朔時代，所有文人幾乎全是帝王貴室邀歌功頌德的幕客，朝堂的觀禮者。被檢，即使他們的「空感」有時也顯上美觀的紅雲去，但他們的藝術，除了樂筭的技巧以外，有甚麼值得稱頌呢？

離開生活，沒有時代的感觸，便不能出現表現現實的作品。

最近偉大的藝術家，應當是「他自己的時代之子」——（高尔基語）。爲什麼我們重視杜甫，李杜比，杜甫，白居易，高適，岑參，這些？因爲在他們的詩中，蘊蓄着一時代的感觸，以及巨大的精神與全時代的交涉。爲什麼我們重視杜甫，杜甫，白居易，杜甫，因爲在這些詩中，是家正統的作家的作品中，却曾經發揚了入世現實主義和入道主義的精華，他們能守正不阿，反抗舊現實；更可貴的是他們能夠切近人民，疼愛人民，把人民的痛苦當做痛苦，用自己的筆爲人民服務，寫下了輝煌的篇章。

正因爲如此，我們重視他們，由而重視唐詩人張籍及其作品。

一

張籍字文昌，荊州吳人（全唐詩）。或謂和州烏江人（全唐詩及新唐書）「性澹敏，能爲古詩，有警策之句俾於時。」（舊唐書一百六十）昔由孟郊引介與元稹交遊，元稹感其詩，而于亦州，舍其舊重，盡力提拔，貞元十五年（紀元七九九年）登進士第，調補爲太常寺太祝，復遷國子助教，祿亦郎。韓愈感其子祭酒之日，特以狀引薦，謂籍「學有師法，文多古風，充賦靜退，介然自守，聲華行，光映若林。」乃除國子博士，歷水部員外郎，主客郎中（見唐書本傳及全唐詩）。

張籍居職門：子，深受韓愈引介之恩，在生活上和觀念的同樣極爲密切。

切，韓愈的言之有物的寫作態度，對他無影響。在「祭退之」一詩中，

……北溟有公。感其自稱明，名聞天下間，傲者入歌聲……

……我性甚拙，乃言及平生，由茲宿願，骨肉無異當，坐食其子理，常呼幼弟名……

……出則連聲，則對珠床，摯弱古今書，事不相離，有花必同尋，有月必同望，爲文先見草，深贊其共勉，新早及異姓，無不待答，到今三十年，會不少異更……

……張籍以外，他與當代的文人，這其甚密的還有孟郊，白居易，元稹，王維，賈島，朱泚，韓愈……他們都是其傾心於白居易元稹王維們寫詩的態度，在一首「王維」一詩中，詩人寫道：

……自昔去後交，少，東顧已空陵，猶有白頭王維在，眼猶有詩八……

……這以外，愛我僕僕前化門人衣陳，謂空園，瑣斯們。

……他身體孱弱，多病，「野居」一詩中有「多病減志氣，爲容足憂虞」之句。尚思目疾，集中有句：

……三年患眼今年免，校與風光便隔生，昨日歸家後，香花猶似未分明。」

……「病眼校來猶斷酒，却難行處菊花多。」（開遊）

……孟郊寄張籍一詩中，有句：

……窮隨張太祝，探爾有眼誰得參？

……天子咫尺不得見，不如閉眼且養真。」

……他個性正直，付真節，韓愈贈，約券並書立約。對人醜態，不善逢迎，所以到老一直是個窮官，一生顛連於窮貧憂患之中：

……雖作閑官少狗來，難逢勝景可挽留。」（胡山人歸止屋因有贈）

……豈知東更西，窮似寬無放，人言苦役長，窮者不念明，

……權難片寢，百發傷心盡……」（南歸）

……然而貧苦的生活却使他愛了生活，從而體會到人民窮苦的生活。從

他洞見了社會矛盾的核心，他的意識竟能超過了士大夫階級，爲人民歌唱了。

三

在奴隸的世紀中，人比像剛良的羔羊般地統治着剝削身上的毛，善良的人，從來不諱張自己的痛苦，甚至不知道那些痛苦生活。生活的音樂，被統治階級的鞭子鎮壓住了，被威嚴聲浪淹沒了，所以當敏感的詩人的筆端指向他們心中壓抑的憤恨，把人民心中嗚咽的怨語歌唱出來，把那些殘心而沉悶的地獄似的生活，寫將出來時，他的詩，便閃爍着人民生活的火光，因爲那是人民的叫喊，是帶着人民的熱血與眼淚的聲音啊！

當詩人，見了人民被壓抑下的生活的真相後，他就決心步着寫實巨匠杜甫的路，把詩歌爲人民服務，在海豈的「雲仙雜記」中寫道：

「張籍取杜甫詩一帙，焚取灰燼，而以膏蜜，頰飲之曰：『令吾肝腸從此改易。』」

在他的樂府詩中，詩人歌唱出了暴政下人民生活的痛苦，和統治者以乃妾門貴族如何向飢寒交迫的人民橫征暴斂：

(野老歌)

「老農家貧在山住，耕種山田三四畝，苗產稅多不得食，輸入官倉化爲土，歲暮勸徵傍空室，呼兒登山收橡實，江西買客珠百斛，船中糞犬長食肉。」

(節促促詞)

「促促復促促，家貧夫婚嫁不足，今年爲人乘租船，去年捕魚在江邊，家中始老孀子俱小，自執吳綉輪稅錢……。」

(山頭鹿)

「山頭鹿，角芟芟，尾從從，貧兒多租稅不足，夫死未葬兒在獄，早日熬熬熬野田，禾黍不收無糧種，縣官唯憂少軍食，誰能令爾無傷。」

(河堤行)

「在傷歌行」與「烏夜啼引」中，反映出在專制時代善良的大官小吏，公教人員的痛苦。只要一咽得不到主子歡心，便要遭受貶謫，或囚坐監獄：

「黃門詔下促收抽，東兆尹聚卸史府，出門無復那曲調，親戚相送不眷語，離別請尉南海州，受命不得須與留，身著青衫騎惡馬，中門之外無交者，野夫防吏急趨驅，往往露跡馬蹄下，長安里中荒大宅，朱門已餘十二戟，高堂舞榭綉管弦，美人遙望西南天。」

(傷歌行)

「秦烏啼啞啞，夜啼長安吏人家，吏人得罪受在獄，傾家資產將自贖……。」

(節烏夜啼引)

他的「董公詩」是一首對貪墨者的諷刺之作，作者表揚了愛人民的好官：

「……公衣振文采，公食少肥濃，所愛在萬人，人贊我窮空，輕刑寬其政，薄賦弛租庸……。」

(節董公詩)

「求仙行」與「學仙詩」，是大胆地向以老子爲祖，以道教爲國教的唐室君主們，直接抨擊他們神仙方士鍊丹服藥的荒唐思想，作者極冷嘲熱諷，寫道：

「漢王欲作飛仙子，年年採藥東海濱，蓬萊無路海無邊，方士丹中相枕死，招搖在天迴白日，甘泉玉樹無仙實，九皇真人終不下，空向離宮祠太乙……。」

(節求仙引)

「……藥成即服食，計日乘鶴風，虛空無遠慮，終歲安所望，勤勞不能成，疑慮積心腸。慮深生疾病，壽命多天傷，身瘦個人見，夜墮山谷旁，求道益靈異，不如守尋常……。」

(節學仙詩)

詩人在「北邙行」中，又抨擊了傳統迷信的愚俗：

「……千里立碑高百尺，終作誰家柱下石……。」

(節北邙行)

唐代統治者多好邊功，兵革不息，黎民爲狂戰而苦，妻離子散，骨肉

不棄，詩人帶着激忿的心，爲人民叫喊出憤怒之聲，和那些幾千千萬萬枯骨立功的將領們道：

「……飽頭風急應不下，沙場苦戰多流星，可憐萬國關山道，千干戰骨多秋草。」

「……遊人親感會戰殿，今逐官軍收舊骨。」

（節將軍行）

在「樂城詞」中，詩人爲千高被迫勞役的人民流着忿怒的眼淚而歌唱：

「……來時一年深磽，盡著短衣渴無水，力盡不得掘井聲，併聲未盡人皆死，家家養男當門戶，今日作君城下土。」

（節樂城詞）

在「黃逕行」一「慶居行」等詩中，詩人更大胆地攻擊當時官軍的軍紀蕩然。國內戰爭勝利了，勝利帶給人民的不是復員。却給大批官家發了一劫收」的幸財。勝利帶給人民的是無家可歸了：

「……聞道官軍猶掠人，荷里如今歸不得，黃逕行，漢家幾時重太平？」

（節黃逕行）

「……去時禾黍望地中，飢兵掘土翻重軍，亂定幾人還本土，唯有官家重作主！」

（節慶居行）

詩人懷着那麼沉重的，酸澀的態度，爲封建淫威與舊禮教雙重壓迫下的女人寫出心頭的怨語。

他爲丈夫被統治者們強迫徵役去的征婦們，寫着悲切的詩句：

「……婦人依倚子與夫，同心負賊心亦許，夫死戰場子在腹，妾身雖存如毒虺。」

（節征婦怨）

「在別離曲」與「妾薄命」等詩中，詩人爲這些守活寡的征婦們，大聲吶喊出她們心坎深處的悲憤了：

「……憶昔君初納來時，不言身屬邊陽戍，男兒生身自有役，那得誤我少年時，不如隨君征戰死，誰能獨老空閨裏。」

（節別離曲）

名作「征婦吟」雖是以寓言詩爲婉辭，卻使李師道之聘而作，其中酸澀的詩句，是那麼深刻地表現出了封建社會的婦女如何爲殘殺殉難

過了：「君知妾有夫，贈妾雙明珠，妾家高樓連苑起，良人執戟明光裏。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擬同生死。還君明珠雙垂淚，何不相逢未嫁時！」

（節征婦吟）

在「吳宮怨」等詩中，詩人爲宮廷婦女寫着怨苦：

「……宮中千門復萬戶，君恩反覆誰能數，君心既與妾不同，徒向君前作歌舞。」

（節吳宮怨）

此外，如「江南行」寫江南一帶的娼妓生活，「促促詞」寫征人嚴婦生活，「宛轉行」寫少婦思夫的綿綿情意，「楚妃嘆」「楚妃怨」「離宮怨」寫宮廷婦女的悲哀，「車遙遠」，「離怨」「遠別離」寫征婦之怨，「探蓮曲」寫採蓮女的生活：但長令人感動的却是「嚴婦」一詩，詩人用那麼沈痛之句，爲因無子而被離棄的女人歌唱，在這兒顯示出了野蠻的禮制如何壓折着和吃着人，「爲人妾作女，作女實難爲，」這是帶着多少酸澀的句子啊！

十年來未家，閨門無環玦，薄命不生子，古制有分際……

昔日初爲婦，當着貧賤時，晝夜常紡績，不得事嬌眉，辛勤積黃金，濟着寒與飢，

洛陽買大宅，耶耶買侍兒，夫婿乘甜馬，出入有光儀。將爲富家婦，永爲子孫貴，誰謂出君門，一身上車輪，

有子未成榮，無子坐生愁，爲人妾作女，作女實難爲。

四

最感人的詩，是人民生活的流露，時代的風情畫，是最能反映與刻劃出最大多數人民悲喜哀樂的心情的詩。

所以，我們歌頌張籍，因爲他是入世的寫實主義的先驅者。他那一份爲人民的人道主義的心腸，是可寶貴的。

在張氏同時代的作家如韋處，結合，白居易們，已經看出詩人創作的

社會價值。與念貧賤他道：

……除語說鬼道，高詞總皇墳。

（辭險張祜詩）

想其下手時，巨刃摩天揚，恨靡盡胡餘，乾坤掃盡。

（調張籍）

綺合在「讀張籍詩」中批道：

妙絕江南曲，凄涼怨人知。

古風無敵手，新語是人如。

以上大半是限乎技巧方面的批評。社會詩人白居易最正確地指出張詩

人的創作意識：

長君何爲者，樂文三十卷，尤工樂府詞，舉代少其倫。

其詩意如何，六義一歸陳，風雅比興外，未嘗著空文。

讀君學仙詩，可謂放佚君，讀君黃公詩，可謂食君臣，讀君商女詩，可謂得婦仁，讀君勸學詩，可謂遊婦教。

上可教化，舒之濟萬民，下可理情性，卷之善一身。

始終青衿滿，迨此白髮新，日夜采策吟，心苦力亦勤。

時無采詩官，委棄如泥塵？……

（讀張籍古樂府）

是的，一千多年以

來，張籍的詩曾被人們

如履屨般地委棄，爲

「文人」一舉替「們所

冷眼，然而，張籍會因

人民熱情的詩句，激發

他們的「輕蔑」而噴淚

麼？



（第三年第七期）



張君勳具有辦法

張君勳到底不愧爲「書生」，更到底不愧爲「憲法專家」。試看民社黨的反對張君勳，而張君勳反對由你反對，黨魁我自爲之「更進一步，根據民社黨的「憲法」，斷然開除了孫傳芳人的黨籍，這一下簡直使黨外的人卻知道了這位黨魁的厲害！也可以說是一「威風」！

然而，假如他們還繼續反對呢？爲「旁水逸之計那恐怕便更「嚴加管束」了，只可惜張君勳先生的手下還沒有「武裝」，勢非借派「友黨」不行，好在該黨（恕我打一句官腔）已經是在朝黨，以上云云，無非是杞人憂天罷了，張君勳還沒有辦法麼？

（第二年第七期）

皮爾遜宗

據說，美國海軍當局宣佈強姦我國女生沈崇的皮爾遜無罪了！這就是紳士們所稱道的：美國公正的法律！

然而，在日本犯過強姦罪的美軍，倒是「槍斃」過的！

美國第八軍軍長埃凱爾伯格說：「如果憑我們的行動贏得了日本人的尊敬與欽佩，他們可能成爲堅強的朋友」。

這些事是用不着加以解釋的。

隨處要「國同胞，且慢生氣，雜誌的事豈止這一點！又豈止這一點！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二年第八期）

王志德「哀榮」

中央社告訴我們：六月一日死難的武大學生王志德陳如登等三位的追悼會，各界名流致送輓聯甚多，備極哀榮云。

然而，到底誰以爲「哀」？又誰以爲「榮」呢？

人是莫明其妙死的，痛哭老國似的痛痛一番，則哀榮云云，豈非白晝見鬼？

我不知道名流諸公的輓詞內容如何，大概總不致發覺說是他們「死不瞑目」吧？雖然這倒是近乎情理之說。哀哉！鬼乎！

……

……

……

……

……

……

……

……

……

……

……

……

越南總統胡志明

潘頌

(一) 艱苦奮鬥的經歷

越南民族解放鬥爭中的領袖胡志明總統，他在公元一八九〇年出生，他的籍是越南革命策源地的舊稱（Zhuong）(Hue)，從小受到民族革命精神的陶冶，天真又很聰明，七八歲時就常常替父親傳遞秘密信件，聯絡附近的革命家。那種活潑、誠和負責的精神，受到革命者的一致讚美。

他在年青時代，親自看到了一九〇七年及〇八年黃花探頭導的反法起義。一九〇九年東京法兵營毒案，一九一二年三二三堤岸炸彈案。一九一三年，二三阮江刺越督陸榮案，和阮文素河內起義。一九一四年張樹等起義。他有好幾次親自參加秘密革命活動。因為國內殖民地當局的重捕，不得不化名改裝，在海輪上服務，和外國革命人士交遊，他先後到過法、德、意、亞、英、美、日本各國，那時已學會各國語言，在法國參加共產黨。此又得到蘇聯留學的機會。(他尤在一九一五年到中國，在香港某書院讀過六年書，學會中文和英文)。從蘇聯再回中國，正是中國大革命時代，他就做了一位駐華使館的秘書(許多人說他就是鮑羅廷的書記)。他穿了這種地位，和中、日政



許多人都說他是鮑羅廷的書記。他穿了這種地位，和中、日政

及政府人物來往，又和國際反帝人物聯絡。大革命失敗後，他在一九二七年入香港組織馬克思主義越僑小組，不久組織越共青年團。這時他秘密地逃於港越之間，終於創立了「越南共產黨」。

二十世紀三〇年代，胡總統於越南領導了無數次的人民解放鬥爭，骨巧地團結越南各階層的革命，子，組織農會，工會黨和進步的公教人員，把反封建和反帝國主義的任務連貫起來。他不僅善於和越南最多數民族——自己——南民族團結，而且善於和少數民族——越南各弱小民族團結。

但胡志明之於人注意和在國際上噴後，則是在中國發動抗日戰爭特別是太平洋戰爭之後。那時他會決心到中國來聯絡，以謀中越民族的反帝運動。尤其在日本軍隊侵入越南之後，由中越兩國民共同聯合抗戰的意義更加重要了。他在越南一帶的活動，開始受到注意；特別是日本人的注意。日本特務就通、各種，向中國當局發問，說他和中國共產黨有密切聯絡，在華南佈置共產黨的努力，是地方當局就、胡氏逮捕，捕、廣西柳州的一所小監獄裏。經過他、華男女革命同志的奮鬥，和他一兩個中國朋友、好幾就是李任潮先生的努力解救，才脫離監獄。出獄之後，他、流亡桂黔滇三省，他奔脚州到過貴陽，昆明，百色，鎮南關各地。一九四四年，他在昆明和越南另外一些和中國國民黨有關的領袖如阮海臣，張中泰等會商，創立越南

民族解放統一戰線。越南獨立同盟，一九四五年春天，他就到滇越邊境發動游擊戰爭的準備工作。這年三月九日，日寇在越發動「政變」，扣留法國在越當局，揭開單獨一防衛一越南，以援助越南獨立，利用日寇份份，建立偽獨立的安南王國。胡志明在這種複雜的環境中，向越南人民指出日本法西斯的侵略和越南人民解放的大道，提出「驅日反法」的口號，在越北逐漸解放日本佔領的土地，建立人民自己的政權。

當日寇投降的時候，在越北的某一個空曠大的集會上，趕走了曾在日寇支持下誇言獨立自由的親日派領袖，歡呼擁戴真正越南民族解放的領袖胡志明上台。他就在波多花園的獨立台上，受到十萬羣衆的歡呼。大眾要求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國臨時政府，並推舉胡志明為政府的主席。

胡志明在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宣布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國臨時政府之時，已經在國內統一戰線方面獲得初步的成功。他一方面宣布，何帝國主義者在越南的殖民地的統治，必須永遠退出不能恢復，但敵人並非已經完全打倒，因此凡是不能再加奴役越南地奴隸的越南人，必須不分階級地團結地位，更加團結起來。另一方面，他又揭穿任何依靠這一帝國主義反對另一帝國主義的政權，即傳統的以夷制夷的政策，不能達到越南的和平、獨立自由，所以，利用日本勢力而存在的政治組織，必須解散，即意圖利用中國或美國兵力而反法的集團，對越南民族亦屬無利。在他的努力之下，親日勢力很快瓦解，安南國王、大帝也下派退位，參加民主共和國的臨時政府。右派的一越南國民黨、一越南革命同盟的領袖們，大勢所趨，也不得不參加獨立臨時政府。反對派同時，動了大規模的反共運動。為了鞏固民族解放統一戰線，越南共產黨在通

(二) 在解放鬥爭的鐵流前面

胡志明在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宣布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國臨時政府之時，已經在國內統一戰線方面獲得初步的成功。他一方面宣布，何帝國主義者在越南的殖民地的統治，必須永遠退出不能恢復，但敵人並非已經完全打倒，因此凡是不能再加奴役越南地奴隸的越南人，必須不分階級地團結地位，更加團結起來。另一方面，他又揭穿任何依靠這一帝國主義反對另一帝國主義的政權，即傳統的以夷制夷的政策，不能達到越南的和平、獨立自由，所以，利用日本勢力而存在的政治組織，必須解散，即意圖利用中國或美國兵力而反法的集團，對越南民族亦屬無利。在他的努力之下，親日勢力很快瓦解，安南國王、大帝也下派退位，參加民主共和國的臨時政府。右派的一越南國民黨、一越南革命同盟的領袖們，大勢所趨，也不得不參加獨立臨時政府。反對派同時，動了大規模的反共運動。為了鞏固民族解放統一戰線，越南共產黨在通

年十一月宣佈解散組織，在「越南獨立同盟」中
成爲核心而發動活動，使集中力量加強民族統一
戰線的戰鬥。

胡志明領導的政權工作，最大的成就，是在
實行土地改革和改善人民生活方面。

例如實行取消人頭稅和外國在越南開採的一
切苛捐雜稅，實行單一和程度公平的捐稅，沒收
法日從略者及越南地主產，把帝國主義的銀行收
歸國有，實行關稅獨立，統一度量衡，統制交通
運輸，國家的財富有了保障，另一方面又注重
發展手工業，建設重工業，興修水利灌溉設備

減輕賦稅，使每一個企業家，工人，農人和工
人都開始了解：這個政府是在關心他們的利益。
加以社會救濟政策的實施，使失去生產能力的各
界平民都有了新生的希望，因此誰提到臨時政府
胡主席，無不想起大樹指說：好！

胡志明主席在一九四六年三月，徵得人民議
會同意，改組臨時政府爲「各黨派及無黨派
領袖的聯合政府」而在這以前兩個月，他領導了
越南民族第一次民主普選的人民議會，舉行越南
歷史上第一次普選，這時正是法英日軍隊爲恢復
法國在越南的殖民統治而進行不義的戰爭之時，
國大代表的選舉，在「不獨立毋死」的口號之
下進行。全體公民不分財產資格和教育程度，
自由投票。在敵人的攻擊中，他們完成了使命，
選出了國民大會代表和一致投票擁護胡志明領導
下的越南民主共和國制度。三月臨時政府廣徵
泛即吸收各方面的人物，組成聯合政府，便是這
種民意的反映。到了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六日，
舉行第二屆人民議會，一致通過了「越南民主共
和國憲法」，並公選胡志明爲第一任民主共和
國總統按照人民公意，在十一月一日改組政府
，他被推選爲這個新民主政府的主席兼外交部長

這種光榮和傑出的功，當然不儘是胡志明
一人的，但是他那堅苦卓絕的領導是可佩的。

(三) 私生活的檢討

胡志明總統的私生活，和他革命行動的富有
傳奇性英雄的性格相反。他沒有在大衆面前表現
半點神祕或崇高。他處事，那態度，現在，
他已瀟灑成一個長鬍了，革命的風浪，三十年，
把我有這位越南民族領袖磨折老了，他對自
己，從不用文字和言語來表白，他的黨和黨徒也
會重這一點，從來沒有替他煥染甚至平淡的描寫
也。也許，你從這位老革命家的身上，找不出一
點兒和老百姓不同的地方？他，經常穿著越南
土布的老式衣衫，不，當一九四六年聯同法國的
時候，還是那麼一套。當一九四六年聯同法國的
人誇奇，他一點嗜好也沒了。但他並不拿來作爲
一種誇耀，拿來沽名釣譽，他向人及不過愉快，
當他換了一套新衣或吃到一頓好飯菜的時候，他這
一切完全出乎本生與自然。

比較，人驚異的是他一直沒有結婚。他
他不承認這是他什麼主義，像某些假裝的
政治家，以吃素讀經及表示仁慈道，那樣，他也
不承認他的獨身，是爲把生命獻給革命，他承
認曾經有人向他追求，他也有許多女學生和女
徒，願意和他同居，便共同爲革命工作，但是，
他笑着說，把結婚來解釋作「共同獻身於革命
業」，似乎有點虛偽吧？他終於沒有一次交過心
靈的網。但他却是富於感情的，對人的一次愛心

我因駐印大使羅家倫，「五四」運動之盛將也，戰前間有人
贈贈，曰：「一身豬狗，兩眼噴噴，三件吹拍，四條繩
壓」，就是無一恥」

桂去蕭條以陸軍中將掌理海軍，因面對海軍方面，雖「禮節」之微，亦不免「隔膜」，某
次英國海軍上將包依德訪華，桂氏陪赴青島參觀，包氏階級雖高而職位較低於桂，故仍留桂氏
前行，待登一兵艦上一閱「敬禮」號聲，包即肅然立正，（海軍禮節應如此）而桂氏則前進如

時人秘聞

像火一樣熾烈。當日憲投降後第一次大會中已
見「年不見的革命同志」，而這些同志在越獄上已
行剛到反動的路上去了，這時他揮着腕腕海成
正是上述這樣一個朋友，他的手，放不下來，眼
淚直淌，聲音也哽住了，使這位魁梧的老革命的老
狐狸一也不禁悄悄老淚一他在赴法交涉前，在
嘉林機場又向一年記，揮手喝罵，反動派因
此部加他一個綽號，叫做「越南劉玄德」，說他
的「江山」是眼淚換來的。顯然他和劉玄德沒有
絲毫相似之處，但也可見他如何動人之深了。

學問在胡志明總統是異常淵博。他精通英、法、
各國，交談各國革命人物和學者，他熟諳美、法、
德、意、日、俄列國文字，對於中國的北平、廣
州，上一話，都有相當根底。他熟悉越南和中國的
歷史，因此，在每一次演說和談話中，他會舉出
種種故事和譬喻，讓各國各民族的笑話，人們聽
他說話，就是雅俗共賞，永不厭倦。特別是他決
不搬弄革命的教條和經濟的一切術語，他對什
麼人就會用什麼人所熟悉和喜歡的語言，三言兩語
，把許多社會事件，各種公式，說的明白。
他往往用幽默的暗示增加青年們對於革命理論和
國際知識的印象。

關於胡志明總統，我們知道得太少了，他像
太平洋的波濤，一看是那麼平淡簡單，但却是那
麼豐富沒有停頓，每一個爲民族解放而決不戰鬥
的，他應該是我們學習的模範。（一九四七，一
三〇）（第一年第六期）。



周靜菴 菴 辦 楓 林 中 學

黃芝岡

湖南的楓林中學校由周靜菴先生一手創辦。周先生名方，湖南新化人，是一個瘦個子，禿頭頂，紅紅的臉皮，笑起來像小孩子，和人爭執起來，却固執已見，一點也不肯放過別人。人家叫湖南人做牛，說湖南人有山氣，新化是湖南的山區，新化人便也是最有山氣的人，幾乎每一個人都是那樣實心實意，不顧一切地做他所認為要做的事。人家稱周先生做平民老總，因為他在民國十年便倡導平民教育。那時，他在長沙嶽臺中學教國文，他用了二十元創辦了湖南平民補習學校，不久，又組織了湖南平民教育促進會。後來湖南平民補習學校由附設的平民女子工學社擴大為民視女子職業學校，這學校對長沙女子職業前途極有貢獻。因此周先生在辦學經驗裏感到中國社會最易變為善，他雖然經過不少的挫折打擊，但他的態度却更趨於樂觀，他對於他的理想也更有實現的決心了。

他在民國二十年春天創辦楓林中學校，這學校的開辦費只大洋十元。校舍在長沙北門外楓樹坪，是向周家借來的一所過路，那時的白官布只賣九分大洋一尺，他買了三丈布做成一條過道，教室便已經有了。用民視的舊黑板加漆，收街秤，掛表，民視學校的爛課桌椅稍加修整，便大吹大擂地開起學來。人家笑他不怕醜，他說：「在窮的中國要多有不怕醜的周靜菴，中國教育纔真有普及可能。」

他當了十年的中學校長，那時湖南中學教育雖遠比今日中學教育實認真，但他却一直反對這種神祕的都市教育，他反對中學生一定要穿制服，戴呢帽，打籃球網球，打一切家庭操作和牧羊，打草，砍柴都認為是學生所不應做的事。他認為這種中學教育不過將農村子弟集中城市，變成四體不動的人，使農村生產份子減少，並復吃，搶飯吃的都市人物增多。因此，他提倡三化教育。他說：我們要以勞動化密務，以生產化化消費，以社會化化自私自利。但他的三化教育却又以生產化為主張的中心。

於是，他在校門上刷一副對聯來表這種教育主張。這一副對聯是：

以盡瘁豬狗為研究對象。

向未編殺麥做實驗工夫。

楓林中學校在開辦一年後，經費無法維持。但居然還為產牛，經周先生不斷努力即籌到三十餘元，於是大興土木，建成了一層樓房的四間教室。周先生更進一步，在二十三年秋間即招到初中，鄉師畢業生十五人開辦高中工學團了。但當時楓林中學校的簡陋設備能辦得成工農學的理想教育

麼？祇是這種手腦合作的理想教育是用先生必需去實現它的，他便不顧一切，拉許多中學的名教師自貼車費來學校上課，向朋友借了塊地皮做學生耕作實習的場所，高中工學團居然辦成功了。

當時他提倡自耕而食，自炊而食並舉但自種自食。他要每個學生完成五子訓練。這並非訓練學生成為「劫財員」，他提倡的五子是：純潔的腦子，強健的身子，萬能的膀子，幹練的腕子，流利的嘴巴子。他以為這應當是人人所應有的，也說人人所必有的「一種訓練」。他辦高中學生採自種的菜到頭項去賣，學生最得不願去做，他們的理由是氣力不大，行商不熟，但軍大的理由却是遇見人感為傲。周先生向他們明白指出，虛榮心是工學團的大敵人。他們被他說服了。於是他便派學生每天輪流上街，工學團的菜担子便成了長沙早市的「總品」了。

第二年，他又捐了一塊地，在教室旁邊建一所民眾圖書館，並陸續捐到很多的書。周先生便仿照日本的做法，要了些高脚書架叫學生肩到農家家裏去供人借閱。只是借閱的人仍很少，他這才明白了，巡迴借閱圖書是應當和流動教學相輔而行的，不然農人讀書便無法發人借閱圖書。

於是他便開始實施流動教學，叫學生用土門的方法向農村去因口施教。但最初的成績仍不見十分佳妙。有一位姓龍的工農員，用滿口的新化腔向眾人講書，新化土音在長沙是很難聽得懂的，於是，他做了村童們的笑臉對象。但他却全不自覺，到後來，父老都說他謙恭，婦女都愛他誠懇，村童們也不再胡鬧了。直到他每天輪流到十塊地方講書的時候，楓林中學校的流動教學也到處通行開了。

楓林中學校的教育，從此便建立了以農村為施教對象的信念。二十四年下期，工學團的功課已到了教育實習的階段，因調查附近農村兒童大都失學，於是周先生叫學生停止上街賣菜工作，由兩人一組，領十元開辦費向附近村莊創辦日小學。十元的數目是楓林中學校開辦時的經費數目，周先生只請學生用開辦費十元，他說會後會利用，多自動手脚，十元也儘夠開支了。於是沙湖橋，桑園，周家嘴，朱家花園等地便先後成立了楓林教育農村小學。工學團的學生們每天上午來校上課，下午教小學生，夜裏教成人夜班，將食和住都寄在農家。也有些沒有派出的學生，却担任校中的民家教學，流動教學，和其他農場耕作。於是長沙近郊產牛



赤手成家的麵粉大王榮德生

戰神的寵兒命運之驕子！
你知他「起家」的祕密嗎？

本社：米葉
記者：米葉

一。大王的企業

要想了解一個資本家的成長，正如你想弄請他們帳簿一樣的困難。這些人多半是神龍見首不見尾的藏在雲霧之中與風作浪，因此不是被揭寫成精，便是被視為盜賊的人！

就說榮德生吧，自從被綁票後，虎口逃生，隱居在無錫，越發的不該險了！可是，他並沒有止活動，他的手，仍然伸到上海，漢口，重慶，寶雞……等地，控制着他的企業組織：「一新公司」：一、黃粉粉廠（一至四廠）二、中新粉廠（一至九廠）三、福新麵粉廠（一至十廠）。這樣稱不做大，而且還打着「無限責任」的招牌，在民營廠家中，高聲起大姆指。

謠言雖然圍繞着榮德生，但正好是烘雲托月，越顯出他的力量越厚，在他手下吃飯的人，個個守口如瓶，對任何事情既不承認也不否認，個人探不出深淺，當新粉公司傳將揭傳讓子民營的時候，市場上一概都推測，只有榮德生的大嘴才吞得下這塊肥肉，此外，又傳說他在無錫常州兩頭買地，準備建造新第十廠；中間僅差一塊田，便可呵成一氣了，而這塊田計值一百萬萬，他並不拒絕考慮。如果這通傳都成為事實，那真是動人聽聞的消息；榮德生不僅成為棉紡工業大托拉斯，而且將要一手築造中國曼徹斯特城了。誰又能相信，誰又能不信呢？

就在這謠言烟霧掩飾下面，榮德生悄悄的把董事會又向前推進了一步，舉幾件事來說：他的

大本營無錫中新三廠，戰前不過七萬紗錠，戰後復工只剩下三萬四千紗錠，但一年來，新、房已經竣工，將擴充到十二萬紗錠。此外，他還以起家的茂新麵粉廠，最近就裝設日出一千八百磅的新機器，在民營工廠風雨飄搖之中，他即膨脹了一百四倍。

二。從錢莊起家

榮德生與乃兄榮宗敬的名字，正如他們事業一樣，不可分開，有一時期，他們共用的字號，同本業一樣的在市場上流通，工商界稱他兩兄弟為「德先生」與「宗先生」並以之媲美南通的張氏昆仲，「張香」、「張德」。這並不是偶然的事！

認說說起來，榮德生創業是三十歲以後的事，他幼年的家境相當貧困，因此沒有辦法從讀書這條路子去求得功名富貴，十五歲那年便跑到上海去與生意，備弟兄都出身錢莊，當他滿師之後，正逢戊戌維新的時代，古老的中國，向新的方向轉變開始。接受西洋的物質文明，提倡所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口號，這一個模子倒出來的工業家在今天，榮德生恐怕是碩果僅存的一個了。

他在二十二歲的時候，到廣東一個親戚那里充當一名稅務師爺，時常來往於廣州香港上海間，這種旅行，對於他不會是上了最重的一課書嗎？他看到了新式工業像製糖，製粉，製鹽，電燈，自來水，開礦……蓬勃發展，獲利百倍，使

心嚮往之，這對於他是一個絕好的刺激，使他看到辦工廠雖是生財大道，不久他回到無錫，有時想學醫，又有時想學陰陽地理，但最後還是回到老本行，光緒二十二年時，兄弟倆集銀三千元在上海開辦了廣生麵粉廠，專營錫潤的麵粉，漸漸推廣到常熟，常州，溧陽一帶，當時新龍洋剛開世，內地押用每千拾廿元，後來為三七拾，上海匯出匯大，無錫補匯小，一進一出之門，獲利不少，不久，榮德生又回到廣東去幹稅收小差使，報捐了布政使，經歷六品銜。正當他徘徊不定的時，北方的拳匪之亂擴大，他匆匆趕回上海，看到市面蕭條，行人稀少，然而物價低落，尤其小麥裝運北洋的出路很好，時代的波浪，終於把他推到從事實業這條路上去，這時，由於戰事的影響，鐵路的運送業務發達，每天可獲兩百元，他決意經營製粉廠，因為他在廣東時，知道與洋人訂的條約中麵粉是免除捐稅的。

戰爭帶來了多少災難與不幸，同樣的也帶給一些人發財的機會，我們就可看到，驕神如何捉弄着榮德生。

三。創業——麵粉廠

新興的製麵粉工廠，在當時只有四家，天津始來傑，蕪湖的益新，上海的美商增裕，華商阜豐，這種機器像法一樣的保持著秘密，榮德生曾設法去參觀，仍舊着不到心腹部份，他雖然想是外行，但是看到它發財，決意集銀三萬元開辦，搬到法租界去電機廠，一而在無錫太保觀音

了地址，與工建造，取名「保興麵粉廠」一呈准專利十年，他們兄弟兩各入股三千元。這是他最初

的資本。
事情並沒有那末簡單，首先，地方紳士起來反對，他擬將公田民地圈入界內，尤其榨取工廠的煙囪散放了臭水，官則一打打到常州府，第八次批示下來，才算廢除，雙方和解，蔡太爺

孫復臣因此抽了頓子，工廠雖然准許設立，但須接受三個條件：一、不准將廠房拆出；二、不准將煤灰拋入河中；三、不准高放煙囪。現在看起來未免令人發笑，可是不覺忘記了，那個時代的人腦後後面還拖着一根小辮子！

工廠開爐時，鬧動了全城，蓋他那煙囪是用童男女營造才能樹立起來，蔡德生畢竟是勝利了，突破了封建勢力的包圍。可是並不是說他已經具備了進步的科學思想，他只看到開工可以發財而已！

保興麵粉廠最初只六十四馬的引擎，四部石磨，每天出粉三百包。這就是蔡德生最初以起家的事業規模，同他今日工廠比較起來，當然是小巫見大巫！
這一年，辛丑和約締定，清政府的財政日益

凋敝，榮德生因富貴而功名，又捐捐了意提舉加二級請封典，榮宗敬捐了同知銜。再過一年，保興麵粉廠的股東意見不合拆股，榮德生另招了新股，改廠名為「茂新」，出任總經理，開始他創業的生涯。

四·經營——紗廠

從榮德生一生事業中，可以看出中國近代新興工業的成長路線，同時也可以看出中國的工業資本家發財的祕密，榮德生並不是「朝風順的，但是，戰爭使他致富戰爭挽救了他幾次瀕於崩潰的事業危險，自然，他個人的才智與魄力也是不可抹殺的！

麵粉工廠不久陷於不景氣的狀態，這時，日

俄戰爭在中國東三省進行着，南方的麵粉因此得到北轉的機會，茂新的麵粉銷路激增，一年之間，盈餘了六萬七千元，給榮德生帶來了一筆投資

的資本。
光緒二十一年京滬鐵路無錫蘇州段開始通車，榮德生坐在車中。心隨着這鐵軌的延伸，一同飛馳，他到了上海後，看到新的紗廠萌芽，約了七個人，集資二十七萬，回到無錫「照樣」的來



魯 鏡

陶翁之言

羅斯福總統當政時，陶行知先生稱美國為「羅斯福死後，讓伯贊先生稱美國為「翻版的希特勒之國」，真是「言簡意賅」！
但我以為錢穆門及其之流的角色，從外表到內容，都遠不及希特勒，而其前輩，以希特勒為範，不是可感而知了麼？

閻裁張君勸

中央社八月二十九日特電，張君勸今晨下山搭飛機飛滬，其原係想籌款入美籍之女秘書

麥琴蘭同行云。
在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中國人沒有飯吃的時候，我們的民社黨黨魁還可以去廬山「避暑」，還可以帶着「女秘書」同行，而且，這位「女秘書」又是「有美人兮，西方之人兮」，真是

闊綽闊綽。因而，所引起的疑問是：張君勸是很有錢的嗎？記得不久以前，張君在上海，為談黨總部大建其洋房，有該黨中委某，曾質問張君：錢從那裏來？他的答覆是：「你不管！」
錢從那裏來？錢從那裏來？

錢從那裏來？

(第二第十期)

局。一兩年以後，建築完工了，取名振新紗廠，他開始從事紡織事業，正在他興旺通暢時候，外貨傾銷的狂浪開始打擊着中國幼稚工業，廣生錢莊倒歇了，振新兩廠負着「大筆債」，榮德生入市以來，碰到了第一次難關，只好把田契地

契拿出來抵押，同時，茂新股東拋售股票，榮德生低價收過了過來，宣統二年，兩廠命已到了臨盆期，榮德生正在焦頭爛額之際，中國革命已到了臨盆期，銀行到期，債戶臨門，上海派人來執行查封，信成銀行經理趕來搶貨，榮德生同債戶從晚上一直

低持到天亮，轉請商會延期償債，終止查封，爲了活動便債足足有一個月之期，他每天早車赴滬，晚車返錫，四出奔波，把產權總算保着了，同時替商了商業上的信用，次年，武昌起義，給榮德生帶來了起死回生的良藥，當時銀根奇緊，市面銀元缺乏，他在商務印書館印了兩萬張代價券名之後，用以償付工資，指定商家商店承兌，名爲「工資券」事實上等於發行鈔票，流行日廣，居然通行市場，無形中造成新的經濟勢力。振新紗廠雖然繼續開工，但是債務並沒有清，棉花棧單已經抵押了出去，股東又拒絕投資，眼看就要無花停工倒閉，正在新年頭上，榮德生又跑到上海，使用手段以信用担保取回棉花棧單，約好元春還款，到期兌現後，他的商業信用因之大著，給予他以後的事業發展不少便利，雖然這一着棋是危險的，總算勝了。這是他第一次的空城計。

五、焚膺大王頭銜

事業有了轉機，他又集資在上海創辦了福新麵粉廠，開拓新的天地，他善於「冒險」，擬好一個廠，抵押出去，另建第二個廠，再租第三個廠，又抵押出去，辦第四個廠，擴充，無限制的擴大，追逐利潤，生產，再生產，這幾乎是每個資本家滾雪球公式，直到民國三年，振新紗廠債務纏繞了一年，榮德生計劃擴大爲四個分廠，可是股東們不贊成，認爲這樣下去，永遠拿不到現銀，榮德生則堅持着：「正因為要拿大錢，所以要大氣生產，三萬錠能賺幾個錢？」可是仍然不能通過，次年，他從陞爲副經理，不得已只好辭職了，因此他感覺到「有限公司不能有所有作爲」！當他在上海另外集股創立新新紗廠後，便打起「無限公司」的招牌！他離開了振新公司，並且將股票調換了茂新公司的股票但他被控告在經理任內假帳未清，官司敗訴，延至民國七年才忍氣吞聲辭職了事。

好了，榮德生可以放手大銀的擴張了，中新冠，冠新，茂新，已經完全在他掌握之中，新的戰爭帶給他幸運，第一次歐戰爆發，中國幼稚工業暫時擺脫了帝國主義的束縛，壓制，稍稍的抬起頭來，居然也能出超了，尤其圍粉補粉路旺盛，第一年中產盈餘十一萬八千兩，茂新盈餘十六萬八千元，茂新更盈餘利，第二年申新賺了四十萬，茂新盈餘的粉路竟運銷到倫敦各地，榮德生兄弟因戰爭的賜予榮膺「麵粉大王」的盛譽，就在這時。

歐戰終止後，資本主義國家的疲勞漸漸恢復。再回中國大門口，民國十一年時，市面在外貨傾銷下又呈不景氣的現象，榮德生在歐戰中賺的錢一半用於擴充新廠，一半用於投機事業，這時候，也不得不重陷窮途，走上抵押的老路子，一場春夢至此方醒！但是新的戰爭又捲着來到，民國十六年北伐的完成，他重新喘過一口氣。我們且換一個角度來看榮德生。

六、祖父理得好！

榮德生自信他之所以發財是祖父理得好！故事是這樣的：爲尋找他父親的墓地，化了兩年以上時間，並且苦究陰陽地理，結果如願以償了，有一天，他路過西陵山，突然跳出一隻大老虎，正待尋——躍來原是一空！第二天去動墓，果有一土堆其形如虎，最妙的是那條彎彎曲曲的小路，恰如虎尾！便買價買過來——這就是榮府著名的虎尾！

此外，對他一生中起直接影響的，便是星相了！當他在宣統元年決意擴大麵粉廠時，舉棋不定，最後還是請教測字先生，占得一課：「一拔茅拔茹！」他認爲這是後來接連造廠之證！

榮德生有一次對他老工頭說：「靜海仙師告訴我，要保佑我活到一百二十歲！」是的，他供養着扶乩所請來的「仙師」！多達十數位，他們是榮家的錢老師！是風，豈！沒行人看見。大

概去年這些仙師喝醉了酒，一時疏忽，使榮德生被人綁去，險遭不測之禍！但一個偵命論者會解釋：這是命中一關，測不到底石爲夷了！

茂新麵粉廠的最初一劃石磨，現在已用水泥封固在地下，榮德生相信，這是他發財的基礎，絕不可移動！

榮德生果真是命主富貴嗎！這一點恐怕他比我们更明白！

七、阿彌陀佛

修橋補路，阿彌陀佛，照一美國六十家——齊中所記載，這類行爲都是資本家變相的慈善職稅與財產的轉移，但是在中國，不盡如此，因爲中國沒有那末嚴格的稅收監視組織，根本無須逃避，榮德生做善事的確「難能可貴」，實在一個善於計劃的人，還能慷慨一番！但在另一意義上說，民國到底是民國，那捐款名冊時代已經過去了，修橋補路未嘗不是一種精神財富的儲蓄！

他有名的善行是組織「百橋公司」，義務監工設計，募款爲地方造橋，此外，當他六十歲那年，民國二十三年，朋友倡議捐資建造一個紀念橋，他則贊成「主人吃酒先敬一杯，先造一橋奉陪」。這就是無錫通往風景區滬甯的寶界橋，計七十二孔，橫跨太湖湖頭，全部鋼骨水泥，頗爲壯觀！這件事，他也表示過要選仙師降壇，近乎神話的破土動工，風平浪靜，得能順利完成，此外，梅園，則是榮氏兄弟早年從業即開始經營，也成爲名勝之地。

嚴格說，榮德生原有慈善的善行，還是在創辦各書館，同捐資興學！公益中小學，葺化女學，造就一批留學人才。

沒有理由幻想一個資本家是善隨心腸，榮德生，不是這樣做的。他做的好事的人！不則他發不了財，一位從事勞工福利的朋友慷慨的說：「今天不守法律不是工人，而是老板們，大家明白！到現在還沒能實現！原因何在，大家明白！這些法律明文規定的好事榮德生爲什麼不做？理由是：用不著做呀！」（第二卷第五期）



新官陳啟天

· 官談 ·

政府改組聲中，青年黨表現得異常活躍，初則力爭地方政權，繼則聯合民社黨共同進退，終於率先入閣，分據了農林經濟兩部。可是除派湯壽潛，李璣繼一失蹤一表演後，又來了「塞翁失馬，結果名譽公布去，榜上有名，彼爾稱不知其事，豈非滑稽透頂？這筆盤幻，結果是惡果的，怎樣說不諱，於是把陳啟天來選補。

陳啟天在青年黨中，並無如何顯赫地位，如果論起行輩來，只是么四而已，這原因也是多方面的，當五四運動時，左舜生，李璣，曾瑞祺所組織的少年中國學會，業已頗有聲望，那時陳啟天還在南方當小學教員，而民國十二年，左，曾，李等在法蘭巴黎致政村共和街成立青年黨，因為：一、他無甚名氣。二、沒有出過國。再加上、與頭陣氣，在青年黨中，他是注定了是補缺的角色。而今時來運轉，別說經濟部長，即連次長司長的位置也在所不拒。所以高興得脫下那件老走馬的藍布大褂，定做了一套灰色西裝，乘著紫色的道奇戰車，興沖沖的走馬上任，召集所屬去訓話了！有人給陳啟天捏一把汗，擔心他挑不動這副担子，因為經濟部前兩任部長翁文灝王雲五，才能均不弱，辦事均認真，結果都是吃力不討好，但這種顧慮是多餘的。陳啟天在二十七年到三十四年間身任參政員，是經過「議會政治」薰陶的人物，他懂得大不了在參政會上被人奚落一番，部長做得好不好是一回事，人物置保不保又是另一回事，何況現在國大代表或參政員中，青年黨聲勢並不弱。因此上任之後，即四出拜會，從南京直到上海。

儘管青年黨是如何的年青，但黨中大小人物，談話語來都顯得非常深遠，為人熟知的會稽，就老氣橫秋的斥責過：「此乃不必要的和平攻勢！」陳啟天聽到「革命」生涯亦會感傷多端的說過：「爲了政治問題過了流亡生活廿餘年！」儼然是一位身經百戰的人，緊接著又表白自己：「廿餘年來時間與精力，至少有一半耗於寫作！」又儼然是位學者了。結論是：「成就不過如此，未免有點自愧！」這些話都是不得志的牢騷，而今功成名就，語氣自然不同了！

陳啟天的等身著作說些什麼呢？這不能不談談青年黨了。

青年黨是主張「國家主義」的，宗旨是「內求獨立，外求獨立，內除國賊，外抗強權。」他們所列出的十大國賊中，凡：「胡一統三孫四孫糜鮮餘的政客」均不訂伐之列。雖然在北伐時，這些先生們亦曾受過極力，吳佩孚、張作霖、張宗昌的庇護，從事反國民革命的宣傳，擁護五色旗，主張聯省自治，但他們總不會自認是政客，相反的總認自己是「將生」，惟其是書生起政，處處表現著殺伐精神！（這在心理上是一種補償作用）。曾瑞祺說過：「三戰建國論」，要一戰勝後再戰勝俄三戰勝英，中國建國始能成功。陳啟天的著作也離不了這種調劑兒，據他自己說，他的著作可分爲兩大類：一是教育，一是政治，而：「或者有的題目屬於政治，內容却涉及教育，有的題目屬於教育，而內容亦涉及政治！」翻閱他的著作，除了離不開「國家主義」外，沒有一本是談經濟的！何以陳啟天時而教育時而政治呢？這就是環境的變遷的影響了！

陳啟天於民國四年大學畢業，學的是政治。可惜當時政治無用，他不不得了湖口，屈就小學教席，從民國五年到九年多足足幹了四年半，結果成效毫無，乃發憤於民國十九年回到東南大學去做學生，攻讀教育。畢業之後，又受了胡適的影響，認爲「我們不談政治，政治却由我們來管」，便不肯幹教育，而從事政活動了！他付說過：「未學教育而辦學校，自誤人！」由此類推，我敢預言，總有一天，陳部長在轉移交時，也會來一句：「未學經濟而長經濟部，自誤！」（不是誤人而是誤國了！）不知將來下台後，陳部長是否還有興趣三做大學生，去攻讀經濟，怕學成之後，又不當經濟部長，而一誤再誤了！

陳啟天的得意之作，一是民國十七年清黨時，以「胡仲左平亂要旨」一書拾頭，他對三公叔平洪楊之亂有切切時宜的「國家主義」高見，其一是篇「國家主義與中國前途」一文，與共產黨僅代「展開在職而自誤」，再就是一本用陳啟林筆名發表的「社會學概論」，成爲他在成都大學教課的腳本！就事論事，陳啟天來幹經濟部長實在有點名不符，說良心話，他對經濟實在是在外外行！

當陳啟天爲了政治問題流亡廿餘年從四川回到上海來，官運還未通，心中心很是難過，居然不會寫詩也來了幾句：「海上潮聲急，山中明月起，重來風雨後，惆悵望天涯！」如今貴爲部長，可以不必惆悵了，管它潮聲兒們排場，明月如何輝，南京香花路九號的陳部長公館那一套騎得上京朝官兒們排場，終於不再寂寞，而環繞圍起來，而不知不覺接見新聞記者理習把自己像片登在報上的陳啟天先生，今日態度是否一變？不再那末憔悴。當此百廢待興國事日艱的時候，敬祝陳部長榮耀了經濟部的舵！好好的「一經濟」一下！

（第二期第七期）

錢謙益的臉譜

王 璞

「文人無行」這句話雖非絕對的真理，但似乎也刻劃出了一部份人的臉譜。在中國歷史上，作為明末一代文宗，清初國朝元老，也在武臣傳中赫赫有名的人物錢謙益，就是這一類醜物裏的巨擘！

就詩文言，錢謙益的作品，不論當時或後代，都曾被一批評論家，不重入格的嗜如之徒倒膜拜過的。但假如我們不本末倒置，而以錢謙益大師做衡量人的尺度的話，那便發見了他那靡靡小技的外衣，就可發現他在紅氍毹裏黃昏裏面包圍着的是一個多麼猙獰的惡魔！

中國的士氣，發展到明朝，出現了兩種不同的趨勢，一派在東林復社盛極氣節的影響下，對於出處行事很是慎重，大都抱有嫉惡如仇，反抗不義的精神。即使在很危險的時候，他們也不畏懼氣節，這種蓬勃奮發的士氣，在晚明歷史上寫出了最有聲色的一頁。另一派則由於太祖高皇帝及其孝子順孫們所創立的八股、廷杖、錦衣衛、等等專制酷刑的摧殘，以及嘉宗天啓國亂收買利用的結果，都惟富貴為追求，早已不知氣節為何物。這兩派人，相敵相益，無有已時。在平時當然都是打着「忠君愛國」的招牌把對方罵得奸邪的，只有遇到了重大考驗，才決裂脫草，由敵的事實來判定誰資誰不肖。鬧鬧的一派，大都是迎降賣國，醜態百現；東林復社的一派則是抗爭殉難，大節凜凜。至於國變在東林復社陣營裏的一些「外君子而內小人」的人物，到這時候也都說法再保持他的假面具，不得不原形畢露了。因此最初曾被列為東林人物的一代文宗錢謙益，在異族入主，富貴可求這個重大考驗之下，他的人格也就有了分曉！

出現在後人眼裏的錢謙益的臉譜是夠可鄙的，然而當重大考驗沒有到來之前，誰又能說他不是忠義之士呢？他有的是才情和富貴，還那一點點文弄墨，憑風轉影的技巧也足夠他做個官宦不倒翁，享受富貴一輩子了。他自少即負文名，於萬曆三十八年中一甲三名進士，授翰林院編修，風流小瀟灑，略無大目，幸而不為利誘，不為威屈，大異於萬曆天啓年間，來為士大夫氣節增添一點光采。錢謙益也以清流自居，名列東林黨籍，可是「無行」是他的本色！所以在東林黨裏就有一「東林浪子」之稱。當時黨宗天啓帝是嚴嵩至不遇的，而仇乳母客氏，封為奉聖夫人，又擔任內監魏忠賢，使之提督東廠，反對東林黨的人就和他勾結，於是鬧得黨禍遍天下，

企圖把東林黨人一網打盡，其走狗王紹徽陷害胥正士，以取禍他的乾父（魏忠賢）乾母（客氏），便傾列東林諸賢，二百八十八人姓名，依水滸傳中所載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如宋江等名目，填置稿笺，名「東林點將錄」。那時，逆黨有指示忠賢曰：「此一百八十八人，皆欲殺我輩者也。」忠賢入其說，大駭異焉。（見吳應雲著魏忠賢死臣傳）。按魏忠賢，倚賴一重權，勢類為一空。錢謙益也被列入「點將錄」中，屬於「浪子燕青」名下，至是亦遭誣斥。入崇禎朝，他又起官至禮部侍郎，因與魏忠賢周旋，同爭國臣，致受溫體仁之陷，又被斥落籍，並與其門人罷祀一節，即安社稷，樹養生。」的陷，我們便知如他的「初學集」和「一學齋」吐中豪氣，藉面全龍霧魂」等詩句，又有誰能不為他的文思才情傾倒精神所激動而傾倒呢？然而時間是嚴公正的評判者，會過何時，他終因不甘寂寞而晚節不終，初則已結馬士英阮大鐵，既又辭五加身；繼則出賣國族，迎降滿清，到這時，我們便知他的過去，所謂「清流」一憤慨」也者，徒然增加他的醜態，多為後世留下一點笑料而已！

當滿清入關，中原鼎沸，忠義之士想在南部中國建立抗順政府以與滿清抗爭的時候，一班國黨像逆如馬士英阮大鐵之流也都紛紛南下。渡江抗戰陣營，力主擁立隨着荒淫的福王朱由崧於南京，企圖通過了他來重振政權，繼續其國體殘民，為滿洲侵略者填補南下踏踏的工作。結果這些奸細份子，因有江北四鎮軍閥做後盾，得了勝利，使這個新政府一開頭就充滿了邪氣。奸佞之徒既滿布朝堂，忠貞之士自然都有被排擠而退避山崖。而錢謙益那時竟以負士重望之身，輕改初衷，以其無端無恥的手段，向馬士英阮大鐵頌功，來博取食案，乃得復禮部尚書原官，行為之下流，真聲譽百年後尚有餘臭。三餘氏的兩明野史上曾記其醜態云：「謙益之初也，也以流寇為妾者柳如是自願，冠履雖弱，或賤賤入宮門，如昭烈出諸葛一索冠，值千金，謙益命柳如是且移居近院，聞者絕倒。」像這樣的醜行，在馬士英左右的大小官僚們，都各自有其一套的，不過錢謙益是其尤甚者罷了！

可惜好景不常，第二年清兵就南下，在內部極度腐敗之下的福王政府了無抵抗力，君臣至此，祇有紛紛出走，作為戰歌。當然錢謙益是不用愁的，在史可法殉難揚州之日，也就是他表演傑作之日；他乘船清濟渡王多爾袞叩頭投降，並且不惜厚賄賤皮致密南中士紳降降，把劫掠殘暴勢力之危的滿洲統治者稱為「名正言順，天與人歸。」他以為已準備好如此其努力，再加上前朝尚書的身份，一定可以與滿洲主子的重視而背懸頂上了。誰知滿洲人偏不領情欣賞他的才情，只給他一個比原官還小的侍郎，他內心的怨怒是可想而知的。不過侍郎到邸是個「官」，出入廟堂，也是夠

他「聽其妻妾」了。比起那些「不識時務」一攔兩項頭的草野巨民的遭遇和苦況來，他又怎能不為自己手險的高明而沾沾自喜呢！並且他還想買弄弄情，以發傳明史自任，可是滿洲主子又偏不給他。不特此也，等到順治帝親政以後，中國土地大部份在他實力控制之下，覺得這批下流文人已沒有再利用的必要，就拔起面孔，抓住機會隨時給他們點苦頭吃吃，直到饑餓列爲禁書，真是糟得淋漓盡致。

大衆的眼睛是雪亮的，儘管錢謙益到晚年，也會屈辱得慚，在詩文裏表露一點故國之思，但總歸一下過去就隨行。然而又誰得了誰呢？不要說死了，就在他活着的時候，一般人對他的冷嘲熱諷，口說筆伐也就從沒有停止過。最爲人傳誦的是蘇州虎丘石上的題詩：「入浴粉黛沉太深，尊職此日又相違；黑頭已是蓋江總，青史何曾用阿瞞？」更有越的是竟連他一生傾倒，終身依之的小妾柳如是，也不時用「雅譏」來揚罵他的無恥醜態，至於在朝堂上被人公然罵爲「兩朝領袖」，那更是一般人所無知的了。

南京玩鳥家交響曲

平冠



「身後政聲誰管得，」前人不早就說了嗎？至於今之鎖翠金香流，當然更用不着愁無先例可援了！

秦淮河而且臭，鴉衣老式建築的茶館也顯得破落，津南門口，燈雨花石，古玩，玉壺的小擺子也日形凋殘，趕起過事，艾壽康先生顯得非常憤慨，他一面嚼着雀食，一面指着馬路對面那架橋說：「當年的人文德橋，呵，送到冬月十五夜半時候，站滿了人，橋裏的得月橋更是擠得人山人海！在這一天，月亮被橋分成兩半，映在水裏……你說可奇不可奇？有一年文德橋坍了，還淹死了不少看月亮的人，後來改造，就不再是石橋了，說這話嗎，恐怕有十年以上了，你那時還是小把戲呢……」

還套上一個布罩，在這精緻的小桌官里，套着失去自由的鳥！然而它還做然是一個籠子裏在摩拳擦掌。

「我只想把布一拉開，給撈子一放，瞧，它便跳了起來，同另外一個籠子一合，兩隻黃門就咬起來！」

彷彿是羅馬人的遊戲，以兩個奴隸的生命來作賭博一戲，玩雀人便是奴隸了。艾壽康玩了三十年的雀子了，他會參與過各種名類的戰鬥！據他說：每年陰歷三月，上海有人專門登報舉行鬥雀賽，俗稱：「鬥高台」。那時，京湖湖上的「黃門」，就飛集在上海，「誰要得了冠軍，勝，那隻「黃門」可就值錢了！哈哈！」

英館里坐滿了人，但馬路却比人聲大，因此他惟恐我聽不清，遂說，邊用手指在桌上寫給我看：「玩雀子，是君子之戲。」

每天早晨，玩雀的人必帶着他們的奴隸到空曠的地方去溜溜，讓牠得一點新鮮空氣，間或上點好食料，毛虫，肉，蝦，米粉蟹，使雀子「營養充足」。

這時一排籠上掛滿了雀籠，咳嗽嗆咳的叫個不休，跳過不休，艾壽康談到玩雀子的規矩說：「還是在前清時候很嚴格，如今也就馬虎了！比方雀籠心，凡是生籠子不能同熟籠子放在一起，怕他們犯沖！好比一個會說話的人不能同不會說話的人在一起，以免會說的壓倒了不會說的！」以前的玩雀人都得按着一定的方式來開籠子，掛鈎向內向外都有規定，「如果你不懂，內行來了可以把你的籠子拿出去，而如今嘛……也沒有那麼嚴格了！」

的確時代不同了，玩雀的人不像從前那樣多，南京的雀市只落下三處，一處在南門外椿和茶館，那兒多半玩雀扇，一處在北門橋王義興茶館，再一處便是夫子廟的義順茶樓了，三處地方，一共也不過百十個玩雀人。

一個百靈鳥的人正在談生意，據艾壽康說：「黃門」可以有多多年的壽命，牠被捉到後，便走進狹小的籠子，成爲被養的「戰士」，喪失了自由青春，直到牠老了，不能再鬥的時候，才被釋放，然而還要剪去牠的一隻腳趾，留下個奴隸的烙印，牠就不再被人賞買。即是捉雀的人再碰到牠，也會不覺的把牠拋棄。「老了！不中用了！」而「鬥」豈止是一個雀子的命運呢？倘或不幸在鬥高台的時候被對方咬死，玩雀的人還得認爲這奴子「爭氣」。

天漸漸的黑下來，鳥兒們開始停止了活潑，百靈鳥在紗窗里沐浴着，準備牠最後的一次歇息，玩雀人都起身，帶着牠們的鳥走了出去，剛剛成交的一些雀子，「瞧着新主人，走向黃昏。牠們似乎比那些老黃門顯得還要神氣，驕得特別利害，聽得特別認真，不知是爲了新奇呢還是爲了形勢的顯赫呢？還是爲牠們失去的自由在啞哭呢？不久，牠也會服帖的沉默下來，聽從新主人的指使，準備那殘酷的戰鬥吧？」

(第二年第七期)



李恩琪不是「娜拉」

社 劉 滄 浪
記者劉滄浪

一．一個光彩奪目的生命

民國二十七年，在成都。

「四川旅行劇隊」，上演了「塞上風雲」。這劇中，引起了廣大的成都市民的注意。

劇中的女主角「金花兒」——一個野性的蒙古女郎，是注意的焦點。

那扮演「金花兒」的女演員，更是這焦點中的焦點。

這個女演員就是李恩琪。

清脆的聲音，流利而道地的北平話，強有力的動作，比男子還剛毅的脾性，粗野的揮鞭，凌厲的奔跑，洋溢着熱誠的熱情，蘊蓄着躍動的生命的眼睛……這一切，凸現了「金花兒」，更凸現了她自己。

李恩琪在這時候，才二十歲，正是一個女孩子的「黃金時代」。親家們對她的注意和讚賞，除開好奇之外，就是男人們特有的，對女人，尤其是對女演員們的一種歪邪的心理，這些人的目光，多半是停留在李恩琪的晶瑩美艷的軀體上的，而「同行」們，特別是一些有差接的導演們，則是透視充溢在這軀體裏面的一個光彩奪目的生命！一種可貴的稜角性格，和遼廓庸俗的氣質。一同行們，是對於這個加以激發，付出莫大的期望的。死去的名導演李恩琪先生就是一個最真誠的，最重視她的，當李恩琪被生活拖得沉沒，懶散的時候，複習李恩琪是比她自己還着急的說：

「恩琪！你這樣不成的，不成的！」

二．三個丈夫三個孩子

民國三十五年，在重慶。

李恩琪出現在頂戴的舞台上。人是超過她年齡的以上的蒼老和萎頓，接連三個個頭，都沒有什麼成就；只給人以漠然，空幻，再也看不見她當日的色彩。在她的軀體裏面，總像失去一點什麼東西。

這東西，就是奔騰，燃燒的生命力。她在歸元寺路的一所小房子裏，在那裏，展開了她的難以叫人相信的，一個個生活因緣：早晨起來，蓬鬆頭髮，穿著一隻拖鞋，懶懶散散的拖來拖去，可以一直拖到中午。房間裏，床上是什麼雜置，亂七八糟，表現了主人很難得去整理一次。

她，不知從什麼時候起，有了一種「擠咕眼」的毛病，講不上幾句話，眼睛總要「擠咕」一次；而她的話呢，談起來往往在旁嘖嘖叨叨沒個完，所說的又大半是些瑣碎的身邊小事，活像一個普通的舊家院婦女，翻來覆去的談論這門家常。

身體是弱透了，發她說，是有丁肺病。「吐血」的事情雖然沒有發生過，但常常通夜咳嗽，睡不着覺，第二天中午起來，睜着一雙無光的眼睛。

當日的野性，爽朗，不曉得在什麼時候，早已被放逐；偶爾，她興奮起來時，也還跟好朋友們蹦蹦跳跳，打兩下；但那是何等無力的叫！無力到叫人感覺不到這是奔放的性格的一絲痕跡，而很不穩妥的想到她是在做作。

比一節一節很古怪的戲，叫人更無法相信的，是她的三個丈夫，三個孩子都在重慶！第一個丈夫鄧士丁，帶着她的第一個孩子，在重慶跳樓。他們是在廿九年離開的。據李恩琪自己說，是因為鄧士丁性格太弱，好叫別人欺他合不來。

第二個丈夫王廣良，也是劇團劇作者，帶着最小的孩子小恩兒（他們結婚後生的唯一的一個孩子），住在重慶行駁政工廠。他們結婚六年，在三十五年以決裂逃走的方式，出人意外的分開的，據李恩琪自己說，是王廣良喝酒迷糊，阻礙了她的上述。

第三個丈夫陳鈞，是一個年輪和胡相將近三十歲的年青劇人，他們帶著，與（即李恩琪同鄧士丁生的孩子）一塊兒住在歸元寺，而且一個在油壩十一隊工作。據李恩琪自己說，陳鈞年青，用功，上述，肯讀書，肯寫文章，還是負責備至，並且表示這一次安正式的，也是最後的一次結婚。

朋友們都為這三個人在一起的空間裏而暗暗捏一把冷汗，隨時都擔心着會爆發一二次極可怕的爭吵。然而，事實是出乎意外的平靜。

從那裏有活力到萎靡，從那裏從正常到這般古怪，假使我們輕輕的嘆息一聲「生活啊，生活！」事情是沒有繁雜的。

這是性格！這是李恩琪特有的性格所發出來的閃電！

三。「我打了，他就少打，幾下」。

李恩琪是在北方長大的，後天尚。有着北方女孩子的靈爽和硬明，在青春的活力安放在血液裏的時候，她是有力的，能夠躍動的。鄧士丁愛情的失去，王廣良之獲得一個美艷的太太，正根源於這一個「躍動」。

然而，更大的具有中國女性傳統「弱點」，

自己足可擔負者可愛而奴隸，愛撫，關懷過期，
「萬個悲劇。」
這才是她心靈的骨髓。隱蔽的然而極有力極
寬廣的生命底河床。那樣的根深蒂固，那樣的頑
強不破。

在成都，她同王慶良住在一起。兩人整夜縮
在隱晦的小房子裏，撲撲紫紫，全做些瑣碎的生
活上的小事。

生活上不太富裕，使得兩個人毫無銳氣，
從此拖着往下沉，沉，沉……

人到激劇的時候，脾氣很容易暴燥。喜歡喝
酒的王慶良，常常的發脾氣，常常的打人；李恩
琪最早是反抗的，但逐漸逐漸也就習以為常，挺
默然挺順順的來承受丈夫的責罵同毆打了。

小典，是李恩琪同邵士丁生的孩子，孩子一
出關，夫妻都有着另一種雄言的戒心，但關的次

蕭伯納的幽默

王香汀

蕭伯納有一次很勉強地參加一個音樂晚會，他打算偷偷地溜走，想不到那位殷勤招待的女
人向他走來。
「你覺得我們的那位小提琴家奏得怎樣？」她在蕭伯納溜走之前問他。

「他使我想起彼得倫斯基來了。」蕭伯納說。
「但是他彼得倫斯基并不是小提琴家。」
「我就是這個意思。」

有一個喜歡交結名流的名流，約蕭伯納到他家去，蕭帖上寫着「本禮拜六下午二時敵人一
定在峇下恭候」，蕭氏的回信說：「我很贊成你的意見，我決定採取同樣行動」。

某女明星，一次致書蕭伯納，謂：「假使我們兩人結婚，生一個孩子頭腦像你，面貌像我
，不是很好麼？」蕭復信說：「如果生的孩子，頭腦像你，而面貌我，豈不是糟透了？」

英國文豪蕭伯納是有名的瘦子，一次他的「四胖子朋友對他說：「看見你，就使人知道在
願朝荒」，蕭答道：「看見你就立刻使人知道願朝荒的原因。」

巨星卓別麟當年在倫敦會見蕭伯納的時候，兩人均沉默良久，一言不發，彼此的視線都集
中在自己腳上的皮鞋。

數多了，忿忿的王慶良是激怒的，於是沉重的
打這孩子。有一次，在王慶良打小典的時候，李
恩琪也動手重擊的打起來，在場的朋友，看見孩
子可憐，拖開了他們，勸李恩琪不要太生氣，太
難過，因為孩子不是王慶良的，伯納在這一點上
有着不壞的福苦；但李恩琪的答覆，是給人以太
太大的意外的，她說：
「我打了，他就少打幾下；這樣可以幫着他
把氣消了。」

動的人，一下給愣住了，打孩子來跟從丈夫
，安慰丈夫，這倒是新鮮的玩意。

自然，李恩琪是苦悶的。
精神，物質，都要尋覓一條出路，然而，拖
懶，而先天的性格，註定她只有拖下去，從事著
蕭伯納，而老早就遠離了藝術，為了生活，而又為
生活所拖累。

四。李恩琪不是「鄉拉」

這，也許是野性，硬朗，生命力的最後一次
閃現，有力量的一面將底底一盞迎光盞照，三十五
年，李恩琪離開了結婚六年的王慶良，帶着小典
，趁着夜已靜，悄悄逃到了上海，高着蹣跚
一個月的時間，從成都到了重慶。
重慶新報報上發表了長篇的專電，請向同紀
爾帶着無限的悲憤和哀傷擲了一個題：
「一羣鄉拉擠倒在成都！」

「鄉拉」是幼下生的一部份世界的劇本裏
的女主人公，她爭取自己「入」的地位，離開了
把她當作玩具的家庭和她的丈夫。

李恩琪這一次出走，是被人當作她身體
的生活的一個起點而送上讚揚的，是被人當作她
生命上的一次革命而送上讚揚的。

知道她的朋友們是帶着又驚又喜，將她那疑
的心情迎接着她。一方面帶着又驚又喜，將她那疑
又扣心着這只是她強烈的有，的性格，作殘餘的
掙扎而已。

「事實證明（鄉拉）只是一句諷詞。
這次出走，在她自己，沒有那麼重要的意
義。」

最後的原因，是陳錦昆年青火熱的愛情被凍
了她，在快成灰燼的生命裏，再燃燒一次。生活
的前途，蕭伯納的，生命的遠景，她是漠然不
覺，根本沒有想到。

蕭伯納的仍然不是她自己，她只是不斷地「掙
拚」着眼睛，滔滔不絕，千頭萬緒的描繪着這個
怎樣怎樣的那，又怎樣怎樣使她受不了，跑的
時候又怎樣麼，路上又怎樣麼，……

為了逃避另一個圈而跑出原來的圈。不是爲
了追求永恆的生命。而只是爲着享受一次新的變
情。
出走後的李恩琪在重慶的生活，確切的說明
了這一切。

在勝元寺的小房子裏，爲了小典穿了兩條長鞭子，李恩琪向陳慶發生了爭吵，陳慶認爲兩條長鞭都是應該穿在外面的鞭子，不應該穿在一起。李恩琪的理由是孩子冷，多穿一條暖和些。兩個人各不相讓，吵得很兇又很凶，最後李恩琪一氣衝進房間裏去了，在場的人知道這下面面然是陳東西，大哭，而最後一定是打成一團了，都屏息着等待這事情的發展，準備着氣力來掩架；但是，房間裏外的沒有什麼聲息，一會兒，李恩琪出來了，滿臉是和解的笑容，用極平和的聲音向陳慶委婉的解釋他的意思，而且說不再往下談了，眼睛裏流露出無限的溫順與服從。

在這次出走的嚴重性尚未消失的時候，王慶良帶着孩子小慶兒（那是李恩琪給他留下的）到了重慶，李恩琪擔心着王慶良會找她出麻煩，就在這時，陳慶從成都來了急電：

「王已來渝，盼返蓉，不然，以死相殉。」

李恩琪是相當的慌亂起來，惶惶然沒有了主意。

就在這天晚上，有一個和他們都很好的朋友，同她作了一次大膽的談話：

「事情發展到這樣，你打算怎麼辦呢？」

「……」她沒有話，擠了擠眼睛。

「回成都嗎，還是留重慶？把陳慶借到重慶來，還是兩個人一塊兒跑出去開拓新天地去？」

李恩琪此着頭：「大不丁，我死。」

「恩琪，你老在愛情裏而兜圈子，你究竟得到些什麼？」

「我不值，我只是感到迷惘。」

於是，這個朋友發起一齣「奇案」來了：

「……」恩琪，你應當好好的再踏一踏這條道路，陳慶同你的愛情既然是那麼密切堅實，那你們應該分開來各奔前程，大家努力三年再結合，把愛情作爲動力，彼此勇敢的開拓拓務事業去。不要捨不得目前的一點感情上的享受，你已

經享受得夠多了。」

李恩琪沒有說話。

很久很久，李恩琪突然如她的說話了：

「我的年齡同陳慶距離很遠，假如有一天，他嫌我老而離開我，那我只有——一條路，死……」

……她說不下去了。

這「突然」在她自己是不存在的，因爲她——

社 會 參 事 黃 友 鄧

一 頁 葉

參事之爲官，道高不高，說閉不閉，社會部首席參事黃友鄧有哮喘的說：「幹這份差事最難過，見到老百姓都會羨佩。今天聽中於先生的修政，能感到這份差的倒要更不多。社會部上上下下通稱他爲「柳老」，因爲他這「柳」，而背後，提起他，都叫他爲「老參事」或「柳子」。倒還認他這他是「老糊塗」，其實稱他「老糊塗」最恰當，因爲看他樣子瘦得像柳條，可是遇到風雨，不論什麼人，什麼事，什麼地方，他會長驅起來，手腳足蹈，聲色俱厲，而所爭執之點，雖「迂」而不一腐。」

他對於法規條文異常諳熟，是社會部的一本「百科全書」，如果誰對他打問腔，準會被他接過來「以子之才攻子之盾」，有一次爲了某項法令的修改，韻詞司長謂「可」，柳老謂「不可」，最後部長同意了前者主張，而柳老雖尚往還，據然堅持不可，這一鬧，部長光火了，罵道：「豈有此理」，而柳老趨前而退，據理直答：「我是國家公務員！喂！你是部長不可不聽人呀！」說畢拂袖而去。

在重慶，社會部擠在四川高等法院，僑委會一起辦公，有一次柳老在參事廳咆哮起來了，鬧動了社會部同左右鄰居，原來他同勞動局長賀衷寒在辯論「勝利」問題，賀是軍人，難免有點誇大的說：「日本無條件投降，是我們軍人的力量。」柳老直斥謂論調狂妄無知，他認爲這勝利是廉價的，不該自大的冒功。這機，越爭聲音越大，弄得對方不能下台，變成吵架了！爲勝利問題吵架，似乎還不多見。

到南京後，有一次在社會部大禮堂舉行宣誓，柳老是老黨員，自然也要參加，但說到最後一條「擁護一統，柳老不肯舉手，他大聲辯論這一條誓詞太封建太不民主，他認爲不該把個人民主主義提在一個觀念里來崇拜，講得口沫四濺旁若無人，八百多隻眼睛睜視着這位老參事，人人爲他這顆大頭腦的膽識捏一把汗，部長下不了台，而說人非室發聲上來總說：請他閉嘴，柳老立刻提出辭呈，並且一辭再辭，而最後，爲了「百科全書」難得，部長也就忍了一口氣一留再留了。

他的兒子黃維立，留學德國，抗戰期間，在我駐德使館工作，他的德文精雅，工作勤煩，患了長期失眠症，醫生們定們不能再用腦，使這位年青的外交官感到前途灰黯，就在二十七年七月夜，服安眠藥片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他的女兒黃維裕，在復旦大學畢業後，便充新華日報的密書，三十一年在山西巡邏，於同年六月被敵寇包圍，手榴敵寇人後，頭破血流，遺兩件事對於黃老先生自然是沉重的打擊，但總不是他手腳腐爛的原因，他的神智更清醒，憂時傷國非自今日起。

直覺着的，只是這一個問題。

李恩琪不是「柳拉」！

她是不經心的走着痛苦的路，往下沉的路。

寫完這篇文章，我眼前浮現出憔悴着眼睛的樣子，遙望着重慶，我爲他祝福，願幸福同健康屬於她，願她有生氣的生活在霧霧上。



記辦大眾報的「老百姓」

陸詒

回憶抗戰在事，是苦事，而想起八年前在血戰中英勇犧牲的先驅者，以及若干至今生死不明的友輩，尤令人悲憤欲絕！例如，抗戰四年來，我以辦大眾報為事業的「老百姓」君，他的苦鬥生活，以及他的遭遇，即是一個具體的典型。

一、為什麼他叫「老百姓」

我開始認識這一位可敬的同志，時在民國二十七年初夏，地點是漢口。其時，我們剛從徐州突圍歸來，中國青年記者學會，經常集會商討，如何加強戰地新聞工作，如何使報紙更實際為抗戰服務，為戰地軍民出力。他是會員，所以也經常出席。可是他為人沉默寡言，很少講話，而他的儀表，裝束，更無「騷人」「壓眾」之虞。他剃了平頂頭，一件破舊的藍布長袖，一袋布鞋，臉上從不流露聰明或天才，待人接物，老老實實，和藹可親。經常披着一大堆銀的大眾報到會，親自散發，并誠懇的請大眾報指教的。他的名片上面，頭銜是「大眾報記者」，名字就直截了當的做「老百姓」。睜視之下，我便好奇的問他：「你就叫老百姓嗎？」

他睜起眼睛一笑，并反問我：「為什麼我不能叫老百姓呢？」這一段對白，引起倖存的朋友們哈哈大笑。當時，朋友中知道他真名字的人，極少，極少。大家都是「老百姓」「老百姓」這樣招呼他，而他也習慣的接受。他當時也只是二十五六歲的青年小伙子，我們這一羣人，聚在一起，總是談談說說，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有時，大家興緻好時，便一致要求：「老百姓！唱個歌兒來表演表演吧！」他就毫不推辭的站起來，引吭高歌，唱得全場聲聲。他唱的都是民間小調，聲音雖似破銅鑼，但却是別有風味，令人百聽不厭。

他辦的大眾報，在當時的武漢，一紙風行，日銷七八千份，深入下層羣衆。這報紙具有兩大特點：其一，是文字通俗，開文并茂，上面的通訊員與發行者，大都出自老百姓的手筆。其二，該報通訊員特別多，應民啟容所，傷兵醫院，部隊醫院，都有該報的特約通訊員。人力車夫，碼頭苦力，也都經常投寄稿子給該報發表。每篇文章，都富有之物，入情入理的道出民衆的呼聲。

其次，我跑到老百姓報館去訪問他。使我驚異的是：這家報館的確設在漢口的貧民窟裏，租了一間二層的統樓，全館雇工，僅有三人，除印刷

和排字之外，其餘什麼工作都是自己幹。經濟情況，當然很壞，然而，他反對人家發難他，說這報紙是「埋頭苦幹」，他說：「假如，埋頭苦幹也看不見，那報幹法，祇能稱之謂盲幹。幹一件事，而祇待其苦，那也一定幹不長，幹不好。因此，抗戰爆發之後，我們有幾個志同道合的朋友，立志要辦好此報，這是一種『埋頭苦幹』。抗戰使我們看到遠處，大處，自認這一件事業，有意義，有前途。故能以苦為樂，樂此不疲。」

那一次，我們談話的中心，集中在如何展開戰地新聞工作上。他問我許多關於戰地環境，以及戰地軍民迫切需要解決的若干問題，談得極極長。朋友中，有一種人是天才橫溢，一見令人肅然起敬的。也有一種人在初交時，覺得他極平凡，但相交漸久之後，便會發覺他在平凡之中，顯出不平凡的特長來，益加令人崇敬。他，一個以專辦大眾報為業的老百姓，是屬於後一類朋友。

當時，在抗戰中心的武漢，流行著一種風氣。而遇越越底，生活越苦，而抱負的抗戰工作越多，越實際的，在友輩中談起時，往往引為最光榮，最值得誇耀的人物。老百姓，在當時青年記者學會友輩中，自然是一個最值得崇敬的人物。然而，我們認識他一個月來，仍很少人知道他的真實姓名，以及他過去經歷。

一次，我去同學會領導人之一「E君，他很興奮的指起大姆指來說：『老百姓，真是一個模範的好記者，我們都得向他學習呢！』繼續其「歷如下：「他的真名字，叫做師梁，江蘇太倉人。早年，留學日本，學習醫藥專科，在節制當先生辦的初期生活週刊上，經常有他撰述的日本通訊發表。九一八後返國，在江蘇省立醫藥學校教書，他目擊國難日深，民生艱苦，單靠發展醫藥事業，以富國強民之途，此路不通。

他第一次不定了自己，投身於醫藥救亡運動中，待抗戰爆發，他也和千千萬萬獻身於抗戰的救亡青年一樣，別離「鄉，流亡到武漢。沿途，他認識與傷兵為伍，爬車頂，露宿。吃天飯，使他深刻的體驗出一條真理——抗戰力量的泉源，是在人民大眾身上。他一到漢口，與友人E君等，籌備得來的幾百塊錢，就創辦大眾報。他立下了要為人民大眾服務的宏願，就用這個老百姓的筆名，開始在報上寫淺顯通俗的文章，做老百姓的抗戰號角。」

二、豫東辦報的艱辛

保衛大武漢的會戰開始時，文化界倡議到第一線去，到軍隊中去，展開文化工作。他不聲不響的把這口的大業，移到豫東前線去出版。原來他到豫東不久，敵人即封住漢口，封住平漢線，豫東變成敵後。他起先帶着油印的全套器具，隨軍前進，到通平漢線的大寨，深得戰地軍民的愛好，成爲唯一的地道精神食糧。那世間的事實是，中國內地交通極不發達，即在平時，大寨市中的大報，也難以運到內地。現在戰時，敵我的戰線，形成大牙交錯狀態，往往幾十萬大軍，深入窮鄉僻壤，除無線電收得個短消息而外，一般的老百姓與軍隊中的下級幹部，無從獲知一鄉一村之外的新聞消息。

軍中需要文化食糧，戰地需帶油印報紙，幾成爲抗戰初期的一致呼籲。而真正實踐了到戰地去辦油印報，而且著有成績者，當首推老百姓。頂到二十七年的秋冬，敵軍進師掃蕩敵後，嚴門鎖寨，豫東四面受敵，環境至爲艱苦。但這老百姓却越幹越起勁，油墨用完了，擲下買不到，他運用他在日本留學時代所學來的化學實驗，利用土產，創造代用品。報紙沒有了，他也得挖空心思，來創造代用品。到最後，連油印用的滾棒也丟失了，使他不能不用自己的右臂來替代。

這時，他已不折不扣的生活在人民大寨中，爲人民大寨服務。他經常帶了一柄雨傘，把自己簡單到不能再簡單的行李，以及油印用具，背在背上，赤足穿草鞋，在敵後的戰地，奔走奔來，辦遊藝式的油印報。他的消息來源，一部分得自軍中的無線電，（那時的抗戰軍隊，也樂於和他合作，供給他通訊。）大部分則靠他自己深入羣衆中去採訪，發掘新聞材料。更有王村長，李大娘，張得鏗等，做他的特約通訊員，不吝生動的新聞題材。朱嫂送郎上前線，董四喜單身敵敵營，這些都是當時當地的大新聞。表面上看來，好像這油印報，是他一個人編，筆，寫，印。舉凡社長，總編輯，外勤，送報家，發行，印刷的總務，無一不幹。可是，事實上，他仍然動員了廣泛的羣衆，如村長魏先生，軍人，農民，農婦，村中，鄉長，雜兵，傷兵等，來共同支持，共同辦大寨報而工作。假如，沒有人民大寨的支持與合作，他說即使他有二頭六臂，也決難這樣一張報紙！

二十八年夏季，青年記者學會在晉慶舉行過一次報紙展覽會，豫東的老百姓，特從遙遠的敵後方，寄來一份陣列。這一份心血與汗水的結晶品，象徵着我們的會員——老百姓，依然頑強的站在那第一線上，堅持新聞工作。戰火照樣了不眠的黑夜，燧烟遮暗了晴朗的白天，但他所辦的大寨報，依然健門如昔，是打擊不盡，消滅不盡，消滅不盡，最有力的武器。

是年秋，他突也到豫東來，使我們大爲興奮。據他講，那幾個月工作已經獲得有人接替，所以，他來後方有一番，轉商向門支別派員。因爲在戰地長期幹，不免對抗戰經驗，有一兩關口，總算看了一個。再回戰地去幹。普通前後方，交形經驗，這個道理，會說得他報告在敵後辦油印報的經驗，也請他在會刊上，寫了一篇關於敵後辦報。

其時，敵機狂炸重慶，學會遷至巫陵江北岸的錯兒石。他雖在後方，但是還在外面辦報，以補狂炸時期重慶各報出版時含之不足。朋友中有人笑他，「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他立刻拱手稱謝，說：「這報，但願終生如此！」

他辦報，善於動員兒童力量。有好幾處小學校員與學生，藉着他們的開闢，談話，面訪，一會兒在那裏出了報，一會兒在這裏，出了一張新創刊的報，幹得蓬蓬勃勃。

但這個時候的大後方，政治上逆流，已略見端倪。他住了一些時，說不能再幹在後，發誓了，要重上前線去。當時，我們會裏好多人挽留他，留他在後方辦好報紙，C教育社也要請他在後方教書，然而，他決不肯留。事實上，那時再回豫東去，因敵人封鎖日緊，交通也異常困難，要回也回不去。

他是一個說幹就幹的人，他說走，就非走不可的。當時，其軍長Y將軍，選了一批大後方的文化人，到江蘇敵後去，有車可搭。我相替與他商量，到那邊去工作願意不願意？他高興得跳起來，說：「求之不得！」

學會同人，送他登大卡車，欣然出發。他那天真得像個小孩子，高歌一曲，「我們相見在兩線！」

翌年，在豫，直接與從江南敵後寄來的報紙和信件，如「豫東」與「豫東」辦報更有勁，更有精采表現，不料，三十年春，歸其德來，他在反動份子發動的內戰中被俘了！一關關在S地的集中營，但是雖然有人出清消息，說他準備中的活著，勇於內戰者，往，怯於察敵。三十二年，就這「言論」，這「專以誣敵入爲能事」的英將軍的大手筆。之後，就這「奇蹟！至今生死不明，下落不明！」

天真，純樸，誠懇，勇敢，無所畏懼，愛人民甚於愛他自己，這些特徵，將合成爲專以辦大寨報爲業的老百姓者。他是我們中國今日所必需的，好記者，他是真正爲中國人民服務的好記者！美國在這次戰時，出了一個專寫士兵生活的名記者派爾，可是我們却在抗戰時期，出了一個辦油印報的老百姓者。誰說我們模樣不如人。

三六年四月二十日寫於一島上
(第二年第六期)



女獄吏·女詩人
李梅魂
本報記者：葉米

「茫茫苦海
四無邊，而兩眼
風帆大千，寶筏
樂污人不渡，空
從釋氏說因緣，
天堂地獄盡人間，
出世何如入世
難，但得 言存
筆端，善修豈必
覺深山。」

梅魂吟草。
提籃橋東邊
的樓房矗立着，
冷冷的，像司法
官的面孔，進去
左首一重大門
犯的一上海第一
女監分監，在

大獄以前，還是袁美雲，女監子王國瑛，在這
裏歇過腳，而現在，兩路局舞獅隊，女主角香殿
，李逆士蓮的「夫人」，吳逆世孫的「太太」
……統統穿着藍布製的「罪衣罪裙」在此地度着
「公寓」的歲月，她們的頂頭上司，却是一位不
為人知的，年近五十的「婆婆」——李梅魂女士

一、「終風吹沍塞華夢，知是娜拉出
走時」

李梅魂是一個孤獨然而勇敢的女人，她寧願
替自己命運的舵，在這入海單飄泊了五十年，她
沒有家，而現在監獄是她的家，她幼年，父母早
逝，及長之後，被撫養她的姨母丈夫，嫁給一個
醜陋，在那料建沒落的家庭里，丈夫是軟弱子，
染有梅毒，她忍受不了，十九歲時，帶着孩
子，幼「娜拉」出走，從江西奔到蘇州，把孩子

寄養在親戚家，像解放過的小腳一樣，開始改造
自己，投入教會辦的魯研理學校讀書。當時，社
會輿論是不容許一個、孩子的受教育的，何
況對這樣「叛逆」的女性，還在三十年前，她需
要多大的勇氣與力量來承擔這些苦難！
當她畢業之後，踴躍自己的道路，為了撫養
孩子，她放棄了深造的機會，把希望寄托在這幼
苗的身上，便到南通去教書了，十年勞衛生涯，
把一個開始以二十個學生的傑英中學，建立
成完全的初級中學，而同時，她的孩子也完成了
中學教育。

二、「天賦癡兒無媚骨不甘俯首乞人
憐」

二十四年春天，她到上海，開始在監獄里工
作，担任上海特區江蘇監獄分監的監工，隨後
又任教海師，她把監獄看成修心行善的運台，
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然而地獄中是黑暗的
，一團污濁，她想做潔白的荷花，自然會受摧
殘，「清高品兒越屈力，冷淡情懷入俗難。」直
到抗戰發生，堅貞與清白人格才顯現出來，當時
國軍西撤，特務法院竟然表示中立，初則對重慶
佈告維護主權，繼而暗與汪得聲息相通，最後監
獄長竟投機成為新貴了，李梅魂同女同事林曉明
，毅然離開，到一個教會裏去安身，就是這樣
一點氣節，該使多少繁水的司法界，漢奸慄慄，
羞顏難登同爭食，得失榮枯任自然。一「獨眉中
獨同天險，策征騎，拂雲飄風展素白」，她用
詩詞來表達自己的憤慨，在惡毒與利誘之下，她
們逃到浙東金華，想求自由自由的天地。回首甲江
寫道：「申浦淪淪切齒，魏隨附逆何甘，誠
知前路多荆棘，矢志忠貞負長繩！」這不單
單是一個小腳女人所寫的詩，而且是一個女獄吏
所做的事。

三、「失蹤我亦悲遊子夜夜床前夢楚
囚」

金華生陷了，李梅魂帶着多病的兒子，只好
折到寧波，寄寓在朋友家中，她的孩子，已經在
抗戰初期畢業於軍需學校，分發在第九師李延年
部下，開赴湖南臨行前夕，曾到上海來看她，李
梅魂是一個好母親，她把獨生子獻給了國家，鼓
勵她的兒子去，「離無父母，誰無兒女，他去了
，這是我們最後的一面，以後，只接到一個信，
說他們部隊就將出發，參加保衛上海戰，從此便
沒有音訊了！」她抑制自己的感情，強顏的說。
疾病，流亡的生活，使金華放中的兒子，這
樣憔悴的心情中，產生出許多加淚的詩詞：

「弊念，角聲嘶，抗戰避江却敵時，男兒
馬革屍，亂紅飛，子規啼，年年冷月照征圍，魂
兮歸未歸？花飄淚，絮沾泥，幾輪紅杏綠楊非，
風光殘粉粉，盈柳岸，漲春堤，東流江水大無知
，依然不向西。一獨上長樓，掃羅林，政警懸
，律何處，五中亂戰，神槍索國，望子難乾瘦子
淚，傷時愧乏匡時策，倚西風遠勝梅關山，征雲
黑。突難網，抗遊賊。疲心力，露魂明，倦流亡
，轡轉大江南北，埋骨雖無妨馬足，繁茶獨發
，隔關山，七載悠悠去未還，銀海同花愁作障，寒
宵獨聽鬢將斑，生餘憂出消魂劫，死回尋常得
難，欲憐情綠翠色相，悲運都作淚痕看。」

期待，直到勝利日自到上海後，她的孩子依
然杳無音訊；最後，撫即令下來了，她痛苦的就
說：「我惟一寄託的希望破滅了，我預見我的晚
景凄慘，當我在沒有得到孩子的信息時，我期待，
我恐懼，我怕他成爲盜匪，怕他客爲漢奸，怕他
變成歹人，可是他……了，這他少做兩年人！
……可是死得沒榮耀……」這個勇敢的母親說
到這裏拭乾了眼淚：「招魂無地求青燐，碧血三
春化杜鵑。」

四、「種底清風難買醉消愁無計學吟
詩」

監獄成了她的家，可這個有性格的女人，

這支撐着多病的身體，辛勤工作，她担負着成天通，遇到犯人不安心時，便沉着臉嚴厲的訓斥一通，她穿着二胡大的黑眼鏡，有淚熱之感，當那羣人在獄中鬧吵，裝神弄鬼時，李梅魂告訴她：「監獄裏有一間橡皮房子，專關神經病人」，那番話也就安靜下來了，因為她感到這位頂頭上司的骨體並不亞於她，而李梅魂忙於教養時，她的面孔便變成和顏悅色：教育是她的本行，特別對許多愚昧無知的女罪犯，誦教不絕。執刑的犯人，每天有兩小時的讀書。這裏有兩件小故事：一個猶太女人，原先在咖啡館里招待，同一個朝鮮人謀殺了女店主被判無期徒刑，她自辯並未參與其事，只是當謀殺進行時，她正在樓下高聲唱歌，以掩護被害人向呼救，——此派已經在監獄裏學習了嚴中國書與講中國話：而另一個販毒犯老太婆，為了信佛吃齋，也成為最優秀的學生，聽了很多的書——在半監里，在黑暗中，李梅魂的工作像一盞燈，雖然是微弱的光與微弱的熱。

「在戰前，女人犯罪，多半是感情的激動，造成情，或妨害家庭，而戰後十之八九是販毒與吸毒，這是一個嚴重的社會與經濟問題。」她認為監獄中正是婦女改造運動的場合，她就此以此為她的工作者：「我們的工作自然還沒有盡善盡美，但是清淨白，到是於心無愧的。」她是一個一半青臉一半紅臉的女獄吏。但，胸中却隱藏着詩人的感情，從離家到逃難，她不斷的產生許多詩詞，集為「梅魂詩草」。(以上所引詩句都是摘自集中)

每個人的身體都是他自己囚禁的監獄，但是今天能自開殘魂清白與自由的人究竟不多，李梅魂女士，有可以驕傲的靈魂，這個後封建時代中自求解放的女人沒有辜負了自己的心願，她做了這偉大的事。

(第二年第六期)



舞台名導演賀孟斧

李天濟

話劇運動正搏扎於低潮逆流之中，目睹浩若的黃蓮艱辛，更真心地思念着會在大後方光芒輝耀的舞台導演——賀孟斧先生，他就在抗戰勝利那一年春天，貧病困苦逝世於重慶。在活人的心里，關於他的記憶是無法遺忘的，他的工作方法與態度成了常常的典範，而他生活上細微末節，每一念及，就牽起活生生的新鮮感覺，一股溫暖熱情的水流在我們四周迴流漩渦。

賀孟斧先生這位出色的藝術家，名導演，權威的設計者，從外面的形象，直到他靈魂深處，在在那說明了一個平凡的人，想快樂，想工作，為健全生活的普通人，他個愛自己甚至於自私，不大願意和人正面為敵，常常吃虧，乃至有點怯弱，他所特有的只是腳踏實地忠實於他自己，忠實於自己的感情思想和工作，就這點子可貴的忠實，他在大後方的劇壇上放出光彩。

有幾次，作為一個學徒的我在他那那兒得到了他可突然大嚼的美味，什麼呢？小孩子最喜歡吃的葫蘆瓜，這可笑的的小事後而隱藏着多麼深重的痛苦，一個人的享受竟至於如此之低！為了維持他的家室！他有個妻子和二個小女孩子！他祇有向朋友們借錢，而他又不肯借市幣，有一打向劇團領導人借錢，我親眼看見用一百元一次發了他。這和「打發一個叫化子沒有多大分別，而這地位平頭填直的人，竟然沒有感到侮辱與難堪，拿了錢笑嘻嘻的悄悄地走了。儘管生活如此之壞，他對自己的工作，却一絲不苟燃着熱情的火，從沒有氣微。

民國三十三年，物價高漲，生活更加困難，

投機取巧，市儈作風，狂瀉一機衝進了神聖的劇場。——游樂演出——真跡一時。

這賀孟斧先生既沒有高呼什麼「運動性」，「運動的道路」，也沒有提出什麼樣的口號，他祇是默默地做他自己的工作。怎樣就在小號茶館裏而紅耳赤的破口大罵，可是他並不是縮在他個人的小天地里固步自封，充耳不聞，事，他正腳踏實地地認為，更實際，更緊要的工作，在他那裏的劇團裏，在他導演的戲裏，在實際上工作中消除貪污與浪費。這正是對首迎接可恥可怖的市儈作風之艱苦正確的道路，他認為唯有肅清那些餽餽的貪污份子演說者，才能堅強自己的隊伍，同時也節省了演出費，更便於與飛騰高漲的物價搏扎苦斗，那時大後方劇團裏最大的開銷是技術部門的演出費，而作為導演的賀孟斧，首先是一個最好的設計者，舞台工作者，用他可笑的固執，感人的熱情，精確的計算，最熟練的技術，堅持了一預算的合理化——譬如，那時覺得怕人的洋釘吧，預算不准開幾斤幾斤，那是要註明多少顆，根據物價的製作開工開計算。

他於是這到來自各方的怨怒攻擊與嘲諷，寫得他直着頸子到戲院平喘，可仍一頑固地堅持他的做法。

他是一個最認真，並且認真着有過過火而至於亂鬥閒事的人，照慣例一個導演的在戲上演戲場以後，就不必再到後台去了，而他不同，他總是在台上幫助換景做效果，在後台忙著開飯，分菜，為了菜太劣與事多，被人解嘲成爲孩子氣，取謔而熱情的性格，被人解釋成爲孩子氣，於是他在陪都一個正確的觀點與做法的時候，那些粗狂的市儈，不說因粗狂不敢幫助，却硬說

地給他「頂孩子氣不通人情世故的留子」，自己躲在
在「一盞」聽他一人暴露在戰場上受風吹雨打。
在某一次他導演的戲中男主角，他帶了一個已成
名角的演員——一切都說定了，那位演員非但不
聽聽他的「一」，一切都說定了，那位演員非不
地提出一個條件，要他的太太做戲中某一個角，
他認為根本不合適，拒絕了，但事情却因此鬧起
，對方說是面子問題，而他認為是藝術上的問題
，爭執拖遲了戲的開排時間，演出日期已決
定了，主要負責人退開了想道：他這人，自然有
了主角的有把握的號召力，可是他不但沒有服
，而且乾脆犧牲了那個演員，用劇團另一個大
聲而並不合適的人選補。
「不通人情」——除去他最知己的友人都這樣
罵他，可是快得很，除去在舞台上得到了成功，而
且哄動，於是隨聲讚美，才又向他湧了過來。

經常親熱地注視他周圍年青人的學習，假若
你在舞台上做錯了，他不責備，而是想方設法讓
你明白你自己的粗心大意，在整個演出上起多大
的破壞作用，要是做好了，那你在藝術創造上將
是得到如何充溢的快樂和享受。這種溫厚、善
作風，適宜於時也會出軌的，唯一的一次，在重
慶公演吳祖光的「風雲夜歸人」時，管道具的人
從試演到公演的第三天總是少一把鐵鎚必不可
少開弓打了那人兩個響亮，他紅臉臉，不發地左右
。

對於這樣的一個人物，要壓服他是不可能的
但對於市俗們，他的坦直與善良，却使於龍利和
用，他短促的一生，不止一次地陷入這種境遇，
越多越平，工作得越多越好，得到的嘲笑也
的稱之為「虛假顧客」在放都都排一個戲，
欲利用他的藝術才能和聲望，做他們投機的資本
，知道他的「愛吃」，利用過去的一筆子交往往，請
他吃飯，針對他的貧困以大量法幣引誘他，雖然
他也許連買糖蔥花的錢都沒有了，而終於婉言謝

，飯吃得快完時，對方拿出了一枝密爾頓「哥
看」——頭腦活潑，美國貨，在其時的大後方，
這是不起的奢侈品，羅世之珍，他竟而至於愛
不忍釋了。對方立刻釋出滿臉的歡笑，親熱地
地「怎麼說，不嫌你，你用才合適，親熱地
送給你孩子」。

接著，賀孟齊想出一串低低的真心的笑，紅
臉臉，就把手伸在自己身上插了，而她的夫人
方海早就在旁邊窺視了對方的「好意」——手給他
把筆扯了下來，玩弄地過來了「老賀，沒出
息，」這一下，他明白過來了，張口結舌，幾乎
無法下台，回來後又遭到他親切的友人一頓嚴
大罵罵他貪嘴好吃，弄得他啞口無言，從此這別
人請吃飯也不敢去了，最後是那位市儈只有拉另
一批人去演出了。

賀孟齊在導演戲的間息中他總不斷地從事閱
讀寫作，翻譯工作，當「演員自我修養」已經有
人翻時，仍稱心翻，羅史坦尼尼克拉夫斯是的另一
巨作：「我的藝術生活」，可惜湮沒出版社祇印
了上半部——後半部的譯稿他從成都帶到重慶，
臥病以後一直放在枕頭下面，死後却再也找不着
了，到現在都無法確知這是那一位皇朝英雄的依
讀。

在藝術上他永遠追求真實，表現真實。不以
任何真理來標榜。但終生追尋真理，服從於真理
。作為一個導演，他不僅從事於戲劇方面的翻譯
寫作，有一陣子在外界壓力最高的時候，他竟熱
衷於翻譯文，那些作品大都發表在成都一兩晚
，在那裏自無法找出他種種的和平和，有的說是付
憤怒的面孔，有的說他逃避他用的都是惡名，於
是發到痛了的人，皆以指出自那位惡名之手而
衷心憤恨，無意之間，他免去了粉飾，直到死後
，在成都三益公場的追悼會上，那位總管才含
著淚聲嘶力竭，向所有的到會者宣佈了這個秘密：
「那些雜文不是我寫的，是老賀寫的，那時
我願意替他換寫，為了那也正是我懇求的，那時
，我可得把這光榮歸給他，要罵他的人罵吧，他
的像片正掛在這兒！」

這個平凡的人，舞台上的「一代宗師死時三十七
八歲，臨終時都還說着：「我的病在死，我這
年病，我作戲事也沒有做。」真的，他做戲而蒙
有來得及做的却太少了，他一直幻想着勝利後能
出國去學習更複雜的技術，他把勝利後的太太
，這個天真的人——他時時抽空或編陳白愚的「大
大地回春」為電影劇本，分領劇的工作已做了
一半，為了自修外國文，又不願別人知道在幹什麼
，全部用「魯德外國文。他總想首排「安娜，卡
特別那」。想十年之後排沙士比亞的「哈孟雷特
」，想有個完善的劇場，和一羣不惹衣食，儘壯
熱情的年青人合作！他想的太多了，可什麼也
沒完成，急憤而死！

三十四年前，他經濟上已陷絕境，朋友欠
的假款已達三萬餘元，歐陽社的錢，不但不能還
債，還有越拖越重。百思無法，才決定從成都到
重慶去轉個個來還債。「一睡醒草一劇上台，他
就病倒了，獨自睡在劇團後下的小房間裏，鮮人
顧問，摺之及拖，終於不起。當他夫人方海女士
最後，引起了各方的注意，通過種種關係，弄到
羅尼西林來注射，仍然無效，逝世前一夜決意寫
他臨盆，可是幾位自告奮勇的青年人，竟接有一
個的血型和他合適。等到第二年，一切都不行了，
這時醫生才認出了他的病症在肝臟，這是一切
勞心過度的人常患的病症。

病中他一直不信任醫生，一直担心中他自己的
死亡，這使他許多友人不能不不忍提，轉彎得
他怕死，腿法，其實，對於一個努力對工作的人
，死亡就是結束，他再也不能工作，對他這是
全部的剝奪，這不但是腿法，這是強烈地需要工作
，要活着。
辭的時候，葬儀後面是一羣默默年青人。
而直到今天，他依然活在這許多年青人的心裏！
(第二年第八期)

施耐庵是偉大的

「天下文章無出水滸右者。」——金聖嘆

公盾



「水滸傳」已在民間流傳了七八百年，已成家喻戶曉的大衆讀物，而且它還要風行下去。

那麽，這部不登於大雅之堂的稗官野史，受人民之歡迎與研究，究竟在那裏呢？

在北宋的末年，那位信仰道教、自稱「教主道君皇帝」的徽宗皇帝登了寶座之後，除了大建造道宮崇奉着二萬餘名道士之外，朝間所用全是蔡京之流的東粵角色。一般不學無術的小人個個得意，大小官僚數目多到不可勝計（史載徽宗年代可赦免吏數目達十九萬五千人），擴大的官僚薪俸，加上中央軍（禁軍）地方軍（兩軍）的薪俸，和在遼夏金異族侵略下，每年應交納銀絹等貢物，人民不堪負累。王安石變法的目的即在平抑當時政治與經濟的危機，然而危機沒有挽救過來，相反，由於變法而帶來國內新舊黨爭，使政治更趨混亂了。官僚、政客、豪強乘機向人民加緊搜括，蔡京叫人到江南一帶販買花石，運到汴京造宮殿，建萬壽山。金人、寸進尺，國家在內憂外患的交煎中，一文官愛錢，武官怕死，廣大人民，在專制政體的壓制下，在繁重的捐納征稅下，死亡掙扎，在地獄的生活中呻吟着。當這堆過得他們無路可走時，不得不起來掙扎求生存，不能不一造反了！

「水滸傳」的不朽，即在平施耐庵毫無掩飾地用寫實形象暴露出了北宋歷史行程中最真實的面目。

「水滸傳」是當代歷史真實的縮影，是人民求生掙扎的畫像。

施耐庵在他的藝術創作中，處處寫着腐敗透頂的政治制度，如何在製造着「官逼民反」的悲劇。

譬如：豹子頭林冲，這位身當八十萬禁軍的槍棒教頭，大有忠君愛國的熱心，可以替朝廷幹一番事業，但不幸墜地使他一事無成，他的妻子竟被高太尉的衙內看上了眼，荒淫無恥的一賣刀計「陷害」了他，刺他脊杖二十，刺配涪州，高俅還中途派人去結果他的性命。他家破人亡了，雖幸而從死裏逃生，却無家可走，罪惡的時代，帶有氣節的英雄，當他從泥淖的創傷中醒來時，不能不去做強盜，這就是「逼上梁山」。

善良的貧民出身的行首武松，在武大郎被毒死後，他走投無路，被逼上梁山。

顯然，施耐庵的立場是站在人民這方面的。他爲人民控訴出罪惡的時代，竭力抨擊黑暗政治帶給人民的痛苦。他忠實地反映了民間天壤之別的生活。在「吳用智取生辰綱」中，作者帶着悲憤的筆調寫着不肖的奸商：

「水滸傳」是當代歷史真實的縮影，是人民求生掙扎的畫像。施耐庵在他的藝術創作中，處處寫着腐敗透頂的政治制度，如何在製造着「官逼民反」的悲劇。譬如：豹子頭林冲，這位身當八十萬禁軍的槍棒教頭，大有忠君愛國的熱心，可以替朝廷幹一番事業，但不幸墜地使他一事無成，他的妻子竟被高太尉的衙內看上了眼，荒淫無恥的一賣刀計「陷害」了他，刺他脊杖二十，刺配涪州，高俅還中途派人去結果他的性命。他家破人亡了，雖幸而從死裏逃生，却無家可走，罪惡的時代，帶有氣節的英雄，當他從泥淖的創傷中醒來時，不能不去做強盜，這就是「逼上梁山」。

門，政府官僚和地痞惡霸西門慶之流勾結在一起，他沒有錢也不願在暗中運動，環堵迫得他自刃殺八，逼他上梁山做強盜去。花和尚魯智深，雖然舉義得善，顯然，他是個「見義勇爲」，有崇高靈魂的人。他火氣大，沒有耐性，黑暗的现实，處處使他壓制不住忿怒；他看不慣官僚與豪紳的勾結，爲了金家女兒的事，不惜以生命來賭博，三拳兩手打死了專事高利貸騙錢延安府的鄭屠戶。在官廳捕捉下，他亡命到五台山去，向文殊院禪師爲僧，落了空門。可是，和尚還、逃不了專制政治的魔手，他又逃出了空門，被迫上梁山去。所以當政治越黑暗，暴吏越橫行，人民生活愈貧困的時候，梁山也愈繁榮了起來，最初他們組織的祇有數十人，後來竟浩浩蕩蕩地增加到三五千人。政府屢次派官兵去剿滅，不但不能成功，而且連帶兵的主將都投向梁山一夥去了。

在梁山泊的聚義廳，不止有被迫走的政府開明的官吏如單人林冲、大將呼延灼、關勝們；還有饑饉出身的武松、石秀、魯智深們；被落的世家子弟如楊志、秦明們；進戶出身的阮氏兄弟們；和尚道士出身的如魯智深、公孫勝們；公務人員與小市民出身的宋江們；智識份子出身的如吳用們；流氓漢與幫閑出身的如燕青們；甚至小地主樂進、史進、以及當農免盡、大地、盧敬義、也非上梁山落草不可了。

不但此也，甚至於女流，如孫二娘、顧大嫂、凌族小姐出身的扈三娘都樂於上梁山去。

作者將一個個英雄好漢如生逼出虎豹地展現現在我們眼前。又爲他們各自安排下了一條「逼上梁山」的曲折迂迴的道路。

這就是真實歷史悲慘的面目！「官逼民反」！這就是寫着封建專制歷史官寫下的歷史，被人束之高閣，但稗官野史的「水滸傳」却家喻戶曉地流傳在人間。

二

顯然，施耐庵的立場是站在人民這方面的。他爲人民控訴出罪惡的時代，竭力抨擊黑暗政治帶給人民的痛苦。他忠實地反映了民間天壤之別的生活。在「吳用智取生辰綱」中，作者帶着悲憤的筆調寫着不肖的奸商：

『赤日炎炎似火燒，野田禾稻半枯焦，農民心中如海沸，公子王孫，扇搖。』

這是被壓抑下農民心中，叫喊。是帶着農民的血腥氣下的詩。

好人不能生活下去了。好人祇有一條路——登上梁山，去做强盜。寇通在安樂天地中的，祇是搖着蒲扇的王孫公子，剝削人民的官僚政客。

於是——好人變成了強盜。強盜其實，最善良的人民。於是——魚肉人民的官僚政客是名義上的正人君子。正人君子其實是最卑劣的強盜。

施耐庵大膽地，下正人君子黃旗黨匪們的假面具，又大膽地寫強盜劫賊們展現出了抹油中發光的發現。

作者寫梁山泊聚義廳，一副匾額上，表現出了其中的真理：
『取非其有官皆盜，損彼盈餘盜是公。』

三

「水滸傳」中的代表人物及時雨宋江，他的江州題橫詩可以代表作者的關於「武力革命」的思想：

「自幼曾攻經史，長成亦有檄謀，恰如猛虎臥荒邱，潛伏爪牙忍受，不幸刺文雙額，那堪配在江州，他年若得報冤仇，血染滄陽江口。」

「身在山東心在吳，颶蘆江海漫嗟呼，他時若遂凌雲志，敢笑黃巢不丈夫。」

這是在專制又腐敗的政治壓制下「官逼民反」中人民新萌的反抗意識的表現。

於是，梁山泊口起了「替天行道」的旗幟，自成一統。

因此——水滸傳的主題是寫出了：當農民被逼得無路可走時，而萌起原始的反抗統治階級的革命運動，正如漢代的赤眉黃巾，隋代的竇建德，李密、唐代的王仙芝、黃巢、和同時的王小波方臘們所走過的道路一樣。施耐庵把這一時代梁山泊聚義的農民暴動的歷史形象化了。在他的作品中深刻地繪畫出了動亂的真切而具體的「現實」。

這兒所有的角色，什九是沒有受過甚麼教育的下層人物，最多的是貧農，流氓，罪犯，差役，因此他們同情的是社會上那些無骨孩損骨孩侮辱的人民，他們推崇的是在江湖上流傳見义勇为的好漢。且看蔡子園張青母夜叉孫二娘出世的，四人肉體顯黑店中所送下的三大仙條，便知分曉：
『第一不殺強盜奸道。
第二不殺江湖姦女。
第三不殺各處犯罪流配的人。』

在梁山泊的聚義中，他們有幾個明顯的行動綱領和口號。如：

『論事不分尊殺！』
『論秤秤銀兩，論套穿衣袋！』
『大秤分魚肉，小秤分雞兔！』
『有福同享，有禍同當！』
這是他們的生活。它代表了人民反對政治與經濟民主生活的要求與願望。

他們掠奪的對象，第一是領魚肉人民而過着豐衣足食的荒淫無恥的官僚，在「只用智取生嚴綱」一回中，作者用痛飲淋漓之筆，寫着梁山泊好漢怎樣用吳用的妙計，殺劫蔡京女婿梁中書賀正他丈人蔡辰的十一擔財寶禮物。他們剝掉了向錢觀錢的耳朵，擄了黃安岡上，他們向江州劫法場，打高州，打南州，打南州，打大名，打開各地剝奪人民的政府倉庫，擄去金銀財寶米麥糧食。其次他們專打地方豪強賈賈勞神惡霸。

梁山泊好漢的三打祝家莊，會頭市，魯智深的打死鄧屠戶便是例子。因此統治階級痛恨他們，屢次派大兵剿滅他們，交強盜族們把他們看做眼中釘，祝家莊的門前的一對匾上寫道：『項平水泊擒賊，踏破梁山莊宋江』，會頭市的軍歌唱道：『……擄掠梁山清水泊，擄掠黑龍上東京，生擒及時雨，活捉智多星……』祝家莊家竟不惜以全家殉難去保衛他們自己的莊園。

可是萬千的讀者個喜愛他們。因為：他們固為草寇，他們是人民的隊伍，在他們的「好漢主義」裏有「專打不平」，「隨財仗義」，「劫貨濟貧」等……愛人民的美德在。

四

據說，當施耐庵著作「水滸傳」時，曾以自己的鄰居，盜了三十六枚好漢的像說掛在壁上，天天望着他們，想想他們的生活與個性，因此能夠如龍飛虎躍活潑地表現出了每一員好漢的性情。

不管這傳說的正確與否，事實上作者在描寫人物方面，在中國文藝舊創作中堪稱難得的聖手。

「水滸傳」中一百〇八條好漢為經緯的大部份人物，都有他自己的個性，習慣用語。

譬如說——花和尚魯智深與黑旋風李逵，儘有許多地方相似，一機是心直口快，粗野而又魯莽；武松和石秀也有許多相似之處；然而，我們仔細一想，便會覺得，魯智深還是魯智深，李逵還是李逵，他們的生活、習慣、口語、個性……還有許多不同之處，魯智深其實很有想頭，自尊心也比李逵大，武松和石秀雖是同樣的英武，都敢過關，但武松却比石秀表現得更剛直，更值得人們的敬佩。

作者用頗大的精力，寫出許多個魯莽、粗野、負氣，帶着農民氣質的

好漢，然而在讀者的心目中，却一有他們的地位。魯智深的粗野是性急，李逵的粗野是野蠻，史進的粗野是少年任性，武松的粗野是強悍行爲，阮小七的粗野是在勞苦生活下壓榨出來的忿怒。

作者發掘了好漢們的性情。他對於自己筆下所創造的人物未嘗沒有愛惜。顯然，作者借愛的是帶有泥土氣息——農民型的英雄好漢，如林冲，魯智深，李逵、武松、石秀、林冲……這些質樸的漢子，作者肯定了他們，刻劃出了他們無比輝煌可愛的靈魂。

可是當作者刻劃到智識份子與小市民出身的好漢們時，他的態度便有了若干不同了，他沒有那麼執著地讚美他們。王倫的胸襟是狹窄的，他不能容納英雄，終於被林冲火併了。智多星吳用固然是梁山泊最不可少的角色，但他始終是鬼鬼祟祟的陰險家與「草寇軍師」的角色。對於這位從小有着出身的梁山泊領袖及時雨宋江，作者雖然一面竭力借許多好漢的口口聲聲地並推舉他，告訴着他怎樣獲得眾人的擁戴，但不是一味同情，相反作者在處處寫着宋江的陰險，奸詐，權謀，偽善，他用金錢收買幹部，製造死在他的手中，盧俊義的位子被他搶去，同時他還帶着錢取的人格，一方面想利用革命去建功立業，一方面却在統治者的征討中動搖了，想出賣革命，向朝廷招安買個一官半職博個功名，封陞妻子，例如第五十八回中寫着宋江對政府官員說道：

「……宋江原是鄆城小吏，爲被官司所迫，不得已，鬻梁山林，權借梁山泊避難，專等朝廷招安，與國家出力。……」

比起那些一味忠貞于自己理想的「農民型」的好漢們，宋江顯得暗淡了。施耐庵寫出了從小有着出身的宋江們動搖的性格。

有人以爲不寫戀愛使無小說可寫，可是「水滸傳」的成功，却說明了即使不是談情說愛的小說，只要內容是健康的也未始不能博得廣大讀者的喜愛。

是的，「水滸傳」也曾纏涉及男女愛情，然而使讀者驚心動魄的場面却不是兒女之愛，而是人民求生與反抗的熱情，即使涉到愛情，作者的態度還是嚴肅的。

作者筆下的幾個女人全是淫蕩妖冶，不愛自己的丈夫，暗中偷漢子的蕩婦。如丫頭出身的潘金蓮，爲了與西門慶私通，竟毒殺親夫武大郎；嫁給劊子手楊雲的潘巧雲，竟私通了和尚如海，包給宋江的大婚鬧鬧，竟私通了張廷選；最後，她們都逃不了好漢們的判決——被殺了。

這是封建社會帶給女人們的災難。

顯然，作者暗中曾爲這一羣「舊禮教高壓下的婦女呼冤，美燈靈巧的潘金蓮這類的楊阿木林沒有愛情的丈夫武大郎，飛騰、噴灑的潘巧雲，個個被殺給給，無兒女混存的劊子手楊雲，團圓情與宋江根本就沒有夫妻的關係，宋江更沒有真的愛過她，不幸，靈魂在磨折她們，她們反抗

然而舊社會不能饒她們自由戀愛，祇敢她們無條件地斷送了青春，封建的枷鎖重重地纏縛了她們，迫着她們走上悲慘的末路，她們在那那英男地爲愛情殉難了，然而有誰爲她們流一兩同情之淚呢？作者在描寫這些愛情時，最爲委頓而深刻的。當武松石秀吳殺賊時，我們同情的完全是武松石秀這一邊，當潘金蓮潘巧雲們爲野性的愛而殉難後，又不禁爲她們而扼腕與興嘆了。

五

「水滸傳」的故事雖是在民間流傳了很久之後，才使施耐庵寫成這本出現，但經過施氏用自己的見解與血肉，加以描寫，題材變成那麼深刻而生動，施耐庵的功績是不可磨滅的。

關於施耐庵個人的歷史，限於史料不多，知道的還有限，我們祇能得是在生長于元代末年，順帝荒淫無道，私鹽販方國珍，布販吳瑄，漁夫張瑄，逐鹿雄天張仕誠，和尙朱瑄……都相率人民反抗異族，專制統治者壓迫的時代，他曾做官於錢塘，但與當道不合，乃棄官而從事著作。至於他的思想與藝術已完全表現在他這部巨著——「水滸傳」中了。

這是中國第一部農民文藝的巨著，寫出了人民在黑暗中喘息的嚨息，寫出了土地震動的吶喊，大地之子在高壓中的忿怒，與夫廣大人民求生的掙扎。它表現出了：一向如羔羊溫順般的人民，當他們覺醒起來時，那爲新統治者發出的突破地獄般的力量。這是二十年來「以農立國」的社會中，最好的一部給農民生活的作品。

施耐庵是偉大的。他是人民文藝的先驅者，他是被壓榨下人民的代言人，他用藝術的筆爲人民服務，因此他的名字將永遠地在文學史上輝煌萬代。（第二年第九期）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中旬、脫稿。



魯鏡

宋子文這次從「九牛」中「拔」了「一毛」，有些人竟大鳴其彩，彷彿他一下子便成了救世爲懷的大善士，不但魯鏡可以不算，而且立刻便到了新官。上任之日，還大講其談，什麼「禮得更滿」呀！「嚴懲貪污呀！」然好「嚴」，「做從不盡」，是亦可但得令「嘉獎」乎？

在半年前，曾大喊：「宋子文這小子非走不可」的英雄，早已飛到美國去享受「花旗麵包」了，要不然，落到宋子文的一團圓「萬劇」，也許要挺身而出一「幫忙」一番，再喊道：「宋子文這小子非上台不可」的節調。

（第二年第十一期）



道貌岸然馮友蘭

尚士

從瑣聞軼事去認識他的人格

「君子不恃千萬人之阿諛，而畏一二有識者之謬論」，這大概是曾國藩說的，玩味起來真夠一個人發揚的！

在馮先生寫出他的大作中國哲學史之後，聲譽雀起，都認為在中哲史的研究上，他比胡適的成就高，而胡適以後一方面因為忙於作官，一方面又興趣他移，不治哲學而專治文學史，所以他的中國哲學史大綱，直到今天我們還是只能看見他，聽說他在辭去大使而仍留美的時候，感佩他又著手中國思想史的研究；但自回國以來，忙於官場酬酢之外，又要「在十年內把北大辦成世界上第一流的好大學」（條件是時局安定）現在又孜孜於「經仕」的考慮，中哲史大綱的續成，對於讀者恐難繼續充實而已，話又說回來，馮先生既有「學術地位，道德就不安份起來，沿着中國文人的傳統道路，「學而優則仕」的方向而去

了。「文」不可避免地一定會戴着某種「道」，人也必須循一種道，重要的是要看你所謂的，所循的是什麼道。假如是衛吃人的道，那你便侵犯賢兇之嫌；學而不修則「則仕」了，何況修的呢？但看你在什麼政治下「則仕」，假如是流氓政治，那便也難逃所謂貪腐政治的干係。

馮先生中等身材，經常穿著體面，近多年來都不穿西裝。留著濃密的黑髮鬍子，戴一付大眼鏡，手裏提一個布書袋。他不像別的新進教授，總喜歡揀著明晃晃的墨皮包。頭髮很長，看樣

子平均三個月理一次髮，臉色紅紫，具有一般北方人的健康，看去就是道貌岸然。

在昆明時，馮先生生活都很有趣。有一次他的一位同鄉問他：「馮先生吃肉不吃？」他說：「無論如何，肉總是要吃的。」左軍上有「肉食者鄙」一句話，不知道是肉後才鄙呢？還是鄙以後才食肉呢。這是說笑話，當然古語先賢也吃肉的。顏回安貧樂道，箪食瓢飲，住在又臭又髒的陋巷裏，所以他三十二歲就死了，據說他是驚道不良而引起肺結核的，還有點神經衰弱，所以才會「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老師孔子可說不那麼老實，不叫吃的好，而且還逼得衛牛調味等科學知識，有論器都靈靈，「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魚饌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不待其饑不食。」至於「割不正不食」，顯然是裝洋蒜，怕是不真的吧。馮先生標榜為儒家，其所承襲的遺德，自然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韓愈、周、程、張、朱、陸、王一派相傳的，對於鄉黨一草，還能發幾一頓與下大夫齊，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聞聞如也。」尚階級精神。

大概是二十八年七月（也許是二十九年）馮先生在大師「論風流」中，把鄉黨精神，那時國家還不那麼糟，大家尚有與政談風流。以後他的作風愈歪，即被師長同學所譏笑之一切國民的時事講演會，他從未參加過。只有弱大校慶時，

學校為他掛條幅，那是官僚文章，聽的人很少。自「貞元三書」——新理學，新事論，新世觀問世之後，他與盛過而政治。而在新理學最後寫一章「盛帝王」，講到領袖的方法，顯然是向胡適等受教，很想像那帝王師了。而附庸風雅，可以操盤一些血脈的統治，可以粉飾一些腐爛的太平，於是正好適上他和曹錕教授聯袂做京師道士。馮先生去講中國哲學，所以穿中服，打扮得道貌岸然；實教授講西洋哲學，所以穿西裝，穿著得洋氣十足，他兩個有時在學校遇見，並不談話，只是拱躬一笑，點頭而過，妙哉妙哉，心照不宣，達到「繁音之美」。——這大概就是馮先生所說的「天地境界」吧。

中國人不敢正視現實，所以只有欺騙。於是有些所謂學者，便躲起來說鬼話，馮先生也是說鬼話的大家之一，從來沒見他對於血淋淋的現狀說過一句斥責的話，然而他又不甘寂寞，像酒用形和金岳霖稱先生們真正在做學問。馮先生最大的鬼話之一，就是空空洞洞把人生分為四個境界——天地境界，道德境界，功利境界，自然境界。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哪個境界，看情形當然是天地境界。但據研究起來，馮先生只是在功利境界中，進退維谷，弄不上。

自從劉食器以來，孔子便受盜用，都在儒家榜子後邊，作個人肉磨房用的常見。宋明以還，新儒家興起，又漸被野心家利用，套入八股文的桎梏，於是沒有個性。碰觸強了虛感情，於

是便靈託「聖賢立言」。在發表官聲的時候，作者自己還絲毫沒有感到。不幸在個性解放的今天，馮先生作書時運用濶調：「爲天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這真是一聲驚雷，不離走獸。自己也沒有思想，證之以自己的急切近利的行爲，這些話會起些什麼作用？

有人問道：「馮先生對於大眾哲學唯物辯證法一類的東西怎樣看法？」他便毫不猶豫地說：「大眾哲學我一點鐘就可以講完。但他是所著的新書，也同樣解釋一般事物的現象。近年來他又否認唯心論與唯物論之存在，以爲這些分法都欠妥當。」

配不清是在三十三年，印度一位大學者，牛津大學的東方哲學教授，羅德爵士，到西南聯大公開講演。晚上中國哲學會又舉辦一個小講演會，帶些討論的性質，出席的都是哲學系的教授，助教，研究生和學生。在這個會上，馮先生結結巴巴地讀羅德爵士提出問題說：「印度佛學是消極的。」而羅德爵士竟毫不分辯，斬釘截鐵地說：「你不懂嗎？請你去請教你們的佛學大家馮用形教授。」馮先生也就不再說什麼，坐下。羅德爵士態度很嚴肅，愛印度，是甘地的助手之一，不但學問好，而且口才也特別好。能說清辯論當流暢的英語，能選擇最恰切的字，來表現他抽象的思想。他的英語比當時在聯大研究中國哲學的牛津教授休士還漂亮，不知怎麼休士提到羅德的解釋便勃然變色，致休士臉紅着喘而不能答。所以會後有人說：如印度派羅德爵士出國講學，我們派馮先生出國講學，可真是丟面子。馮先生表面上標榜是儒家，而實際上骨子裏是個法家。對人接物，最愛用手腕。而且也很善於用手腕，心地也很窄，不能容人。此外他還善於理財，在昆明囤積十幾兩金子，鄭希倫先生在普通物理班上就這樣說過：「馮友蘭一面大講其內聖外王之道，一面大吞其金子。」

師大壇畫代近

索 迦 畢

琦 王



畢迦索是在藝術上使個躍躍于本世紀，同樣在做人的道路上，也值得當今每個進步的畫家去取法，貫通畢迦索六十四年的生活，是一部爭取人類的自由解放而戰鬥的生活！儘管在有一個時期，畢迦索的作品曾經通過到外界一些嚴厲的嘲諷和非難，認爲他的作品純粹是自家的買賣文藝，擾亂不穩的畫面和不近情理的表現方法，使大家無法理解，不鈞控其大察，但畢迦索在藝術上，却始終是走着他的充長而敢曠的道路的。

且不去對他的藝術作怎樣的評價，先瞧瞧他的生平吧！畢迦索在一八八一年十月二十五日生於西班牙的格拉地方，因爲他的父親是個畫家，所以從小在環境裏就培養出愛好繪畫的性情，在十四歲時候，便進了西班牙的格拉美術學校，在幼年時代，畢迦索便表現了他優越的才氣，在入學考試的時候，別人要花二三月時間才能畫好的課程，在畢迦索卻只花一天的工夫便準備完成了，因之他在學校裏總是名列前茅，而尤其在創作上，發揮出他獨特的才能。

十六歲時，他轉入瑪德里美術學校。曾獲出品過當地的獎展，而因此獲得獎賞。顯然地，畢迦索對於平凡的教師的指導是不能感到滿足，于是在二十歲間到了巴黎，這世界藝術的夜殿！豐富的歷史寶藏和聚寶在這兒的世界名畫們，對於畢迦索是一種大的影響和影響。他研究歷史上的名作，繪畫和雕刻，尤其是雕刻，在他認爲，繪畫的成功，彫刻的幫助是不可缺少的條件之一，後來他創造了立體主義，可說是得力于彫刻的感應不少。

起初，他受了後期印象派大師塞尚的影響，同時又發現了西班牙大畫家埃格萊珂的遺產——強烈的色彩和筆法，而開始嘗試着自己作風的創造，所謂畢迦索的「黃色時代」，在這一個時期，他所看到的世界是冷酷的、無情的、這從他的作品「猶太人的兒子」可以看出來，他描寫那被壓迫民族生活的一角，一個沒錢的猶太老人和他的幼子，相依爲命。狀至凄切，畢迦索對他畫面的對象給予了深切的同情。

在一九〇〇年和薩姆爾聯合舉行了第一次展覽會，出品主要是以塞尚和技術描寫的素描爲題材，色彩是單調的，作風是寫實的，一點沒有帶誇張的痕迹，他的名作爲「隨着圓球的女孩子」描寫繁華都市的郊外，在曠野上，兩個裸體的馬戲團的青年男女，一個瘦得不堪的女孩子正在練習踏球的把戲，男的坐在木頭上低頭沉思，畢迦索不是以旁觀者的地位去描述他們的動態，而是在作這一幕被壓迫和侮辱者的控訴人。

後來認識了特別馬蒂斯大家，正當巴黎巴黎畫派得勢的時候，畢迦索以他縱橫的才能，通過他的出色的畫稿，很快便被大家所認識，一躍而爲巴黎畫派的中心人物。這時他還是被列入野獸派的畫家。不久他去各國遊歷，在荷蘭住了一個短時期，研究了十七八世紀的歷史名作，他開始創造

魯迅先生於其所著自由書中，說里春蘭有一笑話：某甲將鴉子三十兩埋在地裏面，怕人知道，就在上面發一塊木板，寫道：「此地無銀三十兩」。隔壁的阿二因此即將這塊木板，也怕人發覺，就在木板的那一面添上一句：「隔壁阿二勿勿偷。」馮先生著的新理學，有些教授說空氣一物；有些教授說，是用金匠孫先生「偷」的架格，再裝上些別子而成。不知道孰真孰假。但馮先生常對別人說：「這這初金先生那一個。」令人不免引起「此地無銀三十兩。」和「隔壁阿二勿勿偷。」之惑。一個清華的研究生批評道：「賊心膽虛，欲蓋彌彰。」有一次在中國留學史討論班上，一個研究生說：「還有那這，外道，這這等……」這這說完，馮先生便疑心是諷刺自己，於是臉紅耳赤地分辯，質問：「什麼那這……」終於那位研究生也沒再講下去。

聯大中文系劉文典教授，（即在中央日報上發表其酸臭之舊詩時，則署名曰：河肥劉叔雅）有阿芙蓉癖，又嗜賭，又懶惰，熬不住那樣的艱苦生活，於是跑到湘西某土司家裏作上賓。土司以「國寶」目之，劉本人也以「國寶」自居。開學時劉請一個月假，後來又續一個月的假，兩個月過後，他才來學校教一課，把兩門課合併在一起講一講，便走掉了。暑假後學校當局催中文系同人之請，把劉解聘了。那時馮先生有一個很長的時間離開學校，（大概在重慶吧）後來回到學校，知道這件事，以為學校處理不得當，物傷其類，因為劉文典自以為是劉叔雅的私淑弟子，根本看不起人，常說：「聯大只有三個教授，陳寅恪先生是一個，馮友蘭先生是一個，唐蘭先生算半個，我算半個。」對於這樣的報復，馮先生是不能不感激的。

三十三年秋急之交，我們陣敗的政治態度表，現於軍事失利。由所部中軍會戰後敵入南下，而湘桂，而桂黔，眼看著敵軍而瀕臨或而黔川了，

立體主義的繪畫。無論風景、靜物、人物他都是以立體的形式去追求，表現，他和他的同道勃拉克一同創立了立體派的基礎。

從此，畢加索的作風，成了巴黎畫壇上最響亮的一個，他在形式和色彩上的誇張，使當時的畫家都望而却步，避而而冷僻的色彩，立體幾何形體的構成，使他不能不經常以提筆，香烟盒子，方塊圓錐的胎布，水果，酒瓶等為描寫的對象。在創作的時候，往往不止於使用物形，幾凡他認為是適于表現事物的材料，都為他樂于採用，有的時候，他可以用報紙貼在畫布上，有時也可以用報紙剪在畫面上，或者以其他的實物來構成他的畫面。

一九一五年，他放棄了立體主義的作風，而返于新古典主義。次年他參加了俄國舞團在羅馬演出，他擔任舞台設計，及衣服圖案，並在說明書裏論及新古典主義運動。當時舞團裏許多現象也經常成了他描寫的題材，現在我們看見他許多關於舞技和舞踏的作品，多半都是那時候作的速寫。後來他與該團的一位舞女結婚，他為他的新婦夫人畫像。這幅像像曾經在一九三〇年獲得美國加列基獎頒發的獎金。

畢加索的作品，在一九二八年以後才傾向于抽象觀念的描寫，也是他轉變最快的時期，同時也是他的作品最顯全球性的時期，也是還受到一部份人的激賞而另一部份人責難的時期。

西班牙內戰期中，這位正義的畫家沒有忘却他祖國的災難。他憤憤于法西斯強盜的罪惡，同情于祖國人民的解放戰爭，在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七日，西班牙的古城——克令加——正洩受了佛朗哥手下的德國空中強盜的進攻，經過了三小時的連環狂炸，炸令加城的七千居民和三千難民幾乎完全殉難，畢加索為了紀念格令加城的被毀，而作了一幅大篇幅的油畫，那幅是有名的「格令加的悲劇」。他仍然以立體主義的手法去表現了這一個慘痛的情景。這幅畫在格令加被炸後的第四個月初畢加索的其他作品一同被陳列在巴黎地展覽會上，後來德軍佔領了巴黎，把這幅畫拿到畢加索面前問他：「這幅畫是你畫的嗎？」畢加索冷靜地回答：「那是你們自己畫的，」這橫有力的回答，使得納粹黨徒也把他莫可如何！

在一九三一年的夏天，正是中華民國抗戰到艱苦階段的時期，西班牙四十個作家聯名向中國人民致敬，畢加索是首先署名的一匹。由此可見，畢加索對於全人類解放事業的同情，不置是限於他的祖國。

畢加索為了使他的工作更有意義，把他的行動推向更現實更積極的一面，在一九三五年他毅然加入了法共，這在藝術界上，是極大不尋常的事，誠如他自己口裏所說：「人從使我我的工作和生活更有意義，經過這團和色彩，我會企圖使人更深入地認識世界和人類，使這預認有助於人類的解放。」可是在敵人窮追不絕的時候，我覺得這是不夠的，我覺得必須不用圓錐來作畫，而且採用廢舊生來作畫……這廢舊的號召，曾經大大地鼓勵了當代的進步畫家，使他們更勇敢地走向意識的途徑。

為民主，自由，與輝煌，畢加索以為寫作或舞戲門了四十多年而不解。他今年已是六十六歲的高齡了，可是他的創作力正盛，正是他最熱烈現的時候，在他的作品上，現在是比過去更充滿着生命的流注。最近聽說，正為人民領袖多列士作油畫，在他們的作品上，這更趨更自由，更趨更着生活情況下，在他未來的悠長的前途中，更將有偉大為人的作品產生，在廿世紀的藝術上畢加索的名字，那永垂不朽。（第二二第八期）

整個後方動搖，有岌岌不可終日之勢。那時政府正在招募青年軍。聯大同學看到軍隊中的腐敗，和士兵的痛毒，都不願參加，於是學校到同學家去勸導。馮先生說：「我保證你們不會遇到什麼不好的待遇，因為青年軍中有好些人的父兄都是社會上有地位的人。」言外之意，好像說普通窮苦人的肚子吃著活錢的，因為他們的父兄在鄉下就是被土劣壓迫的人。同學們帶著滿腔的熱血從軍了，誰知道一切保證都是欺騙。到了印度，關禁閉，挾刀，罰在地上爬三圈，於是還有許多人受不了侮辱，便自殺了。有的把熱血換成憤怒和痛屈回來了。在招待大會上，從軍同學向師長周學楷訴，說怎樣受苦，怎樣受到非人的待遇。張奚若先生說：「我早就斷言政府不會作出一件好事，果然不錯。」馮先生說：「苦是自然苦，你們有你們的道理，政府也有他的道理……」大氣磅礴的張奚若便過來拍着馮先生呵叱：「你胡說八道！一時弄得馮先生下不來臺，後來和事佬查爾子調停說（被大家懷念着的良劍先生。）「把重心扯到吃飯上去，一場風波才告平息。但一正一邪，鮮明如畫。

三十三年冬馮先生回河南原籍奔母喪，聽說一切奔喪，都按照普通的風俗習慣。他脫離傳統，而且也最能尊重傳統。三十四年春回昆明，沿途講演，大體都是老題目：「人生的意義及其境界。」他多年沒有回河南，所以對於那裏的事情，頗為隔膜。中原連年饑饉，旱災、黃災、蝗災、粉至沓來，交相襲擊。河南人口戰前有三千萬，連死帶逃，去了一半，當救災的時候，古語「熟勝的徐旭生先生，親自到漢中運米東下，急賑災黎，並且在救濟會上，涕泣陳情，乃至於痛哭失聲。馮先生却超然物外。決不關心，大體其宇宙的奧秘和人生的風諦。聽說他多年沒回過家鄉，但一回家便帶來與衆不同的收穫。一到學校，見朋友，上課堂，在河南同學會上，他最津津樂道的是從前四四四的三頭政教：才女的時候，老百姓跟他們說什麼，他們總是點頭。駐紮一些時候，老百姓再跟他們要求什麼，他們便點頭。再駐一些時，他們便要前走後退。這種說法，和別的河南同鄉說的老不同，欲頤忘食，但所欣的是熱心人民的士農工商們點頭，而不是真的老百姓點頭。馮先生是一個大地主，他做共產黨，不是沒有理由的。馮先生在雲氣工夫多少年，還不用說，可說超然物外，鬚髮微霜，是不可能到現實的五金條件非辦不可。

宇宙並不像哲人們預想的那麼美，缺漏總是有的，人世間尤其多，例如：人類總以生存在有意義的性情，總發發優越感。三十四年夏，哲學系敬邀一九四五級同學畢業的大會，在青年公社的樓上舉行，所有的師長和同學幾乎全體出席了，主席報告之後，首先請馮先生講話。不知道他是爲自己的人格噴噴的批評作，就解以明心跡呢？還是想給春風化雨過的弟子們來一通鼓勵呢？或者說在衆眼，馮先生首先提出向來他所講的內聖外王之退。什麼是內聖外王的具體解釋呢？他又把孔夫子的名君盛出來：「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當然這也就是天地境界。大家聽着有點惡心，周圍嘲弄的眼光向他集中過來。大概是庶虛，還沒發覺得淋漓致致，便結束了。接着馮用形先生說話，大意說：「自當從以來，中國出沒談話的文人，便爲奸臣所利用。」還不嘔血而揚聲，一鮮見血。而金岳霖先生的話，更爲深入和有力。他說：「我個人對於人類頗爲悲觀，入之所以爲人，似乎太不純粹。我認爲根本就沒有聖人。大多數的人以爲人是動物，從短期的歷史上看，大概是這樣。在以前的歷程中是否有過聖人似我們這樣的東西巴亞德次，我們不敢說。也無法知道，以後人是否會成聖次，不過現在看此，人類缺點甚多，力量不如馬次，消化力不如虎豹，而且腦力計算，恐怕將來會得次的一馮先生

想分辯，較比有馮先生又發發幾句，他便停止分辯而坐下了。我一想當時馮先生在大家面前那種超然物化之態，便替他捏兩把汗。一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雖然他話，却有這意。

馮先生到康是留學案，頗顯清楚，能諷時弊。例如在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文中，馮先生也有這樣的句子：「聯合大學以其兼容並包之精神，轉移社會一時之風氣。內樹學術自由之規模，外崇民主愛國之精神，逾千天之磨礱，作一上之轉移。」這幾句話的確能痛罵腐敗大的精神，但可惜馮先生和國民黨主席蔣介石關係，不過這已經比「馮馮」教授抽抽搭搭高明的多，因爲蔣教授根本不容認什麼「民主愛國」的。

我不敢和馮先生前論哲學，只是揆揆一些零碎的瑣聞軼事，但已還不敢得罪。馮先生已於去年十月初乘輪赴美，應美國本等爾凡尼亞大學之聘，擔任中國哲學史講座，據說新給和川實全由美國故景油大王其金名下交付，大概在太平洋彼岸正密着洋人應聘的牛油麵包的馮先生，不會看到這篇小文，如果萬一看到，一定會冷笑着說：「耻好據大個可笑不自愛。」真是「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然。」美國芝加哥大學，亦曾聘聞一多先生前往講學。但據他得敬愛的聞先生，以爲祖國在苦難中掙扎，他應在死亡線上掙扎，且民主運動急待推進，於是便毅然辭絕。兩人相敬之下，不禁要說一句慨歎的純士語：「其聞之相去，焉可以道里計哉！」

一九四七年一月四日
(第二年第
七期)





觀察「觀察」儲安平

上 司

本文凡加「」括號字句，皆係摘自「觀察」週刊儲安平先生大作，故不另註——作者

一、「硬性高級的刊物」

近幾年來，出版界委實不爭氣，偶有一兩本可看的雜誌，總是短命。但「儲安平，復旦大學教授」所主辦的「觀察」週刊，畢竟不同凡響，想不到這「一本」硬性高級的刊物，倒刊發後，竟然：「一版，再版，三版，終至四版的……」即使紙質了破的，讀者也一律愉快購去。「這情形是很可喜的。」

不但如此，安平教授還寫道：「據新自德盛遠國的顧明察先生談，據他在南京與各方接觸的結果，南京高級政界，大都踴躍觀察，他甚至說，聘萊士主編的新共和，在美國的地位，還不及觀察在中國擁有的地位。安平教授接著報端一番：「我們認為這句話祇是一種鼓勵。」其實，與其說觀察之新共和云云，不如說儲安平比萊士成就更大。筆者幸，亦有位留美的朋友（憤乎此人無名氣，姓氏恕略），據他說，新共和週刊在華府「高級政界」並不吃香，據此觀察，豈不是儲安平遠勝過萊士嗎？」

安平教授極愛讀者使牠他吹牛，所以拿出證據來，寫道：「我們僅僅知道立法院院長科曾經專函本社訂閱本刊，可說有六位到八位的特任官員，經常閱讀本刊，司徒雷登大使，可能間或披閱本刊……」至此，筆者就見「高級政界」也者如此如此。不僅閱讀，還受到他們「廣泛重視」足見「觀察」之精潔！

其實，安平教授不說，我們也看得出来，他是一位「有志之士」，有「抱負」有「遠見」的政治家，他一點不含糊的寫出：「本刊是一個高級（理性）的刊物，是給高級智識份子看的，基本編譯方針上，中學生不在我們們考慮範圍之內……」那意思，是不難猜測，專以「高級」的讀者為對象了。

筆者「被」雖不「高」，笨笨「智識份子」，來觀察「觀察」儲安平，自知難免有「咄咄大樹」之說，但在安平教授所揮舞的四面大旗「民主」「自由」「進步」「理化」——「說一寬容」之下，略抒所見，答有

二、以「自由份子」為廣告。

在「觀察」週刊封面上，用細體楷體來寫：「四大」的一行字是一儲安平主編」，立地的則為七十位國內赫赫有名的學者同尊。這從面說眼光來看，總算是一種「廣告」，以示本刊陣容強盛，原是無可非議的。但還其中有一點微妙，安平教授一再聲明：「我們自由份子」繼而又說：「每篇文章各由其作者負責，而本刊發表的文字，其觀點論見，並不表示即為編者所同意者。」這樣，在某一種意義上說來：「我」與「我們」，而在另一意義上，則又表示着「我」與「非我」我們「了」究竟那些文章是安平教授同意或不同意的呢？究竟這七十位學者專家中那幾位同意或不同意安平教授的觀點的？無由得知，怕是美入只合跨中看吧？

「自由份子」正同非自由份子一樣，也有各式各種，但安平教授這種含混曖昧的「自由」，作個不好聽的比喻，好像是塵卷木大小因所不離身的法寶，用來塗口紅的鏡子，兩面皆可照，對「高級政界」反映出「一副嘴臉，對「我們自由份子」反映出「一副臉臉，而對於「數以萬計的讀者」則仍然是好的市招！

安平教授筆下，時而寫「自由份子」，時而寫「自由思想」，時而寫「自由思想份子」，並沒有稱自由主義，那就是說沒有主義的自由份子！——然則安平教授果然是沒有「主義」或「主義」的人嗎？非也，一切肚子裏有數，正如倪雲林所說「出口便俗」了！說得粗率些，不過藉以留個退去路！

而這一切嗎？——據說外國雜誌也是這樣的，不知若共和是否亦如此？

在該刊列名或發表文章的諸先生，有的足筆者師長，有的為筆者素所欽敬的學者，筆者敢說，他們都是有一定的態度與理想，因此本文只限於觀察「觀察」儲安平，不悉我這觀察，「觀察」編者能同意否？一笑。

三、半路中 而已

安平教授自述他創辦「觀察」的經過，異常有趣。「我們這批朋友多是以教育為生的，讀者一定充分明瞭，在抗戰八年中，教育界人員，是如何在艱難線上掙扎，所以到真正敢於（指集股辦觀察）——常常止於口頭，這其間還遇到使人驚異難辦的事！」——這是很真實的，目前要辦文化工作，很少不交鋒，尤其是辦「嚴肅」的「硬性高級刊物」，少不得要賠點本，但安平教授有犧牲的精神。再看！

「我於去年三月中旬，由滬飛滬，祇帶來一小部分股款……」正在這

困難時候，在去年四月五月，南京方面兩次以高級公務員見委，但我實樂於有這掛一個親善的時期以鍛鍊自己的情操……就在這遠東第一豪華的大都市裏，我落寞的守了好幾個月……

這一點，不令我欽佩，倒使我覺得有點惋惜，敢是安平教授費盡了心，變得有點頭暈氣喘；放着兩次「高級」機會不去赴「委」，偏要在上海落荒，抑或真是像他兒子所說的「天將奪大任於斯人也」或朱子所說的「俄死事小，失節事大」嗎？這年頭多入想錢都錢不進，硬要以落荒的生涯來「鍛鍊情操」，未免風雅太甚了！政府正在延宕與贊嗎？安平教授不是一概不談談呼國民黨或改裝作風，「新耳目嗎？安平教授當時不遠不是還在政府的中央日報擔任過職位嗎？而此則竟然「獨立」的，容觀的，超黨派的」！「觀察」起來，這一變其中想有一番曲折！

「到六月中……」安平教授繼續寫道：「沒有金條弄房子……後來得朋友之助，租得了一間小得不能再小的房子……」因「深感天時不利」直到九月一日，「觀察」才從艱苦中誕生，「觀察」亦須看「天時」利不利，想來是天命不可違了！事隔不到一年，安平教授，也不再呆在一小得不能再小的房子「里來「鍛鍊情操」了，而昇到八仙橋青年會六樓上去安居下來。因此安平教授非常慶幸自己的報告了讀者一件事……

「談在此報告，即在過去半年中，本人從未參加任何政治集會或活動……讀者本無過問這些事的必要，但是安平教授的「觀察」對象是一「高級政界」，自不免要打一個報告，好使大家安心，不過，這倒是不打自招的承認了他，在半年以前是參加過政治活動的了！而參加的又是什麼樣子的政治活動或集會呢？再者，半年以後呢？這一下倒使我恍悟安平先生這樣的「自由份子」原不過是半路出家，而修「也不過半年而已」。

可是安平教授明白的寫着：「毋須諱言，我們這批朋友，對於政治都是感覺興味的。」「壓澀自己的興味，是一件多殘酷多不人道的事！」

四。不「客觀」了！

記憶猶新，三十四年冬天，儲安平先生在重慶主編「客觀」週刊，發表過一篇很出色的文章，題為「動盪中的國民黨」大體疾呼國民黨必須覺醒，新生，而新生也者即是使開明進步的國民黨優秀份子超而執政，這篇文章頗得一些人的好批評，連陳誠將軍看了都感嘆嘆服，還親自跑去打聽這刊物的負責人，並派了一個副官去召見，事也委巧，這機會被社長得去了，安平教授在「觀察」上憤憤然的寫道：「事也委巧，這機會被社長得去了，所以安然放手了！」不知與這事有關否？既然放手不「客觀」而來「觀察」，但人總有點懷念過去的，所以他承認「在精神上，客觀就是觀察的前身！」那末，我們看看如何「觀察」吧！

在一篇「論中國政局」的文章中，安平教授以「自由份子」的體度，

對中國的政黨批判了一番，對國民黨的結論是：「假如不滿意政府就是左傾，那末老實說，在二十年來國民黨這種統治作風下，假如還不左傾，那個人即使不是奴才，也是個大大的糊塗蟲！」於是提出挽回頹勢的辦法：「老實說，單靠國民黨政體，儘不必向黨外拉那些不相干派別的人，國民黨黨則曰：『我們一直住在國民黨統治區域內，對於共產黨，也會一新！』國民黨黨則曰：『我們一向在國民黨統治區域內，對於共產黨，也會一新！』我們自承所知不多……坦白言之，今日共產黨大唱其民主，要知共產黨在基本精神上，實在是一個反民主的政黨！』二者比較一下，安平教授下的這個自由還是「多」「少」的問題，假如共產黨執政了，這個自由就變成了一個「有」「無」的問題了……

「接着就談談「自由份子」們，提出了同盟，他認為民盟領袖都已是「過去的人物」，惟「有能力的只有羅隆基，可惜！他總不識才！」所以「照我個人的觀察，民盟諸君子，可以共患難，不一定能共富貴！這句話或許說得太率直了！將來再看吧！」

那末能負擔大局的是誰呢？除了國民黨中自由份子外，當推無政黨（？）的自由份子，也便是安平教授所稱的「我們」了，罵國民黨不好，罵共產黨的不對，罵民盟不行，原是批評黨的，誰也管不了，可是藉此想得到一個「我」才好的結論未免太聰明了！他寫道：「祇有自由份子出來領導，可以獲得一個中庸的穩定……絕大多數人，既不滿國民，也未必要與共，絕大多數人都，望國共之外能產生一種新的力量，以穩定今日中國的政局！」「自由份子可以起來了！應該起來了！這不是他們高興不高興，願意不願意的問題！而是他們的一個歷史責任問題！」

我想沒有不高興，不願意的！可是，安平教授這一番意見到自己已打了自己一記耳光，在他的許多政論大作中，曾經一再表示過：「中國黨心組織的隨着成為我們的警察。」並且同意張東蓀先生的見解：「士的性命在干政，而不一定要執政！」可是現在却號召「自由份子起來了！」因此陳衡哲先生致他的信中指出來：「政黨必須借重權力方能發揮力量而中國自由份子的傳統精神，又是道義的而非利害的，則假使他們用權力來組織一個政黨，用利害來維繫，這不正與那個傳統精神相反嗎？這不是吃鹽冰其辣嗎？」

安平教授的立論，的確是看天時利不利的。俗語說得好，「臨時務者為倖倖，安平教授的觀點就有一種「倖倖性」：在不同的時間和不同的客觀條件下，他顛風轉舵，因而不得不前後水火，吃鹽冰其辣了，這也許就是「獨立的客觀的，超黨派的觀察」精神之所在吧！果爾如此，這也可以說得解者的原諒的，但安平教授在一番滔滔雄辯的辯論中，似乎還是有所說

情，有所偏尚的，時機一成熟，也就滿園春色關不住，一枝紅杏出牆來了。

五· 如是我聞，如是我觀！

安平教授表白自己的說：「我個人做人做事，受英國人的影響很深，請讀者相信我們，我們辦事絕不感情用事，絕不誇大，絕不亂來！沉着努力，量力行事，一步一歩走，一切從實來。」這調兒是頗動聽的。

所謂英國人的影響，就當面而論，英國人的精神特點，就是紳士派頭！的確，安平教授是在英國很住過一些時候，抗戰以前，夫婦同時供職中央日報，受主筆程潛波氏的知遇，派安平先生隻身在英倫採訪，回國後，抗戰發生，安平教授隨館遷往長沙工作，勝利後，除主編觀察外，並在復旦大學身兼政治，新聞兩系教授，他對同學說：「要有稿子，只有大公報和觀察週刊可以登載。」這句話有未盡之意，那就是說：今日論說權威性使君風某耳！——據筆者所知，安平先生在上海並不落寞，交際應酬頗熱鬧的。

他組織察的工作精神，非常認真。他曾道：「每日工作平均在十一小時，有時多至十三小時……盡心盡力，而這一切顯然是爲了我們的理想，爲了我們的國家（安平教授大作中從來沒有像其他刊物那樣肉麻的說過爲人民，爲大眾……十頁註）——並舉一件例子說：「承印本刊的印刷所老板，他說他做了三十年印刷生意，還沒有遇到像我們這樣的顧客，我在任何忙碌的情形下總於應該付款的時候，在社里恭候他來取款。」這真是英國精神。

安平教授感到興奮處，也免不了有敏感情動的話：「我們顯在這兒毫不需要地向廣大的社會宣言：我們認爲我們今日所做的一種工作，就是一種真正的建國工作！」——帶着那數以萬計的讀者，向那光明的前程行進！——大概忘記了他曾經很「理性」的寫過：「我們絕不感情發言：一切感情衝動的文章，概所不取！」而更重要的是他更「理性」的寫過：「我們沒有具體主張！」——沒有具體主張，也就是沒有一定目標，隨你要帶我們到那裏去？

我慎重地來結束這簡短的觀察：中國雖已到了需要新的領導力量出現的時候，也毫無疑義的需要自由主義者，特別是智識份子與我教育的時候，但以言論得「高級政界」——「廣元軍視」爲得意，而完全蔑視了中學生以下的老百姓們覺醒程度或知識水平，那就犯了「土」的階級優越感了！「好尚成爲「女士」，壞的成爲「幫兇」或「幫兇」這種階級優越的自由份子，不但救不了中國，反而要使這動蕩的中國益加混亂！更使是非不明黑白不分了！今天誰也不夠資格出來領導，惟有真理才能領導大家！

反省的覺醒，批評的銳進，反權威及沿習，抵抗專制主義與集權主義，要求思想感情之自由，爲近代思想界的主流。在這個主流中有極多光輝的智識份子已經用生命樹立了崇高境界！我深深期望安平先生有極多光輝的事實，更不要糟蹋了這些「自由份子」的成就！借用安平教授的語來做尾巴：

「我這幾句話也許說得太草率了，將來再看吧！」（第二年第七期）

憶名記者羊

天 問

羊君兄死在獄中已經一年多多了，我竟還沒有寫過一點東西爲他紀念，感愧何如一筆很大的數。實在，他之所以致死，對於更多的未死者，就是一宗債。

我和楊潮（羊君）兄相見甚晚。那是三十一年秋天的秋天，我因未婚妻新嫁，爲排遣憂憤，經過到城北前線一走。一個月的旅行並未能激盪，懷舊懷舊憤憤的心回到舊國。一到報社，知道我們已經請來了楊君兄，編輯同人也很興奮，我尤其感到興奮！

原來當時的大剛報是在穩定中求發展的時期。報社當局，總想儘可能的建立一些特色。那時桂林大公報有着自己直接收聽的國外新聞廣播，國際消息常比其他各報總山中中央社廣播者早一天，而且更能存真。這是一種特色。我們便決定做行。但遺憾的報務員在西南後方甚爲難求，我們的攤位便是從大公報「挖」過來的。而更難找的是翻譯人材。單是英文程度好並不能勝任。必需時事稔熟，理解正確，才能隨時補正必有的錯誤。這就一一定要有此道的豐富經驗。根據這些條件，由同事于大千兄的推荐，我們請了羊君。

那時，我們的同事中，譚與不論，都久仰羊君大名，知道他之所長決不低於翻譯，一切方面都是以領導我們。雖然他並無外交名義，但爲了表示尊重，成爲了表示希望他來的熱情，我們還真請他來擔任總編輯一職。本來，這一職是應該由准冰兄以剛經翻譯工作的，准冰兄即無條件的讓羊君來領導。楊潮兄呢，他那時對大剛報實在所知甚少，但他也沒有許多多的考慮。當他僅知大剛報有一夥年輕苦幹鑽究向上的朋友時，他就很快的從桂林來了。

我這社後立刻說和他見面。道出清除敬仰之忱，表示對今後事前途的興奮。他的答語，却遠不如我預期的那樣多。他那長臉的臉，厚厚的嘴唇，全部帶着沉靜微笑。他只是最後說了這幾句話：「我來這裏兩天，這班朋友都非常可愛，你回來我們最好合作，以後的事更好做。」他說道幾句話的聲音非常低微。他的聲音不是在口腔裏發出的。那天天不亮，他穿的是全套中式衫褲，配合着他那光潔而微皺的頭髮，一付光澤不淺，不淺的眼睛，給我的第一個印象，是具有都市中年紳士風格的外形，鄉下人樸素的內在的氣質。

楊朔的過去身世，我知之不詳。我所知者，他本名楊丹霖，湖北河圖世家子。他進的是最難進的清華中學和交通大學，這兩校都注重英文，所以他的英文根基特別好。交大畢業後，本在鐵路服務，做過京滬路局的秘書。但他對鐵路工作自始就不感興趣。一次偶然的高興，以他的英文根底，翻譯了一本「今日之戰爭」，旋經介紹而在商務印書館出版。他受到了鼓勵。以後就對翻譯漸感興趣，終於在兩條丁綽路上的鐵道橋。戰前，他曾參加法國哈瓦斯通訊社工作，戰時，他到香港出過日報，更正式地成爲職業的專欄作家。以他的豐富的知識，敏銳的觀察，與天優美的文字技巧，他的作品每每有精闢獨到的見解，立刻爲廣大的讀者所愛好。他與喬木並稱爲國際問題的權威。太平洋戰爭爆發，他和許多香港文化人一樣，撤退到桂林。半年來到大南報。

羊裘之來，在報社當局，是帶着一重金禮聘名角」的意味的。記得那時我們的薪水都是兩百多元一月，而他一來就是一千，他爲此也很感不安，以後同人加薪時，他曾自動表示他已經很高，不必再增加了。此外他的工作，自然也格外吃重。主要的足譯電，其次核閱重要新聞標題，此外每週還寫兩篇社評。每天夜間，大約十一時左右上班，電稿已堆積甚厚他一到就寫個不停。自收外電，所以能爭取時間，就在午夜一點鐘以後，所有消息，中央社已不及傳播，其所以能差特色，就在中央社定稿以後的國際新聞。所以他的工作是緊張到點，五六小時無片刻喘息。大約四時左右就稿，有重要新聞他就自己標個三版國際的頭條。自收譯文電，翻譯與非譯文的工作時間，就連帶都延長了。

他這工作不但緊張吃重，而更累的是沒有人可以代替。他必晝天天上班，偶爾他病了，還叫人將電稿送到他的住所，標在病榻上翻譯。他這種對於工作的熱忱和責任心，最使同人感動。本來那班編輯部的人手最多，可謂爲大剛報在後方的全盛時代，當時桂林報紙輪流休息的制度已經得到衝斷，我們也幾次決定實行，也可以輪流休息不致影響工作，但終因爲他不能休息，爲他感動，與他配合，大家也都不自覺的緊張起來，放棄輪休的機會了。

編輯部的同人，都是三十以下的年青伙子，大家與其說是工作成事業

上的結合，毋寧說是年輕人共有的熱情的結合。在工作上儘管隨時爭吵，而在生活上則真正的親愛如家人手足，羊裘來後，不僅工作上有了領導，感情上也似乎有了重心。他來了，不單加強了工作的緊張程度，尤其加強了學習的氣氛。那是最他得回國的一段日子，我們每週經常的開會討論會，計劃的，組織的讀書，寫作，使生活工作，學習，融成一片，可惜那計劃生活保持不久，自羊裘在工作上遭受不快以至被迫離桂，我們的學習生活亦大大鬆弛，而羊裘也就特別爲我們眷戀。

我記得羊裘之最可愛處，在於他個性忠實。一種農民式的樸素的發達。「酒後知己千杯少，話不投機半句多」，似乎正是爲他而寫的。他談飲，我們時常被拉到他家裏小吃，(他當時編輯部唯一有茶壺的人)一口一杯，有時喝得大醉。他話少，他尤其沒有禮貌客套，初見面一定會以爲他是個很排擠的人。但如他投了機，他話匣打開，却也滔滔不絕，豪情奔放。他是個誠懇誠懇沒有半點虛偽的人。如果打問，他最大的虛偽就是沉默，以沉默應付不入耳之言，或不關己的人，而在多數時間內，他沉默就代表無聲的感情，使人一見就覺得和藹可親，與此人交，儘管放心，不會叫你吃虧的。

然而他的脾氣不好是有名的。自然，他決非遇事便性，他也會忍耐。他的沉默，有時就表示是他忍耐的最後限度。而過此限度，他的脾氣就一發而莫之能遏。他的脾氣的爆發點，就在於他的口快心直。他認爲必需說的話，他就非說不可，任何後果都在所不計。在編輯部，他就常常一面指摘人家的錯誤，而最難堪的，他必需要別人當面認錯。在爭辯中，他面紅耳赤，青筋暴漲。有一次，爲了工作上的問題，他竟和另外一個同事打起架來。我和他之間，記得也有個一次的爭吵，是爲文稿問題而引起的。但他決不是個性乖僻的人。他的脾氣所以不好，乃在當說必說，當時按捺不住。他的忍耐與「人情」是屬於事後後的。一頓脾氣發了，他就什麼也沒有，如果錯誤歸屬於你，在你承認之後，空氣就立刻復員，像剛才吵過一樣。

對於他的脾氣，最初受者雖乎覺得不好受。但漸漸爲大家都清楚了。他發作的全部過程以後，也就不以爲意。由於對工作與對他個人的尊重，又摸清楚了脾氣，大家却自動的抑制自己，所以後來爭吵之聲也就少聞了。

他很清楚他自己。所以對像我們這樣工作上必需經常接觸的人，他在往事先就聲明，我的脾氣是不好的。以致對於每週撰寫兩篇社評，竟成爲耐得。夜班生活是那緊張和吃重，以致對於每週撰寫兩篇社評，竟成爲耐得的工作了。原則上他會的是國際問題。那是他的拿手戲。對於國際問題，他常常在不完全的材料與新聞的夾縫中，得着高人一等的判斷。那年正是德軍攻蘇的臨終時期，打到那大林林林，他就預言那將是德軍攻蘇的盡頭

蘇軍反攻的轉捩點。我們初聽之下，未免咋舌，實以羊裘為第一人。其後為克爾的戰場，蘇俄兩軍，反覆包圍，大牙交錯，而俄國的地名又特別咬牙變化，實在說，編輯的人對戰場實況也弄不清楚，別說讀者。而他對於那些小地名，都記在入口，如歐麥參，事後知道，原來他到過那一帶。他對於國際局勢的正確的觀察和判斷，正不僅由於知識豐富呢。

在所有的論文中，一貫地表現着他對祖國必勝的堅強信心。雖在局勢最艱危時期，他的筆下總給讀者帶來無限的希望，那信心與希望，就是他的信心與希望。我以為他所有著作的遺產，留給後人的最大的價值，就是這信心與希望，在他最後一年著作中，仍然貫注著這些。今天，世局如此極端不安，人們多在失望的深淵，最需要的就是信心的鼓勵與希望的指撥，羊裘之死，實在是中國文化界的不可補償的損失！

羊裘的文字各具風格。由於他有湛深的文學修養，他的筆調是優美的，帶有文藝的氣味。讀他的論文不覺疑枯燥。在文章的结构上，我以為他的文章宜於尊欄，而不宜於作社論。他材料豐富，文思活潑，下筆往往無法寫得很短。

但他的寫作範圍決不限於國際問題。作為報紙的社論，他什麼都可以應付。他對經濟學的修養相當深，他談到對藝術也有極高的眼界。記得馬恩恩在衛陽演奏時，他曾寫過一篇「馬恩恩與貝多芬」，對於音樂的知識與理解，一般音樂家的教授也將為之折服。

他委實是多才多藝的人。他是中國提倡話劇的最早人物之一。他說他早年在上海，曾經自己拿錢辦劇團，以致於典質度日。他的興趣也是多方面的，他愛下象棋，喜養鳥，喜釣魚。在衛陽時，他還保有一根從香港帶出來的釣竿呢。他相信自求生活上的趣味，比趨無味的社交要有趣得多。作為一個中國的文人，我想他的最大的缺點，就是資法的拙劣。我是向以書法不佳見知的，而不客氣的說，他的字連我還不如。但他並不以此為憾。一次我們談到了這點，他說：「將來中國仍以字取人，以字為職業或生活的條件，那中國就沒有希望了。」

羊裘在大剛報一共只待了十個月。三十二年的夏天，他便離開了。我原以為，這一階段，是大剛報最有生氣的時期。他的離開，有人誤解，以為是內部不和，報社當局逼他離開的。實在惡良心說，這情形我最清楚，他的離開，完全是外部的原因。報社當局，只是為了替個報業，抗不過外部的壓力而已。社內，編輯部以外的人誰有對他不滿者，但決沒有影響負責人的決定。

羊裘畢竟是個生活經驗豐富的人。在未離社之前，他就嘗覺到終有這機一天來到，自己籌劃了一個英文辭字所。離社之後，他就以此為職業，

承辦英文印刷，而這樣居然就對付了以後一年的生活。

我和羊裘還多有一段因緣。在他離社以後，我因為做了個出國的夢，請他為我補習英文。向他的房東借了個房間，每天去聽幾個鐘頭，我的英文程度很低，他故是不著預備的。隨時隨地，有問必答。別人替我改正過的作文，他再就予以改正。他的英文程度真是我最羨慕佩服的一點，他工作的英文信件，教會洋人也帶教。詞典難。而就在那半間的狀態下，他工作，隨筆，寫作，還是緊張而勤奮的。

這年夏天，湘桂戰役既作，他憑著敏銳的觀察，判斷這次非再逃離不可，他準備得最早，本已決定去昆明，且已準備成行，臨時一個關係，却使他轉向蘭城，走得那末匆促，以致我竟未能送行。不想自此便沒見面的機會了。

我們由衛陽逃到柳州，再到貴陽，知道他被牽入獄，總以為不過是一時之累。以他和閩省當局之關係，他的生命決無問題，我們雖毫無着力處，但念及他似乎很放心。

三十四年春，我因報事到東慶。和毛社長談及，也曾託人營救，但未獲答覆。一天，我參加復旦新聞館開會，吳敏波教授又在中央黨部任職的魏秀俠先生相值，談到楊湖，他說他深知楊湖之為人，而且可以保證他在思想上沒有罪，他說他一定也託人營救。竟託了沒有，以後無機見面，我也不知道了。

復員來京，報紙剛出版，就聽到羊裘兄的噩耗，老同人都很激動。以他與報的一段關係，我們應該隆重的紀念他一番，然而還據不許可。這遺憾，對於我實不啻於閉到他的噩耗。

羊裘之名之最後感動我心時的一次，也是最奇特的一次，是今年春天，被一個同事拉著去我攜有相尋尋吳大覺。他換了我的全身各部之後，斷我為沒有富貴之命的人，將來會像羊裘一樣的下場。這對我自已固不知是驚是喜，而羊裘之名，居然在一個江湖波下面且是眼不見，知難須由別人口授的人的口

中成了一個典型，不能不深嘆任何非法暴力，畢竟無法防止一個人的精神永生在更多人的心中！（第二第九期）

(七、廿)



「成都愛迪生」張伯農

余 生

他憑着雙手和大腦，全心全力的，要用土材料，完成土產的科學製造成品！

土提琴的製造

成都有一個姓方的木匠能造小提琴，他的出品被人叫做「土琵琶」，顯然的貨色不好。但，首造第一個中國提琴的人，是張伯農先生，那是民國十六年的事；張先生在四川順慶教書，暇餘之暇，愛拉小提琴，漸漸的，學生們聽上了癮，圍着張伯農要求他教，於是這隻小提琴便永無休息了！爲了「換餉子」學生們有時發生了爭執，這情形激起了張伯農的勇氣，他宣稱：「笑話了！讓我來做一個小提琴！」

張伯農先生在這件事情上，得到一個有力的自信：「一切都容易，只要你去做！」但這並不是說一切都容易。就說這隻小提琴吧，張伯農先生會走過多少曲折的路！

他搜集了許多木材，一一試驗它的性能，西洋提琴多半用最名貴的楓木的，物美而價不賤，



最後他千挑百揀的選定了松杉做代用品，但在製造提琴上蓋的時候，便遭遇到困難了，要把木材製成一定的曲度與厚度，不是容易辦的事；一不小心便開裂，張伯農先生實驗的結果，發覺了：要製的木材不論新的陳的都要裂，而幾乎所有的木材都要開裂的！因爲任何木材都含有膠汁！外國防禦多半用化學藥劑來除膠，而張伯農先生想出了一個土法子，把木頭放在水里去煮，克服了這困難。

當他完成琴身之後，便着手製造琴弦，外國琴弦是用羊腸製成的，於是張伯農先生便養起羊來了，這是一件多末令人發笑的趣事！他失敗了；事後他才明白：「錯了！我以為中國羊腸沒有外國羊腸好，其實是製造手額的問題，假如我再造小提琴，我一定有把握，並且還可以利用動的原理，把木屑撒在木板上，來試驗板面各部的振動率……」

張伯農是道地的土科學家，他沒有出過洋，他要完全用土材料，土方法，——要使科學在中國土地上開花——就從這件事開始，陸續的，他用雙手和大腦完成了更多的「土產」科學成品！

沒有發條的鐘

華西的標準鐘響了四下，張伯農先生抬起頭來看看他的鐘，笑了！一笑說：「沒有錯，我的鐘也是四點，百分之百的準確！」

「我的鐘！」這意思是說：張伯農自己造的鐘，這是抗戰勝利後，這五十一歲高齡的老先生又一重大「勝利品」，不消說這是土貨，但張伯農的鐘是不用發條的，他宣稱：「一架鐘只須自

己會裝拆，會洗油，一年擦一次，可以用一百年！——沒有發條——那是因爲中國銀不好銅！——這豈非奇蹟？是奇蹟，但決非單純的天才才能創造得出來，奇蹟是時間，毅力與信心的混合兒，張伯農先生的鐘便是例子。

連在他還是小孩子時，舊個小學裏要讀孝經，他便做了一個袖珍本親手抄了一部，爲了增加雅興，還刻了兩小小的印章，這是他以後科學生活的起點！隨後，他在三天失敗中，完成了一個木製的齒輪，造成了一架單秒鐘「鐘張子」——這是他的第一件手製機械——而四十年後，變成了沒有發條的鐘了！

留以一個人的成就來評論他的價值是不公平的，我們應該重視他這種「科學精神」——一株沒有奇香的野花，在亂石堆中，怎樣艱難的昂起頭來，迎向太陽！

天枰——向準確性萬分

之一邁進！

給張伯農先生身後最深的一件事：是他二十四歲時，跨進北京師大的門，每次在實驗室工作時，都用到天枰，而每次教授們都再三叮囑：「當心，仔細點，弄壞修都修不起！」

這似乎是一種嘲笑——外國貨的科學儀器對着中國科學工作者嘲笑！然而張伯農一直在懷疑着：「爲什麼？」

當他畢業之後回到成都，在高中担任理化教席，問題便逼到他面前，向他挑戰了。高中的天枰，不是壞了，便是被折毀了，沒有一架能合用，這對於一個理化教員，實在是件極其難堪的事！

「不但要修得穩，還要造得粗！」張伯農先生又動手了，爲了得得天枰的臂一連做壞了二十多個！他的眼睛更放光了，額上的額紋更顯明，兩手的老筋也變厚了，但在錯誤與失敗面前張伯農沒有氣餒，一個月，又一個月，一年，再

一年，他才完成了一架準確性千分之一的天秤！這天平開世後，有人來商量定貨，於是，請他細細再工作下去，「我要做到萬分之一的準確性！」

然而失敗了！刀心不夠尖，螺絲釘不夠細！這在當時要一種小而精細的螺絲釘製造機，不單是成都沒有，就連中國也沒有，朋友有的勸他放手算了，有的向他建議買外國貨！但上科學工作者張伯慶憑他自己的，他放下天秤，全力轉向製造小螺絲釘上去，在他的信心與雙手磨皮選擇之下，造成了一顆一厘米長三十四圓的螺絲釘！

「不敢說一定是第一根，也許是……但可以說是一根：一厘米長三十四圓的螺絲釘！」他在完成之後，才說出這樣的話！

可是，天秤的準確性仍舊不能到達萬分之二！於是又去磨刀心，刀心是用瑪瑙做的，硬度很大，玉器店裏只能磨到千分之一的性能，這與他的理想還有十分之九的距離，而這個時期的張伯慶竟然學到磨玉了，好一個出色的玉匠！他化了一年又十個月的時間才磨成他所需要的刀口！是他歡天喜地的把天平裝置起來！糟糕，問題還是問題！他所造的天秤雖然有靈敏性，却沒有靈敏！要組合這些零件求得靈敏，這比造螺絲釘，磨瑪瑙還難萬倍，他沒有一本參考書，沒有人指導，一個人慢慢的摸索，足足花了三年的研究，不斷的在錯誤中作實驗，最後他造成一架準確性萬分之一的天秤！

一架天秤要二百個工，一工需要四小時，張伯慶先生做了七年的天秤，完成了八十架，他在成都小天竺街設了一個小工廠，最盛的時候，曾經有十六個工人，四部機器，從招牌的寫字，鍍漆，厚玻璃的鑽洞，盒子的着色……每個小技師都經過不斷的實驗與改進，他企圖用土原料，並求做到盡善盡美！因此他的出品同一架精美

色！但，抗戰勝利後，國營工廠復員了，民營工廠廢了，張伯慶工廠也停止了製造！

有人建議他，向政府申請補助，但張伯慶苦笑了笑，沉痛的說：「只要政府不和你搗亂，不用苛捐雜稅來壓迫你，就算好的了，用不到補助！」

七年！張伯慶的心血，一江春水向東流，默歎的……

他發現了一條重要定律

在辛勤的工作中，張伯慶提出一條重要的定律，他名之為「人理學」，有一個時期他在成都科學儀器製造所里任職，指導着工人做天秤，一般可以達到準確性千分之二，後來人手上發生變動，他離開之後，情形便兩樣了，天秤的製造突然減低到準確性為百分之二，他懷疑起來：

「鑽和炭能鑄成鋼，而人與人怎麼也不能溶合在一起，人為什麼不能合作呢？物有物理學，人——也有人理學；這比物理學更重要！更切實於我們的生活！這人理學——不談好，便有爭鬥，衝突，流血……至少使工作效率減低了……」

在儀器製造所，遇到工匠有錯誤時，他從不用責備的口吻去訓斥他們，他總是和藹的說：「是，你做得不錯，不過還差一點，下次你會好起來，我從前也是犯過這種錯誤的……」就這樣給別人樹立起信心與勇氣。後來儀器製造所再請他去主持時，他婉言拒絕了！因為「那是管的地方，不是作的地方！」

他以為：「我們應該溶和了心理學，物理學，化學，社會學，生物學……去研究人，指導人，發揚新心為上進，使每人能百分之百的盡其材！」。這就是合理的科學人事制度！——「人理學」的重要性。

輝煌的成就

張伯慶先生的成就很難開出一個詳細的清

單。他在教書到電燈時，為了總教導學太忙，（一兩磅重抵十斤的價銀。）於是化了三個月做了一架機器包線，經過兩個月的改良，完成了三十六號線！——這是中國能造的電線的線。為了要學鋼琴，他買了一架琴在家庭練習指法，為了自己造一架鋼琴，這樣，他曾經造過：磁針，一百瓦的發動機，電動機，電風扇電扇，磁鼓，測繪曲線器，電流表，會刻尺，刻圓度，磨盤，鋼鏡，錫針，鋼鏡，鋼鏡，折卸鐵機，風琴，鋼琴，亮鏡，亮鏡，與天秤……

舉一件事來說吧，張伯慶先生是成都有名的養蜂專家，但別人養蜂都賺錢，獨他拆本，他說：「我養蜂是研究蜂，改良蜂，不是為賺錢才養蜂啊！」

為了要研究這些東西，張伯慶先生，吃豆腐飯，睡草被褥。省下錢來買材料，請工人，以至自己患了嚴重的胃病，到現在，每頓只能吃一碗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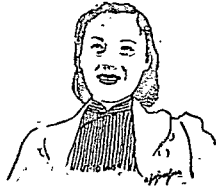
熟悉張伯慶先生的人，覺得成都愛迪生，然而最恰當的讚美詞，還是他應有的事！——「一個沒有出過洋的科學工作者，他憑着雙手和大腦，全心全力的，要用土材料，完成土產的科學製造成語！他真神：「科學要在中國生根發芽，必須珍粹神即石！艱難的方塊！」而他自已則抱定：「我的代價是成功的喜悅！不是金錢的報酬！」

亞魯歌德曾經說過：「給我一個支點，我可以支撐起地球來！——但，成都愛迪生張伯慶沒有支點，（甚至到有破壞平衡的壓力）依然的撐起了他的「地球」！這樣一位科學工作者，即不譽為天才，但他的細心忍耐，努力有恒，比天才的稟賦更值得讚揚！

假如有一個好的政府，張伯慶先生的成就豈止如此而已！

一九四六、五月底於成都淑蓉中學。

（第二年第七期）



白楊是這樣一個人 許藍

生命是短促的，藝術是長久的，她這年輕，藝術的道路也正長……

一 「白楊是我底嫂嫂」

遠在「七七」事變那年，我在入川途中認識了一個女孩子，她說：「白楊是我的嫂嫂」。
雖然我沒有看過白楊主演的「社會之花」，「十字街頭」等片子，可是名字倒是挺熟的，我就問她「你哥哥是誰？」「馬彥祥」，這名字與我也相當陌生，不過聽別人談起來，知道他在戲劇界也是相當有名的人物，她常和我談她在南京時的事情：她和哥哥，白楊三人住在一起，白楊的脾氣很不好，常常為了一點瑣事她們就會吵起來的，後來和哥哥之開感情越來越不好，結結實實地鬧了一次就離開了。

二 軟弱的白占非

我會經聽到中央電影場一些老職工談起白楊與高占非戀愛的一段故事：高底儀表長得還不錯，只是演起戲來却相當笨拙，同白楊合演「長空萬里」時好起來的。他們在昆明去拍外景期間，有一天拍戲時白楊發了，就讓高去買點東西來充餵，等了好半天，高回來了只得得瑟地又冷又硬的說：「那時白楊等得又餓又急，氣極了，上前就是給高一個耳光，總算敲了清醒。」

直到白楊正式向高宣佈絕交的時候，高就打算回上海淪陷區城去了，臨別重慶時，他坐在中央電影場附近一家茶館里，與同事談起白楊，他說到傷心的地方，竟至悲哀地哭泣起來。
後來聽到白楊逃到高來，她脫口說：「跟那軟弱無能的人生活在一起，真是太窩心了。」

三 結婚

抗戰結束前一年四五月吧，中電開辦每個同事都接到了一份白楊與張

駿祥結婚的喜帖，在我們接到手的時候，他倆已早在兩三天前到重慶附近的小縣份長壽去度「蜜月旅行」了！
張駿祥先生是一個做人做事都夠嚴肅認真的人，劇團里的人都很敬愛他，有人說，也唯有張先生這樣有魄力的人，才能鎮住不務劇團的小楊。

不過，這也是一面之詞，白楊倔強的個性，並沒有因為遇到了所愛的人而軟弱下來；有時候為了一點事情爭執，總是白楊像火砲似地先爆發起來，聲若高過一切，而接著就聽到了張的平靜聲音說：「輕一點，輕一點，有什麼話不能好好地說呢？」於是連著連一段長篇勸告，使得暴風雨不能狂颶起來，而歸於平靜，張利利地結婚後所有的著作，例如：「山城故事」，「萬世師表」等劇本底原稿上，都題著「給成芳」三個大字，楊成芳是她底原名，白楊這次單獨一人來北平拍「聖城記」期間，隔一兩天就會接到張駿祥的信，可見他們的感情了。

有一天，幾個熱朋友圍在沈浮先生底煙草室內聊天，有位剛自上海來的女客，談到白楊，她說：「聽說小楊在北平有許多人追她？」沈先生連忙說：「別胡說，那兒有這回事呀！不過，談起這傢伙來呀，我可以告訴你們一件事」。接著他就用著那「口天津話」談開了：

駿祥有一封信給小楊，這信上有一行附筆是寫情語的，小楊就拿給我看了，你們猜，他怎麼說呢？他說：
「哈，當妳太太交給你，如果出了什麼意外。由你負責！」
他那翻筋張式的手法，引得我們都哈哈大笑。

四 母性

白楊來北平拍「聖城記」期間，幾個來自重慶的舊同事們合夥著請她來聚了一次餐，席間，一位同事抱著她底小女兒，嗚嗚呀呀地在眾人饒

於是大家語頓都轉到孩子身上去了，大家都有一個共同的感想，就是：幹影劇工作的演員對於養育孩子問題，比任何職業婦女都感到麻煩。如果一個女演員做了母親就得停止演戲或拍戲的工作，養成失業。一般人對於女演員的印象是「她們很放縱，不願有孩子過問，不願做一個好母親。」可是，仔細分析一下吧，這是不公平的評語。

這時白楊有所感慨似地說道：「不過，一個人到了相當年齡，好像總要有個孩子才不致感到空虛，這個小家庭也因為有了孩子，才感到家庭的溫暖與可愛。」最後，她嘆息了一會，彷彿下了個大決心似地說道：「非要有個孩子不可！一聽完這番話，我們都衷心地微笑了。在這兒，我們遙遙地祝福她，在不久的將來，就會有一個可愛的男小寶貝！」

五 學習與工作

頭一次到小楊家裏去，使我感到意外的，是她書桌旁邊牆壁上貼了一張功課表，譬如：八點至九點——讀英文，九點至十點——看報等科目，有兩次去她家都是她一人靜靜地在看書，一次是在看巴金底「憩園」，一次是斯坦倍克底「憤怒底葡萄」。

她學習英文，每天一個鐘點，張先生是有名的嚴厲的導演與教師，再加上她有學習的決心，看來她所得的成績很不錯，最近在上海，她在從一位英籍女教師學習，她說：「因為太熟的人教課，究竟是要偷懶的，一偷懶，學習就荒廢了。」

談到學英文底目的，她說，有人說我是因為想以後去好萊塢拍片子，其實我底真正目的，是希望學到陶爾莎士比亞原著，以及其他英文版戲劇論與文藝書籍的能力。

在攝影場里，別人拍戲的時候，你便在旁邊等上兩三個鐘點或者整天，這是中國攝影場里一種使人傷腦筋的現象。

別人拍戲的時候，即便在深夜吧，小楊是很少打瞌睡的，於是她就利用這個時間，抓住一兩個英文修繕還不完的同事，問及他們關於英文文法底應用，以及語句是怎樣造成的，譬如她說：「今天恐怕要下雨。」「對不起，我要到化妝室化妝去了。」「應該怎麼說？」聽完後，她就牢記在心，回到住處去查字典，看看別人究竟說錯沒有。此外她還有經常不斷學習的習慣，將來有一天，她的日記發表時，一定有很多藝術及生活的寶貴心得供我們做參考的。

她的工作態度是非常嚴肅、認真的，不論是演話劇，拍影片，她總要提前一兩個鐘點到演場地，也許別的演員還在逛馬路，吃影子，閒聊天，她已一個人靜悄悄地坐在化妝室開始化妝了。當然化妝時間，有時并不帶受那麼長，我想主要的還是，她想有一個時間來使她底心靜靜下來，摒除在此以前所耳聞目見的一切雜務，好在演出前對她底角色有一個心

理上的準備。

在重慶上演「萬世師表」時，從第一幕起就拍到第四幕結尾，時時都為那底底戲的，演完後，夜已深，每個人都感到倦力倦了，何況她底戲又那麼重呢。那時，任何代步的工具都找不到，大家只得步行回南岸的家，從重慶市中心走到朝天門，然後渡江，過江後，還得爬上幾十層石梯，再換個走一段長長彎彎的路，把我們夜夜所走的這段路程底里數計算出來，是相當長的。小楊以那樣嬌小的身軀，竟也能沒有間斷地走了二個月，即此可見她的信心與堅強的體魄。

六 碰釘子

那時候到中等階級人門裏去，就是一個「七七」事變第二年夏天吧？（那時蔣先生陪都到南京去武湖時，中央電影場去，想介紹她入場當一名演員，於是當時就在攝影場內開鏡，結果說的是因為她底「在銀幕上出現的鏡子」不行，就沒有被錄取，這大概是她在地底獲得生命史上，第一次碰釘子吧？而十年後的今天，她竟在影劇界有了這樣輝煌的成就，取得了如此穩固的地位，誰能去探求這原因呢？

今天一般人底看法是這前從前一樣；大多數的導演、劇作家、演出者、製片者，直到女演員本人，他們都以女演員底一付美麗的外形，甚至僅僅就是一付美當的面貌，來探探取他們事業成功底唯一的方法。因此，真正在幕上工夫，和為什麼從事於藝術工作的目的等事情，都逐漸被人遺忘了。

人們都以為白楊的成就就是面鏡長得美醜的原故，可是她底一段受長歲月的門裏，人們就不知道了。她在這次一碰釘子以前，已早在那時所領導的中國旅行團團善幹了好幾年劇團工作，那時候她還是一個歌歌無間的小孩子，隨着團團到處旅行，輾轉於人海中，稚小的心靈中就印下了對那團團的熱愛，環繞繞繞了一付好強的個性，在中國現階段還有着封建殘餘存在的社會中，她以一個弱女子的姿態出現，既可能受到生活艱難的迫逼；而且男性底保護與贊助一旦變成了放蕩的資本，就受多少意外的迫害。舉一件事實來說：當抗戰開始那部形人劇團工作時，有位司令官請她吃飯去，她回答說：「在團體中生活，不願有例外的單獨行動，如果非請不可，那就請全體團員一起去！」就此結下了仇恨，當劇團演出一流民三千萬一時，最後一幕天空湧出一顆大太陽來，這位司令官就說這太陽是像徵日本，演這戲的人們有革新思想的嫌疑，立刻派大隊人馬來逮捕所有劇團工作人員，輕者立刻驅逐出境，在一段段艱難期中，每個演員都無端了上來。後來團中間人出來再三調停，把這團團改名成劇團，這事才算暫告一結束，從這件事我們可以看出白楊的意志到了正確的人生取回不可動搖的人格，她沒有做錯了什麼！

「生命是短促的，藝術是恆久的」，她這選擇的年輕，認真的道路也正長得很呢，為着大家共有的「一個目標，願她不屈不撓地往前走！」

(第二年第七期)



難童的母親徐家

在封建的中國，婦女的遭遇，比一般人更其辛酸，特別在二十年前，僅僅婚姻這一件事，就不知經過了多少婦女的幸福和前途！

那種不合理的婚姻制度，就好像一座高山一樣地總是阻住婦女們幸福的前途的，要跨過這座山，要排除這阻力，不僅需要莫大的勇氣，而且，需要犧牲精神。

徐家女士之能夠毅然揮脫封建的枷鎖走向自由的天地，進而獻身於孤苦兒童的救養事業，這在她與其說是一件艱難的事，倒不如說這是她生命上的一段血淚斑斑地歷程。

她是四個孩子的母親。現在還有幾百個孩子像對待母親一樣地愛着她；這些孩子都是沒有了家與沒有去處的人。她撫養大了自己的四個女兒，現在悉心地照顧着三百來個沒有了父母的女兒。她的慈愛像陽光一樣地在如今險惡的世界中閃耀着一個小角落裏普照着。

徐家女士生在一個清末舊官吏的家庭中。從祖父到父親都在滿清皇帝陛下當過中級地方官，六姊妹中她算最小，私塾里念了幾年書以後，十一歲進了高小，不久父親去世，母親爲着女兒一門事如履一規，把她送到師範學校。可是，不久她便領受她在她人生中第一份苦澀的禮物，這便是以那親與哥哥作主的不合意然而又不能違拗的婚約，二十三歲這一年，她便出了嫁。丈夫姓趙，是一個封建廢物，婆婆好賭，又柔有阿芙蓉癖，有時罵人也是能手，像吩咐丫頭一樣使喚兒媳婦，認爲是天經地義的事！

在一家人的煙賭生活的腐蝕中，趙家不久便衰落了，家搬至天津。在天津老婆婆仍繼續這趙

家以往的官派作風，大吃大喝；又不久，徐家女士家賠贈的嫁妝，一件一件地當當，賣完了。在這個衰落與艱苦的階段，家中好多人吃用完全要由她來負責解決。而丈夫則遠走上海，對家中不再過問。徐女士如同囚犯，關禁在「家」，整個的身心沉沒在苦痛與深淵里，這樣的一過就是整整七八年！正如被壓迫的奴隸一樣，忍辱到頭是有無限度的。這樣昏睡的生活，她再也不能忍耐了！她開始思索，發覺，同時也伴着無限的哀愁！而今擺在她面前可走的路只有兩條：在「家」中當無天之妻與婆婆的奴隸而永遠沉落下去呢？還是毅然衝破這封建囚籠走向社會去奮鬥呢？

她最終勇敢地決定了走後一條路！

十七年，她帶着自己四個孩子從家庭中走了出來。這時候她的大孩子只六歲，小的才兩歲。她咬斷了不合理的婚約的絲線，決心當她自己的主人，當四個幼小的主人。她一方面要對自己負責，同時對四個幼小的生命負責。

這時候，她如同被判無期徒刑的囚犯一樣，一旦獲得自由，她的心理充滿了「新生」的快樂，而同時新的苦楚也跟著來了：當地抱着，牽着和背着自己的四個孩子從天津的婆家走出來到濟南娘家的途中，遇到過幾次阻礙，在黃河中險些發見財（她的一行行李）想惹的匪徒所殺害……

在濟南娘家住沒多久，她被介紹到張莊的煤礦員工子弟學校做事。自此她走上了新生的道路。她明白婦女走出家庭以後，必須走進事業中求得自己經濟的獨立，然後才能夠談到真正的解放。把自己的生活寄生在別人的臂膀上，喊「自

由平等」，她認爲只是空想！

她自己已經談到孩子（她的和別人的）時便非常地激動。因為她看見孩子便想到人的未來，大人的希望全在孩子身上。因此，她熱愛一切的孩子。在張莊子弟學校中工作，在她主持之下開始了幼童班。在那兒，在那兒，在二十六年的抗戰開始她才離開。九年之中，她全心全力地爲兒童服務，沒有動過一次。

抗戰開始，她帶着四個小孩子開始逃難，烽煙遍及大江北，何處是她們母子避難之所呢？然而，現實生活，信又緊逼着一切背後的的人，她們不禁爲這個問題所苦惱。但還未成年的大兒子却天真的鼓勵她：「媽媽！我們走！萬一不行，我也可以工作的！」兒子的鼓勵，雖然可以引起母親的歡笑，但還歡笑裏面，却藏着無限的辛酸，她爲這，不知何時地流過多少眼淚……

但戰爭迫近了，母子們非走不可，經過千辛萬苦，以「難民」的身份，走到了武漢！當時抗戰正在最高潮，各地流亡的無人管顧的兒童很多。戰時兒童保育會成立了。她一點也沒有考慮，毅然投身於這一事業，日夜地取留着拆滿滿身的盒子一頭的無家的孩子們。

二十七年，八月她被派領着五百多個兒童入川，暫住在重慶萬壽宮裏的保育院，她主持總務工作。

不久瀘州第七保育院成立，她去那兒應聘和接洽院址。在瀘州，她對鹽口口才算接洽到一座破廟，但和尙氣憤地她廟上居民趕走且又把廟中泥胎神像敲碎，因此要拿刀殺她，她一點也不害怕，託人傳首給和尙說：「我並不怕死，爲着這些孤苦無告的孩子而死，也死的值得，但和尙！一個出家人，天天拜佛唸經，怎麼竟忘了救苦救難的經義呢？」和尙爲她的偉高所感動，終於「放下屠刀」，使徐女士還能活到今天。

在七院工作一年多孩子們的學習，生活都上了軌道。而且進步得很快。

「我只知道爲孩子們獻出我的一切，我只明白我負着保育的責任，爲着教導孩子，走向光明的事，我沒有什麼可顧慮的。我不知道政治，更不知道什麼黨派，但是有人背後起初是小聲地，最後便大聲地公然地譴責我了，說我們院裏有什麼黨派，這話，這話，她後她不能離開保育院，原因是孩子們進步得太快了，有人認爲這是有某種神秘的力在推動她。她離開了七院，當她一走以後，孩子們飯也吃不飽了，澡也洗不成了，有些大的孩子被捉去鬧起，小一點的都被鬧過：「你是那一個？」多麼的滑稽！可笑！」

她離開七院到四川第一保育院，不幸她腸胃病發作了，告假休息，她沒有說獲獲，因爲她不可能療養，四個孩子無人照顧，上學又要錢，她無可奈何在病中掙扎着給別人當家庭教師，一面維持生活，一面多多少少可給孩子們一些貼補。

三十二年她再回保育工作崗位上，可是這時另外陝南一個小縣要請她去辦廠中，於是和她的老朋友傅女士一同去了，一年以後回重慶再度參加保育工作。她於是這些無親無戚的孤苦兒童們發生了劇不斷的愛情！不久她便接收了第一保育院。

在去年上半年，第一院有兒童二百七十人，全是女生，全院每月辦公費只有四萬五千，預備費兩萬元，一切外而來的參觀人的招待費均在內，孩子們每月四十二百一十元副金費，所有女孩子的零、鞋襪、筆墨、紙張、晚間用的燈油，和燒水用的煤炭均在內。但孩子們每過月中也有牙齦、一年中按時到節，如新年、端午、中秋、兒節、且有特別晚飯，水果上市的時候，孩子們至少有一次水果吃。一切都像在家中一樣。有一天孩子們開了全體大會，決議要求院長每月發給學生每人零用費兩千元。教師們都覺得學生這樣來未免太奢侈了，要予以駁斥，但是她不以

爲然。她覺得學生這樣要求是有充分的理由的，她用成年人一月花好幾百、幾千，甚至大人先生她幾百千萬比較一下，孩子們要兩千元並不是無理要求。可是她總想去，也想不到辦法來滿足學生們的希望，她很難受。在沒有辦法的情形之下，才由她的老朋友傅女士出來向學生們解釋院里的經濟情形。有的孩子聽了流着淚，自動的放棄了自己的要求，她辦教育絕對主張發展孩子們的個性，當教師的只應輔助並督促她們發展，而不應當阻礙或壓制她們。她認爲孩子們是絕對有頭腦的，教師的意見應當反映地向學生說明白讓她們自己來分辨一切，而不應當迫學生接受自己的主張。在她的院裏是沒有這種一回事的，以前在七院因爲主張廢除體罰曾與許多人發生爭執，但她一直堅持着這是完全不對的，她說她只知道服從真理，爲了真理是不應當妥協的！

「孩子們敢說敢笑敢做，才有希望。」因此，她在院裏提倡學生自強自愛，每一件事情都是由學生自己來發動，來主持，教師只站在從旁輔助的地位。教學時都由教師自編教材，

讀理論與現實緊密地相配合！

現在她的四個孩子，都已成年了。大兒子已由專科畢業，二個在進修班。三的一個在大學學外文，四的在廣播電台學音樂，她可以說對於自己的孩子的責任是已經盡了。但她不以此爲滿足，她還要對更多的孩子盡更多的責任！

她要做，而且已經做了幾百個孤苦兒童的母親！

這是一個難得的母親！

她對於一切孩子都愛，他的老朋友傅女士說：「徐院長對於孩子是自然的愛，我對於孩子覺得應當的愛，我們兩人對於孩子是大了大不同了！」兩位老朋友形影不離地工作了好幾年，看來她們是決心自始至終把自己獻給孤苦的孩子們了。

她從封建囚牢掙脫出來，現在她還在和封建勢力奮鬥。一批一批富有活力的孩子們正在她撫育下長大。她像一個勤懇的農夫一樣在細心地撒播種子，將來——總有一天，這些種子會發芽、壯大、成爲排嚴道封建舊學的巨雷的！（文華）

（第二年第九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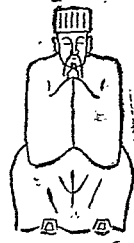


作家老舍的自傳

大約十多年前，老舍曾有一個簡短自傳發表，其幽默筆調於此可見：

「好舍予，字老舍，現年四十歲，面黃無鬚，生于北平，三歲失怙，可謂無父，志學之年，帝王不存，可謂無君，無父無君，特別孝愛老母，布爾喬亞之仁未能一掃空也。志學三百篇，不求甚解。繼學師範，遂發教習之基。及壯，開口四方，教習爲業，甚難發財，每購獎券，以得未形爲樂，示甘於發財也。二十七歲愛憤著書，科舉學無所值，故寫小說，博大家一笑沒什麼了不得。三十四歲結婚，今已有一女一男，科舉發財可憐。閒時喜養花，不得其法，每每有蕪無花，亦不忍棄。書無所不讀，全無所獲並不存念。教習作事均甚認真，往往吃虧，亦不後悔。如此而已，再活四十年也許能有點出息。」（陳維）

（第二年第九期）



王爾文老夫子

· 身則網 ·

家住小山兮高甸，
失了小豬兮不見，
愁眉大耳兮苦臉，
誰家收留兮勿聽，
我願大鏡兮兩串。

王爾文先生寫成了這張尋找小豬的招帖，唸給他的夫人聽，他的夫人聽了氣憤憤的說：「掉了小豬，叫你做張招帖，不知作甚麼一兮！」一兮可恨婦人兮下賤，不迎文理兮強辯！

王先生對着他的夫人，又恨恨的在招帖上補上兩句。
我們讀了王先生這張尋找小豬的招帖，這個文學革命的老手，不識胡適之先生的嘗試集，專美於後了。

王先生的嘗試集，總是我我們笑得不能繼續，但是他究竟是那裏人？什麼時候的人？除了教個家信，另外曾經做過些什麼事？一概未曾聽過人說。據前面所抄那張招帖，說他是住在高甸穿透一個小山，不錯，在桐城的南城，的確有一個高甸也許他就是那裏人。人家都說他姓王，號爾文，但是洞城有九李十三王，究竟他是那個王呢？誰也不知道。大家都知道桐城出了不少古文家，做了多少名人的行述和傳記，但是這位鼎鼎大名的王爾文先生，可就很很！從整篇文章裏，海峽文集裏，新舊雜誌裏，都找不出他的名字，就是總集古今人物的桐城香菴集，也沒有他的名字，弄得這位王先生只有沒頭沒尾的在村夫野老的口裏流傳着，究竟是什麼時候的人，做些什麼事，現在都無法查證，這是怎樣一件不幸的事，我想年輕代這，這位頗有興味的王先生，也許漸漸要完全被人們遺忘了，現在特把我所能夠記憶關於他的這人發的幾件故事，記述下來。

一 做屋先打床

據說王先生住的高甸兩間草屋，有一年他在外面做書，多收了幾個學俸，想把他的住屋再做一做，於是找了磚木匠替他蓋了三四間茅房，

不還在做房的時候，住在外面做書，不在家裏，到了房子要成功的時候，他回到家，看見屋子快成功了，對着磚木匠大聲吼氣說：「你們把我的事弄糟了，我的錢是白花了。」他氣憤憤着，咆哮着，那些磚木匠看見王先生那樣，都嚇得呆了，後來慢慢的有人向他說：「房子做得並不壞，王先生為什麼這樣生氣？」他氣憤憤的說：「你們看看，你們的門做得還小，我睡的床是那樣大，將來我的床怎樣擺得進屋呢？怎麼不先把床打好放在裏面再放呢？」這說得不得，這說得不得！於是人們聽着他的話，聽得王先生得意了，都哈哈大笑起來。

二 掉書箱不找

王先生不論在什麼人家做書，他的一個個書箱，裝了一些破書，每年都是放學就搬了回家，開學就搬到學校，聚聚不離。他那裏面究竟裝了些什麼書，也沒有人知道，鎖着的書箱門，很少人看見他開過，關於鎖書箱的那把鑰匙，是時常掛在他的褲帶上，一天晚上那個書箱被賊偷去了，第二天清早他發覺，學生們也知道這回事，頗為著急，以為王先生要為這件事不得了，特地跑來看他，那知王先生很開淡的不介意，仍然坐在自己的位上，他們放他回他：「王先生的書箱掉了吧？為什麼不趕緊找呢？」他笑嘻嘻着褲帶上的鑰匙說：「不要緊！不要緊！他們還要送來我的，因為鑰匙在我這裏，他們開不開來，一定要送來的！」

三 不跑茶項雨

一個極熱的天氣，王先生不知往那裏去，在他回來的時候，忽然下起驟雨來，王先生也沒有帶傘，他在路上走着，同時路上別的人都紛紛的急忙的跑，想找塊地方躲避，只有王先生一個人照常的慢吞吞的走着，有人說：「這樣大的雨，王先生為什麼不趕快跑呢？」他指著前面說：「走快些麼，你看！前面不也在落雨嗎？」

四 數車轎子

一天，王先生放了學在田野閒遊，這時正是五月的時候，農人有的忙着做田，有的忙着車水，王先生看着怪有趣，他很快樂的站在車水的農人旁邊，獨自出神，望着車轎不斷的從車箱中來去，車轎裝有水滾滾的向着田裏流着，他卻慢慢的問着車水的農人，那些車轎裏究竟有多少？農人說：「請先生數數看。」於是乎王先生就數將起來，數了好久，還沒有數完，他很詫異的問農人到底有多少？農人說：「王先生再數數。」於是他又數了好久，還沒有數完，又再問農人到底有多少？農人問他，已經數了好些，他說：「我已數數了一萬八千個，還還有數完，這是什麼一回事！」

五 種田折糞

王先生雖然歡欣過活，但是他家裏也還有幾半畝的田，請人代種，因為他老先生那樣，替他種田的人，常常拿他的勁，而且收的稻也不及人家說：「你們的稻年年那好，我家田裏的稻，為什麼那樣的壞？」農人說：「因為你的田裏糞草不足，那裏有好稻呢？你叫別人糞草，是我不行的。」王先生問：「那末，糞草可不可以拿錢折呢？」農人說：「五十塊錢就夠了。」於是他信了農人的話，等到要收田的時候，他就拿些錢準備去折糞，他心裏想着：「那個農人說五十塊錢，未必就那麼多，於是拿了三十塊錢，送到自己的田後頭，挖了一個溝埋下去，過了幾天，他跑去看看，白晃晃的三十五塊錢還是原封不動的在那裏。他想：這錢是少了些，又添了五塊錢下去，把土掩蓋起來，過了幾天，他又去看，四十塊錢仍然還是在那裏。他想着，到底恐怕是不夠，只有添成整整的五十塊錢罷了。當他這次埋錢的時候，田裏真有一個農人，看見王先生在那裏不知做了些什麼，等他走了以後，這個農人跑去，看見是埋了些錢，於是就取去了，過了幾天，王先生又來這裏，把土撥開，看看五十塊錢掉得乾乾淨淨，他很奇怪的說：「奇怪！說五十塊錢，就要五十塊錢，不折不扣。」

前面所記，都是關於王爾文先生的故事，也許還有，不過在我的記憶里，只有這些罷了。

從王爾文先生的故事說起

我們聽了或者看了王爾文先生上面那整故事，當然忍不住要笑王先生的糊塗，其實我們不要小視他，從王先生的故事裏看；王先生可說是一個觀念的實驗家，是一個極端形式主義者，試為說明如下：

在第一個故事裏，王先生是由於大小觀念的固化，他認為各種物體，有大有小，大的就是大的，小的就是小的，在容量上，既有大的容納小的，這是有缺的定律，因此他看見他的床是比門大，門是比床小，當然門做好了以後，床是無法搬進新屋的。他不知道床有時也可做得比門小，有時大的東西，也可以由位置的變化，成爲比門小的更小。他不知道這層，看見新屋的門，比他過去睡的床小，所以不禁發起愁來。這種大小觀念固化的錯誤，不啻王先生一人，西方名人談事，也有不少類於此種故事。據說科學家牛頓，因爲痛有二齒，一大一小，他於是把宅牆壁，也鑿上一大一小的洞口，有人問他的緣故，他說：「大洞是預備大貓進出的，小洞是預備小貓進出的。」那個人說：「小貓不能由大洞進出麼？」於是他恍然大悟。這層故事成爲科學家牛頓的美談。像牛頓小貓不能走進大洞，比我們

王先生傻瓜得更厲害了。我們王先生雖同樣也有這層故事，但很少的人知道，這是一件可惜的事。再者，我們知道王先生由於大小觀念的固化而鬧出這樣的笑話，其實在我們說話和行事之間，何嘗不常常有大小觀念的固化作祟呢？譬如判斷某一事件的是非，優劣，強弱，病態，大小……等；腦筋的成見，專從形式方面測度，不是觀念的變化麼？我們何必專笑王先生呢？

在王先生的第二個故事裏，同樣是觀念固化的作祟，因爲王先生常常拿他那些把柄在褲帶上的錢匙，開他的信箱，除掉錢匙，王先生便沒有別的方法他的信箱，同時他習慣的看看人家的鎖，也都是用着錢匙來開，於是他的信箱只有錢匙能開，而且確信只有他自己的錢匙能開他自己的鎖，保證他的信箱不會開。王先生這種的猜度，固然是可笑。但是感於兩物互相關係的成見，認甲物永久是制服乙物，那是王先生一人嗎？譬如在古代的故事裏，宋人的守株待兔，楚人的刻舟求劍，在宋人不是認爲凡是兔子和那株樹永遠是分不開的，兔子永遠必須走近那株樹麼？在楚人不是認爲失落的劍，永遠是不會離開他那塊板麼？守着那株樹，當然可以獲得兔子的寓言，然而有時寓言也是現實的微妙寫真。我們試看世間關係着甲項事物，永遠是制服乙項事物的人們，不是王先生同一類型的人物麼？

在第三個故事裏，我們不要笑王先生，他確是觀察到一部份的真理，他從空間上認識到前面也是在下雨，到了前面，同樣是要被大雨淋濕，不錯，前面也在下雨，前面的雨同樣的要淋溼衣，這是何等正確！所可惜的，王先生只認識空間的現實情形，不知道時間的變化，對於空間所發生的影響。假使照王先生那樣的走法，由甲地到乙地需要三十分鐘，而王先生因爲下了雨，腳步發快些，只需要二十分鐘的話。那末，王先生原來遭受三十分鐘的大雨淋溼，現在只受二十分鐘了，就是由於脚步加快，王先生少受了十分鐘的痛苦，這就是時間的變化，對於空間所發生的作用。但是王先生只固執着空間的形式，忘記了時間的變化，所以鬧出「跑鞋頭雨」的笑話來。這種有空間認識而無時間認識，那又是王先生一人嗎？我們不是平常常聽見人說：「天不變，地不變，道亦不變。」嗎？所謂「天」和「地」和「道」的「不變」，都是根據空間的形式說法，因爲只從空間看，誰乎獲得容物的變化性，我們對於一切事件，說現在是這樣，將來永遠也是這樣，可說都是根據空間的現實形式。都是王爾文先生之流罷了。

在第四個故事裏，無賴的王先生是看見物體靜止的狀態，而昧於物體運動的變遷的現象，是只明瞭個體而忽略全部，他認爲每一個車輪，載着他，記着他，一個一個的滾下去，記下去，在他是不錯的，不過他沒有看出整個車輪的全體，是在那裏運動着，設有頸項的運動着，這錢只見與錢

的聖訓，不見浩蕩的川流。只見一樹樹，不見余森林的飄乎。古往今來，那讓王先生一人獨步嗎？

在第五個故事裏，王先生帶種「爲」，並不是簡單的舉動，恐怕他是相當的運用了思緒，因爲在他的生活經驗中，他常常看見佃戶們種着東家的田。應該付的租稅，可以拿錢去折，農民們也可以拿禮物用錢來折，他可以拿錢去折，就運他自己二節錢去折，學生們也可以拿禮物用錢來折，他看見農村中一切一切的事項，似乎都是拿錢去折，那末，別的事項，既然可以用錢去折，種田與養也是人爲事項之也，所以用錢去折，在他的心坎中，事先已經有了用錢可以代替種種的價值，所以用錢去折，口吻詢問別人，恰好所得的答案，和他所預期的樣，自然相信不疑，這可以說無怪他的做法不錯，在現在看，他總是運用三段論法處置一個問題的，三段論法的思緒，固然有時是笨在笨在，固然很容易鬧出王爾文先生的那樣滑稽事件，但是純粹把三段論法當作思維的法寶，就是在現在的社會裏，我想像王爾文先生一樣的人也還多呢？

總之，從王爾文先生的故事裏看，他的動作，不是簡單的，假使他生在古希臘的話，也許是個哲人罷。但是王先生不特僅是一鄉一邑村童野老的賤資，並且博了一個不美的徽號……「詭頭先生」……(註)就這樣了結了他的一生，到現在起要被人們遺忘了，這是怎樣一件委屈的事啊！

註：在桐城地方稱讀書過度，不了解尋常事理的人，爲「詭頭先生」，王先生當時亦蒙了這個綽號。

(第二十七期)



魏忠賢 容慶祖

魏忠賢，流淚爬上了人民的頭上，突然摔了下來。那些純粹爲私人利益而在政治上恣意專制獨裁，貪污橫行，濫用國家權力的人，不論他們的惡習是怎樣地深厚，勢力怎樣地龐大，終底是免不了倒塌的末運。這正好用「城狐社鼠」的比喻來說，在塌下掘洞宅的狐狸和那些在神壇下做龔穴的鼠子，人們爲了城廂的保存神壇的尊嚴，大家不致去發動神們，但是牠們，窟窿裏的胡爲，越弄越凶，結果城廂和神壇倒塌了，牠們失去了牠們的蔽蔭，清算城狐社鼠的日子到了。太監們是每個朝代裏的城狐社鼠，依靠着一尊的特權天子，狐假虎威地壓制國家的利益。太監門以出賣自己的「人性」去博取主子的信心，只是效忠于一個人和一個家族，中國各個

朝代裏都有太監當權的事，就是這原因。魏忠賢的做太監，是和許多「狗」一般，想借此做發財當權的賄本。他是河間府的流氓出身，當他師傅給了，被道教的無賴壓迫，無法應付。他是這國府所能，找到官府裏做個小太監。在初進官時，他以為這總管了官的作爲是太可恥了，他怕人家知道，改姓名爲「進忠」，以這來平衡自己損失的官階；親近皇帝的權勢，使他感到無比的光榮，他不久又改名魏忠賢了。魏忠賢的決定復姓名，這表明他很想非他師傅的地位和機會把自己安放在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野心預備，他是小心地服侍主人，姿迎皇帝的壞脾氣，他的忠心得到了信賴的補償，他機巧地就派太監張都下轉到皇長孫的母親，才入的宮裏管膳食，他極力地巴結這裏的有力量魏朝，因爲魏朝是和皇長孫的奶媽客氏的交情深，魏忠賢已經看見了客氏在未來的地位和權勢，他努力使自己接近客氏，他的巴結不久就得到了客氏的歡心，並和客氏私通。

西歷一六二〇年(萬曆四十八年)明神宗死了，皇太子光宗即位，還不到一個月又死了，皇長孫熹做了皇帝，他才十六歲。客氏仍舊以奶媽的資格照料新皇帝，這時被封奉聖夫人，忠賢的機智在陪新皇帝玩耍時的歡樂，也得了附益，加上客氏奪內的幫忙推應不聽字的魏忠賢，居然做了司禮監掌太監。

魏忠賢創立自己的權勢的基礎的時候到了，首先他將那些比自己老面又有功有權會引薦過自己的大僚，像王安，魏朝等排斥去了，那些會看風使舵轉向自己的，像王體乾，李永貞，徐文輔等三十多人，都引做心腹羽翼。王體乾捧魏忠賢和客氏的力，當謀得司禮監掌印的職務，這職務名位是在魏忠賢之上，但是他服侍魏忠賢却不敢一點含糊，充分的顯現魏朝一窩的卑賤相。

魏忠賢引薦近十六歲的小皇帝玩耍，鬥雞，跑馬，射獵，演戲，歌喉技擊，盛情迎合小皇帝的低級趣味，讓他生長在無知和無恥的荒淫無味的宮庭生活中。在宮外，魏忠賢又勾結大學士沈沈，和提督楊廣徵等，無能而只知發財的人們做外甥。

這時候，那些曾在萬曆朝著名清廉的官吏，主張整齊吏治，整飭吏治，以挽救政治的腐敗，人人心稱頌，他們會與魏忠賢(一五五〇—一六二二)交遊和講學的，一些老成有爲的人物，如趙南星，鄭元璽等，一些優秀進步的青年，如高攀龍，錢一本等(是無錫東林書院的學生，這些超越的志士，向來是食肉者所懼怕的，就被魏忠賢指爲東林黨。

原來魏忠賢從小皇帝登位後，雖則是大大的得到了權柄，並去持了特務的機關——東廠，但時常仍受有若干名流大臣上奏排斥。在大正元年(一六二一)，御史方震耀會上疏彈劾客氏和魏忠賢，忠賢被發交王安詢問，(王安後來被魏忠賢報復的殺害了。)魏忠賢便給他的姪兒魏



一、前引

「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羸，清新廋開府，俊逸飽參軍。」

「佳人持玉尺，度君多少才；玉尺不可益，有才無辭休。」

「飲如長鯨快吸川，思如渴隴湧奔泉。」

「泰山高兮高可夷，滄海深兮深可測，惟有李白天才奪造化，世人欲得窺其作，我當李白古無雙，至今求在生輝光。」

何謂先生死？先生遺日新。香山明月夜，千古一詩人。

杜荀鶴：題秀山甲李白。

與杜甫齊名的唐代大詩人李白，在中國文學史上，享到了極輝煌無比

李白研究

公盾

客歲夏，文庫出版社擬出「中國舊文藝作家研究」一書，友人推余竊繼，將伯贊先生特從正在排印中之「中國史論集第一輯」中抽出「杜甫研究」一文，增光篇幅，感荷可感！時余登居湖畔，採蘋之餘讀「李白詩文集」以遣長夜，有感於翫文，乃寫「李白研究」，形式手法頗採翫文，朽木之才，非敢掠美也。

全稿轉啟，屋仁何，印刷費及紙張已扶搖直上，由窮朋友合資經營之文史社，無力再出此書。現在「杜甫研究」一文已見編入「中國史論集」第二集。秋深夜闌，重翻斯稿，倍有感焉，特發行以誌其事，是為前言。

一九四七、仲秋前夕

的才名。他的名字自李唐以來，受千萬喜愛詩歌的人所傳頌着。嚴安詩人留下的全集一千五百七十餘首的遺詩會沉醉在他優美的詩情中。是那股響於歌喉的詩人咽，「鐵城詩一首」，「斗酒詩百篇」。然而是在播樂天才呢？他生長在號稱太平盛世的盛唐時代，却潦倒飄泊了一生，遺貽詩，險受死刑，坐刑獄，終於寂寞無聞地死在異鄉。要流淚是他的個性麼？醉酒美人是他願意過的生涯麼？他何以寫起遊仙詩？……詩人無比的才華曾受到千萬人的羨嘆，然而有幾個人能瞭解詩人生活中的寂寞與痛苦呢？

二、李白的時代

詩人生於武后大足元年，死於肅宗寶應元年（紀元七〇一年到七六二年）。

這六十二年間，是唐代從紛亂不安到和平統一。又從和平統一到紛亂不安的時代。其間經過武后稱帝，李多祚率羽林兵迎中宗復位，直到玄宗獻壽太平公主之後，唐代才出現了短期的太平景象——「貞觀之治」。然而玄宗晚年「深居燕逸，沉湎狂靡」（李林甫語），「玉樹春歸日，金宮樂事多」（李白：宮中行樂詞）十九年中，把大權附托給專事迎迎的嬖倖政客李林甫們，不久又愛上了使「六官粉黛無顏色」的美人楊貴妃，於是裙帶有關，盡皆發達，「一肌妹兄弟皆列士，可憐光彩在門戶」，楊家三姐妹盡封國夫人，國勢趨國忠趨相位，貴妃的乾兒子兼姪夫胡人安祿山

便領了范陽，平虜河東三鎮便使，國權軍械悉落於譚國妾徒們手上。正如詩人所歌：

日憶慙兮感冥冥，獨躍嗚呼鬼彌雨。……君失臣兮鼠變虎。

(遠別離)

君登于上，權臣竊於下，小人得意鼠變虎，小人把政治帶進悲慘的深淵與黑暗的泥淖上去。這是詩人李白對於當代的控訴。

皇帝的奴才——宦官亦操大權：萬力士備有監門將軍，楊思勳封爲輔國大將軍，一宦官黃衣以上者三千員，衣朱紫千餘人，其稱着鳳拜三品將軍……甲舍名宦，上朕之田，爲中人所佔者半京畿矣！(新唐書宦官傳)

在「古風二十四首」中，李白描寫他的驕奢生活道：

「……大車揚飛塵，亭午暗陌陌，中貧多黃金，連雲開甲宅，駱達門鑿者，冠蓋何踴躍，鼻息干雲霓，行人皆怵怵，世無洗耳翁，誰知獨與路。」

廣政的政治終於招致變亂與衰亡。天寶十四年(紀元七五五年)肅宗詔李亨繼位，反自范陽，擁兵十五萬佔奪洛陽長安，自稱大燕皇帝。玄宗帶了得貴妃和國舅們尋上「雞如土青犬的蜀道」向四川逃難，途次馬嵬坡「六軍不發」爲了大局所逼不得不一次從從民意把貴妃和國舅們在軍前「大義滅親」了。太子肅宗即位於靈武，郭子儀借了洋大人——回紇之兵，戡平了內亂。然而史思明之亂繼起，唐室江山乃搖搖欲墜了。

李白寫安祿山之亂道：

「……旌旗紛雨河道，賊鼓露山欲傾倒，秦人半作胡地囚，胡馬嘶嘶落陽草……(孫虎行)」

「……俯視洛陽川，茫茫走胡兵，流血塗野草，豺狼盡冠裳。」(古風)這是詩人李白所處的時代。六十年的風霜，給詩人太多的感觸了。

二、李白的身世

李白爲何許人氏，古籍中有種種不同的記載：李陽冰的「草堂集序」中說他是隴西成紀人；魏「李翰林集序」中說他是蜀人；劉昫「舊唐書文苑列傳」中說他是山中人；在「上安州裴長史書」中他又自稱「白本家金陵……」；祇要我們讀過「李白全集」把各種材料參照研究一下，就知道他的本籍是金陵，先世望族曾任過隴西成紀。兒時生長的故鄉却是四川彰明縣清溪浦。二十五歲以前他一直發居在川北，之後便流落在襄漢、金陵、揚州、汝海、安陸、太原、山東、會稽、長安、齊州、廬山、彭澤、洞庭、三峽、金陵、當塗……等地，到處爲家。他的足跡走遍黃河與大江南北，走遍了全中國。

詩人的天才不是早慧的。「舊唐書」上說他「少有逸才，飄然有超世之心」，他自稱「五歲誦六甲，十歲觀百家」，「十五觀奇書，作賦凌相如」，少年時光，文名即已四溢，時益州長史蘇「見之謂「此子天才奇也，下筆不休，雖風力未成，且現專車之骨，若廣之之，可與相如比肩也。」(見上安州長史書)

二十五歲那年(開元十三年)詩人便不甘寂寞開始了遠遊生活。他從四川來到襄漢，南泛洞庭，東遊金陵，客汝海，還雲夢，終於在湖北安陸縣入贅故相許圜家。這樁，他在安陸又度過了十年平靜的日子。

這時他改名之念極高，官極低微，餽着他這時「上稱荆湘士」，「上安州裴長史書」，「上安州裴長史書」，自稱「願委身國士」甚至「僞念雖有用，敢效微軀」，他是那麼渴望王公大人們的青睞與舉拔，使他「一登龍門，聲價十倍」。使他「一脫窮而出」(均見與歐陽君書、與崔侍御凡的日記)！然而他始終不肯受到王公們的青賞，使他與歐陽君「淚看書刻，遊遊人間……有才無命，甘於後時……」(暮春江夏送張頌暨丞之東都序)

三十五歲那年(開元二十三年)，詩人帶著沉重的心再度長征了。他流浪到北方去，在山西太原無意中援救了後來屢達封侯的郭子儀。復從太原東遊齊魯，寓家于任城(山東濟寧縣)。劉昫稱李白爲山東人後乎此！作者)這時他常與孔巢父、韓華、裴政、張叔明、陶潛等在徂徠山上酣飲酣唱，樂稱竹溪六逸，又非遊遊了懷清而寂寞的六年時光。

六年，他再向江南流浪。天寶元年遠遊會稽與道士吳筠同居剡中，時筠以召赴闕，薦白於朝，玄宗下詔徵白，一召見金鑾殿，論當世務，草答蕃書，藉若壅河，筆不停綴！於是時來運出官運亨通了，他被召爲翰林學士，玄宗竟以「七寶雞腸食，御手調羹以餉之」，這是他一生最輝煌得意的日子：

「承恩初入銀台門，著書獨在金鑾殿，龍騎雕轡白玉版，麗馬駉食黃金盤……(贈從弟南平太守之逸詩)」

於是，他做著帝王養養的政客，點綴昇平的文人了。

然而，好景不常，他的政治生活像曇花一現般地消逝了。由於他好才傲物，把狂放不羈，浪漫的個性帶到宮廷生活中來，他酒後吐詞，御手調羹，力士脫靴，貴妃捧硯，(合聖事類)「醉萬乘如侪友」，「眼高於海空無人」更不說的是寫詩諷刺貴戚，得罪了皇帝把進奴才高力士，於是便發受了更難聽的謗言與打擊，嘗過了官的滋味，使他感到幻滅，當官場的好夢醒來時，立刻便懇求皇帝賜他還山！

「回鑾無早晚，翺水有清源。」(送裴十八南歸岷山詩)「中年獨懷古，不慚逐蓬萊。」(寄王山人丘大旆詩)從此詩人又到處爲家地飄泊開了。又是十年間，他遊遍四方。

「萬里無主人，一身獨為客。」（淮南臥病書懷。）

他再度流落在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安徽，浙江，江蘇……等地，抑住了悲憤，像浮萍一樣地飄流着。就在這時，他與同時代的郭寶臣、杜甫遇于開封，兩人晤時有「相見恨晚」之慨，杜甫與他的友誼道：「……余亦東蒙客，憐君見恨晚，醉臥秋共被，勸君日同行。」不願

淪野，悠悠海濱。」（與李十二同尋范十隱居。）

當安祿山作亂離離之日，詩人又從北方流落到南方來。他先往金陵，繼入宣城，潯陽，刺中，時玄宗第十六子永王為江陵府都督兼領節度使，自白之才名，辟為府佐，安祿山熾之時，永王父子乘機謀奪帝位，以

季康璠等為將，攻拔南使李成式，但不久即為河南節度使李元平所敗，取

季康璠等為將，攻拔南使李成式，但不久即為河南節度使李元平所敗，取

季康璠等為將，攻拔南使李成式，但不久即為河南節度使李元平所敗，取

季康璠等為將，攻拔南使李成式，但不久即為河南節度使李元平所敗，取

季康璠等為將，攻拔南使李成式，但不久即為河南節度使李元平所敗，取

季康璠等為將，攻拔南使李成式，但不久即為河南節度使李元平所敗，取

季康璠等為將，攻拔南使李成式，但不久即為河南節度使李元平所敗，取

季康璠等為將，攻拔南使李成式，但不久即為河南節度使李元平所敗，取

季康璠等為將，攻拔南使李成式，但不久即為河南節度使李元平所敗，取

季康璠等為將，攻拔南使李成式，但不久即為河南節度使李元平所敗，取

季康璠等為將，攻拔南使李成式，但不久即為河南節度使李元平所敗，取

季康璠等為將，攻拔南使李成式，但不久即為河南節度使李元平所敗，取

季康璠等為將，攻拔南使李成式，但不久即為河南節度使李元平所敗，取

季康璠等為將，攻拔南使李成式，但不久即為河南節度使李元平所敗，取

季康璠等為將，攻拔南使李成式，但不久即為河南節度使李元平所敗，取

季康璠等為將，攻拔南使李成式，但不久即為河南節度使李元平所敗，取

季康璠等為將，攻拔南使李成式，但不久即為河南節度使李元平所敗，取



聚「寶」箱

前山東士畢帝復業，有一次去觀察學校，大罵校長，說：「你這個奴才，一點辦法都沒有，我剛看見十幾個學生搶一個籃球，為什麼不多買幾個呢？」弄得那校長哭喪

面。（客軍）

袁世凱為了做皇帝，不惜出賣國家，承認日本的所謂二十一條，可是，他死却想「騙人」，其做

為袁世凱「自衛」的對聯，竟說：「為日本去一大敵，看中國再造共和。」

康有為，熱心張曉拜師，他向神山是：「要不然，生變降何用？魯道先生曾斥之曰：「然則屈賊之

為「踐打」而生者無疑。」（大意如此）

杭州專署長，自來，不久以前對某軍事機關學

員講演「共術與人生」，歷四十分鐘。前十分鐘說他

早年留學巴黎的格局，又二十分鐘說他到陝西

出巡西北的排場，最後十分鐘則說軍人必須「蓄

術」妻子以調和陰陽的高論，結語則為：「敵校女生

本來不多，但某期却拍了不少，在該處位有聲，蕭

蕭臨恭親，完畢。」聽者動容，歡聲雷動。

抗戰初期，山東省主席韓復榘亦受命「應戰」，某次召集高級將

領舉行「軍事會議」到會者均紛紛發表意見，韓最後作結論：「好是

很好，不過「施公案」上面并沒有說到這些呀！」

某次濟南各界舉行蔡公時先生紀念大會，韓復榘出席致詞做慷慨

激昂之感動，韓最後竟以投刺帶之字句形容日人之殘暴，不

料「投刺」一語仍未想到適當的字句，在萬分緊張之情況下，乃說：

「日本人真是太不衛生呀！」

「中委」羅家倫者，在其所著「新人生觀」一書內，極力宣揚「

強者」哲學，但這位「強者」哲學家，在汪精衛於中央黨部週刊的一

回，竟談得惡入腑所內，連「中委」證書也丟了裝璜！

苦悶的度裏，天才還是被發碎了。采石磯邊埋葬了詩人的軀體，但甚麼時候才能埋葬詩人的寂寞和痛苦呢？

詩人白居易寫得好！

『采石江邊李白墳，逸出無痕草連蔓，可惜荒陵弱景骨，曾有驚天動地文，唯是詩人多薄命，就中滄落不過君。』

、李白的思想與性格

「悲來不吟還笑，天下無人知我心。」（悲歌行）

「徘徊六合無相知，飄若浮雲且西去。」（贈裴十四）

作為天才詩人的李白，他的思想與性格，是十分複雜而矛盾的。

他既博有「欲超羣壯觀」的豪傑志，又是個飲酒一英使金谷空對月，「吳娃與越語」的頹廢的賦世主義者；他那麼崇拜黃巢，俠骨，與英雄，但他又沈醉在醇酒，風月，與美人中；他既慷慨悲歌欲匡廢社稷，又求仙，訪道，隱居山林；他既愛世間，又逃避現實；他既遠觀豪放，又悲觀消沈。貫串着詩人的思想與性格中，是這樣的矛盾。

然而這種矛盾複雜的性格與思想，也并非從理解的。詩人的勇敢，急公好義，大無畏……等俠士式的性格，是由於他在少年時代深受任俠思想薰陶所致。少年時代，他崇拜任俠，他結交的盡是任俠之徒，他沈浸在任俠的行為中。詩人曾道：

「……幼好任俠，有四方之志，年十五而修劍術，二十而復縱橫之策，欲偃干諸侯。仗劍去國，辭親遠遊，雖身長不滿七尺，而心雄萬夫，所至尚意氣，重然諾，輕財好施，常為人急而不敢自為，嘗遊揚州時，不逾一年，散金三十餘萬，落帽公子悉管濟之……」（與韓荆州書）

「……少年學劍術，凌轅白鬢公，珠袍曳錦帶，匕首新吳鉤，由來萬夫勇，挾此生雄風。託交從荆楚，買醉入新豐，笑盡一杯酒，殺人都市中……」（結客少年行）

「……結髮未識事，所交盡豪傑，却羞不受賞，擊鼓奮為功；託身白刃裏，殺人紅塵中，當期報高義，尋世飲英風，小節豈足言，退耕將養東……」（贈從兄襄陽少府賈）

「……憶昔作少年，結交燕與趙，金絡錦鞍馬，錦帶橫諸侯……」（留別廣德語公）

其次由於魏晉南北朝以來的紛亂局面，曹氏篡位之後，極力破壞禮法，司馬氏篡位後，加緊壓制言論，用高壓政策，以及魏代以來外戚宦官的更迭用事，和整個社會經濟動蕩不安，使一般士大夫無從吏治，否定了以帝王為中心「儼則社」的儒家思想，清談玄學之風日盛，老莊思想在這兒找到了肥沃的園地萌芽起來。他們以生無常，天地為萬物遊旅，故人生一世塵世享樂，縱酒放歌，他們蔑下聖賢，反對舊道德，他們認為「思

不足以安君，適足以危身，義不足以利物，適足以害生；」他們提供了魏晉南北朝的為我主義的人生觀。這一思潮（清談玄學），一說支配着魏晉南北朝以至隋唐時代。在李白的友輩中，生活態度上幾乎沒有不受其影響的。杜甫的「飲中八仙歌」的八個名士，全是這般放縱愛自由，取重于士大夫，再附黃老之虛無主義，和老子的「修其養性」之說而成。

伯陽，葛洪，寇謙之。它一面接受了中國古代的陰陽五行之說，同時為了到晉代葛洪的「抱朴子」出世後，宣揚世主神仙必有，且從服藥與房中術可成仙，李唐與老子同姓，故高宗曾親謁老子廟，上尊為太上玄元皇帝，並命王公以下皆置「道德經」，免道士賦役，道士位列諸侯以次。唐玄宗親為「道德經」註疏，並在兩京諸州設立玄元廟及崇玄館，尊玄宗為太聖祖，莊子，列子為真人，玄宗的妹子咸宜公主亦為女道士。在李白的朋友中，有許多是與野知名的道士，如東殿子，持盈法師，司馬承禎，吳筠，元丹丘等與他過從甚密他曾學道於白眉空，受得錄於高天師，因此道教及其神仙思想又成為他思想上的一支伏流，使他歌有一「鍊藥樓長靈，行圖靈」（贈嵩山鍊靈師），「遙見仙人紫雲裏，手把芙蓉朝玉京」（廬山謠寄盧侍御虛舟）之句。每在鍊丹與神仙的方士生活。

其次，唐代又是佛教最發達的時代。佛教自漢代輸入中國之後，經過了魏晉南北朝的發展，至隋唐盛極一時，時高僧輩出，高僧經籍不可勝數，玄奘在十六個年頭遊歷西域後回國，所譯經典不下七十餘部。玄宗時代又有高僧金剛得來華，所以佛教思想成為唐代一支有力的思潮。李白中年時期，常與僧人往還，在他的詩中。有「贈僧朝爽」「贈僧行融」，「崇山寺尋僧寄懷維尼師頌」，「念銀泥淨土妻相貲」，「地遠苦禪窟」，「化城寺大鐘銘」，「舍利佛」等詩，從中我們可以看出他對於佛教教義了解之深，並對於佛經的熟稔。佛教主義或說禪解脫，稱迦本行記中寫道：「……我若有知，則有緣緣，既有緣緣，則有染着，以染着，則以解脫，若能除我及我知，一切盡捨，則是名爲真解脫也」。所以人坐若能解脫「我」與「我見」，無名利爾位之念，始能達到大解脫！「追藥的成仙成佛境界。這種思想也成為李白思想中的一支伏流。他的詩中有一宴坐寂

不足以安君，適足以危身，義不足以利物，適足以害生；」他們提供了魏晉南北朝的為我主義的人生觀。這一思潮（清談玄學），一說支配着魏晉南北朝以至隋唐時代。在李白的友輩中，生活態度上幾乎沒有不受其影響的。杜甫的「飲中八仙歌」的八個名士，全是這般放縱愛自由，取重于士大夫，再附黃老之虛無主義，和老子的「修其養性」之說而成。伯陽，葛洪，寇謙之。它一面接受了中國古代的陰陽五行之說，同時為了到晉代葛洪的「抱朴子」出世後，宣揚世主神仙必有，且從服藥與房中術可成仙，李唐與老子同姓，故高宗曾親謁老子廟，上尊為太上玄元皇帝，並命王公以下皆置「道德經」，免道士賦役，道士位列諸侯以次。唐玄宗親為「道德經」註疏，並在兩京諸州設立玄元廟及崇玄館，尊玄宗為太聖祖，莊子，列子為真人，玄宗的妹子咸宜公主亦為女道士。在李白的朋友中，有許多是與野知名的道士，如東殿子，持盈法師，司馬承禎，吳筠，元丹丘等與他過從甚密他曾學道於白眉空，受得錄於高天師，因此道教及其神仙思想又成為他思想上的一支伏流，使他歌有一「鍊藥樓長靈，行圖靈」（贈嵩山鍊靈師），「遙見仙人紫雲裏，手把芙蓉朝玉京」（廬山謠寄盧侍御虛舟）之句。每在鍊丹與神仙的方士生活。

再次，唐代又是道教大盛的時代。道教創自張道陵，張角，完成了魏伯陽，葛洪，寇謙之。它一面接受了中國古代的陰陽五行之說，同時為了到晉代葛洪的「抱朴子」出世後，宣揚世主神仙必有，且從服藥與房中術可成仙，李唐與老子同姓，故高宗曾親謁老子廟，上尊為太上玄元皇帝，並命王公以下皆置「道德經」，免道士賦役，道士位列諸侯以次。唐玄宗親為「道德經」註疏，並在兩京諸州設立玄元廟及崇玄館，尊玄宗為太聖祖，莊子，列子為真人，玄宗的妹子咸宜公主亦為女道士。在李白的朋友中，有許多是與野知名的道士，如東殿子，持盈法師，司馬承禎，吳筠，元丹丘等與他過從甚密他曾學道於白眉空，受得錄於高天師，因此道教及其神仙思想又成為他思想上的一支伏流，使他歌有一「鍊藥樓長靈，行圖靈」（贈嵩山鍊靈師），「遙見仙人紫雲裏，手把芙蓉朝玉京」（廬山謠寄盧侍御虛舟）之句。每在鍊丹與神仙的方士生活。

其次，唐代又是佛教最發達的時代。佛教自漢代輸入中國之後，經過了魏晉南北朝的發展，至隋唐盛極一時，時高僧輩出，高僧經籍不可勝數，玄奘在十六個年頭遊歷西域後回國，所譯經典不可勝數，玄宗時代又有高僧金剛得來華，所以佛教思想成為唐代一支有力的思潮。李白中年時期，常與僧人往還，在他的詩中。有「贈僧朝爽」「贈僧行融」，「崇山寺尋僧寄懷維尼師頌」，「念銀泥淨土妻相貲」，「地遠苦禪窟」，「化城寺大鐘銘」，「舍利佛」等詩，從中我們可以看出他對於佛教教義了解之深，並對於佛經的熟稔。佛教主義或說禪解脫，稱迦本行記中寫道：「……我若有知，則有緣緣，既有緣緣，則有染着，以染着，則以解脫，若能除我及我知，一切盡捨，則是名爲真解脫也」。所以人坐若能解脫「我」與「我見」，無名利爾位之念，始能達到大解脫！「追藥的成仙成佛境界。這種思想也成為李白思想中的一支伏流。他的詩中有一宴坐寂

不歡，大千入窠（夜復），「茫茫入夢中，惟我獨先覺，聽轉風火來，假合作容談，問語前後際，始知金仙妙。」（談玄）讀起來大有念佛之概。

所以任俠，老莊及魏晉玄學，道教，佛教……是詩人李白思想背後的幾支最大的伏流；他們錯雜紛歧，矛盾語語，影響到了他的生活與性格。

任俠的這條路，一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一任所為的俠客盡是道家氣，急公好義，勇敢，剛毅，他們的態度是積極的，人生觀是入世世的。道家則主張「無為天下先」，魏晉的清談玄學思想也是極力主張排世務的煩累，不求聞達，在人生欲十乘著之中，縱橫學樂是人生最大意義，他們的態度是消極的，人生觀是出世的。道家以宇宙變幻，莊周視人生如夢，這些思想之通過詩人生活上的失敗與痛苦後，他乃肯定了一「浮生若夢」的看法，於是他渴求超脫與解放，去排脫紅塵的幻夢和痛苦，使他的孤傲的心靈得到淨化與歸宿，這兒，他在佛教與道教的神仙方士思想中覺取了一條思想上出路，在世路中無路可走的消極生活態度中，積極追求意有的仙境，人生觀是超世的。

所以這縱橫錯雜的思想，使李白一生既積極又消極；既入世又出世；出世又出不得世，於是想超世也無非是愛世，又不能愛世。這是詩人思想上的悲劇，他那矛盾掙扎的內心的痛苦，是可以想像的。

詩人的紛煩矛盾的思想不是孤立，而是錯雜密集地交流在一起，使他們而積極，時而消極，時而想一「欲濟蒼生」，時而要「三百六十日，日日醉如泥」，時而要「巨靈莫撼三山去，我欲遙乘頂上行，一但就大壺說來，在年青仕宦以前的時期，他的功名之念最切，生活態度是入世的；但是他經不起現實風浪的挫折，在官場失敗之後，便揮進非親跟世的海洋去，以縱酒放歌度日，終於向虛妄的仙境以求索，作精神上的安慰。以下是詩人思想發展的軌跡：

在青年時期，他是這麼熱衷於功名：

「出門妻子強牽衣，問我西行幾日歸，歸時僱佩黃金印，莫見蘇秦不下機。」（別內赴徵）

這時，他又這麼熱衷於匡時濟世：

「苟無濟世心，願儂拯物情。」

「余亦章句人，願儂拯物情。」

「東山高臥再起時，欲濟蒼生未為晚。」

可是，任俠的個性，使他不能夠對王公大人們俯首低頭，他風塵孤傲，任性，名士氣派，道家玄學式的愛自由，不受拘束，超然思想，放縱無忌……這些與當時的官場生活是極不相容的。所以京師的三年生活中，官是做到了，但是「才高心不展，一因為他既不懂獻媚逢迎，却一戲萬



的「論本資」翻譯 力大郭與南亞王 墨 泰

在我國，凡是研究經濟學的人都是會知道，王鄂二先生的名字的，他們兩人曾經與過許多多的西洋經濟名著，最著名如如丹斯著的『國富論』李富國的『經濟學及版稅之原理』和劃時代的馬克思『資本論』。他們二人的名字常常擺在一起，因此當有人提起了郭大力，大家說必然會想起王鄂二來，假如說『文天相稱自古皆然』是一個通則，那麼，在經濟學上，王鄂二先生能長期合作到二十年之久，真算是一個例外了。當王鄂二先生之前，就曾經遇到過一些關於他們年青時苦學清形的神奇傳說，這些傳聞也許有過甚其詞，但他們兩人苦學學成功的，確是事實。

王亞南先生的家境並不富裕，他是用版稅來充作自學留學德國的費用，當他在動身出國之前，『國富論』的中文本已經出版了，他便與出版商訂了一個合同，按期領取到德國給他。版稅的款額當然很有限，但他的生活克勤克儉，就這樣，他完成了出國研究的使命。抗戰軍興那一年他才回國，回國後就主持中山大學的經濟學系，接着，應福建省研究院之聘，主持社會科學研究所，最近又到廈門大學來了。十年來，他始終未踏出學術教育一步。王先生是一個多產的著作家，不但譯作多，著述也很多，新近出版的『中國經濟原論』，生性情直爽，向來不藉口不辭，在長汀地方，當地的工業合作機構請他作公開學術講演，題目是關於工業合作運動方面的。該機構的原來用意是希望王先生對於『工業運動』吹噓吹響。可是想不到王先生竟下了一個不愉快的結論，他說：『合作事業，在社會主義的社會裏是不會存在的，因為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各處所能各取所需，根本就不需要再提倡什麼合作運動。合作運動是因為現社會中，資本主義的弊害功深後，財富集中到少數巨頭手中，富者愈富，貧

衆如奴友，視傅列如草芥，（一）（蘇賦：李白碑陰記），他叫一脫股力士祇
 素圖，掉頭貨兒（玉指）（一）（方孝孺：再李白）他「醉吟吐詞床，傲蔑國天
 澤」（皮日休：李翰林），他雖然懂得一點洋文，那種的詩氣，國與國
 國思絕不會派他去做大使，他既不圍定內線去討傅列的歡喜，又無事生
 波地在「清平閣」中對這位一代豪華的貴族極盡諷刺的能事，在「雲鶴」
 「詩中又揭破了這位萬人體面的貴族與安敬山的淫亂生活：
 「……被婦人之逼狂，不如鴉之與鵲，被婦人之淫昏，不如鴉之奔奔
 相逐君子，無雀雀焉……」趙已淑對，應女感周。漢相呂氏，食其在旁，
 秦皇太后，竊亦淫焉……」

「橫臣妨盛名，豈大多吹噓」，（任華：雜言寄李白）他受到了謔言
 ，受到打擊，他是這股帶有自會，要自由，要獨立的人。官場要有他的
 分呀！「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自由心」，他帶著倒背的心的，
 高歌大笑出閣去了。如今，他是那厭惡卑鄙的官僚政客，那些爭利營
 私的小人們們。然而世界上沒有好人的份，香與臭與太多了；
 「德國高唱何太多，連城白壁遺蹤毀，荆山長號泣血入，忠臣死爲荆
 足鬼」，（韓愈行）

「塞因得志鳴春風，折楊黃華合流俗」，（答王江寒夜獨的有友）
 「松柏臨苦寒，羞逐桃李春」（朝陽別元丹邱之淮陽）他無力與罪惡
 的現實搏鬥，羞心壯志立刻在現實的面前粉碎了，他要逃進現實，他要明
 曾保身，要潔身自好，官參一覺醒來，詩人沉痛地歌道：「焉能與羣雜，
 刺感爭一餐」。（古風，四十）文學清談魏晉文人式的生活，遂完全代替
 了他的「慷慨歌」。

人生在百無聊賴的時候，便開始要求官能上的刺激，去撫慰感受重創
 的心靈，詩人何以歌着醇酒美人，可以從這裏得到解釋，且看他的自白：
 「人心若波湖，世路有屈曲，三萬六千日，日夜當兼備」。（古風三
 十三首）
 「常時飲酒憑風景，壯心幾與功名競」。（贈盧司戶從弟南平太首之
 適）
 「窮愁多高興，美酒三百杯，愁多酒雖少，酒傾愁不來」（月下獨
 酌）

「……人閒選心閒，苦辛長苦辛，愁來飲酒三千石，寒灰重壓生陽春
 ……」（江原贈韋南陵冰）他歷盡世態炎涼，他會過「鬪鬪羅羅白玉鞍，
 餘林綺席黃金盤」的生活，他會與「王侯七貴同杯酒」，他會浪遊南北，
 會與愁「或隨夜郎去」，對於人生他有着太多的感觸了。他乃狂歌代哭
 ，「高歌取醉欲自慰」，「但願長醉不醒，他的狂歌豪飲裏其說他是遠
 觀享榮，每嘗說是悲感銷愁吧。詩人帶着這般悲涼苦楚的情調，在狂歌之

者愈貧，形成強者榨取弱者的現象，弱者貧者爲着對抗這種榨取，起
 而要求合作，才產生出來。所以，合作事業不可能成爲任何社會中的
 主要生產形態，充其量不過是，爲着補救資本主義制度的缺陷，而產
 生的一種輔助的生產形態而已。合作事業的產生，僅只能減輕資本主
 義社會中的矛盾對立，而不可能根本消除這種矛盾對立。因此，今後
 的工合運動，無論在我們中國，或者在世界上任何國家，都不可能
 有重大的發展。以上所說的，雖然句句都是真話，但對於主持人的滿
 臉陰謀無異是潑了一股冷水，弄得主持人啼笑皆非。

當我還未見到郭大力先生之前，在我想像中的郭先生該是一位
 鬚鬚的長者，至少是應該比王南先生年老些，因爲他們兩人合譯
 的資本上，郭先生的名字總是擺在王先生的前面。想不到郭先生並
 不是我所想像的那樣年老，其實，他比王先生還年輕。我與郭先生初
 次見面，是在一次由一羣青年所舉行的歡迎會上，被歡迎者郭先生，
 穿著一套綠色的布質制服，透過深度的近視眼鏡，閃閃的日光注視着
 在座的每一個人。郭先生的相貌很像國父孫中山先生。在一片熱烈的
 掌聲中，郭先生開口了，他很謙遜，說了許多客套話，他說：「若讓
 幾部書算得什麼呢？」接着他便針對現實，對目前我國的經濟學加
 以批評：「我國經濟學術的進展，正受到兩種力量的阻礙；一是主
 主義，許多學者在討論經濟問題時，振論是關於工資利息方面的，都
 是用一己主觀的意見下結論的，他們忽視了客觀的條件；另一阻力是
 技術主義，以爲技術能夠解決當前的一切經濟難題。談到工業建設，
 他們就高喊機器大堆進口，以爲一有機器，工業建設即可完成。當然
 囉！在工業建設中，機器固然是極重要的因素。但單就機器一項是
 解決不了問題的。機器是隨不了人的，機器需要人去管理，此其一；
 怎樣去使用，又是一個問題；如何配合去使用又是另一個問題。許多
 人一談到農村問題，都以爲舉辦農校就可使農村繁榮，他們單單是注
 重「錢」一項。權在事實上，近年辦理農校以來，農村並沒有受到利
 益。假使就農村中的高利貸是一種惡勢力，而農校是一種新勢力的話
 ，那麼，我們知道，當新勢力不能克服惡勢力的時候，常常會被惡勢
 力所克服的。所以，我們談論經濟問題，尤其是不應忽略生產關係這
 一點。一種經濟上的新的改革，是需要的更合理的。」

王郭二先生。已經是二十年了，他們兩人始終在合作着，共同耕
 耘荒蕪的「中國經濟學術的園地」。假如說近二十年來，我國經濟學
 術界尚有些微成果的話，那麼，王郭二先生的功績是不可磨滅的。

時唱道：「……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銷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穩意，明朝欲髮弄扁舟。」

對於世變滄桑，他乃有自己的看法：「笑矣乎，笑矣乎，君不見曲如鉤，古人知爾封公侯，公不見直如絙，古人知爾死道造……」（笑歌行）

「悲來乎，悲來乎，天涯長，地雖大，金玉滿堂壓不守，富貴百年能幾何，一生一度人皆有，狐猴坐啼墮上月，且須一盡杯中酒……」（悲來吟）

於是形成了觀宇宙如夢幻，視人生如夢蝶的人生觀：「處非若大夢，胡爲勞其生，所以終日醉，飄然臥前庭。」（春日醉起言志）

「生者爲過客，死者爲歸人，天地爲逆旅，同悲萬古塵。」（擬古）然而，詩人又不能安於終飲醉酒的生活，對着「春風歸語鶯」，又「感之欲嘆息」了，美酒不能完全麻醉了他，他傷感着：

「我本不棄世，世人自棄我。」（送喬山人）

「世人不過東方朔，大陵金門是謫仙。」（石壺吟）

「欲向齊時策，此心誰見明……壯士伏草間，沉憂亂縱橫。鸞鷲不得意，唯發帝鄉城……」（鄒中贈王大人高鳳石門山幽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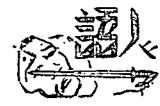
他不能滿足於「金樽清酒一玉壺珍饈」的世俗境界，不滿足於醉酒搗破的生活，然而「拔劍四顧心茫然」。（行路難）他能「聞來垂釣坐溪上」，過着隱士的生活麼？不能，他又想效伊尹歷湯命，夢起乘船過日月之旁，爲王室做一番事業，可是政治又沒有他的份，「淮陰市井笑韓信，漢朝公卿惡賈生」。（同上）「吾願自古賢達人，功成不退習鴉身，子胥既棄吳江上，屈原終投湘水濱，陸探微才豈自保，李斯稱苦不早……」（行路難其三）

「路在那裏？那兒是路？」（行路難）行路難，多歧路……「嗚！詩人嘆息了，在現實的面前傍徨了，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

「壯士心飛揚，落日空嘆息」（之州崔五郎中）但他仍找出一條精神的出路，世間沒有他的份，他要超凡了，要無限的超凡，他要進入夢幻的神奇的理想與神仙世界去，正如范傳正所說：

「公好神仙，非慕其聲譽。將不可求之事而求之，欲將壯心遺餘年也。」（翰林學士李公新羅碑）

劉全白在「唐故翰林學士李君碣記」中也寫道：「上重之，欲以輪綬之任委之，獨列別舍所賜，畧合歸山，遂浪跡天下，以詩酒自適，又志尚遺簡，謂神仙可致，不求小官，以當世之務自負，流離曠何，竟無所成名……」



魯鏡

杜魯門的「號召」

美國總統杜魯門一度號召美國人民節約糧食，結果是：毫無結果。
美國人民，根本不理解這回事，爲什麼呢？「節約糧食，救濟歐洲」云云者，從字面上看，倒是美一哉，「美」一哉的，可惜骨子裡却還是爲了華爾街老板們的利益。
於此可知：凡違反老百姓利益的事，最終必不免於失敗。杜魯門的號召，美國老百姓的「相應不理」，不就是顯明的一例麼？

「天皇」麥克阿瑟

美國一記者曾經稱呼「麥帥」爲「天皇麥克阿瑟」，實際上麥大人固「當今萬歲，萬歲」；日本天皇之天皇也。然而，玉皇大帝中國雖是盟國日本副委員會的一四強之一，然而，玉皇大帝曉得：其所處的地位是極爲可憐的。麥大人根本不曾把中國及中國代表團放在眼里，謝冰心曾對王芝生說：中國代表團在日本，有時竟致餓肚子，甚至竟使日本當局第一同情一中國代表團。試想：這成什麼話？這又是如何的雞城！
現在聽說有人主張麥大人來中國了，嗚呼！這是什麼主張！我不知道有人歡迎與否？倘若歡迎，那麼，就請問：你如果有心肝，你是什麼心肝？如果你沒有心肝，就請問：閣下的心肝到那裏去了？（第二年第十期）

再看詩人本身對於求仙的自白：

「……時命若不會，醜態難再尋。」（早秋贈裴十七仲舉）
「歸去來兮，人間不可以託些，吾將採藥於蓬壺。」（悲翁歌賦）
「世路多艱險，白日欺紅顏，沉吟爲誰故，名利徒勞爾，安得閒余步，終歸赤下鳥，東山蘆菜路……」（古風）
人生無常，世變滄桑，當從他了悟世的煩累後，我們年青時代熱衷於功名及匡世的詩人，就這樣，逃避到自已爲托邦中的神仙世界去了。然而詩人對於自己歌着的神仙世界是否有不穩的信念呢？沒有，他是欺騙自己。狂歌猛飲之際，他不禁又自嘆道：
「……賢聖既已飲，何必求神仙？」
神仙不過是精神上的麻醉劑。
這是一代天才在苦楚時代，在陰暗的國度中生活及思想下矛盾的悲劇

。他既想入世，又不能入世；他想出世，又不能出世；他想超脫，又不能超脫。他想做一個慷慨悲歌的壯士，又不能成為壯士；他想做進入山林的隱士，又不能做隱士；他想訪道求仙，但他仍然是個凡人，他既不能像杜甫白居易一樣沉浸在苦楚的現實中為人民歌唱，又不能像陶淵明一樣隨酒自適；他想走向更大的世界，又不能冷靜地觀察生命的痛苦，而始終把自己拘囿在小我的圈子中，他既不象隱士，又不象壯士。更非神仙，他是世紀的獨疾者呵！

然而，誰也不能否認他是懷有善良的性情，熱烈心腸，感情非常豐富的人，無論是對朋友，妻子，人民都有着極度濃烈的愛。他的詩，非常大半是消解在友情的抒唱上。當然女人如杜甫，孟浩然、王昌齡、賈至、崔成甫、魏萬等，都是他相得而親密的朋友，這在他全集中隨手可拾：

「李白乘舟欲將行，忽聞岸上踏歌聲，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贈汪倫）

寥寥數語中，親熱友情溢乎字裏行間。對妻子他也非薄語委徒，從集中：「別內赴徵」，「秋浦寄內」，「自代內贈」，「在潁陽非所寄內」，「南流夜郎寄內」諸詩可見，例如：

「……我自入秋浦，三年北信疏，紅顏愁落盡，白髮不能除，有客自梁苑，手攜五色魚，聞魚得歸字，歸問我何如，江山雖道阻，意合不為疎，」（秋浦寄內）

「……我不及此鳥，遠行步已淹，寄書道中嘆，淚下不能綰。」（秋浦憶主人歸燕寄內）

「夜郎天外怨離居，明月樓中背信疎，北雁春歸看欲盡，南來不得豫章書。」（南流夜郎寄內）

對兒子他也常作極懇摯的慈父懷念，例如：

「嬌女字平陽，折花倚桃樹，折花不見我，淚下如流泉，小兒名伯禽，與姊亦齊肩，並行桃樹下，背我復誰憐，念此失次第，肝腸日煎煎，嬰素養慈意，因之汝陽川。」（魯東寄二稚）

由於他出身於官宦之家，又是相府的女婿，物質環境限制了他，使他不能像詩聖杜甫那樣深刻地為人民的苦難而歌唱，然而他的同情却無疑是放在人民的一面，他反對對功，反對徵兵，反對統治者的任勞戰爭：

「陽和發暖氣，發卒騎中士，三十六萬人，哀哀淚如雨，且悲且行役，安得營田圃，不見征戌兒，豈知閭閻苦，李牧今不在，邊人餉豺虎……」（古風）

「……山來征戰地，不見有人還，或幸望邊邑，思歸多苦顏，高樓當此夜，嘆息未應閑。」（關山月）

「窮兵獨武今如此，鼎湖飛龍安可乘，」（登高即而望遠海）

「孔尊」「孔倒」與胡適

· 青 蔚 ·

偶然翻閱舊報紙，翻到聯合國文教組織的中國委員會上，胡適博士提議：「一九五〇年第五次大會應在中國舉行，以紀念五千五百週年的孔誕。」其理由是：「像孔子這樣偉大的歷史史上絕無僅有的學者，教育家，我們假使不給他隆重重來做生日，是看不起他的。」

看了這個提議，殊使人感到啼笑皆非。尤其這句話出於胡適之口，最堪玩味。

誰都記得，在三十年代，有所謂「打倒孔家店」的喊聲，而第一個喊「打倒」的英傑就是胡適，而此公今天却又在提議「尊孔」，（甚至還將他作為中國自由主義的祖師）前一回他先打倒孔家店的「兇手」，後一變而又成為「維護名教」的「徒弟」了。前後對照確是「相映成趣」，「無怪乎支配中華民族思想數千年的孔老二，雖「五四」時被攻擊得體無完膚，後來又「香極泰來」的轉趨運來，於是乎原先被在茅坑裏的「至聖先師」的招牌，又被人在油漆與粉刷了。

但我們對於這胡博士前後相悖的話語，應作何解釋呢？當然，因為「五四」時代，胡適「學」雖「優」但並未「仕」，所以獲得「憤憤不平」的樣子，現在做了官，做了統治者，而孔之「那一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治國平天下」的大道理，剛剛是維護他現在的利益的，所以自然放了牠的「偉大的，歷史上絕無僅有的學者，教育家」了。好在胡適「是長於「考證」的，他自然也可以「考證」出這正是「禮孟所貴」，「禮孟能尊」的大道理了！

（卅七、十一、五、于吉安）

五、李白的作品

「興因落筆搖五嶽，詩成騁騁震瀟湘。」（江上吟）「落筆生綺綺，操方振風雷。」（贈從孫）
詩人是帶着多麼豪放的神情在歌唱，多麼自負地馳騁作詩歌的天地中啊！

一千兩百餘年來，李白在中國的詩壇上榮耀了「詩仙」的雅號。所謂「詩仙」，日本批評家兒島獻吉則說得好：「並不是他底詩發表神仙思想的多，乃是說他的筆致飄逸，無一篇不出人之意表，而有一種清新輕妙，羽化登仙之趣。」（中國文學通論）

李白不是咬文嚼字的「葛條至上」主義者，對於辭賦派的文學，自屈宋楊馬起，直到六朝，他都極力加以攻擊，他反對專事雕琢文句的騷麗文字，他用詩歌批評詩歌道：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難陳，王風委蔓草，戰國多荆榛，龍虎相噬食，兵戈遠在秦。正聲何微茫，哀怨起騷人，揚馬激汜波，開流溢無垠，陸與難萬發，惡草亦已論，自從建安來，倚聲不是珍，聖代復元古，垂衣資清貞！」（古風）

這表示出了詩人如何反對建安以來「綺靡不足珍」的文字。他以為詩貴「清真」！明瞭而忠實地描寫和抒唱。

因此，他的詩，不是架空的技巧，相反，他不為形式所拘束，他的天才正像他的性情一樣的放浪不羈，律音不能限制他，他用了超凡的魄力抒寫一切，創造出了新的形式與風格。例如以下兩詩，有一字、兩字、四字、五字、七字成一句者，足見詩人不為傳統形式束縛的創作精神，他把古樂府靈活地應用在詩創作中：

「嘔、吁、望，危乎高哉，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徧來四萬八千里，不與秦塞通人煙。」（蜀道難）
「御彼白石，彈吾素琴，幽潭極分流水深，響手明徹高張清……。」（幽潭泉）

他不是迂闊的文人，不是「白髮死草句」的魯儒。他愛自由、豪放、有雄渾的氣魄，奔放的感情。這種精神，在他的詩創作中表現無遺，讀着他的詩，似乎有一股強烈的氣氛在刺激着人們的心胸。例如：

「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
「……我且爲君翻黃鶴樓，君亦爲我卻却鸛鶴州，赤壁爭雄如夢裏，且復欲舞黃龍。」（任自隨筆論談冰）
帶着這樣崇高的精神，他歌唱了陝土，詞客。不意竟判均遇士……也

箕頭判首、高漸離、侯嬴、朱亥、鄭食其、樊噲、項藉、韓信諸葛亮們，例如：

「子房未虎嘯，破產不爲家，滄海得壯士，椎秦博浪沙，報讎雖不成，天地皆振動……」（經下紙把橋懷張子房）

「壯士揮金劍，報讎六國間，習勇冠終古，蕭陳難與羣……」（送張秀才謁高中丞）

「……荆卿入秦，直浪易水，長虹貫日，寒風颯起，蓬蓬始當，擬對太子，奇謀不成，銷魂而死……」（懷恨賦）

他又歌頌了楚道者的氣概如劍術們：

「魏帝營八楚，騷駭一兩衝，黃龍斗背入，破之受惡名，吳江颶風吼，落葉超羣英，鏘若振金玉，句句欲飛鳴，鷓鴣啄孤鳳，千拳傷我情，五岳起方寸，隱然誰可平，才高竟何施，寤鸞胃天刑，至今芳州上，蘭蕙不芳生。」（望蜀州懷靈術）

他歌唱不求仕宦的孟浩然們：

「吾愛孟夫子，風流天下聞，紅顏擊軒蓋，白首臥松林……」（贈孟浩然）

他的文筆翻翻，像流水行雲。樸素與自然，是他詩歌的另一個特點，讀「獨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早發白帝城）之句，我們似乎看到了急流的放流，誠如詩人自己詩中所謂「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奔放的詩情歷歷如見。

他接受了民間文學的特色，用清真的字句與情懷，出口成詩：

「問余何事棲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閒。桃花流水杳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山中閒客）

「青蓮居士謫仙人，謫號謫名三十春，湖州司馬何異同，金粟如來是後身。」（寄湖州趙使司馬問白地何人）

詩人長於描寫山水，又能把天然景物的神韻，刻繪無遺。

天然景物，在他的詩中，已不祇是自然的描寫，他再現了自然，又創作自然，！典型性的自然，在他筆下的絕勝或成爲具象化了，都像仙境一樣展現於讀者的眼簾。例如：

「……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登廬山觀瀑布）
「……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入九天。」（廬山望瀑布）

平凡的題材（即使是吟風弄月），但在他的筆下却完全靈活起來，詩人是具有遠優驚人的技巧，例如：

「花間一壺酒，獨酌無親，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飲，影徒隨我身，暫伴月將影，行樂須及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亂，醒時同交歡，醉後各分散，永結無情遊，相明與歡笑。」（月下獨酌）

這兒歌歌唱的，不過是一個人的憂雨，然而詩人却寫得有聲有色，酒月影子都有活潑的生命，「詠之使人飄飄欲仙」（蘇芮惠言）之說。

詩人有遊人豐富的想像能力，他的遊仙文學，往往是在描寫山下的詩中，夾雜進了神祕的境界。如「海客談瀛洲，一僊遊天姥時留別」，「飛龍引」等全是如此，他能把想像中葛天邦的神仙世界，生動地配合着自然景物的。刻劃出來，例如：

「四月上秦山，石平每道開，……天門一長嘯，萬里清風來，五女四五人，飄飄下九垓，含笑引素手，還我遊塵杯，稽首再拜之，自媿非仙才，嗚呼小宇宙，棄世何悠哉」（游秦山）

李白不是一個寫實敘事的詩人。由於他那充滿浪漫詩克的幻想，在某一角度看來，他是中國浪漫詩歌的前導。他的詩句中常是燃燒着感情的火燄，帶着一股莊壯的情緒，流暢而並不綿綿偏促地洋溢出了生命的力量和壯美，這例子極多！例如：

「明月出天山，蒼茫塞海間，長風幾萬里，吹度玉門關，漠下白登道，胡笳青海道，由來征戰地，不見有人還，戍客望邊邑，思歸多苦顏，高樓當此夜，嘆息未及關」。（關山月）

他雖然不是社會詩人，但涉到社會，他對於男女間的幽情，以及婦女生活的歌唱，是頗能古人的。他的戀歌語帶慳儉，纏綿悱惻，總不下於南朝的女人文學。茲隨手舉一例如下：

「袿表特作寄，將寄萬里懷，香骨待遠信，莫止無人來，征鴻務從歸，又不為我報，妾之在深溪，應魚復其題；何如投水中，流落他人開，不情他人開，但恐非是非。」

對於婦女生活，他是曾經入徹的觀察。在他的全集中有着那麼豐富的關於婦女悲慘生活的歌唱；他為高千下女人唱出了苦楚的眼淚，把他他們的憂愁當做自己的憂愁來寫。例如他寫宮廷婦女：

「月皎臨階，霜清長信宮，天行乘玉轡，飛燕與君同，更有欲娛處，承恩未去朝，誰憐獨宿，獨坐怨秋風」。（長信宮）

他寫出了征婦的幽怨：

「去年何時君別妾，南園綠草飛蝴蝶，今歲何時妾憶君，西山白雪暗秦雲，玉關此去三千里，欲寄青書那可聞」。（思婦）

「長安一片月，萬戶擗衣聲，秋風吹不盡，總是月關情，何日平胡虜，良人罷遠征」。（子夜吳歌）

他寫出了商人婦的哀怨：

「莫別婦小妾，春心亦自持，為言嫁夫婿，得免長相思，誰知嫁前賈，令人却愁苦，自從為夫妾，何曾在淨土，去年下揚州，相逐黃蘗樓，眼相看去遠，心逐江水流，只當期一歲，誰謂歷三秋，使妾腸欲斷，恨君情

悠悠！不如輕薄兒，且喜常相隨，悔作商人婦，青春長別離，如今正好歡同樂，君去春華難得如」。（江夏行）

他委曲曲折地為被人遺棄的去婦發出心坎深處的忿怒。

「今日妾辭君，辭君逐何去，本家零落盡，初哭來時路。憶昔未嫁君，聞君却周旋，錦羅綺羅段，有貯黃金千……自從結髮日未幾，離君編山川，家家盡歡喜，孤妾獨自憐，聞郎多怨思，感色幾十年，及此見君歸，隨君妾已老，物情惡衰賤，新羅方妍好，掩淚出故房，傷心劇秋草……不嘆君棄妾，自嘆妾衰賤。憶君初嫁君，小姑始織紉，今日妾辭君，小姑如君長，回頭語小姑，莫嫁如兄夫」。（去婦詞）

誰能不為這哀怨的詩句所感動呢？詩人為這被遺棄迫下受難的女人們唱出了哀怨，他寫出這教如何掌握住女人的心，被遺棄了婦女仍然自慰：「不嘆君棄妾，自嘆妾衰賤」。這是如何酸苦帶着眼淚的叫喊。詩人不禁為高千下婦女們吶喊：

「君情與妾意，各自東西流，昔日芙蓉花，今成斷根草，以色事他人，能得幾時好」。（妾命）

讀讀這詩人寫「婦人」的批評家們閉口噤：這些詩句，在李白的作品中是最上乘最有現實意義的吶！

六、徐論

李冰陽的「草堂集序」中寫道：

「自中原有事，公避地八年，當時著述，十喪其九，今所存者，皆得他人。」

李詩十失其九，是文壇上一大損失。但我們僅僅從這些劫後殘灰的詩章中，足為千古天才而浩嘆了。

李白沿新俊逸的歌唱，除發奇絕的構思，創造的韻律，鞏固的造詣，飄逸絕塵的風格，自然流暢的文筆稱稱個個與眾不同的情調，變自由的精神，解放了的個性……這些作為中國中世紀時代浪漫歌者的豐富遺產中，許多地方是值得我們批判地去學習的。

「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像中國的許多文人一樣，詩人潦倒一生，那麼寂寞地死了一千餘年。我們能不為他的一生，為他的天才而感慨麼？然而一千餘年後的我們呢？在今日「冠蓋滿京華」中，有幾個精神飽滿不憔悴的有正義心腸的文人呢？我們為詩人浩嘆，也不禁為自己的一代而感嘆了。

孫科面面觀

胡處

國父放心嗎

「我看你還是很危險的，你們如果不被敵人軟化，敵人一定是更加害你們的，你們如果去避去敵人的危險就一定是被敵人軟化，那麼我又有什麼可說呢？」

從國父這一段「遺言」里，可以看出他對他的信徒們是如何不放心，而後來的事實證明：這遺言又是如何「不幸而言中」。

然則，國父對孫科放心呢還是不放心呢？我們不敢妄加推斷，好在事實總會解答這個問題的。

左右逢源

如所周知，自國父逝世後孫科先生憑着一太子身份在政治舞台上，始終扮演主角。最初是參加右派的西山會議，武漢政府時代，汪精衛在那里大喊其「革命的向左轉」，他也跟着「左轉」過，後來國府奠都南京，他又首任鐵道部長，行政院長也做過幾天，立法院長則做過最長久。風塵際會，「左右逢源」固亦一時之盛也。直到今天，還屹立如「不倒翁」，這成就畢竟是非凡的。

鐵道建設

國父的實業計劃，以鐵道建設為中心。這使孫科「格致學程致政」的諸公，在這一點上，立刻表現了致德輝的「忠實」。「遺囑實業計劃」提倡起鐵道建設起來。而着手的第一步則是設置「鐵道部」，請孫科先生「特任」首任鐵道部長。其實，鐵道部的積極鐵路，不破壞已經修好了，還談什麼建設？

幸而孫科部長總算有了成績表現，雖然鐵道

建設計劃，在專家起草中，計劃條文，在字解句酌的審查中，但是作為「鐵道建設之基礎」的富

盛堂堂底「鐵道部長官舍」很快的便「建設」成功了。其時恰有一位華僑革命元老，回到祖國，目擊「鐵道官舍」而心傷，不禁向孫科部長大發牢騷，他說：「當年總理倡導革命，是怎樣的辛苦，現在的一被同志們只知道官，享受……別人忘記了總理的辛苦，你總不該忘官……這一番沉痛的一逆耳忠言」，首都某報曾經發表，使許多讀者都同聲歡喜！

這是十多年以前的舊事了，不知孫先生可還記得！

自由份子

抗戰初期，孫科先生訪問了歐洲和蘇聯，大概多少受了一點西洋「民主」思潮的影響，歸國之後成為國民黨內著名的「自由份子」，而聲譽亦日隆。以孫氏在政府中的歷史和地位，能夠不懷成見，站在較為公正，客觀的立場，多少為老百姓說幾句話，是應該得到大家的尊敬的。

當抗戰最艱苦的時候，腐敗的官僚政治，也表現得更露骨了，國計民生，困難險境，使有良心的人都不能不出來說話，這時孫科先生「心所謂危」，也曾經勇敢的發出了要求「民主」的呼聲。（最為大家所稱道的是他在某訓練團的一次講演，還講到國內報紙登不出，却給外國記者弄到美國發表了的）。連美國的報紙上將太平洋彼岸，也著文讚揚孫氏。這「榮譽」是多麼的值得珍重！然而，從現實的政治來看，這「榮譽」，是相當實際的。正如「空聞獨守」，這就要看能否堅持，能否經得起嚴重的試驗了！

「勝利」一復辟

日本投降，給中國貪污腐敗的官僚帶來了「勝利」，於是「一切復原了」！而今不惟立法院

長的地位「安如磐石」且「更上一層樓」，成為副元首了。可以想見「地位身份既然不同，而言論行動自然也要隨之不同」起來的，是今年三月間吧，那時孫先生還沒有做副主席，在上海大夏大學他以董事長的身份向學生講話，他說過：「中國向來尊奉王道，應該允許反對派有說話機會，中國才能成為真正的民主國家。」

可是，「時間」老人，好像專愛向大先生們開玩笑似的，一到七月初，我們的孫先生，從委感到口吻就都完全「換了裝」，他以副主席地位，在上海招待記者，說到某在野政團的問題，孫氏很堅決地表示「如其不改變態度，則政府將採取斷然處置，云云」。

相隔僅僅數月，為什麼「一下」腳踢開了「王道」而「斷然」起來了呢？

「斷然」云云，豈不是有著濃厚地「霸道」氣味麼？

從下面的言論里，似乎更可以看出「王道」與「霸道」的分野：

「戰爭勝利結束以後，蘇聯更是堅持着它一貫的和平政策，與盟國共同努力，重建世界和平，藉以避免人類遭受原子戰爭的慘禍，蘇聯堅持和平政策的結果，給予敵敵播種戰爭種子，挑動第三次大戰的惡劣影響者以重大打擊。」（見中國文化一九四七年第二期孫科「蘇聯與世且和平」）。

「問題的重點就是蘇聯共產黨沒有放棄世界革命的主張，並且以一種趁火打劫的心理，乘着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社會動蕩不安，民生萬分痛苦的時候，把擔任機會發展共產主義的理想，……所以造成了與西方民主國家相反立場，使整個世界陷入複雜不寧中。」（摘自中央社

南京六月二十三日電孫科副主席對黨要談話）。

這一次孫副主帥的「重要談話」，「我們僅僅從全文中恭錄上一段，當時各報均曾以顯著地位刊載，以示「擁護」。僅僅享有「言論自由」的上海大英路報輕輕地添了一點冷水：「以孫副主帥的地位，他卻違反馬歇爾聲明……」（六月二十四日暨報社評）

幸而，這冷水的是外國報，只好歸諸「王道」，否則，恐怕又要「斷然」了！

那幾點像又視

說者謂：孫科先生有三點頗像他的父親，其一、是面貌。其外表像也。其二、是簽名的那個「孫」字像也。其三、說是好讀書的習慣也很像。但也僅此三點相像而已。其他還有那點像國父呢？這問題，恐怕只有孫先生自己才能答覆。

養氣，讀書。

孫科先生好讀書，其所涉部門亦廣，因為廣博，這才知道「學，然後知不足」，所以他的簽名為「不足齋」，室內還懸有吳稚老所題的對聯道：

「養浩然氣，讀有用書。」

孟子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大哉孟子！「養」來「養」去，「氣」是要「變化」的而「變」探「變」去，總變不掉一個「吾」字，一切以「吾」為主，一切以「吾」為第一，便也不「變」就「吾」什麼了，今日如此，明日如彼，以「不養」一「應萬變」這一切的一「變化」，就是「養浩然氣」之結果，飽「讀有用書」的啟發！

然而，國父生前曾以「蓋天地正氣，法古今完人」一聯，最勉同志，孫科先生何以不將此聯懸之書齋呢？也許不大喜歡「法古今完人」這一句話，其實，「完人」是沒有的，在今天的中國官場，要求稍稍有點氣節的人，已是「鳳毛麟角」！更何況「完人」呢？孫先生未免太認真了！

的骨孝鄭與度楊

論國救款借和論國救政憲

在漫天烽火，全國人民正陷在生死線上的時候，我們偉大的國父中山先生抱病病榻，先生正在病榻上，不顧一切，挺身於「王道」專政，本來，我們是應該「敬守習慣」的。而不料一時糊塗，就又現起這股怪事。未免有些不識時勢，然而，在不識「養浩然氣，讀有用書」的人，近代中國的「偽國家」，喜歡談「憲政救國」，「借款救國」的論調，其實這像論並不是民國以後才發明的，清末一批敗家奴便早就知道這兩個救國破法了，老祖宗之一是楊度，另一位是鄭孝胥。

七月二日於上海。（第二年第九期）

楊度是前清末大臣出洋考察憲政，起草「憲法草案」的「槍手之一」。（另一「槍手」為梁啟超，事實上五大臣在外國飲酒看花，而憲法則是楊度在日本起草的）。當時滿人親貴都疑心「憲政草案」裏面包了毒藥，反對之聲四起。既親王奕劻和袁世凱為了脫離這批難處，趕險在頤和園開憲政會議，聽師就是楊度。他一衝拿「立憲乃君主萬世一系的不二法門，否則必釀成革命」的大道理去慰服親貴；一面又把張之洞和袁世凱的理論合起來。說法既須適合國情，又須探東西之新長，以富國強兵為目的，用以說服不滿清廷專制的民衆。

楊度的憲政救國論可說是包羅萬象，同時又是非師非馬的怪東西。並不是當時人缺乏聰明才智，造成這個「怪論」的根未原因是個「騙」字。西太后想利用憲政的假招牌來苟延大清三百年天下的壽命，而楊度則野心勃勃的想做伊藤博文第二。自己想騙人，卻沒有料到自己也在騙局裏。

鄭孝胥另有他的「一套救國」法寶。在楊度開講憲政時，他忽然冷笑的說：「你們把立憲當做救時良藥，以為憲政完成後，國由此而富，兵由此而強。依我看來，用不着咬文嚼字，用不着五年九年，富國強兵，猶反擊耳。」問他有何妙藥，他得意洋洋的說：「兩個單：兩字妙訣，借款而已。誰都知道借款，但借款如何能救國，却是個問題。鄭孝胥四面望了一望，怕有外國偵探偷聽了他的話，才低聲說道：「我們借了外國的款子，外國便廢了，我國便富了！」

事發後，楊度向人說：「中國名流其見解幼稚如此，國事焉得不壞？」楊度是自命為庸中佼佼的，但事實上，他的「君憲政救國論」和鄭的「借款救國論」，相去無幾。到了西太后「死」，袁世凱被趕走，楊度的命太苦了，袁世凱的階梯。他常常嘆着氣說：「伊藤博文的命太好，我的命太苦了。」後來袁世凱想做皇帝，楊度的「君憲政救國論」又做廢爛頭，可惜項城的命也太苦，楊度畢竟做不成伊藤博文第二。

談借款兩字妙訣的鄭字奇怎麼樣呢？這位想靠外國人的道老，畢竟做了漢奸，在日本人的「尖下」救國。

今之「政論家」云云，相去又幾許！

資料室



史學家翦伯贊

舒翼

在貧困惡劣的生活中，在風雨飄搖的時代中，他仍然在中國歷史科學的荒原里，不斷的辛勤勞作。

我在好幾年以前，就讀過翦伯贊先生的著作，但直到今年，我才認識他。

今年春天，翦先生應大夏大學的邀請，作學術講義，那天的講題，是「中國歷史學的道路」。在將近一千人的聽眾中，我是其中的一個。

翦先生是湖南桃源人，就籍籍而來，帶著很重的鄉音。但他在「我的民族我的故鄉」一文中，根據他的譜牒，考證的氏族，並不是桃源的土著。他的遠祖是來自店里木盆地，他聲明他不是黃帝的子孫，也不是大漢族的什麼「宗族」，而是西夷之人，可能是異兀兒人的支裔。（翦著中國史論集第二輯）。

翦先生在今年春天，已經悄悄地度過了他的五十歲，但他和青年人一樣還是充滿生命的活力。他不悲觀失望，反之他對未來的中國具有無窮的希望和信心。

新近日本東京出版的「中國資料」第二期刊載了M.S.先生所寫的「翦伯贊氏談中國歷史學界的動向」一文，其中對翦先生有這樣的描寫：「在九月末，下着小雨的一天，我特地邀請訪問中國歷史學界的泰斗翦伯贊氏。……他放下了寫著「中國史綱」的筆來接待我。……翦氏的年齡，已經超過了五十歲，半白的頭髮和額上刻印着很深的皺紋，表示出他的研究之辛勞，但他的性情完全和青年人一樣，他和兒童一樣的天真來接待他的客人。」

翦先生的性情雖然溫和可親，但他的治學態度，却非常嚴肅，他很重視科學方法，同時又有一

種學家一的治學精神。他說任何歷史原理原則都是從歷史事實中抽象出來的。只有從歷史中抽象出來的理論，才是正確的理論，研究歷史的人，一方面要懂得科學方法，同時也要掌握豐富的歷史資料，他日以繼夜的工作而大部份的時間都用於抄錄史料，排比史料或考證史料，他一點也不感覺疲倦或厭煩，為了中國學術，也為了中國的年輕的一代，他毫無保留地噴著自己的心血。要是在一個像樣的國家里，要是當政者也稍稍注意學術和尊重學術工作者，則以翦先生這樣的學者，不講有別墅可住，至少能有較寬大的房子，至少要有國家供給他的參考書，供給他研究助手，又何至於屈促在「儲堆容膝」的小屋裏，獨自伏案抄寫呢？

翦先生的生活態度，和他治學的態度一樣的嚴肅認真但他並沒有某些學者所有的驕傲，他對特青年是那樣的誠懇，親切，使人感到和他接觸是一種愉快。他關心青年的學習，也關心他們的遭遇。比如當這次學潮發生時，翦先生曾一再著文爲學生辯護。

翦先生沒有什麼嗜好，如果說有，那就是愛抽香煙。華北東報曾刊載「翦伯贊與香煙」一文，描寫他與香煙的故事。翦伯贊與香煙一文的香煙的詩一首：

「翦伯贊先生翦乾牌香煙一支
美國友人 Onda 先生來訪，遞一支香煙給我，我想從美國來的香煙，總不會太壞，聽想起劉老練年買不起好煙抽，而社會却

希望他寫出好文章，意思想把這支好煙留下來，寄給老朋友嘗新，因此我雖不抽煙，却對他說：「請你把他放在煙上吧」。依 Onda 先生告別，我從煙上拿起來一吞，不是別的一乃是那期大名鼎鼎的翦乾牌 (Big) 煙牌一首，封在信封裏，寄給劉老，聊盡拳拳之意。

抽一支翦乾牌，變一個活神仙。
寫一部新歷史，流傳到萬萬年。
（行如詩稿集（三九一—四〇〇））
他也知道多抽香煙對於他的身體有害，但他說，如界沒有香煙，也就不能思想。

說到翦先生的生活，那是很清苦的。近來我聽到他「回憶歌馬場」一文，他自述他在抗戰中的生活，有這樣兩句：「我的生活比起倒饑來，不能說苦，因為我在最窮困的時候，也沒有吃過菜葉和野菜。」（人世間第五期）然而他在這樣窮困的生活中，却寫成了中國史綱一二兩卷、中國史論集一二兩集。

抗戰以後他來到上海，租不起房子，寄住在一個朋友家中。不久就患了嚴重的黃胆病，現在也總算有了一間讓他稍感清涼的房子，但也就是一間，吃飯睡覺都在這里，然而，翦先生並不覺得窄狹，他說：「房子狹小，並不妨礙我的思想翱翔。」

翦先生現在的生活，完全依靠友誼，自然還是很苦。心臟病和貧血病還還沒有完全好，正如他在「回憶歌馬場」文中所云：「醫院檢查的結果，我比一個正常的人差一百萬個紅血球，而這個差數，到現在恐怕還是我生命中的赤字。」
一次一次的物價高漲，一次一次的政治風暴，使翦先生的生活經驗在物質與精神上都要變得更爲惡劣，但他的治學精神，却更加堅定了，他並沒有因生活的惡劣而停止他中國史綱第三卷的寫作。在國內亂槍的時代中，他仍然在中國歷史

科學的荒原班，辛勤的勞作。

「不管時局如何艱難，我還是走自己的路！」

爲了歷史的研究，魏先生新近買了不少珍貴的資料，如金石，甲骨，考古學報告以及敦煌所發現之唐人寫經等等的書牘。這些書因爲多，舊書商人把他們當作古董出賣。所以價錢很貴。爲了買這些書，魏先生曾經一時變成富商的僕役人。當先生五十大壽時出漢先生以詩祝壽：

「先生湖海志剛豪，却放奇才作史家，免涉流沙尋壁簡，忍將高閣聽悲茄，著書不爲誇神鬼，怒吼猶堪斷碩柯，柴米夫妻風趣絕，稱靈都爲買名花。」

魏得相連破敵年，御風先卷出東川，白門柳暗埋陶（行知）骨，黃浦潮深送那（初民）船，對酒英辭少感詞，買書常帶米鹽錢，人生五十纔開始，各爲吾民猛著鞭。」

所謂「對酒英辭心曠神怡，買書常帶米鹽錢。」正是指此而言。

現在查便更貴，大概已經買不起了。我記得他曾經憤慨地說：「在我們這樣的國度里，研究史學是貧族和富族的事業，因爲只有他們才有實力備置參考書籍，然貧族和富族却受過極高教育，這黃金，有誰會研究這回來的學術呢？」

今年上半年，魏先生在大夏大學教授「史學方法」在星期一上午一連授課三小時。他講歷史方法時，並不空談理論，而是告訴我們從那裏去我資料運用資料，即如何把死的資料變成活的歷史。

魏先生特別指出史前史與近代史的重要，他說：「史前時代的歷史如果不究明，則對於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之起源，就不能明白，因而中國歷史會成爲無頭公案。」至於近代史，他說：「我們目前正在進行中的歷史有著密切的關係，我們需要從那裏吸取經驗教訓。」但是，他並不是說中古的歷史並不重要，反之，他鼓勵我們

作斷代的研究。

下半年，魏先生恐怕不再在大夏大學教書了，他說他需要集中精力於中國史綱第三卷的寫作，第三卷論述的範圍，是三國兩晉南北朝。這是



「吳國楨第十五」胡廬

中國史上政變最頻最慘烈的時代。我們希望通過魏先生的智慧能夠把這千頭萬緒的一本亂帳，變成了一朝顯明的系統。

（第二年第十期）

一個報紙上說：上海舉行戶口總清查的結果，發現了市民中有「十四個吳國楨」。市長吳國楨是否包括在內呢？倘不在內，該是第十五個吳國楨，也可以說是「吳國楨第十五」了。據說這兩年常聞「雙包案」。而現在上海一市竟有十幾位吳國楨，豈不致也鬧「雙包一案」吧？由此也可見吳國楨三字，在中國，尤其在上海是很吃香的。而十四個吳國楨，竟受「一治」於一個吳國楨，這說明雖是同姓同名，到底也有幸與不幸之別。

但市長吳國楨，當然是最幸運的。十幾年來，經我杜撰一個名詞：吳市長簡直「走市長運」。由漢口而重慶，又由重慶而上海，初則溯江而上，繼則順流而下，正如「旅行」一樣，好不悠哉游哉。他這三年市長，既在三個不同的空間，又在三個不同的時間。論漢口，從平時到戰時，又進而過渡到：南京失陷後的抗戰中心。重慶則是抗戰的司令台。而上海呢！是勝利後的黨國經濟命脈，也是國民政府的小腦，吳氏接任上海市長，又當別人已將「勝利物資」一接收乾淨之後，輪到「接收人心」的時候，證明吳市長真是時代的龍兒，黨國的柱石，在每一個重要時期，重要地方，都扮演著重要角色！

可不知怎的，市長竟又悲觀起來了，今年春天，彷彿曾對一位記者說：「上海市長做下去是一條死路」。這自然只是市長一時的「字語」和「憤慨」。「上海市長」這寶座，多少人想坐坐，過過過而不可得，已經坐上了的，未必願輕易走下來；市長說說那麼說說，做，總還得做下去，因爲上海尚需「安定」，「安心」也尚待「接收」。

論做官，吳國楨算是成功的。倘若要問他成功的訣訣，恕不代答。官式的說法，固然強了「才幹」但也不強。吳市長「一管」天下，當公，當賢與能，「儘管考試院設有「特設班」，而「關係」還是「第一」。吳市長的「關係」當然不錯，不惟有一「賢內助」，（廣義的指國內的各方關係而言）同時也有「賢外助」，（這是指與「盟友」的關係而言，吳夫人幸勿誤會。）一個美國盟友說「中國能多出幾個吳國楨，中國人就能治理中國了」，盟友先生！可知道上海一地還有十四個吳國楨呢？

吳市長是頗重感情的人，去年上海工商界發起「募捐救國貨」，吳市長拒絕簽名，說怕引起友邦「那個」，「破大子」案發後市長也力勸大家不要做，可見他對於盟友的「感情」，決不辜負！吳市長很會說話，說說得很有力量，真可謂之「一言簡意賅」同時，也會长篇大論，滔滔不絕。這半年來，上海事情特別多，市長「坐鎮市府」，常有「百戰百勝」的場面，與胡適的學牛鬚，小學教師談，工人代表談，以及與米商商談等等，特別是與米商鬥法，吳市長已積有豐富的經驗，在

去年米而戰敗後，米價由跌而漲，繼又穩定了相當時期，上海市民總沒有忘記市長的賈勞。可是今年市長和米商的法律就顯得不利，先是市長限定米價十七萬，而第二天米價漲到二十萬，過了幾天就是三十萬，市長於是宣佈取消限價，米商亦感嘆自己限價：每石三十萬，會幾何時，快取兩個三十萬了，真是：事實勝於雄辯！

說到「百戰」，又使人想到吳市長一次歷史性的大辯論。大家談起衛戰時期的重慶，曾經發生大鬧法庭案，逼使案不備使最高當局廢除，全國廢除，也會使在遊擊隊在兩軍的大重慶，曾經發生道場案，刑庭民衆追悼大會，而中央黨部並任命國統會組織監察院軍政委員會，主席官是吳鐵城，被審的對象，一爲軍防司令，令副司令，一爲市長吳國棟，劉將軍以上將參中委之會，大發脾氣，拒不出席，而吳市長則當場發怒達四小時之久，其辯論的焦點，不外說大鬧法庭由防空司令會審，市長無權過問，事實也的確如此，所以，後來終於只是「革職留任」而已。但在最初，市長也許相當受寵，後來還說：在檢察官發生之前幾天，市長在官邸一個精靈智的親友調字取談，朋友對他說：便便一個字。市長說道：「便」於是那朋友發聲說：「不得了！不得了！市長提撥了！也許這就推波助瀾的結果。因爲有一市一團英雄相助，終於化險爲夷。我們亦不知此事確否，姑且聽之！姑且聽之！吳市長在今日的行政長官中，夙以「幹練」著稱，其辦事之敏捷，因彼，久爲他的幕僚所佩服，其在處理公文，更有嚴格格的規定：緊急性的函到即辦，慎重性的，一天辦好，普通公文三天辦好，這在慣於「公文旅行」的衙門中，也算是一種「革命性的措施」，但是，據此以論市長的「政績」，則仍有待於商榷，因爲辦好公文，並不等於辦好公務，在一個專門監視公文的態度裏，恰好公文的效用，小得等於零，這還是極矛盾的現象。

「中國需要安定，上海尤其需要安定」，吳市長在口頭上，文字上，差不多要五次如此說，可是上海偏偏有不安定的事情發生，工潮，學潮，米潮，黃金潮，真是「不盡其江漢深來」，害得我們的市長連年時時照舊辦公，春風和煦杭州，也要把日期一延再延，真是「不幸苦了」。(市長也太忙了，以至許多事辦不到，外灘的和平神像了，還要外國領事館市長把他修領，但至今也沒修。)，爲了「安定」，有一次市長還在招待記者會上拍桌，頓足的大罵過。市長忘記了，這樣的「拍桌，頓足」也多少要使人「不安」的啊！

市長是美國留學生，有時也難免有點美式作風，美式幽默。那正是上海市民「失蹤」症流行的「季節」，社會相習引起「不安」，有些「好事」的記者去請教市長，市長自稱「失蹤」，說是不知道這回事，也許是自行躲在什麼「橋」下云云。(大意如此)縱使你感到四分五裂的問題，則不聽市長的答覆後，還不見得「經絡」麼？

有一次上海法學院的學生說是給警察打，學生群毆赴市府請願，「少數學生」一就在市府大門用油漆寫着使人「生氣」的橫額，(或謂非法橫額)更使人「生氣」的是「補漆」太復，洗刷不掉。而並未備說市長「生氣」，「只是吩咐了石匠將那橫額「鏟」了去，反使市府大門外的石柱，突顯出爲該市長的痕跡來！市長能容這橫額的「非法」行爲，至少表現了民主作風，所以市長會說：「上海是民主自由的都市！」我想，是的。上海人有句俗語「黃浦江是民主的」，這也是足證上海市民享受自由的「慶祝」了，但另一面，貧苦的上海市民，倒是願意犧牲這「自由」，希望市長把黃浦江「壅」起來！

也許這是不近情理的「奢求」吧？

(第二一年第八期)

胡適毛子水被圍記

· 訥 敏 揚 ·

去年年尾我們在上海文匯報上讀到一篇文，「北大的兩個紅人」——陳雲屏與毛子水」，經過一番介紹之後，毛公的大名才爲一些人所知。

假如說毛公是北大的一個寶貝，那也是最近的事。以前在昆明知道他的人很少。知道一點的人也都覺得他有些「應運」和「妖氣」：圍着「一可與日月爭光」的大圓的腦袋，幾根亮花白的稀髮；兩隻細長的眉毛；眼珠在深度的近視鏡上；兩隻密而狡黠；他所收的功課和所寫的文章又顯着似乎他博學深思，彷彿天文地理無不通曉；然而畢竟有些「應運」和「妖氣」。

去年北京大學復員，毛公被胡適任命爲北大圖書館館長，這才顯得忽然重現起來，被中國人羅羅至製造一些前此的神而鬼的實行，作爲他淵源有自的張本。例如本館一個白根流地胡深，然而一登報位之後，奴才們便研究出他在七歲時就能作詩了，朱洪武幼年時期的神話就更多，但這總是不對毛公的「行狀」發現的結果，只有這些不夠充足的：戰前他就不愛讀書，一天到晚待在胡適等人家裏，習閒靜，給人家抱小孩、認經倒茶，伺候太太們打牌，在昆明時，他開一科學院論一課，曾使一個理學院同學難住了，從此以後這門功課他不准理學院同學選，只讓文學院的同學選，同學仍呼該課爲「科學院論」，他和意大利太太已離婚多年，且在昆明時曾和其女僕發生曖昧糾葛，女僕哭着要嫁給他，大抵

以後結婚了，從未聞其有家屬，然而去年北大復員，毛則有一女公子自「後門」進入北大。去年北大清華南開三校聯合招生，毛公參加批閱國文卷子，一見有「民主」字樣的便個個交卷在一邊而且憤憤然說：「到延安去！」後來思想進步先在那邊超往意說：「只寫文章，不管思想，但是不知道多少無辜的青年已犧牲在毛蟲的偏見之下了。」

在昆明時，因陋就簡，完全過的是戰時生活，教授先生們住在一起，彼此熟識而客氣，復員來平，北大接收許多敵偽產業；但房子的分配苦樂不均，像毛公這樣的學人當然分外闊綽，他住一所很幽靜的獨立院裏，於是「居移位，易移德」，架子不由地超出來了，他對在昆明時患難共患難的同學們加以「唯物主義的」禮節上的淘汰，有些見面就不原於點頭了。

然而引起同學們最大的不滿的是他利用圖書館館長的職權破壞北大學術自由傳統的勾當：平津各院校都訂有文匯報，甚至新華日報，只有北大不訂，同學們在號報上向毛館長建議，貼字條促請他注意，他一概置之不理，上海方面贈給北大圖書館的「文萃」雜誌，他命令原封退回，別的新書也一本都不添置；但是胡適需要古本水經注，他却花九百多萬給主子買一套，教授們對於圖書館的荒涼現象也暗暗表示憤慨，同學們自己買文匯報的倒是很多，後來文學院院會開空室大空地訂購期刊和報紙，可是對於毛公的憤怒一點也沒緩和。仍然繼續增長。

直到今年春（如我記不清確定的月日）毛公把古碑古瓷人都陳列在圖書館裏了，有一天下午特請胡適來參觀，這當然是一齣「丑表功」，兩人坐在一個汽車裏，不料剛剛開到圖書館門前便被幾個同學發現了，平時個個見到他們很容易，但見到兩人在一起的機會倒不多，而且是在圖書館門前，更何況是準備要送圖書館參觀的，真是千載一時的機遇，無名的憤怒使同學們不能考慮

消防隊長沈兆

本 社 記 者 車 軸



成都市每次火警發生時，在省會警察總局的紅色救火車上，司機台的旁邊，坐着一位藍綉綉氣鬍鬚，頭戴黃銅鋼盔救火帽的大胖子，此人為誰？乃服務省警察總局四十四年的消防大隊長——沈兆是也。

此公兩目炯炯有光，當救火車發出嗚嗚的警笛與喇叭聲時，他公兩目炯炯向前，一心想到火場，頓忘忘一切了。他有一個老毛氣，在車上不準他的部下談話，他說：「談話要分散精神，不准你們談話。」有一個消防隊的老同事說：他在出發救火時，不許他的部下談話，是他一大忌諱。當他一到火場，便集中精力指揮一切，他底口聲是：「嚴密佈置，尋找水源，努力消防」在火場上，他一個人吵吵鬧鬧，開個不休，因此他有一個外號，叫做：「沈鬧」。火警愈大，他愈顯得偉大有將「火神」生擒活拿之勢。關於他底外貌，不必怎樣去形容，你一想到電影上頂頂大名的性格演員羅萊斯皮雷，就似他個八九不離十了。

他是新津（成都出南門去九十里）人，四歲時候，由家人帶來成都，來成都一住就呆了六十二個年頭，老早已入華聯籍，頭槍算來，不多不少，今年他已是六十六歲的老翁了（中略）

光緒二十九年，四月初一，才成立成都有史以來的第一個警察局，成都人第一次看見警察在街上十字路口站崗，也是在那一天。據沈兆大隊長談當時情形：警察站在街上，很多老百姓來圍觀，問東問西，有年老的須用手來摸一摸崗上戴的帽子，弄得第一次站崗的警察毛骨悚然，羞人答答的了。第一任警察局長名叫：馬如意，沈兆即於此時入警局受正式訓練。

滿清撤銷了，民國成立，他由警察兵一天一天地升起來，到了民國四年，便擢升為保安隊長。民國二十年，成立消防隊，改任隊長，一直任到今天。若論消防，他是元老，因此，又有人稱呼他為：「沈老」。沈鬧與「沈老」混著，且與「沈兆」之聲音相近。他在喝了兩盞白乾之後常說：「管他媽的『兆』也好，『老』也好，『鬧』也好，」

「救得了火，隨你們喊我老子都對。」

此公為人坦達，頗富幽默感，前面舉的例子，便可窺見一觀。說到他人和達，在這里也得介紹一下：他每次辭意回警隊到警局，街上常常有人喊他：「沈大隊長。」

「噫！事。」他回答時，發出厚唇的酒氣。

「囑囑哈哈……」

人們都以招呼他為榮，而他滿不在乎的有問必答。不過，當他沒有喝酒時，很少有人招呼他。假如你還注視他時，他也報以一笑，笑聲肩頭走過去了。——好一個華萊斯皮雷的特質鏡頭！

幾十年來，他赴湯蹈火，不知道打救了好多人的危難。十回救火，九回率有他，既使他到場，

成都人每次火警發生時，在省會警察總局的紅色救火車上，司機台的旁邊，坐着一位藍綉綉氣鬍鬚，頭戴黃銅鋼盔救火帽的大胖子，此人為誰？乃服務省警察總局四十四年的消防大隊長——沈兆是也。



獄吏梁建章

王宗炎

民國二十四年的冬天，一個意想不到的機會把我帶到美濃而有古風的山城——廣東西南角上的靈山縣。我的任務是「考察縣政」，那意思是在破爛的縣政府裏住上三四個星期，和那些辦事不太起勁的地方談談話，拜訪幾個當地的紳士和學者，——自然都是中學或小學畢業的小地主，——參加一兩次宴會，看看那些枯燥無味的檔案，參觀幾個新辦的公共機關，如同沒有一本書的獨立圖書館之類，然後寫上一本自己認為不滿意，上官也並沒有看的報告書。

初到縣城的那幾天自然是忙，可是因為地方小，要會的人不久便都齊齊，要參酌的處所也已參觀完了。於是乎把自己關在和縣長室對面，據說是鬼影幢幢的那個房間裏，埋頭看那些發霉的檔案。

縣政府的財政科長，人胖胖的，和我恰巧是同鄉。每天公事辦完，便到我那裏談天。他又到我的房間來了。談了一回，他便問我說：「這裏的看守所到過了沒有？」

「我想起來了：雖然我參觀過那沒有一本書的圖書館，那掃掃了犯人的監獄可還沒有去看過。」

「那麼，那看守所所長呢，你也沒有見過他嗎？」

我搖搖頭。

「你非得見見他，——我那位肝腸熱熱忽然笑起來了，一張肉肉帶兒的臉眼得通紅。」那傢伙是瘋子，絕對是瘋子。」

「怎麼呢？」我的興趣被他引起來了。」

「這人見人老不說話，閃閃縮縮的像個小老鼠，可是只要三杯下了肚，那怕是頂頭上司在場，他也得拿雞毛撿子唱山東鶯鶯。」

「你是吃醉了酒唱歌不能算瘋子啊！」我反駁。

「你慢着。他的酒子行為多着呢。我問你，假使一個人在未死以前，不，在自己還可以再活個二十年的時候，便把全副家當送給人，這算瘋不瘋？」

「這是怎麼一回事？」

三年前，他太太死了，續娶了一個。他的兒子已經三十多歲了，常常在家裏鬧別扭，在後母的氣，那續娶的太太很年輕，人又和善，不敢和他鬧，只有偷偷地哭。

「有一天，他把兒子喊來了。『你老在家裏搗亂，』他捫那兒子，

這是為什麼？」

沒有回答。

「我知道你的意思，」他說。『你怕我討了後母，多發幾個兒子，分薄了你的財產。你放心，做爸爸的管保叫你吃飽。』他把一包東西遞給兒子了。『這是我的房契和出契，一起都交給你，家裏的東西，都是我的。我這如今就和你媽媽出去，憑自己的力氣掙飯吃。以後你不用管我，我也不管你。』

「這人倒還有意思，」我說。『可是他管理監獄怎麼犯人了。』

「這大概是不會弄錯的。這人是瘋子，絕對是瘋子。」他把他的老話再說一遍，彷彿怕我聽他的案。

第二天晚上縣長請吃飯，在席上我會見了那位看守所所長了。人已經在五十以外，消瘦的面孔，留着八字式的鬍子，兩個亮晶晶的淚珠在稀疏的眉毛下發光，那樣子倒像個詩人，不像個獄吏。我和他談話，可是他不多說話，除了告訴我他姓梁名建章之外，只談了幾句公事便住嘴了。

因為主人殷勤勸酒，他和我那天晚上都喝了幾杯，席散之後，我邀他到房間裏來談。財政科長跟了進來，一聲不響地把我一個雞毛撿子遞給他，他果然走著台步，呀，呀地唱起山東鶯鶯來。我們倆都忍不住笑。

可是我沒有忘記，我的任務是除了赴席之外還要寫報告書，於是第二天早上我便悄悄地跑到看守所來了。我事前沒有通知縣長，自然更不知道所長，因為我地地看著真相，我不要人家在醜態的現實上面蒙上一層好看的外衣。

出乎意料之外，我發見那監獄——多麼嚇人的名詞！——竟有點像個家庭。我發見衛兵——衛兵是站在縣政府大門外的，而這看守所却在大門內。地方很乾淨，秩序也非常好。在監獄裏邊，掃地的，挑水的，洗衣的，看得出全是犯人，只有那管理廚房的女人穿得體面一點——那是所長的太太。

在所長太太手邊有一把秤和很多的肉，她切了一小塊肉，便掛在秤上秤一兩，這便我稱準了。

「這是什麼意思？」我忍不住問了。

「今天這是，每人豬肉一兩。」她說。

經過了進一步的查問，我知道這裏的囚犯是用一種多麼新奇而合理的方法去管理的。囚犯是每人每天兩毫小洋，所長領到之後，便交給值班的犯人去買米買菜。靈山是產米區，米價很賤，所以除了吃白噴香的大米飯之外，犯人還有福氣吃些豬蹄或是牛肉。因為吃飯的時候有些犯人持飯欺負別人，所長便想出了一個辦法，把當天買到的肉類按人數平均分派，每人兩兩幾錢，全由太太親手一塊塊的稱過。開過了飯，如果再有下餘的

心理學家潘家

· 影 雲 ·

總，那便分發給犯人，買些碎花生米之類。坐牢的人有客用——這是我到了監山才發現的奇蹟。

「你覺得你們的所長怎麼樣？」我揪住了一個犯人問。

「好極了，」他毫不思索地答覆。「他不像個官；他倒像我們的家長。看見那區嗎？」他用手指著我頭上那寫著「澤及囚徒」四個大字的匾額。

「那是他到任後一個月我們送給他的。」

我走進客廳裏去，那所長正那兒晃著看書呢，許又是山東齋馬的戲本。一個月後，我離開監山成了。在報告書裏，我著實誇獎他，雖然我明知這於他並無好處。假使他會拍馬屁走門路，假使他有些東西孝敬上司，假使他有個娘兒或是姐夫是師長軍長，那也許……

時間過得真快，一轉眼就是十二年了。我已經完全不知道他的消息，可是他那消瘦的面孔，那八字式的鬍子，那亮晶晶地在稀疏的眉毛底下發光的眼睛，還在我的心版。這十二年來，我碰到了多少遠官顯官，紳士名流，可是從沒見過像他那樣的「瘋子」。

「他是瘋子，絕對是瘋子。」我那胖鄉親的話彷彿又在耳邊響着。

三六、九、二〇於中大寓室。

(第二年第十一期)

心理學研究的對象是人，人是在社會環境中長成的生物，因之，作為一個心理學家，必須具有精確的生物科學和社會科學的雙重瞭解，由此，潘教授足可稱當代心理學界站在最前線的一個人。

潘教授是國立中央大學心理系執教二十年的老教授，歷任系主任，教務等職。擔任理論心理學，比較心理學，實驗心理學，語文心理學和審美心理學諸課程，你若是第一次聽他講書呢，最好不要抱多大希望，也許你是坐在前排，可以知道他在講論而不知道在講着些什麼，因為江南的官話，最初聽來總是有點蹩蹩，那你就只好發緊眉頭，豎起兩耳，吃勁的聽，結果你好容易抓到了一個概念，那是什麼，「空」！可是，朋友，且不要急，報復往往是你所付出的努力的，不清半個月，你就能適應，而且當聽到智慧的花果了，「系統」，是他講書的基本特點，你且聽他緩慢的，靜靜的從一個觀點出發，一步一步的推演下去，吸引著你全部的注意力，叫你不得不仔細着每一個字，像珍像每一顆明珠一樣，他講話從不重複。你只要一字一

字的記下，不用修飾，就是一篇很好的文章。

論到待人，才真是隨處，他每說說話之前，嘴角上總是先掛着微笑，無論你有多大困難，只要他能，他總設法替你排解，因此，同學們背地裏多喊他「潘老夫子」或「公」其實他決不是一般人心目中的「老夫子」那樣，所謂固執，迂腐老好人，正相反的，卻是開明，很前頭的，真好像，他有愛也有恨，他愛惜我們這年青的一輩，像愛惜枯樹上的嫩芽一樣，他憎恨那腐爛的傢伙，像憎恨病人身上的毒瘤一般，常常他說：讀書為什麼？無非為求明理和知識呵！所謂明理，就是明瞭應當幹什麼，應當如何的人民服務的理；所謂知識，就是明瞭誰是誰非的辨，並不是洋裝書向人炫耀；李資格當破門磚！

記得敵人投降那天，幾位同學與高宗烈的一起跑到他那裏說：日本投降，我們可要過太平日子了，那知他慢吞吞的問答一句：「問題還在後面呢！」弄得大家好不掃興走出來，咕嚕着說：「真是，想那老夫子！」然而，還在另外一種意義上，並不意味着他的悲觀，他堅決地說：「社會總是要進步的，平安也一定屬於廣大的人民，這潮流，誰也阻攔不了，正好像沒有人能阻止住地球的旋轉一樣。」

科學家雖可不關心政治，而政治却一天到晚的在關心着科學家，這於是造成了科學家的敏感，誰曾料到呢？像「潘公」這樣溫和謹慎的學者，却並不是一位怕死的人，從「五四」運動被捕入獄以來，他始終站在反帝反封建的前線，他不像他所謂「五四」一德將一德將着「五四」升官而又發財，一轉眼卻說起「五四」來。十年前，他同幾位科學界的老前輩，在霞霞沙坪發起組織「中國科學工作者協會」，又主編科學新聞，對國內黑暗而腐敗的科學界，高聲呼喚出遠征在小徑的跋涉，他說：「科學家應該在實驗室裏乃是一條不通的死路，而科學不能脫離現實，它與社會，生活，民主都有緊密的聯繫，所以科學工作者要切實實的幹工作，在人叢中生根，開花，結果，然後才是永久而可靠的，決不容許作一個貪婪奔走而用學者的，騷擾一時的衣冠寵兒！」

不久以前他又同了費先生（也是他的得意門生）主編文壇報的「新科學週刊」揭示在將來的世紀裏，我們需要一種怎樣的科學。現在雖然隨着著書別，但潘先生會繼續為科學努力的，而我們的努力，也一定照樣繼續為科學界的前進，願我們照顧他的工作和健康！

(第二年第十一期)





一代報人·寂寞長逝

俞頌華先生的生平

淮冰

(一)

俞頌華先生於十月十一日上午十時零八分，在蘇州社教學院教職員宿舍內病逝了，遺消息，對於全國的讀者，是一個重大的噩耗，使讀過俞先生文章的人，愛過俞先生教育的人，都要為這一代報人之驟然逝世，而痛哭失聲的！

我是在接得俞先生噩耗後的八小時內，由南京坐夜乘車趕往蘇州的。買着初秋淅瀝的冷風，我由蘇州車站步行到拙政園，去年此時，我曾與俞先生之約，到此小住，故儘管此時園內風景依舊優美，而我却無心欣賞，穿過庭院，跑到教職員宿舍。我非常熱情的走到那間住着俞頌華一室片的房門口，俞先生三個字非常熱情的到了我的旁邊，但我沒有喊出，因為俞先生已離開了這間房間，而且是永久的離開人世了！

推開房間的門，裏面的空氣是夠悶人的，書桌上和書架上，除零散的中外書籍外，還有無數的大大小小的藥瓶。在中國，今天病魔與文化人總結下不解緣，病魔是要找可憐的文化人糾纏的，俞夫人是瀕面眼淚，她是俞先生彌留之後後一刻唯一在面前的親人。在那最可貴的一刻，俞先生還強打精神勸她「不要悲傷，娘寬些，看這些」。

俞先生的靈柩是停在蘇州殯儀館內，我萬分恭敬的對他行了三鞠躬禮，但一板之隔，我却不能瞻仰他最後的遺容。俞夫人說，俞先生是常常掛念我和開天的。但是，俞先生啊，你為什麼不先給我預來，讓我們得瞻最後一面呢？

(二)

我認識俞先生，是在三十一年冬天。那時他擔任廣西日報總編輯。對於一個初訪者，俞先生是異常客氣的，他親自為我倒茶，拿最好的香煙招待你。他先把你與人之間距離縮短，然後，他在「一股股青煙中，對你傾吐一切。

俞先生給我第一面的印象，是他的身體是那樣的孱弱，他駝着背，兩眼深陷，他的耳垂有點厚，他的牙齒已全部沒有了，三十年的新聞工作，剝奪了他的健康，一個剛過五十歲的人，都已經成了老態龍鍾之狀。但是，由於他個性的倔強，由於新聞文化工作為生命，他仍拖着帶病的身體，夜以繼日地廣西日報的編輯工作，白天還要去科專書店，策劃該店的出版工

作，那時，香港撤退下的文化人，多集中在桂林，桂林被稱為「文化城」，俞先生就是「文化城」的活躍人物。俞先生的工作精神，是使我深深感動的。

廣西日報是廣西省政府所辦，在形式及內容上，均極落後，自俞先生加入後，顯然大有起色，留在桂林的文化人，如金仲華，千家駒，胡仲持等，幾均為廣西日報效力。特別是，廣西日報的定期增刊，更是精彩。以一個地方報，由幾千份，突增至兩萬份。俞先生的工作有了優良的表現，俞先生也不能在廣西待下去了。來自軍事的「一個電報，使他和廣西日報脫離關係，發稿報的人是一個副部長，可是在十幾年以前，此人曾充俞先生的助手。

俞先生是倔強的！拒絕若十方面勸他去說的話音，他不屑名義的，從容幫助廣西日報，直到他後來應聘到衡陽大開報，他才算與廣西日報脫離關係。他常說，報人是直接對讀者負責的，所以，他不願放棄任何可為讀者服務的機會。

(三)

我真正對俞先生有所認識，還是俞先生到衡陽大開報以後，我因在工作上，是他的一個副手，在生活上，又與他同住一個房間，朝朝相與的結果，使我比他更多，同時，也使我向他學得更多。

羊溪被追離開大開報後，報館負責人毛德青先生，為謀求報紙發展，特聘赴桂林禮聘俞先生繼任總編輯。俞先生欣然應約來衡，這簡直是出乎一般意料。因為俞先生一向是辦第一流大報，對地方報自認是不屑為之，然而，俞先生在這一方面，一如教育家陶行知先生，陶先生由大學辦到小學，成績與日俱高，俞先生亦是由大報辦到小報，越辦越有勁。二十七年冬，他在湖南芷江，辦四開的芷江民報，自己編，自己寫社評，他說，他那一股勁報人生活，比任何時期都起勁，因為，他的報紙，能真正到達農村讀者手中。

俞先生到衡陽時，身體是更加衰弱了，一個中醫送他四個字，是「帶病延年」，這四個字，正是俞先生晚年的寫照，我到始終沒有告訴他，報社當局為優待俞先生給他月薪兩千元，這是高過報社社長五倍的薪水，他以收入的大部份作為醫藥費，所以，在大開報的期間，俞先生的健康情況沒有更壞，同時，在工作方面，我們很尊重俞先生的意見，但很少要他



項華生先生遺像

具 璣 木 刻

上夜班，間或他自己半夜醒來，跑到編輯部，我們總設法使他安心，幫他提前去睡覺。俞先生的房間，正在編輯室的隔壁，深更半夜，他每一翻身，那種因腰酸背痛不禁呼喊的聲音，是異常悲慘的，簡直是像囚犯受刑，那時，我深感到活著對於他，實在是一件苦事，而俞先生今天終於擺脫他痛苦的生活了。

俞先生在大副報，前後將及一年，這可以說是大副報有史以來，最光輝的一段。因為經過兩年工作的經驗，大副報各部門的停頓，在能力上都相當成熟，在以俞先生為中心，逐日研討計劃下，大副報帶出了星期增刊，並創辦了一個運動中外的放後航空隊。在常德會戰期中，大副報每日刊載敵將士的社評，這些社評，有些是俞先生親自撰寫，報紙每日由美國空軍找到被圍的常德城中，將士深為感動，叫使說報紙可以有助於軍事勝利，大副報在這一時期，確實大大的發揮了紙帶的作用。後來與俞先生談起來，他亦以此一段工作，引為最大的愉快。

(四)

正因為我們朝夕在一道，在閒談中，我知道了俞先生的過去。俞先生是江蘇太倉人，他的家庭是世代書香，他是復旦大學最早的學生。據俞夫人說，俞先生在學生的時代，就愛好報紙雜誌把他喜歡讀的東西，剪貼在一個小本子上，愛如至寶。他對新聞文化工作的興趣，是自幼即奠定了。

俞先生雖然也敬過書，如中國公學，復旦大學，中大商學院，復旦大

學，中央政校等，但正如俞先生自己所說，救書畢竟是他的第二志願，他的第一志願還是辦報。俞先生最早服務的報刊，是時事新報，他主編的「學堂」副刊，為新文學的開地，他對新文學運動的供獻，是一如主編北京晨報副刊的孫伏園先生。

俞先生留學留學日德，並到過蘇聯，其費用都是山北京晨報供給的。在冰天雪地的莫斯科，他作數月勾留，他會見過列寧和莫洛托夫，也是中國第一個去蘇聯的新聞記者。在德國，他一面讀書，一面因為北平晨報擔任通訊工作。那正是第一次歐戰之後，他曾經過出過與登聲，俞先生的德國通訊，是最受人歡迎的。

自從回國後，他初入商務印書館，主編東方雜誌，以後史東才為大事與軍申報，主編申報月刊，後又改週刊，銷行達十萬餘份，創中國雜誌銷數之最高紀錄，至今尚未有一刊物銷行數字可與接近。

俞先生主編刊物，所以能夠叫座，受廣大讀者歡迎，主要是因為俞先生交友廣，正統如胡適之，進步如郭沫若，他都可以向他們要來文章，記得在衛國時代，為充實報紙內容，我們常向他「點將」要文章，那時，大副報雖然佔一角，然發表的文章，論作者論內容，都足夠上國內第一流水準。這是任何編輯家無法與俞先生相比的。

史東才被刺殞命後，他很清楚，以一個辦報的人，為什麼會有如此下場，然而，槍頭血光沒有使他胆怯，相反的，他更積極的，幫助史東才的公子，策劃一切，上海淪陷後，申報遷漢口，是俞先生的主張，也是俞先生一手籌備的，無奈抗戰必敗論者，在申報佔了優勢，申報又由漢遷港，由港回滬，終於走到毀滅路上，俞先生每談及之，常是痛心疾首的。

離開申報後，辦報不成，他只有退而教書，他在中央政治學校苦守兩年，後來胡文虎請他去新加坡主持星洲日報，他乃欣然前往。那時的南洋是極為複雜的，國內而著國共不和，而海外的華僑也鬧着左右之爭，俞先生是個愛國的文化人，他不忍見在抗日戰爭最緊張的時候，國人還把力氣用在內鬥互相抵消，所以，他為星洲撰文，總是苦口婆心的呼籲團結，文化愛好陳彬辭，是時也在星洲擔任總經理，他自命為「忠誠」的人物，對於俞先生如此「不明白」的態度，於是不滿意了，於是多方活動，加壓力於胡文虎俞先生終於被驅逐離開星洲，陳彬辭勝利了，後來事實證明，陳是在胡文虎化裝好。

俞先生到了香港，他本應遊學各一家僑報，但是梁漱溟先生等印留下他，主持民主政團所辦的光明報總務。光明報當時人才濟濟，的確是時勢動一時，但還一段工作，却對俞先生有兩種影響。一是從此有黨見的人，

肯定他是民盟份子，所以到處碰壁。而事實上，俞先生始終未參加民盟，他是一個道地的自由主義者。但是由於工作相當吃重，而他的隨夫人又不肯在旁，生活上缺乏照料，俞先生也認為他的身體發壞，是從此而成的。以後，香港淪陷，駱程流亡，及至不願與他的夫人見面時，欲作根本挽救亦來不及了。

(五)

三十年的筆桿生活，俞先生是一輩子清苦的，可是，俞先生是受得住清苦，不怕清苦，正因為如此，他能夠媒介自持，不對現實妥協。

俞先生自幼就是一個職業記者，他是靠獲得收入養活家口的，在這一點上，俞先生與名報人張琴琴先生不同，張先生是大公報的老板，有事業在手，意志比較自由，生活上不受任何威脅，而俞先生一向是做伙計，他雖有意志之自由，但只有在報社老板與他在意志上接近這一前提下，始能幹工作下去，所以，俞先生三十年以來，是在「合則留，不合則去」的情形下由這個報館到那個報館，為了堅持其主張，是甘願受盡生活上的磨折的。就這一點來說，俞先生之在中國新聞史上，是比張先生更值得敬佩的人。

先生後來到了重慶，雖然背已彎成了四十五度，但俞先生為了生活，還得工作下去。他擔任「國訊」的主編，因收入微薄，他參加集團的大伙食，那種飯菜是令人難於下嚥的，但俞先生却安貧樂道，不以為苦。他的夫人為爭取收入，為他加點營養，後來也去工作，他的公子，是白天做事，夜晚讀夜大學，自食其力。在這種艱苦的情形下，我每問到他經濟情況，他總怒目以視，要我不談那些，他說「我是可以活下去的」。

俞先生平時有兩句座右銘，就是「欲除煩惱須忘我，各有因緣莫誤人」。這兩句話是充溢佛學的色彩，但在俞先生用以勉勵自己，是有着複雜的意義。俞先生到晚年一身是病，兩種清風，假若他看重「我」的存在，他就根本失去了生趣，所以他是「忘我」的稱謂，忘掉身體上的痛苦，強作掙扎，以瀰補其工作，以俞先生的早期成就，以及他的社會關係，他原可以飛黃騰達一番，但俞先生看透了「因緣」兩字，對那些和他同時甚至曾充當他的助手的朋友，一個個高官厚爵，成了汽車洋房階級，俞先生是從不羨慕。復員以後，他借住在親戚的亭子間中，他還是朝朝暮暮的對我說：「三十年前，我是不安份，三十年後，我雖然發病欲倒，我還是不能安份，就這根老骨頭是要硬到底的」。三十年，滄海桑田，而俞先生眼裏還像青年，一直作時代的號角，他是跟着時代共同前進的，作為一個文人，往往因老而朽，可是俞先生却是愈老愈年青的。

八年抗戰，獲得勝利，對於勝利以後，每個人都有一個美夢，俞先生

項先生致社華

華生本親函

我寫這封信，是出於懷恨那抗日的，自由的青年。先生到這自由的青年。

自也不能例外。日本投降，我奉命去蘇州大開報漢口版，過盛時，曾跋扈到張家花園長談。俞先生對抗戰勝利是充滿了愉快，他認為勝利後，總該過些好日子，精神上不受恐懼，物質上不感匱乏，這樣，他將首先把身體養好。俞先生天真的姿態他那已經曲得可怕的胸部，他笑着說：「淮冰，你看我可以再好好的幹十年嗎？」是的！再有十年，我想做的事情，是差不多可以做好了」。他又自言自語的說。

俞先生在南洋前後待了好幾年，他愛那些純樸的荷蘭，他認為南洋是一塊文化的處女地，他預備以儼烈的十年生命，化在那裡。所以陳體江請他去赴教學院開辦新聞系，他就很高興的答應下來。因為，辦事業一個人是不行的，必須要有「一批優秀的幹部，他打算以四年時間，一面養病，一面訓練幹部，俾一旦身體恢復，他就可以帶着自己親自訓練出來的青年，一同去南洋開發這塊文化的處女地，但是內戰再起，破壞了他這一計劃。

由於戰後物價繼續的飛漲，俞先生仍過着如戰時一樣的清苦生活。但俞先生是安於清苦的，他沒有什麼遺憾，最使他難過的，就是社教學院的新聞系，不能完全貫徹他的計劃。他理想的教授，學校過不過，而學校過不過的教授，學生又不歡迎，這真使俞先生為難了。今年三月，我去上海看他，他對一切都心灰意冷，我問他最近健康情形怎樣，他的回答是：「我的事業計劃只有老虎完成了」。按老虎是俞公子的乳名，他話未說完，即發痰盈肺，我為了不讓他悲傷，立即轉移話題，但我心中暗想，老人的壽算是長不了。

四月間，平教會擬在滬復刊「民間」，康伯西先生約我與天兄前往幫忙，我與周天兄乃往詢俞先生的意見，俞先生對我們從事此道，已不多作鼓勵，一個個強壯的老人，也不免自傷其身世了。八月間蘇州來，我與俞先生相識過，身體很好，九月，我聽到先生吐血的消息，我當即寫信給他希望能脫教務，專心靜養，不意信未發，即傳來俞先生病逝的噩耗。

(七)

俞先生之病，是由來已久，其所以突然逝世，可以說愛憤所致。

俞先生是一個敦愛爾家的文化人他朝夕盼望吾國人團結，國能走上軌道，然而，却總是事與願違，俞先生個人所遭到的，也是摧殘與迫害。由這個報館，被趕到那個報館，由國內被趕到國外，由新聞界被趕到教育界，而在教育界，也不能實現他的教育計劃。二十多年的經歷，是深深的刺痛了，一個人的心，他是憂憤以死的。

同時，社會也太委屈了俞先生，俞先生三十年筆桿生涯，吃的是青草，擠出的是牛奶，一個人生命有限，最後自然有乾涸之一天，可是社會上沒有注意到他，待到五十歲以後，俞先生已成老態龍鍾之狀，耳聾，眼花，牙齒掉光，但是他仍得不到休養，還要操着百病身體，竭其最後的生命力，繼續工作，社會又沒有給他以應有的同情。對於一個有成就的文化人，在任何一國是沒有這種漠不關心的現象的。

俞先生的逝世，我們可以說，他是國家騷亂悲劇下的犧牲者。他是社會對有成就的文化人缺乏保障制度下的犧牲者。今日烽火連天，社會現象更加反常，俞先生的憂憤而終，不過，是文化人悲愴下場之一例而已。

(八)

俞先生逝世了，誠如前大團報社長毛健吾先生在大公報發表悼文說：「嚴王兩君，如聞俞先生噩耗，我想他們會一定痛斷肝腸的。」的確，俞先生之對我與嚴陶天兄，實在足愛之太深。俞先生竟永遠離開人間了，我們失掉工作與學習的指導者，我們怎不傷心呢？

俞先生是教訓我們出國納稅的，所以，他特抽出時間，為我們補習英文。他每天總是準時，走到辦公室，打開英文書，嚴陣以待，而我們却是常常敷衍來遲，有一次，簡直把他氣得臉發白，至今回想起來，尚使我們慚愧萬分。

俞先生對我們不僅在工作學習上，盡心指導，即對生活上，也至為關切，一個失去健康的人是知道健康之寶貴的，所以，他極多方照顧，以免我們墮了他的覆轍。記得為了我少吃酒，曾當面使我的「中夜難香」。為了使我有足夠的睡眠，他更是一早就坐在房門口，不許任何人，一極不准打擾我。

關於我與陶天兄的婚姻問題，他老人家常常操心。記得當我與我妻剛認識的時候，俞先生就擔任我的戀愛顧問。每天晚上歸來，他總是對進行情形審詢一番，並且告訴我第二天的步驟，我本是情願的失敗者，果然，這次在俞先生指導下，我則滿勁的完成了婚事。當我與陶天兄在談及行聯合婚禮時，俞先生在澄全家聚餐為我們進祝，俞先生對於我們的愛，是寫不

盡的，俞先生九泉睜目，我們一定會循著你的道路 勇往前進！
一九四七年十月七日於南京 (第 一 卷 第 十 二 期)

俞頌華先生的風格

(摘自葛思恩先生悼先岳俞頌華先生一文末段)

先岳一生生齒流汨，不計名利，立志堅定，嫉惡如仇。他時常提起的兩句口頭語是「知足常樂，無慾則剛」。他自幼立志從事新聞事業，始終不渝。

他立志不入仕途，也不加入任何黨派。東方雜誌時代，魏哲修先生等曾勸導他出任監察委員而遭拒絕。甚至他的朋友中有入仕途的也會逐漸和他們疏遠。他有著各方面的朋友，但不加入任何黨派。廿九年他離開政校，原因之一是為了不加入國民黨。他在香港曾與梁漱溟先生等編過光明報，在京歷時黃炎培先生等編過國訊，但並未加入民盟或「聯教社」。抗戰結束時，聞張青勵先生曾邀他赴北平辦報，但必須加入民社黨，未允，而卒始保持新聞記者超然獨立的身份。

他生齒流汨，安貧樂道，對於衣衫，也從不講究。猶憶去年冬天，他的大衣破爛不堪而無刀添置。幸而後來俞慶雲女士勸他「一嘆，才得勉強過冬。他利公無私，一絲不苟。在中報月刊申報週刊時代，舉凡舉行展覽會或招待與刊物有關的朋友等，均自己化錢，不開公帳，在他處任事，也莫不如此。而辦事則十分負責，雖有病重之時，依然力疾從公。這也是損害他健康的一個重要因素。

先岳不幸去世，但其精神當久留人間。一位社教院新聞系的同學事後寫信給我說：「我衷心的敬愛他，視他如父親一般。」又說：「……我的悲痛，亦不止於師生之情。我不但是為了個人失掉一位敬愛的良師，也不單是為了新聞系失掉了一位系主任而痛苦。為了目前的中國，損失了一個真正的自由主義者，損失了一位為和平而呼籲，為民主而奮鬥的戰士，我的悲痛，自謂不下於任何人。」

「……為了敬愛他，為了不辜負他生前的教訓和期望，我今後一定繼續走他未走完的路程……」。

具有同樣悲痛和哀悼心情的人，決不止這一位同學而已。
(于蘇州拙政園) (第二年第十二期)

青年部長陳雪屏「往事」記

衛士

當局決定陳雪屏出長新設的青年部長的時候，陳先生對往訪的記者說：「不但使新聞記者驚異，就連我自己也出乎預料的。」其實這是陳先生的謙抑和含蓄，要是一查他過去奮鬥的業績，決不是「出乎預料」，簡直是「正在意料中」。

我於民國三十年在昆明入西南聯大，那時空氣很沉悶，對少數小醜醜樂的一些場面，不感興趣，只是多加油自己的功課然而不平凡的事件終於發生了，就在三十年年底日本突然向英美同時宣戰，不久便攻陷香港，接着便聽說在香港淪陷前的緊急關頭，孔祥熙拍他的屬下，洋商，老鴉子等都空運到重慶，而許多政府要員却盡作敵寇的階下囚，因此全國輿論譁然，譁聲訇孔氏，昆明首先掀起了「倒孔運動」的狂潮，我們排大隊到街上遊行，大呼「打倒孔祥熙！」的口號，以後才知道這策動這狂潮的幕後人物就是陳雪屏，因此獲得中樞某一部分重要的賞識而大加青睞了。

三十一年秋，我們由昆華中學轉到新校舍，生活依然是平靜而奮鬥的，自治會為某些「同志」們所「包辦」，一級同學的態度非常冷淡，這種情形一直繼續到三十二年的年底，在這一年的時期裏，陳先生在師範學院改宿和住宿，我們不常見到，不過中正堂和圖書館都在新校舍，而且正對着我的寢室，那三間房子除「同志」外別人不去，尤其西面的一間，經常閉門，裏面出聲上宿，有時見陳先生在這間房子裏進進出出，拾着手，低着頭，戴一付近視眼鏡，穿一件藍

大衫，混文而有儀表，但多少給人一種「神祕」的感覺，因為已經知道他是幹冷子。

那時陳先生的工作極為繁瑣，但和同學間的關係並不像在北大那一年的尖銳對立，忘記他剛由重慶參加加盟大會一年回母校來，在師範大換場對同學們講開會的情形，並且說：「有一位同學在貴陽失蹤，另一位同學託我發教；你們想想，我哪裏會知道底細？」他說話的態度很從容，同學們也並不以為他是狡詐的，現在我或許那時他確實沒有那麼大的神通，然而這前後卻會變態當局見。

記得有一次在昆北食堂，潘光旦先生公開演講，題目大概是性與青年問題，陳先生作介紹說：「這個題目只有潘先生配講潘先生是生物學家，社會學家，青年問題專家……」那時大家不但沒有惡感，而且還覺得他做個學者。

還記得兩個十級教室社會會主辦一個戀愛與婚姻問題座談會，潘先生陳先生都應邀出席指導，陳先生說：「我有一位朋友定十六個條件選擇配偶，以後結婚了，他對朋友們說他這條件太不合一個條件，因為她是個女人，可見選擇條件不可太苛，」惹得圍堂大笑，那時我覺得他不但不可厭，而且還可愛。

在聯大時陳雪屏的勢力僅限於師範學院，不過極勢相當的大，曾經有這樣的傳聞，有一位張清常在師範國文系任教，為了升拔心切，不惜給陳雪屏洗稿文和稿子，這話不一定靠得住，但張清常在昆明夏令會當主席時因歐歌即是事實，大概得

陳先生的牽掣不少。後來隨晉民主運動的高漲，聯大同學也活躍起來了，自治會也從「同志」們手裏轉了方向，而陳雪屏也並沒有積極的作為，所以他給一部人印象是模糊的。

三十四年八月日本投降了，勝利雖給國家帶來了更嚴重的災難，然而却給陳雪屏帶來了飛躍的機運，因為他是聯大青年團的團長，所以當局派他到北平，接收偽大學，團長教育部長段北平臨時大學補副校長，包括偽北大偽師大偽師範，和外國語學校等校，一共八個分班，陳先生真是身掛六國相印，聲勢煥赫，他在這一年究竟幹些什麼事情，只要看他臨大結束後發表的談話便知道了，他說：「這一年教育是失敗的，政治是成功的。」這意味着什麼？而最成功的恐怕還是在中國學院，因為那裏的學校付張帖積極歡迎陳雪屏長中院，雖然陳先生並沒有直接和該校發生關係，但真正得力的幹部，却都在那裏，今年又有出長東北大學的消息，但該校學生却極力反對。

三十五年臨大結束，陳先生轉任北大訓導長，我們從昆明復員來的同學都住在聯會西北大第四院，聯大同學因為經過「一二·一」運動，所以早就接獲偵察給每人頭上綁上一頂紅帽子但大家都瞭解有人在幕後要把戲，製造臨大同學間的分裂，於是呼聲團結，陰謀卻仍在進行，以致已經開學一個禮拜了，我們仍住在第四院，不能到沙灘上課。問題的糾紛點是在寢室的分配上，結果頗雙方同學的明捷處理。把假造分裂的陰謀給游底粉碎了。

只與同學間開了分裂和對立，當局便檢了便宜，正在已經開學而仍不能搬家的當兒，聯大有百餘名同學來找陳雪屏質問他不能搬家的内幕，他，一時竟為之語塞，於是同學們當面予以揭穿和教訓，紛紛喊道：「官架子不小！」「別擺架架子！」「打倒官僚主義！」他當面問一個買票的同學

學：「你叫甚麼名字？你侮辱師長。」那位同學率直的回答：「我叫甚麼名字？你去查去好哪！我侮辱你是你先侮辱自己！」……

陳訓導長在任期間還訂定了「陳訓導長章程」。嚴格得像新聞檢查法一樣，在言論不自由，生命沒有保障的環境上，堅強決議不承受，但以後常常發生被撕被撕的事件。

和以前在聯大時的查書陳訓導長一比，太令同學們失望了，而陳先生竟對記者說：「以前聯大的訓導處也不過是給學生查查公費，此外並沒作別的事情，一同學們更極了，實際上陳先生不但處處和同學為難，而且連公費都發不好，幾次因為領不到錢，同學們擁擠於訓導處，發言聲庭，甚至把桌子都弄翻了，有一次說是由金城銀行北大分行發，人家說我們不知道，要收到支票，而訓導處又說這應由出納組負責，實則出納組。出納組又說根本就沒見到硬幣處的條子，因此出納組的職員和訓導處的職員在同學們面前對起來，互相推諉責任，北大就是中國政治的縮影，腐敗無能，而却充滿了官僚主義和衙門作風。」

三十五年底美兵皮爾遜等強姦北大女同學的暴行發生後，北大同學首先組織抗暴籌備會，第一晚開會被特務分子搗亂破壞，由於同學們的堅持，破壞險謀不得逞，第二晚突然來了二三十名特務人物把籌備會辦公室搗毀，奇怪的是那些人物都佩帶北大徽章，同學們給陳訓導長打電話，不料他恰巧就在那時候病了，豈不怪哉？此後便有同學貼出字條說，陳訓導長既不能保障我們的安全，請趕快辭職，發的的結果，同學中有正面出來發動簽名的，馬、和慶、兩同學自己寫佈告而且的辦自己又守護着，佈告上列舉着請陳訓導長辭職的理由，並且抄一份親自送給胡校長，胡校長對記者發表談話說：「陳先生自來如何不能辭。而陳先生也發表談話說：「我屢次向胡校長辭職，胡校長不允許，他是我的

老師，他教授管我只得辭，其實我願作一位名教授，不願管閒事的。」又說去質問他：「陳先生，你不學血口噴人，我有政治背景嗎？」陳訓導長很聰明地說：「你沒有，我是說別人的。有一時他們對別人說：『我們同學有哪個是共產黨？都知道了，我這裏有可靠的名單。』一方面表示他的情報網嚴密，一方面又表示他的寬大。

北大訓導處和同學的關係既然如此不調和，所以在年來唯一的一次教授會上向達先生說：「我提議訓導處取消，改為訓導委員會一類的組織，免得陳先生成為笑話之的，多受委曲，一陳先生當然說很贊成，不過，我胡校長不允許有什麼法子呢。

人團了，連簽名也「團」了，今年春季我在學生教濟會請求工讀，有一張表是給本校校長或訓導長簽名蓋章作證明的，胡校長更是一個門深似海，一難以謁見，只好找陳訓導長。在裏科長替他蓋章之後（這位某某永遠站在他面前伺候一切），他揮筆一簽，僅見一個耳旁，好像連連上個「H—m」之類的東西，是橫簽的，拿去交學濟會，負責人 眉頭說：「這是什



人言批註

台北市長游彌堅
說：「選舉團大代表
一如揭曉選舉團代表
君，必預選出意中人。」（中央社台北十八日電——三十六年十一月）
浩歎批曰：措詞愈意，有林公語堂之筆法
伍鍾武參政員等在參政會駐委會談，提出

麼人？我說：「陳訓導長，」那位先生只是鄙夷地苦笑一下放在一旁了。這雖是一件小事却給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陳先生是江蘇宜興人，能寫一筆好秀潤的草字，常有同學請他寫字，今後貴為部長，請求墨寶的一定會更多。
陳先生兼任部長之後，他對記者說：「十七年的大學教授生涯，委實沒有辦實際政治工作的經驗，但中央既有此屬望，自然只好忍著自己過去一點領導青年的熱誠，繼續為黨服務。」又說：「我們要深入青年羣，為青年解決問題。」

陳先生認為遺憾的是過去有許多黨員或團員，怕別人發現他自己是黨員或團員，這不是受異端分子的影響便是他自己有著不純潔的想法，青年部今後將對這方面多努力，就是一剷除這些黨員或團員的不良思想，使他們知道，國民黨是革命黨，是有前途的黨，尤其是青年人的黨。——陳先生這段話語沉痛的，據我的瞭解，這一遺憾是從聯大和北大得到的，長夜漫漫，任重道遠，縱律可以知來，究竟將來成如何，吾人且拭目以待吧。

一九四七年十月四日

金浩歎

浩歎批曰：「表演」二字，活潑可愛。
（第三年第一期）

請「殺法收拾人心以建國案」（中央社南京廿一日電）卅六年十一月
浩歎批曰：用心良苦。惟人心如何？尚待「考驗」，本案似可先交商適博士研議。
費城徵報十一月十五日宣稱：過去以懲報德之紀錄，目下必須加以調查，因為此事，中國政府副主席孫科之營餘可認為最驚人之一表演。（按：指孫科所說美國三億元貸款，無異滄海一粟之表演。）——美國新聞處華盛頓十一月十九日電——卅六年十一月
浩歎批曰：「表演」二字，活潑可愛。
（第三年第一期）



洪深——劇壇上的黑旋風

他是第一位留美的戲劇家

高宇

「……洪深先生是個勇往直前的黑旋風，就是在今天，洪先生也還是以無比的精神，抑着他的巨斧的。」

張駿評：洪深五十大慶詞。

曹再：洪深五十大慶詞。

凡是接近過洪先生的，誰都不免聯想起「水滸傳」上黑旋風李逵的那種坦率，熱誠，剛勁，勇敢的性格。到今天，洪先生，已經五十五歲，然而，時光並沒有磨掉他可愛的性格光輝。勝利後他寫了「雞鳴早春天」，在舞台上高聲喊出「民主」，在北平學生鬧騰的事件中他不顧一切，伏義執言，去年五月，他為真理而甘心犧牲飯碗，別的人大都「見利忘義」，然而，洪深恰恰相反：「見義則忘利」，與自己利害相關的事別的人一遇到便不免畏縮，胆怯起來，然而洪深恰恰相反，他能突破利害關係發得更勇敢，更剛毅！你說前面是火坑麼？為了真理，正義，這便是洪深先生為無數青年學生真正敬愛的原因！誰說他是老了？

民國五年，他畢業清華大學理學院，公費赴美留學。起初，他學的是陶器工業，可是讀了一年，他却以一部多幕劇：「獨之有室」和一部獨幕劇：「回家」作試卷，考取了哈佛大學的「英文四十七」，投入了培克教授的門下，讀「戲劇編劇」課程，考取「英文四十七」，是個美國留學生們引以為榮的，但對一個中國留學生而言，洪先生却是選擇了一門為大多數人輕視

，甚至士大夫階級所不齒的學科。

那裏附設有一個「戲劇工場」(又叫「四七工場」)，培克教授一直以為：一個編劇人材一定得先熟悉舞台的各部门工作。因此，洪先生在那裏不但學會了編劇的一切技巧，而且，對排演，後台管理，舞台技術……等，都下過不少功夫。

一九二二年春天，他唸完了哈佛的戲劇課程，便轉到波士頓表演學校研究表演藝術。在柯萬博士門下，專攻：表演，聲音和舞語課。半年之後，便在波士頓的實習，這劇院的舞台各部门，甚至自置頂樓戲室，到地下的化妝室，他部工作過，即前後台的事務，如劇目編排，登佈廣告，文字宣傳，售票帶座，乃至管衣箱間，打掃劇場，照腳洗手間……他都親身體驗了。在中國劇壇，不用說當年，即是今日，這樣精通各部门技術的「全才」，又能帶出幾個呢？

抗戰前夕，為了羅克的不怕死一片，有辱華之嫌，洪先生大鬧「大光明」劇院，在震盪了號召「氣節」，打擊落水的影劇漢奸，而有火災「木蘭從軍」影片的一次誤會，這都是曾經轟動社會的大事件，而這些事，別人不敢說，他說了，別人不敢做，他做了！這便是「黑旋風」與「大炮」的聲名之所由來！因此「街道之士」與「一般「正人君子」是不敢欺洪深的，而洪深就偏偏不愛他們喜歡！

洪深在哈佛畢業的那年三月，還在南洋兄弟煙草公司紐約辦事處兼差，而國內正逢華北災荒

，他便邀請了哥倫比亞大學音樂科的女生李曉蘭人，發起跟災公演，劇目是他自編自導自演的「木蘭從軍」(英語演出)，一九二二年三月十八、十九兩天，在紐約世紀劇院的演出之後，洪先生還曾被一位美國的女明星愛蒂女士，大為賞識；從這兒開始了段極快的羅曼史。聽說就在慶演完的當晚，愛蒂女士為了愛慕與敬仰，以一個觀眾的身份，邀請洪深去消夜，吃完東西，她催請洪深送她回寓，結果，她開着自己的車子，駛着月色，在紐約近郊兜起風來了，就在車子上，愛蒂女士道出了她心中的感曲，有人傳說：曾有過這麼一段對話：

洪：我在中國已經結婚過了！
愛：孩子，這兒不是中國。

結果，就像一切美國電影的結局。他們同居雖不到一年，但兩情纏綿。直到洪深別了新大陸回到中國以後，仍以留着的長髮辮腳，來紀念他這離單的知己。

民國十一年冬天洪深回到祖國一時似乎不很得意。當時上海正是「文明戲」向着低級下流的路走上。他根據尤金·奧尼爾的「瓊士皇帝」作藍本，寫了一部「趙閣王」，可是一直到第二年，才由他自己設法演出。觀眾的反響，并不怎麼熱烈。老實說，當時的觀眾，不祇是「不吃」這一套，而是實在「吃不消」！

那時上海的劇團，以歐陽予倩和谷劍塵的「歐劇協社」最具規模，就在民國十二年秋天，由於歐陽予倩的介紹，洪深加入了劇協協社，出任排

演主任。他的第一個口號，是建立整齣的排演制度！這也就是洪先生三十年來始終信守不說的信條。

在認嚴的排演下，翌年四月，戲劇協社出版了「少奶奶的扇子」(王爾德原著，洪深改編，導演及演員)為當時的新興戲劇，奠定了穩固的第一塊基石。同時，更重要的，是使人們知道了「話劇」與「文明戲」之間的區別。

茅盾先生曾經寫着：

二十多年前「少奶奶的扇子」在上海公演時候，第一次在舞台認識了洪深先生，記得那時去觀戲的一位商務印書館翻譯所的同事，在戲場以後，很為異地說道：「原來在京戲和文明戲之外，還有這樣的戲！」

這功績，在中國戲劇史上是不可泯滅的！不論當時，今天，將來或直到永遠……。

到了一九二六年，洪先生曾經自組劇社，原因是他與戲劇協社一部分人意見不相投而退出了，其實，又何必於戲劇協社？「道不同，不相謀」，洪先生就在這段為中國劇運開路的過程中，生過了多少的磨折！然而，任何磨折沒有改變他的初衷，相反地，祇有使他的意志更堅定而戰鬥也更強勁！

此後，他單獨寫劇，那號稱「農村三部曲」的「五奎橋」，「香稻米」與「青蘆蕩」一部接一部地相繼問世。他曾經在復旦大學教授，在他領導下的「復旦劇社」，便出過不少人才，像馬彥祥，風子……等。這其中，最應提到的，是他曾於一九二九年五月，加入了田漢與唐瑛秋等人主持的「南國社」以及「南國藝術學院」，成為中堅的領導人物之一。在我國劇運活動中心的上海，他一直領導着劇運，寫劇本，辦雜誌，教學生，帶劇團，後來還走進了電影圈，任明星公司編導。除了一度去青島執教之外，一直不曾離開過上海。抗戰開始上海救亡演劇協會成立洪深先

生是首任主席，他親自率領首放亡演劇第二隊。帶着金山，王雲五，歐陽紅樓，洪深……一班人經過徐州峽，北走開封，經濟寧下德州，到武漢，發動并主持「中華全國戲劇界抗敵協會」的創立工作。當鄭朱法出長軍委會政治部第三廳時，洪先生曾經進去主管戲劇部門。後來，政府內通，由武漢而重慶，他便領着教導團團，帶着凌雲他們去巡迴四川各縣用七齣演出的「包得行」，還給地方官開了一條生路！

我後來夠痛心的了！田漢先生說過：「詩人與歐陽雲的袋裏，什麼都有；就是沒有錢。」就在歐陽的賦性與迫害下，是二十九年吧？洪先生曾發生過全家嚴重自殺的慘劇，一個堅貞的文化工作者，竟有這樣慘絕的遭遇，這是誰的罪孽！我們應該向誰控訴呢？洪先生的失學自殺，實際上，決不止是爲了錢的壓榨，因爲當他自殺消息傳出後，某部長送去了「一筆鉅款」，而洪先生則堅決的謝絕了。

經過友好們的救治，幸免瀕斃。此後，他應中山大學之聘，去坪石任外國語文系主任。算是一九四一年，田漢支持下的「新中演劇社」在桂林組織了歐陽的債，演完了「秋聲賦」後，下一節目，決定演出一個足以反映太平洋大戰的劇本，由田漢夏衍合寫的「再會吧，香港」的十八天香港隱忍爲背景的一個「再會吧，香港」！洪先生被邀擔任導演。消息一發布，觀眾的熱烈反應簡直是空前的。當時桂林演話劇，從無預先訂票之風，這次却破例地在上演的第一天已訂去大半了。上演前夕，全場滿座，密密匝匝，幾乎連針也插不進一板了。第一幕在劇烈的聲中開演，第二幕鐘聲，布景已由第一幕之大酒店易爲女主人公之私宅。但是，出人意外地，坪石正車站的却非劇中人物，而是導演洪深教授。

觀眾依然一浪，接著是一陣騾動和嘩嘩般的聲聲。教授作勢辭停；開始講話了……「……辱者有令，這演戲即停演，劇社裁命，全部退場……」洪先生的眼淚紅了，未及半句，已眼淚不能成聲。轉身跑到後台，與演員們抱頭大哭，并且跪地發誓：從此不再排戲！就這樣帶著滿腔悲憤與無限悽愴，連夜乘車快車回到坪石去。

可是，一個認定了要爲正義呼號的，替真理作見證的人。正如一個虛誠的殉道者一樣，不會停止他的工作的；除非到他倒下的那一天。

果然，洪先生經不住學生們的請求，在一個月後，他給中山大學同學們排的「風雨歸舟」，在坪石公演了。海報上也仍寫着「環遊」洪深。有人提醒他「不再作導演」的呼籲，洪先生苦笑一下，解嘲似的說：「讓我告訴你一個故事」：

「從前，有四個人交廣將，四個人的手指，沒有一個人是夠十隻的，最多是九個，其餘都只有七八個。人們看了很詫異，後來他們自己解釋：因爲發誓不再交廣將了，每次都忍痛砍了一個手指，表示堅決，已經不止一次了。」

這回答，彷彿很幽默，然而，這里面却包含着多少辛酸！

這些年中，洪先在國立劇專，廣東省藝專戲劇科，社教學院戲劇科，都教過課。民國三十一年，他由廣東回到了重慶，曾主持過「軍中文化訓練班」，那裏的劇劇系，也培育過不少「軍中劇運」的新幹部。除此以外，國內的各大學，他差不多都講過課，最久的，當然是復旦和中山。二十多年來，洪先生一直過着清苦自守的文化人生活，而始終作着青年人的導師。今日劇壇上年青有力的一輩，幾乎全都曾經是洪先生的門下桃李。在重慶，洪先生爲中央青年劇社，中華劇團社，中國藝術劇社，都導演過不少成功的戲。也仍繼續不斷地寫過不少劇本，像「黃白丹青」，

「女人女人」，「人之初」，「聰明早看天」……等。

「豐富的熱情，強烈的正義感，深沉的人生經驗。這是洪深先生的性格的特徵，也就是他作品的特徵。」

這是陽翰笙先生的話。不適用在他的劇本，或導演上，都是十分中肯的評語！

× × ×
到今年，洪先生已經五十五歲了！

記得民國二十四年，在明星公司的一次集會上，洪先生自己曾舉出一部美國新出的名著「生命始於四十」作證，說他自己才不過是兩歲的孩子。當時，滿座大笑。

今天，洪先生還能在上海市立實驗劇校教導青年學子，還能在海光劇院盡力支撐的新中國劇社排「豈油郎」，還能替大公報編「戲劇與電影」，還能像當年一樣敢說，敢寫，敢做……

假如洪先生不自作多愁地今天憂着「血脈萬」，明天慮着「內病發」？
像前幾年一樣為了一點小病，就忙着一立退隱，辦交代，照洪先生自己的說法：「生命始四十」，而今天的洪先生還是一個十五歲的年輕力壯的小伙子哩！

× × ×

民國紀元前十九年，洪先生生於江蘇武進（常州），少年時代，正當着辛亥革命的前夕，中國革命的激潮；身受了革命的洗禮。這幾乎決定了他一生所走的「爲正義而獻身，爲真理作見證」的道路。

（第三年第一期）

漫論貪污之王

王璣



梁啟超說：「一

部二十四史，是地球上空前絕後的大相載。」其實豈止「相載」而已，如果換個角度來看，就是稱之爲「大貪污記」也無不可！百餘的貪污腐敗，是對封建專制政治制度下的必然現象。兩千多年來，中國歷史上兩朝代雖有不少的變動，然而各個朝代的政治形態和社會經濟性質之屬於封建專制主義則如出一轍，因此專以記載封建專制時代統治階級活動爲主的一部二十四史裏也就充滿了貪污的故事。現在探一個時代讓我們接近，人物最紛繁於人口的滿清乾隆朝宰相和珅的貪污事蹟來看，就可瞭然於乾隆以後備可瞭然於乾隆以後備

清政治的敗壞，民生的困苦以及內亂外患的紛至沓來不是沒理由的了。
乾隆皇帝，在後代一般歷史家的筆下以及遺老遺少們的口上是在往稱爲「太平盛世」對之低迴嚮往而不能自己的。其實所謂「盛世」也者，祇是粉飾太平，虛有其表而已！實際上當時的政治業已腐敗，社會元氣也已暗中凋耗，其間關鍵，是由於帝皇的荒淫和以和珅爲首的官僚集團的貪污與無能。古語云「國家之敗，由於官邪」

。而這句話真可拿來爲乾隆朝政治的腐敗作註釋。

和珅原是權出身低微的滿洲官學生，他的所以能得高宗「乾隆帝寵信，進而權傾二十多年，成爲「貪污之王」者，決不是偶然的。任何一個朝代的政體，都不是君主個人所能維持，他必欲用官僚來做聯繫專制政權的支持，而官僚們爲了達到富貴榮華的目的，也必須以欺騙君主取得君主的信任爲手段，因而君主政治和官僚就結了不解緣。尤其在專制集權政治發展到頂點而開始腐敗的時候，他們更會施展善於伺候運籌的伎倆，假借君主沈痾淫樂，以便套緊繩索，爲所欲爲，使自身變成時代的寵兒。這種官僚的行動無疑的會成爲腐蝕整個統治政權的蛀蟲。但專制君主却只有依靠這種蛀蟲才能維持其存在，到後來官僚集團內部固然萬分腐化，而這一代的君主專制政權也日趨崩潰。這是封建專制政治時代統治階級取無從消除的矛盾。（可參看前卷著，二千年間第三節）。中國歷史上，唐宋明清諸朝的政治腐敗，可說都有一個能逃過這個法則。

二

清高宗是一個修德誇大，喜歡擺闊綽的人。他固察不及世宗（雍正），而固學師心自用，並不能學聖祖（康熙）的勤儉寬仁，而形式上個個處處要效他聖祖，實際其聰明才力不及聖祖遠甚。爲了享福，連年勞師遠征；爲了巡遊，所至無不無算，把列祖列宗辛勤積聚下來的一點民脂民膏揮霍得乾乾淨淨，國家元氣被他耗盡了不少，在這種情形之下，自然就使權奸小人獲得了當政的機會。和珅之得以發達。就是因爲他善於伺候運籌，能爲「遠征」巡遊樂此不疲的高宗搜括「揮霍」資源的原故。他最初在宮裏充任弄筆御稿的職務，性頗敏活，諂諂不多，而四子將五經稍能記憶。有一次，高宗出行，微使宿衛，倉皇之中缺少了一個寶蓋，高宗發覺後就厲聲怒問：「是誰之過歟？」侍從的人都驚惶瞞目不知所對。獨

和珅在旁很從容的答道：「典守者不得辭其責。」高宗本是個自作聰明的皇帝，他引用了這句論語中的成語，而和珅居然能用論語的注解作答，且吐音滑亮，態度自然，就大為賞識，召對幾次，稱頌稱旨，以後他便官運亨通。從侍衛、副都統、超選到侍郎、僉事、拜大學士，在軍機處行走，成為高宗唯一寵信的宰相。集民政財政等權於一身。同時，他以做官為生活中惟一的最高內容和目的。他的子官僚，也都奔走其門下，依仗他的勢力來從事活動。四川總督和珅、和珅之弟，山東巡撫劉世安，甘肅藩司王增望都是他的死黨。並且他的兒子更於乾隆四十五年由高宗賜名登紳股總，成為固倫和孝公主的驛馬，更進一步的和皇帝結成兩親家。於是他有兩重直而近近避之的親家做護符，下有貪污無恥的官僚做羽翼，使他的權威無限擴大，慶門政治的基礎異常鞏固。在當時一般官吏的心目中，提起「和相」二字似乎比皇上還來得威嚴可怕，軍機章京吳鵬光的不得選升；兩江總督潘蔚，山東巡撫長麟之謫戍西域；浙江巡撫福崧之死非其罪；果王弘瞻之抑鬱以死；章京管世銘之舉卒，都是由於得罪和珅的原故。就是皇太子顯奕（仁宗），雖深惡其專橫，在未即位前他也不得不勸為恭順，呼相公而不名。大臣如趙斌，上公元勳如何桂，也都相公而稱本身。在嘉慶三年以前，和珅擅權二十餘年，要行昭著，然竟無朝臣敢一撥其鋒，所謂「乾隆盛世」的政治風尚，是通過了皇帝的威權才維持其存在的。一旦失却靠山，他就從人頂上掉下來了。

乾隆五十九年（公元一七九四）後，高宗傳位於太子顯奕，是為仁宗（嘉慶帝），然仍自稱

太上皇，管理政事。和珅依舊權。仁宗早就厭惡他的專橫，尤其對他那份常大的財產，更垂涎欲竊，祇因礙於太上皇的顏面，不便立下手，到嘉慶四年（公元一七九九）正月三日，高宗薨崩，仁宗親政的第六天，就和和珅開刀，把他的行為劃成二十條大罪狀，就告中外，革職下獄，迫令自殺。並且沒收他的全部財產。所宣布的二十條罪狀，可歸納成兩項。一類是說他目無尊父，一類是说他專橫貪污。茲摘錄足以表明他專橫貪污的幾條於後：

- 八 專斷吏部及戶部刑部事務，變更成例，不許部臣委議一字。
- 十一 僱用官吏，均徇私才。
- 十二 所置房屋，僱修殿制，其費闊格式，皆仿照宮殿制度，園亭點綴，與圓明園幾無毫髮無異。
- 十五 私藏珍珠手串有一百餘串，較之大內尤大。
- 十六 多至數倍，又有大珠，比御用冠頂私藏大塊寶石，不計其數，且有為御用者。
- 十七 家內銀兩衣物等件逾千萬。
- 十八 夾竊私庫錢數萬兩，地窖埋銀百萬兩。上房又有大珠金元寶銀元黃金寶塔等物。
- 十九 於通州蘇州等地開設錢店當舖，以與小民牟利。
- 二十 下國家取，每人資產約有二百餘萬。並有大珠及珍珠手串等物。

以上對於和珅的貪污成積，還祇是約略概括言之，其詳細數目，據「查抄和珅家產清單」一見華福成府廳筆記及神州國光社出版中國內亂外亂歷史叢書第三十五册「所載，真是大得驚人，要在這區全部錄下，實不可能。現祇擇要列舉一二，也就足以描畫出這個空前的慶門面目了。計

房屋三千間，田地八千頃，銀兩四十二萬，當舖七十五處，赤金六萬金，大元元寶一百個，每個重一千兩，金寶塔一座，重二十斤，紋銀一百萬兩，金寶塔五百個，每個一千兩，小銀元寶五百萬六千六百個，每個一百兩，銀錠九百萬個，洋錢五萬八千元，銅錢一百五十萬文，吉林人參六百餘斤，玉如意二千二百餘柄，珍珠手串二百三十串，鞋圓大珍珠十粒，大紅寶石十塊，計重二百八十斤；藍寶石四十塊，銀磚六十桌，珊瑚樹十支，均萬有餘，綢緞紗羅共一萬四千三百疋，毛呢呢呢二千張，狐皮五百五十張，貂皮八百五十張，又各種粗細皮五百六十張，銅錫器三十六萬一千件，名貴磁器六萬件，鍍金八寶炕床二十四座，西洋鐘四百六十座，四季好衣服七千件，家人六百男六名，婦女六百名，……

除上列這些外，還有古玩、文具、珍饈、雜物等不計其數，祇是他財產庫裏的珠寶，有幾種是連皇帝都沒有的。因為外省進貢給皇帝的東西，照例必先經和珅過目，他就把名貴的留下，次等的送供內府，這樣他得以「富埒敵國」，也實在

是必然的了。

查抄時曾把他的全部財產編列為一百另九號，其中二十六號已估價，共值銀二億三千三百八十九萬兩；未估價的八十三號，照此推算，又應值八億兩有餘，全部合計約值十一億兩。當時滿清政府的財政，每年國庫收入是七千萬兩，那末就是說，和珅做了二十多年宰相，個人的財產就抵得整個國家十五年的全部收入！清未對外交涉，沒有一次不失敗，內中賠款數均以甲午中日之戰及庚子八國聯軍兩次的賠款為最鉅大，前者是兩萬萬兩，後者是四萬五千萬兩，二者合計六萬萬五千萬兩。如果拿和珅個人的家產來償還，祇須動用一半就足夠了。在歷史上，貪污事件，也並不是沒有，發明因循相模，恩賞幾幾，

都以為符名，但比起和坤來，都瞠乎其後。如胡唐元魏魏時，有胡椒八百石，與和坤相形之下，更未免顯得寒儉了。法王路易十四的私產不過二千萬兩，當時法國人民就稱他為貪污暴君而致起反對，終於把他送上了斷頭台。但和坤在清高宗包庇之下，繼國朝民，二十餘年中，竟無一人敢直言其害，想不到中西國情之不同一至於此！

仁宗查抄和坤家產後，除少數賞給臣下之外，全部撥入內府。內府者，仁宗私人財庫之謂也。慶門資本雖除去，却把一慶門資本一填得更高漲了。當時有民謠云：「和坤跌倒，嘉慶吃饱。」所以這一大批民間民窮的餒殍，祇是如由右手換到左手而已。與國家人民的利益是絲毫都不相干的！

四

和坤是當時政治上的領袖，他本身既這樣貪污，手下的人當然更效而尤之！內外官僚，為了權位有所保障，莫不曲意賄貨，搜羅珠寶金銀來事奉他。上級大員的財富，盡取之於地方官吏，地方官吏則再剝削之於人民，於是政治大壞，整個中國一盡成貪污世界，在那種環境裏，即使有人想清廉也不可能了。推究其禍源，實由於和坤啓之。誠如薩福成所謂：「非其時人性獨貪也，蓋有內顧為迫道，使不得不貪也。」（見薩福成書）當時發覺的御史，獻劾劄記數十萬，實為前此所未有，如國華，和王覽章等極貪污，各有資數百萬之多。派臣伍廷幹做浙閩總督，抄家得銀四十萬兩有餘。又如章一百多柄。此外未被發覺的，還不知有多少。上自督撫，下至小吏，無不迎合一氣，狼狽搜括，一毫不寬，他省亦復如此。乾隆五十五年十月，內閣學士尹壯圖奏稱：「各省督撫聲名狼籍，吏治廢弛，經過各地方，體察官吏之害者，閩民半皆饑饉殍，各省風氣，大抵皆然！」（見乾隆東華錄）。劉琴在致某官書中說：「今天天下之吏亦乘矣，未聞有以

五

安民為事者，而嚴政之禍，刑罰之濫，股民膏而殃民命者，天下皆是。」就是和坤的家奴，也由近水樓臺，個個肥而不瘦。如家奴之一劉金也家產幾萬石，竟有銀百餘萬兩，當舖八座，米麥粟豆一萬一千六百石及大珠珍珠等，並且他還為其弟劉寶楨捐納直隸州知州，劉寶楨守備銜，劉寶楨州同銜等官銜。還據某書記有這樣一個故事：「有州（雲南）人張某以守備罷歸，言其壯日，充陝西撫報遞捕官，巡捕某金銀二十萬金銀和神，投奔數日，偵探不得，耗費銀五千餘，始見一少年感歷而出，問白者黃者，某以銀對，乃顧左右收外章，投一名柬，曰：以此還報。答書另裝矣，某意：非司關，即和坤心腹。或笑曰：此重耳耳！其心腹司關，豈數千金能見顏色！」（見內亂外亂叢書第三十五册）。即此一編，也足以表現和府奴才聲勢的一般了。

生活在這種政治情況下的人民，無絕的痛痛入於水火熱的苦境。他們既苦於漢祿之限制，更痛於政府的腐敗，乃聲言「官逼民反」，相率起義，農民於動之起，就處於不可免之勢了。初則山東王倫，繼則甘肅田五，終則川楚白蓮教徒，擾亂半中國。這時後的官軍腐敗已極，將帥也毫無忠略。和坤又任意結納軍，於該軍報銷，多裝重賄，帶兵的人，為了保全這份好差使，不得不趕切軍餉去孝敬他，從此軍紀益壞。這批將領，一內侍和坤慶庇，外騙福康安和瑞麟，在軍權內肉慾自誤，以國帑供其淫習。」（見魏源聖武記嘉慶川湖叛亂略記二）（偶或遇一賊，也縱之出境而不窮。結果：「賊越附賊，楚獨秦豫匪有稱字；皆由臣臣防剿不力，或迫往鄰域以資資，或備擬賊首以邀功。甚至擄兵逃賊，養寇殃民。」（同上）。各路官兵，因軍餉全被長官剝扣，致一擄服無報，牛皮蟲足，踴行山谷。」（同上）。於是是都掛着官兵的招牌，喪魂匪賊

的作風，每到一地，洗劫一掃而空，連一賊一也，也隨風及。俗語所謂：「屎來如糠，兵來如草，官兒來了一頭狗。」就是這時的寫照。生活在夾縫裏的良民，都弄得無家可歸，乃不得不從一賊一，結果賊愈劫愈多，幾至不可收拾！章學誠之言曰：「和坤用事，幾三十年，上下相蒙。惟事貪廢廢矣。始則罰金，漸至罰金，初以千百計者，俄而萬萬不交往矣。俄而萬萬以數計矣，俄而以數十萬計，百萬計矣。貪風大起，賄賂習為奢侈，視黃金如土，不過問於虛聲問向；屬吏迎合，非借往日的搜賄剝削，不能博其一笑，官場如此，日甚一日，則今日之數十百萬所以窮而竭者，其流益所注，必有在矣；此輩惑亂殃民，今之惡極，皆所釀；今之朝政，皆其所亂；其罪深於川陝教匪，罪深於足履。」（上載政書時務書），他這種句話，真是指出了亂源，而慨乎言之的了。直到嘉慶九年，政府用盡氣力才把亂事平定。總計前後騷擾近十年，用去軍費二千萬兩，一匪賊一死亡數十萬，官兵和鄉勇良民無不斃可考，國家元氣大傷，且貪污已成風氣，日後的政治不但未見好轉，反而益趨腐敗，終於不久又爆發了太平天國革命運動，更進一步的掘除了滿清皇朝統治基礎。

貪污現象對封建專制政治是絕不解脫的，在政治經濟制度沒有全盤民主化之前，要想貪污現象絕絕於中國土地之上，實是絕無可能。那末，豈止歷史上的和坤一人而已哉！第三年第二期

幫閒，在忙的時候就是幫忙，倘若主子忙於行兇作惡，那自然也就是幫兇。但他們的幫法，是在血案中而沒有血跡也該有血腥氣的。

章士釗

總統，麥克阿瑟開始和美國大獨佔資本家發生密切的關係，也因了這個關係，又與外國大資本家發生關係，附帶值得提議的，麥帥和母納西州一個富商的女兒結婚，她比麥帥年輕二十一歲，她替麥帥帶來了「一大宗家產」，這替他生了一個今年十歲了的孩子，夫婦倆都在東京享受帝皇之福了。

三、將軍。財閥。天皇

麥克阿瑟並不滿足於美軍參謀總長的榮榮，一心向外發展，所以在二次世界大戰前，一九三五年，又以軍軍元帥的身份而做菲律賓的事實上的總督，他在菲律賓，如何與美菲及西班牙的大地主官僚資本家「水乳交融」大做買賣，在今天早已成公開的祕密了。麥克阿瑟那時早已不僅是一個將軍，一個元帥，而且本身發成財閥了。——「大文天雷如耳耳」，他完成了「美國的克萊式」的理想。

(附) 克萊式為英國東印度公司時代侵略印度征服印度的軍事和殖民首腦，以武功被大英帝國歷史稱為英國史上第一個英雄，同時也因為殖民地的掠奪而從東印度一個窮書記變成倫敦最大富豪。在菲律賓，他不僅和西班牙大地主及菲律賓的土豪「友誼」，而且找到了自己財富的徵集者和保管人——主要的就是「菲律賓的查士林」——羅哈斯。羅哈斯說，他的做查士林，參加日寇組織的洛爾德政權為部長，就為了保管美國人的財產，事前徵得麥帥同意的。所以，當日寇投降之後羅哈斯在麥帥一方保證之下，不僅未受審判，相反的又在美軍的金元和武力支持之下，獲選總統，至今，麥帥還在菲律賓保有極大的財富和政治的控制地位。

麥帥事件後麥帥怎樣退出菲律賓，又怎樣打回菲律賓，有如大家所知，羅斯福總統也會力加阻撓，戰略和將才之卓越，是毫無問題的。「天下第一大流」，但誰又知道他的善於蓄積和保全財富，也是「天下第一大流」呢？明白這一點，就清楚可學而由，為什麼戰後「獨立」了的菲律賓，在實際上和日本統治時代一樣，仍由日本法西斯軍閥任用的人們把持政權，而抗日的軍閥和民主人士則變成了「階軍」和「新軍」。

麥帥從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後就被派到日本，按照他自己的意志和在菲律賓的經驗，麥帥在實際上已由菲律賓總督變成日本的天皇。雖然關於日本的憲法（總則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四日外長英野所會議決定過明確的程序，並且規定「第一國道軍委員會」決定管轄日本的一切政策，同時設立「四國管轄日本會議」作為「盟軍總部」的諮詢機關，同時設立「國際警察委員會」作為「盟軍總部」的諮詢機關，每項全不違一切，把「盟軍總部」作為美國一國的軍事部為麥帥私人統治日本的天上皇庭。把他從前在菲律賓的政策和行動，擴大到日本來實行。

因此，在麥帥的統治之下，日本的財閥，法西斯軍閥及軍人法匪殘暴，帝國主義思想及其物質上的基礎——軍工工業力，在本質上並未真正解除與消滅，而是被厚護，掩護甚至公開保存下來。另一方面，「民主的轉變」變成他的「種玩兒」，政權依舊保持在帝國主義控制下的日本主要財閥官僚階級的手裏，從法西斯「清算」法西斯，托派，「解放」托派，發展到一九四七年麥帥正式下令此處特種反動勢力禁止出現的罷工運動，發展到麥帥必然宣佈反共反俄的「動聖」使命，因此出現了「美國帝國強大的日本」的論調，出現了提早單獨對日議和的主張，更出現了以物資按日的無窮人事實。

四、「更遠大的前程」

麥帥對日本的這種行動，甚至以不可告人的隱惡而大大地刺傷了我們資閥的某些「先生」的心。因而也同意一般人們對麥帥所惡厭的「日本的太上皇」——「天皇」等等尊榮的在聲，然而，別聽聽，按照麥克阿瑟的私衷，做做是太上皇也許不會過癮；而且，也不要糊塗，誰知道僅僅是麥克阿瑟個人「好大喜功」的行動嗎？不是的，問題的嚴重性，正在麥帥的行動，不僅代表他個人而是代表他整個階級——美軍的支配階級的意志，也正因為如此，所以，麥克阿瑟的野心決不滿足於日本太上皇的尊位，這決不是尊者一時衝動的說法，蒲立特這位中國某些人的「萬家生佛」——「救命皇菩薩」，就比筆者更衝動更大地建議過：讓麥帥來「匡助」——「鞏固中國大局」——「請參閣清立特」——「訪帝觀感」(原文)，而且，在美國大獨佔者和戰爭煽動者的內心，似乎對於麥帥的前途，還值得比中日乃至遠東方面更更遠大些，這也不是尊者一時衝動的說法，而是最近的事實，美國人不是已經正式成立組織準備提出麥克阿瑟為一九四八年總統候選人了嗎？那麼，讓我們回到本文的本題上來：麥克阿瑟，是未來自富的土人？時艱，有許多否定的因素，第一從美國歷史上看來，武將做總統的前途是少見的。六十六年來美國大壇中：只有一八八〇年曾有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克萊少將，然而他比七千之善敗於新非爾之手。一九二〇年實布共和黨推選出一個伍德少將，然而他失敗了。甚至一次世界大戰中功勳顯赫的潘德將軍，也未能夠當選主人，麥克阿瑟何人而能破例？第二根據今天美國缺乏佛羅斯德總統的大政治家，人民將從軍人中挑選自己總統，那麼，馬政帥特別是艾森豪，不是比麥帥更加獲得美國人民的敬愛嗎？在他的年齡上尤其是在他自負和獨裁的權上，是否過於相當今日美國？然而，儘管有些重要條件條件，然而，當此美國大獨佔者及戰爭煽動者猖狂的氛圍中十洲代表推選麥帥的運動，可不能不說是人頭和平民主的登陸聲。

一九四七、十一、十七、

(第三年第一期)



病魔十六年的科學家高士其

青心

因為他的病很嚴重，說話與動作，都很困難，我在幾次談話中才明白了他的身世。他受命於中國最權威的大學——清華大學。他去過被國人「崇拜」的國家——美國，在那裏住在世界上頂有名的大學——芝加哥大學。他的家在福建福州，是一個世家。人生得清秀齊楚，外國文的知識是無可指責。他作過許多通俗化的科學家：茵克自傳（開明），細菌與人（開明），「活捉小魔王」（讀書生活社）。譯過兩本大著作：「化學文獻」（國立編譯館）「微生物大觀」（中山文藝館）。他的詩，散文，散見于許多報刊上。計畫着要寫「自然運動」，另外關於「人類的起源」也已打定了綱要。

但他患着病，而且病也頗難執拗，整整纏繞了他十六年，至今仍躺在床上。仍被選在「仁慈」的社會外也仍在人們的虐待下呻吟！

高士其在一九二五年清華大學畢業後，便赴美留學。因為他覺得細菌是文明世界中最大的敵人，人類要想真正走入光明的日子，必須與細菌作戰。巴斯德已經在這一方面作了不朽的貢獻，他覺得巴斯德才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人。因此他決定進芝加哥大學細菌研究所研究。今天細菌的研究仍然是一科冷門，二十年前的人們對於細菌學的發生興趣，大約更是不可思議的一樁事了。高士其是中留留美學生第一個研究細菌這一冷門的人，第一次把這一門科學帶到這一片古老的大地上。

在研究中他的研究熱情與忘我精神，促使他幾次吞食「劇性藥劑」，作自身傳染的實驗。不幸有一次，一隻培植肺炎菌的瓶子被打破，沾在手上的細菌，爬上耳膜，鑽進腦中，不久，病作了。一部分腦神經受到嚴重的損害，初起還能行動寫作，後來，行動寫作都困難了。一九三〇年放棄學業，回國。（他的許多作品都是回國初期揮汗苦寫的。）回國後，他便陷在貧窮的泥潭中，苦錢像影子一般地追逐着他。生活磨折他。他健康漸壞下來，開始了他的床上生活。身體近乎殘廢，四肢如同被符籙結住一般地頑硬，舌頭失掉效用，說話非常吃力，吐一個字常常要長時間，用很大的力量來扳動他的舌頭，口裏唾沫不停止地流，吃東西自己已不能動手，飯進粥來的東西也不能細細地嚼。眼睛彷彿鐵線上磨破的，疲勞地慢慢地轉動着，每送受到重大的刺激，兩眼便可怕地跳上去，再也不能轉動了，

必要用額手由長時間的政治才能恢復過來。大小便都要人來扶助。

這般惡化了的殘廢情形，成為過去他的一些親朋好友們對他頗深的原因，他的一個表親到醫院去看他時，為避免醫院掛上名號，特別聲明：是以清華的同學資格去看他的。說我同學吧，他也是一年難得兩次去看他。還有他的過去許多同學（有些人已經當了大官），不用說是誰之惟恐不速。人們的冷諷，此時倒轉過來，成為病的轉劇的原因。他的病愈嚴重，親朋好友好愈遠離他得遠。他的病與世人的冷諷相互纏繞。

現在他的餘下的好朋友，在這一時代中同他一樣，多半是放逐在貧窮中的。抗戰中，一部份知己朋友，把他東抬西搬，在艱難困苦中他們唯一的希望，便是戰爭的勝利，國家的強盛，富足，民主與和平。懷着這樣的期待，他走過了後方的山嶺莊村，吃盡人間的苦酸苦辣。一九四四年六月四日，他的護士小姐謝映輝同他在桂林結婚，可是三個月之後，這位患着氣管枝炎喘急病的女人，硬着心腸棄了高士其，同時有另外一位李德慈小姐用高士其父親密友的女兒底身份，來照料他，可是，這位李小姐，來也匆匆，去也匆匆，把高士其的一部份財產衣服，即便襪子也不剩的，塵埃掃過了。

他默默地承受了這從天飛來的苦果。因為他不能用嗚呼喊，不能用手戰鬥。那位李小姐當着他的面把錢，東西包在一起，臨走時還望望他。可是他起不來，喊不出，痛苦的眼淚默默地流。他被殘廢地侮辱了。此時已經對人類絕望。幸好一位朋友的妻（大約是何英桃夫人）自願充當看護，這位夫人眼前已經兒女一大堆，百忙中對他的關心，這種人類的偉大的同情與愛才從失望中把他拯救出來。使他還有在人生的道路上跌倒，發現了光明，追隨着光明。歌唱光明。

他此時開始了詩生活。他的詩，如天馬行空，熱情澎湃在紙上。用他的獸身為人類服務的精神，深刻地注視着民主事業的每一勝利或每一挫折，他為人民的勝利而歡情的歌唱，為人民的偶然失利而心虛，而不安。他躺在床上，但他的心是跟着時代的腳步而跳動，而歡。

當勝利初到，人們有家歸不得時，他替人們訴苦：「道路不能接頭。公路沒有橋樑。」

飛機專門運送貧客。
輪船專門搭載富人。
有家不能回去。
無家回到那兒。
戰爭過去了。
我們到了後方。

們。
「病又病，貧又貧。
苦中又有苦，愁中又有愁。
小兒貧血吃不飽。
大人懶脚走不動。
拘疾、霍亂、肚子瀉。
傷風、肺癆、人傳人。
這真是米貴人命賤。
這真是藥貴死人家。
大風災過去了，
我們還有苦難！」

（廣西日報副刊）
當他聽見廣州昆明重慶的學生們爲反內戰而呼求和平民主的口號澎湃時，他立刻激動了，用着過制不住的激情寫着：
「我雖然不能起來。
我雖然不能起來。
我雖然不能起來。」

損害人類健康的魔鬼。
因在椅上，
但是啊，
臨與禁止不住我們聲浪的交響。」

（中國詩壇第二期：我們的原子也在爆炸）
這是何等熱情的語言！看了這首詩，不看見他，我們一定會以爲他只不過患着短期的小病，而且馬上就能加入戰鬥的行列，隨着「五四時代」的大遊行（同詩）的人們激昂呼喊！他還有一篇「一天的進行曲」（學習知能二卷二期），用簡易的人們的語言，將宇宙間，從天上到地下，從飛鳥到爬蟲，從最大的彗星到細微的原子，一概用詩的形式唱給人民大眾。這是一首五十多節的長詩，包括了自然科學的說明。他介紹了有史以來許多大科學家，也用着嶄新的觀點批判了他們。可惜這首詩是發表在中國，彷彿一羣貧寒落在糞堆中，輕輕地被人們放過了。
如果在窮國國家，這非平凡的人物，一定被人用各種方式崇拜愛過，

一定會以集體的力奮衛護他，人們一定會珍視他的天才。可是，我們這單的人，非但不愛惜他的天才，連他的聰明智慧也踐了，糟蹋了！而他只能天天，時時，把寶貴的精力耗費在一頓飯如何吃，明天的住處應該安頓在什麼地方。現實的生活，刀一殺地刺透他的病患的腦。他的對於人類前途的信心，對於民主前途的信心，成了對於不長進的人們的一種劇烈的信心，是爲救人類而研究細菌，但，「以怨報德」，今天當他在與細菌的直接抗鬥中，同時承受人類所加給他的無邊迫害！他原來是企求抗戰勝利，趕快來到醫療設備的上海，把病治好，再爲科學的研究而努力！如今抗戰勝利已歷兩載，他也畢竟從山村中來到這東方大都會。上海的醫院是偉大的，有的醫生也的確是能手。但醫院的門用黃金堵住了，醫生的眼睛被鈔票的顏色炫昏了。學醫的人們本來存着救世救人的佛心，可是在金錢統治着人們靈魂的世界中，佛心也是個存着他的。去年五月間回到上海，他住在一家旅館中，不久就被趕出來，對於這，人們本不多怪，因爲商人的手本來就是數錢的。然而，在他住到平民醫院（膠州路）後，命運並沒有兩樣。當院主人一旦明白了來客終究不是富有的平民以後，還是不能通融地把他趕了出來。

十一月間，他持着吳市長的介紹信，再搬到市立療養院。那兒的大夫護士都是虔誠的教徒，初期對他的確很關心，很注意地供給飲食。但遺憾的情狀沒有繼續多久。不多時，院裏的香門人便向着每一個去探訪他的人問：「你是高先生的親戚嗎？」去探訪高士其的人，都是些熱心腸，然而兩手空空的人：鈔票塞滿皮包的冷心腸的人，即便是他的親戚，也很少敢手舉問。他的一位表親就是此時用「同學」身份去看他的。當醫院的人們明白：高某人雖是吳市長的同學，但市長並不足以實際援助以後，個人他的臉孔上搭上了銀皮一般地嚴峻。到他們的房間去的回數少了，送去的飯碗變冷了，溫度變了，即使開水也不按班送了。醫院的護房先生，指着他稱他的盡士小姐，要他們立刻想辦法。

五一個冷得人們資料的黃昏，我去看他，談到他的病，他很自憐憫說一定會好。對於醫院所給他的冷遇，已經覺出來，但他不是一個能輕易在苦難面前低頭的人，他的心還是光明的，還是清明的。他設計着來日的生活，彷彿他馬上就可以出醫院似的。
我們常常同他一起談醫發誓，我們說：「天氣很冷！」他看着我們的劈巴的動作，非常滑稽地大聲地喊：「天氣很冷！」我們說：「我的病一定能夠好！」他說：「我的病一定能夠好！」他笑得他哈哈大笑不止。他的笑，時時在他的臉上出現，他替我們解釋這道理，他說：「一個對人是事實有信心的人，是不會愁的！我已完全待了十六年，光明終於再出現了，明天太陽一定上來！」他的盡士小姐把這段話翻譯給我，我驚駭地聽着她

的手，顯然他是激動了，手在抖着，兩鬢冒汗，青微的汗花！我馬上問他：「人民真正站起來統治着這個地球麼？他準備做什麼呢？他容不下的女戰士說，他要在人民的支援下，為人研究科學！用科學為人民的事業歌唱！他的科學研究，決定堅決下去。他說：『你們今天同惡鬥爭，一定會勝利，明天我起來同自然鬥爭時，也一定會勝利！』」

他把冷飯吞下以後，大約是身上發熱起來，要我們把他扶住睡下。我慈靜地看着他一大口一大口地吞着冰冷冷的飯，叫他不要受寒，他望了一陣以後，說：『撤撤！』此時他的護士小頭從地從門口往外望了望，敏捷地把電燈關上，把一個漱口杯放上，裏面張了一個雞蛋。她低聲地羞慚地告訴我這是醫院當局禁止的。他沒有抬起頭，凝視地聽着外面的腳步。我不聽什麼，握了握拳，出來了。夜已很深，風大吼着。

第二天黃昏我又去看他。習慣地敲了敲門，裏面的回聲是淡淡的，低沉的。推開門看看，他和他正賦賦相對而坐。看見我來了，她起來，惶恐地喊：『你睡得好不好？怎麼睡呢？怎麼睡呢？』我不知出了什麼事。房間更冰冷地冷。我們比往常冷外地親近。她向我轉他們的遭遇。她彷彿馬上就哭哭的樣子。我立刻對明白了。他們接到了醫院當局的警告。他們立刻算賬，立刻搬出去。醫院當局為證明他們心腸的殘酷，伙食停止了送，並把醫院中一切能用作裝東西的器具都收走了，高士其自購的電燈也都被拿走給代保管起來了。這真是徹底的殘忍，冷酷！他們必須在坐以待斃與馬上走路兩途中任擇其一。醫院方面的命令是如此認真，工友連閉水都不送了。

我不坐下。我同他們商量對策。想想去，總想不出一個更好的方案。想着從此不再住醫院，自己租屋子來棲身，可是算一算押金與租錢，只好搖一搖頭，再換醫院，還是一樣！進門一筆保證金，負擔不起。在這裏一個金已經為一切時代中，人的良心是用金錢的，人的靈魂是錢鈔包着的，人已經為了金錢喪失了至少是暫時被遺棄了。最起碼的同情心。屈着頭數了數他的朋友們，能救上的都是窮人，富有的親朋好友在深山有遠親。我在此時才想起了中國的一句古話：『貧賤無市無人問，富貴深山大澤親！』同時我也想起杜甫的兩句詩：『安得廣廈千萬間，盡庇天下寒士身！』我問他還有什麼事，他說什麼也沒有了，我同他默默地握着手，我看着他充滿眼淚的眼睛。他又握我的左手，我用右手向他招呼了一下……走出來，街燈默默地沉思着。雨中夾着雪粒。我用力跳着在他們的房中凍涼了的腳。想到他此時還是一件夾衣，跟終日落在棉被裏，今天的飯還在打注意，又要想明天的去處，我的心裏痛起來，錢是無辜的。有罪的是人的心了。耶穌基督教人愛別人，而人們恰用各種的方法虐待別人。人們的心

太殘忍了！人類應當有一面溫暖的心的！可是人們太冷酷了！高士其，祝福你，掙脫眼睛的苦難！不要又有什麼辦法呢？人們告訴我：這是一個金錢世界，科學是不值錢的！你學科學是犯了罪，這是人們對於你的懲罰！

在這個世界上，能「殺人」的人，才算是「英雄」，才會有「一切的享受」，錢財不去利用而用個人的買賣呢？天哪！（聽高先生現還病在蘇州，如有知其地址者，請指示！讀者）（第三年第一期）



高士其先生致本社信

（編者按：我們讀了青心先生「病歷十六年的科學家高士其」一文，心旌有說不出來的激動。我們立刻向讀者募捐，以援助這位在病魔纏綿中對民主事業仍懷著堅強信念的科學家。由於金剛券的急劇貶值，我們募捐所得可說是無補實際。但是，從讀者們的踴躍捐輸中，證明了反人民、反科學的派是少數。特據陳誠，廣大羣衆的心是火熱的，眼睛是雪亮的。就是這派一點意義，我們藉以慰問高士其先生，並向他致敬。下面是高先生，給本社的兩封函，特為刊載於後。）

編者先生：

前些日子，曾經有幾次託朋友去買本人雜誌，老沒有買到青心先生在前刊上所發表的那篇文章因而還沒有機會拜讀，今天接到來函並金剛券五元據說是貴刊讀者，一氣憤而熱心的青年所捐的，我讀了之後非常感動，這種花敬的紙張，如今雖然是換不到什麼補品吃，但它代表著你們偉大的同胞，這真給我以無限的安慰與鼓勵。

在去年十月初，朋友們把我從蘇州送來台北，先寄住在開明書店台灣分店的貨棧內，今年七月又移居於這一所古舊的療養院內，在這個氣候適宜的島嶼上，我的病似乎略有好轉，但也時時受着物價風暴的襲擊而健康的進程遲遲了阻礙。

我沒有忘記大陸上受難的人民，我的心房是跟着他們的心房而跳躍，目前我們是處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時候，這就需要更堅耐而堅定的心緒來渡過這一段艱難的旅程。

災難的終點，必然是幸福的起點，那以後的日子，我們將在自由快樂的新中國躡着健康的腳步前進了。

感謝你們偉大的同情啊！我嚮向你們致民主的最敬禮！

弟高士其上

無名	人	故事
----	---	----

湯草藥與明心橋

張默生

我國古書上，有所謂「愚公移山」一語，這固然是寓言，那末「湯草藥與明心橋」的一段悲壯動人的故事，便是這類寓言的實際表現了。

湯草藥，是湯志長的綽號，因他是以採藥，置草藥，並且以草藥醫人為業的，所以大家都稱他為「湯草藥」，而他的名字反被淹沒了。他是重慶牛市街人，後來遷居到北碚的中國鎮，家貧如洗，終身不娶，深信鬼神，且吃長素。他的身材矮小，面貌瘦削，晚年鬚髮如銀，飄然若仙。他除賣草藥外，並通醫醫藥，據說他能以菜油一盃，加以炮製，可醫癆疥瘡及跌打損傷，曾在東陽鎮傳有徒弟，其法至今猶存。他為人治病，不計酬報，給錢就收受，不給錢也不索取。平時言語極少，有時終日不語；但性情和善，面上常帶笑容。他粗識文字，却不能寫作。大半生的歲月，不是採藥於荒山野谷，就是到江北兩鎮間各村鎮為人治病。他的一生行事，大概如此，並惹不起世人的注意。倘若沒有一「明心橋」一段故事，恐怕他早已被人遺忘了。

明心橋，是坐落在東陽鎮與磁器局中間，是橫跨在明家溪入嘉陵江口的一座繩織的石橋，這橋長約三百公尺，寬約三十公尺，橋底共有三洞。若就現在的價值估計，恐非百數十億不能建成。這橋，對於隔江新建的北碚市，是綽綽有餘江北岸的一條大道。抗戰期中，國立復旦大學遷建於此，這橋又成為數千學子在溯北溫泉的必經之路。我們如果溯步橋頭，可以仰視給雲山的峯情起伏，可以俯瞰嘉陵江中的船隻上下；倘是晚晴西照的時候，更可以從此領取這一帶的山光水色了。在此橋未建以前，原是一個荒涼寂寞的大深溝。每當夏秋之季，不是有滔滔的山洪暴瀾，便是有數丈深的淤泥堵塞，以致往來行人，大有咫尺天涯之態。尤其是無錢買舟的窮人，到此只有憂足，只有徘徊於深溝兩岸，垂首嘆息而已。好了，湯草藥挺身而出，竟把這繩織橋架架了。他無錢自費，人財盡出，如何能有所為呢？但是他有熱誠，有毅力，甚且不惜犧牲自己的性命，終於架起這自己已的肩背，來表示建橋的決心，來籌化建橋的經費，終於感動了急公好義的同鄉者，感動了有財力的善士，前後以二十餘年的努力，這座繩織萬人後世的大石橋，兩面可說用這位湯草藥的血肉架成了。

同這一段建橋的歷史，湯草藥不是建橋的第一人。第一個發動修橋的人，是當地的一位秀才名字叫做石翁，開始他的還有一人。第一當地的名張惟芳，但他們都是窮人，無法完究他們的心願。他們忽然想到本地

有位明亮夫夫人，因丁母憂正在家守制，如能得他的同意，不要說一座橋，就是十座八座也是不難修成的。而且這道明家溪，正是屬於他明家的地權，雖說修橋是一種善舉，也理應先得明家的同意，那知陳石翁等前去找他提議，竟碰了一個釘子。理由是，明家的祖墓就在陳石翁不遠的山頭上，修橋動工要破壞他的風水。原來這位明大人，自幼就在北碚，因為嗜好賭博，欠債纍纍，後來竟發為官賊逃匿的官賊，逃去當兵，改名換姓。他先投入洪楊的太平軍中，一直升到相當的官級，所以當官後，竟把他部下的一位官員拿來殺了，說說這被殺的正是清廷捉拿的他，將這個屈死的官賊獻給清軍，立刻由叛逆變為清廷的忠臣了。因他如此惡計多端，自然是步步高陞，後來官至提督銜，至四川的馬邊協（官名），至湖北黃州鎮總兵，及四川的督中協（官名）等職。他以為這樣的反覆無常，胡作妄為，仍是官運亨通，這必是祖墓的風水好，才無人可以奈何他。因此，陳石翁等向他提議建橋的事，他從頭到尾，連說：「風水有關！風水有關！」後來經過班與家向他解釋作善事是無礙於水的，而且建橋的地點也離祖墓不遠，他祖墓的地脈，又加陳石翁屢次懇求，他才勉強的答應了。但他本人却不願出錢，就是募款的事，他也不肯出名倡導。實際上頭籌的，還是陳石翁張惟芳等。當時四川的督軍，凡慈善事業的主持人，皆稱「會首」，會首之上有一「總會首」，這「總會首」的名義自然得落到明大人的身上，以備將來擇日動工時，好請他到場主持開工祀神典禮。這事議定之後，陳石翁等便開始募捐，後來募得一宗款項，就決定先行動工，他們是打算實行一面修建一面募捐的辦法。開工日期擇定了，他們便去稟告明大人，明大人也允許屆時到場主持。那知到開工的日子，會首都到了，親臨的民衆也很多，就是不見明大人的影子。大家以為他不能再來了，才推舉陳石翁為主持祀神典禮。不料正在典禮開始，燃放鞭炮的時候，那位明大人竟穿著八抬大轎來到此不遠的開工地方了。他喝問當地人民：「這鞭炮聲是作什麼的？」他們答道：「這是開工建橋祭神的鞭炮呀。」明大人一聽，怒氣衝天，說：「豈有此理！我明亮夫不到，這些蠢兒子們竟敢擅自祭神！」遂命令騎夫道：「回去！回

明亮夫不到，這些蠢兒子們竟敢擅自祭神！」遂命令騎夫道：「回去！回

晚唐農民詩人

聶夷中

公 盾

「任那那番變的時時對我們說
不要相信，少年們啊！——是一個舊題目。
別假如年代能把它變為陳舊。
那藍天黨的世界就興感起來。
晚！人民還是
生活在貧困裏，眼淚像苦，
好像瘡癤的斑斑在極光的草地上。
哀哭著我們的命運。
文藝的女神將爲他們服役……」

「任那那番變的時時對我們說
不要相信，少年們啊！——是一個舊題目。
別假如年代能把它變為陳舊。
那藍天黨的世界就興感起來。
晚！人民還是
生活在貧困裏，眼淚像苦，
好像瘡癤的斑斑在極光的草地上。
哀哭著我們的命運。
文藝的女神將爲他們服役……」

「任那那番變的時時對我們說
不要相信，少年們啊！——是一個舊題目。
別假如年代能把它變為陳舊。
那藍天黨的世界就興感起來。
晚！人民還是
生活在貧困裏，眼淚像苦，
好像瘡癤的斑斑在極光的草地上。
哀哭著我們的命運。
文藝的女神將爲他們服役……」

曾經叫大地蠕動，賴以生存的衣食，由於辛勞的
男耕女織中生產出來，此外，還興一伐薪樵，沽
官府，給縣役，受一急或暴虐，賦歛不時，
（避諱語），建遠長途萬里的長城，貫串南北的
運河，給皇帝安席的華蓋，官殿……他們是數千
年以來，在中國封建文化中最有勞績的人啊！
然而，在千千萬萬苦生在農民身上的食中，
有幾個人曾經關心到他們的生活問題，在封建
王朝繁多的詩人中有幾個會爲「人民的痛苦」而
歌唱呢？

「中國的涅克拉索夫在那裏？」當我們找遍
了所有文學史上知名作家的名字與作品後，不禁
竊卷而長嘆了！
是的，晉陶潛、唐王維、謝光祿、孟浩然……
宋范成大梅堯臣；明高啟吳寬、清施國章袁枚……
們，都曾經歌唱過農村與農民的，但他們是以
士大夫的心情去欣賞農民，所以他們筆下的農村
與農民是生活得那麼悠閒自在，他們沒有體會到
農民真實生活的悲苦，他們祇是「田園詩人」不
是「農民詩人」。

「中國的涅克拉索夫在那裏？」當我們找遍
了所有文學史上知名作家的名字與作品後，不禁
竊卷而長嘆了！
是的，晉陶潛、唐王維、謝光祿、孟浩然……
宋范成大梅堯臣；明高啟吳寬、清施國章袁枚……
們，都曾經歌唱過農村與農民的，但他們是以
士大夫的心情去欣賞農民，所以他們筆下的農村
與農民是生活得那麼悠閒自在，他們沒有體會到
農民真實生活的悲苦，他們祇是「田園詩人」不
是「農民詩人」。

之外，人民還要交納鹽稅，酒稅、茶稅、關稅、
間架錢、除陌錢、青苗錢地頭錢……在繁雜苛捐
的超額苛捐剝削下，在繁重的苛捐雜稅剝削海中掙
扎的農民，他們的腰板彎了，彎了「感歎無聲，
所有蠶桑，半是隨風」——唐曹邕《秦賦》。先有袁南
所，繼之魏王孫之風。
聶夷中自是憂鬱四佈的現實，襯着沉重的
心，寫着悲苦的農民們寫下帶着血淚的詩句：
「春種一犁粟，秋收萬石子。」
「四海無閒田，農夫猶餓死。」
「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
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
「官收原上田，子別山下荒，
六月禾未秀，官家已修倉，
二月田初澆，五月糶新穀，
擘得眼前瘡，剝却心頭肉，
我願君王心，化作光明燭，
不照綺羅筵，但照逃亡屋。」

顯然作者是有帶着人民的心態，涕泣着農民的
血和眼淚在歌唱的。「四時之閒無日休息」的動
魄的農民，過的是這般窮苦無告以至「逃亡」
餓死」的生涯。
他們是這般深沈地受着封建剝削的迫害，封
建的奴役，剝削資本金的剝削：「二月農新耕，
五月劍新穡……二月將事於農，五月正及於
農，而賦稅忽征，不得不帶負于有力者，及於賦
賦重，則傷感以償，是殊極而取，未數而積矣則
（宋）吳融《農》「農民論於高砌之曉而不敢言身
了。詩人憂了農民的痛苦，大膽地向帝王陳詞
痛切陳詞，希望他們的目光，能像光明的火燭一
樣，洞照被剝削而逃亡的農民們，讓他們尋找一
條生路。
他又寫着那慘絕人寰的田園道：
「……村裡日中驅虎豹，田園雨後長蓬蒿，

顯然作者是有帶着人民的心態，涕泣着農民的
血和眼淚在歌唱的。「四時之閒無日休息」的動
魄的農民，過的是這般窮苦無告以至「逃亡」
餓死」的生涯。
他們是這般深沈地受着封建剝削的迫害，封
建的奴役，剝削資本金的剝削：「二月農新耕，
五月劍新穡……二月將事於農，五月正及於
農，而賦稅忽征，不得不帶負于有力者，及於賦
賦重，則傷感以償，是殊極而取，未數而積矣則
（宋）吳融《農》「農民論於高砌之曉而不敢言身
了。詩人憂了農民的痛苦，大膽地向帝王陳詞
痛切陳詞，希望他們的目光，能像光明的火燭一
樣，洞照被剝削而逃亡的農民們，讓他們尋找一
條生路。
他又寫着那慘絕人寰的田園道：
「……村裡日中驅虎豹，田園雨後長蓬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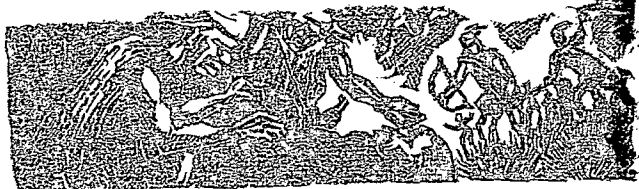
野人已歸春色，地底真成野塚。
高山行不得，不可。

偉大的吳鳳先生

本社 朱 紫
記者

台灣民間偉人記之一

冥頑不化的野蠻人，也有一種鮮血淋漓的心。
當大自然咆哮的時候，急風驟雨掃蕩着崇山峻嶺，雷電交加，森林呼嘯，天地間充滿着哭喊聲，這顆赤心也會靜然跳動，在驚悸顫慄之中憐憫的念頭，便油然而生。
居住在阿里山深處的番人，雖是以獵槍為利，不是生，然而身處此境，也不得不放下腰間的佩刀背上的彎弓，加伏在地上，向上天祈禱息怒。
火山，地震，風暴，災害！
威脅生存的殘肉敗收和瘦弱的殘延！
還在野蠻人的心目中是：「上天的懲罰！」
最嚴厲的一次懲罰，與其清代乾隆三十五年了，為了錯殺了一個番人，使這番人的全部落來了一次慘劫！



清代統治的台灣，顯然的視為化外之區，尤其對番人，只把他們看做與動物之間的野獸！利用他們的愚昧，一些地頭蛇的通事們欺騙壓榨，像役使牛馬一樣，要他們為重，而不給糧料。
仇恨！在番人的心中滋長，殺！報復！以野蠻對野蠻，這原是最簡單的邏輯，於是強健的山中王！這些番人，用鐵取野獸的方法來擷取漢人的首級。

任在阿里山腳的漢人營中，有一個年青的人，以公正，坦直稱為人所敬重，他叫做吳鳳。
說不清的爭執，經過他的公斷而使番人折服，這原沒有什麼神奇。只是那一念的寬融在他發生了偉大的舉動。

四十六年，吳鳳才二十四歲，便擅為通事，他原是福建漳州寧海人，雖然是生性粗犷了，然而還並非說他是哈哈先生，他仍然有稜角，依然會發怒，假如他認為是非所在漢人的巧核，也不因此使他偏袒，這叫出了受壓榨的番人心聲，然而而深處的，感到那些殘殺的番人發憤動時他也是一樣的斥責，公正選擇微妙的神念，就像天平的刀尖，稱為圓

陶哥便會走平不宿，這就使他這毒之面的醜態維持了四十八年相安無事。
英國不倫倫地對待華人的語言，習俗，風俗，是懂得他們也有一顆熱烈的赤心。
富有的高山屋，一共七五，打贏時家領住在會東花邊，沙奧到多族住在都竹山地阿米族
族派與陶哥不倫倫分在會東地，風風所說這地是阿山中的頭刺露族，這些華人有極多的
錢財，剛強，窮苦，打缺自己的肉，錢錢舉孔，殺雞生兒，私生子，把死人埋在屋內，
……然而可怕的要害是阿山出華人的錢財，他們要繼承仇家的遺產來救殺因殺之

三

吳鳳就任通事時便遇到第一個難題！

「通事官：年尚太凶，殺神要打牙簽喇！」這一羣華人要求他准許舉取首級來敬神！
「不……」他猶豫，探察了一下包圍他的羣衆的發火的眼光，和那羣舉神華人眼間每人
鮮紅的匕首，他沉吟一會，轉念問道：「去年大亂時候，你們所獲的首級不少吧？」
四十多顆！四十多顆！一大羣一齊叫起來，似乎並不以此爲滿足。

吳鳳長嘆了一口氣：這四十多人的要生，將要使倍於此款的人父母妻子喪失了兒子，他
有的莊嚴態度喊道：「殺人抵償命的，這是最穩的毒，神不會因此歡喜你們，凶神惡人死
神要人活，得舉神年高敬，但犯了雷神的怒，那便要降下災害！死！你們有了四十
顆還不夠嗎？只許以一個發神就行了：一年用一個，也夠四十年用，不准再殺一個人！
通事！惡神不寬恕的！我們舉！」

吳鳳被斷求者的聲音說道：「用完了再說。」「烏魯，這通事的命令！」
四十年間，沒有人再因此成了犧牲；但假如不是吳鳳通事的公正：這語言是不能兌現的：
這是一個類似保甲長的小差官，然而在華人家中却看他是個大偉人。

四

四十年就這樣輕輕的流過，阿里山的森林又高長了丈餘，許多幼林都少壯了，然而辛勤
的鑿髮皆白，已滿六十四歲的老翁，他的尊嚴因爲畢生盡力爲公已變得不可動搖的根基，正
些蒼老的樹木，技勁勁秀，任何人走過他的身邊，都有油然而起的敬感。

阿里山華人所供的燭燭盡了：年歲並沒有起色，於是又包圍了吳鳳。

「通事官！老伯伯！祭品已經完了，四十年前你說過的結果到期了，答應我們。」
「又聽到那可怕的喊聲。他從來沒有在他們中間失過信。他想到：「呀……這四十年
到了償還期。又不知有多少人將因此送命，答應他們吧，不行！拒絕呀！我的信譽和尊
嚴……」他考慮再三，嚴重的說：「舉神保佑我們，等明年穀子成熟時候再說。」
「老通事的話我們服從！」

五

殺神了：需要人獻，
吳鳳又拒絕了。

「唔，唔，唔！」

新發再將收割的時候，善人蘇榮到蘇良的官邸，他們耐不住這難熬的夜，竊竊私語：

「老吳現在騙我們！」

「不！他是在玩什麼把戲！」

「這樣的善人不會騙！」

「他為什麼不准我們發財呢？」

「唉！一發難發，善人用堅決的語氣喊道：『一定要！一定要！』」

吳良巡視了一番，一種不可說的力量驅使他答應了：「明天早晨有一個穿紅衣戴紅帽的人從這邊大路走過，他是惡神的最好祭品，善神最好的僕人！聽我的話：不要殺，殺人，天要降災的！」

七

八月初旬的阿里山上濃霧連集散，這像是一個舞台，一層層的密樹一層層的樹木；越遠越深，同霧海變成了一片，這無邊而壯闊的雲波，掃擊着森嚴的岩壁，滾滾的野軍把這莊嚴的宇宙歸台鋪上一道彩邊。

阿里山善人險峻地站在那條山路上，等待預定的不幸者出現，天還在嚴關之中，強悍的少年善人已經擺開了身。

「動了，遠遠一個紅衣人果然出現，等到到這對岸時，弓開，箭矢應聲而出，人仆倒了！」

「烏！烏！」善人飛奔過來，割下這仇家的首級迅即背負而去。

八

「呀！好熱烈的首級！」眼緊閉着，頭髮變紅了，「呀！這是吳良；通事官的首級！」

震動的喉聲傳遍了山野，鴉鴉繞繞的奏着哭泣之聲，他們殺了四十多年來保護他們的恩人。

天地間現在還發出自肺腑的悲哀呼泣的震動中，那淋漓的人心在昏眩了。

九

疾病，使強着阿里山，不幸的預言又實現了，深沉的懺悔，血阿夷族人扶老攜幼的向佛廟前進，他們跪倒在神前，遲緩而沉重的舉起雙手向天發誓：「永不再殺人做犧牲！」冥冥之中他們似乎又看見了那老吳良的微笑，大家都稱他是神。

阿里山善人結束了獻首之風。

註：築者月前游阿里山間知此民間人事跡感人至深，歸途經嘉善，禮贈吳良廟，閉目立想三百年前吳良誠信情形想萬千現在嘉善市長某前曾倡導日發公務員節又復將將台獨特產風梨定名為吳良吳文復贈與修吳良廟其吳良之永生，並不在乎後人之讚揚或立功和建廟享祭，實在乎人心之中樹立楷模歷久益堅，義與不義，仁與不仁，總在發一採舉而得天下為與不為耳，吳良不死假吳良祠亦死耳，借吳良之名以昇官發財者，不義至極矣。

一九四·十二·附記 (第三年第二期)

作家小事

詩人王獨清先生國難以前，往往把鉛筆、稿筆、洋燭、火筒等，攪拌攪，「靈感」一來，就趕緊動筆寫詩，生怕隱隱了。

沙汀寫作時要時常咬狗，而且要喝一點酒。

朱自清先生寫作時，喜以筆尖蘸紙，速度並不快，往往吸細心斟酌之後才寫下，故寫下後也無須多加刪削，即成佳作。

已故詩人王獨清先生的筆下雖很流利，口却吃得利害，當他第一次見到郭沫若先生時，一面緊握住郭先生的手，一面臉紅筋漲的自我介紹道：「沫，沫，沫若，我我是王，王，王，王獨清。」

詩人雷石檢他最喜歡和小孩子打堆，並常買糖果給孩子吃，而遇小孩子唱歌或講故事，又他寫作時，速度很快，而且可以不擇事境，在茶館飯館等嘈雜的環境中，他仍可以充耳不聞，照常寫作。(彭繼秋)

卅七年春疾於滬江河畔。



「迷途的羔羊」譚華貴

本社專稿
記者車福

「我的兄弟們，你們中間若有失迷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轉。這人該知道叫一個罪人從迷途上回轉，便是救一個靈魂不死。並且進許多罪惡。」——新約雅各書末句

譚華貴今年十三歲，可是他作「精靈戲」已有兩年多歷史，犯案不下十次之多，最近兩個月他犯案的成績，被兩年的紀錄。法官拿着他的頭，罵他也不是，打他接不起，放了他不久又拉進來。這小孩子真夠使偵緝人員麻煩的，更爲麻煩的是他祇有十三歲，遠離法定年齡還有五個年頭，這怎麼辦？

我第一次看見他，正是關在犯人候審室。長不到兩丈的屋子里，關了三四十個人，全都是盜案。小孩子有上幾個，第一眼使我看見他之後就永遠記得他的名字——譚華貴，一個天真絕頂，聰明可愛的小東西。

我每次進到這個人的屋子里，總是帶着沉重的心情，雖然我進出這些地方已有八年的歷史了。這孩子從頭至腳打量了我一番之後，放心大胆的向我訴說他底一切，深得像泉湧似的冒出來了。下面是他底現實生活：

譚華貴是兩粵的大門——雅安人，家里能夠生活，他是在小學讀書時最愛看鄉下的「塌塌戲」——「春台戲」，黃天霸，關公，張飛，岳飛，一流的，人，成爲他最崇拜的英雄。那年，連環圖畫到雅安，在街頭出賣，他把所有零食錢，完全用去連環圖畫上，幾乎是廢廢忘忘的看下去了，於是，他從歷史上英雄崇拜，轉變到不可捉摸的劍仙俠客身上去。那時，他走路模仿劍仙，吐白光，

手出劍劍。像被惡魔纏着似的入了魔一樣恍惚迷離，不可終日。空虛的幻覺把他帶到完全與現實隔離的地步，他開始逃學，到雅安碧山寺去找雲芝仙草，遠望香雲的開公山（在雅安的東方）。

這幼小的心靈更加神往。
技巧爲很，「火燒平陽城」，「火燒紅蓮寺」，「流江女俠」一類的神話到了雅安，像火上加油似的把這個小孩子弄得成了沒頭車馬的唐。吉謝德四年前，他同同學——一個旅長的兒子，偷得軍中一筆款子，在雅安上築上了堅實的木筏，沿着青衣衣江南下，意欲到來江後起岸到峨嵋山去尋找劍仙俠客，或像「火燒紅蓮寺」紅姑一流的仙人。

剛走到洪雅，被家里的人捉回去了。旅長認定譚華貴勾引他的妻子，譚家怒氣萬分大官人，譚華貴這一頓更嚴的教訓，大家不難想像他是怎樣的難受了。

在這一件轟動雅安的事發生以後，所受家庭與學校的教育，卻絲毫沒有引導他走上正軌，相反地，使他底迷信更爲堅強了，我們的所謂「社會教育」，又不絕的把他往邪惡而不可捉摸的地方死死地拖，一個八九九九天真無邪的孩子，結果抵擋不了惡魔所教的陰險詭計，這一個「社會教育」，又使他第二度出走，於是他就一去不返了。

這孩子到了帶多餘的山，看見喇子像旅館，和尚像東方，他沒有帶多餘的錢，主要的就是他這次出走，求同旅長的兒子一道（峨嵋山的「劍仙」對他非常得多了，「俠客」也份外的不好說了，唯有山上的猴子使他戀戀不捨，後來他執拗受賤，踏踏踏地跌下山來，東頭西頭跑來緊窮窮鬧的

成都。從空虛的幻想，又回到最現實不過的人而現實的世界感覺說比不可靠的幻景更實際得多了，誰知道這小孩就在這個現實的世界裏沈沈下去了。他這兩年的生活比狄更斯「塊肉除生」中主人翁的命運更爲悲慘。華貴曾經寫過篇文章時，幾次修筆，賦勵地勸導小孩子命運轉，上帝，你，救救孩子吧！

來成都他投奔了一位親戚家，還不負責任的親親之誼，竟使這小孩子終日放蕩，不管不教。他夥倒東門城隍廟一帶流浪兒童開蕩，又從這其中偷兒學得了一門摸包的手藝，又能從黃包車背後偷取車上的什物！這叫吃「精靈戲」。

「久走夜路必定遇到鬼」，這孩子被捉了，別人懲後場，里面盡是一些鴉嗎狗盜，鑿劍紅鼎之徒，算是把這社會里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們，集中到一處，出乎他原來的想像之外，這幾案上君子與他先前追求的劍仙俠客也差不了好遠，加之他在獄中每日每時都受着新的感觸，像「木偶奇遊記」中所描寫的，他眼花繚亂，不可終日。

日子過得真快，他終於被釋放了。能不能回到寄居的親戚處去呢？當然不能，祇好成日的流浪，流浪。流浪的結果，使他見多識廣，胆大心細，手法靈活，用他底雙手去採取他底生活資料，養活一個幼小的身體。——這其中他又被投入獄，旋即釋放。
終於託上帝的福，他的親戚把他收家回去，送他到北門新開寺一處商店去當徒弟，他在這時認真的工作，把以前的一切拋到九霄雲外，翻開

他新的歷史一頁。
 不幸得很，有一天，一羣與他同輩的雜友，跑到廟子上喊他，他沒辦法，又不敢招呼，雜友們認爲他不聽話，大家在店門大聲吶喊：

「原賈是偷過東西，原賈是賊娃子……」
 「不現相我們的錢出來……」
 「賊娃子當徒弟，我們要看看師傅是怎樣？」……

原賈氣得臉發青，在師傅一頓痛打之下，他又被趕回不幸的街道上來了，爲了生活，他不得不吃「騎蟻」。每天晚上露宿在人行道上，遇着債人，祇有拚命的跪拜。他每天影着一羣香孩子在十字街頭，在藥材門口，在際隔的公共場所等待機會，隨時下手。

他有一對明澈的眼睛，發出智慧的光輝，眉毛清秀。他是穿上學生服，走在街上誰不說是一個可愛的小學生？一提到他的生活，眼眶就溼溼的滴了下來，你說他胡塗不知甚麼事，他祇爲甚麼他笑得這樣傷心。每一次看到他，一種難以遏止的心情，還着無限感楚湧上心來，這是我們的下一代呀！

「我這一次在停電之夜，正當影戲院散戲時候，幾個娃兒，從我身旁跑過，窸窣又很響，揮揮向我揮揮，我揮手將他攔着，他抬頭一看是我，趕忙頹頹下來，笑盈盈的說：

「等着，我送你一千元。」
 「我不敢要，車老師，我還沒有找到店裏錢——」
 「話還沒有說完，他一身脫一溜身又溜了。一月前在犯人候審室內看見過他，最近又一次被捉了進去，人消瘦得多了，失去了孩兒面上應有的紅暈，他看見我低下頭去。
 「我請他坐，爲他作了一篇遺書，並將他發上自己的名字。看見他的字跡時，我祇敢偷偷地低下頭」
 卅六年十二月十五日下午一時
 (第三年第二期)

馬寅初

· 胡慮 ·

「根據成而相祖製全之廿一」

論資格，馬寅初先生屬於「老一輩」了，他在國內大學教書三十餘年，門生弟子桃李萬千，一般尊稱他爲「寅老」，不單是因爲他資格老，更重的是他「年高德劭」。

抗戰以後，還有一位衣服做個王侯，記得那是武職撤退後，全國籠罩着沉重的氣氛，政治的弱點隨着政局的失利而日益暴露，爲了抗戰第一，誰都敢怒而不敢言，這時候馬寅初出現，大發國難財！我們老百姓爲抗戰出錢，出力，乃至出性命……這一般人却吮我們的血……

當當當會之後，青年們自動的送他到張家花園，隊伍過一里多長，他那「馬寅初」這名字就是一個火把，一個燭炬，他的文章從一個十裏傳到另一個十裏，他的聲音從一個人心裏傳到另一個人心裏。他筆直沉沈，認爲要治好爛的指便不能得效藥。只好抑動利刃直戳瘡口，使腐敗的血脈流動乾淨！每次對新聞記者講話或公開演說，必有的結論都是：「這是我說的！我馬寅初說的！我負責！」直到現在還是這樣！以後，他說得太多了！「刺」得太深了，只好請他到貴州去養息養息！

當他六十歲那年，重慶大學的學生因其在沙坪壩建造了一座寅初堂，一座寅初亭，每當從亭下走過，總使人情不自禁的留步，向他的名字致敬，回憶着他的講演情形。政治協商會時，他舉行重慶開會時，全重慶學生舉行了一次大遊行，隊伍從沙坪壩出發，馬寅初先生走在前面，他步行着，唱着「霧來雲集高呼口號，勝利以後，杭州學生舉行大遊行，他也是同青年們們對於他，正如上海工商界呈獻給他的敬詞所寫的字：「馬首是瞻」。

他在上海，目睹時局，又不斷的評論政局，去年年底，他因馮被檢先生賜給大局，在聯合晚報上發表了一種「馬對話」，其中會帶有這樣的幾句話：「中國人應努力維持大局，在聯合是在外國，到達這種地步，早就革命了……有吃的，吃也吃不完，沒吃的，活也活不了！」當黃金美鈔風潮之後，政府頒佈了經濟緊急措施方案，寅老毫不客氣的認爲這是不合時宜的政策！

他笑着說：「我一向是主張黃金集中的，但是已經分散再集中，那裏可能呢？那有這樣的政策！把黃金拆成碎格，低價買給政府，頭腦昏聩！自己跟自己找麻煩，當初黃金政策是政府的呀！」

他對青年修養問題會說過這樣一番話：「從事民主運動不能有半點功利念頭，不然，中國沒有辦法的，今天青年們們都吃不飽，談不上什麼修養，但是必須認清，一切是爲着老百姓！」

(第二年第五期)

歷	史
罪	人

論奸臣賈似道

王 璞

提到南宋的國賊元兇，一般人總忘不了劉豫張邦彥秦檜韓侂胄賈似道等一連串名字以及附屬於這一連串名字上的風塵孽障，他們或則直接投降敵人，爲虎作倀；或則盜伏於抗戰陣營，極盡其腐蝕政權之能事。雖然賈似道與前代奸臣各有不同，而其行爲之固爲一定的社會因素所決定，以及在爲女真蒙古蠻族竄竄南下道路，恰與南宋政權以致命打擊一點上所謂同作則並無二致，這種奸佞醜態的事實，在偏安一百餘年的流亡小朝廷裏，真可說是無時無之。尤其到賈似道買丞相出來後，更是「後來居上」地完成了結束南宋政權的「偉業」，靠着他的作爲在南宋歷史上寫下了最醜惡的一頁！

南宋理宗寶祐年間（公元一二五三），中國歷史進入了空前危險的時代。當時，崛起漢北的蒙古種族，於滅夏併金佔領大半個中國之後，一面遣將西征，踏入歐洲，毀莫斯科城，大破日耳曼諸邦聯軍，收役了更大量的人民與土地；一面再遣使中國的漢奸敗類，利用已佔有的兵力物力，繼而南征，企圖奪取襄樊，佔領臨安（今杭州，是南宋國都），根本顛覆南宋政權，以完成其對中國之全面的征服。

在這一時代，南宋政府，偏安一隅，已百有餘年。它雖然產生於艱難之中，却並不能表現出改弦更張，奮發有爲的氣象，統治層的苟安與荒唐，使這個流亡政府加深了腐化，落入不可挽救的深淵。在這種「兩渡君臣保社稷」的局面裏，即使還有若干志士仁人，奮起嗚呼，想對這危局作最後的救援，但大吏將領，已非獨木所能支撐的了！

二

蒙古窩察罕哥於宋理宗寶祐五年（公元一二五七）分兵兩路大舉攻宋，他親自指揮西路，攻入四川；又命其弟忽必烈指揮東路，進趨湖北，攻哥一軍由蜀門南下取成都，東臨一州盛州。開慶元年（公元一二五九）蒙古攻合州，守將王堅固守不降，結果該哥受箭傷死於城下，趁虛兵。不過東

路的忽必烈却連戰皆勝，已進軍渡長江，圍鄂州（湖北武昌），破臨江（江西清江縣）福州（江西吉安縣）。又有兀良合台南路軍，從交趾北來，破靜江府（廣西桂林縣），攻臨江府（湖南長沙），長江中段形勢緊張萬分，使南宋的國難進入了最嚴重的階段。不過假如南宋的君臣能上下一心，臥薪嘗膽，不意救濟腐敗到不可救藥的地步，那也未始不可恢復中原或繼續維持其偏安一隅的局面。只恐自己擺作，外患不足以亡國。有時外患反而是與邦強國的一劑刺激力！真正能亡國的，是奸臣孽障！忠良誅逐，政治黑暗，人心頹唐，不幸出現在賈似道領導下的南宋小朝廷裏的，竟就是這一種氣象！

蒙古東路軍進逼鄂州的消息一傳到臨安，平日耀武揚威的將軍顯宦，割目自肥的豪商巨富，個個嚇得不知所措，紛紛建議遷都四明（浙江鄞縣），而他們認爲最安全的海中逃命。這時賈似道，以左右丞相的身份，親自率兵往援鄂州，駐屯黃州，一籌莫展，自知敵不過蒙古，便秘密派人去忽必烈軍中求和，情願解臣納歲幣銀二十萬兩，絹二十萬匹，並割讓長江以北地。忽必烈因蒙古已死，急欲收兵回去爭奪大汗的位證，也就樂得允許，乃退兵北返。

賈似道回來，把秘密向蒙古請降的事掩飾了，僞稱各路大捷，鄂州解圍，其所以不知隱和事，認爲功業無比，改稱全臨他手。理宗死，度宗繼位又爲其所立，於是更可以挾君主以令天下，威福自擅，作威作福，無所不爲了。

三

賈似道及其同僚們所執行的是對外屈膝對內壓榨的政策。對外屈膝，以求苟延殘喘於江左，對內壓榨，以期維持歌館舞榭醉生淫活於不憂。他們都無恥地生活在豪華而腐化的環境裏，儘量利用眼前的特權來榨取享受一切，作爲當時官場的趨安，就成了他們的銷金之窟，骨有詩人寫臨安情形道：「作爲風吹遊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又有吳則禮詩云：「一尊兩相宴使臣，長淮南北已休兵。便須買酒沽行樂，更覓何時是太平。」漕船買酒，酒席買酒，雲色新裁白字衫，喚得吳儂同一醉，春風相送到江南。」這就是當時偏安小朝廷的君臣們的一瞥行樂圖。他們早已「中興大計忘記得乾乾淨淨，無管乎，即使有人痛心地寫出一兩渡君臣保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的詩句，也不足引起他們的注意，說前他們一點非過譽的荒淫情態了。

尤其是賈似道看到鄂州解圍，認爲勝利成功，便以爲蒙古不敢南下，從此可以偏安江左，千年萬世。又爲怕與敵私向蒙古請降的秘書，竟把忽必烈派來徵取歲幣的使者鄭經加以拘捕，數年不放，以爲這樣就可穩控天下耳目，沒人再能知道他的賣國罪惡，於是排除異己，貪污腐化，更惡毒本加厲。南宋皇朝的統治基礎，在這批披瀝社鼠狡獪之下，就益見其衰

吳乎危哉了。

四

買似道少年放浪，專務遊蕩，表面似有才氣，實際却是不能切實辦事的銀錢散貨。他的所以能位極人臣，顯高一切者，並非由於他真有雄辯乾坤，拯救生民的大抱負與才幹，而是因為他有一個富有附庸的姊姊，入宮後對於理宗，得為貴妃，靠着這點裙帶關係，便被召赴廷對。其實一切都已內定，所謂「廷對」也者，祇是做給旁人看看的把戲而已。不久即果而至丞相兼樞密使，這倒無損於他做姑舅的親一轉而為掌握國家政權的重要官吏。可是他本性趨改，游惰依然，白天是一樑消賭家，夜裏則一遊蕩朝不廷，即宗舊夜馬高望西湖中烽火異常時，語左右曰：此必似道也。明日詢之果然。」（見宋史）

他的個人道德，原本就一塌糊塗的，等到成為皇親國戚後，當然更是特簡而驕，特殊權位益足以濟其惑了。我們且來看看這位當國丞相的私生活吧！

當時的杭州，是一處經濟金銀的城市，從上到下，一貫腐化，買似道的醜態淫佚，更足稱為「領袖羣倫」。他喜歡玩鬥蟋蟀，下令民間捕捉，違者逮捕論罪，一般人都呼之為「蟋蟀相公」。就是皇帝也相信他真能擊敗蒙古，扭轉了鄂州的危局，認為有再造之功，賜以集芳園及銀錢百萬，園在西湖，「古木蒼藤，積翠四抱，仰不見日，北麓有殿，幽渺委迤，極其富麗之巧。」（見周密齊東野語），他還不以此為滿足，又在西湖四周廣造別莊，「取舊宮人及媚眉有美色者為妾，淫靡無夜，惟故博徒得園入，日夜縱博，管與妻妾賭鬥蟋蟀，所狎客皆其背目；此豈平常軍國事耶？」（見西湖遊覽志餘及宋史），其實國家社會問題，又怎會在他心上！「果月不朝」，已是常事，當時為之語曰：「朝中無宰相，湖上有平章，」他所注意的，是如何收羅美女，供他享受，既以一元老之尊，與賤婦稱稱發狂。」（見三朝野史）。又陳氏已被選入宮的錢氏攜家女張淑芳為妾。西湖志餘載有個人為之題詩於湖云：「山上樓台湖上船，平章醉後倚欄天，羽毛衰羽髮成念，新得鸞眉正少年！」所以當時人說他「相才不足，國才有限」，真是一點也不錯的指出了他的才幹所在！

他不但「淫」而已，「貪」也是極有名的。酷愛賣玩，常命爪牙賈深，多至千金。（見清詞發盡齋）。皇帝無所不用其極，「家藏寶畫名迹，往往乞購得之。」（見宋史），又聞「余珎有玉帶，求之曰何罪矣，發其探取之。」（見宋史），又「創產孫有，胸袒不飲，即罷去，人有名莫不能得，則以非罪之。趙名實聞，口一登玩，不飲有古制器，法皆，有珍寶，金玉，珍寶等。」（見宋稗類抄）。不特此也，他還利用職務的政治勢力經

營商業，經常派人販置白鹽在臨安市上和百姓交易。曾有不學無識詩云：「昨夜江頭長募波，滿船都是相公鹽，雖然要作調羹用，未必調羹用許多！」（見西湖遊覽志餘）。其不給不給買相公府上的人口名麼多，庖廚多麼大。專供「調羹」是絕對用不着這許多，他的所以如此者，是想憑藉着「樞密政治」來發展他的「鹽國資本」而已！

「貪」「淫」的人，是沒有不兇狠殘暴的，買似道又豈能例外。不說別的，就連他的行樂窟——第宅的周圍也不准旁人經過，如果有誰不聽高低行經其門前，便會遣一偵探者密報，「一有官者被罰，有財者被罰。」（見山房隨筆），甚至捉去秘密處死，「其妾有兄來，立門若將入者，似道見之，總投火中。」（見宋史）。這位統治者的面目，是如何的醜惡可怕！到此可知南宋皇朝之終於不得不覆亡，實是專制統治者腐淫佚，昏庸腐敗的必然結果！

五

買似道的私生活既如此不堪，表現於政治上的「功績狀」當然更大有可觀了。

他對外是不敢打，也無法打，因此鄂州之役祇祇有秘密議和，可是他無意履行條約，一方面假借勝利，使門客屋壁中鑿壁而逃，稱頌鄂功，一面又如留蒙古使者不令入朝。這謀，在南宋造成了不戰不和的局面，在蒙古則繼續南侵，並且有了進攻的藉口，明史紀事本末上曾為之慨曰：「秦檜讓國以和，韓世忠讓國以戰，買似道讓國以非戰非和。」

忽必烈中統五年，蒙古君臣商定先取襄陽，再攻南宋根本地臨安，以荆江淮巴蜀不攻自平。當此之時，南宋朝廷，警報頻傳，買似道却仍裝裝糊塗，專務欺敵朝廷，挾娼妾鬥蟋蟀為樂，至無防禦進取打算，並且忌敵害，「魏川安寇使將將劉整也因而他敵，務除蒙古，教蒙古兵力以取襄陽。度宗咸淳四年，蒙古就把襄陽圍了上來，守將呂文煥告急，買似道調遣不理，其次度宗問似道，「襄陽被圍三年，奈何？」似道說：「北兵早退，陛下從那裏得此消息。」度宗道：「剛魏官女說起。」似道就借他事說此宮女，「後邊事雖急，也沒人敢提起這些事，明史紀事本末慨言之曰：「（似道）久避鄂功，上欺天子，沒眼面着非其者，臣非其耳，固非其國。」又謂「蒙古用師歲久，而似道歸日深。」凡南北交鬥之秋，皆大節關頭之日。」嗚呼，朝政至此，南宋政權豈欲不覆滅，其可得乎！

似道專事日甚，畏人嫌己，竊以權術藉口，以官爵字帖，凡不合他意的朝臣完全撤下外州縣去，甚至終身驅逐不用。正人君子既被打發殆盡，那奸小人當然就滿佈朝堂了。如無賴吳來，獻府中綉給似道，他感大喜，宜賢吳某以勇爵，得做軍官。刺字匠王用和替似道刻字帖，也得做軍官。

國家的財富，就這樣被消耗乾淨。至於一般以做官為惟一生活項目的官僚，更是一爭兩地求發達，其求為師閩盧司都守等不可勝計，趨爭爭賦資玉，陳奔至以兄弟相遺之。王陳張氏以求通，一以貪風大熾。」（見宋史）

再有「每歲八月八日似道生辰，四方諸將以數千計。」（見周密齊東野語）再有「天台開闢，遠致色，必變，乃供梅未致之買相作餅，又買喜者酒鴨魚，飽而登釜魚千頭，作饋使饋不停，魚餅自為數舟上下，遞運不絕。」（見張鑑義貫耳集）再有似道母胡氏死後，似道歸越治喪。一百官奉選平，立大雨中，終日無敢動位，」（見宋史）一。朝士資賦發餉，以高為榮，有累及數丈者。」（見西湖志餘）。總之，買似道周圍的這批士大夫，莫不極盡其迎逢獻媚之能事！

六

在這國事日壞，舉世滔滔的時代里，負有一言責的諫官們，理該有所表示，可是他們都是似道的黨羽，嗜若寒蟬，祇有年青熱烈的太學生，救國心切，不顧利害，聯合起來上疏詆斥似道專政誤國，不用說手無寸鐵的讀書人當然敵不過專制兇狠的統治者，這是古今如出一轍的。結果似道大怒，就使爪牙辦事指告學生首領葉季隨等不法，捕送之獄，驟設漳州。

他又藉口國庫空虛，軍費無着，立價出假僧道士度牒，每一張度牒可賣錢七百貫至一千貫。更以假買民間土地，作為公田，浙西田畝，有值千緡者，似道均以四十緡買之。」且多予空無代價的度牒告身。一吏又恣為操切，浙中大擾。」既買之後，租與農民耕種，又復非法苛徵高領地租，因此「六郡之民，破家者多。」（俱見宋史）。所以買田之舉，乃是禍國殃民，並非善政。其實政府的所謂「公田」，也不完全是收買而得，收買之外，還有一種向人盤查沒收的法子，其法係「索取民間田契根據，如今田為甲，則甲而索乙契既至，又索丙契，展轉求取，至無契可證，則甲地所在，增立官田。」（見馬端臨文獻通考）。這種辦法實在無理，土地買賣，已屬常事，新契成立，發老之契，自然退失或毀滅。定章推求下去，則盤查到最後田契無着落時，有土地者也有幾塊土地了。人民這般發失，地的實不在少數。所以當時一般有正義感的大學生又相繼上書，請即罷止。似道非但不允其請，反而給他們加了個「妄議朝政，傾亂國事」的罪名，送臨安府監禁處。

不特此也，他又施行「推辦法」，下令丈量田地，遞增賦稅，於是「江南之地尺寸皆有稅，而民力微矣。」（見宋史）。當時有人作詩道：「三分天下二分亡，猶把山川寸寸量，縱使一邱添一畝，也應不似舊封疆。」（見西湖遊覽志餘）此外，他又假借整頓教育的名義，來統制文化，與士子作對，令御史

陳伯大設立士籍，凡舉者，須親書鄉里姓名甲三代家室，令鄉鄰結劄，於科舉條制無礙，方許納卷。並要參對家室，稍有差異，立即罰免。當時有書過錄一首風刺詩：「我馬欲天動地來，襄陽城下哭聲哀，平章束手無策，却把科場場秀才！」（見同前）

他對士籍的策略，除了成書之外，還有一套利用工夫，他知道缺乏餉銀的士子是可以用小利小惠來收買利用的，除增添太學錢外，又不時解發微文，即使用未等，也可「賈錢數百貫，使得少數貪利之徒喜出望外，對他歌功頌德，認為天下已歸太平，買相公功業無比。不過有骨氣的讀書人是不會入其彀中的，曾有入套者前一首詩的調子作詩送他：「一聲驚天動地來，九州赤子哭哀哀，朔堂不開平戎策，多把金錢贖秀才。」

從這些詩句裏，我們不難知道在買似道時代，人民對國事的感慨是如何的深且多了！不過他這種作為，除了加深無地安民的風氣外，並不能阻止蒙古鐵騎的南來，當然更無法挽救其本身以及整個國運滅亡的悲哀！

七

蒙古侵略的進行是和南宋政權的腐化成正比例的發展着。襄陽被圍五年似道竟坐視不救，守將呂文煥忿極，於度宗咸淳九年降敵，蒙古得襄陽，增兵十萬，乘勝南犯，大局遂不可收拾。

度宗死，似道又擁立恭帝繼位，是為恭帝，恭帝才四歲，對似道「每朝必管拜，稱之曰師臣而不名，朝臣相稱為周公。」（見宋史），可惜好景不常，敵兵已長驅直入，攻破鄂州，太學生都說非「師臣」親自出撫繫不可，似道不得已，乃開都督府於臨安，然畏敵勢不敢行，及下一年將死，他竟欣然以為大功，一上表出師，抽諸路精兵十三萬以行，金用糧載之舟，船隻相銜，百有餘里。」（見宋史紀事本末）。威風是挺夠的了，不過南宋養兵七十多萬，平時軍官吞餉飽餉，兵少空額，兵多訓練，忽也抽三萬人去應戰，完全是此為合之氣，怎足以當久經百戰的胡騎！似道督後師，駐舟港，夏貴率戰艦佈江中，無虎臣將七萬多人作前鋒，駐池州（安徽池州）丁家州，蒙古水陸軍分途進攻，夏貴係岳臣不戰而逃，似道大驚，募軍逼走揚州。一宋敗兵蔽江而下，似道使人登岸揮旗招之皆不至，有為歷歷說罵之者」（見宋史）。蒙古追殺二百五十多里，俘獲宋船二千餘艘，軍資器仗無數，繼續南下，沿途官民「望風投拜。恭帝福祐元年三月，蒙古兵進近臨安，文武百官紛紛逃遁，朝中人跡稀少，急得太皇太后謝氏（恭帝的祖母）涕淚縱橫的搗出一張榜示眾：「我朝三百餘年，待士大夫以禮，與爾等，遊家多難，爾大小臣工，未嘗有一言救濟者，內而廢政，外而守令委印棄城。耳目之司，既不能為言糾察；三三統政，又不勝倡率巨工。方且表裏合謀，接踵背逆，平日憤怨發誓，自許

為何？乃於此時作此舉措，生何面目見人，先亦何以見先帝！天命未改，國法尚在，其負國罪者，令御史台變以聞。」（見宋史紀事本末）

雖然太皇太后是如此懇切的挽留和嚴厲告誡，但逃者自逃，降者自降，這批以做官為職業的士大夫，早已不知廉恥，賤賈為何物，一紙榜示怎能打動他們的心！結果第二天上朝時，隨朝官員五六人，廟堂肅然，情形也頗悽愴的了。黃裳曾說南宋亡朝的原因云：「當今時弊，一是民窮，二是兵困，三是財匱，窮根是士大夫私慾。」南宋是理學極盛的時代。宋末士大夫階級都為理學家。儘管他們平時滿口仁義道德，忠君愛國，一旦遇到重大考驗，終於個個顯現了原形。理學家而行徑如此，無怪乎忽必烈於長驅直入之時，看到沿路文武官員非降即逃的情形，也要驚異不置了。雖然，這種無恥風氣的造成，口似道之流又豈能辭其咎！

買似道奪權失敗後，曾有人為詩云：「丁家湖上一聲雷，奔走當年買八哥，寄語瀟湘詞後者，周公今變作周婆。」（見廢園碑史）。自此他的威風盡失，成為眾矢之的。宰相陳宜中上疏請誅似道，其他朝臣及太學生也交章奏劾，謂太皇太后想祖國已不可能了，遂命貶似道於婺州，發人密說似道要來，聯合偽將布逐之。監御史孫燾更等認爲罪輕，乃改貶建寧府，爲合奏言：「建寧乃名德朱熹故里，雖三尺童子，粗知何方，聞似道來，嘔惡，視見其人！」後又改謫爲黃州團練使，循州安置，並籍沒他的全部家產，詔王與高素復似道，募能殺似道者使遷赴慶所。會稽縣尉鄧虎臣因其父曾爲似道誅陰屍流刑，想藉此報復，乃欣然許行，到婺州木綿庵，特似道上時時，拉其胸殺之。一代元兇，就這樣在一個平凡人的手裏完結了他不平凡的一生。雖然，他那禍國殃之罪，又豈一死所能蔽？

似道，字師憲，台州人，宋史卷四七四奸臣傳有他的傳。

（第三年第三四期合刊）



魯銳

魯銳因爲有了這樣的一妙計，老百姓便請該倒黜！

南京南京晚報副刊載魯銳先生的「魯銳集」，其中有「立委」一節，原文云：「聽說有位魏理立委的朋友，日夕「立」於樞密門前，請求幫忙。或說：這真是個「立委」……」云。

「立委」二字，妙極！我亦不禁拍案叫絕了！

十萬元大鈔未發之前，央行總裁張嘉璈，曾說：尚無發行「十萬元」大鈔之意，可是，「當猶在耳」，十萬元大鈔，乃「自大而降」了。於是乎，我們再也沒有聽到張氏的談話了。此之謂「爲政不在多言」歟？然而，下一次發行大鈔之前，大概又還環發表談話，否認一番的。「言」「行」分家，固不自今天始也。

關於郭冠加假事，「立委」諸公，曾「仗義執言」。「嚴委」諸公，也「放炮」「如像」。頗爲熱鬧了一番。

交通部長羅伯鈞說：「郭冠加假是政院的命令，政院的一位「副座」副說：「出於交通部的請求，「推」來「推」去，到底誰要加假呢？誰也不知道。

現在，我來揭穿這個「假幕」吧？是：郵票先生與電報先生自動聯合請求提高「身價」者也已矣。

前央行總裁貝祖貽，爲了「金剛」，聲嘶力竭，法院傳訊，也有「人說已下」「逮捕」的「手令」的，「雷聲」之大，的確有些駭人。可是「雷聲」一停，便也「萬事大吉」了。

事隔數月，貝祖貽又成了新聞人物，已經由政府派赴美國了！在中國「立法」的是國人，「執法」的也是國人，所以，「法」，倘若遲到國人，便成了橡皮圖，其伸縮性是夠平使人不敢想像的。

（第三年第二期）





「啼笑皆非」林語堂

魯殊

一、死無對證

要說英雄莫如罵死人，因為你無論罵甚麼，罵壞，罵老子，死人決不會回嘴，也決不會有「啼笑皆非」的「感慨」。語堂大師深知這道理，所以，那年——抗戰的第六年，他自美返國，在中央大學講演什麼「論東西文化心理與建設」時，一開口就罵起魯迅來，大師道：

「以前魯迅說中國書看得教人昏睡，外國書看了就科拉精神。他說外國雖有頑唐派，但有生命的頑唐派，中國雖有積極人世的士大夫，但只是沒有生命的士大夫。這種憤激的話不能叫做認識。說賈寶玉做和尚是無生命，而「罪與罰」的主人翁自殺是有生命，是不通的話。……」

其實，大師對於魯迅的原文及其用意並沒有完全弄清楚。既說清楚，而先罵大罵，「這種憤激的話」，決「不能叫做認識」，這只是因為魯迅已死，「死無對證」，這才顯出了洋博士的英渾氣概來！可是誰會為博士所感動？

林大師為甚麼罵魯迅呢？原因是：當大師在上經辦論，辦人世間，辦宇宙風，「販賣」幽默，提倡「性靈」，大膽其露的時候，也正是大師「天天走向「墮落」的時候，魯迅先生因為與大師本多年的朋友，又極珍視大師英笑則才能，向大師進過忠告，勸他不要鬧

「幽默大師林語堂，大概是有些愛算賬的。幾年前他自美返國，曾經引述往事，大罵魯迅，即其愛算賬的一例。因此我們也想到魯迅大師，來算一算魯迅大師的「得意」，倘若大師感到「啼笑皆非」，那們們就只有一「啼笑皆非」了！

這些玩意兒，去草心致力於翻譯，魯迅先生在給別人的一封信里曾說過：

「語堂是我的老朋友，我應以朋友待之，當人世間還未出世，論語已很無聊時，曾經竭了我的誠意，寫了一封信，勸他放棄這玩意兒。我並不主張他去革命，拚死，只勸他譯些英國文學名作，以他的英文程度，不但譯本於今有用，在將來恐怕也有用的。他回我的信是說，這些事等他老了再說。這時，我才悟到我的意見，在語堂看來只是養氣。但我至今還自信是良言，要他於中國有益，要他在中國存留，並非要他消滅……」

魯迅的話，即使在旁人看來，也的確是「良言」。而林大師在當時不但不聽從，反而懷恨在心，於魯迅死去多年之後，竟然翻起舊賬，大罵一通。這在大師也是很自然的，因為如果聽了魯迅的話，那有「筆翅包」可吃？美鈔可賺呢？林大師到底是有眼光的人，到底不愧為本師，祇可惜大師以為可憐「衣鉢」的宇宙風主胡陶允德，終於在戰時投敵，作了「文化漢奸」大膽「日元」不遺餘「例金」的老師「尊美」，這也算是「幽默」之一美態吧！

二、「外國也有臭虫」

在後面提到的同一篇譯詞里，大師極其痛快淋漓地發了：「外國也有臭虫」的高論，看

「外國也有黑市，也有人乘機舞弊。也有醉枝樓閣，人浮於事的混亂局面。也有曹因循成法推諉責任，也有政策未立，舉棋不定的外交等等……」

嗚呼！這又是何等的「幽默」！我們的眼睛真是不淺，又看見了一位穿西裝革履，用英語講演的華籍（註：語堂大師在桂林住旅館時，在旅館登記簿的籍貫欄內只填了一個「華」字）洋阿Q，叫做「美式阿Q」似更恰當，因為「美式」兩字不是很流行麼？而今後，如果洋大人不知趣的還指出我們的指短，那我們就用不着「啼笑皆非」而振振有詞了：

「拿起鏡子照照閣下的尊容吧？你的頭上也還是有不少煩惱，和「吾國與吾民」一樣哩！」

大師的幽默真不小。吃了幾年洋麵包，就替我們中國人爭回了遠更多的榮譽！若夫貪官污吏，廢門巨賈之流，聽了大師的話是一定要拱手與握筆並行，華語共洋文同出，而向大師大叫超其「頂好」與「好的」！好不榮耀也哉！

林語堂

出賣吾國與吾民

「聯春」幽默大師林語堂，某次出現於紐約一夜總會，烟其斗，長其袍，狀甚「雅溫」，一個洋「白相人」却有眼不識泰山，誤認他是西恩或者唐人街洗衣店老板，問他開什麼店，大師終於，面說「我是林語堂」！然而對方却仍然在追問：「那總做什麼買賣？」大師心裏深恨對方「見樹認大樹」，很「幽默」地答道：「我出賣吾國與吾民！」（按「吾國與吾民」是大師贈外國的作品之一的署名）

二、發現了寶貝

林大師是一位謹吃洋飯，說洋話而仍不忘愛國的大人物，所以，住在美國，仍不斷研究國學，結果發現了寶貝，這就是所謂「易經」，他說：

「譬如易經，還未及我其深，然易經為儒家精深哲理所寄托，非僅易，不足以言。孔子讀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蓋陰陽消長之所在，不得以一本封爵等閑視之。故曰，學然後知不足。凡此皆吾輩所應致力之處。歐洲心理學家氏（C. J. Jung）謂易經為知東方趨向及思想與西洋因果的邏輯不同，而且較合科學新條理，因為今日科學的基本因果律已趨窮路。」

關於這一段名論，在當時引起了廣泛的反響和批評，有人還編過一本「評林語堂」的專書，現在為省爭計，只舉一位文壇巨子在「啼笑皆是」一文中有關大師的批評於後，以概其餘：

「但最幽默的是大師要青年讀易經。他說：『易經為儒家精深哲理所寄托，非僅易，不足以言。』但大師自己呢？却『還是未及其深略』的。你既『未及其深略』，何以曉得它的『哲理』『精深』，而為二十世紀的中國青年所必讀的典籍呢？」

在這兒還不是露出了洋大人來。

「歐洲心理學家容氏（C. Jung）謂有易經始知東方趨向不同，而且較合科學新條理，因為今日科學的基本因果律已趨窮路。」

這是不是真容氏所說的話，沒有原文對照，我們并不敢保險。但容氏「因果律已趨窮路」，那却是莫須有的事。因果律也並不是那麼簡單的東西呵。因果律的關係至少可以說有下列三種：

1. 因大於果；2. 果大於因；3. 因果相等。向來的科學家或哲學家不是立足於第一種，便是立足於第三種，而對於第二種是排斥的。但

由宇宙的進化，人類社會的發展上看來，第二種恰正好是主要的關係。

中國的易經，我不容氣，是會「窺其深略」的，那只是一種互為因果的循環辯證的邏輯，在骨子裏所採取的依然是第三種的因果關係。所以它只能看出變，而看不出發展。宇宙萬物只是在那兒兜圈子。一番乾卦便是證明。你看，那兒由

流蟻皇帝趙匡胤

· 亞 威 劉 ·

「潛龍」而「見龍在田」，而「終日乾乾」，而「或躍在淵」，而「飛龍在天」，而「亢龍有悔」，這似乎是發展了，然而總括起來一個「見龍」龍元首、吉」，則又回到「潛龍」去了。這是「較合科學新條理」的嗎？

易經的見解，卻經詞稍有不同，這應當分別立論，但我在這兒已不談易經了。

大家都記得宋太祖的開國皇帝趙匡胤。在民間流傳許多他的故事。為甚以他的宋太祖卻不為大家所知呢？我想這是由於他出身寒微而與外而隔絕了的原因。下面我記述這個皇帝的幾件小事。

不可否認的趙匡胤是個流氓，他還沒有作皇帝以前就嫖賭了兩年的惡勢力。在一個元日的朝賀裏，他就進行了他的謀奪江山底陰謀，兵不血刃地在幾天之內得了天下。

這件事精他的母親是反對的，可是對他卻無法阻止，而他的強悍的祖俱却竭力贊成。據說當趙匡胤吃得半醉回家向她說起這個計劃時，趙匡胤還有些害怕。那時他母親正在探聽，就拿起棍子要打他。『你今日也要弄天下，明日也要弄天下，事，臨危生子却這這小！』

趙匡胤的母親也猜到事發之後家庭必受連累，但是那連累祇是暫時的，當政客的軟弱無能已不能保全京城於數日之內。

趙匡胤藉着假造的慈族謀殺的消息把軍權拿到手上，出京之後，立刻就在陳橋驛地方變了。他順利地回到開封，小皇帝已穿上白衣冠，自動地在路邊迎他發落了。他得到江山是非常容易的。可是要便一切舊有的勢力都伏伏貼貼的跟他合作是困難的，於是他就使出不停地的玩弄把戲。

陳橋兵變，本來就是把戲。自己想作皇帝是實，可是僅僅不露聲色出來，這極的作法，就是強姦民意，讓當時與後代無識的人，認為他是真正「奉天承運的真天子」。

「我有命令，你從從否？」那皇帝下馬聖旨。被上皇帝的衣服之後就發佈了第一道聖旨：『太后，主上誓北面事之，汝輩不得驚犯，大臣皆我比肩，不得倭凌。朝庭府庫士庶之家不得侵掠。』

這道是他效法對等的約法三章，可是比起前代的「三章」來，這三章的用意却大大的不同了！第一第二兩章還有個藉口，第三章連藉口的理由也找不到一點了。

很明白的，參加這個陰謀的人祇是軍隊中的一小部分，一大部份人是不知道的，他既這般的實現了他的計劃，大部份人當然是不滿意的。因此他重犯過大漢橋時，就有人射了他一箭。大約是這箭人臨陣慌亂的發放，那枝箭沒有射到他，祇射中了他的黃纓帶。我們可以想見，當時的侍從人等是怎樣的情形，可是趙匡胤在怪聲之後却強笑了一陣，他拉開胸間的袍服，拍着傑出的胸口來：

「讀過管就是歐洲的大心理學家也吧，在自己專門以外的東西，不讀却依然還是做不徹。引了這樁的門外漢的話來雖然可以替大師裝一下什麼，但這樁東方文化乃至易經，不見得便添上了什麼斤兩。」

「有『自信心』固然必有的，但到底『信』什麼呢？中國人有的確是把『自信心』失掉了，因為他既無自知之明，又無知人之雅，東方既未通，西方也不通，祇靠懂得一點洋文的外國文，擦拾一些皮毛來，在那里東顧西顧。」

四、暫時結賬

「不做得很，我們竟翻了大師的舊賬，但也就僅翻了這一點。打從暫時在此結束這齣爛戲。等到有一天大師再回國發表『外國也有妓女』或『外國也有姦客』以及『外國也有狗皮膏藥』的名論時我們再來和大師說話。自然，大師遠在美國，決不會看到這篇文字，否則，總難免有一『啼笑皆非』之感吧！在我們這一面呢，則雖是翻的舊賬，但翻惡大師種種，說得不客氣，到底是感到『啼笑皆非』的。而適，我又相信決不是一『憤激的話』，只可惜太不『幽默』，實在是受使大師大失所望的。（按『吾國與吾民』『啼笑皆非』皆大師所著的洋文書）。

（第三年第三四期合刊）

他們嚇唬！讓他們嚇唬吧！」

「有些方纔却心中不平，他知道這個以後就把為首的幾個捉來。請他們吃了一頓之後，就說同大塊地出去打聽，並且親賜每人一付馬蹄，一把寶劍和一匹馬。」

「這一次出官是走的後門，並且沒有帶隨行侍從。一溜出了城，走進一個樹林，他首先跳下馬來又請大家喝他酒裏的。喝完酒，他就說話了：『這裏沒有人。誰要當皇帝，就把我殺了吧！』」

「過了一會，他才用銳利的眼睛去過視那幾個人的臉：『你們既不願作皇帝，那我就作下去了！今後一切都聽從我的，君臣之間要分得清清楚楚，不能再像從前！』」

「唐代對大臣還很客氣，在皇帝的金殿上還有坐位，可是趙匡胤却以為那還沒有把帝王的威風顯出來，於是第一次坐到皇帝椅子上時就實行君坐臣站的禮儀。」

「當時大臣們仍如以前一樣坐在殿上，把奏章遞給他聽。」

「趙匡胤說：『我的耳朵不好，眼睛也不大好，請你們走進一點吧。』」

「大臣們走進龍階，這時候內侍們就撤去了原來他們的坐椅。從那時候起，就變成殿上祇有一把椅子，那就是皇帝的椅子了。」

「從他的獨行獨為看，作一個流氓他是夠格的，作一個皇帝，那却不是材料。現在我們再舉兩件事，前一件出自民間傳說，後一件見於宋人軼事中。」

「他在江湖上流浪，一天錯過了宿頭。當他前不着村後不着店時，天已黑下來了。這時遠遠有一點燈火，這燈火使他欣喜起來，他知道那裏一定有人家。」

「那裏果然有個小院落，他就上去借宿一宵。」

「年老的主人正死了妻子，而那夜又是『回煞』之期。可是趙匡胤，不相信主人告訴他的是真話，就在堂屋裏睡了。」

「夜半的雞脚神揮着亡魂回來了。趙匡胤也就被驚醒過來。」

「趙匡胤從下午起就沒有吃東西，這時正虧得利害，於是就伸手去抓那兩隻碩大無朋的雞，可是他抓不住，一隻是男人的腳了。」

「這一段故事十足的說明這班開創基業的帝王多疑和流浪漢席天性。在下面的一段故事中可以看到他在實為天子之後，仍然不敢當日作風。」

（第三年第三四期合刊）



甘地之死 潘 朗

不是悲痛和嘆息的日子了。
認識，是誰射中了這印度人民的太陽！

「甘地——犧牲的別名」

印度已故的大詩人泰戈爾曾經說：「甘地——犧牲的別名」。法國和世界大文豪羅曼羅蘭曾對甘地說過一番評價，把甘地寫成「只缺少十字架的耶穌」。此外，還有俄國的托博斯泰，英國的蕭伯納，世界多少大文豪，都把甘地的行動和生活，描寫成現代的聖人，印度人的太陽，全人類文明的然而。

然而，一九四八年一月三十日下午突然傳來了痛心的消息：甘地真的成爲犧牲的別名，這個缺少十字架的耶穌，真的和被兩次出賣一樣，被今日的猶大——印度人的猶大出賣而犧牲在無形的十字架上。

甘地這顆一個七十九歲的老人這一個畢生爲印度的獨立而奮鬥的老人，竟會成受暴力的阻擊，犧牲在最少光榮的印度暴徒的槍彈之下，全世界那一個有人性的人不爲之悲痛嘆息？看吧，鴉心、全世界那一角落莫不發出「哭甘地、悲人世」的行動呼聲？不錯，這裏大部分是出乎至誠的哭和悲，但是，我們站在被壓迫民族和人民的立場，在今天，應該知道，在全世界「哭甘地、悲人世」一氣之中，還有不少是帶哭帶假假哭的聲音！還有不少使甘地這太陽從印度人民頭頂掉下來的罪人的聲音！還有殺死甘地的真正兇手的聲音！

「偉大的靈魂」

把甘地描寫成現代的耶穌、釋迦牟尼，把甘地在和平，在「精神感召」方面的成功加以宣揚，我不反對，而且，在中國的報章雜誌上也早已「汗牛充棟」，用不到我來作什麼翻圖，一聲哭出人風頭。我必在寫這篇短文裏向讀者交代的，是一個作爲印度民族運動最高領袖的甘地之死，它的真意實義在那裏？它可能引起怎樣的結果？當然，在這裏，我們首先得扼要地介紹一下甘地的一生。

聖穆德新。卜爾高德。甘地在一八六九年十月二日誕生於西印喀詩華

八歲進英國倫敦大學法學院，一八九一年畢業，回國在孟買的法律法院爲律師。但當時印度民族運動已在開始發展，他就放棄律師而轉爲參加革命家達達梅。巴爾斯往來，受他英武式的忍耐主義的深刻影響，用「愛」征服「惡魔」的思想，和他少年時代的慈慈安負主義配合，支配了他此後的政治思想。

甘地的活動，可分爲三個時期：

從一八八三年至一九一四年，即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活動的地區在南非洲，爲在那裏的十五萬被白人奴役的印度僑民權利，第一次拋棄他資產階級的白人平等的身份，進行反對殖民地的統治者的鬥爭，組織了納塔爾的印度僑民大會，團結起印度民族階級鬥爭的發奮團體，創辦「印度民意報」，自己和被壓迫的印僑一同受苦。他在那時開始和俄國大文豪托爾斯泰通訊，依照托爾斯泰的建議，在農村裏進行「靜默的反抗」運動。一九〇六年九月領導了全亞洲僑民大團結的總罷工運動，舉行「非暴力抵抗」誓詞。一九一三年，擴大了泛濫於南非洲的反帝大罷工和被壓迫民族運動，這種運動也在印度全國掀起了巨大的反響，迫使印度的英國總督哈定南非常局勢，一九一四年才取消了危害印度人的法律。甘地就此被印度人民共同擁戴，呼爲「摩訶德瑪」，意思是「偉大的靈魂」，（國人都習稱爲「聖德」，按印度文本義，不若姑切。

「精神抵抗」的試驗

但是，民族的解放，決不能是僅僅得來的。甘地的民族運動立證而對着嚴厲和慘痛的試驗。

甘地生活史的第三期，從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三八年，即第一次世界大戰到第二次大戰的前夕。在第一次大戰時期，印度人被英國國主義「利益」和革命的社會民主黨的「理論」所誘，英國國主義爲奪取九戰後印度實行自治，印度人認爲「爲公理而戰」，參加了帝制主義非暴力的戰爭，受了德軍的犧牲。那時，甘地也本其救世濟衆之心，去鼓勵組織救國隊。一九一七年八月英國國還允許印度將來有一個直接對人民負責的政府，因此印度開始了「和談」。一九二八年七月，印督勞德爾斯福特簽字，在「改善印開閉法正式報告」，因此，全印度信任英國，甘地也簽允助英。印度派出了九十八萬五千名兵士，並且負擔戰爭中其他義務的犧牲。

然而，當英帝國在歐戰中獨勝之後，爲了補償戰爭的損害更需增加對印度奪領民地的支配。因此，竟背叛了自己的諾言和條約。那時，印度近代解放戰爭中偉大的領袖德拉克立刻號召人民反抗英帝國國主義者。德拉

克有銳敏的腦力，堅強的意志，真確使屈居被佔全印人民的領袖、成爲帝國主義者的三棱匕首，他博學多識然而有遠見，無畏的精神和科學的素養。不幸在一九一二年爲革命而犧牲，於是把民族解放的重担完全落在甘地的兩肩。甘地提出了新的民族運動綱領：（一）不合作，（二）非暴力，（三）文明反抗，其進行方法是：以和平爲手段，以誠實爲武器，忍受苦刑，堅持非暴力的精神抵抗，在經濟上是提倡國貨，提出「回到紡車去」的口號（今天印度民族大眾的旗幟上即有一部土紡車），他反對機械化和工業化，主張先恢復農民固有的經濟力，脫離外國經濟壓迫，完成自給自足。



甘地：易 刻

當然，這種綱領，多少適合當時印度大部份地區的實際情形，因此，他能夠結起大多數農民和中小資產階級，站到國民大會黨的旗幟下面，當黨業已開始繼續進行抗爭，而帝國主義者實行鎮壓的時候，流血就成爲不可避免的事，於是，甘地的「精神抵抗」開始遭遇試煉，他的民族運動從一九二一年普遍開展，這一年英王太子威爾斯親王抵印，人民反英的不合作運動爆發，演成非暴力的抗租抗稅。英方拒絕了甘地一九二二年二月六日的建議，在三月十二日逮捕甘地，並開始製造印度人內部的衝突；至一九二六年而不幸爆發了印回兩德德派領袖的鬥爭。另一方面，又進行誘和政策，以勸和和瓦解印度民族的團結抗爭的意志。英國御製爲並在在一九三〇年三月甘地領導「不服從運動」之後，又不惜在五月逮捕甘地。看到萬般失敗，又在在一九三一年開始談判，進行了三次英印圓桌會議。

甘地又以「知其不可爲而爲之」，從獄中赴倫敦與會。可是歸局更加放調了印度民族，一九三二年一月甘地又以反英被捕。甘地生活上第二期，就這樣由於妥協，動搖，非暴力革命，過份估計敵人，不信任人民黨實力而失敗了，一九三五年起，甘地忽而退出國大黨。尼赫魯等的大名從那時才西移內外。

「和平之夢」的幻滅

甘地生活史的第三期，從二次世界大戰一直到戰後的今天，這一時期，大局不同了，甘地的老綱領開始受到無情的打擊，他那套「精神抵抗」的明證，國內外進步與反動的風雨之中，是多麼可憐地擱動和閃爍啊！世界上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從第一次大戰後的誕生，和勝利發展，帝國主義勢力的不均衡的衰弱，和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的展開，使印度人民覺醒和開始摸索更適合於自己爭得解放的道路。甘地的道德仍爲全印人民的精神的支配者，但是他的綱領開始遭遇嚴重的懷疑和批判。

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甘地本其絕對的「和平主義」，反對參加反法內新的戰爭，雖然在受到前次大戰悲慘教訓的印度中年和老年人是信服的，但是印度的青年人是了解甘地的。特別是印度前進的政黨的產生和發展，開始使國大黨影響下的佃農和勞工們轉向其影響之下。在這裏，必須指出：兩次世界大戰，使印度的工業特別是軍工業軍火工業和國產貿易有了巨大的發展，鐵路、運海、航海、鐵業和紡織業是早有基礎的，戰時有了新的發展，這樣，激化了印度內部的階級矛盾，增加了貧苦大眾的人數和組織，改變了印度民族運動的內容。而甘地的老綱領更加成爲不適合現狀了。

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日本在東亞一時的大勝，英美帝國主義者的狼狽退逃，確實激動了一般的印度人民；那位利用日寇援助而在東南亞各地建立反英的「國民軍」的領袖斯，至今還受廣大印度人民的信仰，並不是偶然的。甘地對這種現實並非不了解，所以，在一九四二年八月，在他的領導之下，在孟買大會通過了「英人滾出去」的決議，展開了不服從運動，甘地等反英領袖紛紛被捕，但他也因此恢復他在全國人民中的威信。一九四三年二月，他沒在獄中實行三星期的一定期絕食，一反抗英政府對上年八月事件中的欺詐報和兇惡。一九四四年四月因爲沉重的病疾，才於五月間被釋出獄。

印度對民主國家有利的發展已很明顯，英國對印度獨立的新九諾又到了發現的日子。但英帝國在二次大戰中的損害更加嚴重了，他更加不能讓印度等殖民地離開他的支配，可是印度的民族運動已有了新的主力——以國民大會黨及同盟中的左翼和印度教爲中堅勢力——遠東各殖民地運動有互相呼應的發展，而英蘇勢力和影響的擴大更使英帝痛感威脅。因此印英

國一面進行新的欺騙——連年的和談，一面進行分化！——搞印度境內部的鬥爭；主要是拉攏大資產階級的地主富農，打擊廣大的羣衆反帝運動；注重利用印度教及同教兩極端派之間的教派矛盾挑撥起回國戰爭，把印度變成新巴比斯德，抵消印度人民團結反帝勢力。

明燈如何熄？

作爲總派甘地，對於這種帝國主義的陰謀並不是不了解，因此，他不僅反對一九四二年克里浦斯頓的僑商方案，支持這年八月的孟買反英之決議，而且在一九四四年出獄以後，立即進行了和同盟總裁莫利與印共之間的分別會談並且參加了一九四五年乃至一九四六年的兩次西姆拉和談，企圖促成印國的團結，並利用英美之間在遠東的衝突以求印度的獨立。可是，他和他的信徒們，在戰後兩年餘以來，始終犯了不可救藥的錯誤：

第一：他們看到了戰後英美在殖民地權利上矛盾增進的一面，因而企圖利用這一矛盾；可是，他們沒有看到舊或故意使人民者不滿；英美帝國主義在對付殖民地人民狠得爲好的一面，否不清美帝國主義新殖民政黨惡毒更甚的一面，看不清美帝國反動政權和反動派使英國變成美帝附庸而採取在殖民地上的「合作」的一面。因此，使印度領導階級走上和帝國主義者妥協的一條路，一九四六年尼赫魯之接受英國方案組織臨時政府和一九四七年印度與巴基斯坦的「獨立」，都是犧牲印度民族利益的。

第二，他們看到了大地主大資產者的權利，和他們這一階級在和人民勢力對比上的寬調，因此，在一九四六年二月的海軍大叛亂，以及其後孟買示威，加爾各答示威中，竟採取了壓制羣衆運動的手段，尼赫魯下令自己發動的羣衆立即放棄反帝運動，以與英帝妥協，甘地本人巡迴阿薩姆災區時也「悲天憫人」地痛罵羣衆「狂暴」「過火」，至於憤慨嘆息「我願早死，不願見此非人性的罪行」。在道德上，他是值得欽敬的，但在人民大眾的立場上，他站到那裏去了呢？行動上一「過火」可「矯正」，人民民族解放的原則何能變更？

第三，他們看到了回印民族衝突禍患的一面，因此努力促成雙方和平團結，這種努力是全印度和全世界敬佩的。然而，同時，他們却因爲不信任羣衆，不敢放手發動羣衆和領導羣衆從民族衝突轉向反帝鬥爭上去，却因爲害怕反帝鬥爭必然同時不利於封建及大資產者，因而使敵人的挑撥離間陰謀順利進行，把印度人民反帝的鬥爭，變爲不幸的民族自殘。印回衝突的結果在甘地這次以第十六次總會，雖然換得了印回領袖基於敬愛甘地的一時感情的妥協，但是沒有消除印回衝突的根本原因：帝國主義的挑撥與離間，建立人民的統一戰線，所以，在帝國主義的魔手和反動派惡毒的衝突之下，甘地的生命也被毀壞了！

甘地進監了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日的暗殺，却逃不了一月三十日的

罪惡的槍斃。印度人民道，和平自由的明燈熄滅了！然而，這只是上述甘地主義的終結。關於帝國主義和印度反動派對印度人民和平的理想鬥爭的打擊，還正如甘地在臨死時對兇手所說的：

「你太遲了！」

因爲，這個七十八歲的老好人的終於逃不脫不了帝國主義，殖民地統治者和印度反動派的毒手，這對於印度人民，應該求更切地理解，對於帝國主義的任何「恩惠」和「援助」的幻想，要從此終結了！對於帝國主義及國內二大政黨的錯誤領導的任何幻想，要從此終結了！對於不相信人民的團結鬥爭而依仗上層妥協投機以求民族獨立的任何幻想，要從此終結了！甘地之死，自然將出現印度現代史上空前的黑暗，印回極端派作爲帝國主義手中的鬥具而掀開國內更殘酷的殺戮，自然將使帝國主義和反動派在假慈悲的嘆息之後私人竊喜、然而，我們必須指出，國際和國內進步勢力正在日益壯大，敵方的陣營却正在衰弱，甘地之死，終將痛切地喚醒印度人民的知慧，爲甘地報仇，爲全國人民的翻身而踏上團結之路！

(第三年第三期合刊)

梁秋水寫給張君勸的信

君勸先生，別來幸告無恙。而此年餘，大局敗壞若斯，伊誰之咎，足下不能前爲無關。曾記前在範圍時與足下進退而道，聲說萬端，謂宜忍耐一二年後，羽毛稍豐，靜待時機，再作計較，不宜驟舉妄動，爲天下所哂矣，而足下乃夜郎自大，充耳弗聞，甚至口血未乾，二三其德，卒之醜態畢露，路人齒冷，知有今日，應悔不當初矣。夫趙孟之所好，趙孟能之，常人尙明於理，足下寧不知之，知之而故蹈之，盡以閨一門兄弟姊妹之富貴，與親戚門生之光榮，亦大丈夫志士時一時者之所爲也，今也如何？而妾婦之道，在以色列人，且葬而愛也，嗚呼！嗚呼！遮面已不可見，抑將發誓別抱乎？恐無此舉商人再娶足下矣，且毋得愚失之徒，今皆進退失據，事已無可奈何，而足下之黨徒，乃大發靈英助之惡聲，試問足下等果何所恃而能長激他人之愛，又以何因欲將死向發誓口口發誓他人。究竟發此誓後？助些什麼？作此誓者，真不知天地間有羞恥事矣！

秋水。惶恐，惶恐。罪過罪過。三十七年五月五日。

(第三年第七期)



炸藥大王諾貝爾

一 革

炸藥在十九世紀出現，和原子炸彈在二十世紀總發是有相似的意義的，牠替人們帶來了恐怖，但也帶來了希望，就如同一柄鋒利的刀斧一樣，牠會傷害人，也會救助人，功與罪都不在利器本身或利器的創造者，而該由掌握這利器的人負責。

諾貝爾的時代，正是歐美工業革命以後，產業蓬勃發展，資本主義社會正欣欣向榮的時代，開闢，築路……需要鐵錘更有力的工具；資本主義國家向外擴張，也需更兇猛的武器，這些條件就促成當代一些技術專家注意到新火藥的研究，諾貝爾是這些努力者中最成功的一個，却不是唯一的一個，在他之前，除了他父親是一個優秀的先驅者之外，還有許多勇敢的人，已向這可怕的領域進軍，其中最著名的如魯蘇雷諾，硝化甘油就是他首先發明的，後來當了諾貝爾工廠的高級科學顧問。

諾貝爾的全名是愛弗雷·諾貝爾一八三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誕生。瑞典京城，父親應羅羅。諾貝爾是一個建築師，發明，後來轉向軍事技術的發明，當時瑞典工業很落後，全國工廠不到二千家，應用的工人祇有一萬二千人。而且大部工廠還沒有脫離手工業狀態，在這樣的一個社會裏，應羅羅。諾貝爾深感自己的天才無用武之地，決定遷居到外國去，不久他帶著家人到俄國去了，這時「炸藥大王」愛弗雷·諾貝爾才不過十一歲的孩子。

俄國的工業狀況並不比瑞典，應羅羅之到俄國，是因為當時俄國與西歐國家關係很緊張，歡迎應羅羅這種對俄國國防可能有幫助的軍事技術人才，應羅羅到了俄國之後，發明了一種水用炸藥，並有力地協助了俄國建造艦隊的工程，使俄國海軍於一八五七年布克萊戰爭中復出了些風頭。因此他得到沙皇的金牌獎，表揚他對俄國工業的貢獻，但是，一八五七年戰爭突然結束，沙皇政府不肯依照合同收購在應羅羅工廠所訂製的貨品，這個失信，迫使應羅羅終於破產！很傷心地回到瑞典去。

諾貝爾一共有四個兄弟，他自己已是老三，他的大哥羅勃特。諾貝爾是一個工業家，經營石油的開採，得到很大的成就；二哥盧德衛。諾貝爾也是一個工程師，經營石油的開採，製造槍砲，後來和羅勃特一同經營石油開採，成為當時俄國唯一大規模的石油公司，此外，他的小弟弟埃塔沃司

卡爾是一位很有天才的小發明家，也是兄弟中和愛弗雷·諾貝爾最接近的一個。但不幸一八六四年九月三日的一次試驗中，被炸死了，這是諾貝爾生平最傷痛的一件事。

這次不幸當發生之後諾貝爾的父親應羅羅受的刺激更大，一個月後，葬於中風，此後便一直沒有恢復健康。在病中，這老頭兒仍舊想盡各種發明的幻想，但年齡，病體，都使他失去原有的生命創造力，晚年所幻想的發明物，都是些天真得令人發笑的計劃：例如：他設計了「山城內輪送屍屍到葬地所用的管子」以及「棺材蓋上鑿小孔通氣，並備細一條，送屍屍到末端，使棺內屍體萬一活了，可以拾屍呼救」，又設計如何「利用海豹幫人們工作」……等等，總之，中風以後的老諾貝爾，心已是完全昏迷了，但還不會受專門教育，僅憑他的天資而成爲當代一位有名的發明家，是他預言了人工控制硝化甘油製成猛炸藥，其他啓發了愛弗雷·諾貝爾的工作，畢竟是一個值得我們景敬的老人，無論誰在敘述「炸藥大王」愛弗雷·諾貝爾生平的時候，是不會忘記提到這位不平凡的老遠初兒子爭執發明權的老頭兒的。

愛弗雷·諾貝爾自小就生長。養育在這樣一個充滿科學，技術與發明氣氛的家庭裏。和他的父親一樣，他並沒有進什麼專門學校，祇在幼年讀了一個短時期的私塾，他的保證完全是由刻苦自學和實際工作裏來的。老諾貝爾。應羅羅由於一個得意的想像，用過熱的空氣來代替蒸汽的用途，於是他想使一個兒子獲得更多的技術經驗，以實現他的理想，這時大兒子應德爾在他自己約德德德德，負了很大的責任是離不開的，二兒子又在外國未回，於是決定送愛弗雷·諾貝爾到美國去，這時諾貝爾才十六歲，隨後他父親的派遣，就去了美國，在一個著名的瑞典工程師伊立羅手下學藝，後來又在歐洲各地跑了些時，直到二十一歲的時候，他父親決定從軍炸藥研究了，才把他從美國叫回來，此後，他開始把自己整個生命獻給炸藥發明和研究事業。

諾貝爾爲什麼會以全心全力獻身事業，幾乎完全忘記了他個人生活的種種幸福呢？據說一個沉重的失戀打擊，給了他很大的影響。這位姑娘是他旅行巴黎時候碰到的，一見之下，便互相發狂地愛着，後來不幸她卻死了，接着悲哀和沉痛的心，諾貝爾回到他父親身邊，便決心在那裏工作，以完成他父親的理想，因為在他過去，除了生命全部放在工作之外，我不出什麼更好的辦法，能解除他過度悲傷的痛苦。

諾貝爾的父親——應羅羅相信如果能夠找出辦法控制硝化甘油，就能製成一種猛烈炸藥。當時硝化甘油是用作治療心臟病的有一種興奮劑，有時製成過熱的器皿，不慎落地就會發生猛烈爆炸，但又有些微弱的震動也會引起爆炸，究竟是在什麼條件之下，才能控制它，使它一定爆發或一定不爆發，這在當時完全是個謎，諾貝爾父子倆的研究工作，就是要解

這困難，要剛強而可怕的傢伙。
 試驗工作在發雷雷。諾貝爾領下進行，不久他便得到一個結論：使這肥皂一樣的液體爆炸，唯一可靠的方法是把它裝在一個強固的器皿裏面，而使地爆炸。

工作進行到這裏，必需有更多的經濟支持才能繼續下去。一八六六年的一天，巴黎的一家銀行家們，極其不耐煩地接見一位疲憊的瑞典青年，這青年充滿自信地宣佈一個理想，要求他們投資研究：
 「先生們！他說：『我可以造出一種油，能把這個地球炸掉！』」

這句空頭支票的話把銀行家們嚇了一跳，馬上拒絕他這荒唐的建議，因為這件事聽來是絕無可能的多麼，而且誰又願意把地球炸掉呢？
 這個青年人就是愛雷雷。諾貝爾，但他終於沒有完全失望，消息傳到當時維也納的波德爾三那裏，當諾貝爾頭頭是道回到家裏，却得到一張十萬法郎的支票，這還是諾貝爾一生事業的第一筆基金。

諾貝爾得到這一筆可觀的款項之後，開始按照自己理想進行研究了，三年之後，一次爆炸，犧牲了他的愛雷雷和四個工人，他和他父親一度都病倒了，但，堅忍的意志，使他不久便懷着悲哀繼續工作了。
 一八六七年，諾貝爾開始用雷末做導管，來引發密閉器內部的炸藥爆炸，數百次的失敗之後，最後一次，轟地一聲，試驗室地下炸了一個大坑，像私器藏在煙囪里亂飛，諾貝爾血跡淋漓地從室內跑出來，大聲疾呼：「成功了，成功了！」

硝化甘油就此被馴服。於是炸藥開始在各國被利用來開墾，築路了，諾貝爾接到各國的訂貨單，取得各國的專利權，但限着發生了怎樣才能安全地運輸和貯藏的問題。
 諾貝爾已經控制住硝化甘油，使它能一定爆炸，但還不能完全控制使它在用的時候，絕對安全而不爆炸，不久，接連地發生許多慘案：在巴黎馬路炸毀了一隻船，死了七十四人；舊金山一座倉庫整個被炸掉；三三個的堆棧爆炸了；甚至他自己的工廠，也發生了不幸事件。這對諾貝爾是個嚴重的打擊，各國政府下令禁止他的炸藥入口。諾貝爾只得在極度煩惱里傾全力為發雷雷炸藥而奮鬥了。

終於不久他發明了用木酒精加到硝化甘油裏去而得到很安定的液體，在用的時候，可以倒在水裏，使木酒精溶於水，把硝化甘油再分離出來，這辦法，暫時解決了運輸的困難，但畢竟不很完美。諾貝爾繼續致力於發雷雷用固體物發雷雷來吸收硝化甘油，據說，那時他發雷雷硝化甘油，為了避免發雷雷硝化甘油同的短擊，用發雷雷土填塞與短擊之間，有一次，一個發雷雷硝化甘油，但車工却沒有油，油被吸收到發雷雷土裏面去了。這就促成諾貝爾用發雷雷土吸收發雷雷而製成安全的名義全世界的炸藥。

炸藥一放，諾貝爾的營業馬上急劇地發達起來，但是，許多人對他的炸藥還懷着戒懼之心。諾貝爾只好忍痛地到各地去講演和表演，使人們相信他的炸藥是絕對安全的。一八六七年七月十四日，他親自在一隻石礦上表演他的實驗，到場參觀的乃是總督和位熱心的工程師和工業家，而且還是幾在遠處的一座山坡後面。

他們看着諾貝爾取出十磅發雷雷用鐵錘猛擊，沒有炸，而後又把它放在木桶上點燃發雷雷大火燒也不炸，再拿一整箱炸藥，從六十呎高處向岩石投下，結果也沒有炸。這些驚人表演把那些參觀的人可嚇壞了。諾貝爾結束了安全表演之後，接着將發雷雷裝入深十五呎的鐵筒內，然後用雷末來爆炸，結果是翻天覆地地爆炸了！這時人們是完全信任了，猛炸藥也就廣泛地應用起來，諾貝爾在許多國家都開設了製藥工廠，很快地，他積聚了一百九十六萬一千五百九十九磅的財產，成為世界的一「炸藥大王」。

諾貝爾的事業到了完全成功的時候，他自己已是一位四十歲的中年人，在極端艱苦的奮鬥生活中，他沒有考慮到個人生活的幸福，他一直沒有結婚，在他顯赫富貴祿存着已死去三十年的唯一戀人。此時，他開始感到自己的孤獨而十分抑鬱，因為除了工作之外，他對什麼都沒有興趣：除了公司裏的同事之外，他沒有任何一個知己朋友，也沒有一個可以叫做「家」的住所，被人們叫做「歐洲最富有的流浪兒」。

為了改變這情況，他在巴黎買了一幢漂亮的房子，回到們兒時的與他而去研究發雷雷的詩篇，還打算從事文藝寫作，但他熟悉六國語言，不知該用那種語言。這一切，都沒有填補了他靈魂的空虛，而且還有另一個苦惱，開始日甚一日地一嚮着他的善良的心，這就是，他的發明已被廣泛地應用到戰爭去，成為屠殺人類的兇器，我們如果說，諾貝爾最初從事炸藥研究，就完全是為了作武器用，那也不是不真實的，從種種事實證明他最初的動機是很模糊的，他除了猛炸藥之外，還發明了一「巴立斯梯一」，一種無煙炸藥，那些都是完全適合於軍用的發明物，這就證明，他的動機並不是一開始就站到人道立場上，但無疑地他是漸漸地感到苦惱而最後終於深深地後悔了。

當他開始感到自己的努力，是幫助了一種武主義屠殺無辜人民時，他有一個錯誤的想法：「我希望能夠發明一種東西或機器，具有極大的破壞力，使戰爭變成不可能。」可是，事實證明，他的想法是落空了，他武主義者並非他的炸藥一再取得更猛烈而簡單，更可怕的破壞力只是會帶給人類以更大的災難。於是，諾貝爾苦悶而徬徨了，後來他受了一位波希米亞的伯爵夫人——貝爾莎，金斯萊的影響，同他的和平運動，像做了一個假體構構來消滅戰爭的動機。因此他決定將財產九百萬法郎，創設和平獎金，頒給那些為和平工作而努力的。後來他又擴大丁給獎範圍，把目標的獎金頒給那些在文學和科學上有顯著成就的人，這就是每年度度的諾貝爾獎金的來源。同時他還特別說明獎金並不為了給那些成功者以

的炸藥還懷着戒懼之心。諾貝爾只好忍痛地到各地去講演和表演，使人們相信他的炸藥是絕對安全的。一八六七年七月十四日，他親自在一隻石礦上表演他的實驗，到場參觀的乃是總督和位熱心的工程師和工業家，而且還是幾在遠處的一座山坡後面。

他們看着諾貝爾取出十磅發雷雷用鐵錘猛擊，沒有炸，而後又把它放在木桶上點燃發雷雷大火燒也不炸，再拿一整箱炸藥，從六十呎高處向岩石投下，結果也沒有炸。這些驚人表演把那些參觀的人可嚇壞了。諾貝爾結束了安全表演之後，接着將發雷雷裝入深十五呎的鐵筒內，然後用雷末來爆炸，結果是翻天覆地地爆炸了！這時人們是完全信任了，猛炸藥也就廣泛地應用起來，諾貝爾在許多國家都開設了製藥工廠，很快地，他積聚了一百九十六萬一千五百九十九磅的財產，成為世界的一「炸藥大王」。

諾貝爾的事業到了完全成功的時候，他自己已是一位四十歲的中年人，在極端艱苦的奮鬥生活中，他沒有考慮到個人生活的幸福，他一直沒有結婚，在他顯赫富貴祿存着已死去三十年的唯一戀人。此時，他開始感到自己的孤獨而十分抑鬱，因為除了工作之外，他對什麼都沒有興趣：除了公司裏的同事之外，他沒有任何一個知己朋友，也沒有一個可以叫做「家」的住所，被人們叫做「歐洲最富有的流浪兒」。

為了改變這情況，他在巴黎買了一幢漂亮的房子，回到們兒時的與他而去研究發雷雷的詩篇，還打算從事文藝寫作，但他熟悉六國語言，不知該用那種語言。這一切，都沒有填補了他靈魂的空虛，而且還有另一個苦惱，開始日甚一日地一嚮着他的善良的心，這就是，他的發明已被廣泛地應用到戰爭去，成為屠殺人類的兇器，我們如果說，諾貝爾最初從事炸藥研究，就完全是為了作武器用，那也不是不真實的，從種種事實證明他最初的動機是很模糊的，他除了猛炸藥之外，還發明了一「巴立斯梯一」，一種無煙炸藥，那些都是完全適合於軍用的發明物，這就證明，他的動機並不是一開始就站到人道立場上，但無疑地他是漸漸地感到苦惱而最後終於深深地後悔了。

當他開始感到自己的努力，是幫助了一種武主義屠殺無辜人民時，他有一個錯誤的想法：「我希望能夠發明一種東西或機器，具有極大的破壞力，使戰爭變成不可能。」可是，事實證明，他的想法是落空了，他武主義者並非他的炸藥一再取得更猛烈而簡單，更可怕的破壞力只是會帶給人類以更大的災難。於是，諾貝爾苦悶而徬徨了，後來他受了一位波希米亞的伯爵夫人——貝爾莎，金斯萊的影響，同他的和平運動，像做了一個假體構構來消滅戰爭的動機。因此他決定將財產九百萬法郎，創設和平獎金，頒給那些為和平工作而努力的。後來他又擴大丁給獎範圍，把目標的獎金頒給那些在文學和科學上有顯著成就的人，這就是每年度度的諾貝爾獎金的來源。同時他還特別說明獎金並不為了給那些成功者以

的炸藥還懷着戒懼之心。諾貝爾只好忍痛地到各地去講演和表演，使人們相信他的炸藥是絕對安全的。一八六七年七月十四日，他親自在一隻石礦上表演他的實驗，到場參觀的乃是總督和位熱心的工程師和工業家，而且還是幾在遠處的一座山坡後面。

他們看着諾貝爾取出十磅發雷雷用鐵錘猛擊，沒有炸，而後又把它放在木桶上點燃發雷雷大火燒也不炸，再拿一整箱炸藥，從六十呎高處向岩石投下，結果也沒有炸。這些驚人表演把那些參觀的人可嚇壞了。諾貝爾結束了安全表演之後，接着將發雷雷裝入深十五呎的鐵筒內，然後用雷末來爆炸，結果是翻天覆地地爆炸了！這時人們是完全信任了，猛炸藥也就廣泛地應用起來，諾貝爾在許多國家都開設了製藥工廠，很快地，他積聚了一百九十六萬一千五百九十九磅的財產，成為世界的一「炸藥大王」。

諾貝爾的事業到了完全成功的時候，他自己已是一位四十歲的中年人，在極端艱苦的奮鬥生活中，他沒有考慮到個人生活的幸福，他一直沒有結婚，在他顯赫富貴祿存着已死去三十年的唯一戀人。此時，他開始感到自己的孤獨而十分抑鬱，因為除了工作之外，他對什麼都沒有興趣：除了公司裏的同事之外，他沒有任何一個知己朋友，也沒有一個可以叫做「家」的住所，被人們叫做「歐洲最富有的流浪兒」。

為了改變這情況，他在巴黎買了一幢漂亮的房子，回到們兒時的與他而去研究發雷雷的詩篇，還打算從事文藝寫作，但他熟悉六國語言，不知該用那種語言。這一切，都沒有填補了他靈魂的空虛，而且還有另一個苦惱，開始日甚一日地一嚮着他的善良的心，這就是，他的發明已被廣泛地應用到戰爭去，成為屠殺人類的兇器，我們如果說，諾貝爾最初從事炸藥研究，就完全是為了作武器用，那也不是不真實的，從種種事實證明他最初的動機是很模糊的，他除了猛炸藥之外，還發明了一「巴立斯梯一」，一種無煙炸藥，那些都是完全適合於軍用的發明物，這就證明，他的動機並不是一開始就站到人道立場上，但無疑地他是漸漸地感到苦惱而最後終於深深地後悔了。

導演蔡楚生的門史

明 英

在中國，我們說蔡楚生先生是一位大導演，他是可以當之無愧的。雖然他自己一定要謙遜地不肯承認。

在中國，跟根兒就沒有給一些有良心，有正義的藝術工作者，安排下一條平坦可行的道路，我們就以蔡楚生先生為例，他的能夠獲得今天的地位，真是屢經坎坷，也受盡磨折，至今也還在受磨折。只是他始終一挺一往住，始終沒有因磨折而倒閉，始終堅定地站在自己的崗位上，面對着凶惡的現實，面向着苦難的人民，為藝術事業而奮鬥！這是蔡楚生平凡中的不平凡！

蔡楚生，是廣東潮陽人，一九〇六年一月十二日生於上海。六歲時隨了他的祖父和祖母親回到故鄉潮陽居住。他的家陣處在縣城數十公里的一個叫神仙里新鄉的小村子裏。那時候，在那地方風氣較閉塞，一切都都很落後，他自然沒可能進新式學校，就祇在村中古舊的私塾裏所設的私塾受過幾年的啓蒙教育。這以後，他就再也沒有受教育的機會了。

他的家庭是僅有薄田數畝的自耕農，他在九歲時就開始學習農業，以至逐漸成爲一個對田畝的任何工作都一拿得起一的小農夫！在此後的十幾年中，即使他已謀食他方，但每逢農忙，他仍須返鄉幫同家人一起耕種。

他從小就是一個十分聰明的孩子，但不幸那時候的警察老師，却常常誤會或其他的孩子們向頑皮，而用戒尺和籐條在他的腦袋上敲打。這往往使他憤不可言，而去倒在河邊哭泣。漸漸地他懷疑起人生來，他看到行商的橫行，村人的受苦，也看到遠山的荒放，和豪紳的行列，他學對着日月星辰，行雲流水。他思索，他苦惱，但都無從解釋這宇宙和人生的謎團。他曾試把河中滾滾的春水，寫作人生的激流，而看另投身進去，躍幸而未淹死，但當他掙扎着爬對岸上，看春水依舊滔滔奔流，并未變到任何形跡時，他不禁竟覺悲哀，而掛下無名的淚滴來。

他又得起來忙着掃地，倒灰盂和屎盂，揀水烟袋，開鋪板等等工作。他的東家有一位是抽大烟的，他爲着替他，在夜間更深以後，他因高度的疲勞，往往就站在昏暗的角落裏，在板壁上睡着了。最初他是沒有工錢的，但後來他每月有着一塊工錢了，這使他與舊得睡夢裏老夢見那塊錢像個個那數大的大洋錢。

十四歲那年，他所認得的字還是不多，由於店裏一位姓范的賬房先生的諷刺和啓迪，他開始了自覺性的求知——自學。但他苦於找不到書本，終於就偷偷發現范源源來的貨箱中，四壁都鑿有許多舊報紙，可以作爲紙本，就偷偷收集起來，又偷偷去藏在他東家們睡覺的白鶴籠式的吊扇上。每到深夜，他就躲在這白鶴籠裏，面對着一些發亮的燭光，和一本學生字典，偷偷打開那些報紙，在四壁的聲聲中，開始了一位一句地研讀起來。從這些零上零下的報紙和各地的通訊上，他才知道了世界又是那樣廣闊，人類竟是那樣複雜，而他也加不消自己的孤陋寡聞，和便求知慾越來越加旺盛。後來他又偷偷讀了一位「新派」的教習先生寄存在他家的許多雜書，和舊讀家中先人所藏的古籍，同時他也無時不偷偷地在學習着繪畫，以至懂得了一「師法自然」，而把家鄉的景物都作爲描繪的對象。

一九二五年是中國暴風雨的年代，那時他已是個二十歲的青年，由於革命潮流的激盪，他加緊了自學，並且以一種人道主義者的精神，出去參加各種社會活動。他第一次所看到的話劇是一「可憐的裴加」，這使他發生了非尋常的興趣，而在十五個幾乎不睡的夜晚中，完成了他第一個劇作。從此又自勵，自導，自演過幾齣戲，同時也經常給當地的報刊作畫和寫文章。

一九二七年汕頭的社會活動已經進入低潮，他既早已厭棄那小店員的職位，也更厭棄那窄小的死水般的環境，他要飛，他要向高處發展，他要到一個「能在全國共呼吸」的地方去！終於他擺脫了所有的職務，背着他父親，一個人偷偷地跑到上海去。

這個原算是「有抱負」的青年，一到繁華羅雜的上海，是幾乎在茫茫的人海中「迷失」了。他到自己的孤單和渺小。他所選擇的工作是電影，但所有較具規模的製片公司，都沒有一家肯收留他。他在四面碰壁之後，終於祇得進了一家專拍武俠影片的小公司裏去當打雜。由於一切都是新的開始，他不得不盡力勤苦地工作着，學習着。前後他繼續進過好多家公司，但待遇既菲薄，且常失業。因此他幾乎經常在樹舍和倒棚中掙扎。

一九二九年，他進那時規模宏大的明星公司，這是環境對他作嚴酷的考驗，他在受盡排斥、侮辱、桐臭、與迫害中，用一種「窮死」的決心與弱志來爭取工作！他提出「真、善、美」三原則，要求禁止狄先生和他合作，而用實質的作品來和那時風靡一時的神怪電影對抗。鄭先生感動

地接受了這個青年人的要求，任用他做副導演兼佈景師等職。在這樣的製作態度之下，他以全力幫助鄧先生完成了「碎琴樓」、「桃花湖」、「紅淚影」等六部電影。因工作和學習的過度疲勞，他會一度病得幾乎爬不起來，但他仍堅持著工作，而終於使這套的製作抬頭了！

一九三一年，由四位名導演和優秀攝影師的推荐，他加入了當時新期的最進步和規模最大的聯華影業公司，正式擔任了總劇和編劇的工作。初期的劇本是「南國之春」和「粉紅的夢」，接著因「一九一八」、「二二八」事件相繼爆發，他移居嶺南，與東山、王次凱、王三先生聯合編導劇社了全公司演員的「共赴國難」。從這以後，他跟著民生的劇本，和內憂外患的交相煎迫，開始排除了自己各種悲愴的唯美的詩人氣質，而把製作向視野無限地擴展開來！他從「迷失」而重新找到了自己的存在。

一九三二年，他編導了「都會的早晨」，和寫成「春潮」的劇本；一九三四年，編導了「漁光曲」——這部影片曾參加蘇聯國際電影展覽會。并且得獎；一九三五年導演了「新女性」，和編導了賣話片「小五義」，與寫成短片「兩毛錢」的劇本（上兩片都錄入「聯華交響曲」中）；一九三六年編導了「洪途別燕下」，和寫成喜劇「歌舞班」（「蓬海風光」之一）的劇本；一九三七年編導了「王老五」。這年一八、一三「滬戰爆發」，他去參加救亡工作，并為救濟傷兵羅氏寫成了「第七個九一八」的播音劇本，由電台向全國廣播。

淞滬撤守以後，在風聲鶴唳中，他因工作已無法繼續，立即易裝潛赴香港。先後他和司徒慧焯先生聯合寫成了「血濺黃山城」和「游擊進行曲」兩個電影劇本。同時他遷往滬區，從事收集漁民的生活，和被敵人的焚燒屠殺，以至起而抵抗的材料，寫成了「南海風雲」的劇本。一九三九年，他和軍事委員會政治部中國製片廠的海外廠——大地公司——合作，編導了「孤島天堂」；一九四〇年，他和中央宣傳部中央攝影場的海外廠——新生公司——合作，寫成了「新生」的劇本，和編導了「前程萬里」；一九四一年，他為民營的大觀公司編導「萬世流芳」，但未及完成而移居港事變爆發，香港淪陷之際，他在敵偽的網羅中，最隱隱伏了二十天，終於難在難民中輾轉奔回大後方。

在香港的這段時間中，他是工作與進修並重的，但因生活的困苦，和工作的繁重，他的體氣顯然又大受影響。

一九四二年，他住在桂林蘇湖邊一間潮濕的破屋中，因戰時電影工作的無法展開，他廣徵中外名著，決心從事寫作生涯。他在貧病交迫和諸般困苦中，寫完了五幕的輝煌巨劇「自由港」，當交給文風書局出版以後，他即將捲起來準備演時，因身心交瘁，而在剛排演前兩天病倒下來！後來得到文化界和各方友好的協助，才得住進了醫院去治療。

一九四四年五月，瀕於戰爭爆發，敵勢兇猛，桂局危急，他在紛亂中



劉雲波女醫師

朱自清

劉雲波是成都的一位婦產科女醫師，在成都執行醫務，上十年了，她自已開了一所宏濟醫院，抗戰期中兼任成都中央醫院婦產科主任。勝利後事學校醫院院長到南京，她不能分身前去，去年又兼任了成都高敬醫事職業學校的校長，我發出這一串應酬，真用忙是個人。忙人頗不搭手，難的決定不掛名而不做事；她是見忙於工作，並非忙於應酬等等。這事不因忙忙而馬虎，卻處處感到她的責任，忙人最容易犯怨子，瞧不起別人，她卻沒有架子，所以人緣好！就因為人緣好，所以更忙，這十年來成都人找過她的太多了，可是我們沒有聽到過不滿意她的話。人緣好，固然；更重要的是她對於病人的無微不至的密切。她不是冷冰冰的在盡她的責任，盡了責任就罪無事；這是一念茲在茲的。

劉醫師和內人在中學裏同學，彼此很要好。抗戰後內人回到成都故鄉，老朋友見面，更是高興。內人帶著三個孩子在成都一直住了六年，這中間承她的幫助太多，特別在醫藥上。他們不斷的去她的醫院看病，大小四口都長期住過院，我自己也承他送打了二十四針，治十二打腸潰瘍。我們熟悉她的醫院，深知她的為人，她的確是一位熱切的婦產科。她在成都那聖大學學的醫，在那兒住了也上十年。在她自己的醫院裏，除婦產科外她也看別的病，但是她的主要的也是最忙的工作是接生，接生的人最多。她約定了給產婦接生，到了期就是晚上睡下也在留心著電話。電話來了，或者有人來請了，她馬上起來坐著包單就走，有一回一個未預約的病家，半夜裏派人來請，還來坐著散在窗外，從來沒有請她去過產婦，也沒有個介紹的人。她卻默默的答應了去。包單到了，一處田邊打住，來請的人硬要硬走幾條田埂才到那家。那時夜黑如墨，四壁無人，她問，該不會是那裏的騙局罷！但是只有大著膽子硬起頭皮跟著走。受了這一次虛驚，她卻並不以為怪，更不覺這道種半夜的郊外素不相知的人家的邀請，她覺得接生是她的責任，是充滿了熱情的。她對於住在她的醫院裏的病人，因為接近，更是時刻的關切著！老哥見她可跟護士小姐們招呼還帶那機。特別是那種情形嚴重的病人，她有時候簡直不吝的陪著。她

扶病遠遊，由各地文化界友好的護照護送，在離民難途，與屢次的出生入死中，經千餘里的流亡顛徙，八個月的艱辛跋涉，才於去年的年底逃到了重慶。

一九四五年二月，他進中央電影場任總導委員，但因體力未復，無法工作。他計劃着寫些流亡隨感，想出一個「亂離走難」的集子，也因精力不濟未能終篇。是年八月，日本向盟國投降，他候船至次年的一月才得東下。他和他的妻兒——他們已有三個女孩子和一個男孩子，重在上海聚首。又由友好的支助，他得進醫院去作徹底的治療，他的體魄逐漸恢復起來。

一九四六年的六月起。他和鄧吾里先生合作，替胡蝶編導「一江春水向東流」的劇集「八年離亂」，和曹煒虛編導其後集「天亮前後」，而於一九四七年的十月次第完成。

一九四八年春，他在計劃寫作中的是電影劇本「西湖春曉」。

從蔡先生上面這一段經歷中，我們可以了解他的遭遇，可以了解他的為人，更可以了解他的工作精神，乃至他的人格。他所編導的影劇雖說在數量上不能算是「多產」，然而在質上却無一不堅實。亦無一不健康，更無一不在表現他的「進步」，——這也就說明了他的工作態度是怎樣嚴肅，認真而又踏實！這一切，蔡先生是值得我們學習，讚揚和欽佩的。中國的影劇事業，雖然目前是處在風雨飄搖之中，但，從遠處看它是有着光輝的前途的。作為導演蔡先生，在過去已經有了光輝的成就，同時也就用他的辛勤工作預約了光輝的將來！我們應該祝蔡氏早日完全恢復健康！

(第三年第七期)

論梁啟超 (節錄) 俞頌華

我嘗聞一位朋友說：梁氏病重時，有一位在上海的他的老友，年事已高，仍不大大出門，特地趕到北方，想問問他有何遺囑。但見面以後，梁氏仍非常積極和樂觀，打算在六十歲大段前完成幾種著作，每次見面，都是非常高興，談得與會甚濃，竟無法問他有何遺囑，結果慶然而返。後來梁氏在彌留之際，還是與平常一樣的高興談笑，毫不知道死亡的將至，亦毫不感覺到死的痛苦。這些事如都確實，我說他一生快樂是有根據的。

(節錄第一年第一期)

沒有結婚，常和內人說他把病人當做了兒子。這決不是一句空話，她是認真地愛着她的病人的。她是個坦坦的基督徒，有着那大的愛的心，也可以說是一慈母之心——我曾聽過一個被接送給她的，就用的這四個字。她不忍降臨的病家，住在她的醫院裏的病人，不論貧富，她總叮囑護士小姐們必老一樣的和氣，不許有差別。如果發覺有了差別，她是不留情的教訓的，街坊上去免費接生的醫院裏看病，她常常免他們的費，她也到這些窮人家裏去免費接生。對於朋友自然更厚。有一年我們的三個孩子都出疹子，兩歲的小女兒得了猩紅熱，兩個男孩子轉了肺炎，那時我在昆明，內人一個人要照管這三個嚴重的傳染病人。幸而劉雲波請許小女住到她的醫院裏去。她盡心竭力的奔波着治他們的病，用她存着的最有效的藥，那些藥在當時的成都都是極難得的。小女眼着活不了，終於在她手裏活了起來，真是憑空的檢來了一條命！她知道教養肝的弱，一個錢不要我們的。後來她給我們看病吃藥，也從不收一個錢。我們呢，卻只送了一秀才人情——一副對子給她，文兒是「生死人而肉白骨，保赤子如拯斯民」，特地請葉聖陶兄寫：這是我們的真心話。我們當然感謝她，但是更可佩服的是她能把病人當做愛人的熱情和責任感。

劉醫師是逢着劉萬和先生的二小。劉老先生創了成都的劉萬和湖布莊，這到現在還是成都數一數二的大鋪子。劉老太太是一位慈愛的勤儉的老太太，她的家庭教育是極嚴的。劉醫師敬愛着這兩位老人。不幸老太太去世得早，老先生在抗戰前一年也去世了，留下了很多幼小的者。劉醫生在那次大學得了博士學位，原想再研究些時候，這一來卻趕着回到家裏，負起了教育弟弟們的責任。她愛弟弟們，管教得極嚴。現在弟弟們都成了年，她又管着姪兒姪女們了。這也正是她的熱情和責任感的表現。她出身在世家，富家出身的人原也有富刻的，也有慷慨的，她的慷慨還不算頂稀奇。真正難得的是她那不會厭倦的同情和不辭勞苦的服務。富家出身的人往往只知道貪圖安逸，險些這讓給自己找麻煩的實在少有。再說一般的醫師，也是冷冰冰而認真就算是好，像她這樣對於不論什麼病人都親切，恐怕也是鳳毛麟角罷！

劉雲波醫師致本社信

貴社要我發表意見，我生平對於言而敏於行，心所關是，只憑照著作去，不求譽，亦不避責，此題或是我受辱所現，抑或我與貴社人素習使然，則不可得而知矣。

(第三年第五期)



獨裁學徒戴高樂

幼 崧

在這叫聲戰爭的聲浪滾滾微響的時候，國際局面似乎是一天天緊張起來了。「西方民主」的陣營裏包括了阿根廷的委倫之流以後，又在企圖邀羅弗斯哥了。如果希特勒和莫索利尼現在中間，我總一定也會在委倫之列吧。在這種氣氛之中，戴高樂的特別活躍是無足怪的事。

照戴高樂的扶持者和擁護者的說法，這位英雄簡直放了一個輝煌的偶像，法國西的救星，法國人的恩主。事實上，戴高樂象徵着「西方民主」在法國的一道最後防線，其被最重視是不難想見的。有了美國的積極支援和國內道義力量的支持，戴高樂確是聲勢日見提高了。他在夢想着做一番轟轟烈烈的「偉業」，造成一個雄赳赳的奇蹟。

戴高樂曾經屢次發言，無論如何，法國決不容許也不容許任何形式的獨裁者。語是對的，但除希特勒和莫索利尼而外，近世獨裁者們似乎還沒有那一個不給自己披上民主的外衣。每後有人指出戴高樂野心勃勃地想當獨裁者，他的黨徒們就申辯說：他如果有這種野心，早就可以趁着一整個法國在他掌握之中」的時候實現。好像此公之不會實行獨裁，竟是由於在心願，維護民主精神，而與民主勢力所給予他的壓力無關似的。據戴高樂的明白表示，他所需要的不過是一個「權力極為集中的政府，使行政首長道義對國家大事的時候無須完全顧及議會」的爭論，就可以採取迅速而有效的行動」而已。換言之，議會既好裝裝場面，你叫牠而騰風氣，那就未免太麻煩，

太不「民主」了。如是而已，何能謂之希圖獨裁？

要認識我們這位英雄的本來面目，下面幾點是不可不知道的。

(一)他的淵源和經歷——這位「獨裁學徒」(民主人士給他取的雅號)出生於一個天主教和保皇黨的傳統很感頑固家庭。他的父親是一位嚴厲的教師，他的萬尼之中的後來當了主教，有的成了財閥和極端右傾的政客。老戴高樂對於宗教學生與宗教家，他對於自己的兒子當然也不會放鬆：所以我們的英雄確是「幼承庭訓」，也可以說是「家學淵源」。後來他又受過天主教學校的教育，最後才專攻軍事學；一九一二年畢業於聖西爾軍校，隨即被派到貝當部下服務。這位愛國賊首先曾與戴高樂的，從那時候起，他們才開始保持著很深的反感。戴高樂會將他的兩部著作獻給貝當。其中之一還是受命於貝當而撰著，並由此老戴高樂被訂過的。法蘭西行動刊曾經過過，戴高樂是貝當是得惡門徒之一。這種榮譽地位甚至至今仍為之無愧的。雖則貝當做了傀儡元首之後，他們兩人表面算是分道揚鑣，實際上還是一致，無怪後來貝當在牢獄裏還特地把戴高樂的照片掛起來，並且老淚縱橫地託人敬候這位早先的部下，因而得以減輕自己的罪刑。

第一次大戰中，戴高樂未能建立甚麼功勳，他於一九一六年被俘，直到戰爭結束後才被釋放；隨後他就到波蘭去，在波蘭地主和貴族們的僱傭戰役中志願參加了第五機動兵團。後來他還在一個波蘭軍官學校里當過一個時期的教官。他的首露頭角就是在這裏，同時也就是在這裏，他和那極端頑固的獨裁開始了密切的往還，因為獨裁正是從一九二〇年被法政府派去援助波蘭白黨的時候。

戴高樂從波蘭回來後，法國參謀部派他入巴黎軍校「深造」，據說他在這裏大露鋒芒，表現出一卓越的軍事才能和見解」，大受貝當的賞識。

據說他打破了法國的軍事傳統，創立了新的理論，在彼時的講習證明了他的見解之正確，後來德軍進攻法國時的短促戰爭又證實了法國傳統戰略的謬誤和他的理論之健全。照崇拜戴高樂的人們的看法，當初他的意見如被採納，法國是根本不會戰敗的。

(二)他的軍事理論——戴高樂有一部「名著」，叫作「將來的軍隊」，他在那裏面批評馬奇諾防禦不是以抵抗德軍的進攻，主張盟軍必須機械化，機械化，必須火力強大，並強調坦克的作用之大，極力主張組織成若干坦克師團；此外，他還力言陸軍應有空軍的配合。他是一位十足的純武力主義者，他的理論和納粹將領們的見解是頗為相似的。所以戴高樂的「軍事天才」在法國還沒有被人推崇的時候，德國參謀本部早就予以重視了。可惜他不曾效忠於希特勒，否則納粹德國也許是不會亡國的。

(三)他的政治頭腦——戴高樂另有一部名叫「純粹哲學」的「傑作」，也寫「將來的軍隊」一稿，充滿著個人英雄主義的色彩和蔑視民衆的觀念。據他看來，天下事全是極少數人所支配的，「無知愚民」祇可供他們的驅使而已。他那「職業軍隊」的理論深深地浸染著蔑視人民和仇恨人民的心理，遠在前述兩大「名著」裏充分地表現出來了。據戴高樂說，「向我們有好的人，對有實能的人並不怎樣讚賞，向他們討好的人却更能夠博得他們的歡心；和他們講道理他們是不

大接受的，說言却容易使他們悅服。」換言之，老百姓是不辯是非的，是祇配被英雄們欺哄，玩弄和驅使的，他又說過：「一切人民和對軍隊一玩弄，祇須予以好的首領，那一切就都行了。」另外還有一處，這種無視民衆的口吻更爲明顯：「這些政治動物（指民衆）當軍組織，即秩序與領袖。」他理想中的社會秩序就是換派革命勢力，壓服勞苦大眾及一切民主分子，恢復六十年前即已廢除的天主教特權，以及取消各種國有法案等等——這就是他的「秩序」的意義。這兩年來戴高樂在言行方面業已把這種主張隱隱表達出來了。

戴高樂的腦子裏充滿了英雄崇拜主義，他心目中的「領袖」完全是希特勒型的。他說：「沒有偉大人物，甚麼事都做不成，而偉人之所以爲偉人，是由於他們有做偉人的抱負。」在他看來，一個偉人最要緊的是必須具有「充分的自尊心與心理和堅定而睿智的長處。」他的理想人物是一個獨裁者，征服者，冒險家。至於人民，是要以服從爲天職的。戴高樂老實不客氣地把他自己老早就放在領袖之列了。法國人的領袖，除了他，還能有誰合理呢？

戴高樂所迷信的武力，所崇拜的是強權。當初達尼第和雷諾等迫逼張伯倫，採取對德妥協政策，戴高樂是完全同意的；他祇願對於法國軍事機構之軟弱無能，認爲那就是法國不能強硬對德的唯一原因。事實上，當時的法國政府如果不是由那些頑固分子和投降主義者組成，而是由一些切實採取集體安全政策的人負責，與歐洲友好和平的各國積極合作，那一定可以迫使希特勒的兇相。但是戴高樂的想法不是這樣。後來他任命英倫的時候，對國內廣播，呼籲繼續抵抗，便祇將這責任付託於軍人，完全沒有把人民的力量放在眼裏。自己逃到安全的地方，修築抗敵的英雄堡，固態如此，自足足穩。在貝當投降德軍，租德僑僑政權的前夕，戴高樂曾與耶吉爾商討將法

國領入大英帝國，成一個自治，一非自治的領地。德國投降後，他若吞併那日已漸漸投入美國的懷抱了。據戴高樂崇拜者邦尼在巴黎評論說，英法合併的擬議是戴高樂提出的。邦尼對戴高樂的動機會有這樣的解釋：「當時成信的理念在法國已大爲動搖，如能依歐洲唯一具有千百年王權政治傳統的國家，獲得他的支援，便可恢復成信的理念了。戴高樂之擁護君主政體，在這裏又有了一個證明。這就是說：有一個國王，那便是英國的國王。紹比克和羅強就「至於後來戴高樂依附英國，可以說由前年法國派到聯合國去軍事代表團團長馬約將軍在戴高樂下野七個月後給他的一封信裏看出一點道理來：「附上以臨時政府主席陳說一件。我特別強調地說，世界上現在祇有一個強國，就是美國。因此努力均衡的政策現在是不合時宜的，必須不惜地與美國變地予以改正進行。很明顯的，無非這是崇拜強權，依附強權而已。戴高樂之所以沒有和希特勒合作，祇是由於他受着歷來法法互相仇視的心理所支配，他對法蘭斯主義和希特勒的行徑，則不僅沒有反對，而且在本質上是十分敬仰的。」

(四)他的抗敵工作 戴高樂在法國淪陷期間，自己已命圖外，等待盟國的勝利和軸心國的垮台。爲了日後也要分享勝利的果實，他仍在法屬非洲殖民地從事「建軍」，以示「象徵」他對打倒軸心國的一分子力量。同時他也組織了國內的「地下抗敵工作」，主要的活動就是破壞法國人民的抗德鬥爭。他利用「革命行動委員會」這個極端右派的恐怖組織，以達獲取政權的目的。這個委員會的首領是大流頭子戴斯勒，戴高樂對其非常贊賞，視爲左右手。戴斯勒領導着以抗德爲名的 B. C. R. A. (後來改稱 D. G. M. R.) 幹着另一種不甚光榮的勾當。這個「抗敵」機構取了倫敦戴高樂總部的嚴格命令，絕對不許以金錢或軍火以任何援助給予包括義勇軍和游擊隊的抗敵組織。不但如此，他

還不遺餘力地多方阻撓，破壞，對那些願意鬥爭，認真從事抗敵行動的進步分子給予以迫害和打擊，或則嚴厲中傷，甚至不擇手段，向這些當局告密，祇求剷除那些不合戴高樂脾性的「危險分子」。這，就是戴高樂的「抗敵工作」。

(五)他的抱負和手段 戴高樂也和貝當一樣，口裏雖說擁護共和制度，內心却把共和看成眼中釘，非把共和推倒他不甘心。他的抱負就是要做一個獨斷獨行的統治者。希特勒和英樂利尼的失敗並不足以警戒他——在他看來，他們都祇是在軍事上失敗而已。多年來，他無時不在積極準備，利用一切機會，採取一切手段，以求實現他的抱負，「拯救他的祖國」。

戴前他主張訓練十萬機械化部隊，總六個連克前開，據一位軍事專家的批評，那是不足以保衛法國的，但用以實行政變却是足夠了；而戴高樂所最關心的本不是國防問題，而是如何獲取政權，實行獨裁，奴役民衆。經濟方面，他也早就暗地裏作過準備功夫。前年五月間，繼戴斯勒主持 D. G. M. R. 的利比爾，曾給臨時政府主席古恩，遞過一個文件，那裏面報告了消息。

戴斯勒曾遞給七千七百萬佛郎，企圖成立一個特殊「財庫」，以供實行政變之需。現在戴高樂內外都有了積極的支持者，自然不致財源，無須那幾萬萬苦心了。

戴高樂對戴斯勒那一幫傢伙是非常贊賞的。戴斯勒曾梯上放着一張戴高樂照片上，就有這位領袖的親筆題字：「願我最好最早的一同志，以示絕對信任之意。」前次的案子揭發之後，舉國譁然，但因戴高樂極力改法的結果，戴斯勒却祇被處了兩個月的監禁。現在組成戴高樂陣營的分子包圍很廣，但不管是那方面的角色，都是代表國內的獨佔資本集團和特權階級的。所謂「藍色計劃」就是他們合謀；他們的目的就是更換共和制度，推戴

民主政治。這個運動的要角德伍畢安伯爾，導演着他手下的囉囉們經常幹着一些恐怖行動和與風作浪的勾當，以非法手段打擊進步分子和民主力量，同時製造恐怖和不安，以圖混水摸魚。

一味投機的社會黨在布魯姆之流的領導下，也被戴高樂拉攏得很密切了。前面說過的畢約將軍給戴高樂的信裏就提到過他們之間的勾結：社會黨當然不及人民共和黨爽快，但他們對我的見解（即指追隨美國的主張）反應頗佳。不過他們表示你最好做一些民主的姿態，祇要面子不過得去，他們一定可以拉過來的。我把實際情況告訴他們之後，他們就大為震駭。他們現在很明瞭你的重要，也感覺到惟一強國對你的重視了。

在依附美國的共同宗旨之下，他們是站在一條陣線上。社會黨雖則自命為「第三方面」，事實上却已成了戴高樂的尾巴。

美國當局現在是十分重視戴高樂這個寶貝的，李海上將和蕭立德之流更是竭力為他吹噓，他得到的外力支持顯然是日見增加了。

戴高樂在他自知沒有把握，不能實行獨裁的時候，自願下野。現在他自登時機成熟了，於是堂堂正正地宣佈他更趨取政黨的願望和計劃，毫不隱避，毫不猶豫了。全部的右派報紙和刊物都在頌揚這位英雄，認為法國沒有這樣一位元首簡直就無以圖存了。戴高樂手下担任宣傳工作的噫噫們編了許多香刊，硬把歷史大加修改，虛構事實，要叫大家相信他們的領袖是抗德鬥爭的領導者，而且是惟一抗德英雄。他們在內外支援之下，有的是錢，有的是會做宣傳的能手。「自拉自唱」，戲，大概還會有得看吧？

(第三年第六期)



梁神經「德政」記

·硬水·

提起梁神經，便使我聯想到凶煞，瘟神一類可怕的惡鬼。在桂南，有一個時期，他的拜成竟夠比得上三國時候「能止小兒夜啼」的張遼。

他是貧賤人，本名龜嵩。所謂「神經」也者，是由於平素的不循規矩，胡作非為，以及莫名其妙的好行所掙來的綽號。

抗戰初期，他由中將資格，任桂省××區民團指揮官（相當於現在的區專員）。是各區指揮官中首屈一指的暴虐者。由於官位與時趨，助他成了一個敵人不敢睨目的魔王。

「先斬後奏！」這是他唯一的一口頭禪。他不但自己實行它，而且命令隨從都照樣行它。有一次，他出巡至陸安，他的隨從，我想，比起令到那項項喉嚨不靈的秦始皇更威嚴；兩部卡車，頭一部滿裝開路先鋒衛兵，後一部是他自己和隨員。在出巡之前，先行文曉諭所屬各地，以便準備一切歡迎事宜。照例是，縣府鳴鑼催促民打掃街道，每戶門前懸掛三角紙旗一面，上寫「歡迎」二字，街上滿掛着「歡迎梁督高功」的彩旗。一類類的標語，在卡車未到之前數時，隨府開府官員須率各附屬機關各學校員生以至壯丁，婦女，每人自備歡迎旗一面，浩浩蕩蕩，出城迎接；卡車來到時，鞭炮一直從城外放到縣衙門前，忽然他在車窗中望見居民的屋子全都蔭蔽不坑，於是命縣長即時着百姓將石灰粉隨所有衙門牆，以此祝嘯，並命令衛兵數名協助督導。這水練練一道牆，由縣而鎮，而街，而甲，而戶。頃刻間整個縣城便籠罩着過量的石灰氣。這

時候，數名殺狗破戒的衛兵在街頭出現了。他們看見兩街各戶全都封上灰粉，只有一家門扉還留着一道縫隙，於是那口大鑼小鑼的叮叮響，引出來一位五十來歲的戶主，他們命他除去門神，他為了迷信，執約不肯願從，即刻，門門上手拉猴戲了一下，可憐的善良的老人家像宰牛殺狗地了！衛兵們觀看無事地大搖大擺走開，你不要替他們擔心，他們有的是「先斬後奏」的政術，而且連一奏一都不講要哩。過後，究竟梁神經知道沒有，不得而知。總之，這件事沒有下文。

二十七年夏，他出巡至同正，桂南一區小小的山城。那時我在那間小學校當教師，當然，我不能例外，也和別人一樣拿着小旗，在午刻後的烈日下到郊外去「歡迎」。那天早晨，頭一部卡車先到了，因為不能遲直駛入縣府，東門街口橫阻着一座石牌坊，還有石級。衛兵們提議要即刻拆去牌坊，於是驟然火速派壯丁去拆，一面傾隊到郊外去。下午二時許，梁神經在人們焦急中到來了，大眾在鞭炮的聲聲聲中，隨着慢慢行駛的卡車駛回縣。到東門街，啊，真是奇怪一般，石牌坊拆平了，石級也填上泥土。更奇怪的是，牌坊舊址旁邊直挺挺躺着兩個半死的血淋淋的人，還有兩個老婦朝街心跪着，據說，這叫做「捆馬告狀」。可惜不是「馬」，不能「捆」，卡車直駛過去了。

當這驚心動魄的場面映入他眼簾時，他並不動心，仍舊保持原來優傲而嚴厲的態度。雖然明知道這恐怖的血案，是自己的衛兵給弄出來

的。

一戰事來了！這兩個兇惡的衛兵一定要受嚴厲的懲罰了！... 梁帥經過了縣衙，把縣長罵了一頓，並命他即刻傳警長與縣長來問話。...

被傳的一列人看見這威勢，嚇得全身發軟，恰像國王爺面前的小鬼，有的竟胆落下來。因為總子軍棍拿來了，可是沒有用着它。...

一場騷浪，雖告平息，而我們的學校里緊接着來了恐怖：因為梁帥極愛唱歌，雖然他自己並不會唱，每到一處，必招集當地學校教師在指定地點唱，...

李鴻章遊義趣聞

李鴻章遊到意大利，意大利國王設宴款待，食品中有牡蠣，李鴻章偶然不小心，把牡蠣殼覓在地上，皇帝壯怒，低聲奉旨，鴻章即不得那些，裝起依然自若的風度，國王看見了亦自覺其牡蠣殼，於是簽賞一效章，...

朱儂先生之言

朱儂先生在新民晚報發表其文，題為「遠東唯一勝敗圖」，並舉例以證之。其一曰：日本警察開槍打死華僑，並會因而得獲，其二曰：東亞聯合國軍事法庭審訊戰犯，...

朱儂先生之言

那末，總幹者的鬼魂當然全都被留在那里。可是，那罪狀究竟是如何構成的呢？只有鬼知道。表面上，他像被敵軍擄得十分狼狽，而實際上却是一個頂好的發財機會降臨到他頭上了。...

李鴻章遊義趣聞

李鴻章遊到意大利，意大利國王設宴款待，食品中有牡蠣，李鴻章偶然不小心，把牡蠣殼覓在地上，皇帝壯怒，低聲奉旨，鴻章即不得那些，裝起依然自若的風度，國王看見了亦自覺其牡蠣殼，於是簽賞一效章，...

幸好某縣長早料到這麼一着，晚飯前送來兩張油印歌譜，歌名我忘記了，只記得一首詞兩句是「住，吾願在」。這大概是縣長預先向梁帥請的詞以討來的。於是乎「來，吾願在」的歌聲即劃響全校。...

這區區，是他的癖好，幾年來在他轄門下的區域，所有坊門及其他建築物的匾額，三分之二以上都是他利用種種方法獲到題寫的機會而題寫的。我們在本地區各縣各鄉，隨處可見到那類得自一種精緻的牌坊，以及他的題字。...

(第三年第五期)



無恥作家阮大鐵及其作品

公盾

「恥之于人大矣！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孟子
「為大臣而無所取，無所不為，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五代史：馮道傳

一 「登龍有術」

阮大鐵是明末的「文化人」——名氣頗不小的「作家」。
但他可與歷代作家不同：歷代的作家們大半是窮漢，他則不祇能過豐足食的生活，而且在過餘之餘，還得領子弟富貴，藉以交游結納。歷代作家們對於「文字」是於於奔命，他則不領一位列公侯，而且調兵遣將，大事運籌不與他崇拜的「復社」作家如吳大尾、侯方域、陳定生們。

他人不作無名，這位賈兒「作家」——阮大鐵則「官運亨通」。
這由於他太「諂時務」了，「一諂時務者為官」官運自然亨通起來。他的「作品」是可以作為察官與閣官們茶餘酒後的消遣品，他又不像另外「登作家那廝」——「視什麼」正義感，「人道主義」，「熱情」，「為人民」，「追求光明」……等。對於大人們聽起來腦子會發癢的口號，他反正「諂時務」是獨家專人的，他知道自己大可不必「限俗」，他聰明地把握到了「上之所好好之，上之所惡惡之」的處世之理。至平所謂「上」，當然是指「現實」的「統治主人」，所以爾後，勢利地說，他諂時務，諂賈為閣黨首領時，他拜魏忠賢做乾爹，魏忠賢失勢時，立刻翻臉，「馬士英走運時他與魏忠賢做同僚，馬士英及魏忠賢失勢時，立刻翻臉，他立刻開了城門迎接……這廝「諂時務」的「俊傑」，怎麼王公大人們會不把他當作「賈兒兒」看待呢？他怎麼不會「成名」呢？

二 閣黨的「聖」

當閣黨王朝時皇帝對他的臣子不信任，將人民看作仇敵的時候，閣官便成為他唯一的靠山和助手。
明王正德年間，閣官已設立了「東廠」、「西廠」與「內廠」等「秘密警察」機關，「舉國大捕，窮鄉僻壤，人民驚惶如劍劍，一級級地出了宮廷，操縱錢、稅、鹽……等國家財源，對人民敲剝剝削，「搜括銀血，以供進奉，大率入公府者不及什一」（明史）。魏忠賢由校好聲色，將大權托與閣官魏忠賢，造成閣官空前的輝煌與鼎盛時代。當時「小人好趨趨利者，趨魏忠賢之門」，「做好固寵之徒又從而羽翼之」，吳，楚，浙，三黨便是受到閣官利用的，其中不乏「女人迷士」，為的是加入閣黨可保富貴。正因如此，這位「諂時務」又「善於交遊」的「作家」阮大鐵，一出

山也便「認賊作父」——投向閣官的集團，充一員要角。
阮大鐵其真心真意，他早就知道這閣黨雖能執政，却已遭人民共棄，所以在萬曆四十四年他得中進士之日，就會立刻拜訪富朝與閣黨相抗衡的東林首領——他的同鄉御史左光平，請求引荐。天啓四年春，吏科給事中魏忠賢，他原可補入，可是，東林即要趨兩星，高聲譁，楊廷選們——「偏說他聖聖人人格，把魏大爺中補了這個缺，阮大鐵却「大材小用」地補進工部。這可把魏忠賢，他決定「不做二不休」——就這麼，他加入了閣官的集團。閣官魏忠賢，「與霍維華，楊廷選，倪文煥結為死友」（明史馬士英阮大鐵列傳）。

當閣官及其黨徒們向東林黨全面進攻，魏忠賢御用五虎首領獻上「天鑿錄」及「同志錄」閣黨發誓東林在朝在野人士之特，「作家」阮大鐵第一部「得意傑作」寫成了，這是中國「匿名單」寫作中的一部傑作。「一百官圖」。在「一百官圖」中，「作家」阮大鐵不顧其詳地彙集了全部東林黨以及傾向東林黨思想的人們名字，並對每一個人加以極詳盡的註釋，如某人狡黠，某人該逐，條理分明，先後有序，材料豐富，蒐羅四野，魏忠賢便依了這一部「作品」一一擒捕。在殺害楊廷選，左光平等冤獄案中，他的「作品」起了很大「現實」的作用。

但阮大鐵是聰明的。為了避免人們的煩言厭了「一百官圖」給他的主子立一大功之後，他立即請假回到他的故鄉安徽懷寧享清福去了。正是當楊廷選左光平等們慘死獄中，在朝在野的東林黨人紛紛殉命之日，正是「作家」阮大鐵「春風得意馬蹄疾」的時候，他高興極了，對鄉里朋友誇着「眼光遠大」。不久，他即奉命召還赴京，擔任「太常少卿」的職務。「登龍有術」，發得百倍。

他對於主子魏忠賢雖奉承得無微不至，但魏忠賢對他的阮大鐵，「又險慮其不足恃」（明史）；不能做他「親士」的靠山。所以他一面時常去拜訪魏忠賢，討他的信任，另一面又用魏忠賢魏忠賢的驕兵，把拜訪魏忠賢時遞的名片退還，以防魏忠賢再一倒台時的拖累，做了幾個月官，「名利雙收」之後，他又聰明地請假回家享福。
事出意外地，崇禎末年由檢閱之日，閣官份子被清議，魏忠賢與客氏凌遲處死，崔呈秀等六人斬決。但當崇禎臨危的消息傳來，對於閣黨尚未加罪結之先，阮大鐵早就「未雨綢繆」地起草了兩個奏章，一份是敬勸

捕了。那時魯王威國與馬，馬既得到消息立刻舉債往投，可是魯王的臣下可不愛他們，山陰七十五歲的老領子王恩任寫一封信當面送給他們，罵得痛快淋漓：

「君臣等兵權獨握，從不聽戰守之爭，只知貪黷之謀，酒色逐君，門閤固黨，以致人心惶惶，土氣不振，叛兵至則束手無策，強敵來而先期逃走，致令乘與播遷，社稷邱墟：以職上計，莫若明水一盞，自刎以謝天下。」

寶現此路不通，阮大猷立刻到金華投奔宋大猷，又為人民所逐，最後他決定到廣州投他的同鄉方國安去了。在方國安軍中「欲藉捐募日談兵，一扎，就是鬼谷子也難透一片機關；邊着劣飯腔，略把嚼唇款一派，饒他王大猷自謝三寶，宋之督，刑部尚書蘇赫及方國安等赴江乞降」，阮國的黃天原形出露了。他還自我介紹，充任清軍入棧從嚴進攻福建唐王朱由健的嚮導，但他的臭名已「名聞中外」了，連敵人都用不着他，在牛路便把他殺屍身死。

這是作家阮大猷「光榮」與不平凡的一生。他「為人清澗，做事精靈。渾身上下十萬八千樹毛孔，孔孔皆是才識」；遇着騷難事，只須眼睛扎一扎，就是鬼谷子也難透一片機關；邊着劣飯腔，略把嚼唇款一派，饒他孔聖入草裏他三分真箇。阮大猷與蘇赫等：「可憐他這等騷難事，與他孔聖入草裏他三分真箇。」阮大猷與蘇赫等：「可憐他這等騷難事，與他孔聖入草裏他三分真箇。」阮大猷與蘇赫等：「可憐他這等騷難事，與他孔聖入草裏他三分真箇。」

三 「作品」批判

然而，由於阮大猷曾在「黑船」以外寫下十數種傳奇劇曲，所以也博得不少後世士林對他「天才」的「尊敬」。特摘引以證：

「……關於烏白之外，間有名篇，求其辭律聲律，幾符比興者，則惟燕子箋一書……」（清燕子箋新序）

「桃花扇傳奇，為阮氏之作。實則阮氏文書，可認為出於天才，非尋章摘句，雕蟲小技者所能辦也。」（燕子箋新序）

「阮園海家優，諳園目，露情理，諳園簡，與他班孟浪不同，然其所串院本，又皆主人自製筆力勤，露出苦心，與他班之諸君者又不同，故所戲演，本本出色，脚脚出色，齣齣出色，句句出色，字字出色……」（陶菴憶夢卷八）

「燕子箋一曲寫交兩美，燕合雙妹，設景言情，具技巧思」（曲話卷三）

這不都是告訴著我們：阮大猷是堪與「關鄭白馬」相提並論的「作家」麼？阮大猷的作品是否應該如許崇高的評價呢？揭開他的惡德，我們從他的「傑作」平心考察一下。

阮氏留下的「作品」，共有「井中盟」、「鞦韆子」、「桃花笑」、「賜恩環」等十餘種，以「燕子箋」、「十認錯」、「春後談」、「赤尼合」、「石渠四種」為最著。

阮氏「創作」目的何在？他為什麼要寫作？原來他「寫作」的目的完全為了自己「升官」兩字，他把他的「作品」當作「進身之本」。在南京時期，他利用自己編導的戲去交官，「福王就位南京時，阮大猷以吳越作朱希淵，寫燕子箋寄進高雲中。」（王德祥：秦淮雜談）所謂石渠四種傳奇，全是進貴喜宴樂的皇帝庶禮品，叫福王「聖心大樂」立刻命合把「燕子箋」抄發總綱，叫歌妓們入唱，定為「中興一代」之樂，阮氏得意升遷了。

他的「作品」在當代起了很大的「作用」，這就是在「風雨如晦，雞鳴不已」的國難日，擊鼓昇平氣案，紛紛南明政府的門面，使人民無視乎國難之嚴重，同時叫敲擊的隨王及官吏士大夫們更沉迷於聲色之樂，見不到現實中火藥與血腥的氣味，忘却北方半壁河山已落胡人手上。從康熙統治階級，激發人民，促進全面亡國，在這方面，阮大猷的「作品」是有他的「意義」與「作用」。

阮大猷「作品」中寫出的主題是怎樣的呢？

「陶菴憶夢」中對阮大猷創作說得最好，「其所編諸劇，蓋世者十之七，解嘲者十之三，多感毀東林，都有國黨，為士君子所唾棄……」儘管有人以為阮大猷「此公未嘗不知生平之潔潔，而欲改其門面，以示悔過。然而清流君子持之過急，惡之過嚴，使之流芳路塞，遺與心甘」（劉夢居士）

然而從他的一生和他的「作品」看，其實他可沒有「悔過」過，他是「留強」的，在他的「作品」中，處處為魏園造謠，以「代表作」——「燕子箋」為例，一般人以為「燕子箋」裏的男主角翁卷都便是阮大猷本人化身，他先認識妓女華行雲——華行雲與飛雲在呈秀，後與吳家女柳飛燕——嘯已之與東林通聲氣也，華行雲與飛雲的容貌完全相似；最後經歷一波波折折的愛情，終於「一夫兩妻」了。如果作者的「主題」果有所寓，那末，作者對魏園的看法應當是：國難與林林無所謂，他們可以任阮大猷的身分「混」起來，世界上無所謂妓女和良家女，無所謂聖白，善惡……這是投機主義者阮大猷在他的「作品」中表現出來的惡劣思想。

他的「作品」的內容，幾乎全是醜惡曲折的惡劣思想。正如他「敏機園傳奇」的序言一樣，他用離奇曲折的情節，像變魔法似地去驅取讀者與觀衆的好奇心，發着讀者與觀衆到美豔的實際上去了。他的「作品」中的人物，全不是生在現實的泥土上，而是憑着自己的想像，捏合的故事，像測他的走卒一撥，「代表作」——「燕子箋」就是這樣離奇古怪的故事，一隻的燕子兩個女人和一個男子聯起婚如「從探燈」一談荒「駭像」一拾箋」一散女」一誤認」一留燈」一適合」一到「變道」全是「天才」地「出人入意」

之外。這以外，他的人物，多少反映着自己近的思想，男人總是想傾官，女
主角爭春封諸，在蕭蕭玉簫中，如果尚有可取處，就是曲的形式比較
完備，和詞譜上抹着很濃的文采，例如：

樂口碎，嫩腰龍，準備同心，怎離馬賊，放捨了放板紅牙，頭等銀甲，
琴心豈負當城寡。再伴題詞酒開茶，承謝你交還筆花，虎頭鈎法。抬舉
得比並着那那半點羞，像伴燕，只少個風流司馬，並香肩，相隨蝶蝶，
穿過海棠花。(寫像) 華行演唱：山魚遊記)

莫不是賜賜台行雷雨，莫不是謎天叶劍阮情，莫不是竟離了情女現，
莫不是惹致了軍家選，怎生口的合上卓女琴。(歌像) 加飛雲唱：紅
粉魂)

這這發於藍色清詞的韻律，鏡使個人發客為之傾倒。甚至當年復
社才子都帶着羨慕的目光對他讚賞道：「……真才子，舉不凡，論文采，
天仙吏，讀人時，好教執牛耳，主騷壇」(桃花扇：借戲)
然而，也祇是像是一盞「字而已」(總論)古鐘，牟尼合夜鐘，燕
子鏢「新鹽」，「春燈謎」兩體。色情加上技巧，這是他全部「創作」的
內容。

但是他們為腐敗政權歌功頌德之句，却對「亂離古人」的。在「燕子
鏢」這部「中興之樂」中，阮大猷用着多麼「越濶」的筆，對當今的南明
福王及其政府讚美道：

「海晏河清覆太平，萬年枝上日初昇，
林香酒氣源初入，烏帽軍歌各自放。」
「南瞻杯酒近，北望斗文移，
帝德巍巍，祝大曆聖天子。」
「芙蓉閣下宴功臣，美酒樽前覆太平，
「拐李」人今日拜，萬年千載慶長壽，
「太平天子坐朝衣，日月輪照照八靈，
今日臨前推寶，波斯國舞自還旋。」
「帝德高千古，天威震四夷，
橫他平野絕歸巢，
滿朝盡粉壓風氣。」(上句均取自「燕子鏢」)

這是阮大猷對主子的讚美詩，雖受後世交與無知福王的嘲諷了。
可惜的是，在文藝價值上是一「女不德」的。

四 論

阮大猷發誓請做了漢奸以後，還厚皮地賣弄「文才」，灌壓博取新
主子「敵人的贊經」。

「阮大猷既降本朝，在營中，諸公聞其有「春燈謎」諸劇，問能自度

曲否？阮大猷即趨執板，頓足昌，以復舊。」(池北偶談)但他們雖「長
袖善舞」即已被敵人所厭棄，在進攻帝王路經後復被路中把他殺掉。

正議亦存，自古思研如冰炭，「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兩百年來，阮大猷的名字，像春蠶的糞便一樣，為中國人民所厭棄，
為後世士林所切齒，而為那些無恥的奴才所讚美，比做「藍色作品」的「
作家」更下流。他「自題像」(題詞)古今，好話說盡，壞事做畢。他是統治
者身邊最善於「帶凶」的「聰明」的「壞天」！

然而，歷史是無情的，阮大猷及其徒弟徒孫們的「善於機變」，「翻
雲覆雨」，「翻倒是非」，「一派青黑白」……敗壞風俗，斃定了他們的
毀落與滅亡的命運。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初稿
一九四八年三月下旬重改於稿簡樓
(第三年第五期)

魯 筆

當美國原子彈大王雷碧「飛天飛去」搞什麼「探險」把歲底時候
報紙上隨時都出現他的新聞，舉凡着大有人在。不料雷碧終於溜走
了，於是，有些人則大罵雷碧是騙子。
雷碧雖然是騙子，也誠然可惡，但我以為更可惡的倒是那批偽裝
「公正」，「和善」，而實則陰謀害人的遊蕩們！

許多讀者來信因本刊沒有「人語」而感到「悵然」。這在我個人
，尤其覺得苦痛。「人語」的意思無他，無非「假說說」人語」，不
說「鬼話」而已。然而，此時此地誠如一位紳士忠告學者的夫人物所說
：「中國社會的自由太多了，而我們的說話，恰好偽造」太多的自
由」所困惑，准此，則又還能說些什麼呢？請以此答復關心「人語」
的朋友們！

六月五日大公報載：在南京開會的立法委員們，為自己的「待遇
」問題舉行秘密會議時，有人提議每一立委應有一輛汽車云云。夫「
云云」既畢，我亦不知所云，云云，云云，云！
(第三年第七期)



川劇中有名的老丑傅三乾

本廠車輻
記者車輻

三十七年三月最末一個日子里在重慶，我很幸運的會見了八十三歲的老人——川劇中碩果僅存的名丑——傅三乾。

會見時由他徒弟廖門生李之傑(川劇劇教班高材生，現在重慶擔任教員川劇工作，編導了不少的新川劇。)牽着，傅三乾穿着遲緩的步伐走來，一會兒他，「老恩福羅」四個字就在我的口里唸出來。他的眼睛由於早年的虧損，已漸漸失去光輝，流着迎風淚，不時用小手帕去拭眼淚。下嘴皮向右角傾斜，口水有時不自主的流下來。戴一頂破舊了的草帽，褲絲日鬆在兩鬢間像九秋里的蘆葦一樣零亂了。從外形上看，他是那麼的瘦老無力，當他一開腔說話時，洪亮的聲音却從嚶嚶傾斜的角度上流出來。

「這就是傅三乾？老得太不像話了。」我心里這樣想。

他是非常恭敬的對待着人，說一句話，手總是打着拱，態度誠實大方，無論如何你不會看出他是唱丑角的，在舞台上那機活的「人物」。

由於他過於衰老，現在不能唱戲了。隱居於重慶民生路將軍坎附近的一間屋子里，生活由他的女弟子胡雲負担。胡雲是個坤伶，抗戰中曾與楊虎，勝利后她不斷到江下去作「抗戰夫人」，於是她向楊將軍告辭，得了一筆金錢，現在重慶城一家銀行作女職員，一心一意侍奉她的師傅。傅三乾八十歲生辰，正是抗戰勝利之年，重慶戲劇界在青年館為他祝壽，郭沫若，洪深等都曾參加，郭老且特地介紹八十老人傅三乾的藝術。那天他心愛的女弟子雲就在向他拜壽時痛哭：「師傅，你待我這樣好，現在還得替你呀！」

「唱，你這個女花花，今天是師傅的生日！應當喜一天，你怎麼哭出來。」老師傅也流着眼淚唏噓地說着。

不錯，在這人世擾攘中，他們所經過的坎坷道路比別人更多，更兇險，尤其是在封建的殘廢下，他們唱戲的「藝人」，成了十足的被侮辱與被損害者。生活就像乞丐似的拖下去，無處不成了悲劇中的主角，他們同聲一哭，是把經歷很久的痛苦心情，藉此一放，的確人在傷心時能夠大哭一場，却也會感到輕鬆一點。人生是在表演戲劇，何況大家都是悲劇中的人物呢？

據傅三乾說：胡雲小的時候家境不好才學戲，一聽他的門下，待遇特別的好，因為這個小「女花花」聰明伶俐。傅老師一天給她二百錢作零用，她拿回去給她母親作生活，那時她們正在窮困中過日子。這樣好的老師傅怎能變成名以后的徒弟忘掉他呢？所以當着他生日那一天，她不能不哭了。

他是隆昌城里的人，家里開設真盛號雜貨店，專門做鹽菜鹽罐，十幾歲上，家道中衰，十四歲雖然說完了四書五經，無奈他不合資，總是說不上頭頭，旋記旋忘，相反的，他對於別的玩藝特別愛好，學戲打鑼，學下象棋，像戲道真，要學那一個人的怪癖呢，他却輕容易且繼之繼之。嚴格的說來，他在這個時候已入了舞台表演的初階了。

十五歲那年，家庭已敗壞不堪了，於是他一脚踢開了真盛號雜貨店，把一切傢具傢俱一空，就做魚兒回到水里那樣自然。他找向明盛科班，一不做二不休，乾脆去學唱戲，拜當時名角岳春

(一名春鵬)為師。明盛科班那時輪流行為三字輩，他的名字就由岳春改為傅三乾。因為是科班，一切從基本功去起，一早上一晚兩班的腰腿功夫，練得棍子穩當，他說：

「幸虧童子功練得好，不然今天沒有這樣硬碰。」直到現在，這八十三歲的老人上街仍不坐車，而且可以步履五六尺高漢不氣喘，雖則是眼睛不大對勁，驢力同門，依然同青年時一樣的正常。

他第一個登台戲是「做文章」，光緒十年上省，赴省戲。當時的角色，學到成都唱了省戲，登腔了的，才好角色。傅三乾上省，一炮打響，紅到他近年來停止上舞台生活為止，他整整紅了一世紀的二分之一強。

「上省」年是光緒甲申，那時正是火燒大邑縣的年頭。」

他記憶力真好，許：無別的小事他都完全記得。譬如那時東大街的天源店是上省起考讀書人住的旅店；其地方買的驢羊與最有名，他都完全記得很清楚。過後，他改搭慶福班，以「活捉三郎」，「鬧瓦」等劇為最拿手傑作。

「我從光緒十五年罷起走，那一年正是慈禧太后六十大壽，我到寶陽去登台口，那個地方台口不好登，不對叫喊下台子，我幾乎喊下台子了。」

到寶陽他同當時名角周桂元，子林三人合唱「蓮花屏」，三個小生同登場，各人大顯功夫，要把右腳踢起兩丈，一板一眼的唱下去，然後左把左腳踢起兩丈，照樣唱下去，一不出汗，二不氣急，三不自然。周桂元與子林都是有功夫的老



角色，獨於他幽舞，幸而他在免彈掙扎中把「蘭花岸」一齣戲唱着唱完了，可是他眼睜睜了幾天幾夜，不能再上武打戲。他見勢敵不過那兩位好角色，因此暗地裏用功夫，趕忙跑到大溪塘里去用熱水盥臉，天天練習，回家關起門學戲，黃昏後到花江邊上去操作，不久，連排「蘭花岸」時，他的成績居然超過了先前那兩位名角了，一時轟動賓陽，人人說說：

「傳三乾真不錯，到省上唱省戲一唱就紅，到賓陽登台口一登就響，還有辦法，這娃娃將來未可限量。」

后来把他名聲帶到川南一帶，硬是走到那里紅到那里。

光緒三十年他掛牌春班來重慶，在千厮門唱會館戲，那班子的行頭很好，有七件官裝，七個牙骨朝笏，加上一個鑲物——傳三乾唱小丑，真是森嚴聯合，把江巴兩地的水都潮動了。

「要拿錢也不難，看你捨不捨得幹，我們那時真賣氣力哩，上台子一出馬門，簡直不曉得自己是唱個的了，」他一面說一面笑：「硬是不曉得自己迷了。」

他的話固很明瞭，並沒有一大堆虛詞理論，實際上他的話就是一位從事舞台藝術的指南針了。

「說句良心話，我傳三乾唱到老也沒有懸帽，除非我在害病。」

「唱安逸了不說人家安逸，我自己也安逸。八十三歲的老人依然健康，好奇怪的使我開他：

「請教你的養生之道？」

「我麼？」他用手指着自己的鼻子：「我們唱戲的東奔西跑，李鐵吃飯，那還有「子養生之道，就這麼混下去。我記得光緒二十一年到二十二年中，我最愛打牌，熬了七十幾個寒夜。」

「太虧損了。」我為他嘆息。

「這算得麼？」年輕時混賬過關，被唱文行的糾纏不清，熬了夜還要回小且睡覺，那才虧人，我的眼腫大概是那個時候把耗子洞鑽多了，不然不會像今天這個樣子。」

「不可以拒絕麼？」我故意這樣問。

「小白蠟人，厲害得很，最初像兔子，進一步像龍兒在飛人，再進一步簡直像狐狸吃人，吃得你血乾神枯他就變成鬼了，那才厲害！年輕時不曉得學子……所以我現在勸我的徒弟們千萬不要同小且打堆，我親眼看見不知道打死好多人，好多角色啊！」他嘆口氣繼續說下去：「走筆路如削骨鋼刀，這個小開口吃飯的人萬萬說不得。」

他到六十二歲才正式結婚，生了九個兒子，真可謂老而不老，老當益壯。

他對於唱丑角的看法是這樣的：「唱得好，做戲認真，在在道盡做人的憤恨。光緒三十年第一次帶隊千厮門二郎廟唱戲，打泡戲是「曹操逼宮」，他充丑角華歆，把伏皇后太子殺死時，因為做得太過真，惹得女姓圍索上台打他，吐他的口水，罵學女奶奶們不敬，我奉教算賬，后来才由人保衛，把他從後門偷偷的弄走了。對於這件事他無可奈何的說：

「做得認真，在台上認爲你是十惡不赦的壞人，做得認真，下了班人家也認爲你是壞人，一

唱了丑角，台上台下都不是好人了。」

三十年後他很少上台子了，去年京戲名小生來渝，有人特地去請他來表演一齣，當時被他的女弟子翻臉搶着，理由是：「師傅這歲大的年紀上了台子那個能保？」傳三乾笑着說：

「就這一回丁，人家是遠遠來客，來請的人又是多年舊人，管他唱個頑唱道一回麼開戲開算了吧。」

他唱的「吊打」，凭着武功，雖年已八十有三，仍然手脚靈活，風度不減當年。

直到現在，他仍然可以把雙腳擡上肩頭，每天早上練習八個鐘，有時候也打打太極拳，沒事在家中靜坐，看戲兒，他還可以再活一個世紀的五分之一，滿不在乎。

三十七年四月二十四，夜三更時脫稿

(第三年第六期)

鄧初民忙忙惜寸陰 馮玉祥讀完復活了

名教授鄧初民先生頗愛惜時間，其爲所標自題聯語云：「忙中無爲寸陰惜，閒談勿過五分鐘。」又鄧氏會客室懸太夫人像，而貌與鄧氏完全相似，鄧先生自己亦說：「我像母親。」

馮煥章先生，生平讀書極用功，擔任旅長，駐湖南常德時，規定每天早晨做英語兩小時，上課時，關上大門，門外懸一牌，上書：「馮玉祥死了」，拒絕外人進去，談畢門上字牌則云：「馮玉祥復活了」。

◎述自家作◎

自己的事情

蒼 堃

半年以前，張知辛先生曾來信要我給「人物雜誌」寫點文章，他給我出的題目是「自傳之一章」。我當時回信答應了，過後想想，却覺得非常困難，第一，我一直過的是平凡生活，似乎無事可寫，第二，我記性極壞，即連平凡的事件也大都忘記了，覺得無從寫起。而且，「自傳」兩個字似乎有點嚴重，我以為自己並不配寫甚麼「自傳」之類，即使是「之一章」也不行。但既已答應了，便不能不寫，時間拖得太久了，再不繳卷，真對不起張先生，只好拉拉雜雜寫一點，名之曰：自己的事情。

我出生於北方鄉村農家。父親識字很少，年青時候作過木匠，中年以後完全業廢。母親不識字，除操持家事外，農忙時也到田間工作。他們終年忙碌，極少閒暇，非至農事十分緊急時，也絕不暇用短工幫忙。他們都是典型的北方農民；忠厚，樸實，勤勞，節儉，有病不請醫生，受欺不敢反抗，除非真受殘亡。他們與世無爭，這是在他們的生活理想。我生活在這樣的家庭裏，受了這樣的教養，直到現在，我性格中某些部分，生活中某些傾向，也還保留了從家庭教育中所接受下來的一些影響。

我在家庭中曾跟祖父讀過了「百家姓」，在鄉塾中讀過「三字經」和「弟子規」，挨過打，也誣過辜，雖然這一段的教育時期非常短暫，但在幼稚的心靈上，也留下了不少的印痕，覺得頗帶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廢除私塾後，鄉村中成立了初級小學。入了小學以後雖然開始感到一些學習的快樂，然而新的痛苦却又跟著來了。父親母親都是不識或兒子讀書的，即讀書，只要能記姓名識個目就夠了，何必多讀，而農田中的工作是在在需人的，與其放兒讀書，不如叫他去拔草拾柴更有用些。能夠認初級小學還是我自己爭取的結果。在小學中，每買一次新書，為了向家裏要錢，必須大哭一場。至於買文具，那就更困難了。我清楚地

記得：要買石筆（那時候是用石筆在石板上寫字的），父親不准，於是只好到學校裏掏出來的垃圾堆上去找拾人家的廢物，還不妨礙了學習，與其他同學相較，心裏的委屈也實在太大，一種處處不如人的感覺，使我在發覺中常常低首下心，這自然也影響了我後來的生活態度。初小學業了，不准升高小，高小畢業了，又不准升中學。這期間，我有一個同學被被迫去學，至於榮榮，在家庭看來那更是本分，因為那時候我已經是一個相當可混的小農人了。凡農家工作，除體力所不能及者外，我都能作。無如我的興趣現在於讀書，大概我的先們看我的性格和天資也近於讀書，於是再再勸我向父親請求，結果是允許我到縣城去讀師範講習所，而不准我到省城去讀中學，因為縣城比省城近，師範講習所比中學校年限短，早畢業，早可以作小學教員，家庭也早些得到幫助，完全是經濟觀點。講習所應當兩年畢業，我讀過一年半，便按一個獨立小學聘去作教員，這在家庭看來自然是一件喜事，然而我只教了半年便不幹了，因為我得了報酬，有了路，趁暑假之便，自己跑到省城考升學去了。這一時期，我頗讀了一些課外的書刊，只記得梁啟超先生的「孔叢樂處」是當時最喜歡的一種，這大概是在高小讀書時受了那位國文老師的影響，那位國文老師是一個理學家，他主張敬鬼神，而不大敢破破碎的知識，他推崇儒家，特別是周程張朱和王陽明諸人，但這時候由於新文學運動的普遍展開，我對於文學的愛好已漸漸地開始了。

到省城去升學，既未得到家庭的同意，自然也不能得到家庭的幫助，以當時家境而論，家庭也無力供給一個中學生，而省立師範學校是公費待遇，我又模稜地覺得自己將來直於從事教育工作，於是投考的是省立師範。不料在這裏卻又遇到了那位理學先生，他恰巧又來教我的國文了。他是一個很好的教師，他的忠誠樸實，尤其給青年人以很好的影響，然而他也有極大的缺點，那就是反對科學與現代文學。他說科學知識都是外在的，非性命中之根本事物，故不重要，而文學又是感情的事物，是玩物喪志之類，當然更看不起，他認為人生應先立乎其大者。這兩者對於我都有發生了極大的影響；我直覺地相信，我對於科學是有相當興趣的，尤其是生物學，從天資方面看，我相信文學與我尤其接近，然而由於這位老師的長期教誨，科學與文學兩方面的興趣都被壓抑了，我的工夫都用在克己反省上，而且除了儒家以外，這時候還添了一點佛學影響，這兩種教育都是叫人力愈甚，痛苦愈深，終於釀成了場大病。病癒之後，我彷彿剛剛從夢中醒來的樣子，覺得輕鬆愉快，而且覺悟到：青年人本是純潔的，實在用不到那一套修養工夫，與其那樣無故地克制自己，反不如放任自己更合理些。這以後才把興趣轉移到文學方面來了。當時正是新文學運動最發達的時期，以就國而論，有語絲社，創造社，沉鐘社，狂飢社等，他們的出



袁世凱至死不悟

現在的有些人，大概只要過一過「總統」癮，即「於願已足」了罷，但袁世凱在當年做了總統，却還覺得不很過癮，硬要做皇帝。後雖做了八十幾天的皇帝，却弄得聲敗名裂，遺臭萬年。當民國三四年袁世凱正待「粉墨登場」之際，即極端鄙視「共和政體」，常語人曰：「辦共和之成績如何？」一國的「政體」，乃經國民的公意所建立着而袁皇帝竟靜之曰「辦」，豈不荒唐？及至秦松坡將軍與南倡議，各地紛紛討袁，竟見大勢已去，乃不得不自動宣佈取消帝制，並噴然歎息：「吾不為皇帝惜，吾為天下人心惜」，自己作孽多端，竟還怨「人心」不好！亦可見「獨夫」之至死不悟也！（先）

（先）
（第二期）
（第十一期）



鄭君里的藝術生活

高 寧

「南園」的第一個學生

遠在二十年前（一九二八年），田漢的「南園藝術學院」正打起釐子「開張」的時候，文，畫，劇三科都同時招生，而以投考劇科的人數最少。報名處冷冷落落，坐着一位方臉，不太高的個子，滿口「淮陰」國語的青年，正望着那空空的報名簿發楞。這時，一個瘦長個兒的小伙子走進來，操着廣東口音的上海國語，和那位報名處的先生比手劃腳的「磋商」了半天，才算把來意說清楚，那位「淮陰」青年喜笑臉開的在報名簿的第一頁上填了個四十一號，收了十多塊錢的學雜費，還一直把那位廣東小伙子送出大門。

這位「南園藝術學院」正式報名繳了費的第一位學生，不是別人，就是今日國內有名的表演理論家徐電影名導演鄭君里先生。那位報名處的淮陰青年，也非尋常之輩，而是今日的名劇作家陳白塵先生。那時他也是「南園藝術」的學生，為了經濟關係，過着半工半讀的生活。

當時陳白塵填在那張第四十一號報名單上的名字，却並不是鄭君里，而是鄭重。可是，後來在「南園藝術」劇科的八位學生中，有個陳萬里，而鄭重，也一拆而變成鄭千里，——但不久，他自己又將千里改成君里，這才是我們今天所熟悉的名字。

在艱困的環境中「苦學」

據鄭先生自己說，那天去報名，見學校空空的，一無所有，連講桌藤椅都沒瞧見，可是，第二天去上課，桌椅教書墨黑板課桌子什麼也不缺！心裏正在納悶，後來問陳白塵先生，才知道自己先天的繳的學雜費，便全部作了「設備」之用。——由這裏，我們也可以看出當初的「南園藝術」是在怎樣的艱苦環境中勉力掙扎着。

就在這艱苦一個環境的境況下，鄭君里開始了他對戲劇藝術的鑽研工作。

他的家境并不怎麼好，從小隨着爸爸打廣東到上海，父親經營着水菓生意，他却省吃儉用地窮上學，因為在學校裏發英文很下過一番苦功，畢業後，便在洋行中擔任「抄寫」(Copy)的工作，自然，在工作中更使他對英文的進修得到了不少便利，他後來之能寫得一手流暢的英文，毫無困難地閱讀英文理論，以至將許多西洋戲劇藝術的經典翻譯過來是從這兒打下的基礎。

由「小兵」到「主將」

最初，鄭君里是醉心于舞台與銀幕上的生活的！他入「南園」的初衷也無非是想要在舞台或銀幕上一顯身手，嘗試一下明星的滋味。却沒想到成為今天這樣一個國內罕見的表演理論家，和有數

就在那次婚禮中，他收到了一位朋友的一份禮物，他自己後來說，這是所有禮物中最隆重也最有意義的一份，那就是紐約五十六號街西段一百卅號劇場藝藝社出版的「演員自我修養」英譯本的訂書單。這部表演大師史丹尼斯拉夫斯基的巨著，終於幫助他完成了「史氏體系」的研究工作，和將伊麗莎白、雷諾斯、海普因特特的英譯，介紹到我國的任務。

那是足足十年前的事情了！在中國劇壇，第一個把史氏的理論介紹到中國的，便是鄭君里在上海大公報上發表的「演員自我修養」的譯文，這就是後來才譯完，出版題名「演員自我修養」的史丹尼斯拉夫斯基巨著。這自然是史氏體系中的寶典第一本被譯成中文的。但是，抗戰開始，該稿沒有刊完，我們便開始「內遷」了！

「角色底誕生」

大概是民國三十年冬季吧，記得重慶劇壇上，曾為了討論史丹尼斯拉夫斯基演技體系，有過一次很熱鬧的論戰。結果，有人借過這麼一個玩笑，說參加論戰的窮一虹是「史丹尼的駐渝代言人」，好像說他自命為戲的「真正老牌」史丹尼，而且「只此一家，別無分店」自然。這只是一個玩笑。然而，在今日大家都高唱「史丹尼演技體系」的時候，究竟誰真正瞭解了「史氏體系」的精髓？而又有幾個人把「來路貨」的「史氏體系」，真正「中國化」地運用了？——這是個問題。

然而，據我所知，鄭君里先生，倒確是會將半生的心血，花在這顆巨的工作上！

在他底「一個演員的手記」未譯完之前，一九三五年，他還譯了李却·波里斯拉夫斯基的「演技六講」，都是一些引申「史氏體系」的著作，換句話說，甚至可以說是給「史氏體系」下的一些註腳。今日中國舞台上的演員中得力于這部理論的談不少呢！

在抗戰的第六年即一九四三的夏天，他終於在重慶北碚附近的澄江鎮，譯完了全部「演員自我修養」（其中有英譯的一部分），給中國劇壇上一些閉着眼睛在喊「史丹尼」的人，帶來了真正「史氏體系」的意義，而且，沿着史氏的路線，他在繼續向前摸索着。

鄭君里自己說的好：「在中國，只要你專攻某一部門，不出五年，你一定可以成爲那部門的專家。」的確！他以前倍，甚至三倍五年的時間，專攻在「表演理論」上，結果，成了目前中國最有成就的表演理論家。

他將全部心得，寫成一冊洋洋數十的百萬巨著，這就是勝利後他帶着原稿去上海出版的「角色底誕生」。

這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巨著，也是鄭先生十餘年心血的結晶。無疑地，我們可以預言：它將成爲中國每一個演員所崇拜的經典。

導演生涯

自然，鄭君里在表演理論上的成就，並不是完全來自資本中的。因之，他的巨著角色底誕生中，也很少是屬於「紙上談兵」的談話。這，得力於他前十年的演員生活，和十年的導演經驗。戰時陪都的歷年戲劇季中，至今膾炙人口的演出是不多的，而鄭君里導演的「虛腳春秋」却永遠留人回味。他不但使在「家」里演得樂山而游得頭角的光彩，以隱隱探一角，得以隱名大獎，更使這部

掛的公事人也就到了曹禹家裏，按照習慣，自然要搜查了，於是曹禹的房間，馬上變成了一個垃圾堆，可惜得很，到了半天，沒有得到什麼精彩的東西，只一本才油印的東西還夠算「可製品」，搜查的人就拿著這「可製品」東看西看，久而久之，居然看出苗頭來了，油印本上有四個奇怪的字：「第四塔塔」，這是戲劇上的術語，（指掛古幕的這一片空而而言）這可給抓住了，一聲暗喝：「叫子叫第四塔塔？這是你們的什麼暗語？說了曹禹一聽，哈哈大笑，說道：「這一個，誰聽聽我們一年級的戲劇論課就懂的了。」

事情過後也就不得不單的了。

戲劇家熊佛西矮而胖，在燕大唸書時，每每喜於課堂打瞌睡。一次，地理教授譚羅馬尼亞問題，先詢問謝冰心的意見，謝尚未答，教授轉而問熊，熊因瞌睡，根本不知教授提議的什麼，於是，熊乃情急智生的答道：「我同謝女士的意見完全一致，」弄得滿堂鬨笑。

秦怡的女兒叫雯雯，聰明伶俐，秦怡問陳天國離開後，母女兩人住在一起。有一次，這位雯雯小姐忽然向她的媽媽提了一個問題：「媽媽，你爲什麼不生一個弟弟來陪我玩呢？你每天吃那麼多飯，吃到那兒去了？」弄得秦怡啞口無言。



中與劇團的交與在舞台上獲得了新的生命。那是一個有真實內容和完美風格底演出。從觀眾的熱烈反應和團內人的同聲讚賞中，都可證明。

「戲劇春秋」上演，是在民國三十二年，當時鄧君里已告別舞台近六載，然而，一時興起，還曾粉墨登場，串演第三幕中「雀巢」一角，獨角獨吊半截爛捲，一付吊兒郎當的神氣，隨處探爲了要向他借三管汽車喇叭而說他在後台大搖大擺的那位汽車夫。二十年之隔，「戲劇春秋」中的鄧君里，與「莎樂美」中的鄧君里，雖然都是「一路圓套」，却已不可同日而語了！

花房裏找到的靈感

抗戰中，他除了「戲劇春秋」之外，似乎只排了一個「祖國」，這是一部法國「佳劇劇」作家莎都的史劇，氣魄雄渾，而且係用西班牙古股演出的。不過，那演出却并未獲得多少讚賞。倒是勝利前夕，在北碚爲國立劇專排了一年的「水滸吟」，在應境上更爲優美。

他大多數的時間花在國立社會教育院專科電影組與專科戲劇組，以及國立劇專的執教生活中，而這部「角色底誕生」中的第一章「演員與角色」(初刊於重慶出版的戲劇月報)第四期)是在北碚任教時寫成的。據鄧先生說，他是在一次參觀培植花卉的暖室中，構思那「角色的性格」底幼苗，怎樣「移植」到「演員的形象」這暖室中來，使它照樣成長的。牛頓見蘋果下落而想到地心有吸力的故事，是大家所熟知的，可是，有誰知道這套「角色底誕生」的理論，還是鄧先生從花房裏找到的呢？

和人民生活在一起

從「一江春水向東流」，我們看到了這位表演理論家在「第八藝術」上的成就。他不止是一位追求藝術的完美和技巧的超感底藝術家。最令人欽佩，是在他和大多數苦難的人民共同呼吸，共同受苦。這得力於他曾經深入民間的生活。記得抗戰初期，他曾領着「救亡演劇隊」馳騁在大江南北，到一九三九年，他又爲「中國電影製片廠」拍「青年中國」，「民族萬歲」以及「西線無戰事」等片，與姚雪垠等一行十餘人，走遍了西北的半壁河山，從那裏，他不止獲得了一邊疆民族舞蹈的認識，更獲得了對大多數中國人民身受痛苦底認識。一個有良心的藝術家，是該替人民說話的！在「一江春水向東流」，尤其是前集「八年腥風」中，鄧君里運用他的藝術手腕脫離的人民疾苦，曾經得到多少觀眾的同情感！

自然，我們不能抹殺鄧君里先生對他的影響與幫助。也許在他們再度合作的新片「西湖春曉」中，會給我們形影難離的因地上，一筆更豐饒的新收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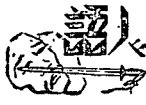
鄧君里先生，生於一九一二年，今年才三十六歲。如果牽着以往的精神再努力苦幹下去，也許不遠成爲一個中國的史丹尼斯拉夫斯基！

(第三年第十期)

三七，五，二四，長沙。

新年乞靈尉遲

公



魯鏡

新年又到了！過去的一年不敢想，今後的一年又敢想麼？在鄉村每屆新年，農民們必貼上尉遲公之類的門神，企求避免瘟疫等災禍。這事雖荒唐可笑，但老百姓，恐怕也只能如此。即在「原子時代」的今天，老百姓隨著官俗過新年可以自由的表示的除了乞靈於尉遲公的權利而外，還能有什麼？

恭賀新禧！總算也有了這一樁。

胡適果適

報載胡適博士任「國大」主席之日，會揚一切，非常「顧」一「適」，既未引起風波，亦未有人「眼紅」，足見對博士的尊重了！然則，胡適先生！果「適」乎？答曰：「適之」！

黃永祥案

香港華商小販黃永祥被英警一腳踢斃之後，「政府」因爲「事情太忙」，自無暇專管這一件「小事」。而且，該「小販」竟敢「自行」一「強找」一「洋火腿」吃，那簡直就是活該！

然而，居然有許多人在爲黃永祥案「憤憤不平」！吾人既曉中外「憲法」，並未明定規定：「人民有憤憤不平之權」。

我敢奉勸爲黃永祥「憤憤不平」的諸公：當心「違法」！



士兵詩人西蒙諾夫

央原

西蒙諾夫是蘇聯文壇上的「士兵詩人」，一提到這個響亮的名字，我們便立刻會想起那篇有名的抒情詩「等待著我」的。這篇詩寫於蘇德戰爭中，全篇三十六行，響激著一種纏綿悱惻的一等等著我」的聲音，那是給戰士的一種鼓勵，給家人的一點慰安，他們終於能在最艱巨的戰鬥下迎得勝利歸來，那是在別人已經忘記了「等待」，而他們「等待」得已經瘋狂的時候，他們回來了。

在今天我們想起這篇作品和作者西蒙諾夫先生，能不會引起感慨嗎？我們也有八年的反侵略戰爭，我們大批的弟兄也捐軀別子踏上征途，走向戰場，他們也在最艱巨的戰鬥下迎得了一輪勝利，而她們却「等待」不到他們歸來。西蒙諾夫先生能不再有一篇更好的詩歌來慰我們這個同胞呢？

的確在多少日子，在蘇聯，也在世界，西蒙諾夫他會以他那深刻的筆尖指示了人民在每個時代的動盪下應負的責任，回答和釋開了他們心頭眉間的那個很緊的結子。

西蒙諾夫出生於一九一六年，今年恰恰三十二歲，在蘇聯，他正是那些熱血沸騰的青年伙伴當中的一位。他是詩人，劇作家，新聞記者，革命家，戰士。

他的童年正如那些前輩的作家一樣，並非嬌養過來，而是從生活中鍛煉成長的。小時在飛機工廠作工，但志趣却並非在這方面，而父親則盼望他能由此而成為一個工程師。

西蒙諾夫的父亲是武人出身，在沙皇軍隊中服役，死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德國人之手。在西

蒙諾夫幼小的心目中，這是一個不共戴天之仇，因此便種下憎恨德國法西斯主義的深根，二十年來的戰鬥方向全然集中於此。

父親殉國後他便走出工廠正式加入蘇聯作家協會的「文學院」讀書。這學院是高爾基所創設，為專門培植青年作家的所在，故又名「高爾基文學院」。四年後畢業，時間是一九三四——三七年。

最早西蒙諾夫學習的是詩歌。關於他的處女作他曾經很幽默的說過：第一次是用歌體寫了一封情書給一個小姐，沒有答覆，那作品算是消聲匿跡了，後來也用詩體寫了一篇，但對象不是小姐而是民族英雄亞力山大·尼夫斯基了。

那麼他的處女作，就是歷史詩「冰湖之戰」而無疑，因為亞力山大·尼夫斯基正是這篇史詩的主人公。

他寫出「冰湖之戰」和「蘇瓦諾夫大元帥」來，便在文壇上初露頭角。至今在蘇聯大凡一提到民族英雄為主題的敘事長詩，都不會遺漏這兩篇作品。但西蒙諾夫的年齡在當時不過二十歲而且還在文學院讀書。

從一九四一——四六這六個年中，便是他金色燦爛的時代。也是法西斯敵人一面在瘋狂地奴役和蹂躪人民，而世界人民一面在以無比的英勇和犧牲「字打擊者以打擊」的時候。西蒙諾夫寫下了「等待著我」之後又改成劇本和小說。「俄羅斯人」「日夜」就會這樣的「等等偉大作品。但這些作品卻並不是編在自己客房裏寫成的，而正是他親身參加戰鬥，熱熱地他底憤怒的果實。

當一九四〇年芬蘭軍隊企圖進攻芬蘭時，西蒙諾夫便上前線，他親眼見到紅軍是怎樣的英勇和堅決。這些人民英雄便是他詩歌中的主人翁（他的戰時詩集印成冊著有「戰時詩抄」）。

直到蘇德戰爭一起，他便以隨軍記者的身份在前線工作。一九四一年正是一個最艱苦的年頭，在蘇軍向後退却的嚴重時刻，他處在西線上，在奧德賽城中他同樣被德軍圍困，後來潰散逃至羅馬尼亞海邊……

他參加了史達林格勒的保衛戰後，隨著勝利的反攻他到過波蘭，捷克，南斯拉夫，匈牙利，阿爾巴尼亞等國。更去過德意日語戰敗國；同盟國方面的英美法都有他的足跡。

這之中他將蘇聯埃人民的英勇奮鬥精神，寫下了不朽的作品，這便是他的四大卷的報告文學「從白倫支到黑海」「南斯拉夫雜記」「捷克雜記」和「戰時日記片斷」。在日本他還有四大冊整理好了的材料，準備寫成一本「日本雜記」，但至今尚未動筆。

對於這位卓越的青年作家，蘇維埃政府給他的報酬是三次史達林文藝獎金。現在我們將他的作品提出幾個來談談他們是怎樣的和時代那樣相關的。

第一個便是上面所提到的抒情詩「等待著我」——他改為劇本搬上舞台（劇本名「望穿秋水」）——曹靖華譯。那時正是戰爭最艱苦中，蘇維埃人民作了保衛戰士，彼此都發著一編問題；後方的婦女在想他們能夠回來嗎，前方的戰士們懷著他們已怎樣了呢？而西蒙諾夫自己說過：「我想在一個劇本裏，給無數心靈的安撫，叫在前方長見它的人都想道：『他們在等待著嗎？』而在後方看見它的人都想道：『他們要回來了……』」。故事從參謀長葉英甫離家前夕起，妻子羅沙在家中得不到一點消息，「等待

「得早已發瘋，而朋友們在他家裏來共乾一杯，以為她一定身亡，而壓用她丈夫的陰靈時，她大怒地把他趕出去了。因為她是願意「等待」的。其中一節：葉賽甫在前線本來準備了返家一次，但在剛要上船時，忽然得到敵軍攻進森林的消息，便立刻打消歸意而隻身潛逃。這裏顯出了俄羅斯戰士的根本性格來！而墨沙在最後終於等到丈夫一天親自用鎗打開中門走進來輕輕喚着她她底名字，故事就這樣完結。西蒙諾夫給與人們的是怎樣的情緒！」

「俄羅斯人」(中文本師改細名「爲國爭光」)，那是寫於一九四二年敵軍緊扣莫斯科大門的時候。他指示了俄羅斯男女當前應有的任務。故事寫一個被德軍包圍着的小城市，一批最平凡的男女在陸方諸夫的領導下各獻所能，各盡其職地和敵軍頑強抗鬥而終於支持到援軍的到來。意外合地地小城解放了。這當中有白髮老將的殉身，女孩子勇敢渡河，老太婆毒死德軍官，其中尤以格羅巴醫生底作裝扮而明知去死的毫不膽怯的精神，多麼的令人激動！這作品是戰時俄羅斯男女典型精神的總畫像。

又如：在戰爭結束的前夕，一切等待員，人們互相期望或懷疑着以後的日子，西蒙諾夫又給了人一個聰穎的回答，一個到莫斯科的中年軍人，由於舊居被敵軍所損毀，他便打算住旅館，但由於旅店客滿他又不得不回到自己的破敗家



裏，出乎意料的那家中寄寓了一位建築師。以下的故事便是他和那建築師的一個漂亮小姑娘發生戀愛；如此他的生活和精神上的苦惱便得到了治療。這是對戰爭損失的慰藉和戰後和平生活的鼓舞。勝利到來了，國際間的和平氣氛，被美國國主權所破壞。一個叫亞和製造戰爭，一面却把戰爭的責任嫁禍到蘇聯頭上去。世界各國急於要知道的問題是：「蘇聯究竟是怎样呢？」，那裏請去看著(或者讀讀)西蒙諾夫底名劇「俄羅斯問題」吧。這作品以美國自己作背景，描寫一華爾街集團下的反動報紙，它向主席索以三萬元美金行賄於二位記者史密斯，限以三個月時間飛到蘇聯去觀察，然後回來寫一本「蘇聯要戰爭」的書，由於史的境況窘困，當時他雖一口答應下來，但後來他學竟良心未死，寫出的東西恰恰和老板們所想的相反。以下的故事便是記者必然得到的遭遇，他被報館開除，分期付款的租金他被人趕出來，老婆也於這時殉難了。這作品告訴了我們美國的所謂「民主」和「言論自由」是一回什麼事，美國反蘇，美國人民却和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站在一起。

上面已將西蒙諾夫的簡略最能代表時代的代表示，略為談過了。我們從那些作品的回顧，可以窺見的著的思想，寫作技巧及藝術造詣。戰後西蒙諾夫長任在莫斯科，過著較為平靜的生活。他的夫人是蘇聯的名演員瓦倫汀娜。賽羅娃女士。他們常常有著爭論，因為太太愛她專門作詩人，而他却堅持著多方面的寫作。西蒙諾夫現任蘇聯「作家協會」副祕書長，並編輯「新世界」雜誌。同時他又是最高蘇聯代表。

一九四八，十一月二十九。

本文參考資料：
 1. (蘇聯) 對外文化協會) 之「西蒙諾夫傳」
 2. 茅盾著：「蘇聯見聞錄」中之「西蒙諾夫訪記」
 3. 季洪諾夫著：「蘇聯戰爭與蘇聯文學」

西蒙諾夫著：「俄羅斯」劇中人物來源
 中文改稱本「爲國爭光」(孫師改改細)
 中譯本「俄羅斯問題」(才盾譯)



滴點物人

★牛頓因學術的造詣，得皇家學位，出席上院院平生，只說過一次話，臨臨是「主席，我提議把寶子打開，這裏開得四喜！」
 ★愛因斯坦的兒子，當會見卓別麟的時候，曾笑着將愛因斯坦和卓別麟兩人成名的原因，加以心理的解剖。之後，他對卓別麟說：「你因爲大眾理解而成名，正相反，我父親的成名是因爲不被人理解。」卓別麟聽了露着似笑非笑，如同在電影中的表情一樣。
 ★卓別麟當年，在德京柏林會見愛因斯坦的時候，有人請卓別麟簽名，他卻遞上他的一隻破皮鞋，他請愛因斯坦也簽名，愛氏則一面笑着，一面遞上蒲何方程式。

★金聖歎在臨刑之際，忽要索取紙筆。監斬官以爲金必有重要遺言，不料金寫的是：「花生米與醬豆干同吃，有火腿味道，應假給天下後世！」
 ★聯復漢任山東省主席時某年三月十二日舉行總理逝世週年紀念會，將開幕時，他在主席台上領事高呼口號云：「總理不死！實乃總理精神不死之誤。站在碑背後的碰瓷，便慌忙的向碑說：還有「精神」，於是轉身舉手向會場鞠躬：「還有精神！」當時人皆不敢發聲，然事後無不有擦腹之痛。



居里夫人的堅苦奮鬥

D. 卡奈吉作

當這未來的居里夫人在巴黎大學攻讀物理數

學時，窮到如此地步，事實上曾飢餓而暈過去。她那裏想到五十二年後竟有一個電影公司發了一億多的美元為她的一生生活製一張片子；她那裏想到她竟成為世界上曾獲得兩次科學諾貝爾獎金的所有的一個人？第一次是在一九〇三年，因其在物理方面的偉大成就，第二次是在一九一一年，因其在化學方面的成就。

但居里夫人可能不會成爲一個科學家或發現器的人，如果她年輕在結婚的時候，未曾受一個傲慢的波蘭富有家庭所侮辱的話。

侮辱

當這個未來的居里夫人十九歲的時候，在波蘭故鄉受僱於一個富人家裏，看管一個十歲的女孩。這家的長子自大學回來過聖誕節時，他就與這富麗新穎的家庭教師一起跳舞滑冰。他爲她的優美風度所迷，並非喜愛她的光輝聰智與詩意情懷。他愛上她並向她求婚，但當他的母親知道此事時，却變乎爲之昏厥；他的父親也勃然大怒。什麼！他的兒子竟向一個沒有分文的女子求婚！一個沒有社會地位，受僱於別人家里的女子！

這個未來的居里夫人受此侮辱，真氣憤了！——氣得那麼利害，就決心放棄結婚的意念，而去巴黎献身於科學研究。

差怯

一八九一年，這個叫做瑪尼亞·史克洛多夫斯加的年輕波蘭女子就在巴黎大學註冊攻讀科學課程。她笨重而胆怯，故不易交結朋友，她並可怕地熱中功課，實際上也無時間交結朋友。每一分鐘如不能善用之於課業，她就認爲是大損失。在這之後的四年中，她只能以她當家庭教師時留下的一點積蓄，以及她父親和她在波蘭的一位數學老師偶爾寄來的一點錢維持其艱苦生活，她每日只能用六角錢——包括房租，膳費，衣服，洗滌及學校用費。她的房間只有一個窗子，而那窗就是天窗。沒有煤氣，沒有電燈，而且最難忍受的是沒有暖氣設備。但她在整個冬天却只能買不起兩袋煤炭。

煎煉

爲了節省她的煤，她在冬夜常常不燃火爐，而在研究數學的題時，十指被凍得麻木，兩腳不斷顫抖。在地上床之前，這位未來的居里夫人就打開箱子，拿出她的毛氈，墊頭套，床單，以及其他不穿的衣服。她睡兒堆在她的被上以保暖。雖然這樣，她仍有顫抖着。

雖然食物不夠，常沒有什麼可供烹調，但她仍覺花時間去烹調是浪費寶貴的時間。有時竟有數星期，她強迫自己只吃一點麵包，牛油及很淡的茶。好幾次她覺得頭昏，顛覆着到床上，而失去知覺。當她慢慢復甦時，她又問她自己：「我爲什麼會這？」她不願承認她的疾病就是極低價。

但願我們不必太爲這個巴黎亭子間的窮學生可憐，命運注定了她十年之後要成爲世界上最有名的女人。她是那發給中於其工作求知，飢餓不能使她氣餒，而嚴寒更不能使其心中的燦爛火熄滅。

蜜月

在進來巴黎後第三年，瑪尼亞即與一個可能給她幸福的人結婚——一個如她一樣完全献身於科學的人。他的名字是比爾。居里其時雖只有三十五歲，但已是全法國最有名的科學家之一了。

在他們結婚的一天，他們全部財產只有兩輛自行車。他們就在法國鄉村之間騎着自行車度蜜月，午餐吃麵包，牛奶與水果，晚上宿在鄉村客店裏，零柔和的燈光把他們的影子照在褪了色的牆紙上。

研究

三年後，居里夫人就準備獲取博士學位的工作；爲欲獲得哲學博士學位，她應做出一項科學的研究工作，並寫出一個工作報告。她決定把她的研究工作致力於解決一個新發現的神秘現象——爲什麼一種叫做錒的金屬會發出光線。

這是一個偉大科學探險的開始，走向吸引人的一個化學秘密。居里夫人試驗了所有已知的化學物質，她並還試驗了數百種礦物，想發現它們是否也能發出光線。她最後得到結論，這種有力的光線是由某種未知的元素所發射出來的。最後，居里夫人的丈夫，居里先生，也放下他自己的實驗室來幫助她進行此項有趣的工作。

炸彈

經過數月的實驗，居禮夫婦在科學界中找出一個炸彈。他們宣佈，他們相信他們已發現一種新金屬，它的光澤比鉑的光澤強二百萬倍。這種金屬的光線能透過木、石、磚。這種金屬的光線除厚鉛片外，什麼也擋不住。如果他們真已有此種發現，則可把數世紀來科學家所相信的基本學理推翻。

他們把此種新物質稱之為鐳。
過去，從沒有比這更奇怪的事實曾經出現過。許多很有名的科學家不相信有這種新金屬的存在。他們要求證據。他們說，讓他們看看一點鐳，讓我們可以親眼看見它，試驗它，發現它的原子狀。

於是居禮夫婦就在那以後四年中（一八九八至一九〇二）作證明鐳的存在的工作！工作四年，只煉製出一公分的鐳，其量不過半顆豌豆那麼小。

工作

他們怎樣煉製鐳呢？是把八個鎊的錳礦精化，再加以精鍊，他們在一個荒廢的舊屋中工作，那間屋原是用為醫科學生的解剖房的。因已太舊，早就被認為不堪再用了。它沒有地板，壁面有鉛粉，火爐已極若不適於應用。在冬天時，即在屋外一椽寒冷。煉化錳礦時的煙霧使居禮夫人的眼淚滾滾，使她的喉嚨發乾。四年中，居禮夫人和她丈夫就在這舊屋中度過。居禮先生從感絕望失望，于放棄，以持有良好條件時再買。但居禮夫人拒絕放棄。因此他們就堅持下去，一直到終於製成一分的鐳的時候。

發現鐳的結果，居禮夫人成爲地球上最有名的人，但什麼時候才是他最快樂的時候？她說，最快樂的時候就是在那破屋中煙泥上工作的時候——把全身心血獻於工作的那些年月。（鐳器）（第三年第五期）

居里夫人的人格

★ 為 ★

居禮夫人，這一代卓絕的女科學家，她的偉大不僅是在科學上有顯赫的貢獻，更重要的是她感於工作，忠於人類，而達到忘我境界的人格，這點我們可以從條件敘事裏看到。當居禮在巴黎不幸被一輛貨車撞倒之後，居禮夫人所受的打擊自然是十分沉重的，正如她自己所敘述：「我在生活上失去第一最親密的伴侶及最健康的益友，其對我影響之深刻和嚴重實非筆墨所能形容，我至此打擊後，幾乎完全毀滅以至喪失一切繼續生活和工作的下去的勇氣與信心。」

但，居禮夫人畢竟沒有毀滅，而且更堅強地站立起來了，她深深地記住居里會說過「縱使兩人離開也要繼續研究」的遺言，把悲哀化成力量，勇敢地，獨立地負起更大的責任而繼續工作下去。

巴黎大學教授會議請她繼續擔任居禮的職務，但名義則降爲副教授，雖然在法國，這還是一件創舉，因為這職位在她之前是從無婦女能夠獲得的。在十月五日的下午，她穿着一件全身黑色的衣服到學校，在講堂裏除了全班學生外，還有許多名人，政治家，學者，教育部長及校中全體教職員，他們都來參加這個榮譽而隆重



的典禮。當她徐徐從門口進入時，全場即報以熱烈的歡聲。一直繼續五分鐘之久。榮耀平息下來，聽我們都親切地地她道著，這位女科學家第一句將說些什麼話，有人認爲她一定先對她的丈夫，有婦人認爲她將很客氣地表示榮幸和向教育部長及學校當局致謝；但出乎意外地全不是這些，她一開口就說：

「我們若論及放射學說，它自十九世紀以來所造成的科學進步……」
「爲位偉大的女性，她所認爲重要的只是科學的研究，這是一貫求求是，那些無關的酬謝和榮文辭節在她看來完全是瑣屑的，毫無必要。這些，雖然居禮夫人沒有說明，但她已用堅決的行動說明了。」

居禮和居禮夫人是在毫無援助的艱苦情況下進行工作的。過度的工作勞苦嚴重地損害了他的健康。到一九〇三年，他們才稍能克勤克恭而獲得一次諾貝爾物理學獎金。這對他們的艱鉅工作的幫助已減少了，而隨着諾貝爾獎金帶來的榮譽，反而使他們爲應付人們的拜訪，應酬赴會等而大感苦惱，並使原已衰弱的身體更加疲勞。

居里夫人對這種「榮譽」是極厭惡的。她誠懇地告訴別人：「科學的探討研究，其本身就會含有美矣，其本身給人的愉快就是酬報！」她要求人們不要利用那些無謂的虛榮去糾纏她的工作與生命。
在資本主義社會制度下的科學家，發明家他的研究結果，發明物，就是屬於他

自己的前途，必須比這兩方面更為自己厚。科學家生活資料和繼續研究的設備等，因此他，個發明家都不能忽視自己發明專利權。愛迪生，諸君爾都是如此而致富也。當居禮夫人完成了她的提煉方法之後，當然也考慮到專利問題，因為這種有關於對性金屬，在醫學上有著廣大的用途。感佩他們肯保專利權，不難立即成爲世界財富之一。最初居禮頗有意這提煉，因爲在理苦工作中他們深受了社會所給予的無情和冷淡的待遇的痛苦。他對居禮夫人說：「即使爲了我們需要建立一完善實驗室，也不能不從專利權裏取得我們的支持呀！但居禮夫人一忽到這專利權使千萬人的生命受到影響，她堅強地說：「把全部方法公諸世界，並願爲任何製造工廠作義務的技術指導。她原是一個吸吮人民乳汁長大的平凡的女兒，願將自己的收獲還向人民去，這是不平凡而充滿了人類愛的心靈，是值得我們崇敬的。」

當一個新聞記者拜訪居禮夫人，關心地問她專利權收入情形時，她平靜莊重的答道：「無所謂專利，我們是爲科學而研究，而工作的。任何人都不能當着錢來賺錢致富，這不過是化學中許多元素的一種。」

英美各國（尤其是美國）的廠家得到居禮夫婦開放專利權的消息都拍電向居禮夫婦致敬，其實與其說致敬，還不如說是致謝，「感謝居禮夫人替他們減輕了製造成本，也就替他們增加了利潤。誰說如此，但居禮夫人爲資本社會增加了個人名利的科學家們，指出了一條令人崇敬的道路，畢竟是不凡的。」

一九二一年，美國婦女熱烈募捐，以敬贈買一克鐘（按當時價值約合十餘萬美元）贈給居禮夫人；以表崇敬，決定由當時美總統哈定。白宮主持贈禮儀式，邀請居禮夫人赴美親自接受這隆重的贈予。爲了敬對科學研究支持者表示感激，



聞秘人時

★物村建設學院院長宴陽初，其在歐馬的「公館」，完全「美式裝備」，家中亦經常以英語代國語，偶某次宴客，例定通說英語，有某學生不諳英語，只好做啞吧，周圍吃完了飯，溜之大吉。

★冠生園老板冠冠生，數年來，身體常感不適，據云：經醫生診察結果，稟所患者爲「營養不良症」。

前駐義大利大使劉文島，在羅馬時，每次接到希姪兒的信，信封上的中國字總是「劉文島」，雖經一再申斥，還是將「大使」寫作「劉文島」。

★遊世未久的審計部長林雲陔有一個朋友寫信給他，總是寫「雲陔」，後來林氏復信給他更正，大意說：「久咳成癆」，你老兄老叫我「咳」未免吃不消。

★桂永清是學陸軍的，北伐時尚僅一排長，現在則當了海軍部長了，但以「陸」變「海」，自非妙事，要說這這部長不識「海軍」禮節，曾有笑話。他之能當部長，主要的靠了陳誠的關係，另一說靠了一份「海軍建設計劃書」，而這份計劃書却是從歐陽格那裏弄來的，並非自己的出品。

同時又可將她兩個女兒一次遊歷機會，居禮夫人答應了這邀請。

當時的盛況是不難想像的，成千成萬的人都想一見這偉大的女科學家的丰采。在典禮舉行的那一天晚上，一克鐘的獎章是一張美麗彩色精印的掛軸，內中寫明將美國婦女遺產重禮物的使用權，完全歸居禮瑪潔享有。

當她接到這遺產單時，沉吟了一陣便說：「這遺產是收據傳單，但決不能就此完事，還一克鐘代表一大筆金錢，是代表全美國婦女的心意，是不應該屬於我個人，應是科學本身的，我年紀已經不小，如果這遺產歸我私有的，我死後，必是作爲遺產而贈給我的兩個女兒，這樣未免不妥當，這一克鐘應該永遠獻給科學界使用，請你們

聘請一位律師來，立刻寫成字據，說明這點。」

當時大家除敬佩之外，都表同意，但以天時已晚，就說過幾天辦這手續還不過。但是居禮夫人堅持：「這件事必須在今晚辦妥，明天才可正式接受他。因爲誰能保證以明天會不突然死去呢？」

結果祇好在交談的深夜，好容易才找來一位律師，辦妥了這張證明書。

居禮夫人是偉大的，偉大就偉大在這種難能可貴的崇高的人格上，她不但是一個極有成就的科學家，更是一位以整個生命獻給人類而不取任何報償的人民的兒女！

（第二年第五期）



哀念朱佩弦先生

李廣田

在別人的談話中，和紀念文字中，大部提到佩弦先生是一個完整的
人。我覺得這話很對，但可惜說得太籠統。我願意抑制自己的感情，試論
佩弦先生的為人。

佩弦先生是一個有至情的人。佩弦先生對人處事，無時無地不見出他
那坦白而誠懇的天性，對一級人如是，對朋友如是，對陣敵 對青年，尤
其如是。凡是和朱先生相識，發生過深遠關係，沒有不為他的至情所感的。
你同他交情越深，你就越感到他那毫無保留的誠懇與坦白。你越感覺到
他在處處為你打算，就越多事，你自己還不會想到的，他却早已在替你安
排好了。他是這樣的：既是一個良師，又是一個朋友，既是一個父親，又
像一個兄弟。他對於任何人都毫無虛偽，他也不對任何人在表面表示熱情，
然而他是充滿了熱情的，他的熱情就包含在他的溫厚與謙虛裏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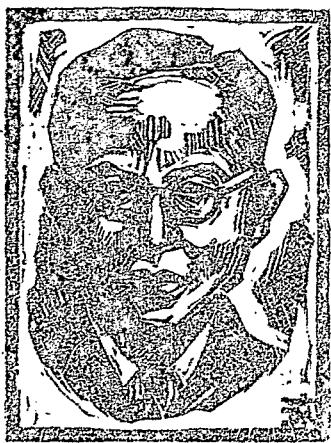
正由於他這樣的至情，才產生了他的至文。假如他不是至情的人，他就
寫不出像「毀滅」那樣的長詩，他更寫不出像「背影」那樣的散文。「背
影」一書，出版於十七年，二十年來，一直是一般青年人所最愛讀的作品。
其中「背影」一篇，寥寥數十字，不過千五百字，它之所以能歷久傳誦，
只是憑了他的老實，憑了其中所表達的真情。這種表面上看起來簡單素
樸，而實際上却發生極大的感動力的文章，最可以作為朱先生的代表作
品，因為這樣的作品，也正好代表了作者之為人。在另一本散文「你我」
中，有給亡婦一文，那文字與「背影」自然迥異，然而它作為朱先生的至
情表現則與「背影」相同。據一位教過女子中學的朋友說，他每次給學生
講這篇文字，總聽到學生中間一片嗚嗚聲，有多少女孩子自己把眼睛揉搓
的通紅了。

佩弦先生是最愛真理的人。有至情，愛真理，原是一件事的兩面，因
為，沒有有至情而不要真理的，也沒有愛真理而無至情的，這在魯迅先生
，在聞一多先生，都是同樣的。凡是認識朱先生的，和朱先生同過事的，
都承認朱先生是最認真的人，他大事認真，自己的私事認真，別人的或公
家的事他更認真。他有客必見，有信必回，開會上課，絕不遲到早退。凡
是公家的東西，他絕不許人亂用，即便是一張信紙，一個信封，學校裏在
他家門前存了幾車沙土，他的小女兒要取一點兒去玩，他說不許，因為
那是公家的。聞一多先生全集的編輯，自始至終，他交代的清楚。他
主持清華大學的中文系，一切并非不務，凡事都讓人知道，都喜歡採納別
人的意見。這一切表现在日常生活中的認真靜，也正是他的最愛真理的

一方面。沒有一個愛真理的人不是在處理日常事情上十分認真的，在朱
先生，由於他的至情，由於他一貫的認真精神，他就自然地接近真理。擁
抱真理。

復員以來，佩弦先生出版了很多新書，如「新詩雜話」，「語文零拾」，
「詩言志辨」，「標準與尺度」和「論雅俗共賞」等。其中固然有
些著作，但新寫的實在最多。他在「標準與尺度」的自序裏說：
「復員以來，事情忙了，心情變了，我得多寫些，寫得快些，容易做
些。……經過這一年來的訓練，我的筆也許放開了些。……訓練大概是效
驗的。」（三十六年十二月）

就在這簡單的說明裏，我們也可以窺見朱先生的若干方面。他是謙虛
的，他承認自己在受訓練。他覺得自己對大家說話的責任。而且要多說
，快說，說的淺顯，因為他愛真理，他把真理的責任。而且要多說
釋這些真理，發揚這些真理，凡是真心有講說的當然願意說話，而因此他
的筆自然也就放開了，凡是思想得到解放的，文字自然也就得到解放。不
過這裏也隱藏着一個可哀的事實，朱先生以一身而負着一個很重的家裏，



朱自清先生像

職業上的薪俸不足以維持一家的混飽，爲了升平所需，不得不快寫，不多寫了。但無論怎樣多寫，快寫，却從沒有亂寫，因爲他是認真，因爲他所寫的真是真理。他這作家，文學批評家，學者，然而他最近一兩年來所發表的意見却不限於文學或學術方面的，這只裏翻翻「標準與尺度」和「論雅俗共賞」就可以知道。在「標準與尺度」中有一篇「論氣節」，當論過中年知識份子之後，他說：

「青年代的知識份子却如此，他們無視傳統的『氣節』，特別是那消極的『節』，替代的是『正義感』，接着『正義感』的是『行動』。其實『正義感』是合併了『氣』和『節』，『行動』還是『氣』。這是他們的新的做人的尺度。等到這個尺度成爲標準，知識階級，大概是還要變質的呢？」

在這裏，朱先生不但闡明了知識階級的地位之變遷，尤其可貴的，是指出並肯定了青年知識份子的新氣節，新的做人尺度，這些話自然可以鼓勵青年羣，但這裏也有他自己的實感，而且是他自己對於現階段的歷史性質及現代人的時代任務之確認。而在固書的「論吃飯」中就提出了更明快的論點，他說：

「可是法律不外乎人情，讓飯吃壞吃飯是入情，人情不是法律和官兒壓得下的。讓飯吃會餓死，讓刑峻法大不中了也只是個死，這是一筆人，藝就是力益；誰怕誰！」

「誰怕誰！」一點也不錯，溫柔敦厚的朱先生竟說出了這樣的話。他在一回「多先生怎樣走着中國文學的道路中」會引用周先生自己的話說：「我只覺得自己是座沒有爆發的火山」，其實，朱先生自己又何嘗不是一座，至他對於今天的文學的意見，那就更其明快而熱烈。朱先生並不是歷史家，然而近年來所寫的文字中却都有一個歷史觀，不論論語文的，談文藝思想的，或是談一般文化的，大半是先作一史的演述，揭發出歷史的現象，然後就自然地得出結論，指出方向，也就是肯定當前的任務。在「新詩雜話」的第一篇「新詩的進步」中，他承認「從新詩運動的開始，就有社會主義傾向的詩」。《語文寄語》中有一篇「歷史在戰鬥中」，他推崇蘇文，談一時代的向漸漸分明，集團的要求漸漸強大，現實的力量漸漸逼緊，於是雜文便成了春天的第一隻燕子。在「標準與尺度」中有一文學的標準尺度一文，說「社會主義」是今天的尺度。「文學終於要配合上新的『民主』的尺度向前邁進的」。在「論雅俗共賞」一文中有「論新詩」一文，他說「新詩是發表的詩，是具體的詩。……新詩詩直接與發生活接觸，它是宣傳的工具，戰鬥的武器，而宣傳與戰鬥，是行動與工作，……它活在行動裏，在行動裏里完整，在行動裏完成。這也是新詩之所以爲新詩中的新詩。」這一切，只說明一件事，就是：朱先生說話的立場乃人民的立場，正如他在「論雅俗共賞」的序裏所說的，而彼急切的目的則爲新的「民主」文化，新的「民主」文學。爲人民，爭民主，這是今天的真題，這也就是朱先生近年來所作的文字中的主內內容。

佩敦先生是一個有風趣的人。他有至情，可並不一天到晚的講條條，他愛真理，也並不逢人說教，他嚴肅而認真，却絕不披頭露髮，叫人不敢親近。他是很有風趣的，他的風趣之可愛可貴，之不同於一般的滑稽幽默，正因爲他的有至情。愛真理。嚴肅而認真。常常和他接近，聽他談吐的人，大概都感到朱先生的風趣。而在他的作品中，又是隨口皆是，如散文集「徐我」中的「看花」，「談抽煙」，「偶記」等，都是最好的代表。這類文字看起來容易，寫起來可不容易，即如談「抽煙」據朱先生自己說，才八百字却花了兩個下午，所以這風趣也還是出於嚴肅認真。

近年來文字都是相當沉重的，不過在沉重中或還是有風趣，例如「論雅俗共賞」中的「論書生的酸氣」和「論老實話」等。

有至情，愛真理，有風趣，這還是朱先生之所以爲朱先生，這就是朱先生的人格之被稱爲最完整的人格之所在。從發實理方面，可以看出朱先生總在不斷地進步中，他不但趕着時代向前走，他也拖着時代向前走，他不但逼着青年人向前走，他也領導青年人向前走，然而，無可如何，他的體力，他的健康，却一天一天地向後退了，他終於退向病牀，退向死亡，離開了我們，離開了這蒼茫的時代。

朱先生就這樣地死去了，朱先生是不甘心的，因爲他還有很多事要做，我們也是不甘心的，因爲朱先生不該死，更不該死於弱病和疾病。此刻，讓我們來假設吧：假設中國沒有內戰，假設中國已趨民主，已經和平，假設朱先生活得好，營養得好，心情也好，他何至於這樣地死去。假設朱先生身體好，假設朱先生能夠得到天壽，朱先生對於新文學，新文化，新社會的貢獻將是無限的，這由他過去的成績可以證明。由他近年來所寫的進步文章可以證明。然而朱先生竟這樣地死去了！怎樣才能使朱先生咬目安眠。怎樣才能善用我們親存的生命來提煉這個時代，這該是我們每個愛護朱先生的人所應當知道，並應當互相勉勵的事。

三十七年八月二十日，略稿
(第三年第十期)

魯迅的話
死者倘不埋在活人的心中，
那就真的死掉了！

南北朝鮮的領袖 · 潘 朗

李承晚 · 金九 · 金日成

朝鮮，多小人在替它相愛，自從美國主持了今年八月十五的南韓獨立建國以後，南北對立乃至鬥爭的危險是「天險重」了。朝鮮，也有許多人在替它發怒，說它將變成「遠東的火藥庫」，自從南韓「獨立」以來，什麼建立中日親友共防衛同盟的消息也在一切報刊上出現了，現在且把朝鮮的領袖人物，作一客觀的個準的介紹。

(一) 南韓總統李承晚

在美國佔領區的南部朝鮮，於本年七月二十日舉行美國人指導和監督下的選舉，以親美派最高領袖著名的李承晚博士，當選了南韓第一任總統。

李承晚是以朝鮮老革命家出名的，今年七十二歲，出身於貧海邊老官僚和貴族的家庭，年輕的時候，曾充當了民族思想，很想做一個民族英雄。一九一九年三月一日的民族運動，他也參加了，他和他的信徒一直以爲榮，當日本殖民地統治者對朝鮮民族運動實行恐怖鎮壓以後，許多出名的革命者都流亡到中國來，李氏也是其中之一。

當「大韓民國臨時政府」在上海宣告成立之時，李承晚曾一度當選爲國務總理，第二年即一九二〇年臨時政府改選制度，他又擔任第一任大總統，一九二二年第三屆的民主政府成立，他仍任大總統。但是，後來他落選了，於是一怒離華赴歐，曾赴美國，從此定居於美國。美國方面，原來早有朝鮮革命巨頭安昌浩組織的「韓國獨立協會」(一九〇五年)後來一再改名，對於僑居美國的朝鮮人起領導作用。李承晚到了美國，就在

洛杉磯成立一個「韓國共濟會」，並且先後組織「韓國研究協會」、「朝鮮學生聯盟」等。他在那時已經自成一派，寄望在美國人的同情援助之下，光復大韓。所以在政治覺醒上和僑居中國的金九氏等領導的獨立黨及臨時政府，有著相當距離。

二次世界大戰，特別是抗日戰爭中，朝鮮之獲得解放，固由於蘇聯突然對日宣戰，一舉而擊潰了關東軍和朝鮮軍，深入北韓各地，但是在朝鮮民族方面，第一要歸功於南北韓國人民自己的覺醒；及地下抗日運動，第二則不能不歸功於在華朝鮮僑民的協力抗日戰爭，在華北有一朝鮮獨立同盟一的鬥爭，在華中而南有臨時政府下的朝鮮義勇隊和光復軍等的鬥爭，這裏中國各地當局和各界對朝鮮民族解放運動的各種援助，也是不容抹殺的。在這



鬥爭中，人們對於李承晚氏的努力，就比較的生疏。在廣大的朝鮮人民中，只在朝鮮從日寇統治解放之後，才知道有韓獨立一位革命元老和領袖。

李氏被送回國境之時，朝鮮北部固然已經成立所謂人民委員會的民主政權，在南部也有朝鮮另一民族和民主革命領袖呂運亨領導的民主政權，並早已宣布成立「朝鮮人民共和國」，有與北部力謀統一的傾向。李氏和美國人的意見一致，認爲這是左傾運動，所以美英政府立刻宣布人民

我合國爲非法，而另行組織一個軍政顧問委員會，就叫李氏爲主席。而在中國舊門多年的另一韓國革命領袖金九氏則被任命爲副主席。那時，李承晚雖有美國的支持，但他在國內的聲譽還未盛大，所以一面固執反對，一面卻不得不與發右傾的金九氏等表示合作，一時右翼和中間各派或立聯合陣線，包括民主黨，國民黨，獨立黨等，特別是在反對莫斯科決議中許治制度一點，彼此很團結。然而當李氏漸漸在軍事運動下地位比較穩固之後，特別是在去年英美和訪問我國回國之後，鑒於中國對美國在對朝政策上可完全一致，於是和金九氏等這種持久在中國密門的領袖之間，出現某種距離，主要是：在韓國統一獨立一點，李氏急於尋求發美國援助而迅速獲得獨立建國，縱使在南部先行獨立組府也是好的。現在，李氏這種政策路線真是趨利了。

(二) 金九 · 金奎植 · 李範奭

金九，金奎植二氏和李承晚的見解不同，他們認爲韓國應該是一統一的獨立國，現在雖然不幸因爲與蘇對立而使朝鮮暫時陷於南北分裂的悲劇，但是最大部份的朝鮮人民，則不分南北，都迫切地要求統一的獨立。爲此，當北韓各民主政黨在不久前號召全體各民主黨國黨派及個別領袖舉行聯席會議商討統一獨立問題之時，這兩位金先生就不顧李承晚及美國軍政府的勸阻，親自親率了韓南各民主黨領袖毅然地參加會議，親自觀察北韓情況，認爲南北確有和平統一的可能，因此簽名於聯席會議的共同宣言，反對南韓軍政府建立政府，他們認爲這樣一來，將使南北必須更深，使戰爭危機尖銳化，非但統一無望，而且以韓國問題而促使美蘇之戰，朝鮮人民實當其衝，身爲大政治家者不能以民族和國家命運作自己政治治略的賭注。而且朝鮮統一獨立無非發及美蘇衝突嚴重，剝奪個運東及世界亦將陷於悲劇的命運。二金

的這種主張，雖不能打動李承晚氏的心，從六月到八月，南韓的戰亂頻頻和潮湧，終於實現了，但是，他們這種主張却大大打動了南韓人民的心，因為金九氏及其領導下的獨立黨，國民黨一向以有派出名的，金奎植氏更以黨民中間派領袖出名，他們不僅曾在中國國民黨的援助下，為朝鮮獨立而長期苦鬥，而且在這三年來有二年以上是在美國軍政府之下担任要職；金九氏曾任美軍政府顧問委員會副主席，金奎植曾任美軍政府下的國民議會的議長。他們的言論行動久為眾所共知，決不能替他們加上任何色彩的帽子，所以，我們這篇為國民的主張，現在獲得廣大人民的擁護；他們不參加李政府，其政治影響是很大的。

和金九氏以「親韓派」出名，但都參加了李政府的，是李範煥氏，他就是在我國早已著名的李青天將軍，黨黨進人，今年四十九歲，他從小志切參加復國運動，所以考進我國的雲南講武堂騎兵科，後來在東北設立軍校，訓練軍人人材。九一八事變後，他也直接參加我國軍隊對日抗戰。在韓國臨時政府中，他是光復軍的統帥。和中國軍政界很有交遊。日寇投降後返國，得美軍當局同意，組織朝鮮民族青年團，從事訓練青年的工作，這是今天南韓軍隊最有勢力的朝鮮人自己的武力，據說擁有九十名萬團員，李氏企圖把它作為韓國建軍的基幹。他的所以參加李承晚政府，據說主要也是為求完成這個志願，他在政治思想上是右傾反共的，但過去却不是最活躍的。這次於八月二日被提名及當選為內閣總理，完全獲得李承晚及美軍當局信任的，不過他今天所組織的內閣各閣員，力量很薄弱，沒有傑出的人才，所以近來又發出了趨避朝鮮的消息。

得注意的是南韓內部的分歧和分裂運動也在隨處和發展。今年六月二十九日至七月五日在平壤舉行的南北朝鮮各政黨各社團領袖會議，早已決定設立朝鮮最高人民會議，成立民主的全國統一的政治府；而八月二十一日在九州開會的兩朝鮮人民代表大會，各民主黨派代表九百九十七人，選舉代表六百二十二萬人民，即百分之七七、一的選民都參加推選了這些代表。他們在選舉上表現了對於統一與獨立的愛國熱忱。同時，應該注意的，北朝鮮人民議會於八月二十五日舉行選舉，兩朝鮮也有四百三十名人民代表參加，於二十七日共同選舉統一的一朝鮮人民共和國一的總統及新政府閣員。

(三) 創造朝鮮未來歷史的人物——金日成

正像東亞許多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的領導者一樣，朝鮮民族的領袖，金日成也在那樣年青得令人驚奇；而且，正像所有各國人民解放鬥爭中，傑出的領導者，憑著自己對於國內外大局趨勢的正確的觀察和推斷，憑著自己對於革命事業忘我的犧牲奮鬥堅強不屈的精神，憑著自己在革命過程中所表現的機智技巧依靠羣衆，愛護幹部，終於在最危急困難之際出任生死，遙避敵人的陷阱取得偉大的勝利，憑著這一切，這些領導者在廣大人民羣衆中間，留下深刻的印象，獲得狂熱的尊敬，往往把他神化起來，認他為超乎常人的一種力量，金日成在朝鮮人民大眾中，也就成為超乎常人的一種力量。金日成在朝鮮人民大眾中，也就成為這樣偉大的人物，成為朝鮮民族解放運動勝利的旗幟。



成爲朝鮮廣大人民力量集中表現的象徵。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七日美國聯合國社的漢城電訊，就曾這樣說：「金將軍是從延安回國遊軍佔領的北部朝鮮最大城市，故都——平壤。」據他有一千餘名警察跟他開到，他的一切，目前還是在一個半傳奇的状态中，所以關於他的報道，都不能加以確定，但是毫無疑問的，他已在許多朝鮮人民的想像中活躍了，小孩子們以裝扮軍人的遊戲去模仿他。這可說是外國報紙上第一次出現的關於金日成的動人的報道。

金日成在那一九四一年發生於朝鮮故都平壤郊一貧民家裏，那正是日本帝國主義併吞朝鮮的第五年，日本在統治朝鮮的初期，一面實行殘暴的武力鎮壓，一面進行無恥和貪婪的掠奪，特別是在對土地掠奪，在廣大農村中掀起了洶湧的叛亂，代替以前山頭懸衍子領導的上層階級的運動。在這樣環境中長大起來的「農家子」的金日成，就很自然地變成他成爲一個「職業的革命家」的天才和條件。不過，當少年時代，朝鮮的反帝解放運動特別艱苦的，許多著名的上層革命領袖們，都被迫逃亡到國外。除了有錢的逃奔檳榔嶼和荷金山之外，不是南奔上海，便是北走海參崴，而對於一江之隔的中國的東北，更成爲朝鮮革命家的一第二故鄉」。這位出身北部朝鮮的青年革命家運動中的出色領袖者便經常活躍於鴨綠江流域。那時還只是十多歲的少年。

當一九一八一八事變爆發的時候，他在東北求學。以前朝鮮各革命黨在東北各地組織中本有許多抗日獨立的政治組織，最出名的有「義勇團」、「新民府」、「國民府」、「滿洲青年黨同盟」等革命黨聯合組織。一九三一年海參崴起後，他們紛紛和東北義勇軍、抗日聯軍等合作，後來又有朝鮮革命軍和中華抗日軍等組織。金日成的名字，就立刻在金北嶺、玄河等河、洪橋兩朝鮮在東北的抗日領袖中突出，這些抗日武

雙方力量先後遭過敵人優勢兵力的摧毀和政法阻礙的分化分裂，只有金日成領導的「朝鮮革命軍」，始終堅持與中國的抗日聯軍合作，在出乎想像的艱苦條件之下繼續抗戰。

僅僅以一個在東北留學的朝鮮青年——金日成，在「九一八」事變後號召和組織了一千多個赤手空拳然而滿腔熱血的青年，憑藉他的組織和堅恆的天才與毅力，從各方面發展組織，從敵人的隊伍裏去爭取武器和給養，經過一年的苦鬥，他已是一千名抗日遊擊隊的指揮者，獲得差不多數的槍械。但是還不滿足，他繼續發展抗日武裝，不久之後，這個「雙十年華」的金日成，已經是三萬之衆的抗日「朝鮮革命軍」的統帥了。日本關東軍當局曾懸賞五十萬日圓通緝他，同時又對他誘惑，請他出任偽滿洲國安東省長。當威脅利誘都在金日成的面前失敗之後，日寇漢奸政府曾用自己的宣傳機關，不厭數十次的重複演說說他「已證實被擊斃」，或是「被俘而死」，並且在許多地方先後懸掛出被「正法」的「金日成」的首級。然而，他的武裝部隊，一直在他指揮之下抗日反滿，在中韓人民的愛戴的掩護之下，他一直生龍活虎般健在！

「金將軍的青年頑勇，恰是勾動人民敬佩的一部分根源。他在必要時，至少可以召集一枝二十萬人的武裝部隊。他是朝鮮共產黨北方支部的書記長，也是北朝鮮所有民主政黨及社團的擁護者。不問這位金將軍是本人或化名者，他實際上已是一位精幹的將軍和政治家，他將是今後朝鮮全國最有力量的人物」（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七日美合社漢城電）。按照美國記者們的報告，他在東方式日軍軍的武裝鬥爭被絕對優勢的兵力壓迫而化整為零的時候，曾化裝入關而至延安，領導並建立了「朝鮮獨立聯盟」，並在抗日鬥爭中實留留的戰略領袖。當日本投降的時候，他就很快帶領一批幹部，回到東北，召集幹部，經過魯藝江，同祖國。為了實行聯合國的協定，監督軍隊

把朝鮮法租一村民兵隊解回祖國。然而他到平壤的消息一傳出之後，立刻在朝鮮人民中捲起了熱烈的歡迎的浪潮，這使蘇聯佔領軍當局、之蘇聯。一九四六年二月八日，北朝鮮第一次公選的時候，他就被各道、市、郡人民委員會代表及各政黨社團代表公選為北朝鮮臨時人民委員會的主席。這位朝鮮共產黨書記長上任後第一件大事就是發表二十條政治綱領，包括迅速實施土地改革，男女平權、民主自由等。他在蘇聯的幫助和人民的擁護之下，在排除了當時統治機構中的殖民地壓迫者和和好資團以後，領導了人民根據地過渡年第一任主席。（金日成本來是朝鮮歷史最久久的政黨共產黨的老幹部，解放之時，正值該黨成立二十

年紀念，他從國外回來，立刻被推選為書記長。美國著名女作家安娜·史特蘭在一九四七年夏季從東北到北朝鮮訪問，在八月十五日寫信給這位領導朝鮮民主建國的日成主席，通過信中表示感激對她的隆情高誼，並盛讚北朝鮮人民委員會的政績。他在信中说：「兩星期來，我能夠在貴國從遠處海岸邊遊到那海海岸，參觀許多工廠，和農民、工人、知識份子及公務人員自由地暢談。我要向你並轉向北朝鮮人民，慶賀他們兩

年所取得的偉大成就。這些成就年阻礙仍保留下已瀕於危殆的重大成就。這些成就的民主形式，就文字而說也能智慧地表示自己的意志，以空前簡單的方式實行而沒有引起紛擾的意識，因此，北朝鮮一半以上的土地都已重新分配，全體農村居民都已獲得迅速繁榮的基礎。由於實施進步的勞動立法，工廠的復興，確保全人民物質生活標準的提高，擴張學校與補習學校教育網，因此三分之二的以上人民目前都在學校中學習。」史特蘭最後在給金日成的信中說：「中國有這些成就，使我確信：北朝鮮正在創造民主秩序，在南朝鮮，也必將抉擇這種民主秩序，正因為這個原因，你正為全體朝鮮人創造將來的朝鮮的歷史，希望有一天在漢城總統府中會見你。」

史特蘭女士給金日成信中對他的這種觀察，誰說不會是不久將來的現實呢！因為一個在依靠人民信任人民的基礎上領導人民，而也為人民大眾所信任擁護的，他一定有更光明遠大和鞏固的地位。為着遠東乃至全世界被壓迫民族和人民的解放，對於金日成的前途，在史特蘭女士的觀察後面，還有無算千萬人民歡呼聲！

孔二小姐寫祕聞

孔二小姐在南京讀中學的時候，一次要求「脫離家庭」。他的父親問他怎麼生活？她回答是：「從事寫作」，他的父親很驚訝地說：「你能寫作嗎？」孔小姐毫不遲疑而很有自信地說道：「把孔宋公館的祕密寫出來就夠啦！」這部「著作」如果寫出，印行，保證「暢銷」，其實寫孔小姐自己的「體聞」尤佳。（賦）

（第三年第十期）

樂府五十餘首和許多雜著現黃降亡的詩，均寫於此時。爲了「上不忍負恩，下不忍負心」，他嚴厲地負起諷諭的責任。『有關必規，有違必諫，朝廷得失無不察，天下利病無不言』(初捷拾遺獻書)。這時他寫下的詩，完全是爲了矯正時弊，『身是諫官，月誦諫紙，啓奏之間，有可以救濟人病，裨補時闕，楚於指言者，則詠歌之，諷諷稍進聞於上，上以廣宸聽，病愛過，次以酬恩獎，謗言實，以復吾平生之志。』(與元九書)但也由於他的直諫，召了不少同僚們的怨怒。

他結婚得遲，『少府無妻春寂寞，花開將爾當夫人』，那是他三十五歲在陝西做官時日的歌唱。到四十歲生女金鑿，『行年欲四十，有女曰金鑿』，然而『病來強十日，養得已三年』使天折了。時適以丁母喪，乃得歸假渭村三年，(四十一—四十三歲)詩人寫道：

『……一朝歸渭上，泛如不聚舟，置身事外，無事亦無憂。終日一蔬食，終年一布裘，寒來獨懶放，數日一梳頭，朝睡足始起，夜釣醉即休，人心不過適，適外復何求?』(適意)

過了三年田園隱士式的生活後，他再出山拜太子左贊善大夫。首先他還想做一番事業，但『蕭瑟未果，豈敢爲當路者所擠』(舊唐書)，不能做出任何事業，而不滿他耿直性格的政敵們已四面八方地，向他圍攻了。

元和十年七月——八一年發生宰相武元衡爲盜所殺案，白氏即上疏請爲仲寬，新任宰相立刻找到打擊他的藉口：說白氏的母親是賈花墜井而死，而白氏尙在寫『賈花詩』及『新井詩』，有失孝道、有傷名教，就這樣以一個『莫須有』的罪名，他被流徙到江州去。

江州(江西九江)四年(八一—八五年)的流徙生活、消磨去了他的雄心壯志。在廬山下，在九江邊，雖然他還能處之泰然，然而詩人的心中當不無『今年放突復明年，春風秋月等閒過』之感了。『琵琶行』、『廬山草堂記』，和許多紀遊詩即作於此時。『遺謫四年徒已矣，晚年三女擬如何。』十四年中他唯一的收獲，就是生了三個女兒，和習到一些生活的滋味吧。

詩人四十歲的春天(元和十四年——八十九年)，又奉詔全家移徙忠州(今四川忠縣)『不知道如何時到?猶喜全家此不同。』『忽恐不才身，復作無名鬼。』(初入峽有感)『前在滯陽日，已去賓朋寡，寥寥不才身，出門無處寫，今來曉深靜，窮峽嶺山下……』(自江州至忠州)詩人心中有着深沉的國家的悲哀了。

在忠州不及一年，詩人復奉命召京拜主客司郎中知制誥。(元和十五年——八〇二年，四十九歲)。舊地重歸，人物已非了，『所經多舊館，大半主人非。』(舊館見多)。

五十歲時授京即位，(八二二年)，除中書舍人知制誥，時以『天子荒縱不法，執政非其人』(舊唐書)，白氏雖極力『上疏論其事，天子不能用』(同上)。貶謫數年的生活，却使他對官場發生好感，留居朝間他既不能離舒所志，他乃請求外仕。『官遊到江南的杭州去。

『五十未老老，尙可且歡娛。』『迎首歸五馬，去末勿翻車。』(馬上作)他之到杭州來與其說是『做官』更無寧說是遊蕩江南的風光吧。他離別了烟雨空濤的西子湖，在臨別杭州時還寫道：『處處回頭盡畫樓，就中難別是瀟湘。』……未能拋得杭州景，半句勾留是此州。(春題湖上)兩年，兩年的杭州仕宦中，爲了瀟湘，他爲湖州人民築了一個長堤(今日白堤)。

五十三歲(長慶四年——八二四年)又被召京任太子左庶子，卜居於園道里楊德宅。『是他已不安於京官的拘束生活了』過了二年，他又請求到蘇州當刺史去了。『老除吳郡守，春別洛陽城』(除蘇州刺史別洛陽東花)『這就及度過了兩年時光。

五十六歲(元和元年——八二七年)復被召京開拜祿沔監。五十七歲任刑部侍郎，五十八歲爲太子賓客，這時他忽然生下一子，『豈料變成事，方看參弄孫』，使他湧出室外。

六十歲(太和五年——八三一年)拜河南尹，『六十河南尹，前途足可知』(六十拜河南尹)，這是他一生中最後傷心痛苦的一年，他的獨生兒子崔兒夭亡了，『孿孫一顆兒三歲，髮雪千蓬兒六旬，豈料故先爲異物，常憂吾不見成人。慈腸自斷非因餓，啼眼加昏不是塵，懷抱又空天賦歎，依前重作鄧攸身。』(哭孫兒)同時他的好友元稹亦於是年卒，『八月涼風吹白髮，窮門廬下哭微之，婆娑親友來相弔，唯道墓天無所知。』詩人傷心的詩句，真是一字一淚了。

六十二歲(太和七年——八三三年)京太子賓客司，到六十五歲時始改授太子少傅分司，『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誰我作同人』(從同州刺史改授太子少傅分司)到六十七歲以後，過着『……既而辭復罷，醒復吟，吟復飲，飲復醉，醉吟相仍，若循環然。由是得以夢身世。靈富貴，壽臨天地，瞬息百年，陶陶然曾然不知老之將至，古之所謂得全於酒者，故自號爲醉吟先生……』(醉吟先生傳)他已沒有當年的豪情了。

七十一歲(會昌二年——八四二年)以刑部尚書致仕，遷居洛陽之履道里。常與香山(洛陽龍門山之東)僧人結香火社，自號爲『香山居士』，醉心佛道，甚至好久不吃葷物，詩人寫道：『四十詩思苦，晚歲道情深，夜睡兩多生，秋牽與雷吟。』(閒)

七十五歲(會昌六年——八四六年)一病不起，乃作『醉吟先生墓誌』。

銘道：『……歷官二十任，食祿四十年，外以修行修其身，中以釋教治其心，旁以山水風月詩歌琴酒樂其志。』不久即逝世，遺骸葬於香山寺，唐宣宗追封其爲尚書右僕射。

三、白居易的政治思想及其對文藝創作的

意見

在政治上和文學上，白居易是個有主張有見地的人。舊唐書上說他是：『……蒙英主特別顧遇，頗欲奮風教報，苟致身於計議之地，則兼濟生靈。』

詩人是一個民主主義者。在他所著『策林』四、七〇中，他向那時的統治者帝王，大膽地提出：

『天子之耳不能自聰，合天下耳聽而後聰也。天子之目不能自明，合天下之目視而後明也。天子之心不能自聖，合天下之心思而後聖也。若天子唯以兩耳聽之，兩目視之，一心思之，則十步之外不能聞也，百步之外不能見也，國運之外不能知也，而況四海之大，萬端之繁若乎？』

詩人以爲政治上的軌道，國家強盛，執政者，當傾聽人民的聲音，服從人民意志：

『耳聞三皇之爲君也，無常心，以天下心爲心，五帝之爲君也，以百姓欲爲欲，順其心出令，則不廢而理，因其欲而設教，則不勞而成……』

怎樣才能傾聽人民的聲音呢？詩人主張國家要設『采詩官』。讓他們自由地吐出，充分地給言論自由以保障，真正人民的聲音才會從寫作者的筆端傾吐出來。

『采詩官，采詩聽等入言……周成漢與至隋氏，十代采詩官不置……靜臣社口爲充員，諫鼓高懸作虛器……君兮君兮願聽此。欲聞聖政遠人情，先向歌詩求聖制。』

『善防川者決之使導，善理人者宜之使信。』(『策林』四，七十九，採詩以補時政)

『……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戒，莫不兩盡其心焉。』

言論壓制不住的。『防民之口，猶如防川』，詩人以壓制言論的厲王，胡亥爲例，向執政者警告道：

『君不見幽王之亥之末年，褒臣有利若無利。君兮君兮願聽此，欲聞聖政遠人情，先向詩歌求聖制。』(『采詩官』)

所以當是時政治達到高潮，兩位爲國爲民的官吏，御史大夫陸長源，

禮部外郎鄭通城，遭暴徒殺害時，詩人用沉痛之句，向統治者，向人民呼

謂：『……惟善人分邦之紀綱。邦之擇兮，正人先亡，謂天之惡下民兮，胡爲乎生此忠良；謂天之愛下民兮，胡爲乎生此豺狼。』(『哀二良』)

詩人不但富有政治上民主的思想，而且還具有『經濟民主』的理想。他大膽提出『節財用，均平富，禁奢侈』的主張。(見『策林』三，廿五)他認爲，一切罪惡皆由於貧窮，由於貧富不均而來：

故不足者爲盜，有餘者爲竊。盜，不能息怨爭，而害刑罰也，衣食不充，凍餒並至，雖爭鬪爲士，不能止瘡而去盜賊也。』(『策林』四，五十五)

所以詩人主張，貧社會是，人民能實行新生活——懂得『禮讓廉恥』，首先應當讓他們貧因爲富下定定無窮盡爲溫。

『貧富適宜，富變，滋耗之弊，財力無消屈之弊，而富安溫。』(『策林』四，五十八)

『文景富其民，盜賊衰息……』(『策林』四，五十八)

『……貧富均而樂地行，(同上)

人民爲什麼貧困呢？他認爲這是由於少數官吏們的荒唐無恥而來。在『策林』三，二十一中，他以『人之窮困由於君之奢欲』爲題，暢抒所見。

『臣竊觀前代人庶之貧困者，由官吏之橫欲也，由君上之不能節儉也。因此他懇懇地請求王公大人們關心人民的生活：

『……陛下念其重祿，則須繁之更退矣，念其嘉生，則苛虐之官也罷矣，念其重勞，則土木之役輕矣，念其惡貨，則嚴禁之貨損矣，念其凍餒，則布帛麥禾之稅輕矣，念其怨曠，則政樂樂樂之數省矣……』

基於此，在文藝創作上，詩人強調了藝術應爲人民服務的『爲人生而藝術』的主張。爲甚麼呢？他認爲，創作的目的是甚麼？詩人的意見是：

總而言之，爲君主爲臣爲民爲物爲事而作，不爲文而作也。』(『新樂府序』)

『……文與合爲時而著，詩與合爲事而作。』(『與元九書』)

詩人把文藝作品——尤其是詩，認爲是一種變革社會，武裝，移風易俗的工具，完全以功利的目標出發：

故聞樂其之作，則知深及四海也，聞詩奏之談，則知時和

歲也；聞北風之音，則知威嚴及人也，聞狐鼠之刺，則知重欲於下也，聞廣袖高髻之語，則知風俗之奢蕩也……（「策林」四，六十九）

「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戒。」

在「讀張韓古樂府詩」中，白居易也寫着創作目的道：

「為詩意如何？六義亦鋪陳，風雅比興外，未嘗著空文……上可裨教化，舒之濟萬民。下可理情性，卷之垂一身。」

他反對藝術至上，反對玩弄文字技巧內容貧乏的淫靡靡蕩：

「今褒貶之文無難覓，則懲勸之道缺之；美刺之詩不務政，則補察之義廢矣。雖雕章琢句，將焉用之。臣又聞根秀魏生於穀，反害穀也；淫辭靡蕩生於文，反傷文者也……」（「策林」四，六十八）

「去傷，抑淫，芟蕪，離穢，歸華於枝叶，反實於根源，引而致之……」（同上）

「俾辭賦合刑戒諷諭者，雖則粗野，揆而峻之。俾諷有虛美愧靡者，雖華藻，禁而絕之……」（同上）

這就是說，寫實而含有「刑戒諷諭」的作品，不但要提倡，而且要得令嘉獎。內容貧乏之低級的黃色作品，即使文字上寫得很美照還要加以禁絕。

四、白居易作品中的中唐社會

貫串着白居易的作品，充塞着人道主義的精神。崇高而熱烈地愛人民的心腸到處洋溢着：

「丈夫貧兼病，豈獨善一身？安得萬里裘，盡裹周四垠，毳毳皆如我，天下無寒人。」（「新製布裘」）

他的詩，不是咬文嚼字，不是無病呻吟，一字一句都從深刻的感受之中，從心腔深處迸發出來，正如詩人自己所曰：

「……不能發聲哭，曠作樂府詩，篇篇無空文，句句必盡規，非求官律高，不務文字奇；惟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

他企圖用詩服務人民，喚醒執政者對於人民生活的注意。在「與元九書」中他寫道：「僕當此日，擢在翰林，身為諫官，手譜詞紙，啓奏之外，有可以救濟人病，裨補時聞，而鑒於指畫者，輒歌賦之。」

所以他的詩大半是爲了針對時弊而歌。如「上陽人」、「愍怨賊也」、「胡旋女」、「戒近習也」、「折臂翁」、「戒邊功也」、「捕鼠」、「刺陳

史也」、「韓氏人」、「海陵民之情也」、「租稅」、「憂蠶桑之勞也」、「杜陵

叟」、「傷農夫之困也」、「效鵝」、「全女工之勞也」、「賣炭翁」、「苦貧

市也」、「除山道」、「疾食虜也」、「草茫茫」、「懲厚葬也」、「官牛」、「

監獄政也」、「附堤柳」、「問亡國也」、「黑潭龍」、「疾食吏也」、「

吉丁」——哀冤民也……這些詩確是達到了「篇篇無空文，句句必盡規，爲人生而藝術的目的。

詩人留下豐富詩篇裏，反映出了一時代各階層生活的風貌。

他寫着君王的奢侈生活道：

「……一入出令不容易，六宮從令百司備。八十一車千萬騎，咽有宴飲養有賜。中人之產數百家，未足充君一日費……」（題宮高）

他引用隋煬帝的勞民傷財以至亡國的歷史事例爲歌題材料，警惕憲宗

道：

大業年中楊天子，種柳成行夾流水，西至黃河東至淮，綠影一千三百里，……南幸江都恣佚遊，應將此樹隨龍舟……海內財力

此嗟嗟，舟中歌笑何時休，上荒下困勢不久，宗社之危如覆瓿。煬天子，

自言臨崩長無窮。……蕭蕭生人事變，宴饗不得樂桑中。土填數尺何

處葬，吳山下多悲風。二百年來汴河路，沙草和烟咽復暮。後王何以鑒前

王，誰看隋堤亡國樹。（附堤柳）

他大膽地用帶刺的筆，抨擊那些專事修飾門面，爲了個人安樂，不惜

摧毀人力物力的貪官污吏們道：

「官牛官牛駕官車，澗水岸邊圍蔽沙，一石沙，幾斤重？朝覓暮覓何

何用？曠向五門官道西，秋槐陰下卸沙隄，昨來新拜右丞相，恐怕泥污汗

馬蹄，右丞相，馬蹄踏沙難淨潔，牛領牽車欲流血，右丞相，但能誇人治

國調陰調，官牛領穿亦無妨。（官牛）

「紅線毯」一詩，也是暴露不顧民生疾苦的官吏們，如何犧牲民間物

力，將宜州出產的絲，染成了紅線，送到宮中供給跳舞作樂之用，博得上

司歡喜：

「……美人踏上歌舞來，羅襪織裙隨步履……宜州太守加模範

自謂爲臣能竭力

詩人沉痛地爲人民對一些貪吏呼籲道：

「……宜州太守知不知，一丈綉用千兩絲？地不知寒人知暖，少

作人衣作地衣。」

專制政體中的朝臣，雖高官厚爵之士，仍遭種種苦難，詩人也爲他們

吟出心坎深處的痛苦，

「……高有警緝變，下有陷穿虞，每覺宇宙窄，未嘗身體舒。」

至於公務人員，也祇是坐辦公廳，過着毫無生趣的收銀生活，已血融

人吟道：

「……可憐朝暮景，鎖在兩衙中。」

在科學制度防新「恐民政策」下，千萬文人們受着摧殘，詩人們身歷

其苦，不禁爲他大聲地吶喊抗議：

「悲哉爲鴛鴦，力學不知疾，欲昏眼欲暗，乘車生生涯，十上方一第，成名常苦遲，縱有富達者，兩鬢已成絲……」(怨婦行)
然而豪族出身的權門子弟他們「聲色狗馬外，其餘一無知」，不無無稽之徒，却一生享盡人間的清福：

「沉沉朱門宅，中有乳臭兒……手不把書卷，身不繫戎衣，二十對封爵，門承勳戚資……偶從博徒飲，暮有胡姬期，平封還酒債，堆金覆蛾眉……」(怨婦行)

「一般有指階級的軍八，則缺憾到不可一世。詩人在「宿紫閣村」一詩中寫着一個中尉老總的橫暴驕矜之情，歷歷如繪：

「……舉酒未及飲，驛卒來入門，紫衣夾刀斧，草草十餘人，奪我席上酒，挾我盤中餐，主人退後立，敬手友如賓，中庭有奇樹，種來三十春，主人惜不得，持斧斷其根，口稱采造家，身屬神策軍，主人慎勿語，中尉正承恩。」

貪官墨吏們藉人民的血肉，養肥了自己。他們奢侈淫逸的生活，在詩人的筆下反映無遺：

「……主人此中坐，十載爲大官，家有吳敗肉，庫有萬貫錢。」(一傷宅)

在苛政剝奪與苛吏暴斂之下，人民陷入水深火熱之中，詩人帶着忿怒的心，憂露了黑暗的一面，又用哀切的聲音，爲被壓制下的人民呼喊：

「……腹我以求甯，欲索無冬春。蠶絹未成疋，線絲未盈斤，黑符迫我納，不許暫逡巡。歲暮大地閉，陰風生破村，夜深烟火盡，微雪白紛紛，幼老形不敵，老蒼體無溫，悲嚶與寒氣，併入鼻中辛，昨日餘殘稅，因籍官庫門，緝租如山積，絲絮如雲來，號爲殘餘物，隨月吟至會，奪我身上衣，買得眼前恩，進入珠林庫，歲久化爲塵。」(一)「案中吟」

他爲典賣地納官租的貧苦農民呼籲：

「杜陵瘦，杜陵居，歲種薄田一頃餘，三月無雨旱風起，麥苗不秀多黃死，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乾，長吏明知不申破，急欲暴徵求考課，典賣質地納官租，四年衣食將如何？劍我身上帛，奪我口中粟，虐民害物即豺狼，何必鈎爪鋸牙食人肉……」(杜陵叟)

在黃灰翁一詩中，詩人寫出了那些官人們如何欺騙這班在生活中饑餓貧苦的人們，並深刻地寫出了他們的苦楚生涯與哀怨：

「……黃灰得錢何所愛？身上衣囊口中食。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臘隨天寒……」然而「黃灰使者白衫兒，手把文書口稱勅，迴車叱牛牽向北，一車炭重千餘斤，官使驅將惜不得，」他們用了「半匹紅紗一丈綾，聚向牛頭充炭直，

這是暴政的淫威，這是愁苦生活的趨歸！

「一面是荒淫無恥，一面是嚴酷的工作；一面是花天酒地的天堂生活，另一面是號寒飢餓的地獄生活；一面是豈足羨美酒，另一面是人食人。設人長於對照地寫出他們，使人感動，使人眼淚：

「……朱敦儒丈夫，號殺惡將軍，認賊軍中安，走馬去如雲，錦鞵淫九磁，水陸羅八珍，吳蠻洞庭婦，俯切天地調，食飽心自若，酒酣氣益振。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一)「饑肥」

「……朱門車馬客，紅粉歌舞樓……日中一爲樂，夜牛不能休。豈知閔鄉獄，中有凍死囚。」(一)「歌柳」

詩人極力抨擊無謂的征戰，統治者們爲了武功，不惜犧牲人民的性命去當炮灰。他引用「折臂翁」的形象，繪出人民對於戰爭的憎厭，對於征兵的反對和怨惡：

「……是時翁年二十四，兵部牒中有名字，夜深不敢使人知，偷將大石韃折臂，張弓滿箭俱不墜，從茲始免征滇南。骨碎筋傷非不苦，且白居易又是舊文藝作家中，對婦女生活最寄以同情的一個。他瞭解她們，憐恤她們，因而爲她們歌唱出了悲怨的身世。詩人筆下反映出來的唐代婦女生活，可謂淋漓盡致，從最低層的家庭婦女，娼妓……以至於貴族富廷的貴婦和宮女們。

他寫下了寂寞的女郎：

「亂蓬爲髮布爲巾，曉踏寒山自負薪。」(一)「續樓」

他寫下織衣婦：

「紅絲織多女手寒，扎扎千聲不盡尺。」(一)「續樓」

他對照地寫出貧富人家的女兒：

「……紅樓富家女，金纒繞羅裙，見人不放手，嬌癡二八初，母兄未開口，已誓不復更；敝室貧家女，衣裳二十餘，判袂不值錢，衣上無異珠，空回入欲聘，臨日復踟蹰……」

他寫出對怨惡閨婦的心酸：

「寒月沉沉洞房靜，真珠簾外梧桐影，秋霜欲下手先知，塵底菱花羞刀冷。」(一)「寒閨怨」

他寫下不幸被遺棄的婦女：

「……客腸迴中如花人，新人迎來舊人棄，掌上蓮花眼中刺，迎新棄舊未足怨，怨在君家留兩兒，一始扶行一初坐，坐啼行哭牽人衣……」(一)「母子別」

「與君結髮未五載，忽從中女爲妾商……」(一)「大路行」

「何况如今鷄中鶴，妾獨未敢君心改……」(一)「大路行」

他寫楊貴妃，寫宮庭婦女不幸的生活：

「……回頭一笑百媚生，後宮粉黛無顏色……後宮佳麗三千人，三千寵愛在一身。」（「長恨歌」）

他寫出幽禁在深宮失去了人身自由的宮女們的眼淚：

「兩宮由來一點恩，爭能遍佈及千門，三千宮女監臨面，幾個春來無淚痕。」（「後宮詞」）

「……上陽人，苦最多，少亦苦，老亦苦，少苦老苦兩如何……」（「上陽人」）

「……四季徒支紙粉錢，三朝不識君王面……雨霖之恨不及者，猶聞不覺三千人。」（「殿國妾」）

詩人用最沉痛最深刻的字句，唱出三千年來過著奴隸般生活的婦女們心腔中的話語：

（五）晚年思想的矛盾與轉變

然而正當詩人藝術上達到爐火純青的時候，却在晚年，轉向筆端，寫起「閒適」與「感傷」的身畔瑣事的詩了。

這是專制時代的悲劇。

專制時代不許這樣「不怕強暴怒，亦任親友說」的敢說敢笑的詩人存在。詩人晚年回首當時的政治環境，他寫道：

「……衆排恩易失，偏歷勢光傾，虎尾愛危切，鴻毛性命輕……長沙拋買館，漳浦臥創枝。」

「……路足彌根客，官多誦諛臣。」

詩人對刺的詩歌，曾經刺痛了豪強貴族們的心：「聞孔叢詩，素面脈脈，豈不悅矣。聞秦中吟，則橫資貨近者相目而變色矣。聞登真寄足下詩，則執政者扼腕矣，聞宿業園村詩，則擢軍者切齒矣。」（「與元九書」）終於他受到打擊，被人誣陷中傷，接著一再受貶謫，「流徙江湖，四五五年，幾溢瘡痍。」（舊唐書）

詩人感慨着「性疏曠合承恩久，命薄先知濟事難。」在現實的面前，破碎了他為國為民的壯志，冰凍了熱情。經不起若總波濤的衝擊，他消沉了。「官情衰落，無意於出處，唯以道適自得，吟咏性情為事。」（「與元九書」）在思想，他開始轉向，走向避世的道佛，「以道佛治其心」，「山水、風月，歌詩、琴酒樂其志」（「與元九書」）。從「志在琴詩」而得到「行在獨善」了。也像英國詩人雪萊一樣，寫了「秋風歌」，「雲雀歌」，「給「吉利的人們」……但在理想遭到幻滅之後，竟寫起「衰歌」來了。

鼎盛多隆的時代，磨滅了光輝的天才。我們能過份欣賞詩人的遙遠現

實嗎？請傾聽詩人老年時代的哀訴：

「……況在名利途，平生有風波，深心藏陷穽，巧言織網羅，粵目非不見，不辭欲如何？」（「勸酒寄元九」）

「……不為世情薄，安得貧閉情。」（「秋恨」）

於是詩人借酒銷愁，狂歌代哭，沉醉於醇酒，以昏眩代替清醒，詩人寫道：

「……無如飲此銷愁物，一餉愁慙值萬金。」（「對酒」）

流浪的生活，加深了他的怨愁，他沉浸在愁苦的海洋裏，被灰色的感情籠掩着，寫出了「感傷詩」。因此詩人後期的「感傷詩」，不是對現實人生的厭棄，祇是表現出他對舊世界的憎惡與憤怒而已。

詩人又自勉為「醉吟先生」，與「樂天居士」，他寫着「閒適詩」，企圖逃避現實，不問世情；可是，這種企圖完全失敗了。由於他對舊世界感受的深刻，在他的心上是非曲直分明，他不是超人，對罪惡的現實不能熟視無睹，所以儘管他說着「閒適」，他的內心却充滿着痛苦，寂寞與憂愁……種種的矛盾。正稱「閒適」，為甚麼又有大篇「感傷」的詩創作呢？此種矛盾悲哀的心情，在他晚年詩作中處處在流露着：

「……舊病軍因年老衰，新愁多是夜長來。」（「病中」）

「……此生飄蓬何時定，一棹鴻毛天地中。」（「風雨晚泊」）

「不能成一事，贏得白頭歸。」

（六）白居易的寫作技巧

為了使詩歌達到發實現實的目的，能迅速地向民間去，所以「通俗化」是白詩的一個特點。詩人善於應用口語寫詩古今感佩白詩「老婦鄰解」，他開拓了一條詩歌通俗化，大眾化，口語化的道路。他的詩，證明明俗不是庸俗。在他明白如話的詩句中，仍充滿着藝術性。讀着「長恨歌」，教我們被那些委瑣瑣瑣的詩情迷惑了；讀着「琵琶行」，不禁為一個淪落天涯的妓女，寄以感慨。

他最常用寫實手法是「直刺時事」！很少隱蓄。如「傷宅」，「秦中吟」，「宿紫閣山北村」等是。但亦不盡然，他也常利用史事，個人，以至動物之類，引喻諷刺，如「兩牧牛」，「雜興」，「國朝夢」，「慈烏夜啼」等可證。

他的「新樂府」完全擺脫了舊詩創作形式的牢籠，創作出為當時人民樂于歌唱的活潑自由的新形式。在「新樂府序」中詩人自白道：

「……凡九千二百五十二首，斷絕五十篇，篇無定句。句無定字，繫于意，不繫于文。首句標其目，卒章顯其志，詩三百之義也。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曉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諒也。其事顯而實，使采之有憑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于樂章歌吹也。」

他又善於應用簡潔精悍的筆法，概括地描摹，例如「琵琶行」中：「……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蝦蟆陵下住，十三學得琵琶成，名屬教坊第一部，曲罷曾教善才服，妝成每被秋娘妬，五陵年少爭纏頭，一曲紅溝不知數，頭頭領盡鴛鴦碎，血色羅裙翻酒污，今年歡笑復明年，秋月春風等閒度，弟走從軍阿嬌死，君去朝來顏色故，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

僅僅百餘字中，反映出一個從幼少年華，到黃金時代以至老大嫁走的流落風塵的神女生涯，這裏透著憂歡的世情，幾幻的人生，顯示出了作品的力量。

從「長恨歌」，「琵琶行」和「琵琶引」等詩中，又證明詩人是具有才力創作長詩的，可惜中國向無長詩創作，因此他沒有在這方面顯出了才華。

總管後代以歌功頌德稱名當時的御用文人如杜牧，李賀之流。對白詩極盡其侮辱，說他是「淫詞嫵語」，事實證明他的創作已為人民所喜聞樂見，為大眾所最擁護與歡迎的了，因為他曾為人民歌唱，他應用了人民的言語，寫下人民的詩歌。

在「興元九書」中，詩人寫道：「……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鄉校佛寺，遊歷，行舟中，往往有題僕詩。士庶，僧徒，嫗婦，處女之口，每有歌僕詩者。」

他的詩不但風行國內，而且被他播到國外去。在西藏，在日本，在中國各個角落中，都有人傳頌和賞識他的詩歌。正如詩人逝世之日唐宣宗所吟：

「童子解吟長恨曲。」

胡兒能唱琵琶篇。」

愛人民的，也必為人民所愛。白居易死後「文萃已滿行人耳」，他寫下的不朽篇章，為今天人民文學開拓了一條康莊大道。(完)

一九四八，四，十七，重改于樹德齋

淒風苦雨憶道深

侶

在一個地方的盛歡裏見到了楊道深。於是才使我想起了在抗戰初期，在抗敵後援會作救亡工作的時候曾經見過他。但，始終彼此不知姓名，也很少來往；僅在一般的工作中常常見面，感覺他圓匆匆地是一位忙人。

我於真正認識他，而且知道他叫楊道深，江西人，曾任書店店員，黨文日報記者等這些經歷，是一同在盛歡裏的時候。他是老犯人，我是新落網犯人。當他偶然發見我的當兒，他沒有別的代表，只是臉上露出一陣複雜地苦笑。

我和道深每次雖只是短短的會晤，但，我們之間的感情，和友誼却日益增強起來。有一次的談話中他用親切的語調悄悄的告訴我：

「老×，那回我本來可以跑掉。起先關在×××的時候，遇着敵人轟炸。緊急警報之後，敵機竟然投下了幾顆炸彈，那時翅兵和一切看管我們的人全都飛掉了。我們却躲在×××後院小天井心一個不堅固的木柵的防空洞中，聽已炸開，我們的防空洞也震塌了，我們在洞口容易爬出來，這時逃到是再好不過的機會了。不過，回頭看看，還有幾個人活埋在地內，如果我不立去一急救，他們一定被窒死無疑，於是在「逃回」與「救死」之間，我選擇了後者，當我掀開倒塌和亂堆的木土救傷他們時，看守的翅兵已轉來了。」

就這樣，他為了救人而忘了自己，終於於犧牲了自己！我被開釋出獄的消息他知道了，在最後一次的會晤中他遞給我一個紙條，似乎有點愛憐的說：

「對於生死，我看得很淡泊，對，死，更毫無感觸。稍有不妥者，是我還有一個年老的母親 和一個帶着孩子的女人」，他長長的歎了一口氣，吞了一口清口水，接着說：「不過我也管不着這麼多了，而且以後的事誰知道呢？這一張便條轉你出去後按址給我郵交好了。」

他那張紙條，現在我已記不清交在何處及交與何人，只記得當時我是確曾替他郵交了的，信的內容很簡單，大約是說明他很好，祈勿念云云。在我離開監獄的前數日監獄內添了一位我所認識的新犯人，我問楊道深是一個弄不住的傢伙，楊很相信我的話，他為他，並向所有的人說道這是雞蛋。就是這「泥蛋」，後來居然做了官了，我出獄後一年多遇着他時，他說：「楊道深搶錢了，媽的，在牢裏還是那副起勁的模樣！」遇着別的人釋放的人也說：「哎，楊道深被槍斃了喇！」彼此別無話說，相對默然。

我願這一切是誤傳，我更願他的母親和妻兒看不見我這篇短文，可是我又不不能不寫下這篇短文，也只能寫下這深的一篇短文，嗚呼！我還有什麼可說呢？我說不出什麼！

(一九四八、九、十日於淒風苦雨之夜。
第三年第十一期)



蕭乾觀察

林異子

自從帝國主義侵入中國以來，中國社會裏平添了一種人物！就是西思和買辦。這種人是既自卑而又自大的，他們以自己的洋奴地債而驕傲，故常常自以為在一切中國人之上而卑視中國人，但又因自己是中國人憤恨中國國情，在這一點上又似乎比洋人高明，這種人即魯迅先生所刻劃的「阿金」，借用最近流行的術語說也就是中國人與外國人之間的「中間份子」。

因此，就廣義的說，「阿金」不僅是指幹着租界的西崽，其間也有喝過一點洋墨水的文人和政客。譬如處處以中國人的身份站在美國立場說話的胡適博士，以及賣弄着東方「生活藝術」以滿足外國人好奇心「林語堂之流，固然是頂有名的人物，但也有藏在「大公無私」「自由進步」的外衣下，不為人所覺察，而實際却藉辦子的勾當買辦思想，甚至直接間接在做着洋奴買辦的勾當。這些人，所追求的衝頭徹尾只是自己的利益，因此，其「一言一行，不僅違反人民利益，同時也是違反民族利益的。

以上云云，自然是屬於泛論。

現在想談談蕭乾先生。
 衆所週知：蕭乾先生是名記者，回國後做了大學教授，當然又不知經過了多少努力，這才成了「名人」。後來由於時局劇變重兼職做了胡適處下所倡導的「自由主義者」的總編輯「新路」的上帝負責人。

蕭乾先生向崇拜洋人，並不自今日始。在「人生採訪」的前記裏他說「歐洲那七年……我估量多虧幾本毒書，多交幾個朋友，多呼吸點洋空氣，總比寫作有益」。這不但是說外國的月亮好，連空氣也要不同些，因為這樣，所以他看不起中國人，在他的眼裏，中國人不外乎兩類：一類是自私自利，腐化貪污，另一類即愚昧無知。

譬如在「人與鬼」問題：「中國人好嗎？」「一篇英文中即會費力的敘述過這樣一段故事，他說他一次坐着一輛吉普車在路上「拋了錨」，「只須一輛車由後面推一下，螺旋架便可以轉了起來」。但不幸得很，他和司機，「立在馬路中間，扭着錨桿，以阿拉伯人在沙漠上所騎的姿態向過往的汽車哀求」。可是結果「一輛輛的汽車都過去了，車子裏的司機僅僅瞧了我們一眼，車屁股冒着一股紫氣衝過去了」，「……好容易來了一輛裝着客人的別克」，「裏面那位穿棕色西服的主人面無表情地吸着雪茄，我撲到窗口說：『先生……他裂開嘴，（露出了兩顆金牙）對他的車夫喝一聲：『開……』」這下把蕭乾先生氣得口吐白沫，他罵道：「這個國家居然沒有亡，真是奇事！」結果這是一篇美國領事館的車子並沒有打招呼就自動的停下來待他弄好的，當時真便蕭乾先生感激涕零之餘，不禁感動的說：「他那是人，他是神仙呀！」

「他是神仙嗎？」「頂好，頂好」……於是結語道：「中國人不好，外國人是神仙」外國人連開汽車也有「摩托靈龜」而中國人全是自私自利的「亡國賊種」但蕭乾先生似乎忘記了，這點就是這一批穿西裝，抽雪茄，鑲金牙齒之流並不能代表中國和中國人。他們只是中國極少數的特種階級「連蕭乾先生自己已在內」他們的自私自利，「毫無表情」是必然的，同樣的蕭乾先生所看到的外國人也只是這一位美國司機，而其餘那些毫不講「摩托靈龜」斃死中國人，以及強姦沈崇乃至鬧出漢口集體要殺中國婦女，蕭乾先生，就看不見了。

蕭乾蕭乾先生：上面所說的那些洋鬼子，他們是什麼了？是否也是神仙呢？
 其次他認爲中國人都是愚昧無知。像一個「不會說話，也還不懂話的娃娃」。於是他將中國過去的「子民」和「父母官」這種關係大大的加以披揚。

他說：「有人說：把嘴裏和治民並談是不合民主潮流的，在民主政治中，政府與人民的關係，不是母與子，而是公司經理與股東的關係，然而激發要合，現實也必須及，與其在股東經理名義下實行着乾娘後子的關係，還不如從母子做起。」
 又說：「中國有了總統就中國國民主了？」至多至多是小數人當了股東，那鄉下依然是娃娃……」

「教育是奶水農業改進是奶水。水利是奶水，公路鐵路都是奶水……如果一朝天！天上飛下來一個天獨裁者，一到中國就說：『孩子，孩子，不要發瘋，往街上倒垃圾發瘋，投機發瘋，任用親戚發瘋，同時又保證每人一年兩套去套，三石米，兩間光線充足的房子，多了錢，少了棉，那麼人民將歡迎滿口民主，滿臉德法政治呢，還是這個獨裁者呢？從做了五千年的娃娃看他是需要這個既既而認真的獨裁者的。』

姑不論天下是否有這種獨裁者，但在這裏他是將中國封建的「愛民如子」，「如保赤子」等觀念，發揚得透徹極了，這大概就是蕭乾先生所謂「寫得有些永久性」的「新聞文章」！

既然中國人民都是愚昧無知，都是娃娃，於是自然的推論出：誰來統治都是一樣，不啻是一天上飛下來的大鵬鷲者，也好，外國人也好，在「冷眼看台灣」一篇通訊的結尾裏，蕭乾先生說得再清楚也沒有了：「戶口登記了，土地測量了，人民教育了，早災救濟了，工廠發達了……」

！有若這樣現代化的基礎，如果中國還不能搞得好，（自然，腐敗的官僚，是決不能搞好的！本文作者註）我後悔庚子年共管中國計劃沒有實現！

這里所謂「現代化的基礎」是「日本帝國主義者統治的結果，在蕭乾眼裏當然是「現代化的」一成績」，蕭乾先生既如此，假日本帝國主義者在台灣的統治，大概復後「梅」日本於九一八事變後未能完全「征服中國」的諷。

現在我們問：蕭乾的所謂「嚴厲而認真的獨裁者」與「庚子年共管中國計劃」是否就是「路」？蕭乾先生你叫人們向那里走？

自然蕭乾先生有時也並不是完全「正義感」，而不憐惜中國人民的辛酸的，譬如「魯西流民團」「冷眼看台灣」，都是他對眼見着的中國人民悲慘的圖面。但據他自己說他勉強寫出這樣的東西，仍然是違反他的心願的，而且在心頭引起劇烈的矛盾和衝突，在「人生採訪」前記裏他說：

「這些文字涉及的地方……我祇有一個企圖，那就是發善貶惡，為被蹂躪者呼喊，向黑暗進攻，這企圖可畢竟與我另外一個野心相衝突，那就是怎樣把新聞文章寫得稍有些永久性，待事過境遷後，還值得一讀，尚沾了文藝味，我的字紙竟顯得滑稽的，然而自己已看這選裏的文字

事實有之，「正義感」（註：引魏為蕭先生所原別一有之，缺乏却是點「時間防腐劑」蕭乾待別期的「永久性」以及「時間防腐劑」是甚麼呢？他雖然沒有說，但那似乎不是一「為受蹂躪者呼喊」，不是一「向黑暗進攻」，而是去探索「人生」的玄妙，是沒有人間烟火氣的懸崖山的四路界，是一「超脫」於中國人民苦難之上，是一「超然」於中國人與外國人以及國內的政治鬥爭的「中間」。



惜唐槐秋和他的中國旅行劇團

高 華

時代是無情的。一切落著，倒過的，必然被遺棄在背後，那怕你曾經叱咤一時，或會推動過某一時代的前進！

中國的戲劇運動，從開始到現在，始終在萬分艱困的情形下向前推進着。多少會經過過路，沈通汗的「先遣」們，停滯在他自己所開拓的，頭旁邊，眼睜睜地看着一些後來的年青小伙子們勇往直前的邁過了他們，走在他們前面，連頭也不回地把他們拋在後面了！

其實，更正確地說，應該是：他們自己拋棄了！

唐槐秋，和他的中國旅行劇團就是一例。翻開一部初期的新演劇運動史，唐槐秋是的確佔着重要的一頁的！

「這世界有些人是鋼鐵鑄成的，有些人是可方的圓的木頭，但還有一批是水凝成的……」

「夢之存錄」

家庭給予他一些那部的小布爾喬亞的習氣吧，從他加入「南國社」而至領導「中流」，乃至那軍沉沈的晚年，「大少爺風氣」的習氣，始終流傳在戲劇團中，也許就毀了這顆小布爾喬亞的根性，以致毀了他的一生，而使他為了發舒適的性性，晚年失節，淪落潦水，更遭到了頹然親離之苦。

然而，青年時代的唐槐秋，却是過期的！那顯顯的性體，尤其可愛。辛亥革命的洪流，衝擊着每個年青人底心，當他們覺醒時，發現眼前的世界已換了個樣子，與舊世界，像跟一環環向光明，那怕犧牲性命！唐槐秋，也在這股洪流中覺醒過來，拋棄了他那舒適的布爾喬亞底生活，在故鄉糾集青年同志，組織了一個化裝演劇團，在農村，在鄉集上草門演戲給農民們看，廟宇寺

落，廣場田野，都是他們的劇場，在工作的意義上講，不祇是與當時感發等在上海組織的「少年宜樂園」同樣，而且發聲乎可以震撼其上！然而：三十年後的今天，有人為唐槐秋寫下一「戲園春秋」，記錄當年「少年宜樂園」的盛況，而唐

槐秋住在海濱路的一個六世祖家，也許是

機秋的花樣演繹，却已不復為人所擱到了！

就在那一年，唐槐秋廿八歲，化裝宜勝團為了演「安南買米」，借鏡發揚，藉軍團團長敬翁等，趨敬翁以湖南警軍飛行員的地位，一紙密令，大批兵馬，將機秋就險些作了大刀下的犧牲者，幸而他聞風，避夜逃到了廣東。

這以後，他避居到了日本，接着，又留學到了世界的花都——巴黎。說來也許使人難以置信，這位終生從事演劇生涯的劇人，當年在法國學學的是：航空。而且歸國之前，在法國航空隊實習，成績還是名列前茅，他的飛行技術，竟使當時的法國飛行員也欽佩不已，然而，從一九一九年起，到一九二五年返國止，他整整地學過六年的飛行，却始終沒在祖國的領空上，一躍身手，而只是在舞台上「飛」，由南到北，「飛」過了萬千個繁華頭頂。

自然，他的戲身舞台，不是沒有原因的，青年時代「化裝演戲」幾乎弄下的一身身大禍，并沒減低他的興趣，在日本，又遇着同樣的歐戰，他避居友人，委往自燃比較密切，再經過歐戰先生的逼諷，使「演戲」這行業，即使在法國航空的時候，他也從未稍忘，就在一九二五年，他會於十月十日，海外僑胞所舉行的國慶紀念，而在巴黎舞台上游完了一個喜劇，才敢拾行裝返國，當他乘保羅列加號船到滬上登岸時，已是秋寒來雨十一月天，歸期已經延誤了三個月。

最初的南國電影社除了田漢和唐槐秋之外，便只有唐琳、唐越石、劉少雲和魏兆里了！後來，槐秋和太太唐翠、白向南帶着五百開大洋的命來滬，一監督「槐秋」回家去給槐秋略施小技，終於也留在上海，而成了「南國」最早的女演員。

南國電影社只拍過一部終於未發行問世的影劇「我風雨去」便烟消雲散了，唐槐秋和田漢，分別去南京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政治部宣傳處分任戲劇，電影兩股主任。當時還在上海大舞台演唱其「觀音得道」的歐陽予倩，也被拉去充任藝術顧問，南國電影社的台柱們，又在南京某處，也許是藝術家都不會做官的緣故，并未幹出什麼成績，便又各自「歸去」了！

重登「南國」是一九二七年的事，唐槐秋始終不甘離伏于田漢之下，所以，後來歐陽予倩在廣州談劇研究會時說他們南下遠征之後，他便在廣州研究會過一個時期的忙，但這仍不能算他離開了。結果，終於脫離田漢與歐陽，而自立門戶，這便是新演劇運動史上佔着話劇聯誼化的第一頁的中國旅行團。

在上海，他碰到了那陣在丹桂第一舞台唱戲的歐陽予倩，由歐陽的介紹更認識了田漢，從此他們便都成了歐陽家裏的常客，結果，在從我該心的場合下，產生了那會還是培育劇人的酒肉席前南國社與南國電影社。

說得大過一點，「中旅」可算是我國的第一個歷史悠久的戲業團體。它曾把新演劇運動的種子，撒到中國每一個大都市裏，到處播種着「中旅」的足跡，走過了平津京滬以及大江南北的好些城市，不說在當時或今日，我們都無法否認「中旅」的偉大對中國劇運的播種與推進，透過這幾次踏踏方了！

它——「中旅」，曾經高聲呼喚演出水滸，重視舞台各部門技術，也曾介紹不少劇作與翻譯劇於中國的舞台上。從曹禺的「雷雨」和「日出」，就曾因「中旅」的發揚，得到了更多觀眾的讚賞，使人開始認識這位在當時仍是一新進」的劇作家，好些西洋名劇，如：「茶花女」、「德夢香」、「假期還債」（即「天涯地網」）、「復活」、「祖國」、「傑克人一生財有遺」……等，都因「中旅」的演出，而引引起國內讀者與觀眾的注意，更重要的：它還曾為中國製造就許多的人材。今天中國劇運的領導者，雖一半是海外歸來的戲劇專家，一半是出自有才大勇國內的劇運專家，但作為劇運中堅的幹部演員，却仍以「中旅」的舊部，佔着絕大多數。隨便舉例，男的如：藍馬、陶金、石揮、曹禺、戴漪、張立德、邱海、李景波、曹露……等；女能如：童叢、唐若青……等。而一些活躍在各地方舞台上的幕後英雄——後台工作人員，更不計其數。

而這些，全是唐槐秋在滬香香們主持「中旅」十五年，他過半生心血所收的！

然而，今天，這一切功績，都洗不盡他的羞恥。唐槐秋的一個人主義，與「大少爺脾氣」在「中旅」留下來的「一些陋規」，直在今日，也還不知道前進的劇團中作祟。他的「包工制」，他造成的「明退暗留」，都給中國戲劇職業化的路上，佈了一層足以除淨的剝蝕。今日仍在幹着我們的罪孽。

抗戰開始，他率「中旅」去香港，一部分團員不贊於他那個人主義的作風，於是才有民團二十八年「中旅」與「中演」分家的事件。請

緊要為他他自備了厚錢。反而變本加厲，執意不歸地交女領回孤島。在當年十月二十四日於上海遊藝會院，以「復活」劇，重現「中旅」的旗幟，這劇力和決心固然同樣，但是，這樣地，却造成了他目前窮困的命運。

這些，也許是可以原諒的錯誤，門內不識門外之過苛，可是，太平洋大戰爆發，孤島隨以後，他們的留戀不能上海「復活」劇，深恐一入內地，他們的作風不能變換于那班不「窮」一小伙子們。而屢屢失餉，苟安求樂，這是萬不能原諒的。

記得在「一本題名「戲劇家的新生活」」(這恐怕是唐槐秋一生僅有的一部著作。二十三年，正中書局版。)的小冊子裏，唐槐秋曾寫過這樣幾句話：

「戲劇家如果感到他所處的環境是惡劣的，墮落的，那麼，戲劇家的生活簡直就可以離開它的牢籠，自己來創造一個新生活，而且，利用這個新生活去改變社會環境。」

可惜，唐槐秋不但沒有改變社會環境，而自己已也竟然適應劣的「牢籠」(總沒有能離開、相反地，他保，不住際有的堅貞，竟然附逆，為了「中旅」苟延殘喘。為了受兩軌地繼續他的個人主義作風，不惜向敵們獻媚。這，給一些作為「後進」的年青工作者，添了一抹抹洗刷的恥辱，也給四十年來中國新戲劇運動的光榮歷史，塗上了可恥的一筆。

自然，「唐老板」自己也因此毀了他個人三十年辛苦努力掙來的聲望。

照唐槐秋自己說：戲劇家是不能不具備：「對戲劇的認識」與「自己人格上的修養」這兩個「無形的條件」的。(見「戲劇家的新生活」一書。)然而，在「對戲劇的認識」上，他老說排演制度，鈞不看重「合作演技」，他的「老戲師」代替了民主作風。而在私生活上，像發狂的賭

博，瘋了般的賭博方球，後來，更發了抽毒片，的得病……這便一些「後進」的戲劇工作者的精神倒台，更失了他作為一個為後輩建樹楷模的引路者的身份。

我想，不必再在唐槐秋個人和曾經一時為中國劇壇奇花的一「中旅」之上，來談說他的功過，評定他的得失。開路的工作是艱的巨。唐槐秋在中國劇壇草創時期所盡的力，是值得我們讚嘆的！老實說，敷衍，子餘，宋之的合寫的劇本記錄中國劇壇歷史「戲劇春秋」，并不全是寫的應盡善，這裏面也有唐槐秋；至少從這裏面可以看出作為一個開路者時代的唐槐秋的身影來，然而，有什麼辦法呢，歷史是殘酷的！而且誰也無法遮住它的前進。唐槐秋自己所墮下的這根棍棒，將永遠伴着他，像他自己的影子似的跟着他！

去年夏天，在長沙重慶晤這位老人，蒼白的臉上，更多刻上了些生活經歷的皺紋，瘦長的身子上，已有些憔悴，談話中充滿憤慨，也不時透露出一些憤慨之意。但來去匆匆，似乎也不甚得意。後來，回到上海，在五十二號那天，這位老將的舊部們會集滬濱路祥生飯店舉行過一次祝賀，而且，也高聲讚揚「中旅」的呼聲。然而，目前前年在南京天子廟演文明的飛龍閣打過一年多「中旅」之後，唐槐秋舉步不趨道勇氣了，所以強至今日，這位老戲師的戲人，仍居居上海，每日在感嘆嗚咽中過活。

「戲劇是人的事業，不是英雄的事業。」十五年前，唐槐秋用來提醒別人的警句，却不意自己就失足在這「個人主義」的「英雄」夢中，跨了「一步」的錯誤。

「中旅」在，放眼看今日，我於感慨之餘，更感到無限的驚駭！

不久以前，一位監察員榮先生，主張提高公教人員待遇，並為此發過重要談話，其中最精彩的地方是：「請立德言：中國欲革除貪污低能，首在提高公教人員待遇。」時事也真是日益光怪陸離起來了！要改善中國公教人員的生活，還得借重美國人的談話，這，「美」不「美」？



「美」哉！「美」哉！
 大公报漢口九月廿二日專電：轟動一時的長則大檢匪案，剛在事出有因查無實據的疑雲下不了了之，不料漢市陸軍醫院又出了一件驚人驗案，事情是這樣的：有位上校團長楊蔭光，因身染肺病，攜眷來該院療治，已住了好幾個月；其妻陳倫，曾受師範教育，花木屏九日深夜步出房間打水洗衣服時，忽發住在同醫院裏的六位軍官用棉花塞住她的嘴，將她拖到一間空病房裏，任六人非禮輪姦……云云。

事後，當局決定嚴辦，這當然是應該的。更何況「查有實據」呢！天下事。巧也真巧。偏偏是長明大樓的「坐體強姦」案一事出有因，查無實據「而不了了之」！此探他，「洋貨」之故也。

「美」哉！「美」哉！



作家結弩與將軍康澤 · 潘作

二十多年不平凡的友誼，雖經離分，心語連綿，然而一個走的是文學家的路，一個走的是軍政的路，並且，路與路之間的分歧，迥異，又是令人值得多麼深思，體味！

一九二五年冬天，有一艘從香港開到海參崴去的船，這船是專送一批黃埔軍校學生到蘇聯去的，約莫有上百的人，後來成了名人的，有孫科生，陳春圃，郭文儀等，後來成為文學家的孫科生也是其中之一，結弩碰到的黃埔三期學生王與越，是一個十六七歲，瘦削矮小的青年，可是樣子裝得比過了廿歲的人還要老成，並且特地喜歡和家人家做無事地談些感重的問題，有一次王與越和結弩談得很投機，與越帶著滿是的笑容問：「你認蘇聯嗎？」「不認識。」一個跟我三期同班的同學，你應該和他談談。」王與越落在他一字上。結弩覺得這個意思。那時候雖然大家都在參加革命，其實許多人都只能說是投機份子，只知道隨風使舵，混水撈魚，真革命者是少數中之少數，結弩恰被一般人列入少數中的少數，但真革命者的領導人物，應該叫做「康澤」的那人，結弩在心中銘記着。

到了莫斯科中山大學將近二年，結弩竟未和康澤談過一回話，雖然一到學校，就知道比他早到學校裏的一位頭面人物——康澤。

學校裏有一批以黃埔為中心的真正老牌國民黨，經常和那時的「時勢份子」作鬥爭的，右正照，王陸一，郭文儀，在黃埔，張儀，劉劍詩，李秉中（即保在魯迅信件最多的那位，現在已作古了）鄧介民，吳漢人，鄧德榮等等，康澤是其中領袖之一，在開什麼大會的時候，他有資格參加主席團，所以每個人都易認識他。一張佈滿臉，前額特別向外擴張，動作遲緩得像老人一樣，語言落在姿勢之後又過半五分鐘之久，不常笑，就是笑也不放肆，似乎是一個腳踏實地，認真作事的人。

結弩說：「常有一種天真的想法，以為人在社會上，是奔他的志向，德性，毅力，才能，學問，思想之類，作出事業來的。也許不覺大錯，但忘記了中國是有着軍衣和腳莊相法的國家，一敵人在看人之先，是軍衣的相親的。王安石「因首垢而談詩書」，蘇洵就說他「凡事之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好學」！因首垢而何以不能談詩書，鮮何以不近人情，何以與大好學有關？多麼不易理解的邏輯！……有人一再說我「浮生若夢」，「玩世不恭」，「居而即當」……我很驚奇他何以有如此的知人之明！沒有在一塊兒玩過一天，還有談過一晚夕的話，不是同鄉，同學，同事，何以知道我是還殘廢呢？後來我明白了，是我自己的錯，或者還是我的爸爸媽媽的錯，我的樣子叫人看起來是還殘廢！康澤的樣子和我的剛相反，他叫人一望之下，就覺得他堅強，穩重，老成，誠懇，把事情託給他不會錯，他叫你做的事不好耽擱，跟着他走不會出岔子，而且睡他的前額，向前突出得多厲害，夫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相，他看來一定了不起，你我的前途有穿了一身的，康澤正像要人們的爸爸好一樣，都算一種政治資本，加上黃埔，留俄這樣的資格，不礙在政治舞台上成為名貴的。他也真有華勝的本事，什麼時候，都能變成正確危坐，岸岸道貌的樣子。」

結弩和康澤開始談話，却是在一九二七年五六月間從蘇聯回國的船上，那時階級大分裂開始不久，他們就因為這一政治原因被遠遠分開的。船上完全是老國民黨員長官的世界，像結弩這類被兩方面都認為游離，冷淡，消極，落後的份子是很少的。當時一般人的眼光，還從落後份子的思想是純正呢！康澤似乎應該知道一下才行。因為這回回國，就要參加激烈的政治鬥爭，對於這種人也應該有一個態度——披呢！披呢？用呢？誰然還未必有這魄力，却不能不有準備，於是結弩康澤第一次冒險性的談話。來談的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康澤先生。

結弩的結繩吐托爾斯基，即專心文藝，不開政治的糊塗蛋之輩，結弩明知談話的嚴重性，但并不心悅，康澤先談了許多理論，大概是說全國情的是三民主義尤其是戴季陶先生的「三民主義」。結弩老老實實告訴他不肯戴季陶。康澤向結弩握手說：「你是我認識的第一個誠實的人。」「手握得很緊，似乎表示他的話也是誠實的。」而且個強！

後來康澤還告訴他說：他當時的印象認為結弩太不世故，太任性，近於三國演義上的關公。如不留心，難免殺身之禍的。但是，他又說：正因為如此，反而容易起他。

回國後，兩人同在中央黨務學校（中央政治學校的前身）作訓育員，不久一年後，康澤調到訓練部，結弩在宣傳部，可是却同住在中央黨部職員宿舍裏，僅隔了一張桌子。

相處的時間一長，二人談得十分痛快，結弩甚至覺得再沒有別人面前，能這樣暢所欲言了。每天晚上，二人談得很深，有時也談到天下國家大事。

康澤曾說：「這時候，人心思亂極了，無論誰只要插一面旗子，不修設人來。」結弩問：「你為什麼不插呢？」「遲早要插的，不過不是現在。」「為什麼？」「羽翼未豐，不可以高飛。」「對不起，我敢斷定你永遠不會插？」「為什麼？」



女教師何芳濃

· 風鈴 ·

我最敬愛的人，是一位小學教師，何芳濃先生。這還是八年前的事。我在一個偏僻保育院裏學習，她是我六年級的導師，她有一雙閃爍的眼睛透出一股聰慧和對世人的愛憐，她的面色，結實的體格標明她曾經受過不少的波折和堅苦耐勞的磨練，在她的身上找不出一點香軟的女兒氣。當我閉上眼睛略一沉思彷彿就站立在我面前揮揮着我的頭髮，和藹地說：「孩子，記着，將來要好好好地做一個人！」

何先生是一個為面前前進的青年，身上老是穿着一件大藍色的襖褲，素來不裝飾，她認為：「把自己打扮得像一朵花的女兒，是最大無恥的罪惡」。每天，她在天剛發白已經起了身，便揀着一本『教學法』或其他的書籍，獨自地走到小河邊，喃喃地閱讀起來。『自己已有豐富的學識，余其麼去教育別個呢？』她常常用這句話鞭策自己。

院裏起事變了！她來到我們底宿舍，用清亮的聲浪喚醒正在酣睡的同學：『小朋友，快起來！今天早晨的太陽，真美極了，我們一道早操去，還教你們唱一個新的遊樂隊歌，好不好？』『好！』同學們推開了溫暖的被窩爬起來，跟着何先生唱着：『起來吧！起來吧！祖國底孩子們！』

她對我們教育的態度，是一種感化，嗚呼，誰兒敢自覺的方式。她雖然從來沒有個粉飾色地罵過我們，可是沒有一個同學不愛她的。每當她到堂上她並不同聲，笑逐逐地說：『喂！何先生上來了，坐好！』其實在課堂上她並沒有個粉飾色地罵過我們，『不要怕羞，小牛，聽講你對這一首詩的意見。』這時同學們很踴躍地跟着大度發言，最後她再來詳細地分析，解釋那一篇詩。我們上的課文除教育部審定的教科書外，一大半是她從報紙和雜誌上收集來的材料，這是最新，實而我們最容易懂的課文，像『陸長廟馬去了』（高爾基作）『海燕』（高爾基作）『我們都能勞動』

有時將她用心血換來的微薄薪資買了許多糖果，召集我們開茶話會，『一談失去了家的孩子們在這時候心裏充滿了愉快和感激。』大家興高采烈，話匣子也打開了，在會上個個像小演說家似的，『有關政治、經濟、社會、時事……等普通的常識！』她對同學們見解相當重視，常常會神地笑着，去記住每一個同學所講的話，然後綜合了同學底意見，再加以糾正，加以補充，在我們別窩的心田上播種着真理的種子。同學底話語漸漸，越發開始向我們講述社會黑暗中的種種醜聞，有些怪怪的故事引導我

們流下淚來。這時她便解釋我們說：『流淚有什麼用呢？我們勇敢地鬥爭，我們鬥爭定會得到勝利！』她還向我們講她從前在抗日游擊隊中從創口流出，拚命地奔到一個醫術真確處，這醫術才醫好了敵人底傷處。『……』

星明天，她領着我們爬山，並帶着醫藥去訪問附近看病的農家，在路上見到那些搖擺的割草的孩子，她慈愛地對我說：『看！他們多麼苦，也正是該上學的年齡呵！』到了東到西西破破的村莊，她和我底家主婦談論地談着今年的收成，並問：『你老板病好了嗎？田裏又加碼了嗎？』

『……』收過田來問我們：『你知道中國農村發達的原因嗎？』『……』主要的因為地主的剝削，耕種的方法不科學，政治不民主。孩子，你們想甚麼方法來幫助他們呢？』同學們天真地搶着說：『將我壓死！一個科學家！』『我要做一個社會改革家！』『好！那好！』何先生笑了！和藹地笑了！

她不但是我們優良的導師，也近乎是我們最敬愛的親朋，倘若有誰生了病，像一個大頭或或媽媽一樣的焦慮籠罩着，『你們不要不留意身體，生了病誰個來稀憐你們呢？』……待她到病室裏去，躺在床正受着痛苦熬煎的孩子們知道她進來了，掙扎地仰頭來說：『何先生到我這兒來，擺一個龍門陣要得嗎？』『要得，你們躺下來！』她輕流地摸探他們底脈，檢查一下體溫：『熱退了！那那件衣裳幾天，就會好轉的。』她顯得很高興，她耐心地談論這些事給他們解悶。『……』在這些故事裏面富有教育的意義。她對地裏和同學們談：『這些孩子真可憐，這就小就失去了父母的愛，就是我們拿全副的精神去看護他們，然而他們所領受到的慰藉是有限的。』因為院裏圖書缺乏，她就給我們訂購了些雜誌，解救我們精神上的飢渴。

院長和我們的先生十分重視她，為她作事的能力與對兒童的熱情而感動，同時她具有美德，和藹，謙虛，也都令人欽佩，把她作為學生中的二個楷模。當然免不了不有不明事理的先生嫉惡，但是她在不在意，『只要自己盡本著良心做事，那管他人底閒言。』工友也格外尊敬她，聽她說話，向她申訴地方上保甲長的專橫，一個工友底弟弟被鄉公所亂抓壯丁抓走了，還向先生去交涉才釋放。

這真是出乎人意料之外，何先生在院裏的結局，提起來叫人極感遺憾。記得一天晚上她同我們說過這樣一句話：『中國的社會下是不會光明的，還需要你們努力呀！』第二天她到城裏去為我們買書，從此我們就常有再見着她了！悲極啊！我們失去了一個優良的導師。八年了！在這八年來，我總時時記起她這何老師！

（第三年第十二期）



天才木刻工人胥叔平

本刊附刊他的木刻作品六幅

本社記者 車福

胥叔平是一個刻字的工人，他在成都文化界裏，並不亞於任何一位名人。他作這個文化工人是光榮的，幾十年來他獻身於刻字那藝術的工作上，祇要經過他鐵筆刻過的作品，那都是一件很完美的藝術成品。他使很多藝術家驚奇，認為是成都市自有刻字的以來，他底手藝當居第一，他保持了二十五年的榮譽，至今不衰。

成都人喊刻字的叫：「刻字匠」，對於胥叔平，誰也不會把「匠」字加在他底頭上，人們都是以為絕頂的天才藝術家去看待他，尊敬他。

我認識胥叔平，在抗戰初起時，四川漫畫社成立的時候。一川漫是由成都一些藝術家，爲了神聖抗戰而集合起來的團體，發起人有張濬兮，苗泮然，謝應生等。當時我以小學的姿態加入，常常聽到他們說胥叔平。後來有很多畫稿子，我他刻，便認識他了。人很和藹。說話有點口遲，語言細語，決沒有一般刻字匠的氣息，那時候他底頭髮已成了草上霜白過大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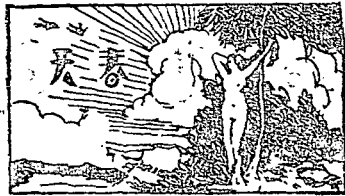
他底老家在川北較爲苦旱的地：豐寧（與成都名畫家謝應生同鄉。）家在縣城內經營普通商業，過着刻版而沒有生氣的生活。民國二年，他打起了一個小小的聲譽包袱，從遙遠的小川北來到成都，投奔他舅父處，在仙么叔處找着他底隨從，拜他么叔爲師——從家門走向社會，他開始走就是作刻字學徒。他這一生，大概是被命運規定在刻字畫上面了。

那時他底么叔在北門觀書街（現在的綠香街）開一家刻字的叫：總一社，他在這裏苦學三年，打下了很好的木刻基礎。

畢業後，入聚昌印刷公司，作工人三年，這時候他已拿最高的工人的薪額，可以在木釘子上

不先寫字底字到老五號，新五號字，爭取了時間，並且他刻得非尋常之準繩，與別字模鑿出的字體一摸一樣。這一個技術得着後，他在各報館刻字裏，老是以第一流熟練工人姿態出現。前面介紹過，他爲人利便，雖是處處得高價薪金，卻一點也無於驕氣，始終是忠實，他底工作，咬着不放。

後來進了教會上辦的華英書局，在這裏面工作了八年之久，這一段時間，刻字到刻畫，技術突飛猛進。很多美國寄的聖經插開，用鋼筆畫的，或銅版，或鋅版製成的作品，他那一一按照原作刻下來。比



畫筆網作楚待苗亦上



而且保持了原作的精神，鋼筆畫的筆趣。可以這樣說：他不是畫製，簡直是在創作。

當時成都第一流大印刷廠如球新印刷局，美信印刷局都爭聘他，這時候，他能在老五號字中刻四個字，而且是刻在鋅版的字釘子上。現在國內最新的印刷，已有新六號字，可是他在十年前已刻出了八號字。現在他底眼力不行了，但仍能憑手刻六號字。

他做過很多銀銅刻字房的工作，直到抗戰後，因了物價飛漲，生活難度，他才在佈後街登號自己開設白鶴堂刻字館。刻過了「阿Q」正像一黃集，濛兮，越生，高龍生，汪子英等人的作品。他自已又選了套色版畫六十多種，三色版以上的套色，不帶魯迅先生編的「北平寒韻」，及成都名教白阿詩婢家主人鄭伯英製的戲贈二集。除了這些古色古香的作品外，他又翻刻了琴瑟萊勒·柯勒惠支諸大家作品，雖爲複製，他卻保存了原作神韻。

他是成都報紙上刻木刻漫畫的開山祖師，那時候成都的製版條件不夠，畫家們作的面積較小的漫畫請他刻，他運用鋼筆就成了鋅銅版的代替品，並且可以在木版上面加刻鋅銅版的網模，與鋅銅版上的網模無異。

他刻鋼筆毛筆的字與畫的一絲兒不走樣還不算稀奇，最爲精妙的是可以按照原作已縮成銅版的小尺寸同樣刻出，印在紙上，即使你無法分辨出：木刻與鋅版。



還有更驚人的手藝是：儘在「方木頭」上分上下筋路向四方八面刻字，運用感極自如。年來他也寫入錦章，在金石方面下功夫了。

幾十年他僅收了七八個弟子，都沒有多大成就，僅有一個弟子能忍手在五號字上刻兩個字，然不及他本人能刻四個字遠矣。



已五十年了，今年他，牙齒全白，（安上假牙），氣力也衰，仍在寫回國書，仍在工作，幸



徐君之像



照妖鏡

照妖鏡

多年以前，有一個叫胡不答的先生，任某部秘書，其為人品兒郎當，只要是於自己有利的事，他的諛詞是：「怎麼不幹？」可謂「名」「實」相符。他在部里平日最留心的是三件事：一是辨認部長汽車的喇叭聲音，二是辨認部長走路脚步聲，三是辨認部長最高興的時候，他好相機進言，他通常吹半說：「我輩辦事都不作，只作這三件事，便受用不盡了」。這位仁兄還是一位什麼「碩士」呢？（誌）

前世出家今在俗，不將袍子換袈裟。
樹頭銀日曬臉兒，當下通年似畫。
老去無烟玩骨董，閒來懶分甜胡麻。
旁人若問其中意，且到寒窗吃苦茶。

這是周遊作人的五十自壽詩。當時聽說有某女士讀了此詩，竟被「感動得哭泣」，真不知此人是何心腸？周遊寫此詩的時候，正是日本帝國主義已佔了整個東北的時候，聽北也是滿佈「胡騎」的時候，而周遊竟然無視這滾血腥的現實，在那里「曬臉兒」，「學畫蛇」，「玩骨董」，「賴胡麻」，則其後來之甘作順民，進而甘作漢奸，這難道還是個然的麼？

所謂多角戀愛小說作家張寶平在汪逆精衛組織偽府時，曾經「落水」，效力於敵遊藝松之偽總部，操縱各種演說都很毒辣。也就因此演出一幕醜劇：原來偽總部中有一位女職員，丹鶴人，名劉淑君，頗具姿色，為部內同事譽為「小花瓶」。張進部不久，即認識了這位「小花瓶」。她會做過張的作品，可謂神交已久，現在既得「同事」，彼此均表好感。張想進一步與她親暱，遂擬了對方的心理：寫了一篇以「小花瓶」為題的文章，稿成後，他沒有給張看，張竟停筆不寫，張得張的聯文雜誌「大版每日」，意思是想等到刊出之後，再求給張看，以便張安心。殊不知結果，竟鬧出了事：因為張的同事們認為這稿稿子，不但侮辱了劉淑君，而且侮辱了張益洞學，便紛紛給張「頓棒打」。（誌）



胡適社

淡 面 面

觀 星

林 異 子

胡適博士從「五四」前後開始，一向就很有風頭，近兩年自從由美國回來，「風頭」更是出盡了。他的一舉一動，種種談吐，莫不傳為「佳話」。譬如他的「過河卒子」的「明志」書，他的含糊哲學：「善未易明，理未易察」，他的考證魏晉的校事制度（即魏以希特勒的祕密警察制度），他勸導學生做夢，他兼任開大主席，他跟着司徒雷登的屁股後面幫忙翻譯「反共扶日運動」，以至最近的到處宣揚所謂「自由主義」……等等，簡直不勝枚舉。

前一個月，胡適又乘飛機西飛，出席南京院士會議，赴武漢談學，到杭州觀光，雖然已是一路有幾根「刺」的人了，但仍風頭健健，據新民主報載：當有人問他對於當前物價問題的意見時，他祖光滿面的說：「對這問題極為樂觀，只將這些經濟方案交北方各大學教授研究研究，當改革的改革，當壓止的壓止就行了。」所以難怪正當平津各學校師生均以「鹽湯送飯」，大鬧飢餓問題時，胡適博士却大大的「發福」（胖）了。

記得博士初回國來時，曾經謙虛的說過，要從新學習，可是却常常目空一切，以「博」自居。博：「我比你書讀得多，你懂得甚麼！」據今年上期張登輝的北平通訊載稱：有「某下野紅人」到平，會請胡校長作東。宴會各院教授一敘，在席間並以「在歷史上民變從未成功」為題，而激起一場激辯，胡適堅持正意見，肯定「在歷史上民變從未成功」與突與激，授爭執尤烈，到最後，胡適爭論不過，於是，又只好翻出「老士梁子」來作為擋箭牌，說道：「我比你書讀得多，你比梁子梁子，你知道甚麼政治？」

其次，大概是前年吧，胡氏曾對外公開宣稱：馮玉祥為中國「空門」之一，在美國有多少財產，多少美金存款，結果馮玉祥：「一封信來買好他，大意說：你不要以為你姓胡，就可以胡說胡塗的胡說。結果胡適只好公開道歉了事。

但胡適真的是「胡塗」嗎？據十月二十九日新民主報載：「胡適在杭州

時，浙大校長竺可楨笑謂胡發胖了，胡笑曰：「我正在實行三無主義，即『無知』，『無說』，『無為』，山上三無，使我胖了。」這似乎正在實行鄧版版的「離胡胡塗」，「胡塗為發身之寶」的「發身」道理。

其實，說胡適胖了是有理的，說他「胡塗」，「無知」，那是令人難以置信，與其說他「胡塗」無害說他「扯淡」，因為一個留美文人是慣於裝糊塗的，以打滾，誘惑，「花臉的姿態來重曲事實，潑亂是非，有意將緊張嚴重的事情，化入輕笑浪蕩的言詞中。正如魯迅先生所說：「……抄笑話，吹拍名士，拉幫起哄，而居然不顧臉皮，大擺架子，反自以為得意！」自然也還有人以為有趣。但按其實，却不過「扯淡而已」（從前開到扯淡）他並非魯迅先生所說的扯淡，更扯淡，上面所說種種舉動，就正是他這種種扯淡的傑作。

不過也由此可見，「扯淡」的目的不是在湊趣，而是在蓄開，扯淡是手段，蓄開才是他的目的，所以對於這樣的人，我們不能僅以有趣的態度來欣賞他的丑角相，應該揭開扯淡的輕微詞令，撕破他的蓄開面貌。

從前面胡適與吳引的辯論中，我們知道胡適是懂得「政治」的，他自己也曾說：「我是一個注意政治的人，當我在大學時，政治、經濟的功課，佔了我三分之一的时间，當一九一三至一九一六年，我而為中國民主辯護，一面注意世界的政治，我那時是世界學生會的會員，國際政策會的會員，學校非兵會的幹事……一九一六年，我與國際非攻論文會得最高獎金。」（胡適文存：我的政略）這大概是胡適初期的政治活動得意時期。

但胡適談政治與一般人最大的不同點，是不談主義，他曾說：「我現在出來談政治，雖是國內腐敗政治把我激出來的，其實大部份是幾年的『高談主義而不研究問題』的『新興論界』把我激出來的，我現在談政治，只是實行我那『多研究問題，少談主義』的主，我自信這是我思想一致」的。（同上）

又說：「空談好聽『主義』是極容易的事，是阿貓阿狗都能做的事。」（胡適文存一集）但不幸得很，胡適也畢竟作了「阿貓阿狗」，自己談起主義來，譬如第一個就是他「實驗主義」，他說：「我談政治，只是實行我的實驗主義」。（我的政略）其次就是近幾個月來，到處宣揚的「自由主義」。

本來所謂「自由主義」，自大公舉出「自由主義」的旗幟之後，曾在中國階級上劃隔過一個時期，但不久就無疾而斃，偏偏胡適却正在這些險境死灰之後，又舊調重彈。

而且引經據典的證明，這是「國粹」不是「舶來品」，更抬出老子、孔子、王元……顧亭林等歷代名人，說他們都是老牌自由主義者，還不但以中國自由主義者的領袖自居，更彷彿承受了中國自由主義的「正宗」。



王雲五「四百萬」起家的秘密

潘 作

介紹，批評一個人時，總是把辭典裏的字眼，拿出來當加諸其身，因此有發，有辟，有讚，有不滿。可是翻過一切辭典，就是王雲五的「王雲五辭典」吧，實在難找妥切。文字來形容或批評王雲五先生，你說他是官僚吧，做官做到現今的財政部長，不過這二三年的事，似乎與做官為生涯的僚兒們不同。你說他是商人吧！可也不見得全對，他做商務印書館經理時還兼任總編輯。那麼，說他是學者或者是學術工作者文化人這一類的名詞吧！的確，他是「偶有幾筆白髮，只有劫命而前」的胡適博士的老師，可是不幸得很，他的「學術貢獻」幾句有號調呀，看來未曾為學術界所重視，並且「八一九」限假後，上海商務印書館文具儀器暗暗上漲，經中學生檢舉，鬧得十里洋場十手所指十目所視，還首先衝破限價之花架，人們聯想到王雲五總為他驚然神傷。且假設他是一位怎樣的人物，先談談他的故事：王雲五做過金陵附屬監督，那是在孫中山任臨時大總統的時候。大體中山先生多的是革命同志，缺少的是專管稅收的人員，或者因了同鄉的關係，王雲五也是廣東人，孫先生在民族主義裏是特別強調同鄉關係的。孫氏做臨時大總統的時候間短，王雲五跟著大總統的下面而去。金陵監獄原是一個肥缺，王雲五和一般黨人永久久追隨中山先生的想法或許有異，因此便在上海作伙計

中國一般的人人生觀大概可用兩個字來包括，「一日名，二曰利。王雲五便求「名」了，求名莫過於著書。中國高深的學問什麼人不能於下呢？怎麼辦呢？好在他能讀英文百科全書，他以為中外古今的學問還不精確在百科全書中嗎？只要拿百科全書分段選擇，印成一本本小冊子出售，即可名利雙收，何樂不為。他利用這極端的腦筋

人，表示他從前做附屬監督是「毫無心以出閣」現在又回來做博士了。但是是關於市場，而非關於山林之際。他翻譯的書稱為「袖版公民叢書」，又拿出一套書來，限寄店四馬路合開了一家「公民書局」做老板從此開始。

袖版公民叢書銷路大大不佳，並不是「曲高和寡」太高深了人家看不懂，而是因為內容太貧乏，文字欠通順，人家不高興了。錢買這些無用的小冊子。定價雖賤，乏人問津，只好擱在棧房裏，聽天由命。就在這時王雲五所感到一個好機會，那時正當五四時代，胡適之被擄得正苦，一些老師宿儒也感到「後生可畏」。商務印書館的總經理高夢旦，特地到北京訪問他，請他做商務印書館的一個好地盤，在做的北京大學教授又是

一個好頭銜。魚與熊掌不可得兼便對高說：「讓我在暑假裏到貴館去參觀一下再說。」暑假裏，胡適果然南下，胡曾在上海中國公學談話，王老板在中國公學的中學部教過英文，和胡有師生之誼。王老板看報知道胡適到上海來了，就去找他，並且請他吃飯，胡適正在當不當商務印書館總經理的問題煩瑣著，見到了王老板，一時計從心來，便回很高興。說：「商務印書館的經理固然很寂寞，可是我還有更煩瑣的事情要做，離開不開北京。現在我推舉一位先生給你，他是我的老師，做編輯工作的能力比我強得多。」高夢旦聽是胡博士的老師，高興：「他是什麼人呀？」只見胡先生說出來，我立刻去拜請。胡適很鄭重地說：「他就是王雲五王雲五先生！」

王老板做了一番，便取出條件說要把公民書局股份換印書館，結果商務印書館十萬萬

把公民書局開辦子登下來，付的是現金和股票，王老板便拿了股票走進商務。書店的總編輯的大部份的事是學術工作，王老板別創了「科學管理法」，規定編輯先生每天要編訂多少稿子，編輯員每天要查檢稿子的大小，算若千頁，可是實際的情形，不象他所想的如算盤，譬如編輯辭典吧，有時候寫下一個條目可以想半天，翻譯工作吧，譯幾道說過「一名之立，旬月踟躕」，怎樣可用每天寫多少字來計算成績呢？綽綽也大有工商與租稅之分，怎麼可以用尺寸大小算帳多少來計算成績呢？於是有了幾位編輯都辭職不幹了，與商務關係甚深，未便一怒而去，那時候總編輯先生們會招待過社會人士和新聞記者，被邀請的吳稚暉即席吐嘈道：「放肆放屁，真正豈有此理！」

王老板把過去一些舊時發了霉的文言句子拿出來，出低價請人翻成白話，圈去「之乎也者」，換上「了的嗎呢」，「萬有文庫」便如此告成。王老板聞風而悅，古今上下，南北東西，百科全書，無所不具，天下文學學術有在於是者。可是像價請人往鄉東拆西裝的萬有文庫，不僅內容一場胡謔，校對也馬虎，開函請書全中兩國版界相親蓋造印製風氣。並且因為受了粗制濫造的影響，有價值的變為無價值的了，這叫「明人剽書而書亡！」

王老板自他成昌作古後繼任總經理，在任經理時曾跑到歐洲考察回來說「歐洲沒有做商務印書館那樣大規模的書店，所以無可借鏡。」可是自從英美華公司那里得到一些啓示，那公司的經理坐在大辦公桌上說：「我就是整天用腦子想，

王老板做了一番，便取出條件說要把公民書局股份換印書館，結果商務印書館十萬萬

魯迅論王雲五

讀了本誌元月號「王雲五」四「百萬」起家的秘密一文以後，不禁聯想起十多年前魯迅先生給王雲五的一段話來。像王雲五這樣的人，怎樣值得魯迅先生禮贈靈靈去論他呢？原來這並非見于正式的文章，而是在私人的通信里。一九三二年二八戰爭後，商務印書館停辦，館內人員，盡被停職，而在館工作十年，治事甚勤的周建人先生亦在其內。魯迅先生以此寫信給許壽裳先生，請許先生轉請蔡元培先生代為設法，其問題件在來，在魯迅先生的一封信里，便有一段提到王雲五。茲錄如下：

「王公體怯，不特可憐，且亦可憐，憶自去秋以來，衆論譁然，而商務館刊物，不敢有抗日字樣，關於此事之文章，東方雜誌只作一附錄，不訂入書中，使成若即若離之狀。但日本不察，蓋仍以商務館為抗日之大本營，隨屋早迫炸焚，王公之辱宅，亦論為破館，這固目前尚有紅燈綠燈每於夜間散步過之，頗為之憤焉與歎。倘其三國大夫欺，必將大作陸圍，而王公則受頭面小心如故，此一節，仍亦甚可佩服也。」

這話是十多年前的所說的話，但很可供今日談論王雲五者之參考。此函寫于一九三二年八月一日，在最末先生所加的「魯迅通信」中，未經收入，茲從許壽裳先生「魯迅的遺囑」一文錄出。（松）

想怎樣減輕成本，增加生產，推廣銷路。想好了就照我的計劃分付各部門照着做。我是不做什麼瑣碎的事，一做瑣碎的事，什麼都完了。」王老板總了茅塞頓開，回來做經理後便想怎樣減輕成本，增加生產，推廣銷路。於是大登廣告，「一日本」總得快，印得快，大算生產，大算傾銷，內容如何，形式如何，完全不顧不問，使學術界流於淺薄空虛。

他利用暑假期間，招集了許多大中學生，教他們學習「四角號碼」，然後教他們做辭典的條子；方法是把條原上的字和詞選擇一下，用刀子割下來，黏在紙條上，然後做上號碼，讀音意義。下邊發不用仔細細考，只要把文書譯成白話便得，例如「三不朽」，譯源引左傳正義說：「此



猶太作家阿萊凱姆的遺囑

輝煌的猶太作家夏洛姆·阿萊凱姆，是一個傑出的短篇小說作者，他的作風非常特殊，常常只用一些對話就把一個人物故事表現得很完美；他的作品是充滿了幽默的，但是，他的幽默，都是含着眼淚與血的。

夏洛姆·阿萊凱姆是出生於一個破落戶家庭的，早年即對文學有很高的興趣，而由於破落的資本主義社會生活引起他深沉的憤恨，同時也由於當時的社會混亂使他有了新的希望，而他一生也就獻身於這種運動了。

他一生都在貧病當中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他正在德國養病，因此就同帝國的許多公民們一起被送到柏林，但他依然同着家人逃到丹麥去，後來又逃到紐約，終究因病勢沉重，卒於一九一六年五月十三日逝世了。

在他死前，他寫了一篇遺囑，他說：「不論我死在那裏，別把我埋葬在貨棧，名人和有錢人中間，把我埋葬在貨棧的破爛木工人羣中，那樣，立在我救上的墓碑，質樸的墳墓，也將點綴我的墓碑，就像在我的生命里，質樸誠實的平民創造了他們作家的光榮。」

一個人民作家，至死不忘諸其人民，夏洛姆·阿萊凱姆是一個典型；而他的遺囑猶如家人口的遺囑，要把他的「一生整理得粉飾粉飾」。（第三年第七期）

三者雖經時代，當不朽處」，便根據了它編成四話：三種不會腐爛的東西，就是立德，立功，立言。」這話，一條字做好了。要假不到三個月，王雲五大辭典的編輯時間也不到三個月出版了。再從大辭典摘去一些字，又編成一部小辭典，快哉速哉。很少有人對這種抄襲風氣提出嚴正批評。因為中國的學者文人都是小事切切察察，大事馬馬虎虎的。

最近某報以「四百萬起家，三百萬榜台」為封面，狗咬狗人物，就是這位王雲五呢！因為「四」者四角號碼，「百」者百科全書，「萬」者萬有文庫，三百萬是指金圓券，視望金圓券流通，王老板亨通。

（第四年第一期）



哲學家沈有鼎像讚 · 尚士 ·

有這麼一個傳說：二十多年前，清華學堂改為清華大學時，並沒有哲學系，那時諮詢大家金岳霖老師士還是教政治學的。有一天金博士從一個教室外邊過，聽見一個學生在給大家談哲學問題，就駐足聽聽，越聽越覺得講的不錯，後來才知道那位學生就是現在清華鼎鼎大名的沈有鼎教授。金博士在美國本是研究政治的，在得了博士學位之後，回國橫渡大西洋的途中看了一本休謨的著作，從此就對哲學發生濃厚的興趣，但回國後仍任教治學，這清華哲學系成立後，一直在哲學系任教到現在。

把老師一筆勾銷，雷且不表，現在買給這位君子像罷。

打開清華歷屆畢業同學錄一看，知道沈教授是江蘇吳縣人，民國十八年六月哲學系畢業，畢業那年是二十二歲，推算起來，今年該是四十一歲了。這年歲並不算老，然而他的作風却有令人意想不到的地方。

他在清華作學生時，是二十左右的小伙子，而且講哲學問題講得為金博士大加欣賞。應該生龍活虎，能作能為，就是退一萬步說，也至少可以一自怡一然而不然，每屆開學，家裏派人送他來平入學，同學的，每屆放假，家裏又派人來接他回家，否則，騎行李，買車票，住旅館他一概不來，「一知子莫如父」，家長怎能放心呢？

沈教授是清華哲學系第一屆畢業生，畢業後又以成績優異，學校送他到美國深造數年，後又自美轉赴德國任兩年，回國之後，就在清華任教。不久，七七事變發生，他隨學校到南嶽，次年又遷雲南，臨時大學改為西南聯合大學。

那時聯大的文學院設在滇南的蒙自，沈教授和歷史系錢穆教授同住，抗戰初期，尤其在大後方，法幣貶值的速度並不太快，而且沈本人也不善於理財，所以發薪之後，他把全部鈔票放在手提箱內。他還有一個奇怪的習慣，就是每天要數一遍。數完散去，有一次弄糊塗了，他覺「少了十圓，而且他懷疑是錢穆偷的。於是他就對錢教授說：『我的錢少了十圓。』錢不以為意隨口答道：『我不知道，』後來沈到外邊和別人研究這問題，別入有意無意地表示同意的確確。於是他就把別人的同意當作了證據，又回去質問錢穆，錢一頭口氣不對勁兒，就勃然變色反詰道：『你難道以為我拿你的錢了嗎？』這在別人一定會看風轉舵，緩和一下空氣，而沈教授却不然，率爾答道：『我看是的一錢教授怒不可遏，一碰一擊給他一記耳光，事情也就這樣糊塗不了了之。

不久聯大的文學院從蒙自遷到昆明，沈教授也就常在聯大新校舍出現。因為昆明的氣候是四季常春，所以人們的服裝很少更換，而表現在沈教授身上的尤其令人覺得具有「永恆性」。他往往三個月晝夜不脫鞋，大褂新作開的穿上一直到破爛不堪脫到丟了為止，中間連一水也不洗。他的舊衣服質不碎，因為裏面是毛子。潘光旦教授是沈的表兄，討厭他這樣子，所以有時他到潘家，潘先生命令用人將衣服捆下，馬上洗好烘乾再給他穿上。

然而江山易改，秉性難移，肯大一個人總不能教別人強迫自己洗衣服，況且鷓鴣之鳥，處處提防誤入羅網，所以我們總還是常常看見沈教授紅色的紅藍大衫的背上張著一只多長的裂口，衣

高進士的笑話

高進士生於前清，死於民國，距今僅三十年，我們小的時候，常聽見人們談到他的故事，總是叫我們笑得不能合嘴，現在特把我所能記憶的寫在下面。

一、擲米蹄筋

高進士，在他的鄉河務處，而還沒有考中進士時，有一天，他牽馬進城去買米，半路上因馬蹄筋痛了，便將馬背的一斗米取下，擲在自己的背上，然後騎馬而走，幾個鄉人見了，覺得很是奇怪，便問他道：『高先生，你怎麼不把米袋放在馬背上呢？放在馬背上，你騎在米袋上不是省力得多麼？』高進士搖搖頭，很嚴肅的說：『不行！不行！馬太小了，我一個人的背上，分派就夠重了，假若再把米袋放到馬的背上，壓得牠怎麼受得了呢？』

二、寫實地契約

有一次，進士本村有一位老丈，因連年旱災，沒有收成，生活無着，決定賣地兩畝，便親自去央求高進士寬宏地契約，進士當時慨然應允，并說：『好的，好的，你

高進士是河南鎮平縣西兩的高村人，距我家僅八里多路，他八歲時，即出痘症，整天臥床不起，但飲食、談笑則如常人。他的父親是一位讀書先生，每日無事即教他讀書，據說他的天才很高，讀書能一眼看數行，至十八歲，已經能讀很多的書，及至二十六歲，忽然染病痊癒，他就接連參加了縣府京等考試，三十二歲，就中選了。中了進士，鄉人因為他是在苦症痊癒後書而後成名的，所以便叫他「高癡子」。

獲下，軍警進入番華園檢屍。警檢到沈教授屋內時，他還不知道怎麼回事。請明身分的證件一換也找不出來，後經陪同檢查的某友與沈先生解釋才算了事。

像這種種種作偽，人們總以為他天賦純潔，但漸漸因為一些瑣事，有人就說這「依假且私」。借空不道好像是他的習慣。他有一些不關痛癢的密。可見是「久假而不假，不知其非有也。」

六他獨斷專行，也是老慣不還，照例到規定，超過其額限度，不還齊的就不准再借。有一次沈教授又到圖書館借書，一位女管理員帶他到書室來再借，並把他所借的書目單拿出來給他看，他期期以為不可。正在爭執間，有人來催書了，那位女管理員就給別人取書，沈教授還機一動，急馬上搶着不讓他動，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拿起他借的書目給刺掉。那位管理員一發他戰指而且怒吼道：「我，我解聘你！」管理員責任所在，不理會他這一嚇，他更急了，至於睜眼一睜把書架子搗倒。一位男管理員固執不退，沈教授竟不往，倉皇飛步奔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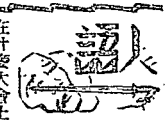
「金色怪也。」我們的沈教授也不能超越這一範圍，不過他在愛情上的「遲」，却近於悲劇的演出。連在他求學時代，有人給他介紹一個女朋友，是北平城內某女中的學生，從此以後，他像着了魔一樣，天天去看朋友。初冬的一天，天氣並不冷，沈教授穿着單單的大衣來會，談話不久，他看準機會，把大衣猛地披在那女郎身上，像個魔障魔障一樣，該女郎少不更事，嚇得「哇」的一聲拔步就跑，他在後邊還耐地解道：「我我我看你你你冷。」經此一度「保護」，關係遂行中止。後來在袁自又和袁英給他「婚」的太太結婚，不幸在結婚的第二天，太太就鬧「野驢」，鬧得無話可說。不願繼續維持關係了。接着就轉他而去。但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人，總知道國及兩個家庭的友誼和彼此個人的體面，所以還常常給他寫信，太太的字寫得很，同事們都認得，見寫來那末多的信，他統統不看，然而却起來妥為保存，他們終於離異，太太又在香港和別人結合。沈教授至今還是獨善其身的個人主義者。不過他對愛情並不忘懷，太太又在香港和別人結合。沈教授至今還地問道：「你是哪家的？你有興趣來聽這事嗎？咳咳你你……」

一九四四年秋陳寅恪先生應聘赴美作牛津大學的漢學講座，同時帶了徐正，孫毓棠，洪深和沈有鼎等教授去作「Jelms」，在陳、洪、沈幾位先生回國之後，還有徐正陪着沈教授在那裏作研究。去年孫先生又自英赴美，只剩下沈教授一個了，沈教授失掉父母的一樣，無所依歸，終於由悲憤而精神崩潰了。一方面在英治療，一方面又叫去人接他回國。這次回到清華園，最是煥然一新，畢竟他穿着黃卡爾的短褲，長腰襪子，和潔白的府綢襯衣，入秋天氣漸冷，他穿上西裝打上領帶，前幾天乘飛機，他又穿上黑呢大衣。我和別人研究他為什麼這樣齊整，他的結婚是：在昆明的磁場中西餐都不知到那裏了。在英學館的回來還穿，因為有這些。至於精神狀態則「原封不動」，依然故我。現在時時見他穿着腰袋，背着手，踱着方步，在寒風烈烈的清華園裏，兩兩涼涼，像幽靈一樣，悠來復悠去。清華園外城進行齊齊與惡的掃門，轟隆之聲，不時送進園內來，連那些向來保守甚至頑固反動的教授都在漸漸轉變，而我們「無賴氏之凡」式的沈教授却仍然像生活在真空裏一樣，與外界絕緣，這不能不說是二十世紀的一大奇蹟。

然而這奇蹟不是憑空來的，而是有它的特定的社會基礎：出身於學界其成的士大夫的大家庭，又受着與現實生活脫節的虛偽教育，而真正的經驗學又給他一個自我的精神世界，就這樣造成了

一個許多廢人中的特種廢人。

一九四八年一月三日清華園。



魯 鏡

孔庚老將，多年來風頭很健，報紙新聞上常常有他的尊姓大名，真可以說得上「老當益壯」。

不久以前，大公報漢口專電，說孔老將在什麼大會上面，又大大的發表了一番高論，結果却被人一「噓」了一場，於是乎氣得這孔老先生「立刻閉門造起」，云云。

假如我們不健忘：就立刻會想起孔老先生近幾年來在南京的一些會議上也是會「噓」過別人的。而今竟亦為別人所「噓」，這大概可以叫做：

「噓人者，人亦噓之一！」

噓，噓，噓噓噓……

一個雜誌上記載着：胡適大博士曾經向人表示：他願做「無為的總統」，不願做「有為的行政院長」云。

什麼叫做「無為」？

什麼又叫做「有為」呢？

這些「支妙」的學說，我們且不必去加以「考據」，我們只想說：由胡博士這表示，證明他的「野心」到底不小，而「首癢」也相當的大，現在之所以還沒有上台者，等到有一天「雙」的於「我」有利時，大概就不再「胡適」而「適」了。

於是乎，「無為」為「有為」亦為。而此時的博士，自然只有在高「大」之中，新型汽車之內，珍饈美味之間「苦捱」，「苦捱」！

（第四年第二期）

一個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女人「大周二」

本社
記者車 輯

「不要臉的人在我看來都是一樣不要臉，
不管你中國外國陰間頭。」



稍為留
心成都一般
社會情形的人，在近二
三十年來，
很少有人不
知道大周二
的。

近五六
年來，由於
她生活的特
殊，有好幾
件事情，她簡直成了社會新聞中心人物了。必須
說明：她沒有出風頭的打算，她做夢也沒有想到
要出名。她唯一的希望是在人們所不知道的祕密
的地方，或陰暗的所在去尋找可憐的生活，養活
自己。可是命運偏要向她這樣可憐的人開玩笑，
偏寧從祕密陰暗處人們所不知道的地方把她拖了
出來，報紙的本市版上，她成爲頗係消息中的要
緊人物；茶館酒肆，她成爲人們談論的中心；大
周，嚶，好響亮的名字呀！

她，究竟是甚麼等樣的人物？是多年以來每每
登記爲惡的樂女，是明哲善的鴉母，是一個被侮
辱與被損害的——這社會上最可憐的人。有說像
杜同安夫斯基在「罪與罰」中寫的那位索菲亞；她
的性恪上，又有些像法蘭士寫的女優萊荷恩；不
幸的，是她的境況，更不幸的，是這社會會塑造出

她這樣生活的人型。

「大周二」是她真別名，她真正的名字叫周
玉清，已經是四十開外的人了。

「我是甲辰年生，今年四十五歲。」

甲辰，今年祇有二十六歲，恐怕是甲午年，
今年應爲四十六歲，照四川的算法爲四十五歲。

戶口登記上，她報的是四十五。出身地在成都北
門外龍潭寺門坎坡，家裏是種田的人，出錢以前

田里沒活，幫助家裏種菜養蠶。隨便怎麼樣，
她也沒有想到今天會落在風塵中前做吃，一提到
她過往的生活，她便流下淚來。

「我的生活，不能完全寫出去，有些人哭腫
臉，就是死去了的，也不能寫。」她狠狠地抽
着紙煙，牙齒間已發出一層厚密的牙垢了；「有
此事，時間地點都不寫，還有方手。」

「穿著照她的意見，把她的經歷綜合起來，
作一個忠實的報導。」

到了成人的年歲，她出嫁了，生了一個小女
孩，丈夫不久死去。生活極苦，通幾十里外的門
坎坡進城，投靠她的門父，與父比她更窮困，當
時她希望去替人做當奶媽。事情那有容易，一混
就是二年，奶子中斷了，財父家裏不能持久的處
下去，爲了小孩，真不知道怎麼活下去才好；她
下定決心是要把小孩子撫養成人，一切交給了命
運。

那時她住在城南橫街西，正是年輕貌美，
身體結實，像煮熟的葫蘆一樣。稍微在街上走
動，就有人釘梢，不曉得在好多男人們的釘梢
中，她真的被一位崇慶州的商賈人，名叫陳仲文
的勾搭上了，於是那們成爲夫婦，她想：「這時
小女花花有個個手了。」

來得容易，去得也容易。這位姓陳的達到目
的後不久，一個黃雲兒叫得很好的晴天，他居然
一去不返。隔不到幾天，姓陳的朋友：「一位軍
人來向她說：

「大嫂，我有話給你說，我們到少城公園裏
去談一談。」

「妹子話？」

「當然是陳大哥他哥子的話。」

他們去到公園，坐在荷花池旁，一任那位軍
官東顧南山西說海，而她竟從他的口裏聽不出陳
仲文的下落。軍官又再談很久，不知道怎樣的，
看到她白嫩的手上發了一隻玉石戒指了。

「大嫂請你低下來看，水色太好了。」

她老老實實地低下，可是那位軍官居然戴上
，要按她，要她到旅館里去！

「還有什麼，陳大哥他哥子看見也發來頭，
爲脖子你手上的戒指會戴在我的手上來了哩？」

兇惡，人把話頭一轉：「給你說，他早已把你丟
了，要恨頭了，要恨頭了！」

她在被追，失望，欲罷不能，發下了一個
年經沒有知識的女人，第二次發了，她到碼頭
不久，軍官又引着其他的男人去玩，循過個時候

起，她在非正式的狀態之下已被迫賣淫了，她說：「丈夫死，接一連二受人騙，來的男人又時常不同，氣是氣夠了，想也想了，就是這摸我下海的，不過，那時候也愛年輕小夥子，祇是他喜歡，沒有那個跑得脫。」

大約在民國二十年左右，在成都下什字會有一位著名的流氓梁劍，便作過她的面首，那個流氓吃她喝她，又用她的錢背她去玩另外的女人。有好幾次梁劍偷了她的金手鐲跑了，她又十把鼻涕九把淚的四處尋覓他，當她找著梁劍時，又笑嘻嘻地把他帶回香果去了。後來梁劍終於離開了她，那時眼睛也快瞎了，死在外面了。

往後，她繼續找年輕小夥子，她的理由是我平常回不願意的男人玩，爲了吃飯，我也去我喜歡的男人。從這些談話中，顯然的，由於她不規則的性生活，平時不高的情緒之壓抑，她完全以女性中敏銳的姿態出現，她要向男人們尋找報復。但，她沒有武器，於是祇好憑著她從男人身上來的錢，用到男人身上去。病態的敏感和對於戀愛相並，年輕放蕩與墮落，性心理的變態，塑成了二十幾歲的大周二。

這時她找過好幾面首，他們都虐待了一切最後離開了她。倘若我們說大周二是出賣肉體的人，而那些面首實則已經靈魂出賣了，真確是甚麼？在都市裏，很多名門閥秀爲了一雙尼藍袴襪或一件衣料而失去貞操時，大周二是人們可恥的對象嗎？

叔本華說過：「婦女無論在那一點都是下等的第二性。」他忘記了一個前提：這一下等的第二性，是要社會負責的。就是我們普通一般認爲合理的「夫一妻制」，那裏頭難道就沒有淫穢有買有賣觀念的雜質麼？

凡是妓女所遭受到一切可惡的事情，她都遇過，日復一日，這樣她活到中年。因爲她本身體很肥胖，人也高大，祇是腳是越過的一改組派

（一）體質也不壞，徐娘半老，風韻猶存，她使一些性起要過的人瘋狂了，專門玩弄女人似的同大周二惡過爲樂。這一段時間，錢是像潮水似的進來，由於她平時大方，錢也像退潮似的用出去。當她知道錢的貴重時，已是人老珠黃，美人遲暮的時候了。

她從單純質樸的娼妓職業，轉變到邀約姑娘，拚掉姑娘開設台基。住地不得一定，因爲台基糾紛是多著的，她不知道看過了好多折騰污的所謂英雄豪傑，他們吃得暈醉，佔到姑娘，掏出手槍打人，搗毀器具，有的流氓同姑娘睡了不少夜。

「岡村寧次無罪？」

在我們這裏，「食賊」的「法律」是令人難解的。作爲侵略的主要戰爭罪犯岡村寧次居然「依法應告無罪」了，這真是千古奇「案」！

嗚呼！如此「奇案」，我們對之還有什麼話可說！

然而，我們將永遠記得岡村寧次所犯的滔天大罪，也永遠記得岡村寧次所造成的「血海沉仇」！

岡村寧次是怎樣的一個人？他的罪惡又如何？讓我們翻出歷史來看看吧！

他是日本東京人，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陸軍大學，曾歷任參謀本部中國班班長，中國課課長，和上肥田廣二，磯谷廉介，坂垣征四郎三人並稱爲侵略侵華的「中國通之四傑」。

一九一八年變投。他是關東軍的副參謀長，發動和執行了侵華陰謀的工作，二十五年任第二師團長，中國戰爭爆發，就到中國作戰；三十年與土肥原同時晉升陸軍大將，於同年被任爲華北派遣軍司令官。

不給錢，還要佔倒姑娘「倒貼」。與類似的悲慘生活，在平常人一天也受不了，簡直沒法對付，而她，居然處之若素，寧有自甘，她說：

「怕味，吃倒還行飯了，那個不是皮包骨頭父母所生？一枝單槍打不倒兩個眼睛，這些事老子們見多了，怕個我還沒有打死？我們這行道做得到來白天怕人，黑怕鬼，我不放去喊著人老爺，鍋把刺破。」

她這祥一說，竟使很多流氓式的「英雄」目瞪口呆。連醉如泥的拳人她都能從容打發起走的時候，清醒白醒存心要去折騰污的流氓，自然不

在華北作戰時，他使用了最毒辣的戰術，最著名的有他的「三光政策」，凡是進攻所向，沿途就燒殺光、搶光、燒光、不論游擊隊和百姓，一律是殺個乾淨。

三十三年，昇任派遣軍總司令，翌年一月親率部下在江西蓮花、永新、泰和、遂川等縣殘殺了數千人，燒燬了的民房數在幾千棟，又於四月間在湖南邵陽及浙江的永嘉、樂清等地施行了同樣的殘酷暴行。眾說這事跡來說，便是證明他的罪惡了，更何況在他招搖下部的險在中國大陸上進行了一切空前未有的暴行呢？

記得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時期，岡村寧次曾任殘缺軍團參謀的軍事顧問，曾竭力對付北伐的革命軍隊，不知殘殺多少中國人民！後來孫傳芳失敗，岡村寧次並曾在江北被俘。

總之，岡村的罪名是成立的，中國人民的血跡染紅了他的屠刀，骷髏佈滿了山頭和田野，我們對岡村寧次這個戰爭罪犯拿「頭」來！

（五）（第四年第三、四期合刊）

在她的話下。有不少流氓喊她叫：「二娘」，在卑視女人流氓橫行的世界裏，一個老鴿能夠被人喊老鴿子，那比拿錢去買命令人的確高超出那步田地了。

能夠聽動一時的人，他總有他底特點。在大周二其人，我發現了她說話在某些地方是有魄力的，由於她那衝什透頂的生活，每天接觸社會上各式各樣的人，從門坎披一個燈下大姑娘一套到爲媳婦，爲母，她向這吃人的社會學會了一套對付人的方法，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盡八面玲瓏之極，這交際大全之法；撒嬌，逗愛，潑辣，拚命，你請我吃夜飯，我請你吃午飯，誠如高爾基說：「生活在無法解答，無數矛盾的黑暗裏。」倘使她會撒嬌，她自己會寫出比「舊婚自傳」，「怨婦」更其動人的作品出來。

她是千面人，但是，有一個特點，當地說到她不幸的命運時，往往流下淚來，而且哭得很傷心，這道理我不大說得出來，我記得房堅志上獄：「州官成廢寇有詞：卜算子一闋不是愛風塵，似被前緣誤，花落花開自有時，總緣東君主，去也終復去，住又何處住？若得山花插滿頭，莫問奴歸處。」嚴蕊的心情，大抵是周二的寫照，否則她是一字不離的女人。

使她成爲報紙上新聞的中心人物，是抗戰中，美空軍來華西基地的時候，那時當局以爲美空軍團集樂女，第一個使當局想到的人物就是大周二。這件工作，她爲了窮路中美感情，一口就担了這件工作，一方面她在西門青龍街開設了盟軍招待所，時常委任迎來，也兼盡了她一部份任務，可是，更多的人，從這裏面却發了洋財。她所聚集的姊妹們，都是身體健康，頗能勝任的樂女，當時成都人給她們取了個外號叫作：「馬燈」，即裝洋油之謂也，我們的阿Q時代，穿著不同衣服的同Q，成日的嘲笑她們，倘使一個樂女隨著司令部待上街，後面就跟了一大羣人，被樂女的圖像是自己的周圍，而天之回字正看燈笑

哩！

招待所裏面的經理：「熊兒子」，是她的面首，據說：此子是一位流氓中學生，一直往下墮落了。「熊兒子」一切用那部錢，就像普通商品交易一樣，「小熊」也把他個人作爲生財的幫氣神寶與她了。後來這傢伙染上不良的嗜好，隨時向周二要煙癮，幾次當着她要自殺，雖一次他沒有真正死下去。熊兒子說過：「我還是這真份子呀，說起那煙癮，有幾辦法！」

在最初開招待所一段時間內，美鈔來得方便，她私下存了一筆大款，她這邊打往過：把美鈔拿到安樂寺市場上去翻陶生意，抗戰勝利後同她底「小熊」到上海去替陶陶，她抱定一個決心，要向上海發展她的事業哩。

說到這些美鈔的得來，可就不容易了。招待所裏的姊妹們出完了生意時，她以頭班的地位也要與司令部們應酬應酬。我曾經問過她：「你一天接過好多密司呢？」

「這一個個記不清楚。」她說笑了。後來，當我們的盟友熟悉了地方生活後，他們也折騰起來，同招待所裏的女人們玩熟了後不給錢，借酒發瘋，打毀傢俱。我們的密警無權干涉，祇有上前勸解。打不過別人，有時祇好藉皮在監獄的苦寒，軍警到來的日，來到之後才把緊張的心情放鬆了。

有一次，兩個帶兵的軍曹要她找女人，她見勢不佳，找了一個歷史悠久的樂女去應付。不久，聽到房間裏救命聲的響亮，愈來愈大，多麼快檢而緊急了，爲了救人，警士用槍指著把門望風的醉鬼，破門而入，周二說：「不錯，是禽獸，文明禽獸，他究竟在作甚麼？」

「照她拍地吐了口水說：『它狗入的把姑娘衣服脫光，伸手進去，姑娘痛昏，它一手是血呀！我們當時氣極，大家圍着他亂打，後來兩腿跌

了一頓還罷了。」

「我在後面呢，檢石頭打他哩！」「熊兒子」說得比她還激憤有味。

觀察的記者們，寫到這個地方我無言了。我知道他們產生過探究倫教，司丹倍克，愛迪生，霍桑，林肯，華萊士這類的優秀人物，他們有全世界最長的金門大橋，全世界最高的紐約摩天樓，還有他們思想上躍躍欲成的求實主義的精神，可是，我不明白，爲甚麼也會產生墮落到禽獸般的「人」哩？

招待所的後半期生活，直到第二次大戰結束，周二每天都在這種荒涼的意外事件中過活。她不但學會了對付中國人的折騰方法，而且也學會了對付外國人折騰的方法了。

「不要臉的人在看着我來都是一樣不要臉，不管你中國外國臉開頭。」她氣急的說過這一句話的鱗，按照她原來計劃做去，一部份法稅存到她的督東街儲蓄字號。

「那個字號的經理王立從前同我好過，存在他那裏比較放心。」

大部份美鈔拿到安樂寺市場裏去作「買賣」，可憐，她做買賣的錢隨時都放在手提包裏，不離左右，睡覺時放在枕頭下，仔細小心，無微不至，誰知道頭首從這些地方翻下了，誰知道往來她台基上復行的入流中就偏偏有人打了她錢財的主意。一個夜間，大約在八九點鐘時，她正從電影院出來，登上了黃包車，走到成都市場鬧的市中心區，突然，幾個人包圍了她的車子，東說西說，動手動脚，她正在難以對付的苦況中，手裏的皮包被人搶走了，她眼睛一黑，旋又恢復神志，剎那間，大風一凜了，從商場裏的這頭跑到那頭，不時的嗚嗚，悲慘的嗚嗚，「那個搶了我的皮包，那個搶到我的皮包，嗚呀天吶！我的命呀！我這輩子完了！」

街上人潮奔流。巧得很，當時我正同一位友人走到商業場門口，看到這一幕有鬼性的悲慘故事，我們上前問她，但已完全瘋了。

這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劫案，她向有關的治安機關提訴，不知怎麼樣的，平時極公事在台北上提勁打靶的那些英雄們，對她並不熱心，直到今天，她最後的希望幻滅了，更進一步的使她認清了那些特殊的人物，在需要女人時候的語言比狗屁都不如，除了吃酒，發財，玩女人而外，甚麼也沒有。

這件事在成都不少的報紙為她呼籲過，要求治安當局嚴懲匪犯，結果還是沒有回響。

美鈔失竊了之後，她到協成字號去取存款，存款摺子放在手裏，一齊丟掉，空號以沒有存款拒絕付款。她又去找她底老相好王立，這位老相好原來是一位市儈的典型人物，東支西支，半點也不講交情，對她取了拖延政策，其時協成字號，那知已陷入勝利後的倒風中，隔不到幾天，竟然倒閉。報紙上載出這條消息，大周二又是這條消息中被牽涉進去的債權人之一，她的戶頭雖不大，但名氣超過了所有債權人。當債權團招待記者報告倒閉情形時，大周二一個人哭得最傷心，接一連二的意外事件，使她悲哀得甚！比較知道她歷史的記者，大都同情她，王立在消息上還受到正義的褒獎，有一個週刊，把市儈的經理描繪得體無完膚。

幾次事件之後，周二枯槁了。病了，她還有勇氣，東遊西弄，在亂流了一年之後，又在皇城後子門的西二道街租下了一個獨院，恢復了舊業，一心只想我幾個錢終老。命運就偏找她開玩笑，捉弄她，隨隨她，重慶來的一位海哥叫做曹成武的，在一天夜間，被人用槍打死在她的台基上，她同陪死者過夜的妓女李三妹及一熊兒子一齊被捕下獄，由警局送法院，白白地住了幾個月監，當她以無罪開釋時，西二白一切台基上的一切傢俱東西都光了。

· 鄧肯之舞 ·

天才藝術家鄧肯，富於感情，她雖在初期主義者現存時代的古典舞，但這不帶任何代價的舞，而有革命的創造性，力求感情的奔放，跳足而舞，同時在舞中表現一種深刻的真理之感，內在的韻律，外在的放射感情。

在英國革命紀念日大會上，她表演了舞，那是她一生中最偉大的舞，也是她最後的舞，這舞是她的生命。可是鄧肯毫不憚，她表現一個虛假在專制淫威下底苦痛，舞了最後舞的舞，舞了壓迫，一曲終了，舞報以熱烈的掌聲和大笑，由此一個可知鄧肯的天才不僅止於舞蹈而已。(子)

不難想像半年長的時間，才能見一面的母女，她們是隔在極度悲哀的哭泣中了。也許有人知道，她有一個女兒，但不知道在甚麼地方。無名氏一種人，祇是不降為禽獸，他還是保留着天倫的偉大之愛。雖則他們墮落到無以復加的境，對於子女若心孤獨的去保護，使之向上，這種愛心是極極珍貴的。

關於梓村，警員最近派員去查問了一次，看見裏面沒有甚麼人，僅僅是年老孀婦的大周二，而兩位女用人，一個黃包車夫。生意清淡，門庭冷落，自然，裏面根本就不會發現半個上帝的兒女們。

她每天都要進城，有時也去找一些江湖醫生，舊年快到，她又忙得慌，打米飛子發錢飛子，忙個不休，租房問題，又在風雨飄搖中，周二的晚景真如歐羅巴的。一去也終極去，住又如何住？

到過成都的，都說華西橋是天堂，誰知道咫尺天涯，就是悲慘的地獄。

大周二，教育，胡政，上帝，舅母，學生，風化，撒謊，母愛，禽獸，市儈，……在我們眼前轉動，現有人面帶浪花，有勇氣活下去的麼？你行前腦筋趕快站起來，「敢於直面慘淡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門門！」

三十七年迎盛節次日脫稿(第四年第二期)



為貧病絞殺的孫芳教授

憲鶴

「決定人底價值並非看這人底表面上成與否的結果，却是在於這人的內心所發展的人格，與其人格每天在地上行走的真實的努力。」——魯見佑

這是一個矛盾不平的社會。有人荒淫無恥地活着，吸取大眾的血汗來奢侈自己，但依然依然腰肥腰高在位，有人拚着命了守守自己的工作崗位，爲了這微薄的薪，爲了完成自己的理想和抱負，但却飢寒交迫疾病交乘；這社會生活的醜態，潦倒終身。貧病病絞殺後死的孫芳教授，便是這現實悲劇的犧牲者。

孫芳生雖不是一個名教授，但卻是一個嚴肅的學者，他不會喝過洋水，可是他是受過嚴密教育的。走着一條條苦行僧般的道路，他早年勤儉苦讀地畢業於北大法律系，畢業後他一直是教書匠的生活，先後任過中國大學教授，法官副級所教員，直到後來，他才因他的同學葛希煥的介紹，去四川樂山武大法律系任教，從此開始他的艱苦的教書生活，最後終於他的工作而犧牲。

在抗戰時期，教授的生活是非常清苦的。他自然也不能例外，同時更因為他命運的不幸，造成他瘦弱的軀殼，有一個極度的太太，和一個遊手好閒不成器的兒子，只有增加他對家庭的負擔。最初每天還能吃兩頓飯，後來只有整天嚼稀飯過日子了，同學都不忍心看他也過這種恐怖的日子，大家相約出錢，替他包好伙食，然後請人送去，并且很誠懇地對他說明同學的用意，可是他嚴詞拒絕了，當即沉痛地表示說：「我們教書的人，得不到適當的報酬是國家主管教育者的責任，你們的意見很好，但叫青年入節省來幫助我，這不但不應當，而且在我是於心不忍的。」

有的時候，他爲了節省甚至連飯也不吃，只是兩個餓得咕咕肚子，由於他對人和善，在學校裏誰都知道他是個「好好先生」，實際上他吃虧而不願爭執。所以學校的註冊組課務員的忙，常把他的課排得四分五散，本來一天的課排排在兩天，連接着的晚餐課即分開。還談一來，往往因上下午時間的緊迫，使他不能回家吃飯，當同學們吃完飯後，從教員休息室門口經過時，往往偷偷地從門縫裏偷看他，他正捧着一杯白開水，從布包裏拿出幾塊餅乾來吃，用着開水將那餅乾無味的嚼碎下嚥，多少同學看見他那瘦弱吞苦膽的樣子，都爲他這種安危與進退的精神感動行泣下來。

實際上他並沒有學。是在一個大雨滂沱的早晨，學校中早已經過了上課鐘，而他遲遲沒有來上課，他是向來守時的，這就異常怪異，使同學們感到非常奇異，當大家正準備離開開課的時候，驟然看見他氣喘吁吁地，雨傘中有一個女人有打傘，跟着雨向教室飛奔而來，等到走進一看原來就是孫芳先生，他已跑得氣喘吁吁，全身被淋得透透濕濕，他向同學們說：「你們都問我何時休息不要上課，但他問我借來衣服換好後，便立刻到教室包走進教室，向大家說：「今天天下雨起課請教請地請地請地。」說完，又擺起

隨着生活困難的日益艱苦，使他不不得辭掉担任律師的職務，作爲一個窮人，他是非非常傑出的，他雖未出過幾句法律，但法律感，而且由於他的記憶力特別好的緣故，不但能把對方說過的一字一句都記得很清楚，同時對於他自己所引用的法律條文也能一絲不落地說出，然後再抓住對方的弱點，逐一反駁，往往將對方弄得毫無完向，使對方無言以對，當時除了感大的強位教授外，在樂山的律師都不是他的敵手。

他雖然作了律師，但好幾有因此大發橫財，實際上，他是把律師的職務當作一種服務，而不是當作一種營利的職業的。他當律師後，時常花時間時時去一些窮人打官司，他從他的學生或他們的妻兒，因訴訟而得他幫助，他很少接受報酬，即是接受，也向不計較報酬的多少。

他具有極強烈的正義感，凡與他目的有正當的官司，他儘不受理。曾有一次樂山縣長率領巡警因貪污被逮，暗中託人以千石資金的代價請律師出庭辯護，當時在樂山有名律師，只有他和另外武大兩個教授，這件事真得樂山最初是多方託人勸他辯護，但知這股股橫財，并且層層來人託：「我就是餓死都不打這官司的」，後來終於爲另外一位律師的教授接受了，這位教授終於

獨到勝跡，因此發了一筆不小的財，而他依舊是日發貧窮，還像比起那些出賣良心，包攬訟訴，誹利是圖的酷棍，真是不可以道里計了。

貧病是有著不解緣的，他的壽仗已久的肺病終於復發了！他病倒了，瘋瘋癲癲的太太不能對他好好地照顧，不成醫的兒子只是吃嗎，更少管他，後來還是同鄉捐款援助，集體輪流照拂他，他的病勢才逐漸好轉，勉強能夠起來上牀了，可是那屎的命運偏擺佈不幸的人，一件不幸的事發生，他終於作了犧牲者。

事情是這樣：他的家庭本來是不和睦的，他的病病的太太時常找他尋事取鬧，在他病好不久，便隨人之約前往結婚，舉行婚禮那天，當地正準備從家裏出門前往結婚時，突然他的太太抓住他哭訴道：「你不能去和別人結婚，丟下我怎麼辦呢！」雖然他多方解釋仍然無法把這副開，最後因為婚禮舉行的時間迫近，他不得不用力推開她然後跑去結婚。可是自此以後，他的太太却整天和他吵罵，沒有休止的時候，於是，剛養好的病便又復發了，此後也就一病不起，那時學校正忙於「復員」，同學又紛紛離校，他失去了援助和照顧，在貧與病交相逼迫之下，孫芳教授終於在臥病一月後死去了，死時連買棺材的錢都沒有。幸而一部份同學為他奔走募捐，才將喪事草草辦完，把他安葬在公墓，讓青風雨前，晨昏墓隅伴着他長眠！

「該死的人不死，不該死的却死了！沒有掙扎，沒有怨尤，他就這樣無聲無息地死去了！他的死是這種不公平的社會必然發生的悲劇。孫先生雖沒有應有的成就，但他的死卻顯示出來傳統知識份子安貧樂道的偉大精神。同時由於他的為社會獻身，將會感召著無數的人去繼續努力，在不久的將來歷史將會證明這些英雄實質悲劇的人們，將會在他們一手所造成的血脈遺產上，被發達他們自願的墳墓裏去，而讓那些當時時代受苦的人，光顧著墳墳！」

（第四年第三、四期合刊）

竹琴之一——買瞎子

「世事豈能睜眼看？人生如戲亦如煙，歌隨風盡留貴老，奇情嘯傲歌窮年。」

本報專稿
記者 卓 韜



在成都，這一個古銅色的舊城市裏，却有不少的小玩意供小市民打發悠閒的日子。一盞三盞黃芽香茶，一包紙烟，幾顆瓜子，落花生，花籃不多，既經濟，得到享受又大，於是，許多人沉醉了；於是，許多人腳踏陣陣，拖着蹣跚的腳步登上了香島，沉醉在「妮娃子」（即最近來做打洋琴的李德才）、「買瞎子」悠揚的歌聲中去了。

成都的竹琴，先前也是四五個人一組（同洋琴一樣。）各唱各的角色，一個人坐中打竹琴，其餘的人分坐兩旁敲打鑼或檀板之類。「買瞎子」最初在這個陣中為名手，「蔡瞎子」（蔡覺之）作下手敲鑼或代槓角的。

後來，由於香場的改良和加多，洋琴為勢，竹琴陣中內部的分化，角色的凋零，他不能應付當時的環境了，才的減少，加進了這個玩意兒走向分散的跡象，「買瞎子」就是從分化中裂出來的一股派流，竹琴這行道中總是一粒革命成功的工人。

竹琴陣營內部分裂，「買瞎子」過著一段長期的困苦生活，夥伴們拆散了，他自己夾着竹琴，由小兒牽着，走過數不盡的黑夜，穿過那悠長而又彷彿的陋巷。那時侯，成都在軍閥割據的防區時代，到處公開設立了「煙館」、「售店」，他也做銀烟筒子賣唱，換取生活。竹琴的改革，亦從茲而始，先前四五個人分担角色唱的歌，這時由他一個人包辦，詞兒更配得嫻熟，生旦淨末丑雜角，各式各樣人不同身份的語氣，一乃至態度，都由他那鏗鏘的歌喉中表現出來，去仗子香氣字軒昂，去染紅玉溫柔大方，去曹孟德！

從他那洪大的發聲中，把一個圓滑而成功的政治家刻劃入微。「買瞎子」三歲時就雙目失明，幾十年前還沒有賣過學校，他僅僅憑了兩耳去了解一切。要是了解普通社會一般世俗的情形，在一個平常的瞎子是不難的，要更其深入刻劃到入里去了解各不相同的人性，從而表現那不同入型的性格，具體而微，非有天才才不辦了，他坐在琴子上一開口，就把歷史上位大家熟習的人物驟躍在你！許多聽眾的面前了，那時候，你不單是在聽，你在他口裏製造的聲音中，看出栩栩如生的人來。就憑這一點，「買瞎子」在許多聽者羣中顯得分外突出，「這是在江湖賣唱的行道中稱為「銀瞎子」，他是過過陽子來的，但無疑於他底聲譽，正因為如此，他才在類似高橋基的一下街中選取了各種不同人物的形態，如曹孟德與蔡生相帶入了「羅成」一星的神勇，如楊雲紅

送回家的轎子，說着川北調，川南腔，丫頭子的怪聲怪味，聲響聲響丫頭子的碎聲。他是有多方面語言天才的，單聽了兩隻耳朵，就有這好的成績，誰則是瞎了眼，却比一些閉起兩個半卵子的瞎子的人們高明到那裏去了。不與小鳳幾聲着，他們的聰明往往超過一個所謂國體上健全的人。

在他拿手好戲「華容道」中表現四個角色，尤為精彩，每人唱一句，每句腔調不同，有的黃腔頂板，有的白雲兒的下感，有的精瘦有力，有的把成都街頭的叫聲也巧妙的運用在這裏面去了。當華容道中閃出一位紅鬃子臉的關公出來時，四個丑角（總）一擁奔家逐，氣急敗壞的碎情，又活活地把他捉弄了一團。而且在每一個人一句的唱白中夾雜呻吟，喘息，粗小，蒼急的各種聲音，絲毫不能。坐在臺下的琴派們，閉目沉思，聽得腦髓繞，繞腦髓，忘掉一切，真正達到「先生不知何許人也」的境地。無論甚麼人，在他口裏發出聲音時，好像就在香榻裏了，他底聲音喚起一個人的哭喊，雖則他對劇中用字，實際他認得每一句詞裏的情緒，感染你，控制你。同時你也忘記了臺上坐的是「賈賈子」，把他當成了曹阿瞞，李陵，薛威……等。

「賈賈子」的生活之後，他過着了一位知音原創之，原是一位教育者，對於他的唱調之改良，下過一番苦工。自己也寫了一篇「賈賈子先生小傳」。

「先生名樹三，容籍，早聲，以竹琴唱於肆，字清韻逸，如鏡花石，如走盤盤，世時之也。五音齊奏，絳調絳腔，須一人而有千軍萬馬之風聲。忠孝節義諸劇，抑揚泰壯，聽者神移，若出其賦技也者，而賈賈子德矣。」

這段介紹，雖非過譽，如「賈賈子」最羨者，當推原創之矣。除了唱調而外，還對於他是下過一番教育的苦功，向他解釋劇本的梗概，人物的身份。唱調中每一個字的意義，週年某月，日

復一日。賈賈子對於後來的教育，盡心傾聽，努力不倦。縱使「賈賈子」若天才，沒有這期的努力，他也不會成功的，縱使他具備了這重的好處，而沒有這原創之，他也不會盡善盡美，在「賈賈子」紅鬃是二十年。後來，原創之死了，「賈賈子」還在他底眼兒裏的空腔內流過幾滴傷心淚哩！他說：

「原創是我的恩人，我應牢牢的記着他。」

成都分大城與小城，小城是清時漢人居住的區域，有一條長得很長的大街——東城根街，「賈賈子」就住這條街中靠南一段的錦春茶樓作他「竹琴」窩子，在舊城也是在這個茶樓。現在一天雖然有好幾個劇場開他。而他仍以錦春為他底「老窩子」，一些琴派也以錦春為過與過的地方，操琴聲，每夜必至。他也過時而至（守時是他呼一的美稱，決不像其他舊場的戲者，那幾對時間捉襟見肘。）在錦春茶樓上唱得分外賣氣力。

他在這裏每場香紙唱兩小時，最初戲時有人聽他的原，一夜唱三齣，原創之等認爲他太老了，吃不消，想方設法，很恭敬而委婉的走到戲場的客人面前請求：

「先生不可不看在他的年紀上，在他兩齣既定戲碼內點他的戲碼。」

「先生愛聽賈賈子多唱幾年的話，還是請在兩齣戲內點他唱一齣好了。」

聽的都是琴派，加之唱的態度好，把人的完全說服。

要說說服人，態度總宜溫和，舉言厲色，不為無益，反而有害。

賈今年已五十五歲，一家人——夫妻，小女，女帶全賴他一人成天的歌唱，難以操持生活資料。他又做了兩架私包的車快，負擔不能不算重，他像老牛拉車似的勤苦工作。

為了供人娛樂，他自己唱，也有長樂的，沒

事時由人牽着「賈老頭」去各處聽小戲，聽取人說書，講一道理，生活極其清談，像一個清教徒似的。

「你自己認爲那齣戲最好？」

「這齣戲？」永遠是皺眉和好的笑着：「第一是「李陵歸朝」，第二是「昭關」，第三是「華容道」，這三個戲比較過熱，好是說不上的。」

「三齣中一齣琴派又認定「華容道」最好！裏面角色多，被他處理得有條不紊，兩個角色中交代的「架橋」地方，輕重緩急，不着痕跡，原創之與他「一音齊奏，雜調雜腔」，頗爲得體。曾撰出揚的一段唱白中，他在每句裏加了不同的表情，如：

「黃公瓚老四手——呀——他把孤欺騙。」

「呀」字是他揮着背蓋德憤恨貫公瓚內心，忿怒表情，從鼻腔里噴射出來，盡顯點睛，恰測好處。

再如：

「一把火燒得孤——呀——日月無光。」

「孫仲謀請孤備——呀——終久上當。」

「呀」，「唉」，「嘆」全從鼻孔發音，表現心理狀態，十分恰當。

這是一句中加入的花眼，還有一句唱完時的花眼，如該劇中兵卒之一唱：

「耳聽得號炮轟山崩地裂——完囉！」

兵卒之一：

「曹兵個個臉失色——噫呀！」

兵卒之二：

「我說戰事走不得——看哇！」

兵卒之三：

「此時過也過不得——嗚呼！」

四個人，四種腔，四種不同的嘆息，總來說有四種不同的味道，真「有千軍萬馬之風聲」。他唱琴時，總是戴上一幅墨片眼鏡，好遮着兩個瞎了的眼睛。源於去「華容道」中的關公時

，却把唱片照錄取下來，表示對於所謂「武聖」的尊敬，他這樣一作，使得無數歌迷也正確地坐的調頭轉轉，收到異外的效果。當開公放走音機時唱出：「聽聽聽——某某這現成功勞付東流。」一句中三個「聽」字，拖長五六秒鐘，在這五六秒鐘內，他那宛轉歌喉，不知道在「聽」字中打了好多滾，繞了好幾次圈子，你以為他的氣要斷了麼？而他最後還要以雷霆萬鈞之勢吐出：「某將這現成功勞付東流。」十個字，字字清白有力不荷。

一位聽京音大鼓的北方人說：「大鼓裏有劉寶泉，你們四川打竹琴的要推劉德三。」

不錯，他最大的好處，在於行腔韻歌中極有系統。竹琴沒有一定的「調門」全憑唱的人發音而定，他就能在沒有工具調準「調門」唱出一定的腔，行一定的韻，就像火車在軌道行駛一樣的規則。

關於這位勞動成都的藝人，他個人的修身方面，也值得介紹的，他從不談「內行」的好壞，他們「內行」人稱他為「老咪」，而所有的「老念」一致尊稱他為：「寶老師」很多聽眾也是這樣稱呼他。有一天，重慶來了一位打竹琴的劉德春來他去聽他唱琴，被人拖上上台唱一曲，第二曲由「寶德子」緊接唱下去，他唱完了，懶洋洋地唱完最後一節，第二天有人問他：

「寶老師，你為甚麼昨天晚上不拿出力氣來來向他拚一下高低呢？」

他迴應了會笑臉地說：

「別人是客，賤貨的，應當的。」
「跟虛和福，接受批評，是他成功中唯一的重要，劉春來稱有一對對的：」
「聽聽聽合眾歌，回首依然寶德子，」
「拍開風花雪月，倒教誰問學幾年。」
現在，「寶德子」老了，而他唱琴的技巧更其精進了，很多歌迷送一個響亮的讚美，最後題



托爾斯泰給沙皇的信

一九〇二年一月十六日，托爾斯泰寫了一封給沙皇的信。在辭退了俄羅斯所變的苦難不幸之後，他接下來就正教和專制政體已不再適宜於俄羅斯了，當然托爾斯泰是矛盾的，他自已也知道這無異與虎謀皮。但是這封信使人注目的是托爾斯泰的勇氣，誠和熱情的願望，正義必然占優勢的願望以及他自已悶悶不樂的為人。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中國人，讀到這封二十世紀初期俄國大文豪的信，總免會感到一種解開的鎖。

「既到專制政體，對一些依舊相信沙皇是必然的地上的神話，親身統治人民的那些人或許還是很合理的政體，可是現在他們不覺得這是合理的政體了，他們全都已經知道，一個良稍受一對教育就會知道的。」——第一點，一個良好的沙皇只是一個偶然的幸運，而沙皇有時候到「老窩子」那裏，夜夜必至，他們互相地說着：

「再不好好在生讓他的幾年，恐怕聽不到。」
他得了幾個徒弟，其中比較成功的，當推周玉珍，周玉龍（現在重慶）兩兄弟。成都也有一些竹琴琴友，摹仿他的用腔及節子的打發。
去年美國的首領唱歌家海倫凱勒來華的清皇後出後「寶德子」聽到非常驚訝，他表示極欲傾談。後來海倫凱勒以爲困難終止來華，由日

可能簡直是一個怪物，或者是一個孩子，像約翰第四和保羅似的。第二點，一個沙皇是儘管可能是良好的聰明的，可是他不能親身統治一萬三千萬的人民，他們是由沙皇周圍的那些權貴們統治，而權貴們只是阻礙自己打算，不願人民大眾的福利的。

專制政體已是一個古老的政體，中崩細細的一些閉塞的，與外界不相往來的民族或許還可以採用它，可是俄羅斯的人民在全球的解放潮流之下，一天天地開明起來了，他們的愛求就不再是專制政體所能滿足。所以專制政體與它的附屬物的正教，只能用許多種的暴力來維持它們自己（現在的情形就是這樣）：一種鬥爭的狀態，用訓令來充軍，殺戮，還有宗教的迫害，管教的禁止，教育的反動，總之，是用一切的異實與殘酷的行爲，來維持他們自己了。」

「高壓的手段可以壓服人民，但不能統治人民。真的，在我們這時代統治人民的唯一辦法乃是領導人民從專制到專，從黑暗到光明，領導人民得到足以擁有良善和光明的事物。」

返國，他感到無限的失望，連說：「沒差化，沒差化。」
平常他留心時事，雖然，看眼臉，道聽途說，有時候把他聽得的事件，名詞，成語混用到底，詞中，可一點也不生硬，我們放眼一看，這忙碌的社會裏，一些醉天癡眼，終日用腳底皮思想的人，與「寶德子」比較比較，真有天上地下之分了。
三十八年春在沙皇之前兩夜談話。

人 物 雜 誌



論梁漱溟

林異子

自今年元旦，南京當局宣佈公認蔣和平問題後，一時空氣頗著程度不同的活躍，雖在北方的梁漱溟先生也國着不甘寂寞起來，發文章，發議論，接見記者，被李代總統電召，會晤軍政要人……一時成了重慶的「新聞人物。」

因為過去梁漱溟先生曾任民盟副會長，曾經爲和平奔走，當和平之際，他當然難免爲人注意，而他現在也仍以此三方面有力者自居，一方面將那些「自認」一「人談」的民盟兩黨之流稍責一頓，說他現在已不爲雙方所相稱，無從許出來談話，另一方面又將國共兩黨逼出來各打數十板子，對國民黨說：你們不該發動戰爭，「把國家害到如此地步，把人民害到如此地步！」你們現在應該「一談人格，一談國格」一律隨國民黨先生引退下野，閉門思過，對共產黨說：「我不主張把一些國民黨人捉來審判治罪。」你們亦「應宣佈三年停戰，李非不得已，對於一些國民黨人捉來審判，同深抱歉。」你們「不要濫用武力。」假使中共能尊重全國民意，即時放下武器停止戰爭，……他接着又問國民黨：「你們究竟是要和平，還是要政權。」（重慶國民公報二月十四日梁漱溟先生訪問記）他又說：「一派自十八歲參加辛亥革命至今，對於國事未敢一日自惜其力，可見形勢變，眼着時局許可，他是很可能再度以一「樁三方面」調人的姿態出場的，只可惜外界動盪並不如梁先生所想像的鎮靜，與奮，連張瀾、羅隆基、黃炎培、孫夫人他們都只發我一悶悶的談話就沉悶了，弄得梁先生只好嘆息現在已沒有如馬歇爾之訪的「有力的第三方面」，只得聲明「只發言，不行動」，作「修正共產主義的工作」了。

很簡單：「羊肉裏有吃虧，反認一身國味，」的隨梁先生的「一片好心」，不但沒有得到好評，反若應作別有用，連官方報紙也說他是「女人無行」，他自己也說他的言辭是「別人不用效的話」，所以「引得兩黨都不滿意」，但我們認爲梁先生的毛病不但是對現實政治說詞的不澈，而是他思想方法及其本領點的根本錯誤。

記得在國共談話時，曾有人說過，梁先生的加入民盟，爲和平奔走，不過是出於他的思想趨向，而是由於他的聽天獨人的入道主義的趨向之正知

他在「給各方朋友一封公開的信」裏所說：「要知道我在歷見歷上，是不能閉關於國內任何黨派底」，爲了尋求和平，「就只可能把平素思見見解上許多異同之處開在肚裏不說。」換句話說，他是不同意中共的見解，被至與其民盟內部而仁也竟敢公開的，所以和談後，梁漱溟被撤職，立即發表了一篇「政治經濟之根本在文化」。聲明將親善於中國文化之「改造」，文雖與官即解釋其看法顛倒。這時他的見解已開始和民盟正式分離，所以才有三十年九月政府逼迫解散民盟，「我又聲明脫離，那不過是細一個形式，今天民盟雖可解散存在，我再度表示正式脫離。」

的確他對於時局是另有一套特殊的看法和見解的，而且幾十年來始終一貫，在他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裏，他曾說過：「我這個人本來很笨，很呆，對於事情總要弄，總好認真……所以對於事事都自己有一點主見，而自己的言行事都平準的把着一條線去走。」（自敘）幾十年來中國社會發生了幾次空前的變化，好多舊士大夫都拋棄了陳腐的觀念而變了，只有梁先生至今仍「江山依舊水常流」，仍然「老準的把定着」幾十年前的舊觀念「一條線」的走下來。

首先，是他的文化本位論，將一切問題都推到文化上，所謂「政治經濟之根本在文化」，一切經濟上的不安和混亂，是因爲文化發生了毛病，政治上的腐敗也是由於文化上的不協調，所不同的在他「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時代，將世界文化分爲西方文化，印度文化，中國文化三類，經過梁先生在近二十年來個人奮鬥的變化，原謂「印度文化」似乎沒有地位了，西方文化被分爲二，這就是他現在所倡的「歐戰文化」即「社會本位文化」，「英戰文化」，即「個人本位文化」，「中國文化」——「倫理本位文化」他的公式是：（梁先生是慣用簡單的公式來說問題的，見「東西文化及其哲學」）

中國問題——世界問題——文化問題。
「今天的世界問題，就是文化矛盾與轉變問題……在今天英美代表個人本位，個人主義，霸權則爲社會本位，社會主義，這雖是文化問題，實形勢政治，經濟各方面。」

又說：「中國文化本不同於西洋文化，也不屬於英法世不俱於德俄，老幼中國不是封建社會，中國文化與歐洲新文化原為一源，但此源未出，又達到社會主義文化的矛盾，因之舊中國文化原為一源，但此源未出。於是產生了內戰，產生了政治上的分裂，產生了你我日常所苦惱的物假飛騰，生活報章的五花八門的社會。

這就是「意識決定存在」的激憤激昂的唯心論者的口吻，不但因為因果，而且把清楚不過的現實中國引到一個莫明其妙的源頭，有意無意的製造當前罪惡的國內外，在高位者，的人們作了驚天動地的「驚天動地」。

如果說只有從文化著手才能救中國，那末在當前這種民不聊生誰也沒有閒心來從事文化工作的形勢下，（當然梁先生是不厭衣食的）中國將永遠「無出路」，而活活在英美與蘇俄兩種文化中。

但事實却個個和梁先生所說完全兩樣，文化不過是社會的上層建築，他是出於特定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下的社會制度所決定的，（但梁先生只說：「社會將變為文化之骨幹」）有近代高度的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制度，才有社會主義的文化，譬如近代中國之所以混亂，實由於社會上層組織（統治階層）承繼了幾千年來的腐化傳統，再加上帝國主義的經濟，軍事侵略，工商業的畸形發展，逼使廣大下層不得不流離解體，去另謀新的生產關係和秩序，而引起了上層的動搖和崩潰，於是表現在政治和經濟上就成為分裂和混亂。在文化上也就產生了兩種互相對立的文化：一種是新秩序下的文化，一種是舊秩序下的文化，前一種是梁先生所說的中國古文化。

第二是他對「中國的老文化」的看法，前邊說他認為英美為個人本位，蘇俄為社會本位，但中國最甚麼本位呢？在今年五月梁先生於羅斯福容館的演說中，稱中國為「倫理本位」，「倫理主義」，所謂倫理是維持家族社會間的一種道德，所以倫理本位也就是「家族本位」（但他又否認中國是封建社會）他說：

「在西洋的中古時期，因有社會性的宗教團體，極端干涉個人自由的結果，產生了它的反動——個人主義的抬頭，中國社會幾千年來，因為生活在那個制度為骨幹的家庭組織內，而這個倫理的內容是：父要其子，子敬其父，兄愛其弟，弟敬其兄，再以父母子女，兄弟妻孥，親戚伯叔等交相親愛，推己及人，至於無窮，於是天下「一家，相安無事，也就是儒家所謂「家齊而後天下平」，由此個人在社會上的地位，早已得到倫理的合理安排，倫理，既然又為忠孝仁愛，禮義廉恥，自然，個人與個人間的利害相同，休戚相關，既無西洋中古所謂宗教團體之壓制，便無所謂社會性的要求。」

自然也就更不需要梁先生所謂「社會性」的社會主義了。

因此在「中國文化要義」一書裏（見三十年十二月十日出版之「文化雜誌」三卷二號「理性與宗教之相違」，編者附語為「中國文化要義」未

完稿第二章），他將中國文化的這這大大的誇獎一番，說中國那種「倫理與政治同一」的政治制度是「開明的專制主義」又特別敘述當時歐戰的黑暗與政治同一的折衝，而中國文化對世界史又發生瞭如指掌的影響，譬如唯特論的費爾巴赫在「其所著『社會的體系』中，乃感於中國社會及政治，主張政治與道德相結合如中國之例，未尾談論公開宣傳「歐洲政府非中國不可。」再如法國啓蒙運動的極大權威，福科特，其位處於中國思想之深，與傾服中國文化之至，亦無以復加。「他們均「響於中國之開明專制」而影響於政治則為死國大革命。」影響於英國一則為「開明專制」以及「判決了上帝的死刑」的宗教革命。

這不僅誇揚了中國舊文化的蕩蕩無窮，甚至整個世界史都得意洋洋過了。

但中國的家族本位，政治組織真的那樣「開明」滿意嗎？事實上伯會金梁先生雖孔發發的「為誰都知道：在中國國家本位的社會意識裏，皇權高於一切，父權高於一切，男權主宰婦女，並不是梁先生所說的「開明專制」，「相親相愛，和平共處」，甚至「自由太多」，而是極度壓迫，明爭暗鬥，最高的統治者們，更是殺人盈野，你爭我奪，造成了「傾囊不已」的朝代更替，再說近代「五四」運動所掀起的個性解放的浪潮，他的對像又偏偏不是這個「倫理本位」的家族制度，可見這個「中國文化」的「倫理主義」的基本精神仍然是束縛個性，反個人主義的。

梁先生又說：「中國之私有財產，不以個人為本位，而以倫理家族為本位。」因此不致於產生像英美那樣危險的財產集中，但梁先生似乎又忽略了，假若有少數家族，圍坐在墓室周圍，有組織，有系統，而全座千萬家族的財富都集中在他們手裏，是否也照樣形成壟斷和危險呢？

第三，也是梁先生所說的「革命理論」，依梁先生的意見，中國文化已與世界別是三分，又互不相容，我們所要做的是如何「融合貫通」這三種文化，而不使那外來的兩種文化「在中國社會裏作怪」，為中國文化另辟「新」路，而這種「找出路」的工作就是「革命」，所以梁先生的「革命理論」有時是非非矛盾可笑的，罕見罕聞的：

「一革命理論」有時是非非矛盾可笑的，罕見罕聞的：

「同時也不同於資本主義社會，它乃是職業分途之社會，而非階級對立之社會，」因此近代中國革命者高揚反帝反封建的旗幟，完全是無稽的放失，當然也說「資產文不對題」，「是一種錯誤的革命的命了。」

（二）「革命不奪於除惡」，因為他認「革命」是「除惡」，（他那一股庸俗的香滑一掃，認為這不過是「勝則王，敗則寇」的問題）而反對「革命一切」除惡」的措施，於是革命對其失其意義，革命成了沒有革命對象的消滅革命了。

（三）他根本否定中國革命的內在原因，他認革命不過是少數黨用

「人娶的花樣，他說：『照西洋通例，革命都是社會內部矛盾的爆發，現九中國的革命，則為由外引發，其不同，我們不妨一試。』」

「一九一一年（辛亥年）革命為留日學生的革命，一九二七年革命為留學歐美的革命。但我們要問：如此規模的革命運動居然可以由少數「留學生」一所得起來嗎？這完全是忽視了中國廣大羣眾的要求，而有應酬和執業革命。但梁先生又不說完全否否近代的革命事實，正如他在好多文字上，不致完全忽視留歐留歐後者反對進步一機，所以他在好多次說：『今日之亂有革命在內。』不過他又說中國近四十年的革命「是令人頭昏眼花，莫知所措的一種非階級的革命。』

「自由主義者」，雖然他也同樣的玩弄文字技巧，吞吞吐吐的說：『我從不標榜中間路線，從來自稱自由主義者，乃至我的文章內從未有過從中間路線，但如梁先生自稱中間路線，亦不為不為。』而「梁先生」說：『我從不標榜中間路線，從來自稱自由主義者，乃至我的文章內從未有過從中間路線，但如梁先生自稱中間路線，亦不為不為。』而「梁先生」說：『我從不標榜中間路線，從來自稱自由主義者，乃至我的文章內從未有過從中間路線，但如梁先生自稱中間路線，亦不為不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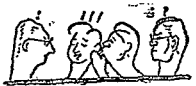
「自由主義和民主主義……個人主義和社會主義，全是歐州人的玩意。」

「梁先生既認中國文化的信賴者，自然應是先天的「中間路線者」。

總之，梁漱溟先生是一個中國典型的舊士大夫階級的文人，舊制度的衛道者，他的倫理主義的「開明專制」和舊統治階層有着幾千年的血緣關係，他不承認中國社會是封建社會就是正他到中國舊社會有所保留和眷念，或者說他對舊的統治並未絕望，甚至還有新「寄託」，所以在歷史的轉形期中，自然產生他的調和折衷的「中間」理論，但這種「中間路線」正如人脚踏兩隻船，當過渡時期分道而行的時候，他是不作動的，為「免於落水淹死」，即使在一「頭昏眼花」，不知所措的「慌張」下，也會仍然懸上那隻和他有着血緣關係的「船」。

尤其在舊文化歷史的盡頭，梁漱溟先生是越來越孤立了，儘管近來他顯得非常活躍，但我們却意圖到這裏而的寂寞和孤單，他有意將自己的方向和「行動」一「鎖鑰」鑰匙鑰匙而，去閉門造車致力於他的「修正共產主義的行動」以及從事中國古老文化傳統的發揚，但最後他的道路將走向何方，一直走進去能容下他一個人的牛角尖，去作他「清高」而寂寞的自我欣賞。

（附記：以上所引凡末一註明者，多為梁氏最近近重慶大公報所發表的下列諸文章：一月十日「中國那一天能太平？」一月二十四日「給各方朋友公開信」二月十三日「論和局中一個難題」與「敬告中國共黨」三月十九日重慶各報「大屠殺前夜和我的工作」。



史新林儒

女南師大，學生盛裝上會助遊藝一節。下為為：
一棍槌子，樹子腳下墊一紙團一紙團人一等一名著
一團友團氏爬在樹子上，舉着很長的槌子，回過頭來向
學生招手，但學生却站在那裏不動，馮氏親往送團那爾
送後，對人說：『覺得很像！』
一何舞主舞時，胡適應到胡適「講義」，臨去，
向氏備以細教教區，大洋五千，胡適亦不「却之不恭」
之義，拜而受之，事後有人掛號贈士曰：『輕敲動動
三寸舌，整整賺得五千圓。』

某西歐大師林語堂博士三十二年回國，曾到昆明西
南師大演講，梅始語後長作介紹時很幽默地說：『林先生以前是舉童子軍的，林博士在旁邊椅著近眼。旁也不停地笑開，接著他便說：『我剛才跟梅校長到你們辦公室去參觀，看見他桌上放着書和洗臉盆，你們的物質生活簡直「不得了」，但是你們的精神却「了不得」，在這種艱苦的情況下還是努力讀書。』頓時全場哄笑，覺得林先生真不愧為幽默大師，他又發發一些「嘲諷直於物質」的高論。林氏那次回國說是來作抗戰工作，但終於因為中國馬限太大，且條件危險，不久便又飛回美國去了，可見還是物質重於精神。

浙大女學院院長張其駒常常喜以：「余曾與最高當局談話三分鐘，一語自廢。」

某北大史學系名教授向遠先生曾感慨系之地對湯用彤教授說：『真怪！在個人一作官便發瘋了。湯教授幽默地答道：『不是，你弄到做官，是先發瘋了然後才去作官的呀！』

某巴黎大學法學系博士某，為重慶大學法律系主任，主張要背講義，背了以後學「國大代表立法委員」才不得開黃腔，錯的還背背，錯的背不得還背得對的嗎？他最崇拜蘇黎世里尼，「他說蘇黎世里尼」表面一睡專制，「實」則餘人民相當的利息云云陸士真見，於此可見一級。

抗戰期間中，四川大學為避免空襲，搬遷至峨嵋山接院，於是報國寺下做若衙市，茶房酒店俱全，學生下課時多聚賭遊蕩，報國寺知客（而今已是方丈了）某玲，亦常同女學院同學往遊，因遊若日將在「國聞報」寫稿。某夕某玲同女學院同學某，內有某生向他稱「某玲」峨嵋山下「一舞伶」一果玲隨口答說：『豈敢「豈敢」！破生忽然敬口說說：『誰怕未必是果玲？』果玲當時窘甚，連說：『笑話！笑話！笑話！』



編後記

來自各方面的壓力，迫使我們不得不暫時放棄繼續出版「人物雜誌」的計劃。但是，我們並沒有忘記大時代賦予的任務和工作，我們絕不放下自己的武器！出版「三年選集」是我們休刊後預定的工作之一，由於經費籌措的困難，編輯的工作實際是從七月才開始的，到現在還集出版時，是整整的三個月了。我們深知選集中一定有許多難於盡如人意的地方，我們也不願意找些理由來請求讀者諒解的寬宥。

「三年選集」並沒有採取人物分類的形式，因為離開了背景，那些人物便很難於了解。我們主要的希望是使記錄自抗日戰爭結束後中國的主潮（當然對世界也是如此）特別是在進步勢力與反動勢力鬥爭的歷程中，指出中國人民所走向的道路。由於政治高壓的緣故，有許多作者還不能隨所欲言，還不得不運用「技巧」。但是，方向總是正確而明晰的，我們衷心的感戴這些堅實文化工作者的長期合作。為了使讀者易於了解選集中每篇文章在發表時的意義和任務，我們願意回溯中國進步力量在過幾年間戰鬥的過程。這過程可以粗略地分為兩個階段，戰士們在每個階段中有着不同的任務。第一個階段從一九四六年開始，到一九四七年春為止，這期間，中國需要的是民主與團結。配合着這個時代的要求，我們不斷的譁揚為民主團結奔走的人士，同時也不斷的替單獨奮者和暴徒們。三年選集一的上半部寫下了這個階段的人物。到了一九四七年春間，國內的形勢有着顯著的變化。在這第二階段的開始，雖則還有人在呼籲團結，反對內戰，但是為時不久，進步力量已經在全國各地開天闢地了，人民的勝利有絕跡的保證了！這時候，在反動派統治的區

域中，一面是「歡迎」帝國主義進佔它的屬地，一面是政治上上的瘋狂迫害，和經濟上的急劇腐敗。廣大的善良人民，已經走到死路上。我們在這期間遠遠邁步人士之後，怒吼出「反迫害」、「反內戰」、「反美帝」的口號。我們勾畫出那些隨着鬥爭的階級，同時也分發了被迫奮者一份批鬥的熱情。第二階段的末期，在帝國主義的鼓動下，出現了「自由主義者」、「自由主義者」，高唱「中間路線」的論調，企圖動搖分裂進步的力量。「人物雜誌」是在批判了這些「自由主義者」之後，而當實體刊的。三年選集的後半部都是這個階段的記錄。

穿插在上遊的主潮中的，還有許多吸血的異端們，他們是人民的公敵。「人物雜誌」的作者羣，把筆尖辛辣的指向了：「劫收大員」，「貪官污吏」，和搜括份子……描繪這類角色的文章，在選集中也許並不多，但凡是內容比較充實的，我們都盡量的選進去了。

「三年選集」保留了不少歌頌無聞人物的小傳，他們是：小學校師，鄉村工作者，工程師，農團，他們是：蘇夷，小倫，相士，妓女。真是三教九流無所不有。這些人物，但他們的純潔，樸素，奮鬥，我們最好的諷刺！我們所以特別看重「人物」的意義與英雄崇拜論者有着不同的觀點的工作者，一定有更真實的人「偉大」的「英雄」們，卻往往在作者對歷史的事實具有真知卓識，還可以打插一些「活死人」。

我們不敢奢望這本選集會，因虛構的讀者，能夠因為會；因為怕那些小丑們的鬥爭戰鬥，我們就認為非常遺憾。

危。

一九四九年九月



一九四九年十月初版

人物雜誌三年選集

(全一)

版權
所有

編輯者 人物雜誌社

出版者 人物雜誌社

發行人 張如愚

印刷者 華業印書館

